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至十二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迄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岌岌，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滙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覆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

中華民國之偉業，終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畫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澳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需，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不幸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

之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真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鬭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鬭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鬭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政府反共戡亂之役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真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西曆一九三七年）

七月

一日 國民政府舉行成立十二周年紀念。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父孫中山先生爲實現其設立正式政府之主張，乃親提「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暨所附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交大會討論，經大會決議照原案通過。惟是（十三）年十一月，國父即束裝北上，期能感化段祺瑞、張作霖等軍閥，早日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問題，不幸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平。故在國父有生之日，組織國民政府願望終未實現。

當國父北上後病篤電文南傳，代理大元帥胡漢民與軍政負責人士會商善後大計時，提議大元帥府根本改組爲正式政府，並採用委員會合議制，以爲擴大政治基礎，團結內部，共同負責，當獲與會人士一致贊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於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舉行全體會議，決議「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同月二十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改組國民政府宣言；同（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乃宣告正式成立於廣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一日

二

本日爲國民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紀念日，國民政府於南京舉行十二周年紀念典禮，由國府委員張繼擔任主席，並即席向與會各院、部、會文武高級職會四百餘人報告國府成立經過，並勗勉國人在林森主席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下，共同努力，以求民族復興大業早日完成。（註一）

許世英謁外交部長王寵惠，報告中日外交。

駐日大使許世英於上（六）月三十日在滬與甫自東京返任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會晤後，即於當夜進京。本日晨，許大使偕秘書長黃伯度至外交部謁部長王寵惠報告中日外交有關事宜。（註二）

宋子文赴牯嶺，向蔣委員長報告整理粵、桂金融經過。

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宋子文於上（六）月二十日，在廣州以財政部名義發表改革廣東幣制令，以期統一全國貨幣。六月二十九日，宋氏再赴桂林，與廣西省政要員李宗仁等商討整理桂幣事宜。本日上午十一時許，宋氏離桂飛滬，下午五時抵牯嶺，晉謁軍委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蔣中正報告整理粵省金融經過及商洽桂省財政諸問題。（註三）

川、康各軍將領歡迎何應欽、顧祝同入川，主持整軍事宜。

爲重整川、康軍備及安定川、康地方，昨（六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明令發表軍政部長何應欽爲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祝同、劉湘爲副主任委員；賀國光以下二十一人爲委員。川、康各軍將領得悉國府明令後，紛於本日發表談話，歡迎何、顧二氏早日入川主持整軍事宜。川、康綏靖主任劉湘並發表擁護中央所訂川康整軍方案之意見。（註四）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日，上海「新聞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日，上海「大公報」。

註四：同註一。

二 日 國民政府公布「警察服制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警察服制條例」，共四章三十九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警察服制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警察服制所用材料以國產爲原則。

第三條 警官服制分大禮服、常禮服及常服三種。警長、警士一律着用常服。

第四條 大禮服之着用時如左：

一、國慶日、元旦日慶賀或宴會時。

二、領受勳章或參列其典禮時。

三、隨從警察最高長官校閱時。

四、國家有其他大典須參與時。

第五條 常禮服之着用時如左：

一、謁見或迎送高級長官時。

二、隨從高級長官巡閱或宴會時。

三、檢閱部隊時。

四、參與其他重要典禮時。

第六條 警官平日執行職務時，着用常服。

第二章 大禮服及常禮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日

四

第七條 大禮帽用黑色，絲、毛織品製，頂邊鑲金線一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製成之：

一、帽徽 高一寸七分，寬一寸五分，地用黑色質料，中綴青白色黨徽，直徑七分，外繡金色嘉禾花紋。如附圖一。

二、帽牆 特任官於帽牆上圍金線一道，寬與帽牆等；簡任官圍二分寬金線三道；薦任官圍三分寬金線二道；委任官圍四分寬金線一道。如附圖二。

三、帽絆 以金線爲之，左右綴金色圓鈕各一枚。如大禮帽圖。

四、帽簷 黑色紋皮製，上綴金色嘉禾，外繞金線。如附圖三。

第八條 大禮服衣用黑色，絲毛織品製，前綴金扣二排，左右各七枚。如附圖四。

一、領章 領邊繡金色嘉禾穗，特任官上綴金色嘉禾四穗；簡任官三穗；薦任官二穗；委任官一穗。如附圖五。

二、袖章 特任官鑲寬金線四道；簡任官鑲寬金線三道；薦任官鑲寬金線二道；委任官鑲寬金線一道。金線每道寬四分，兩線間隔二分，最低線距離袖口二寸。如附圖六。

三、肩章 用毛織品製，黑色，全長四寸二分，寬一寸九分，外端橢圓形，徑長二寸六分，寬一寸六分，上繡嘉禾花紋，下垂二寸六分長金線穗一排，外繞金色嘉禾穗，內端截角尖形。特任官章面鑲滿平金，上綴五角紅星四枚；簡任官章面鑲金線三道，一、二級綴五角紅星四枚，三、四級三枚，五、六級二枚，七、八級一枚；薦任官章面鑲金線二道，一、二、三級綴五角紅星四枚，四、五、六級三枚，七、八、九級二枚，十、十一、十二級一枚；委任官章面鑲金線一道，一、二、三、四級綴五角紅星四枚，五、六、七、八級三枚，九、十、十一、十二級二枚，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級一枚。金線每道寬三分，距離二分半；紅星直徑四分。如附圖七。

四、鈕扣 衣扣直徑七分，袋扣直徑四分，用銅屬製金色圓形，中鑄警字，外繞嘉禾。如附圖八之一甲及二甲。

第九條 禮褲質料顏色與衣同，褲脚不翻邊，外鑲八分寬金線左右各一道。如附圖四。

第十條 禮帶皮質，寬二寸，長適度。帶面紅緞爲地，特任官上用全金線織成；簡任官在帶面中間鑲一寸寬金線一道；薦任官鑲四分寬金線二道；委任官鑲六分寬金線一道。帶裏爲黃色。帶頭兩端置金屬套環式帶扣一具，中鑄五角金星一枚，及嘉禾花紋。帶扣之左下邊附長短皮帶各一條，短帶在前，長帶在後。帶面金色，裏爲紅色。帶端附銅鉤、銅環，爲掛刀之用。如附圖九。

第十一條 禮刀全長二尺五寸，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製成之：

一、刀柄 長五寸，飾玳瑁，纏金絲，脊及鐔均金色，上鑄嘉禾花紋。如附圖十之一。

二、刀身 長一尺九寸五分，用銅屬製。如附圖十之二。

三、刀鞘 鐵質鍍鏤，長二尺，附金色包鞘，上鑄嘉禾花紋。如附圖十之三。

四、刀穗 用金線或絲線織成之，特任官紅色；簡任官金色；薦任官銀色；委任官藍色。如附圖十之四。

第十二條 手套用細皮或棉紗製，冬、夏均用白色，如附圖十一之一。

第十三條 皮鞋用黑色紋皮製，筒長過踝，筒口左右各鑲縫緊布。馬靴質料顏色與皮鞋同，靴筒長齊膝蓋之下，筒口內部上端綴小帶二條，靴跟後面正中處置孔，附插馬刺。如附圖十一之二及三。

第十四條 常禮服除將肩章外端橢圓形及嘉禾金線穗取消外，餘與大禮服同。肩章如附圖十二之一至四。

第三章 常服

第十五條 警察常服冬季用黑色；夏季用黃色；其在地處酷熱之各省、市夏季得採用白色；但同一地方不能兩色參用。

第十六條 警官制帽顏色與服裝同，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製成之：

一、帽徽 式與大禮帽同。如附圖一、附圖十三。

二、帽牆 帽牆與帽同色。如附圖十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日

三、帽絆 以黑紋皮爲之，左右綴金色圓紐各一枚。如附圖十三。

四、帽簷 用紋皮製，表黑裏綠。如附圖十三。

第十七條 警官上衣用中山裝式。如附圖十四。並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製成之：

一、袖章 用人字形。特任官上鑲金線四道，綴五角金星四枚；簡任官上鑲金線三道，一、二級綴五角金星四枚，三、四級三枚，五、六級二枚，七、八級一枚；薦任官上鑲金線二道，一、二級綴五角金星四枚，四、五、六級三枚，七、八、九級二枚，十、十一、十二級一枚；委任官上鑲金線一道，一、二、三、四級綴金星四枚，五、六、七、八級三枚，九、十、十一、十二級二枚，十三、十四、十五級一枚。金星直徑五分，金線每邊長二寸，寬四分，兩線間隔二分，距離袖口二寸。如附圖十五。

二、肩章 長四寸，寬一寸五分，質料顏色與常服同，外端方形，上嵌地方警察機關簡稱，用銅製，鍍金色，長一寸五分，寬七分半，裏端半圓形，釘綴黃銅扣一枚，徑六分。如附圖十六。

第十八條 警官常褲用中山裝式，如附圖十四。但各種警察隊隊長均着用馬褲、馬靴或黑色皮質裹腿，如附圖十一之三、附圖二十一之三、附圖二十五之一。

第十九條 警官短劍着常服時佩帶之，全長一尺二寸，劍柄用玳瑁製，繞以斜形金線，柄之兩面中部及上端均包銅鍍金，劍鞘白色鍍銀，鞘口及鞘尾均包銅鍍金，鞘口並鑄嘉禾花紋。如附圖十七。

第二十條 警官武裝帶着常服時佩帶之，用黑色細皮製，腰帶寬二寸，長適度，左端上置銅質方形環扣一，距扣約三分之一處附垂佩劍皮帶囊，肩帶斜佩右肩，分前後二段，前段帶頭具銅質小環，扣住後帶，在胸前相接，其他二端另銅質環鈎，勾連圍腰之帶。如附圖十八之一。

第二十一條 警官冬季外套用黑色呢製，翻領，黑裏，身長過膝，距地一尺，釘雙排扣，後襟下端開叉。

前項外套如不能用呢製時，得改用棉製。
着用外套時，應佩肩章及袖章。如附圖十九。

第二十二條 警官手套、皮鞋及馬靴質料、式樣均與禮服同。

第二十三條 警官鈕扣質料、顏色、式樣與禮服同。

第二十四條 長警制帽用毛織品或藤膠布帆布製，採用盔式，如附圖二十；舊陸軍式，如附圖十三；及舊陸軍式加皮耳套三種。顏色與服裝同，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製成之：

一、帽徽 式樣與警官同，但用金屬製。

二、帽牆 採用舊陸軍式者，與警官同。

三、帽絆 以黑色細皮爲之，左右各綴銀色圓鈕一枚。

四、帽簷 採舊陸軍式者，帽簷用皮製，表黑裏綠；用盔式者，質料顏色與帽同，簷裏一律用綠色。

如附圖二十。

前項制帽，各省、市政府如實行採用時，應咨報內政部備案。

第二十五條 長警上衣之製式與警官同，如附圖二十一，其餘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製成之：

一、領章 用銅屬製，鍍銀色，左綴警察機關名稱，右綴阿拉伯字碼以代長警姓名。如附圖二十二。

二、臂章 人字形，用棉織品製，白色黑地，綴於左臂，肩與肘之間。一等警長鑲白線三道，下綴五角銀星三枚；二等警長鑲白線二道，下綴五角銀星二枚；三等警長鑲白線一道，下綴五角銀星一枚。銀星直徑五分。如附圖二十三。一等警士鑲白線三道；二等警士鑲白線二道；三等警士鑲白線一道，線每邊長一寸六分，寬三分，兩線間隔二分。如附圖二十四。

第二十六條 長警均着馬褲，打裹腿，裹腿顏色與服裝同，質用布製。如附圖二十一之三、二十五之二、二十六之一、二十七之一。但褲用中山裝式，不打裹腿。如附圖二十六之二、二十七之二。

第二十七條 長警腰帶用黑色皮製，警長寬一寸八分，警士寬一寸六分，首端置銅質鍍銀扣，中嵌警鐘，上鐫親愛精誠，下鐫信義和平八字。如附圖十八之二及三。

第二十八條 長警冬季外套之製式與警官同，着用時應佩領章及臂章。如附圖三十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日

八

第二十九條 長警皮鞋用黑色皮製，筒長過踝，式樣與警官同。

第三十條 長警鈕扣用銅屬製，銀色，式樣與警官同。如附圖八之一乙及二乙。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雨衣一律用黑色，警官用長披風式，身長及膝，帽上置用隔雨布套。如附圖二十九。長警用雙層披風式，內層長過膝下，外層長與兩臂垂直相等。如附圖三十。

第三十二條 各省市警察服裝顏色、式樣，如因特殊情形有依照本條例第十五條下半段規定辦理之必要時，應經內政部核准行之。

第三十三條 各省市保安警察隊及水上警察隊均適用本條例之規定，但服裝得採用青灰色。

第三十四條 各級機關內執掌警察行政事務之人員，得按官級比照本條例之規定着用警察制服。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所訂特任官之服制，內政部部長檢閱警察時用之。

第三十六條 警察大禮服、常禮服於委任警官未置備時，得以常服代用。

第三十七條 警察服制，非正式警官、長警及依本條例第三十四條所定之人員，一律不得着用。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所定尺寸，以市尺為標準。

第三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案：條文中有關附圖略

汪兆銘、王寵惠、吳忠信等人紛赴廬山參加談話會，並謁蔣委員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兆銘偕曾仲鳴等人，於本日上午八時由南京乘建國輪赴潯轉牯嶺，參加廬山談話會。

同日，外交部長王寵惠偕秘書謝維麟等人，乘吳淞輪離京赴潯轉牯嶺，謁行政院兼院長蔣中正，報告部務及參加即將舉行的廬山談話會。

另蒙藏委員長吳忠信亦於本日抵廬山，謁行政院兼院長蔣中正，報告蒙藏近況，並呈明軍委會委

派李才桂、鄧子獻分別擔任額濟納、阿拉善旗軍事專員，以替代原先所設之政治專員等事宜。（註二）

上海十四家絲廠女工萬餘人聯合罷工。

上海市新開區等十四家絲廠女工，爲要求增加工資，於本日下午一時許聯合罷工，經勞資雙方自行洽商，未得結果，繅絲工會正竭力勸導中。其詳情如下：

本日午後，上海新開區復興絲廠先有女工六十餘名，拒絕入廠工作，要求廠方加薪，廠方不理，致使全廠女工罷工。並分往其他各絲廠要求工人加入，因而先後有九豐、源順、金城、洽興、大豐、順豐、永和、泰綸、海豐、緯源、同裕、積餘、久餘等十三家絲廠約一萬餘名工人加入罷工，事經六區繅絲工會派員勸導無效。絲廠同業公會與工人代表談判，工人要求將原有每日工資四角五分增爲五角五分，但資方只允增爲四角七分，雙方談判破裂。工會竭力勸工人復工，並防止工潮擴大。（註三）

國立東北大學學生全部遷抵西安。

國立東北大學因日本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奉令遷陝，其中除工學院已先抵西安外，原留汴之文、法兩學院本日全部遷抵西安，計教職員及學生二百餘人。（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三九六號，法規一。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日，上海「新聞報」。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三日 何應欽說明川康整軍方案，旋偕顧祝同上廬山謁蔣委員長，請示入川整軍事宜；賀國光在渝歡迎川康整軍委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三日

一〇

軍政部長兼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何應欽本日在南京發表談話說明川康整軍方案，原則如下：

「(一)川康軍隊以軍（或獨立師旅）為單位，直隸於中央，由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但為綏靖之必要，川康綏靖主任得呈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指揮軍隊，歸其指揮。(二)川康軍隊之整軍原則，其要領如左：甲、軍隊數量依照原有經費範圍內，劃一整編，並求質量之逐漸充實。乙、各師編制以二十六年訂頒之編制為準。丙、整編以前各部隊須停止補充兵額。(三)軍隊經理以中央統一經理為原則，其方法如左：甲、給養：以現有經費能照國難餉章發給為目的。乙、經理機關暫由行營經理處掌理，嗣後設置軍需局，統籌辦理。丙、各軍經費由行營直接發給。丁、各軍服裝費應由原有經費內提出，劃歸中央統一製發。(四)關於人事事項，依照陸軍人事法規辦理，直轄軍事委員會。(五)軍事教育由訓練總監部統轄之，其原設之軍官、軍士教育機關，應由中央接收辦理。(六)各軍政訓由行營政訓處統一辦理。(七)航空防空事宜由中央統籌辦理，所有飛行場等一律由中央接管。駐在川康之航空隊，在綏靖任務上必要時，川康綏靖主任得呈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酌撥歸其指揮。(八)軍需工業及兵器製造事業由中央統籌辦理，所有製造、修理各廠由中央接辦。(九)軍隊衛生事宜由軍醫署統一指揮。(十)為減輕人民負擔起見，應將川康現有保衛各團隊儘量縮減，地方治安可由國軍協助維持。(十一)川康綏靖公署及所屬機關之編制經費，重行核定，以求切於實際，以其節餘之款，為補充川康軍隊武器、彈藥、裝具、器材及建築營房、演習場之用。」（註一）

何應欽主任委員於南京發表談話後，旋偕同副主任委員顧祝同等自京飛滬，轉赴廬山，晉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請示入川主持整軍會事宜。（註二）

同日，重慶行營代主任賀國光以整軍會召開在即，川康整軍委員鄧錫侯、劉文輝、楊森等人相繼抵渝，特設宴歡迎，並即席說明整軍原則稱：

「整軍為劃一全國各軍編制，充實各軍內容，改良軍隊素質，提高官兵待遇，期速增加國防軍作戰力量之現代國家必要之圖，尤為救亡圖存的我國國防軍所亟應走上之正道。故我國各軍，一聞中央整軍，即紛紛請求調整或整

上海絲廠女工提出改善待遇八項條件。

理，爭先恐後，皆望早日加入整理序列中。川康整軍亦經劉主任暨各位軍師長熱烈擁護，分別電請委員長蔣，轉呈國民政府明令發表，尅日開會進行。今鄧軍長、劉軍長、唐軍長、王軍長、孫軍長、李軍長、范副軍長、郭師長、許師長聯翩蒞止，劉主任亦定明日（四日）乘車起程，潘軍長同行，張師長正在萬縣途中。至何部長、顧主任則準五日飛渝。這不僅在歷史上爲川康軍之光榮，而且展開了川康軍人爲國家努力之機會。此次川康整軍原則，略而言之，約有數點：（一）按照學理來改良和劃齊編制，以備國防之用。（二）儘現有經費整編，提高官兵待遇，充實內部質量，非裁兵，亦非減費。（三）縱有少數編餘之老弱或過役年齡官兵，必定從優設法安置。（四）非調換人員或安插局外人。各位公忠體國，無任欽佩，請分別轉達各同胞，茲乃國家之福，亦爲地方之幸，望共完成此項偉業。」（註三）

昨（二）日，上海絲廠女工萬餘人，因要求廠方改善待遇不遂罷工。本日提出八項條件，由工會向有關機關請願，以求調整待遇。其條件如次：

- 一、縹絲女工頭號工資每天五角五分，其餘均照此類推定。
- 二、按月賞工四工，按期禮拜賞三角。
- 三、職工月薪應切實規定，總車最低爲四十六元，二線最低爲卅二元，一線最低爲廿四元，每線車以廿六部爲標準。絲抄間主任不得低於二線管車，其他部份最低爲十八元，武場出店最低爲十二元。
- 四、職工蠶蛾津貼按月薪每元四角。
- 五、職工申工按月四工。
- 六、工作時間應以十一小時爲原則。
- 七、職工雇用期間應根據組廠合同辦理。
- 八、機間工人全體工資應照十九年份總數計算之。（註六）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在南京發表談話，希能調整中日外交。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三日

一二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於上（六）月二十九日自東京返任抵滬，本日返回南京日本駐華大使館後，爲中日外交發表談話稱：

「據一般觀測，多認爲目下情勢不論在中國方面，抑日本方面，均不宜於開始交涉。但本人（日大使自稱）之意，兩國政府之負責官員，必須努力緩和此等情勢，俾使兩國國交得以調整。同時在消極方面，尤須注意勿使兩國間再起新糾紛。蓋此點雖係本人之見解，並可謂爲日本政府之方針，國民政府對此想亦有同樣之見解。並因國府要人如王外長等，現多在廬山，故本人尙無卽向中國方面提請開始調整國交交涉之意，不過凡屬事務之外交事件，當然努力辦理，俾得在可能範圍從速解決。」（註七）

日本在華學校教職員奉命赴我國各地考察。

日本在滬、津、青島等各地辦理之中、小學校，每年暑假期間，循例皆由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撥出津貼，指定一部份教職員分赴我國各地，藉考察教育之名，從事各項調查工作。本年暑假，日本已決定派遣十名，著重於華北各地的調查。（註八）

註一：周開慶：「劉湘先生年譜」，頁一五四，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初版。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四日，上海「新聞報」。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一四。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四日，上海「大公報」。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上海「大公報」。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四日，上海「新聞報」。

註七：同註六。

註八：同註四。

四 日 廬山暑期訓練團第一期學員訓練開始。

日本蓄意侵略我國，陰謀日益顯著，我國爲積極準備抵禦外侮，乃於上（六）月開始籌辦廬山暑期訓練團，訓練重要幹部，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團長；陳誠任教育長；孫連仲擔任團附兼第一總隊長；黃紹竑任第二總隊長；薛岳、吳奇偉、胡宗南、萬耀煌、朱懷冰、劉茂恩、馮治安、李服膺、羅卓英等九人分任大隊長。調訓學員包括軍官、警官、縣長、軍訓教官、黨務人員、新生活運動會職員及童子軍幹部等人員，總數約一萬四千餘人，預計分三期召集訓練。本日，第一期學員訓練正式開始。（註一）

日本在華各地遍設特務機關，為積極侵華作準備。

日本爲積極侵華作準備，於我國各地紛設特務機關，以偵探我國的軍情、民情。迄本日止，華北各省皆已設置，華中、華南正積極進行中。據上海新聞報調查如下：

日本在華特務機關之活躍，早爲國人所注意，關於華北各省之分佈，前天津駐屯軍幕僚會議時，即有詳細規劃，充實內容，展開聯絡網之消息，而華中之豫、陝、鄂、蘇、浙各省；華南之閩、粵、桂各省正在積極設立中。華北日軍特務機關係以天津爲中心，不論關東軍系、天津駐屯軍系，以及偽滿派駐之特務機關，皆在安達興助少佐指揮之下，每一機關原先祇有工作人員三、五人者，現已增爲十二人至二十五人，較重要地方如北平、太原、天津、通縣等地，均設有副機關長，內設情報、調查、外事三股，如遇緊急事件發生，直接報日軍部核示。至於華中、華南現在公開活動者，僅有上海一處，鄭州、西安則有秘密組織，此後各地尚在計畫期中。茲將各地特務機關負責者姓名列後：

安達興助少佐

駐天津

大本四郎

張垣特務機關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四日

淺海喜雄（假名桑原）

張北特務機關長

田中久（假名植山）

多倫特務機關長

松井

蘇尼特王府特務機關長

羽山喜郎

歸綏特務機關長

盛島角（假名泉海）

駐滬江

川越

原任包頭機關長

橫田

原任阿拉善旗特務機關長

茂川秀和

關東軍駐天津特務機關長

邊崎

偽滿駐津特務機關長

和知鷹二

天津駐屯軍特務機關長

福榮眞平中蓋

榆關正特務機關長

伊藤賢三

榆關副特務機關長

中田武雄（一名細木繁）

通縣特務機關長

松井太久郎

北平特務

古市保太郎（假名河野）

太原特務機關長

谷荻那華雄

青島特務機關長

中瀨

承德特務機關長

楠木寶隆

上海特務機關長（註二）

註一：孫連仲：「孫連仲回憶錄」，頁四二；孫仿魯先生古稀華誕籌備委員會，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四日再版。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四日，「上海新聞報」。



五日 廬山暑期訓練團舉行首次總理紀念週，蔣委員長以「救國教育」為題，發表演講。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暨廬山暑期訓練團學員於本日晨七時，在廬山圖書館大禮堂舉行聯合總理紀念週，到各部會首長：內政部長蔣作賓、外交部長王寵惠、交通部長俞飛鵬、教育部長王世杰、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湖北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及暑期訓練團學員共千餘人。紀念週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主持，並就「救國教育」為題，發表演講。（註一）

在講詞中，蔣委員長首先向與會人士介紹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著「軍人精神教育」為救國教育的基本課本，隨後指出救國教育的根本要件乃是建立共同的信仰，而建立共同信仰必先確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救國教育應以恢復民族自信心力為實施起點，來培養新的教育精神，產生新的教育力量，纔可以解除國難，達到建國救國的目的。茲錄講詞如次：

「今天本團在廬山舉行第一次總理紀念週。本團長不能親到開會，特在牯嶺親自和第二總隊教育組各同志講話，並向開會第一總隊各同志同時廣播。現在所要和大家說的就是怎樣實施教育救國的問題。換一句話說，就是現在國難時期，要如何纔能使教育達到救國建國的任務的問題。我所說的這個問題，不只是教育組各官長、學員要注意，無論文武各機關以及全國農、工、商各界，凡是負有教育責任的同志、同胞都應注重留心。不過對於今天開始接受本國教育的全體學員，尤其是今天在場直接負有教育責任的教育組各同志，特別重要。所以本團長趁此紀念週的機會，特先在此地提出來和大家講明。

在未講本題以前，先要介紹一本為救國教育之基本課本的書籍，就是我們總理所著的『軍人精神教育』。這本書雖然叫做『軍人精神教育』，但不祇一般軍人要精心研讀，凡是要發揚救國的精神來救國家民族的全國有志之士，都要奉為教育經典，來虛心研究，實心修養，實力奉行。尤其在這個國難時期，我們一般負教育責任的同志，特別要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五日

一六

此精神教育來施教與求學，要使一般受我教導的部下和學生，大家真能夠依此精神來學習，如此，我們的教育必有效果，也纔能夠適合救國的需要。反之，如果大家不能精研此書，不能夠確切了解和實際接受總理這一部重要的遺教，那末，無論我們學校的數量分佈得怎麼廣，學生的人數怎麼多，教授的方法和形式怎麼樣講究，決不能增進各人的救國知能，培養共同一致的救國精神，而且會根本違反國家設教的目的。我們的教育事業也會根本失敗！我們今後的教育如果再失敗，則國家民族將永遠受外國的壓迫欺侮，非至國亡種滅不止！試看今日東北四省的同胞就失掉了教育的自由，今天他們就不能有自由來聽本團長的講話，要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束縛壓迫之下，受奴化教育的痛苦！大家要知道東北的淪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們平心靜氣的回想起來，最主要的一個根本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過去中國教育的失敗，不肯以救國的三民主義來做教育的中心思想所致。這是我們不得不懺悔痛改的。我們總理到晚年，很痛心的說：『中國革命不成功，就是一般同志不能接受我的三民主義。』如今國難至此，我們還不能徹底悟認識嗎？如果今後我們再不奉行總理精神教育的宗旨，確立教育救國的基本信念，來徹底改進中國的教育，不僅東北四省同胞所受的束縛、壓迫、宰割、欺侮的痛苦不能解脫，而且其他各省以及全國的國民，都免不了要蹈東北四省同胞的覆轍，受東北同胞所受的同樣的亡國痛苦！由此可知教育關係國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何等重要，何等密切！大家此次到廬山來受訓，而且都是直接、間接負有教育的任務，今後就要將國家興亡民族盛衰的全部責任，切實擔負起來！尤其是直接辦理教育的同志，要負起教育救國的全責。要知道：在現代，教育失敗的亡國較之軍事戰敗的亡國，痛苦更深重，情形更悽慘！一個國家軍隊打了敗仗，武力被人消滅，結果到了亡國為止；只要人心不死，國魂不亡，還可以乘機復興。譬如土耳其的敗亡、戰後德國的衰弱，武力雖然失敗，人心反而振奮，最後還是能夠復興起來，若是一國的教育根本失敗了，國家喪失了靈魂，則不僅亡國而已，而且一定要滅種！種族滅了，就是國脈斷絕了，生命死亡了。大家要知道：國亡尚可復興，而種滅人死則不可復生，這樣還有翻身復甦的可能嗎？教育關係國家民族如此重大，我們一般直接負國家教育責任的人，還好因循坐誤、苟且敷衍而不知急起直追來改進嗎？還好將總理遺留下來的救國教育的寶典，不拿出真心實力來共同一致真切領受奉行嗎？這是希望大家今天首先要注意到的一件事。

其次，講到救國建國教育的本題，各位首先就要明白本團教育的真義。本團此次召集全國黨、政、軍、警、教育、童軍、政訓等各界文武同志集合匡廬來受訓練，就是要施行救國的教育，就是要將救國的教育先從本團做起，使本團全體官長學員懂得救國教育是什麼？如何運用教育的工具，發揮教育的力量，來挽救垂危的國家！要使凡在本團受過訓練的同志，將來都能夠作救國教育的中堅幹部，來推進一切教育事業！達到挽救危亡的目的！我們要負起這個使命，完成救國的任務，大家就必須明白我們國家民族現在所處的危急存亡的境地，外國帝國主義者無時無刻不是從經濟、政治各方面利用種種方法來壓迫我們，侵略我們，隨時可以滅亡我們！所以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極危險的時代，也可以說就是戰爭的時代。大家要知道：戰爭兩個字，不僅是指兩軍對壘實行打仗纔叫做戰爭，如果我們處在這危急的時候，以為敵人飛機、大炮還沒有打來，就不認作戰時，不去準備，大家還是隨隨便便、苟且偷安，那末敵人不打我們，我們也要自取滅亡，敵人一旦打了進來，我們就只好束手待斃，亡得更快！所以各位一定要認識，現在就是戰時，我們所在的地方無論何處就是戰場；我們無論吃飯穿衣、睡覺走路、上課出操，無時無事不是在戰爭，無時無刻不是在和敵人拼命！我們在受訓的時候，就無異於作戰的時候；我們來受訓練，就是來受戰鬪的訓練，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上戰勝敵人，我們要在知識能力上戰勝敵人，我們要在團體紀律上戰勝敵人，我們要在愛國家、愛民族的修養上戰勝敵人，我們尤其要在為國家爭自由、為民族爭生存的犧牲奮鬥的精神上來戰勝敵人！這種『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戰爭』、『平時要如戰時的緊張』、『戰時要如平時的鎮靜』的道理，是本團全體官長學員所應深切體認、鼓舞興起、奮發努力以求貫徹的！

大家來到本團受訓，既是要受一種戰鬪的訓練，則對於各人過去放任自由的生活習慣，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行動，都要徹底加以改進。大家一入本團，就要受本團紀律的約束和制裁，只有團體的自由，不能再有個人的自由，而且什麼東西都要從頭學起——無論吃飯、穿衣、走路、講話、整內務、疊被服、修指甲，以及一切禮儀態度等都要從新學習，徹裏徹外來受一番革命教育的洗禮！不好以為這些粗淺的事情，我們都已知曉，用不着再來學習，大家如果存此錯誤心理，就不能有什麼真正的心得，則千里跋涉，兩週辛苦，完全是枉費了！所以大家今天來到這個地方，趁此一生難得的求學機會，要當自己是一個初入伍的新兵或初入校的新生，要以新兵的地位來服從教師和官

長的指導，要有新入校的小學生的純潔心境來接受本團一切的訓練，我們要從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以至於學術科當中，來確立一致的救國的趨向，來堅定共同的革命信念，尤其要體認建國救國所需的堅苦卓絕拼死苦鬥的精神。如此受訓纔有真正心得，如此訓練纔有實際裨益！不但我們此次來受訓練，應抱定這種新的精神和新的觀念，來虛心學習；就是大家將來畢業回去教學生、教部下，都要告訴他們這個道理，使能一切從根本之處誠心學習，我們的教育纔不致徒勞無功！這種教學生的真實精神和正確的態度，從前一般學校教師很少有人注意，一般的說起來，沒有幾個教育家懂得這個教育的真義的，或是雖然懂得，而不能拿出真心實力貫注精神來教學生，大都只知講課本，寫黑板，對於一切知識技術只有呆板的灌注，為循環的抄襲販賣，而沒有自動的創作；也不能夠熟審現在國家所處的環境和需要與教育理論融會貫通，使一切教材合於實際；這種教育，說得好聽些，最多也不過是洋八股，充於救國何用？只可以說是『識字教育』而已；這樣的教育，如何不失敗！如何不亡國！本團的官長、學員既來此受訓，雖然大家過去所學的有許多是實用的學問，但對本團一切精神教育必須虛心研究，切己體察，以求得一個運用一切學問技能的基礎，將從前一切舍本逐末的『識字教育』和呆板被動的洋八股教育，以及一切放任散漫、矛盾衝突的失敗教育，澈底刷新乾淨；來創立一種新的救國教育，來培養革命救國的動力，這是我們此次利用暑期在廬山訓練一般教育人員的真義！

以上所講的是說明我們對於此次訓練所應有的認識和努力，現在再要講到救國教育的特質。本來教育是立國的根本，我們中國積弱衰微到這步田地，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我剛纔所說的由於教育的失敗。現在我們要起衰振弱，扶危救亡，來恢復中國固有的偉大光榮的歷史，就要針對病根所在，建立一種救國的教育，要藉教育的力量，達到救國的目的。所謂救國的教育，有什麼特質呢？要具備怎樣特質的教育，纔有救國的力量呢？最根本的一個大前提，就是要有共同的信仰。如果一國的教育沒有中心信仰，就不能造成一個立國的中心力量；國家缺乏了一個所賴以獨立生存的力量，就不成其為一個國家。其結果，必然要受國際競爭的淘汰！所以我們簡明扼要的說起來，一國的教育問題，不只是如何增進一國國民的知識、能力、道德、健康的問題，最主要的還是如何建立一國國民的共同信仰的問題。具體言之，就是要如何使全國國民有共同一致的思想，有共同一致的感情，有共同一致的操守，在一個

主義、一個國策之下，努力完成建國救國的神聖使命的問題！全國國民有了這共同一致的信仰，纔有共同努力的目標；有了共同的目標，纔能產生凝結磅礴的建國救國的偉大力量！總理所說：『有了信仰就產生力量，……有了力量，便可以救國』，就是這個道理。大家就要明白教育的究竟是什麼？教育的究竟就是一種國力，而且是國力之中的原動力，所以我們要建立一種救國教育，首先就要確立一個共同的信仰。而如何建立這個教育上的共同信仰，並將這一個中心信仰深植於全國教育者與學者的心坎之中而確立不移，貫徹到底，這是我們直接、間接負有國家教育責任的人，今後應特別努力做到的一件事。

我們要樹立教育共同的信仰，第一、就要確立一個中心思想，有了中心的思想，纔能夠發生共同的信仰。但是講到要樹立中心思想，有許多被個人自由主義所支配的學者們，就不免懷疑憂懼，以為思想會因此受到束縛，會發生如何不利的影響，其實這種觀念是絕對的錯誤的，在自然科學中的許多原理、原則，已經統一了我們對於許多自然現象所發生的思想，這不必說了！就是在近代社會思想中，有許多生活鐵則和革命原理，無形中在支配我們的思想，指導我們的行動，是我們無法否認的。這是什麼？這就是實際。大家應該知道：一切問題的解決都不能越出實際範圍以外的。即如我們現在要挽救國家的危亡，就先要確認一個建國的最高原則，建立一個鞏固統一的中央政府，來擔當領導救亡的全責；又要全國國民信仰主義，遵守紀律，團結人心，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整齊步伐，纔能夠達到救國的目的。換言之，就是全國國民要真心誠意信仰三民主義，要團結一致來奉行三民主義，這就是我們全國國民所應有的統一救亡的中心思想，也是我們現在要救亡圖存所必出的不二法門。試問我們的教育離了這個中心思想，我們救亡工作離開了這個不二法門，還能夠發生什麼效力，還能夠達到救國的目的嗎？現在一般教育界的人士，第一可怕的就是不明瞭三民主義，更加沒有了解總理所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的一句最重要的遺教。大家口裏說要救國，而行動與言論却反對救國主義、漠視救國主義，這種救國如何不亡國呢？唯其大家都沒有一個足為指導原則的基本信仰，因此就不能具備確切不移的中心思想！對於自己的思想沒有自信，以致對於什麼事情都沒有定見，人家怎樣說，我也怎樣說，人家怎樣做，我也跟着怎樣做，這是對於自己所學的、所教的東西，犯了食而不化的毛病，以致要作人家的傀儡，做了書本的奴隸，完全是成了一個書獃子！還有一個最可怕的現象，就是雖然瞭解

三民主義，心中有了一個有系統的中心思想，而不能精神一貫、意志堅定、生死不移的信仰到底，譬如我們現在常聽得人說要實行三民主義，但是這句口號喊了這許多年，現在真正能夠信仰三民主義，而以三民主義來作思想的尺度，將世間一切知識學問統攝於這一個中國革命救國最高指導原則之下，來為救國建國而用的能有幾人呢？老實說起來，許多人從前入了黨，發誓信仰三民主義完全是假的，沒有誠意的，他自己的思想、行動，因為沒有真正認識三民主義，所以常常違背了三民主義，到了成敗利害關頭，就動搖自己的信念，忘記了自己的立場，這種沒有真切信仰的黨員，還不是如同不入黨一樣嗎？這種沒有深切的、信仰的思想，就不能叫他是一種思想，只能叫他是一種胡思亂想罷了！我們這次來到廬山受訓，就是剷除上面這兩種毛病，正心誠意來認識三民主義，樹立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思想系統，要知得真、信得堅、說得明白，就要做得確實，要生死不渝，信仰到底；越是國家或個人在危急存亡的時候，越能堅定對於主義的信仰，就越能夠發揮信仰的力量，來克服一切困難。我們一般負教育責任的同志，必須有了這樣一貫到底的思想，和堅定不移的信仰，纔能夠教學生、教部下，指示他們一條革命救國的生路，不致誤入害人害己的迷途！

第二、說到教育要有信仰，還有最緊要、最切近的一點，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無論是學生、是部屬，對於教師或上官要有全人格的信仰，這是救國教育唯一的要素，也是救國教育的先決條件。如果先生不能使學生信仰，或上官不能使部屬信服，那這種教育的效果就等於零！不僅不能發生救國的力量，而且要生出許多的流弊，反而增加國家意外的困難，阻礙建國救國的進行。所以我們一般官長、學員，無論擔負黨務、政治、軍事、教育那一種任務，既然都有教人的責任，就都要注意如何方能作為人師表的道理。我們固然要在知識技能上能夠拿出真實的本領來教人，但是就教育的真義講起來，知識技能的傳授、學問思想的表現，無論如何高深淵博，總沒有像精神品德的修養來得重要，特別是在這人心陷溺、積重難返，而外侮緊逼、國難嚴重的時期，教育的非常任務，就是要使一般學生與部屬知道中國積弱的癥結在私、在偽、在愚懦、在貪鄙；如果真要洗心革面，挽救危亡，就必須知道愛國家、愛民族、守法令、重紀律，能夠在政府一個命令之下，隨時拿出所有的學問技能和生命自由，全部貢獻給國家，為救國救種來犧牲奮鬥！我們要達成這樣一種神聖的任務，如果施教者本身的一言一動，不能取得一般受教的信仰，是

沒有成功的可能的！所以我們不講救國的教育則已，如果要拿教育來救國，首先就要從健全施教者本身做起。凡是負有教人責任的人，不但要有高深的學問和精熟的技能，而且要有純正的人格和高尚的修養，尤其要有自立自尊的信心，和精忠報國的熱誠，時刻反省，時刻修養，事事以身作則，要使此身完全不愧為學生、部下的師表。如此，纔能夠使一般學生與部屬知道尊敬師長，服從上官，從而敬謹接受我們的教導和指揮；然後我們的教育纔有實際的效果！可惜這個道理雖極淺顯平凡，但是一般負教育責任的人很少能夠注意到，遂致『師資不立』、『師道不尊』，形成教育界弛懈、散漫、輕浮、凌亂、矛盾、衝突種種毛病，為民族復興前途最堪焦慮的一個隱憂！大家試們心反省，我們過去無論在學校、在機關、在部隊裏教人的時候，一般受教的人對我們的態度怎樣？我們現在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學生見了先生不敬禮，轉過來背地裏還要譏評謾罵，可以說一點尊師重道的心理都沒有！這種教育不良的結果，我們不能專責一般青年學生，而是我們一般教職員先生大家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總是由於我們『師資未立』所以纔弄到『師道不尊』！過去的事且不必說了；就是在現在國家處境如此險惡危急的時候，在全國國民感於亡國滅種的痛苦而迫切要求統一救亡的時候，我們負有教育責任的知識份子當中，還有不少的人專憑意氣感情用事，不重實際的方法，而徒尚空洞的理論，他口頭所說的是科學的原理，而他所做的完全違反科學的實際，懷着偏私成見，鼓其聳人聽聞的言詞，來利用一般缺乏經驗與沒有判斷能力的青年學生，以遂他個人的私圖，甚至喪盡師道尊嚴，曲意迎合腦筋未成熟的青年心理，這一類人一方面不顧自己的人格，同時又視學生為他個人的工具，完全蔑視了學生的人格，既不顧他的學生將來前途的生死禍福，更不計及國家民族的盛衰興亡，儘管他對學生所教的，也說國家利益超於一切，而他的行動則視個人地位之重要甚於國家的一切，不願為國家犧牲一點。換言之，個人的地位不能為國家的地位來犧牲，而國家的紀律要為他個人的自由來犧牲，試問你教師不能尊重國家的地位，如何能使你所教的學生尊重你的地位？你教師不肯遵守國家的紀律，如何能使你的學生遵守學校的紀律？這樣當教師的人，就根本不能取得受教者的信仰尊重，其他教育的任務還說得上麼？我們看清楚教育界這一個大毛病，今後就要徹底改變過來，要由本團全體官長的本身做起，我們今後只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只可有國家的自由，要使我們國民對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意識，強調到最高潮，這就是由我們負教育責任的各位同志來肅正自身，從肅正教育來改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五日

二二

革人心，從改革人心來樹立風氣，培養建國救國的真正革命生力。從此以後，我們教師人要知道自立，自立什麼？就是自立師資！教一人能作一人之師而無愧！教十百人就要能夠作十百人之師而無愧！教千萬人就要作千萬人之師而無愧色！更要人人知道自尊，自尊什麼？就是自尊我所信仰的主義，自尊我所傳授的道藝，自尊我所受命於國家而應盡的神聖職務，能夠自立自尊，纔能夠使人尊師重道，人人能尊師重道，纔能夠創立社會秩序；能夠創立社會秩序，纔能夠鞏固國家綱紀，社會有了秩序，國家有了綱紀，我們一切建國救國的事業，纔能夠順利進行，纔有成功的確切把握！

第三、我們要建立一種救國的教育，除上面所說的要共同的思想，以樹立共同的信仰；要自立健全的師資，以發揚神聖的師道以外；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對於事業還要有堅決的信仰。換言之，就是要熱烈強毅的事業心。有了這種熱烈強毅的事業心，我們無論做一件什麼事情，就不怕困難，不怕艱險，能夠鼓舞興奮，持久努力，相信一定可以達到成功的目的。即我們日常教學，如果缺乏教學的熱誠，沒有堅持的自信，則興味不能引起，精神不能貫注，就會要言之泛泛，聽者藐藐，或一曝十寒，種瓜得豆。這樣的教學沒有絲毫意義，也不能發生絲毫效果！所以我們現在要以教育來救國，不是憑口空說可以辦到的，必須先確定自己教育救國的事業信仰，要以全副精力貫徹下去，不好存絲毫自暴自棄或見異思遷的心理，更不好有絲毫頹唐敷衍、苟且因循的惡習。要知道我們作教師的地位非常清高，而所負的救國使命，實在非常重大，國家一切政治之隆污，風俗之厚薄，人心之振靡，人才之盛衰，這個責任完全在我們教師的肩上。我們做教師的責任和地位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變化氣質，轉移風氣，改革習俗，無論頹風惡習怎樣的積重難返，也要由我們挽救過來！自古以來，無論那一個國家的建立，那一個民族的復興，沒有不是從確立師教作起，也沒有不是以教師來作建國先鋒。古人所說：『建國必以教學爲先』，又說：『作之君，作之師』，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我們中國歷代的盛衰興亡沒有不是由於師道的隆替，而其建國首功或亡國大罪也沒有不是要歸之於一般爲教師的！有人說：宋代之亡，起於洛蜀派人之爭；明代之亡，實亡於東林意氣之爭。這個舊日士大夫對於國家滅亡可以不問，而個人意見不肯消除的惡劣根性，我們一般教師學者更應該引爲殷鑑，徹底排除。千萬不可以重蹈覆轍，拿國家利益來殉私人的意氣，作千秋萬世歷史上的罪人！我們再看鄰邦日本甲午戰

勝滿清，以及其後之戰勝帝俄；與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德國的打敗法國，都是由於他們教育的力量，而要以一般教職員，特別是中小學教員來居第一功。爲什麼他們的教育能發生這樣的效果？大家要知道教育是一種實際的需要，而不是什麼高妙的理論。他們教育能應乎國家實際的需要，所以能發生效力，使他們的國家能轉弱爲強。我們現在的教育，祇以標榜理論，自炫新奇，甚至好高騖遠，完全忽略了實際，所以要加重國難。教育關係國家民族既然如此重要，我們如果真能夠認清地位，負起責任，那麼，轉危爲安，轉弱爲強，實在易如反掌。祇要靠近世新興諸國之所以勃然興起，就可以曉得教育力量的偉大和我們教育人員事業前程之無限量！大家今後務必要把握住這個建國救國的大好時機，堅定事業的信仰，貫之以精誠，持之以恆毅，勤勞奮發，沉着苦幹！我們主持一個學校，就將這個學校辦好；我們主持一縣的教育，就要將一縣的教育辦理完備；然後再由一縣以推及於一省，由一省以推及於全國，使三民主義的救國教育，能夠迅速確實的建立起來！我們人人要有此自信，人人要盡到最大最善的努力，纔能夠以教育的力量，來實現主義、建設國家，完成我們教育人員所負的時代使命！

關於救國教育要有共同的信仰，以及如何樹立這個信仰的道理，上面幾段話已經說明白了。此外，還有一點重要的意思要告訴大家的，就是我們今後一切教育，如果要能夠發生真正的救國力量，還要具備一個根本的要素，來推動這救國的力量，那就是先要恢復民族的自信力。大家要知道：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固有文化，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歷史本源，我們如果忘了民族的歷史本源，拋棄本國的固有文化來談教育，這種教育根本已失掉了獨立存在的立場。現代中國的教育之所以不能夠健全的發展，所教育出來的人才之所以不能夠如我們的預期，不能夠發揮建國救國的效能，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拿恢復民族自信力來作教育的基礎。由於教出來的學生，以爲什麼東西都是外國的好，中國的不行，對外國人思想學說奉爲金科玉律，將本國所固有的學術文化，鄙棄如同敝屣！甚至一種學說、一個道理，外國人所說的，實際上我們中國人早已自己發明了，他們寧願盲目的相信外國，對於自家的學說則以爲卑不足道。我們知識界學術界這種忘本的敗德、喪失民族自信的毛病，是最要不得的心理。老實說：現在有許多知識份子、大學教授，說起來實可痛心，好多負有重望的所謂學者、專家，儘有許多迷信外國主義，對馬克斯、列寧不惜崇拜叩頭，而對我們開國的國父、總理，反不肯鞠躬盡禮。這樣崇拜外國而輕視本國，真是忘了歷

史，忘了國家，忘了民族，忘了他自己的祖宗，實在他就是忘了自己的一個妄人！這種人根本沒有獨立自尊的人格，要他們負教育的責任，如何不誤了青年，斷送祖國！我曾經看見一位翻譯外國人某種著作的中國學者，他的學問不能算壞，譯述著作的能力也不能說不高，他在譯著中間所譯過來的基本理論，其實我們總理廿幾年前在民族主義中早已具體的發明了，但是這位學者對外國人的著作知道鄭重介紹，而對總理的著作和三民主義反抱著敵視的態度。像這樣忘了代表我國偉大尊嚴的總理，喪失民族自信的學者、教師，如何能夠教導學生，擔負救國教育的神聖使命？幾十年來，這種崇外忘本的遺毒，到現在還深中於一般知識份子的心裏，在外國學了一點東西回來，就要分門戶，樹派別，爭意見，鬧意見，這種卑劣習性，如果不連根拔除，徹底洗刷，中國的教育便永遠沒有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能翻身！中華民族也永遠無法生存發展！固然，我們對外國人的長處，尤其是外國人的科學知識和技能，特別是他們辦事所用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我們應該誠心誠意去學習，盡量地接受吸收過來，但是我們怎麼好因此忘了國家，忘了民族，忘了自己所固有的道德和文化！要知道，我們有五千年悠久光榮的歷史，有歷代創作積累而來的高尚優美的文化，而且是如此廣土衆民的大國，我們只要推行救國的教育，喚醒我們國魂——固有道德精神，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力，來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那一個國家都要尊敬我們，非但是不敢侵略我們；那一個國家都比不上我們，不但是我們的民族可以復興而已！所以我們要使教育發生效果，就要切實奉行總理的主義，要以總理遺教中所說的最重要的一句話，即『恢復民族的自信力』來作教育的原動力，有了這個原動力，纔能夠培養新的教育精神；有了新的教育精神，纔能夠產生新的教育力量，教育能夠產生力量，纔可以解除國難，達到建國救國的目的！這是我們廬山受訓學員所要努力完成的一個重大的使命！

今天本團長要對大家講的話，意思還沒有盡，下次有機會繼續再講。最後還要介紹大家幾種重要參考的讀物：第一就是『軍人精神教育』，這本書特別重要，剛才已經和大家說明了；第二就是『步兵操典綱領』；第三就是『陸海空軍軍人讀訓』；第四就是『黨員守則』；第五就是『黨歌』，亦就是『國歌』詞。這幾種讀物是救國教育的基本課本，也就是廬山訓練精神教育的最高原則，希望大家逐字逐句，精心記誦，時刻切己體察，務必徹底做到，成爲習慣，然後修己治人，立身行事，纔算有了根底，大家來受訓練，纔能獲得實益！」（註：）

財政部為穩定糧價，禁止小麥出口，並恢復徵收雜糧出口稅。

財政、實業兩部以本年小麥收成欠佳，糧價上漲，為維持民食起見，經商定自本日起，禁止小麥出口，至明年六月新麥上市為止。對於免稅出口之雜糧，亦恢復照民國二十年出口稅則徵收轉口稅，至本年十月為止。此項命令已由財政部通飭海關遵照施行。（註三）

何應欽偕顧祝同抵渝，整理川康軍事。

軍政部長兼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何應欽於前（三）日偕副主任委員顧祝同至廬山，兩度晉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請示整理川康軍事機宜，蔣委員長指示頗詳。茲以事畢，於本日下山，搭機飛渝，當晚在渝接見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及各整軍委員，商討整軍方案實施之辦法與步驟。（註四）會後何主任委員就軍隊之編制、經費、人事、教育等方面發表談話，說明川康整軍要旨如次：

「余與顧主任祝同奉命來川，會同劉主任（湘）及川康各將領辦理川康整軍事宜。關於整軍問題，整軍方案前已由中央決定，電達劉主任和川康各將領，劉主任和各將領都已電復中央，一致表示接受。本人此次來渝，不過會商整軍方案實施之辦法及步驟。現在全國對於整軍一事，都已有明確的認識。因欲奠民族復興之基礎，非將全國軍隊澈底整理不可。惟尚有少數人士，以為整軍即是裁軍，是縮減軍費，是安插中央的人員，這當然是還不明瞭整軍的意義之故。簡言之，整軍乃充實軍隊的力量，第一軍隊編制：按照中央適應國防需要及現代兵器戰術規定的編制劃一。譬如中央規定一個師的人數是一萬△△人，一般師的人數不過幾千人，可以說兩個師才能編成中央規定的一師。所以大單位雖然減少一點，實際人數並未減少，而戰鬥力則大增，指揮使用，尤其敏捷靈活。第二經費：是就原有的經費加以整理，並不減少分文。但是按照中央方案整理之後，官兵的待遇可以提高，可以照國難餉章發餉。第三人事：完全照人事法規辦理，使官兵得着保障。整編後若有少數編餘的官長，照二十五年整理各師的辦法，各有安置，或者竟派充各部隊附員，或者輪流入軍校深造，中央並不另外安插人下來。軍隊整理之後，與以前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五、六日

二六

同的地方，只是整編後所有編制、人事、經費、教育等等，直隸於中央，一切均照法規辦理，一律成為真正的國家軍隊，故整軍決不是過去的所謂裁編。至於中央所規定的整軍原則，全係按國家的需要而定，對於應該整理的軍隊，都是一律照此原則辦理，並非為整頓川、康軍隊，全係為解除四川地方的困難。因為現在四川軍隊和財政的情形，若不加以整理，事實上只有日趨於危困的地步。所以中央主持整理川、康軍隊，實在是幫助劉主任完成建設四川的志願，是幫助川、康全體將士減少現在的困難，決沒有絲毫的成見攪雜其間，這是可以事實證明的。希望川、康全體袍澤和全川人士，對於此次整軍有更明確的認識，一致協力贊助，使整軍得以迅速完成，不僅四川之福，實為整個國家民族之福也。」（註五）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上海「新聞報」。

註二：「蔣總統集」，頁九五五—九六一，國防部史政局，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增訂本，臺初版。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上海「大公報」。

註四：同註三。

註五：「劉湘先生年譜」，頁一五五。

六日 行政院會議決議：何北衡代理四川省建設廳長；熊式輝兼代江西省建設廳長；薩本棟充任廈門大學校長。

行政院第三二〇次會議本日在廬山牯嶺舉行。會中決議：（一）四川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盧作孚請辭建設廳長兼職，應予照准，派何北衡代理四川省政府建設廳長；（二）江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龔學遂請辭建設廳長兼職，應予照准，所遺建設廳長職務，由該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暫行兼代。

同日，行政院會議亦通過教育部所提：廈門大學改為國立後的第一任校長由薩本棟充任。（按：薩氏福建閩侯人，在美國習工程多年，獲有電機工程師及物理科博士學位，自民國十七年任清華大學教授

迄今。(註一)

川康整軍會議在重慶開幕。

爲完成川康軍隊國軍化而組成的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於本日上午十一時，在重慶行營大禮堂舉行開幕典禮。此次會議由軍政部長兼川康整軍會議主任委員何應欽主持，並即席報告川康整軍接洽經過。

隨後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整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湘致詞，表達此次整軍必能貫徹完成之意願。茲誌何、劉二氏講詞如次：

一、何應欽部長報告川康整軍接洽經過

「各位同志，今天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開幕，本人因爲整軍爲軍政部之職責所在，所以奉到國府及蔣委員長命令以後，於百忙之中，特與顧主任相偕趕來渝城參加。劉主任雖然久病新癒，亦與各位委員如期前來出席，因此機會，遂得大家把晤一堂，對於川康整軍實施之方法與步驟，共相切磋，共相琢磨，務使既定之方案能夠達到完全實施。這一點本人覺得非常愉快，並且應該先向劉主任和諸位同志表示感謝的。」

說到整軍問題，這是我們國家統一完成以後一個頂重要的工作，同時也可以說必須徹底完成整軍工作，而後國家真正的統一纔可以得到。我們試看一看，世界的大陸軍國：如蘇俄只有正規軍及民軍基幹部隊約六十九萬人，編爲正規步兵師三十五個師、騎兵師十五個師；法國四十五萬五千人，編爲步兵師二十五個師、騎兵五師二旅；德國四十五萬人，編爲三十六個師；義大利國約三十萬人，編爲步兵師三十一個師、輕快師二個師、阿爾卑斯旅三個旅；日本約二十五萬人、編爲十七個師（共步兵七十個團）。各國常備兵額至多不過幾十萬人，一旦對外有戰事，以這幾十萬的兵員爲基幹，召集預備兵、後備兵，編成所需要之兵力，其戰鬥力可以維持到幾年，以與敵人決最後的勝負，這就是他們實行徵兵制度，有預備後備兵可以召集補充的緣故，決不像我國平時養兵兩百多萬人的常備兵，但因組織不嚴密，指揮不統一，一旦國家對外有事，這兩百萬的兵員，還未必能完全使用到前線去，縱然能有三分之一可以使用，但是一旦傷亡、疾病消耗以後，便沒有後備預備兵來補充，同時因爲量多而質不精，所以我們一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六日

人的力量，還不及列強一旅人的力量，譬如淞滬、長城諸役，敵我的兵力差不多是「與一之比」，但是還不能取勝，這完全是多而不精的緣故。國家平時花了很多的軍費，來養這兩百萬的兵員，竟不能盡保國衛民的責任，這是多麼危險的事，這是我們軍人多大的恥辱。我們為欲完成國防必要的軍備，使戰鬪的兵役可以源源補充，則不能不實行徵兵制度。為要增強我們軍隊的戰鬪力，尤其不能不首先整軍，使軍隊的編制、人事、經理、教育、訓練、指揮系統完全統一於中央。又我們軍費的預算，每年多至數萬萬元，但是這數萬萬元的軍費僅足維持官兵最低的生活，而兵器、裝備的充實一點也談不到，更說不上補充新式的兵器、裝備了。我們要使全國的軍隊一律國軍化、現代化，能夠擔負國防的任務，應付現代的戰爭，尤其不能不普遍的整軍，節省不急的經費，來充實新銳的器械，增加特種兵。所以自從二十五年度起，軍政部即已遵照蔣委員長核定之整軍原則，開始進行整軍的工作，並已先從中央直屬部隊着手辦起，計一年半的時間，已調整了幾十個師。預擬循序漸進，將全國軍隊一律國軍化、現代化，凡經整理的部隊即列為國防軍的基幹，肩負國防上的重大責任，辦理以來，一切均很順利，而且著有成效。本年二月中旬，五屆三中全会開會，本已將蔣委員長裁定之國軍整理原則提出報告，此項原則，計有五點：第一、統一編制：現行編制計有六種之多，衡以現代作戰上之需求及裝備上之可能與調整，實施容易計，以甲、乙兩種編制統一之。（從略）第二、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從略）第三、增加部隊戰鬪力。（從略）第四、經常費不增加，就各師原有經費範圍，將其編成，酌予縮減編制，重加整理，提高官兵待遇，以能發國難餉章為主，使編制與經費適合不另增多經費，而能達到整理之目的。第五、人事、經理完全照法規辦理，如各部隊軍官佐之任官、任職期調任，以及懲獎、退役等，須按人事法規之規定，尤其關於官佐任免遷調務須呈請中央核定，不得自行委派或先委後報，又各師有委任經理者，須逐漸改為實費經理，厲行派員點名發餉，實施年度與臨時會計檢查，編定預算，掃除已往包辦侵蝕之弊。此項原則既經中央決議通過，全國軍隊之整理即係依據此項原則辦理。川、康為國防根據地，川、康人民的品質又極優良，極宜於國家民族的觀念，這幾年來，川、康的軍人對於國民革命的工作，曾經有過不少的貢獻、極大的努力，惟因過去歷史的關係，很多的部隊對於大的單位一天一天的擴充，增加多量的徒手兵，對於兵器、裝備等等未能充實，可以說有很多是歐戰前列強所不用的。以川、康軍隊的數量來講，曾經呈報中央有案的，共為

八個軍，轄二十六個師、九個獨立旅，總計步兵團一百七十一團。若以國爲基準來比較，竟有日本全國軍隊數量的二倍之多，以四川省來養這樣龐大的軍隊，自無怪乎質量之難於充實。故川、康軍隊之必須整理，已爲川、康將領一致的要求，而其動機實始於本年三月二十日左右，劉主席派鄧秘書長和盧廳長代表到京，晉謁委員長的時候，彼時行營賀代主任也在南京，大家見面之後，談到國家統一的問題，談到充實國防力量的問題，更談到全國各地方軍隊國軍化的問題，因而感覺到川康軍隊有急需提前整理之必要。當時便由本已擬定幾點意見，請鄧秘書長等轉達劉主任，藉供參考。幾點意見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認爲四川乃國防唯一的根據地，希望今後中央與地方精誠團結，打成一片，以樹復興民族的基礎，最好做到川康軍國軍化。劉主任對於本已貢獻的意見，非常虛懷採納，隨後根據這點意見，一再往返商討，並呈經蔣委員長核定，最後纔有川康整軍方案的正式決定。此方案係由軍政部於六月二十二日電達劉主任，接着又電各軍長，劉主任當於六月二十五日電復委員長表示敬謹接受，各軍長亦先後電復一致表示擁護，劉主任與各位軍長公忠爲國的精神，使人深深的敬佩。方案原文，諸位都已見過，現在不必重述，此次會議之使命，即在根據這個方案，來研討實施的辦法。茲於會議開幕之時，特將本人所希望於此次會議者兩點，述之如左：（一）此次會議主要目的，在謀川、康整軍之徹底施行。換言之，即在謀川、康軍之徹底國軍化，希望各位將軍隊現狀與個人意見口頭或書面充分說明，以作研討之參考，俾能決定一個盡善盡美的實施步驟與方法；（二）此次會議期限甚短，而整軍期限亦在方案中明白規定，各位所有意見及請求事項的標準，應就方案原則以內，事實、財力所許可者酌量提出，總期於決定後即能見諸實行，蓋本會重在研究實行之方法，而不空談理論，或提出離事實過遠之請求與意見。希望各位利用這點短少的時間，發揮精闢獨到的意見。總之要使川、康所有的軍隊一律加以徹底整理，成爲現代化的國家軍隊，一律由中央指揮調遣，以應國防的需要，這纔算達到我們整軍的真正目的。最後兄弟還有幾點意思，要附帶報告者：第一、我們的整軍是以充實國防力量爲着眼點，而普編實施的整軍，是要把過去歷史不相同編制、餉章不劃一的各地方的軍隊，一律國軍化，而不是如一般人所揣測的編遣或裁兵，更不會由中央另派人員加入各部隊去，故整軍的結果，不惟各部隊的力量不會減少，而且整個的力量既有增加、充實。第二、經常費仍照原有預算範圍加以整理，並須切實節省不急需之經費，以作提高官兵待遇，及補充兵器、被服、農具

之用。第三、各部隊如果有被編餘的官兵，除老弱殘疾者外，中央亦必設法安頓，或使之入學受訓，或使屯墾實邊，決不使其生活無着，而感受流離失所之苦。第四、中央整軍完全是站在國家的立場，為地方解除困難，為各將領分擔責任，一切悉秉公正和平的態度來辦理，決沒有絲毫成見存於其間。但是凡屬辦理一樁什麼事，總不免有極少數的人受奸人的利用，不問明事實真相，便將用盡種種方法挑撥離間，其用意不外是阻撓事體的成功，使國家永遠不進步，永遠不統一，這一點望諸位同志要嚴切注意防範，一面更要本着我們共信、互信的精神，平心靜氣，開誠布公，來商一個行得通、辦得好的步驟與辦法，絕不要隨便輕聽這種人的播弄，致使大家一片忠貞，為國為民的孤詣苦心，或竟付諸流水，使國家民族復興的大業不能迅速完成，這一點是本已誠摯懇切的希望。希望大家要互相留意，互相勉勵，並且將來開完會議，回到部隊去的時候，也要把這種意思詳細的對着官兵加以解釋說明，讓大家深切明瞭中央整軍的意義，共同向着光明的大道前進。」（註二）

二、劉湘主席致詞

「今天是川康整軍會議開始的第一天，所有關於整軍的問題和辦法，業經何部長訓示明白，個人本來沒有話再講。不過川、康整軍非常重要，所以本人在今天開會的時候，有幾點簡單的意義，向各位報告一下：（一）川、康整軍原則早已由中央規定，川、康各級將領一致復電敬謹接受。本人雖因病體初癒，恐途中不勝跋涉之勞；但因整軍會議的重要，必得親自到重慶來參加，使個人對於整軍之順利進行，稍有裨益。我覺得這次川康整軍一事，是國家必然的要求；同時就我們國家的觀點上看來，覺得國內種種力量都不能增進，我們軍人是負有極大責任的。這次本人與各將領電復中央，接受整軍原則，完全是為國家的福利和擁護領袖的誠意。但有了這種誠意的表現，必須要有實行的方法；假如沒有一個適當的切實的方法，不能貫徹，或者不能如預期做到，那就失了這次會議的意義，有負領袖對我們的願望。所以本人此次抱病赴會，祇期會議討論的事情達到順利進行。（二）整軍的意義，當在我們能貫徹預期的實行。就整軍辦法看來，最重要的是整軍後之善後問題。各軍按照新編制規定編整，則編餘、編近的官兵必定有的。整軍原則我們既已接受，但要有好的方法。所以整軍會中認為必須研究的，是今後編餘官兵安插問題。這是本人今天要說的第二個意義。」

以上兩點意義，就是本人接受整軍原則以後的希望。如果對於第二點意義裏頭有了適當的方法，我們相信整軍絕無困難，一定可以順利進行，如期實施。此次何部長來渝主持本會，我們得以隨時秉承何部長的意旨和參酌地方情形共同商討，個人不但要貢獻意見，就是參加的各軍、師長和各委員，也要儘量貢獻意見。兄弟昨天到達重慶時，對於一切情形看來，覺得大家的意志都不謀而合；認為今後整軍必為徹底完成，順利實施。這是本人覺得非常愉快的。」（註三）

日偽熱河化德間軍火運輸忙碌；晉、綏漢奸走私活動頻繁；天津發現大量偽鈔輸出。

熱河及察北化德間，日偽近日運輸甚為忙碌，其中以軍火佔大宗，並有鐵甲車八輛運至化德。另晉、綏一帶，近日迭有漢奸潛伏，為敵張目，圖謀不軌。平地泉頭拿獲重大嫌犯李青春一名及走私兼破壞金融犯馬振聲、崔星垣二名，均經嚴訊後，槍決示眾。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以走私網蔓延西北，戕賊民命，貽害軍機，特諭其管區商人具結，若查獲兜售私貨奸商，一律處以極刑，務期私貨與西北絕緣。

另天津郵電檢查所近日屢屢破獲由天津日租界洋行以郵遞方式寄往山西太原及綏遠集寧等地之中國、交通、中央、河北四銀行之大量偽鈔，其數量之多及印刷逼真，顯係在天津日租界有大規模印製及發行偽鈔之機構，蓄意破壞我國金融。（註四）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上海「大公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劉湘先生年譜」，頁一五七。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上海「大公報」。

七日 違約進駐豐臺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藉端挑釁，掀起中日第二次戰爭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六、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三二

幕。

日本自西元一八六〇年代明治維新，接受西方科學文明，革新內政，發展工業及軍事現代化後，國勢日漸增強。又經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中日第一次戰爭及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俄戰爭兩次勝利，使日本軍人更形驕縱跋扈，力主積極向外擴張。故自民國成立以來，日本即不斷藉故侵略中國，阻撓中國統一與進步。如中華民國新政府成立時，日本曾乘機要索各項權益，作為承認新政府的條件。（註一）民國四年，日本乘歐戰興起及利用袁世凱稱帝機會，提出損害中國權益的二十一條款，圖鞏固其在南滿地位，並攫得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權。（註二）

民國十六年四月，日本田中義一政府上臺後，極力以武力干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統一工作。五月二十七日，日本首度出兵山東，聲援孫傳芳，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註三）六、七月間，日本在大連召開東方會議，在會議最後一天——七月七日，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作了一個「對支政策綱領」的八項訓示，特意強調日本在東三省的特殊權益，顯示其「分割滿蒙」的野心。其後日本即根據此一綱領，為其加緊侵略中國的藍圖。（註四）致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日本二度出兵山東濟南，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釀成「五三濟南慘案」。（註五）六月三日深夜，又製造皇姑屯炸車案，炸死即將退返東北的張作霖。（註六）此後由於我對外措置得宜，使日軍無機可乘，北伐得以迅速進展，全國統一。日本遂將其侵華箭頭指向東三省，不斷製造事端，作為其侵華藉口。

民國二十年六月，日本利用中韓農民爭水道的衝突，製造萬寶山慘案，煽動朝鮮人排華。同月，製造「中村失踪事件」，作為武力侵佔東北的藉口。九月十八日，日軍自炸南滿鐵路柳條溝鐵軌一段，誣指華人所為，發動「九一八」事變，竊佔東三省。此一事件，為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的開始，亦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導火線。（註七）「九一八」事變後，我政府決定藉國際聯盟力量，壓迫日本自東北撤兵

，國際聯盟亦組成調查團，對日本入侵東北事實作一公正調查。此時日本關東軍為轉移國際間對東北的注目，乃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作為其乘隙挾持前清廢帝溥儀，製造偽滿洲國的障眼法。（註八）對於日本在中國經濟中心上海所發動的挑釁，國軍曾給予英勇的反擊，然當時因國家內亂未已，中共尚待剿除，故在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所主張先安內後攘外以爭取抗日準備時間的前提下，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註九）

然而，日本決不能讓中國有「安內」和「準備」的機會，當其於民國二十二年穩住東北局面後，即轉移侵華目標於華北，企圖對我冀、察、綏等省施行武力壓迫與政治分化等手段。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日軍進犯熱河，並繼續南下，發動長城戰役，與我軍在喜峯口、古北口、南口等地作殊死戰，其後我軍因武器窳劣及中共之掣肘，後援不繼而敗退，（註一〇）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長黃郛不得已於五月三十一日和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將我軍撤退至順義、玉田、唐山一線，損失河北冀東一帶，暫時阻止日軍南犯，保全平、津。（註一一）

塘沽協定後，日本即開始擬定其控制華北的陰謀。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藉口天津日租界內兩名親日記者被殺，誣指為我方藍衣社所為，發動「河北事件」，逼迫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下令國軍南撤及停止國民黨河北黨務活動。（註一二）日本的企圖，即期冀使河北陷於政治真空，以遂其在華北建立傀儡政權的目的。在當時情況之下，國民政府不得不物色一位為政府和民眾所信任，並為日本所能接受的北方將領，來支撐華北危局，乃有二十四年十二月，任命宋哲元及其所屬二十九軍維持冀、察治安的措施。（註一三）自此之後，日本即不斷鼓動挑撥華北自主，並向宋哲元提出種種交涉，如修築津石鐵路、開採龍煙煤礦、平津與日本通航及其他有關之要求，企圖使華北納入日本的控制中。

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之後，中國剿共軍事已告一段落，西南兩廣問題亦獲得圓滿解決，由於國民政府的施政績效日漸贏得民心，亦加強冀察當局的向心力，這對於欲遂侵華野心的日本，實爲一嚴重的威脅。其後日本即不斷以保僑名義，大量增兵華北，由原先的二千六百人增加至八千四百人，其駐紮區亦嚴重違反辛丑條約，由津、沽沿北寧鐵路向西伸展至豐臺，以脅迫宋哲元脫離中央政府以自立。由於日本不斷增兵和在豐臺擴建營區，使雙方軍隊發生磨擦的機會增多。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的「豐臺事件」即在此情況中發生，當雙方軍隊於訓練演習途中相遇時，即因讓道事而發生衝突，其後宋哲元爲息事寧人，下令二十九軍退出豐臺了事。然亦因豐臺落入日軍手中，致使盧溝橋的地位愈形重要，成爲日軍挑釁的下一目標。（註一四）

盧溝橋位居北平西南，距前門十五公里處，跨永定河上。永定河挾沙甚多，有小黃河之稱，俗稱渾河。北方稱色不純黑爲盧，故盧溝即永定河之別名，在永定河上所建的橋，取名爲盧溝橋。橋始建於金朝大定二十七年（一一八七），歷三年而成，爲大理石砌成的石橋，長二三五公尺，有穹虹十一孔，馬可波羅東方見聞錄稱讚它的雄偉，謂可容十騎併列。橋兩旁置有石欄、石柱，其上林立著栩栩如生的石獅，雕刻極爲精緻，每及夜晚，憑欄而立，疏星、遠山、近樹伴著一鉤新月在潏潏水波中盪漾，景色宜人，故「盧溝曉月」爲舊北京勝景之一。

盧溝橋不但爲北平勝景，且爲北平水利要害及交通咽喉。永定河下游昔每逢洪水暴漲，常有潰決成災之慮，故築有堤防二百公里，而盧溝橋附近石隄，尤爲北平的保障。另盧溝橋與同屬宛平縣屬的豐臺、長辛店三者一線相通，有輔車相依之勢，爲北方交通樞軸。豐臺在盧溝橋東七公里，距北平前門約十公里，爲北寧、平綏、平漢三條鐵路的交會點，客貨往來天津、保定間，可由此直達，毋需繞道北平。長辛店在盧溝橋西南六公里處，爲平漢鐵路北段重鎮，平漢北段存車廠、修車廠及材料廠等，大多集中

此地。平漢鐵路經長辛店北上，由盧溝橋北約六百公尺處，跨永定河直駛北平。由此可知，盧溝橋實居於南北交通孔道，故自民國十七年，劃北平爲特別市後，宛平縣治即移設於此。（註一五）

然而，自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通州爲日人控制；民國二十五年九月，豐臺再落入日軍手中，平津已陷於被包圍的形勢，平漢鐵路乃爲惟一與中國中、南部聯絡的交通要道，盧溝橋亦因而爲北平南下的惟一門戶。故自本（二十六）年初以來，日軍即不斷在盧溝橋附近實施軍事演習，及至六月中旬以後，演習更加頻繁，且常於夜間作實彈射擊，觀其企圖，即在尋找藉口，進行挑釁，以攫取此一通道，截斷北平對外交通，迫使冀察當局聽任日本擺佈。

本日晚，駐屯豐臺日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下，在盧溝橋北龍王廟附近，以盧溝橋爲假想目標，實施軍事演習。至晚間十時四十分左右，聽到由日本關東軍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所教唆之共產黨學生所放槍聲，（註一六）即下令停止演習，集合官兵點名，發現少了一名新兵，即刻派傳令班長乘馬赴豐臺，向日軍第三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此時失蹤新兵，已因離隊如廁後平安歸隊。但清水節郎却隱瞞真象，要增援而至之日軍，進入宛平縣城搜查，時值深夜，爲我守軍婉拒，日軍攻城，遂爆發盧溝橋事變。（註一七）

附錄：一、王冷齋：盧溝橋事變一周年（註一八）

震動全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發生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至今年今日，整整一週年。這一年中，我們抗戰前線將士死傷達數十萬，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更不可以數計；這樣的堅強禦侮，重大犧牲，不特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來所未有，即方之歐洲大戰亦不遑多讓。現在我們雖然失地數省，但我全國軍民抗戰之力愈益加強，而敵人則已精疲力盡，欲罷不能，長期消耗的目的總算達到，實出全世界人士意料之外。

盧溝橋事變發生的前後雖短短三星期間，而其交涉及抗戰經過，實歷史上之重要材料。現在值一周年紀念，根據我當時的筆記，作一個總括的報告，可知盧案並非偶然發生，敵人有計畫、有步驟的侵略野心，在盧溝橋事變時

，即也暴露無遺了。

事變的遠因導源於九一八，日閥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將東三省攫到手中，六年來仍思沿用故技控制華北，造成所謂華北五省明朗化，以政治、經濟侵略作前衛，以軍事侵略作大本營，而以分化中央與地方為惟一手段。不料中央軍隊南調之後，二十九軍開駐平、津，當局抱定槍口不對內原則，一面雖審慎應付，一面仍絲毫不肯表示軟弱，土肥原奔走兩年用盡心計，卒至勞而無功，土去後繼以高橋、松室、松井諸人，仍思努力，但鋒勁已挫，仍然無所成就。敵閥之計已窮，乃不得不暴露獍獍面目，變更政治侵略而為軍事侵略，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豐臺事件，實軍事上第一步之嘗試，我方為顧全大局，始終保持和平態度，敵閥以為輕而易舉，遂進一步作略取盧溝橋的計畫。

盧溝橋的地勢扼平津咽喉，當北寧、平綏兩路衝要，不特為北平命脈，且亦冀察兩省的屏障，在鐵路未通以前，已為古昔兵爭要地，當局知其重要，故將宛平縣府移設此間，現在行政專員公署亦設在該處。北寧路之豐臺、平漢路之盧溝橋、平綏路之清河等重要車站，均在宛平轄境之內，平時駐軍，宛平城內及豐臺車站附近均有二十九軍一營，清河則為冀保安隊駐守。豐臺事件發生後，我方駐軍他調，敵人遂以一木清直所部之一大隊（等於中國軍隊一營，惟人數較多，約七百餘人）全駐該處，平時以演習為名，常常在盧溝橋附近活躍，偵察地形，其初演習不過每月或半月一次，後來漸漸增至三口或五口一次，初為虛彈射擊，後竟實彈射擊，初為晝間演習，後來竟實行夜間演習，且有數次演習部隊竟要求穿城而過，均為我嚴厲拒絕，如此者相處數月，因我方種種之應付及切實戒備幸未發生嚴重事件。而敵人除一方以演習示威外，復託北寧路局長名義，將豐臺在盧溝橋中間地帶六千餘畝實地測量，意圖購買作為建築兵營及飛機場之用，即當時各報所載之豐臺園地問題。該項地畝係於廿五年十月測量完畢，及我就職之後，日方即提出要求實行售與，一方並向地主們宣傳，願以最高代價購買該項地畝，松室且已將全部計畫及地價報請日軍部備案，決定事在必行，當時事件日見緊張，我奉令當折衝之責，在當局指示以不損領土主權為原則，同時須兼顧不致將事態擴大的方針之內，曲予周旋，在天津日駐屯軍司令部與北平特務機關部雙方交涉不下二十餘次，日方計畫辭窮，乃以重利賄買該處少數地主，謾為民意自動願賣，但該處全體地主均有不願售賣之呈文與手印，報請專署及縣府備案，真正民意如是，少數被誘者當然不敢出面。日方以此事極感棘手，知非實行軍事侵略，

終無法得我寸土，而演習乃逐漸加緊，遂有七月七日晚之變。

事變發生於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間十時，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實行夜間演習畢，集合回隊時，突然揚言有日兵一名失蹤，在宛平城外到處尋覓不見，意圖進城搜索，並開槍數響示威。一方由北平日特務機關向我市政府及外交委員會交涉，謂日兵失蹤定被盧溝橋駐軍或該處土匪所害，應准日軍進城搜索，如有其他情形，須由我方負責等語。我當時接到各方電話後，即通知駐軍金營長對於城防切實戒備，一面並令警察保安隊代為搜尋，歷一小時毫無影響，乃親赴市府及外委會報告。當奉命赴日本特務機關向松井機關長交涉，到達日軍機關部時已午夜二時左右，斯時外委會主席魏宗瀚、委員孫潤宇、專委林耕宇、綏署交通副處長周永業、日特務機關長松井、顧問櫻井均在座，當就本案與松井已得報告謂失蹤日兵現已歸隊，惟須明瞭如何失蹤情形以便談判，我當反詰以如何失蹤祇須詢問該兵即可明瞭，即為周到起見，由雙方派員調查亦可，當即決定我與周、林、櫻井，並日通譯齋藤五人前往。正擬出發間，得報告駐豐日軍數百人全部武裝開赴盧溝橋，事態已見嚴重，同時日軍聯隊長牟田口並請我同林耕宇前往一談，當即同林赴日兵營與牟接洽。牟見我即詢王專員此去能否負處理事件之全責，我答云頃聞在機關部所商係負調查使命，事態未經明瞭，尚談不到處理，且此事實任應由何方擔負，此時亦不能臆斷；牟復謂假使事態明瞭總以當地處理為宜，日本方面現已決定由森田聯隊附全權處理，因為事態緊迫，勢或不及請示，閣下為地方行政長官，發生物件係在貴轄內，自有權宜處理之權；我仍以先事調查再談處理為原則，對牟所求堅決拒絕，如此談判約半小時，牟見無法乃先行調查。我同林出日兵營時，見日兵三百餘人分載大汽車八輛已向盧溝橋出動，乃急會同周永業、櫻井、齋藤等出發。我與林二人在後一車中，當車抵宛平城東北角沙崗時（距城約一里），見該處已為日兵佔據佈防，士兵多數伏臥作射擊準備，斯時突有日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奔至車前，阻止前進，並手出地圖向我云：現在事態已十二分嚴重，不及調查談判，應請貴員迅速處理，下令城內駐軍向西門外撤退，日軍進至東門城內數十米遠地點，再行談判。我答云此來係在貴機關部商定先從調查入手，適聞牟出口所求處理責任我已拒絕，貴輔佐官所云離題太遠，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實未明瞭。寺平當謂平日日軍演習均可穿城而過，已有先例，何以今日演習不能進城。我當反詰謂恐爾來華不久，尚未明瞭此間情況（寺平係接演出任，不及三月），向來日軍演習均在野外，從未

有一次准其穿城而過，爾所謂先例請指出某月某日事實以爲佐證。寺平語塞，遂惱羞成怒云此項要求奉命辦理，事在必行，請君見機而作以免危險。同時森田即請我與林君下車，指示日軍陣容，槍砲並列，意在對於手無寸鐵的我示威。森田並向林云要請王專員迅速決定，十分鐘內如無解決辦法，嚴重事件立即爆發，槍砲無眼，殊爲君等危！我當時雖自揣身陷敵陣備受威脅，但責任所在，生死早置之度外，當即嚴詞拒絕，謂僅奉命調查他無所知，危險更無所顧慮，且第一步調查辦法係在特務機關部決定，前後方不應矛盾如是，此處非談判之所，如君等（指森田、寺平）依照後方決定原則辦理，即須在城內從容相商，否則一切責任應由君等負之。森田、寺平見威嚇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我及林君進城談判。

進城後，周永榮、櫻井、齋藤等已先至，當在專署會客室繼續談判，未五分鐘（時爲四時五十分）而城外槍聲突發，槍彈紛紛掠屋頂而過，據報日軍已開始向我射擊，我當以電話向北平報告開火情形，一面仍同櫻井等加緊談判。雙方射擊約一小時，森田忽派人持刺來請求派員出城面談，當經商定雙方下令停止射擊，由林耕宇君與寺平二人縋城而出與森田面商。旋據報告並無結果，林等即返平報告，而雙方復繼續射擊，日軍並以迫擊砲轟擊城內，雙方均有死傷。迄午後四時，牟出口派人賈書出城外鄉民繞道從西門轉遞進城，請我與吉團長星文或金營長振中出城親商，我與吉同以未便擅離職守却之，五時，牟復來函要求三事：（一）限即日下午八時止，我軍撤退河東，日撤退河西，逾時即實行以大砲攻城；（二）通知城內人民遷出；（三）在城內之日顧問櫻井、通譯官齋藤等請令其出城。我當答以：（一）本人非軍事人員，對於撤兵一節未便答復；（二）城內人民自有處理辦法，勿勞代爲顧慮；（三）櫻井等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願在城內談商努力於事件解決。斯時槍聲已停，雙方均抱沉靜狀態，以待事件之推演。至午後六時，時鐘甫鳴，我忽思及專署地點實爲攻擊目標，未便久駐，且櫻井等均係輔助辦理外交，並非軍事人員，自當盡我力之所及，切實保護，勿令罹難，因就附近另覓民房一所辦公，並請櫻等同往。六時五分離開專署，各職員數十人亦同往，甫出大門約十餘米達，而敵人大砲已連珠而至，每砲均落專署之內，自專員辦公室起以及客廳職員房屋均被毀，牆屋倒塌，器具粉碎，砲彈破片疊疊，營長金振中受傷。敵人此次突於沉寂空氣中，出我不意發砲轟擊，其用心之刻毒可見。幸我等先兩分鐘離開，否則數十人立即粉身碎骨。自是而後，劇戰達三小時，平盧電線

爲砲火摧毀已不能通，命令報告均由豐臺轉達。斯時我西苑駐軍一旅由何基澧率領，已將迴龍廟及劉莊一帶敵人驅走，敵軍傷亡倍於我軍。斯時接到北平命令謂已向口方提出交涉，限日軍即晚向豐臺撤退，否則我軍即行進攻，同時牟口口復直接致函與我，請派員協商停戰辦法。我因北平方面已決定原則，對牟函不便答復，十時以後戰況沉寂，惟時聞斷續槍聲而已。十二時我軍實行夜襲，將鐵橋附近日軍殲滅殆盡，斬獲甚多。至九口晨三時，由豐臺轉到馮主席治安、秦市長德純電話，謂已與口方交涉妥協三項：（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二）日軍撤退豐臺，我軍撤回盧溝橋迤西地帶；（三）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擔任，人數約二百名至三百名，定本早九時接防。我奉電後當即通知駐軍吉團長知照。乃至六時，日軍突以大砲攻城達百餘發，此爲妥協聲中，日軍背約棄信之第一次。我一面即電北平報告請向日軍交涉，經電詢日方，據云係掩護退却，一切仍遵照北平所商三項原則辦理，並云日軍已開始撤退，我當派便衣隊警赴城外偵察，據報五里店日軍確已漸向大井村方面撤退，同時北平來電亦謂保安隊已於晨六時向盧溝橋出發，計程九時可到。但至十時保安隊仍無消息，經派員探明，謂該隊到大井村後爲日軍所阻，不能前進，致生衝突，我方陣亡士兵一名、傷數名。我當即電平請向日方交涉制止，並履行諾言，至午後三時仍無結果。斯時北平所派雙方監視撤兵委員已到，計日方爲中島顧問，我方爲綏署高級參謀周思靖，外委會專委林耕宇亦偕來，抵縣後，即分兩組實行監視撤兵，甲組擔任迴龍廟及鐵橋一帶，委員爲周永業及櫻井，乙組擔任大井村五里店及東北角沙崗一帶，委員爲周思靖及中島，雙方分途出發，至四時返城，均謂已監視撤退完畢，惟保安隊迄未進城。我當請周思靖赴大井村與河邊旅團長接洽，中島亦同往，嗣由周等帶進隊兵五十名，請先行接防再議辦法，此爲口方背約棄信之第二次。我以北平雙方所定三原則內，接防保安隊人數係爲二百名至三百名，今祇到五十名，即連同本縣隊警亦不敷城防分配，當即拒絕接收，一面通知吉團長注意，一面並電話北平交涉（此時電話線已修竣恢復通話）。約半句鐘得北平復電，謂已與天津口駐屯軍司令部交涉完妥，所有出發保安隊仍可全數進城，惟所帶機關槍則另派員押運回平。六時左右保安隊全部進城，惟仍不足二百名之數。據云每架機槍係由原隊兵三人運回北平，故人數減少，該隊由團附王揮塵、營長賈朗義率領，我與王、賈面洽分配防務後，吉團全部移駐河西。斯時口軍河邊旅團長派笠井顧問、廣瀨秘書及愛澤通譯官三人，携香檳酒來縣向我面致慰勞，各人並面盡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四〇

解決，並盼以後永遠再勿發生。按若國際慣例，雙方既飲香檳卽屬和好之表徵，乃笠井等甫去未久，我卽查明城外東北角沙崗日兵尚有若干未撤盡，且有去而復返者，數目約達三百餘人。我是時大爲疑慮，除電話北平報告外，並通知吉岡長、王團附切實注意戒備，該處監視撤兵委員本爲周思靖（現天津僞公安局長）與中島，乃周已先返北平，中島亦匆匆欲行，我以此事恐有餘波，因堅留其在城內協助處理，且彼本係監視撤兵人員，今既發現日軍尚未全撤，則彼之責任尙未盡，自有留縣必要。中島意雖不懌，祇得暫留，至翌晨二時二十分，東北角日軍忽開槍射擊，復圖攻城，此爲日方背約棄信之第三次。幸我軍事先已有戒備，我除電北平報告外，卽向中島交涉，令其詢問實情，並制止射擊。經中島電詢北平旅團部及聯隊部後，答稱日軍旅團部已聞報，實係雙方哨兵因誤會開槍，日方絕無攻城企圖等語。一小時後槍聲已停，接北平電話令與中島同往商決外交了事件，我卽於晨間七時與中島同車赴平，車過縣城東北角鐵路涵洞處，見日軍步哨未動，且有哨兵三人阻止前進，經告以赴平接洽停戰辦法始放行。

七時半，同中島抵平，卽與馮主席治安、秦市長德純面晤，當報告日軍未肯全撤，非徹底交涉不能視爲了結。嗣櫻井、中島、齋藤等均到秦宅會商，我方爲秦市長德純、程旅長希賢、周參謀思靖及我四人，日方爲櫻井、中島兩顧問及齋藤秘書三人，我首卽提出東北角沙崗日軍未撤問題，請注意討論。據齋藤云：未撤日軍係爲陣亡死屍兩具尙未覓得，故留此項部隊在附近搜索，並無他意。我常謂搜索屍體無需許多部隊，且更不必攜帶機關槍、迫擊砲等兵器如臨大敵。齋藤云因恐我方射擊，故不得不多留部隊以資警戒。秦市長、程旅長均謂係單純搜索屍體，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幫同協理，當經商定組織搜索隊，委員六人，我方由二十九軍、冀北保安隊及專員公署各派一人，日方爲櫻井、中島、笠井三顧問共同組織，並由二十九軍及保安隊各派士兵十名、日軍派二十名，均係徒手，由六委員率領，就蘆溝橋附近各地盡量尋覓，限定時間，無論發現與否，日軍均應在限定時間內撤盡。議定之後，雙方均表同意，定於午後一時出發。乃櫻井、中島、笠井三人忽乘機離席往會客室說話，竟一去不返，同時各方報告接連而至，謂日軍已由天津、通縣、古北口、榆關等處陸續開到，且有飛機、大砲、坦克車、鐵甲車等多輛開至豐臺，已將大井村、五里店佔領，平盧公路業已阻斷，中外記者由平往處者半途折回，是日方之所謂搜索屍體顯係飾詞緩兵，至此已暴露無遺，此爲日方背約棄信之第四次。我接各方報告後，憤激欲絕，益以三晝夜未眠，遂致咯血一

口，傍晚徇友人之勸，入德國醫院醫治，經克禮大夫注射兩藥針，夜間稍能安眠，咯血亦止。翌日聞戰端再啓，自念守土有責，戰中前後方事件均須親自主持，不能遵醫之囑稍事休養，即日從間道由長辛店返縣辦理一切，並率本縣隊警協助守城，自十二日以後，與日軍接觸數次，但僅有小衝突，因北平方面仍在努力於事件之解決。乃至二十日午後三時於和平聲浪正在瀰漫之際，日軍復突以大砲攻城，且轟擊長辛店，共達數百發，宛平城內各機關及民房幾全被毀，死傷多人；長辛店附近落數十彈，死傷平民二十餘人，吉團長星文及縣保安大隊附孫培武均於是役受傷，吉團創後仍奮勇殺敵，始終不退。

次日，接北平電話謂和平協商仍在進行，雙方已令停止射擊。二十二日起平漢路試行通車，但據盧溝橋車站及沙岡之日軍始終未撤，我方仍加緊交涉，如此相持三日，我三十七師與一百三十二師正在換防中，愈謂換防之後事件即可解決。乃日軍突於二十五日進佔園河，二十六日日騎兵向南苑附近偵察，經我哨兵阻止無效，雙方開槍，射死日兵一人，彼更有所藉口，竟以哀的美敦書要求二十九軍全部即日離開北平，限二十七日午前答復，經當局嚴加拒絕。二十六日晚，大井村附近日軍約有二百餘人聲言回防，欲進彰義門，守城軍警加以阻止，復發生衝突，勢益嚴重，和平之望至此已絕。二十九軍宋軍長遂決定進攻，以趙登禹爲南苑指揮官，並令三十八師董升堂旅襲豐臺，二十八日經我奮勇猛攻，當將豐臺克復，同時我盧溝橋、八寶山兩處軍隊在何旅長、吉團長指揮之下，亦將五里店、大井村附近敵人驅逐，猛向豐臺推進，我正擬乘鐵甲車赴豐臺撫慰人民並慰勞軍隊，乃聞南苑方面敵以全力猛撲，並以敵機二十架轟炸，該處駐軍無多，以致失利，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均於是役殉難。

因南苑失利之影響，致豐臺戰事功敗垂成，盧溝橋亦岌岌危殆。二十八日晚自九時三十分起敵復以大砲轟擊宛平城及長辛店，至翌晨黎明止約達五百餘發，宛平縣城之東北角城牆盡毀，我軍猶拚死撐持。當局爲戰略上便利起見，遂令平、津軍隊均向良鄉、涿縣一帶集中，另行佈防。我於二十九日遂不得不忍痛向盧溝橋告別，當軍隊運動轉進時，敵人以十六架飛機送行，沿途擲彈，死傷軍民甚多。我在長辛店附近公主墳小村收容本縣保安隊及警察，被敵機九架認爲目標，數次低飛狂炸，並以機槍掃射，該村並無防空設備，自分絕無倖免可能，乃竟不死，於是益加強我的意志，決定向石門營前進。因該處屬宛平所轄，雖軍隊已向南轉進，但我守土有責，未至命令放棄時期，不願立即離開轄境。在向石門營的道中，經過大灰廠，適遇石友三、雷嗣尚二君由北平行抵此間（石率保安隊全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四二

在大灰廠集合），據云八寶山我軍亦已撤退，日軍已向門頭溝方面出動，石門營密邇門頭溝，不能停留，僅賸殘餘隊警亦不易節節抵抗，勸我隨軍南行再定辦法。遂同雷君折往良鄉，當晚附搭軍用列車抵保定，向各長官報告，奉命在軍服務，我之本身責任至此暫告一段落。接着八一三滬戰發生，已展開為全面的抗戰，至今日整整一周年。我此篇的記載，完全係當時的事實。記載的意義：一、使世界各國明瞭戰事的責任，應由日方擔負；二、使國人明瞭日閥對華侵略係有系統、有計畫、有步驟，俾不得再受其欺給；三、促醒全國堅強團結，澈底奮鬥，必人人均具有犧牲的精神，方能謀取最後勝利。至我離開盧溝橋以後戰地的生活與日擊的戰況，因與此文無關，他日當別為之記。

二、秦德純：七七盧溝橋事變經過（註一九）

按：秦德純時任北平市長兼二十九軍副軍長，七七事變爆發時，代理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局。

（一）七七事變前日本侵略的陰謀

日本軍閥於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夜，藉口口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之一中隊，在整隊回防時，突被駐盧溝橋廿九軍部隊射擊，因而走失士名一名，指被廿九軍官兵規持進入盧溝橋城，要求率隊入城檢查。經我方峻拒後，至翌日拂曉前日方調集其豐臺駐軍，向我盧溝橋城進犯；我方為維護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遂起應戰，掀起中日全面戰爭之序幕。

此一持續八年之久的戰爭，表面上雖導源於一個發事件，實質上，日人早已處心積慮，進行侵略陰謀。溯自日本明治維新後，接受西方科學文明，革新內政，發展工業，軍事裝備趨於現代化，國勢蒸蒸日上。嗣經日俄、中日兩次戰爭勝利，日本武人驕縱、跋扈，不可一世，遂積極向外擴張。其侵略目標：一為北進佔據滿蒙，以阻遏蘇俄之東進與南下；一為南進征服中國，以驅除歐美勢力於中國及亞洲之外，完成亞洲為亞洲人之亞洲，實際上即為日本人亞洲，藉以稱霸世界。但無論日本之北進或南進，均以進佔滿蒙及中國大陸為第一步驟。

民國廿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國的行動開始，侵佔我東北遼、吉、黑三省。廿一年進據熱河省，廿二年春又揮兵南下，進窺我長城沿線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各要隘，在以上各地激戰近三閱月，經談判於是年五月卅日中日雙方簽訂所謂塘沽協定。此時我平、津及華北察、綏、晉、冀、魯各省已陷於岌岌可危之勢。

(一) 蔣委員長授命忍辱負重

廿四年秋、夏之交，作者奉蔣委員長自廬山來電囑令前往，遵即遄赴廬山，報告華北態勢，並請示機宜。當時奉蔣委員長指示：「日本是實行侵略的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祇要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勿向任何人道及爲要。」旋即返報宋將軍，慎密進行，之後與日方表面上之酬酢往還較前增多。此時國內外人士不明眞象，本愛國愛友之心情，函電紛馳，責難頗多，既不能向其說明眞象，祇有苦心孤詣，忍辱求和，以待事實之證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確達極點。

經過一年餘之艱苦折衝，我中央正在完成統一，充實國防，一本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輕言放棄和平之旨，儘量虛與委蛇。因將北平軍事委員分會撤銷，何應欽將軍調回南京，並將中央之黃杰、關麟徵兩師調離平、津，另調駐察哈爾境宋哲元將軍移防平、津，並任命宋將軍爲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綏靖主任。日方又肆其挑撥離間之手段，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以分化我中央與地方之團結，希望不費一兵一卒造成華北特殊化之地位，使在形式上雖隸屬中央，而實際則完全受日方之操縱指使。迭經交涉，其和平侵佔之狡計迄未得逞。其不得不以武力侵佔之企圖，已箭在弦上，待機發動。

(二) 七七前夕華北之軍政態勢

在七七事變前約兩年的時間內，宋哲元將軍以第廿九軍軍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綏靖主任，所有冀、察兩省平、津兩市之政務及駐軍統歸宋將軍節制指揮。當時因軍政關係密切，所以行政長官多由軍事首長兼任；如河北省政府主席由馮師長治安兼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由劉汝明師長兼任；天津市長曾一度由蕭振瀛擔任，後由張自忠師長兼任；北平市長由作者兼任，時作者爲廿九軍副軍長。事變前由於日閥之變態壓迫，無理干預，我政府以正在積極準備國防，不願過早惹起大戰，因將中央部隊黃杰、關麟徵兩師由華北南調，防務完全交由廿九軍負責。以廿九軍一個軍之力量分佈於二省、二市，又處於國防最前線，兵力頗感單薄。當時該軍共有四個師，其分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四四

情形：(一)馮治安的第卅七師分佈在北平、南苑、西苑、豐臺、保定一帶；(二)張自忠的第卅八師分佈在天津、大沽、滄縣、廊房一帶；(三)劉汝明的第一四三師分佈在張家口、張北縣、懷來縣、涿鹿縣及蔚縣一帶；(四)趙登禹的第一三二師分佈在河北省南部大名、河間一帶。

四事變前之折衝及豐臺中日衝突事件

豐臺密邇北平，為交通樞紐，駐有我馮師混成部隊一營。日軍亦基於辛丑條約之規定，在該處駐一大隊。曾於廿五年秋、冬之交某日，我軍因出發演習，適日軍演習完畢回營，兩軍在馬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讓路，致起衝突，相持竟日，雙方均有傷亡。迭經交涉，終以誤會了事。此後日軍益趨驕橫，屢向宋哲元將軍提出華北特殊化之無理要求，同時依附日閥之漢奸潘毓桂、陳覺生等復為虎作倀，從中慫恿極盡威脅之能事，均經宋將軍嚴詞拒絕。但宋將軍係一純樸厚重熱誠愛國之將領，迭經繁瀆，精神苦悶已達極點，曾於廿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種種無理要求，皆關係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復無理取鬧，滋擾不休，確實使我痛苦萬分。日方係以我為交涉對象，如我暫離平、津，由你負責與之周旋，尚有伸縮餘地，我且相信你有適當應付辦法。因此我想請假數月，暫回山東樂陵原籍為先父修墓，你意見如何？」我當即表示不同意，並說：「此事絕非個人的榮辱苦樂問題，實國家安危存亡所繫，中央把責任交給你，不論你是否在平，責任總在你身上，因此我不贊成你離開北平。」當時宋將軍並未堅持，因把回山東的打算暫時擱置。但到了二月廿日以後，日方交涉益繁，壓迫愈甚，宋將軍以心情惡劣，決定請假回籍，把交涉責任落在我身上。宋將軍臨行告我兩事：「一、對日交涉，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為避免雙方衝突，但亦不要謝絕。」我就在這不接受與不謝絕兩種相反的原則下，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應付了四個多月。

自宋將軍二月底離平之後，每日均有日方人員前來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如日本之外交官、武官、特務機關人員，是談外交的；新聞記者、貴族院議員、及退役大將等，是來採訪消息或考查華北形勢的。我雖感覺不勝其擾，但抱定任勞任怨之決心，據理應付，使日方無藉口餘地。同時日方更利用離間分化手段，將廿九年分為抗日的中央派及和日的地方派。認為我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堅份子，千方百計的攻訐詆毀、恐嚇威脅，必欲去之而後

快。而日方收買之漢奸且專伺察我的言論行動及我方軍事部署作爲處置依據。當此內奸、外敵交相煎迫之下，我祇有戒慎沉着，以靜制動，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當，俾日人有所藉口，致陷交涉之困難。當即電陳中央請示機宜，旋奉復示大意要在不喪權、不辱國大原則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負責支持，當即遵照此原則相與周旋。到五、六月間已達極度緊張階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圖，已成彎弓待發之勢。

當事變當日下午，我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負責人胡適之、梅貽琦、張懷九、傅孟真等諸先生約廿餘人。經報告局勢緊張情形，交換應付意見，諸先生亦均開誠佈公懇切指示。夜十時許散會後，不到兩小時，象徵我全民抗戰的「七七事變」於十一時四十分即在盧溝橋開始爆發。

(四)七七事變的經過與我方的應付

七七之夜，約在十一時四十分鐘，我接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瀚及負責對日交涉的林耕宇專員電話，謂據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說：「本日有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但在整隊時，忽有駐盧溝橋之第廿九軍部隊向其射擊，因而走失一名，並見該士兵被迫進入宛平縣城（即盧溝橋城）。日本軍官要求率隊進城檢查。」我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致起誤會。惟姑念兩國友誼，可等大亮後，令該地軍警代爲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答覆後夜晚二點，外交委員會又來電話，謂日方對我答覆不滿，強要派隊進城檢查，否則日軍即包圍該城。我即將此經過，以電話告知馮治安師長及駐盧溝橋之吉星文團長，要嚴密戒備，準備應戰。同時並令吉團長，派官長偵探豐臺方面敵人動態。到凌晨三時半，接吉團長電話報告：「約有日軍步兵一營，附山砲四門及機關槍一連，正由豐臺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將城防佈置妥當。」我當即對吉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爲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並以此處置通知馮師長。

八日拂曉約五點，日軍已在宛平城之東面、東南面及東北面展開包圍態勢，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員進城，繼又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四六

求武官進城，均經我吉團長與王冷齋專員（行政督察專員）拒絕。日方武力威脅之伎倆已窮，即開始向城內砲轟，並掩護其步兵前進。事前我曾告知吉團長，日軍未射擊前，我方不先射擊；待他們射擊而接近我最有效射擊距離內（三百至四百公尺），我們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因此日軍傷亡頗重。

（六）戰爭的持續與擴大

在八日對戰時，盧溝橋鐵橋上原駐我步兵一連防守，雙方爭奪鐵橋，備極慘烈。曾被日軍將鐵橋南端佔領，我軍仍固守鐵橋北端。彼此對峙至九日拂曉前，我方由長辛店調遣部隊，協同我橋北端部隊向鐵橋南端日軍予以夾擊。是夜，細雨紛霏，敵人正疏戒備，我官兵精神抖擻，輕裝持步槍、手榴彈、大刀，出敵不意，秘密接近橋南端，將該敵悉數殲滅。當其被大刀隊砍殺時，他們的卑躬屈節，跪地求饒，所謂皇軍威嚴，已掃地無餘。

經過八、九兩日的戰事，雙方均增援部隊，戰事逐漸擴大。到十日上午，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大佐派員向我洽商，認為事出誤會，希望停戰會商。結果為：（一）雙方立即停戰；（二）雙方各回原防；（三）雙方組織視察團，監視雙方撤兵情形。日方並要求我以保安部隊接替吉團防務。於是我們又增加保安隊一團至盧溝橋城內，當時視察日方撤兵情形，僅將其第一線部隊撤至預備隊之位置，反責我方未撤回原防。我的答覆：「所謂原防即戰前原駐地點，日軍原駐天津者，應回天津；原駐豐臺者，應回豐臺。我軍原駐宛平城內，因應戰移防城上，我軍由城上撤至城下，即為原防。」當場日方亦無話可說。詳察日方之要求停戰，其目的在向其國內作虛偽宣傳，說日本如何受中國軍隊之迫害殘殺，作為調動大軍侵略之口實，實為緩兵之計。

三、李雲漢：盧溝橋事變史述引論（註二〇）

（一）盧溝橋事變之歷史地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夜晚十時四十分，在河北省宛平縣盧溝橋以北地區從事夜間演習之日本駐屯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突稱受到龍王廟方向中國軍隊之射擊，當即收隊檢查，發現士兵一名「行方不明」，認為已被中國軍隊擄入宛平城內。中隊長清水節郎遂向其駐屯豐臺之大隊長一木清直提出報告，並請求增援，一木清直立即轉報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牟田口廉也一方面派一木大隊向宛平進發；一方面經由日軍駐北平特務

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向中國冀察當局提出交涉，要求派兵進入宛平縣城搜查。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返魯未歸，冀察政務由北平市市長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代理。秦氏拒絕日軍入城，惟同意由雙方派員會同前往現地調查。詎調查人員行抵宛平城外，即見日本由豐臺開來之援軍已將宛平包圍，甫入城尚不及五分鐘（時已八日晨四時五十分），日軍即開始進攻，此一揭開中日八年戰爭（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序幕之盧溝橋事變亦即七七事變，遂告爆發。

此一事變，開始時雖類似一突發性之局部衝突，然就事變爆發的背景，及事變終於演變為全面戰爭的各項因素分析，則知此一事變確係遠東歷史上深具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它不僅是中日兩國近世關係史上的轉捩點，也是遠東太平洋區國際形勢劇變倒轉的里程碑。誠如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教授柴亞倫博士（Dr. Aron Shai）所說：

「中日雙方軍隊在北平南方盧溝橋一帶的武裝衝突，啓開遠東歷史的一個新紀元。」

自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中國戰敗以後，日本崛起為東方的強國，同時也開始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歷經庚子（一九〇〇）八國聯軍之役、甲辰（一九〇四）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件（一九一五）、濟南慘案（一九二八）以至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日本都是以強國的聲勢，步步向中國進逼；日本當局儼然以亞洲黃種民族的主宰者自居，中國民族却只能在既不敢敵亦不敢怒的痛苦下，受盡屈辱。這種情勢，到盧溝橋事變發生之日起，為之驟然改變。面對日本軍閥的淫威與挑釁，中國政府決定不再退讓一步，中國人民更決心要把侵略者趕出國境。八年的戰爭下來，日本自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以來八十年間所创建的霸業變為泡影，中國却從骨歟血淵的苦鬥中贏得了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獨立。歷史事實不容任何人否認：盧溝橋事變是中國由弱而強，日本由盛而衰的起點。

盧溝橋事變不僅影響於中日兩國的命運，它更直接影響到遠東太平洋的國際形勢，也間接影響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世界政治。因盧溝橋事變而導致的中日戰爭，對中國而言是早來的慘痛犧牲，對世界而言却是有利的先著；中國抗戰不獨解除了蘇俄曾被日軍偷襲的威脅，而且為反侵略的太平洋國家爭取了四年的備戰時間。蓋日本於盧溝橋事變發生之際，即已喪失了「北進」的機會，而於事變發生後四年正深陷於泥淖與絕望之際，貿然「南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四八

竟以其國家命運作孤注一擲，其失敗乃屬必然。日本戰敗，太平洋國際均勢之變化，亞東各民族國家之於戰後建國，蘇俄勢力之捲土重來，亦均可溯源於盧溝橋事變之爆發。

中國人自始即視盧溝橋事變為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最後關頭，蔣委員長中正更明白昭示中外：「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故中國自始即出以嚴正的態度應付。日本人却有意抹煞盧溝橋事變的真相及其重要性，視之為地方性的局部衝突，而其於盧案交涉中提出的要求，却又超出了地方性與局部性，直接侵害了中國的領土與主權。明明已派大軍入侵，竟謂之曰：「北支事變」；事實上已與中國軍隊戰經年，仍飾之曰：「支那事變」；直到戰敗投降，日本當局及歷史學者才敢面對現實，提出「日中戰爭」一詞，然仍多所迴護；只有伊藤正德其人，才有勇氣承認盧溝橋事變是「亡國戰爭的開端」，「盧溝橋事件，可以說是日本命運中的重大事件。」（註六）

（二）盧溝橋之地理位置與戰略價值

盧溝橋位於北平西南十五公里，跨永定河上，為中國歷史上的名橋之一。根據金史河渠志的記載，係於金大定二十七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西元一一八七年）開始興建，至明昌三年（宋光宗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竣工，歷時四年。橋長六十六丈，寬二十六尺，有十一孔。地當南北交通的孔道，行旅往來，絡繹不絕。又名廣利橋。元代意人馬可李羅曾遊歷其地。於其所著遊記中盛稱此橋之宏偉，謂橋面寬闊，可容十騎並行。西方人士因此稱之為馬可李羅橋（Marco Polo Bridge）。橋側石欄、石柱，所雕石獅，雕塑極為精美。橋頭各有玻璃瓦亭一座，元至正十四年建有過街塔，其中石碑鐫有「盧溝曉月」四字，為北平八景之一。石橋之北約半里許，有平漢鐵路經過之鐵橋，長九百四十公尺，亦甚壯觀。（註七）

盧溝橋係因盧溝而得名。今人習稱盧溝即永定河之別名，惟據王樹枏之考訂，盧溝實為永定河中游一段之古稱，王氏稱：「竊惟澠水、桑乾、渾河、盧溝，雖合而實分也。其源於忻州之靜樂，而重見於朔州之馬邑者，為桑乾水；至渾源州受渾源川之八水，始名為渾河。入直隸境，至盧師台稱盧溝河。抵南北金溝，乃為永定河。」盧溝乃係本名，河北地方志均作盧溝，其以「盧」為「盧」者，乃係訛誤，惟日事變發生以後，若干官方文件及日本方面

之記載，亦均作「盧」。

盧溝橋屬宛平縣，縣城在橋之東南側，亦稱盧溝橋城。宛平舊稱幽都，置於唐建中二年，與大興（舊稱蘄縣）同設治於今北平城區。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七月，北平改設特別市，直隸中央，河北省政府遂決定將宛平、大興兩縣遷治。宛平縣治因於十八年三月遷至盧溝橋拱極城內，即今宛平縣址。

盧溝橋不僅爲一交通要道，且爲戰略上之要衝，與豐臺同爲北平出入必經之門戶。此一地位，地理學家張其昀曾作如下之敘述：

「盧溝橋爲舊都水利上之要害，亦爲經濟上之咽喉。豐臺在盧溝橋東七公里，距前門站二十公里，長辛店在盧溝橋西南六公里，均屬宛平縣。豐臺爲平漢、平綏、北寧三路交會之地，客貨之往來天津、保定間者，可由此直達，毋須繞道北平。長辛店爲平漢北段之要鎮，凡北段修車場、材料廠等均在此。長辛店一帶之邱陵，層層如隄，沿永定河北行，而接西山之脈，山川蒼茫，洵爲用武之地。豐臺、盧溝橋、長辛店三地，一線相通，有輻車相依之勢，成爲北方鐵路交通之樞軸，其形勢已可概見。」

盧溝橋地區在戰略上的重要，亦可於近代史事中尋得證據。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爆發之直奉軍閥第一次戰爭，曾在此爭奪數晝夜，蓋爭得此地區而後始可以控制北平也。自通州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爲日人控制，豐臺於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爲日軍佔領之後，平、津已陷於三面被包圍的形勢，平漢鐵路乃惟一與中國中、南部聯絡之交通線，盧溝橋因成爲北平南部的唯一門戶。日軍之汲汲於在盧溝橋尋釁，本意即在攫取此一通路，以截斷北軍對南方的來往，並藉永定河天然屏障以封鎖北平，迫使冀察當局在孤立無援的危境中不能不聽命於日人的擺佈。

盧溝橋實亦爲幸運之橋。蓋由於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使其在中日兩國的歷史上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紀錄。中國名歷史學者羅家倫以歌頌的語氣說：「這座永定河上爲歷代詩人歌咏『盧溝曉月』的盧溝橋，自此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而足以象徵我民族精神的勝蹟！」「日本軍閥興亡史」的著作者伊藤正德則曾感嘆：「盧溝橋是中國華北地方的一個村落，它的名字和柳條溝一樣，在日本的歷史中將永遠流傳下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五〇

(二) 事變之元兇——日本駐屯軍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除日本當局否認係其主動之侵略預謀外，中國及世界各國的輿論，幾乎一致認為此乃日本蓄謀已久之侵略行動，對日本之應負挑動戰爭的責任，應無疑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若干研究中日戰爭的日、美籍學者，根據日本政府一部分官方文書及戰後殘存的日軍將領的自述，於盧溝橋事變的發動問題則又提出了挑戰，如日籍之秦郁彥、臼井勝美及美籍的柯樂利 (James B. Crowley) 等，均認定盧溝橋事變並非日方預謀，而係突發；且否定日方有發動戰爭之企圖，字裏行間則對中國政府之嚴正態度，表示非議。另一部分日本軍人及學者，則認定七七之夜演習日軍係先受到中國方面之射擊，中國軍隊否認當晚曾出城，則放射第一槍者可能為中國共產黨的便衣人員。實則兩種說法，均背離史實。前者錯在不明當時中日兩國政情及日軍在華北活動的實況，後者咎在藉毫無根據之推演以推卸戰爭的責任。

造成盧溝橋事變的根本原因何在？

不容置疑的答案是：日本華北駐屯軍的無限制擴張與不停息挑釁。這支總兵力已達一個加強旅團的日軍，以及散佈於華北各大都市的特務機關，在日本關東軍的鼓勵與支援下，一心一意要在華北建立第二個偽滿，無時無刻不在對中國軍民施以壓迫、欺凌與威脅，結果造成一種劍拔弩張的對立態勢，非訴諸戰爭無法獲得解決。

這一背景，不獨中國朝野看得清楚，即日本的當政者於冷靜檢討戰爭的因果後，也不能不承認此一事實。戰時曾兩度出任日本首相的近衛文麿，即曾認定：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後，素主侵華之「統制派」長州系軍閥得勢，將「一意對蘇」的「皇道派」——薩摩、佐賀、土佐等原軍閥的聯合勢力——打垮後，已伏下了引起「中國事變」的契機；至於盧溝橋事變，則完全出自駐屯中國華北之軍人的策動。近衛很坦誠的說：

「余拜命組閣之時（一九三七年六月），陸軍自『滿洲事變』以來所為之諸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在中國大陸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中國問題，已至非武力解決不可之程度，余當然不知。故組閣後不足一月，盧溝橋事件爆發，竟至擴大為『中國事變』，當時各種事件之發生，政府中人固無所聞，即陸軍省亦無所知，完全出自當地軍人之策動。」

熟悉中國事務的日本資深外交官重光葵，完全同意近衛的觀點。他亦指出：「日本軍人在華北造成一種情勢，非引起兩國間的全面戰爭，不能解決。」對日本軍閥興亡過程曾加研究的伊藤正德則肯定：「盧溝橋事件，乃是當地軍憲政治工作的結果。」他並認為：「盧溝橋事件決非偶發事件，而是有其發生此種事件的暗流存在；如果不能將其流入堰塘內，而改變其方向，則是項不幸的事件發生，遲早將不能避免，乃為想像的事，而且具有充分的理由。」

因此，著者始終認為：日本的「華北駐屯軍」才是盧溝橋事變的真正元兇。如果不能確切瞭解日本駐軍在華北的活動真象，對盧溝橋事變即不可能作出公正客觀的論斷。誠然，日本政府當時並無與中國作戰的意圖，但日本政府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即無力約束軍人的行動，「內閣已成為無影無踪之統帥權下的傀儡」，因此日本政府表面上的對華緩進政策，並不能構成決定戰爭發生與否的主要因素。然而在法理上，日本政府又不能不對其無能約束的軍閥的行動負責；盧溝橋事變既為日本華北駐屯軍所造成，日本政府即無法推卸其發動對華戰爭的責任。

至於盧溝橋事變之夜，誰放第一槍的問題，倒不是個主要的問題。誠如「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著者吳相湘所說：「這第一槍問題是枝節問題，日軍當時在河北省各地的橫行無忌才是觸發戰爭的真正原因。」實在說來，中日兩國軍隊的衝突非自七七之夜起，自六月二十五日日軍開始演習以來，由於是實彈演習，每夜都聽到槍聲。況且，據日軍演習部隊中隊長清水節郎的記述，當時他只是根據「直感」，認為槍聲是實彈射擊，但未曾目擊發射閃光，而且也沒有提到是中國軍隊所發射。在「做賊心虛」的情況下，日軍誤以所聞流彈係中國軍隊所射擊乃是可能的，但這也不是「第一槍」！嚴格說來，盧溝橋事變之夜不發生「第一槍」的問題；真正的「第一槍」應當是在日軍進攻宛平城時所射出，而射擊的命令則是日軍的牟田口廉也聯隊長於八日凌晨四時二十分下的。

（四）日本軍閥對華認識的錯誤

日本軍閥由於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幾乎垂手而得中國東北四省的沃野，深受鼓勵。於是自完成東北的佔領後，即策定了侵略華北的計畫，妄圖製造藉口，發動事變，逐步將華北五省置於其管轄之下。尤其是日本內閣於一九三五年九月通過陸軍省所提「鼓勵華北自主案」之後，日本在華軍人，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遂明目張膽的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五二

華北進行所謂「五省自治運動」，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一九三五年的華北危機，中日幾乎以兵戎相見。次年五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大舉增兵，並於九月間強佔豐臺，導致了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危機。盧溝橋事變乃係日本駐軍繼豐臺事變之後的次一行動，亦即為達到包圍北平之目的所採的次一步驟。但是出乎彼等意料之外，中國當局對於盧溝橋事變的反應，不再是退讓與「不抵抗」，秦德純於事變發生的當晚下達給宛平守軍的命令是：「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事實上，日本軍人視侵略華北猶之於六年前之侵略東北，相信「只依威壓即可使問題解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彼等不獨未能認清六年以來中國國情與國力的變化，即於華北在中華民族生存上的地位以及國際間對華北重視的程度，亦茫然無知。質言之，日本軍人對所謂「華北問題」的認識上，最低限度犯了四項嚴重的錯誤。茲分別言之。

其一，忽視了華北在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上的不可分離性；他們不曉得沒有華北，就沒有中國，日本侵略華北，就是要滅亡中國，中國人誓必要為保衛華北而作殊死戰。東北當然亦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國政府與人民亦絕不會放棄這片廣大的領土，但在整個民族命脈的關係上，東北以地理位置與文化成長關係，被稱為是中華民族的胳膊，華北則是民族文化的中心地帶，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心臟。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為了培養國力和等待有力的時機，可以暫時忍痛作「壯士斷臂」的犧牲；華北告急，中國政府和人民則認為這是最後關頭的來臨，不能不奮起抵抗。華北為中華民族生成的血和肉的關係，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中正於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發表的談話中，即曾作如下的聲明：

「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無論在文化上、國防上、經濟上及民族的感情上，中華民族都不能沒有華北，因而華北的存亡問題，就是整個

中國的存亡問題。這一深切的關係，中國國民黨於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在武昌發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亦曾宣示中外：

「夫北方各省之存亡，即中國之存亡也。北方各省爲中國文化之發源地，經濟之心臟區，有史以來，一切文化，皆自黃河流域以次擴及於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無北方各省，則中國之文化將歸於枯涸。至於物產，不特農產物爲人民所資以爲生，礦產如煤、如鐵，尤其爲中國工業之所憑藉，無北方各省，則中國之經濟無由發展以成爲現代之國家，即無以自立於世界。故北方各省若不能保全，不特東北四省問題，永無合理解決之望，中國領土之全部，亦將淪替以亡。吾人認爲國家民族之最後關頭，其意義具如此。」

其二，忽視了北平在中國知識份子心理上的特殊地位；日本軍人沒有理解到北平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心目中，是文明的中樞與知識的淵泉，更沒有想到中國的知識份子會在他們的槍刺、刀尖之下，高樹抗日的旗幟，雖被捕殺辱而未嘗稍屈。

誠然，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北平在政治上已喪失了重要性；但在文化、學術上，北平仍是維繫全國知識份子心靈的堅強的中心。老一代的學者留戀，青年學生嚮往，北大、清華、燕京等馳名中外的學府，匯集了全國各地的碩彥與才俊。北平仍是民族智慧的中樞，當時任教清華大學的權威歷史學者蔣廷黻白稱是個「愛惜北平者」，他下面的一段話最足說明北平在中國知識份子心目中的精神價值：

「我是個愛惜北平者，我覺得北平事事可愛，處處可愛；宮殿、廟宇、圖書館諸大建設固可愛；小胡同、破場亦可愛。我還記得我初次觀北平的印象。我當時對我自己說：現在我才知道我們民族的偉大，爲什麼我們的文化是東亞文化的正宗；這樣的京都配作一個大帝國的京都；我們的祖宗能有這麼偉大的建設，那我們及我們的子孫也能夠。北平是我民族的至寶偉業；同時也是我民族的希望和鼓勵。北平以外，我們當然還有別的舊都，如西安、洛陽、開封、舊南京。我觀了這些地方以後，我總是想我們是敗家子弟，覺得民族是絕望的。看看北平，我還覺得有希望，有掙扎的可能。老實說，中國現在所有的城市那一個配作我們民族潛勢力的代表？是上海、天津、漢口嗎？到這些地方去的人那一個不是贊嘆外人創作力的大，而可憐中國人的無用！我們若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五四

給世界的人一個證據，證明我們不是劣種，是個偉大的民族，還有什麼證據比北平更好呢？」

愛惜北平的人，把北平看作是中國文化的象徵，民族希望的寄託！中國近世學術、文化都是孕育發皇在這裏，蔣廷黻的看法如此，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也抱有同樣的感覺。這就是為什麼在風聲鶴唳的華北危局中，胡適、傅斯年、蔣夢麟、梅貽琦、丁文江等中外馳名的大學者，仍然樂於執教於北平的國防最前線，並且不只一次的表現出凜然的正義呼聲來。如果不是有意抹煞史實，人們——包括日本人在內——當不會否認：盧溝橋事變發生前的那段歲月裏，北平的高級知識份子們表示出的民族正氣，乃是安定華北人心的一項重要因素。日本軍人不懂中國歷史，不瞭解中國文化，更沒能認清中國人的民族性，亦無視於北平在中國國民心理上的地位以及知識份子的廣大影響力，只是一味蠻幹的想攫取北平，這無異是要與全中國的知識階層為敵，其遭遇到全面性的抗拒終至覆亡乃是必然的。

其三，錯估了華北當局與人民的愛國心；日本軍人見到中國歷史上的吳三桂、洪承疇，却未見到史可法、鄭成功。他們對於華北，自始即抱持着一些自以為是實際上却是完全錯誤的設想。首次，他們認為華北的中國駐軍——尤其是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軍，並非國民政府的嫡系部隊，且曾有過與中央軍作戰的記錄，因此認定宋哲元有反國民政府及將委員長的可能性，所以千方百計的予以威迫、利誘，要宋出任華北傀儡政權的首領。實則日本軍人頭腦過於簡單，他們完全漠視了宋哲元的國家觀念，也忘記了二十九軍曾在喜峯口與日軍浴血肉搏的一段教訓。倒是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看得清楚些，他向東京報告說：「今日日本陸軍以為宋已為日本收買，實則宋亦支那人也，決不願日本奪取支那領土，觀其態度之曖昧可知也。」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日本才有人們承認「宋哲元並不是一個容易屈服的人物」，而且「他的見解，也較土肥原遠大」，「是一個具有相當才幹的大器。」

日本軍人們的另一項錯誤的設想，是認為國民政府代表南方人的政權，對華北漠不關心，甚或加以壓迫，因之華北軍民都對國民政府不滿。日本在華北的特務機關即以此項錯誤的設定為根據，進行其「華北自治」的陰謀活動。這一錯誤設定的造成，係由於彼等對國民政府抱有成見以及對中國人民民族感情的茫然無知。身為北方人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曾針對日本軍人的上項設定，作過下面的一段證言：

「今日政府的施政，誠然不曾解救了北方人民的疾苦，挽救了北方地域的危難，然而對南方又何曾好些？」

安徽之類換主席，廣東之橫征暴斂，北方人還未受到。這是政府好不好的總問題，並不是政府偏重南方的問題，我們毫無證據政府曾經在何項大政上偏袒過南方。恰恰相反，南京有些領袖時時覺得北方應該格外重視，如戴季陶院長即其一人。他的政論，我尚不敢恭維，但他有一句話我非常覺得有見地。他說：『北方人若不起來擔負政治上、文化上的責任，中國無宏大之前途；政府若不能把北方人的同情喚起，政府終歸失敗。』這不是戴先生一人的見解，這見解確能代表南京的清流。」

其四，忽略了西方國家在華北的地位與利益。誠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中正所指陳的：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的獨霸主義抬頭猛進，中國的情形是由列強均勢之下的原有局面，轉為日本獨霸壓迫的局面。日本軍人嘗以取得在中國的獨霸局面沾沾自喜，殊不知日本在華北的冒險倖進却已造成了它在國際間的不利地位。尤其在華北有特別地位和利益的英、美兩國，對於日本的入侵華北，感到不安。「詹森與美國對華政策」(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一書的著者薄樂素(Russell D. Buhite)，即曾指出詹森這位美國駐華大使的態度，由於日本的入侵華北而急遽轉變：

「當日本侵佔滿洲和熱河的時候，詹森理智的看法是：日本的行動不會傷害到美國的利益；日本的侵略不會從美國的錢袋裏拿走一文錢，因之美國應當保持被動。但當日本進侵華北之後，他顯然改變了以往的想法，開始談論到暗淡的未來，如日本如何設法排除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以及美國在最後應如何為保持其地位而戰。」日本在華北肆無忌憚的擴張行動，也威脅着英國在華北的經濟利益。天津海關的管理、開灤煤礦的開採以及北寧鐵路的興建，英國人都曾作了相當的投資，也保有相當的權利。日本軍人的行動今已直接向英國的利益挑戰，英國自也不能不重新考察其對日及對華政策。當然，英國尚不願開罪於日本，但也屢次向日本提出其決不退讓中國這一有利市場的立場。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六月，英國政府宣佈派遣李滋羅斯爵士(Sir Fredericks Leith-Ross)來華擔任中國政府的財政顧問，即被認為是向中日雙方明白表明「英國無意讓自已被逐出在中國的地位與其應該享有的中國市場。」(Britain had no intention of allowing Ourselves to be ousted from our position in China and our fair share of the Chinese market)及盧溝橋事變於二十六年（一九三

七) 七月七日爆發，英國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即於七月十二日向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提出警告說：「假若北平地區的緊張情勢繼續下去或是變得更壞，促進英日兩國間較好關係的談判是不可能的。」

雖然美、英兩國由於其他因素的牽制，未能對於日本的侵略華北立即採取有效的制裁，但其逐漸走向一個反侵略陣線的結合，則是歷史的事實。日本於第二世界大戰遭到敗績的因素固是多方面的，外交的孤立自不失為主要的原因之一。

(四) 研究盧溝橋事變的必要與立場

本書出版時，盧溝橋事變已經過去了四十整年。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對於發動盧變的責任問題已作判決，中日雙方有關此一事變的檔案史料也已大部公開，當事人暨歷史學者論述此一事變的著述也陸續出版。按常理講，盧溝橋事變應當是已經「真相大白」，但由於若干有關著述的立場不同，致使有關此一事變的若干問題，不是各執一詞，仍有爭議；就是疑雲重重，是非難辨。說真的，事變發生四十年以後的今日，還看不到一冊有關盧溝橋事變的客觀翔實、中正不倚的學術著作問世。已經出版有關盧變的著作，不管是日文的、英文的甚至中文的，多半是只根據一方面的資料，所論述的都是「一面之詞」；戰時的敵意仍未能完全消失，中、日雙方的著作仍不免要「針鋒相對」；若干與盧溝橋有關係的人物不敢面對歷史的裁判，有意為其過去的錯誤與罪責作違反事實的陳述，妄圖引導歷史學者走向歧路。

顯然的，盧溝橋事變的真實意義，尚待歷史學者去作公平、嚴正而理智的評鑑。不管是中國人、日本人或是其他國籍的學者，於詳鑑此一重要歷史事件時，必須對下述三點基本立場作最大的努力，否則必將徒勞無功。

一、對中日雙方若干官方文件的真偽與含意，重作鑑定。盧溝橋事變前後，日本方面曾舉出若干官方文件如「辛丑和約」、「日清議定書」及「何梅協定」等，作為駐兵、演習以及干涉中國調遣軍隊的依據。依日本人的解釋，他們在華北的一切行動都是依據「條約利益」而採的合法措施。可是在中國方面，却認定這些條約和協定並未給予日本任意增兵、佔地及演習的權利；至於所謂「何梅協定」，在中國政府文獻及政治領袖的談話中，從未承認何應欽給梅津美治郎的一封信是一項協定，也從未承認日本依據所謂「何梅協定」所提出的恫嚇與要求有任何法理的

依據。這是關係於盧溝橋事變之所以演變為全面戰爭的一個「結」。這個「結」如果解不開，即無法對雙方的戰責作公正的判決。

二、對一些當事人的記述和回憶，應作小心的審訂。對於盧溝橋事變，中國方面的當事人中有王冷齋和秦德純寫下了回憶錄；日本方面的當事人中，今井武夫和寺平正輔都曾寫出篇幅頗為可觀的著述；牟田口廉也、橋本群、松井太久郎、和知鷹二等也曾作過「回想應答錄」之類的記錄。如果將這些當事人的陳述加以對正，則可發現彼此間的矛盾甚多，甚至破綻百出，這足以說明當事人的記述和回憶未盡真實，為其本身或為其本國辯護之處甚多。歷史學者如不加以小心的審訂，則將為其所蔽，而無法發現歷史的真相。實在說來，日本軍人的態度遠不如政治家近衛文麿、外交官重光葵等人來得坦誠而磊落！

三、對某些被湮埋的事實，應作深度的發掘。盧變前後，日本軍部當局曾對其國民隱藏真相，新聞的報導也大受限制，因此某些已發生的事實或已發表的文字，都有可能被隱藏或割裂。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正當日本駐華北軍人土肥原賢二等積極策動所謂「華北特殊化」時，胡適應日本作家室伏高信的約請，為東京出版的「日本評論」撰「敬告日本國民」一文，「日本評論」刊出此文時，其中涉及日本軍人的一些詞句都被刪除；又如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的第四日——七月十一日，北平正在進行停戰協定的簽字，日本國內報紙準備用號外來報導這項消息時，却受到日本陸軍部新聞班的干擾，他們以「此項消息尚有疑問」，要求各報館停止刊登，接著該新聞班却以「從中國方面的態度來觀察，其誠意令人懷疑，因此將來或有反悔而破壞協定的可能」的原稿，送交廣播電臺發表。這不僅隱瞞了事實，且蓄意製造日本民間對中國的不信任與憎惡感，以達其挑動戰爭的目的。中國方面，事變之前曾實行新聞檢查制度，因此若干事實亦無法經由新聞媒介轉達於社會大眾。即北方當局於事變前後對南京國民政府所作的報告，亦未能做到坦率直陳。這些被隱藏的事實不發掘出來，盧變的真相即難以確定，歷史學者應盡最大的可能去作深入而廣闊的發掘和瞭解。

本書之寫作，即係以上述三項立場為着眼，希望能對盧溝橋事變的真實意義和價值，作進一步的公正而合理的確定；然而公正的意義絕不等於把是非功過平均分配於兩造，而是依據事實而判定其是非功過的誰屬。如事實上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

五八

在一方，則著者獨資於一方亦並不失其公正的立場。

上海市政府舉行成立十周年紀念。

上海開埠始自清道光二十三年，以地理位置之優越、交通之發達、商務之繁榮，九十年中，竟由一小村落聚集人口至三百五十餘萬的大城市，成為我國與世界交通的最重要都市。此種迅速的發展，雖為畸形的表現，但前賢往哲於蘊路繼續之中，慘澹經營，亦功不可沒。惟在民國十六年以前，上海實由滬南、閘北、吳淞、浦東分治，至十六年七月七日，始由國民政府成立上海特別市，命黃郛為首任市長，對於市區建設曾作確實的規劃。同年九月十六日，張伯璜繼任市長，設立設計委員會，對於市區的狀況再作通盤研究。十八年四月一日，張羣繼任市長，特注意大上海計劃，乃有市中心區域的劃定，而從事於建設計劃的進行。二十一年一月，吳鐵城繼任市長，雖值「一二八」事變，仍繼續已往工作，始終不懈。本（二十六）年五月，吳氏奉調廣東省政府主席，由俞鴻鈞代理上海市長。本日上海市成立十周年紀念，全市住戶、商店一律懸旗結彩，並舉行提燈會慶祝。（註二）

川越茂赴青島。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以我政府當局均已赴廬山辦公，雙方交涉尚有所待，不必常川留京，乃於昨（六）日晚前往上海。本日乘輪轉往青島處理館務，並謀赴北平與我冀察政委會洽談，即留北平避暑。

（註二）

註一：張忠絃：「中華民國外交史」，頁四一，正中書局，民國四十六年六月臺二版。

註二：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第一、二章。

註三：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十五輯，頁六五八。

註四：陳固亭：「一九二七年日本東方會議始末記」，原載近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頁九四七—九八三。

八 日 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

- 註五：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三，第二編第四章——五三事變。
- 註六：張則貴譯：「張作霖被炸之原因與史實」，原載革命文獻，第二十一輯，總頁四一四九—四一七〇。
- 註七：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三八—一三九。
- 註八：朝日新聞社編：「太平洋戰爭之路——滿洲事變」二卷，頁一一九，昭和三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 註九：黎東方：「蔣介石序傳」，頁二八九。
- 註一〇：史政局編：「抗日戰史——瀋陽及長城作戰」，頁五一—九。
- 註一一：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頁五六八—五六九。
- 註一二：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一五一—一九。
- 註一三：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一七—一二八。
- 註一四：同註一三，頁一四九—一五二，一七九—一八五。
- 註一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註一六：陳在俊：「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的真相及其背景」，原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十一輯。
- 註一七：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一六四—一六六。
- 註一八：「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九冊，頁一〇—一一〇，正中書局印行。
- 註一九：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頁一一—一五，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一月初版。
- 註二〇：「史學論集」，頁五九三—六〇六。
- 註二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上海「大公報」。華崗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複印本。
- 註二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上海「新聞報」。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出版法」四十四條，經過七年，已不能配合實際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八日

五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六〇

需要，因將該法加以修正，並於本日明令公布，共七章五十四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法稱出版品者，謂用機械、印版或化學之方法所印製而供出售或散布之文書、圖畫。

第二條 出版品分左列三種：

一、新聞紙 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而言。

二、雜誌 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星期或隔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而言。

但其內容以登載時事為主要者，仍視為新聞紙。

三、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凡前二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

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為新聞紙或雜誌。

第三條 本法稱發行人者，謂主辦出版品之人。

第四條 本法稱著作人者，謂著作文書、圖畫之人。

筆記他人之演述，登載於出版品或令人登載之者，其筆記之人視為著作人。但演述人予以承諾者，應同負著作人之責任。

關於著作物之編纂，其編纂人視為著作人。但原著人予以承諾者，應同負著作人之責任。

關於著作物之繙譯，其繙譯人視為著作人。

關於專用學校、公司、會所或其他團體名義著作之出版品，其學校、公司、會所或其他團體之代表人，視為著作人。

新聞紙所登載廣告、啓事，以委託登載人為著作人。如委託登載人不明或無負民事責任之能力者，以發行人為著作人。

第五條 本法稱編輯人者，謂掌管編輯新聞紙或雜誌之人。

第六條 本法稱印刷人者，謂主管印刷事業之人。



第七條 本法稱地方主管官署者，在省爲縣政府或市政府，在直隸於行政院之市爲社會局。

第八條 出版品於發行時，應由發行人分別呈繳左列機關各一份：

一、內政部。

二、中央宣傳部。

三、地方主管官署。

四、國立圖書館及立法院圖書館。

改訂增刪原有之出版品而爲發行者亦同。

黨政機關之出版品，應依前二項規定分別寄送。

第二章 新聞紙及雜誌

第九條

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者，應由發行人於首次發行前，填具登記聲請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於十五日內轉呈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後，始得發行。

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聲請書後，除特別情形外，應於二十八日內核定之，並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證。內政部於發給登記證後，應將登記聲請書抄送中央宣傳部，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如左：

一、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

二、社務組織。

三、資本數目及經濟狀況。

四、刊期發行新聞紙者，並應載明出版數。

五、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六、發行人及編輯人之姓名、年齡、經歷及住所。

第十條 第九條所定應聲請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者，其發行人應於變更後七日內，按照登記時之程序，聲請變更。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登記。

前項變更登記之聲請，如係變更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或發行人者，應付繳原領登記證，按照第九條之規定，重行登記。

第十一條 第九條及第十條之登記，不收費用。

第十二條 新聞紙中專以發行通訊稿爲業者，地方主管官署於必要時，得派員檢查其社務組織及發行狀況。

第十三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

一、國內無住所者。

二、禁治產者。

三、被處徒刑或一月以上之拘役在執行中者。

四、褫奪公權者。

第十四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禁止其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

一、因違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受刑事處分者。

二、因貪污或詐欺行爲受刑事處分者。

第十五條 新聞紙或雜誌廢止發行者，原發行人應按照登記時之程序，聲請註銷登記。

新聞紙逾所定期已滿三個月，雜誌逾所定期已滿六個月，尚未發行者，視爲廢止發行。

第十六條 新聞紙或雜誌應記載發行人之姓名、登記證號數、發行年月日、發行所、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新聞紙或雜誌登載之事項，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者，在日刊之新聞紙，應於接到請求後三日內更正或登載辯駁書。在其他新聞或雜誌，應於接到請求後第二次發行前爲之。但其更正

或辯駁之內容，顯違法令，或未記明請求人之姓名住所，或自原登載之日起逾六個月而始行請求者，不在此限。

更正或辯駁書之登載，其地位應與原文所登載者相當。



第三章 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第十八條 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應於其末幅記載著作人、發行人之姓名住所，發行年月日，發行所、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第十九條 通知書章程、營業報告書、目錄、傳單、廣告、戲單、秩序單各種表格、證書、證券及照片，不適用第八條之規定。

第二十條 有關政治之傳單或標語，非經地方主管官署許可，不得印刷發行。

第四章 出版品登載事項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出版品不得為左列各款言論或宣傳之記載：

- 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者。
- 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
- 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

第二十二條 出版品不得為妨害善良風俗之記載。

第二十三條 出版品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

第二十四條 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

第二十五條 以廣告、啓事等方式登載於出版品者，應受前四條所規定之限制。

第五章 行政處分

第二十六條 不為第九條之聲請登記或就應登記之事項為不實之陳述，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不為第十條之聲請變更登記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於其為合法之聲請登記前，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六四

第二十七條 前條所定之處分，其出版品在縣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同時由該縣政府或市政府呈請省政府核准；在省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同時由該省政府或市政府咨請內政部核准，方得執行；省政府核准執行者，應咨報內政部備案。

第二十八條 內政部認為出版品載有第二十一條所列事項之一，或違背第二十四條所定禁止或限制之事項者，得指明該事項，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並得於必要時扣押之。

依前項規定扣押之出版品，如經發行人之請求，得於刪除該事項之記載或禁令解除時返還之。

第一項所定，其情節輕微者，得由地方主管官署呈准該管省政府或市政府予以警告，並由該省政府或市政府轉報內政部。

第二十九條 地方主管官署查有前條第一項之出版品，如認為必要時，得暫行禁止該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或暫行扣押，同時呈由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轉報內政部核辦。

第三十條 前條所定處分，其出版品如為新聞紙或雜誌，在縣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由該縣政府或市政府呈請省政府核辦；在省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所在地發行者，應由該省政府或市政府咨請內政部核辦。

第三十一條 國外發行之出版品，有應受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處分之情形者，內政部得禁止其進口。

依前項規定禁止進口之出版品，省政府或市政府得於其進口時扣押之。

第三十二條 因新聞紙或雜誌所載事項，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處分而其情節重大者，內政部得定期或永久停止其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違背前項禁止而發行之新聞紙或雜誌，地方主管官署應扣押之。

第三十三條 扣押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於必要時得並扣押其底版。

依前項規定扣押之底版，準用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出版品之記載，除有觸犯刑法規定應依法辦理外，其有違反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情形較為重大者，內政部或地方主管官署呈經內政部核准，得禁止其出售散布，並得於必要時扣押之。

前項出版品，如為新聞紙或雜誌，並得定期停止其發行。

第三十五條

發行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不呈繳出版品者，處三十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六條

發行人不為第九條或第十條之聲請登記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七條

第十三條各款所列之人，或因第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而受禁止之人，發行或編輯新聞紙或雜誌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八條

發行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二十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九條

出版品不為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所定之記載或記載不實者，處發行人一百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條

編輯人違反第十七條之規定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一條

新聞紙因受本章所定之行政處分，向處分機關之上級官署訴願時，該官署應於接受訴願後十日內予以決定。

第六章 罰則

第四十二條

發行人或印刷人違反第二十條之規定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三條

違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者，處發行人、編輯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但其他法律規定有較重之處罰者，依其規定。

第四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者，處編輯人或著作人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所定之禁止或限制者，處發行人、編輯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六條

出版品為新聞紙或雜誌時，著作人受第四十三條處罰者，以對於其事項之登載具名負責者為限，受第四十五條處罰之著作人亦同。

第四十七條 違背第二十六條所定之停止發行命令，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處二百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八條 妨害第二十九條所定扣押處分之執行者，處二百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九條 發行人違背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禁止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其知情而出售或散布該項出版品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違背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禁止，及知情而輸入出售或散布該項出版品者，準用前項規定分別處罰。

第五十條 妨害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十三條所定扣押處分之執行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五十一條 發行人違背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禁止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其知情而出售或散布該項新聞紙或雜誌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五十二條 本法所定各罪之追訴權，逾一年而不行使者，因時效而消滅，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之情形，其追訴權之時效期間，自發行日起算。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第五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蔣委員長電令冀察當局固守宛平待援；令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揮軍事；令何應欽由川返京應變，表示決心應戰。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於本日辰時上電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盧溝橋事變情形，並請示機宜。原電云：

「日軍駐豐臺部隊自陽夜十二時起，藉口夜間演習，向我方射擊，企圖佔領盧溝橋（即宛平縣城），向該城包

圍攻擊，轟炸甚烈，我駐該橋之一營，為正當防衛計，不能不與之周旋，現仍對峙中，如何之處？請示機宜。」
蔣委員長接電後，當即覆電指示稱：

「齊辰電悉。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此間已準備隨時增援矣。中正庚侍參鈞。」

蔣委員長除電令冀察當局固守宛平待援外，復於本日戌時，由廬山發出兩電：

一、電令奉派在重慶主持川康整軍會議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即刻返京，準備應變。

二、電令在樂陵原籍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冀察綏靖主任及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揮軍事，中央決定派四師兵力增援。（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認為迎接日本挑戰正是其時，決心應戰，在其日記寫著：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註三）

外交部為盧溝橋事變向日駐華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

外交部亞洲司董道寧科長本日接奉部長王寵惠來自牯嶺之指示，於下午六時正擬前往日本大使館為盧溝橋事變提出口頭抗議，適日本駐南京大使館陸軍副武官大城戶三治前來拜會。大城戶副武官此次係表示日本無擴大盧溝橋事變之意。茲誌董科長接晤大城戶副武官談話記錄如次：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下午六時至六時卅分

地點：外交部亞洲司會客室

事由：盧溝橋事件

董：關於盧溝橋事件，刻已與日高參事約定，現擬前往會晤，現承貴武官來訪，本人當將我方所得報告奉告，並因事態嚴重，務請貴武官特別注意。據我方所接報告，昨（七）日晚十時許，在盧溝橋附近龍王廟演習之日軍，欲侵入我軍防地捕人，經我當地駐軍拒絕，而日軍竟先開槍射擊，繼復以砲轟，我方死傷軍官士兵，已達百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六八

名等語。迄至現在，我方所接報告，雖不詳盡，但據北平秦市長長途電話報告，我方軍隊始終未向日軍還擊，因此死傷者有百餘名之多，可知我軍隊決無挑釁行動，此事責任不在我方。現據路透電消息，開有大部隊日軍開往豐臺，形勢甚為緊張云云。日方此種不法行動，尤其在我領土內毫無顧忌之軍事行動，對於我國民眾刺激甚大，當此貴我兩國正努力於調整邦交之際，日軍此種不法舉動，實屬萬分遺憾，務請貴副武官，從速向貴國參謀本部及陸軍省報告，並請其轉令駐屯軍迅即停止軍事行動。

大城戶：關於此事，我方所得報告亦不詳細，但據報衝突原因，乃為我方軍隊約一個中隊，於昨晚十一時許，在盧溝橋舉行夜間演習，不知何故，突被中國軍隊射擊，因此一面立即中止演習，一面報告駐豐臺之大隊，但此時並未向中國軍隊開槍，今晨五時許，不知何故，雙方曾起衝突，但本人相信，此係一種小衝突，田代司令官乃一和平穩健之人，決不至將事態擴大。至於豐臺日軍增兵一事，想係預防事態之惡化，乃出此舉，以備萬一，但絕不至有故意使事態擴大之意，當將尊意即向本國參謀本部及陸軍省報告。（註四）

董科長接晤大城戶副武官後，即赴日駐華大使館拜會日駐華大使館參事高信六郎，提出口頭抗議，說明盧溝橋事件的責任不在我方，顯係日軍挑釁，並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請即刻通電日本參謀本部及陸軍省轉令華北駐屯軍，迅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謀求和平解決，以免事態擴大。日使館參事高信六郎當即表示，日本此次事件無意擴大，深信不致惡化，並允將我方抗議，迅即通知駐屯軍。（註五）

日軍在盧溝橋點燃戰火後，繼繼砲轟宛平縣城。

昨（七）日夜十時四十分，日軍於盧溝橋附近演習時，所揚言失蹤之士兵，業於十一時許如廁後歸隊。但日軍却隱瞞事實，其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及顧問櫻井仍然向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提出要求調查失蹤情形，以圖引為藉口，進行勒索。外委會專員林耕宇當即向北平市長兼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請示如何辦理？秦德純為息事寧人，派冀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專員林耕宇及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等人會同日方顧問櫻井及通譯官齋藤等五人至出事地點調查真象，於本日清晨四時到

達宛平縣署時，日方寺平副佐要求日軍入城調查，我方以前無先例，且易生事端而未允。

當王冷齋等五入入宛平城時，日軍已對宛平採取三面包圍態勢，並於清晨五時開槍射擊。我軍以守土有責，予以還擊，雙方射擊約一小時後，商定休戰，舉行談判，但無結果，再行射擊。迄下午四時，日軍牟田口聯隊長派人致書宛平縣長王冷齋，請渠與守軍古星文團長、金振中營長出城會商，王等以未便擅離職守却之。下午五時牟田口復來函要求三事：

- 一、限即日下午八時止，華軍撤退（永定）河東，日軍撤退河西，逾時即以大砲攻城；
- 二、通知城內人民遷出；
- 三、在城內之日顧問櫻井、通譯官齋藤等請令出城。

王冷齋接函後，回覆稱：

- 一、本人非軍事人員，對於撤兵一節未便答復；
 - 二、城內人民自有處理辦法，勿勞代為顧慮；
 - 三、櫻井等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願在城內談商，努力於事件的解決。
- 當雙方函件來往時，槍聲已停，惟至下午六時五分，日軍毀約，針對宛平城內專署砲擊，致金振中營長受傷。日軍出我不意，砲擊專署，其用心可見。自是而後，雙方激戰達三小時。及至深夜，我軍轉守為攻，遂行夜戰，以兩連步兵，每人持手槍和大刀，並携四枚手榴彈，突襲盧溝橋附近日軍陣地，斬獲良多。（註六）

附錄：一、馮治安等上電中央報告盧案情形（註七）

密：（一）虞夜十二時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城外演習間，藉口聞有槍聲，當經收隊點驗，發現缺少一兵。（二）日本武官松井認為槍聲係由盧溝橋城所起，要求率隊進城搜查。（三）我駐盧城軍隊以時值深夜，口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在睡眠，槍聲非我方所發，當經拒絕。該武官以我方不允，即令日軍向盧溝橋取包圍形勢，經與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七〇

方商定雙方派員前往調查。四日方所派之副官佐到達盧溝橋後，仍堅持日軍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商議間，忽聞東門外槍砲聲大作，繼西門外亂聲及機槍聲續起，我軍均未還擊，少頃砲火更烈，我軍爲正當防衛計，始行抵抗，我軍當時傷亡七、八十人，對方亦有傷亡。五刻下彼方要求須我軍撤出盧溝橋城外，方免事態擴大，但我方以國家領土主權所關，未便輕易放棄，現仍在對峙中。六倘對方一再壓迫，爲正當防衛計，不得不與竭力週旋，敬祈賜予指導，俾資遵從爲禱。除嗣後情形續報外，謹先奉聞。馮治安、張自忠、秦德純叩。齊申印。

二、宋哲元上電外交部報告盧案情形（註八）

南京外交部助鑒：密。候電敬悉；昨夜盧溝橋日軍與我軍衝突實有其事。昨夜十二時日本松井武官忽以電話向我方聲稱，日軍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係我駐盧軍隊所爲，並認爲該放槍之兵已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我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我駐盧城內軍隊昨日並未出城，婉詞拒絕。不久松井復來電話，謂我方如不允許即將以武力強行進城等語。同時我方亦接得報告，謂日軍對縣城（即盧溝橋城）已取包圍前進形勢，於是我方再與日方交涉，商定協同派員前往調查制止。雙方共五人於今晨四時許到達宛平縣署，彼方去員仍堅持須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交涉期間，縣城東門外及西門外，日軍遽以大砲機槍向我射擊，我軍力持鎮靜，初未還擊，終以日軍攻擊甚烈，連續不止，我軍爲正當防衛計，不得已始出以抵抗，傷亡頗衆。但爲避免事態擴大起見，仍極力交涉促其將該演習部隊調回原防，彼方要求我軍先行撤退，再談其他。截至本晚，交涉尙無結果。頃據報，彼方又增兵五、六百名，正在前進中，特此奉復，詳情續報。宋哲元叩。齊戌。

王寵惠向蔣委員長報告有關蘇俄提議共同預防外患之步驟。

外交部長王寵惠近曾與蘇俄駐華大使鮑魯莫洛夫就中蘇共同預防外患事宜，作數次密談。本日，王部長將談話要旨，上呈軍委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蔣中正稱：

「駐華蘇聯大使此次回華，惠曾約密談數次，並反覆探詢其真意之所在。茲摘其談話要旨如左：

蘇聯近年來感覺其在遠東所處之環境與中國同，故極願中國統一強盛。蓋中國向無侵略之野心，中國強則為遠東和平之一種保障，中國弱則為遠東戰爭之導火線。蘇聯有鑒於此，故本人此次回華攜有政府訓令，向中國提議共同預防外患之步驟凡三：

(一) 以中國政府名義邀請太平洋各關係國開一國際會議，商訂集合互助協定。蘇聯方面允許於接到邀請後，即正式通知願意參加，如有第三國之一國或數國贊成，即可進行，否則：

(二) 中蘇訂立互不侵犯協定。

(三) 中蘇訂立互助協定。

惠得此口頭提議，立即表示個人有二疑問：(一)關於第一項召集國際會議，何以不由蘇聯邀請？據蘇聯之觀察是必有成功之希望？(二)所提議三項步驟，有無先後及連帶關係？換言之，可否先進行第二項或第三項，然後擴充範圍至第一項。

蘇聯大使答復如左：

(一) 關於第一疑問，在蘇聯意思，主張召集太平洋會議，一則可以表示中、蘇兩國極願與其他各關係國共同維持遠東和平；一則可以表白兩國絕無秘密結合以抵制第三國之意。故凡太平洋有關係之國家均可參加互助之協定，日本如不願加入，而其他數國或一國加入，亦可謂不成功之成功也。如無第三國允許參加，則中蘇兩國訂立不侵犯協定(第二項)或互助協定(第三項)，非兩國之過也，實出於不得已也。至於主張由中國邀請一層，蓋有歷史上之原因。蘇聯前在歐洲提議與法、德、波、捷四鄰締結互助協定，不料發生諸多誤會，且謂蘇聯欲恢復歐戰前之秘密軍事同盟，以抵制他國，其結果僅與法、捷兩國分別訂立互助協定。而德、波兩國則始終不能原諒蘇聯之善意。若此次由中國召集，則可免去許多誤會，此外別無他意存焉。

(二) 關於第二疑問，上列三步驟確有先後之關係。中、蘇兩國無論訂立互不侵犯或互助協定，在蘇聯意見，必須經過第一步驟，其理由如上所述。惟第二步驟則或可省略，質言之其辦法有二：

(甲) 由中國召集國際會議，如兩國以外，無一參加，則可先訂立互不侵犯協定，過相當時間後，再訂互助協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七二

(乙)召集國際會議無結果時，亦可逕行訂立互助協定，不必經過互不侵犯協定之手續。蘇聯此種提議，出於至誠，而無別種作用。即中國不與之締結互不侵犯或互助協定，亦願助中國五千萬元之軍械及軍用品，中國方面可以貨物分期償還（此層曾數次提及），所以表示極盼中國鞏固國防之誠意也。

惠意此種提議，關係我國存亡至深且鉅，我國似不宜輕於拒絕，亦不宜倉卒贊成，故始終祇允慎重考慮，迄未有切實之答復。

附：試擬中蘇互助協定草案

協定之目的：

切實完全實行國際聯合會盟約所載關於保持各會員國國家之安全、領土之完整及行政之獨立各條，以維持遠東之和平及保證兩國之安寧。

協定之範圍：

本協定對於雙方內部之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各種制度不得發生任何影響。

協定之內容：

(一) 中華民國或蘇聯遠東領土有被第三者直接或間接侵犯之恐怖或危險時，兩國應即商定辦法，以實行國際聯合會盟約第十條之規定。（遠東範圍另定之）

(二) 中華民國或蘇聯遠東領土受第三者之直接或間接侵犯而違反兩國之和平意思時，兩國應即彼此予以軍事及其他援助。

(三) 一方之軍隊為實行上列兩款之義務起見，經雙方同意而調至他方之領土內，若他方請求調回應即調回。（此款如不列入協定內，可依第一款之規定臨時商定辦法）

(四) 本協定為遵重國際聯合會所負會員國之義務，自不得視為減輕國際聯合會對於維持世界和平之責任，亦不得視為減輕雙方所負國際聯合會盟約規定之義務。

(b) 本協定應在國際聯合會秘書廳備案，其有效期間為十年，如一方不於期滿前一年通知廢止，則本協定無期限繼續有效，但一方得隨時聲明廢止之，自聲明之日起一年後即失效力。」（註九）

孔祥熙電呈蔣委員長，報告已與美政府協定以售銀所得買進赤金，為發行法幣準備。

財政部長孔祥熙於上（六）月二十七日由歐抵美訪問，拜晤美國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財政部長摩根索等有關人士，商談中美經濟合作問題。本日，孔氏於白宮接受羅斯福總統午宴後，即與美財政部長摩根索商定，將我國存儲在美之銀售與美方，同時以售銀所得買進赤金，存儲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作為我國發行法幣之準備。孔氏本日將上項協定，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云：

「牯嶺。鄒次長、徐次長：密。譯呈蔣委員長鈞鑒：弟昨晨返美京，午承美總統招宴，談甚洽。今日與財長協定：（一）我國所有在美存儲之銀計六千二百萬兩，按每兩四角五分售與美方；（二）同時我國以售銀之所得，按每兩三十五元買進赤金三千萬兩，存儲聯邦儲備銀行，作為發行準備，美聯邦儲備銀行以上存之金為我擔保，抵用美幣五十萬元。以上各端，明日下午在此以美財長及弟名義公布，謹電奉陳。弟熙叩。齊。」（註一〇）

胡適響應張元濟所主張，由法院嚴究上海紗布風潮操縱案。

本（七）月六日，大公報披露文化界耆老張元濟（菊生）主張，由法院嚴究投機貪污官員之函件。本日，胡適亦致函大公報，對上海紗布操縱案，贊成張元濟之主張，並盼熟悉投機黑幕之正當商人，挺身作證。其函云：

「太公報記者先生：今天讀張菊生先生致貴報書，我很感動，也很興奮。張先生是七十一歲的老翁，他對於國事還如此熱心，真可以使我們年青人慚愧，也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最好的公民模範。因此，我也寫這一封信表示我對於貴報揭載紗布投機一案的新聞，和連日發表的正論，都十分欽佩。我也贊同張先生要求法院『將所有各項支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七四

逐節根究』的主張。我希望上海熟悉投機黑幕的正當商人與銀行家，應該把他們的知識貢獻給政府與法院，遇必要時應該出頭做證人。我們若要國家的政治清明，貪污剝削，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我們個個公民，都得挺身出來管管閒事，如果人人都能像張菊生先生那樣愛打不平，愛說正話，國家的政事就有望了。胡適上。二十六、七、八」

按：操縱上海紗布交易案見本（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條。（註一一）

附錄：張元濟致大公報函（註一二）

大公報記者先生大鑒：敬啓者，近日政府徹查投機一案，獨貴報疊著評論，義正詞嚴，欽仰無極。國家困窮，小民日受剝削，幾無生路，若輩貪污至此，可謂全無心肝，民衆若不嚴與監督，結果可以想見。聞諸銀行家言，法院果能持正，將所有各項支票逐節根究，必可得其主名，敢請貴報續撰評論，將此層明白揭破，使法院不敢含糊了事，各銀行亦不敢代爲隱藏。倘使貪吏伏法，政局澄清，國家前途，庶猶有望。貴報爲民喉舌，責無旁貸，敢貢愚忱，伏乞台鑒。張元濟拜上。

中國共產黨人上電蔣委員長，懇嚴令二十九軍保衛華北，並謂紅軍願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誠、徐向前、葉劍英等人聯名上電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懇請嚴令二十九軍保衛平、津、華北，並成願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茲誌其電文如次：

「廬山蔣委員長鈞鑒：日寇進攻盧溝橋，實現其武裝奪取華北之已定步驟。聞訊之下，震驚莫明。平、津為華北重地，萬不容再有喪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会禦亡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惶恐待命。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叩。七月八日」。

(註一三)

川康軍政會召開第二次大會，與會將領表達願率部出川抗日意願。

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本日在重慶召開第二次大會，由軍政部長兼軍整會主任委員何應欽主持。會中川康綏靖主任劉湘首先報告川、康軍事概況，次由川康綏靖公署參謀長袁丞武報告綏靖署直轄各部編制經過情形；繼由各軍長報告各部編制情形。

散會前，何部長宣佈日軍在盧溝橋挑釁經過，並謂中日大戰殆已無可避免。詞畢，全體參加人員憤慨異常，四十一軍軍長孫震當場請纓，願率所部出川，參加對日抗戰。(註一四)

日軍召集會議，圖藉盧溝橋事變擴大侵華事端。

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海軍、關東軍及華北駐屯軍均召集重要會議，準備藉盧溝橋事件，擴大事端，以達其侵華目的。其經過大致如次：

日本海軍於本日午後，電令在臺灣演習的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中將帶隊歸航，準備應急。

關東軍則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和、參謀長東條英機等召集幕僚會議，決定馬上準備出動獨立混成第一旅團及第十一旅團的主力 and 部份航空部隊，並將此旨向日本參謀本部報告。(註一五)對外則於本日午後七時十分，發表聲明稱：「起因於二十九軍之挑釁，今已發生事端於華北，關東軍當保持極大之關心與嚴重之決意，慎重注視事件之推移。」(註一六)

華北駐屯軍亦於本日晨在天津日軍部海光寺舉行會議，日軍參謀長橋本聖暨高級參謀均出席，旅團長河邊正三亦出平飛津參加。會後日機迭往豐臺視察，並大量增兵豐臺。第一批計坦克車八輛，載重車十餘輛，兵士四、五百人；第二批計大型坦克車二輛，小型坦克車六輛，砲十門，裝甲車八輛，輕車六輛，載重車十二輛，兵士四、五百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日

七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八、九日

七六

人；第三批有鋼中車四輛，載重汽車七輛，兵士四、五十人，均沿河北大經路、黃緯路、平津公路開往豐臺。另豐毫、通縣等地日軍亦積極整備，同時沿北寧路各地口軍及特務人員亦極為活躍。（註一七）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〇一號。

註二：近代中國雜誌社：「近代中國」，第二期，頁一四—一五。

註三：「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一一。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一九—二二〇。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九日，上海「新聞報」。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四，頁一九四—一九五。

註八：同註七。

註九：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頁三二五—三二七。

註一〇：同註九，戰時外交（一），頁二二一。

註一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上海「大公報」。

註一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上海「大公報」。

註一三：「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三冊，頁二三。

註一四：「民國川事紀要」，頁一七。

註一五：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編印，「現代史資料」九，頁三〇五—三〇六。

註一六：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九日，上海「新聞報」。

註一七：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九

日

冀察當局與日方約定盧溝橋撤兵三條件，惟日軍旋即違約，攻擊我換防保安

隊。

盧溝橋日軍自八日清晨圍攻宛平縣城，經我軍還擊，迄本日晨三時，皆在相持中。其間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羣與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利用電話磋商和平解決辦法，至晨四時許，雙方達成三項口頭協議：（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二）日軍撤退至豐臺，我軍撤回盧溝橋以西地帶；（三）宛平縣防務由石友三保安隊擔任。（註一）

雙方議定後，北平軍政負責人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即聯名上電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盧溝橋事變處理情形稱：

「齊（八日）晚由津方增來敵之大部集結盧溝橋附近，迭次猛攻，均經我軍沉着擊退，迄未得逞。彼方連次前來接洽，並聲述不欲事態擴大，希望和平方了結。經商議結果，雙方先行停戰，部隊各自回原防，恢復原來狀態，前線兵力在各自撤收中，除仍妥慎戒備，爾後交涉決不喪主權，不失國土原則。」（註二）

惟當本日晨六時，我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違約撤出盧溝橋及宛平縣城，由石友三保安隊換防時，日軍旅團長河邊正三竟然違約，下達攻擊命令，致我保安隊二死、四傷。事經冀察當局向日方提出交涉，於上午八時戰事始停，日軍一部撤回豐臺，但仍留百餘人扼駐宛平車站等處，監視我軍行動，並於五里店及大井村方面活動頻繁，緊張情勢，繼續存在。（註三）

外交部為盧溝橋事件，對日重申抗議。

外交部長王寵惠本日由廬山返抵南京，期與日使談判解決盧溝橋事件辦法。

同日下午四時，外交部次長陳介會晤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高信六郎，對盧溝橋事件重申抗議。陳次長指出盧溝橋事件之發生，全係日本華北駐屯軍無理壓迫我方，故解決華北問題實為根本解決中日再生糾紛之必要條件。日本參事高信則以華北情形特殊，暫緩討論，要求先解決中日滬、福聯航問題。（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九日

七八

中美財長發表共同宣言，以中國白銀購美國黃金，實行貨幣合作。

昨（八）日，財政部長孔祥熙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協定中國白銀售予美國，購進黃金，存儲美國，作為中國發行法幣之準備，以穩定中國金融之用。雙方協定後，即於本日發表共同宣言云。其詳情大致如下：

一九三六年五月，美國財政部長與中國財政部代表會談所成立之貨幣合作，對於中國新幣制之順利進行，極有貢獻。結果所屆，對於中國國內經濟及美國貿易雙方均蒙其利，吾人現能宣佈中美兩國貨幣合作，現更進一步以廣續一年前所成立之諒解。當財政部長發表宣言時，余相信中國國民政府所進行之貨幣程序，不特基於健全之路線，且為趨向世界通貨安定目標之重要步驟。吾人為增加達到此種目標之努力，及在幣制改革與通貨穩定程序上維持合作，並為遵照吾人之購銀政策起見，已斷然表示願意在相互可能接受之條件下，向中國中央銀行購買大量白銀，並使中國中央銀行可在保障中美兩國利益條件下獲得美滙以固定通貨；同時中國財政部長發表宣言，深信中國政府前所採取幣制改革之新計畫及與美國所商定之辦法，足以保證中國通貨之安定，並可藉促進中國國民經濟之改善及繁榮。雙方已商定中國政府將向美國購買大量黃金，為協助中國政府增加其黃金準備；並為依照一九三四年美國購銀法起見，美國財政部將向中國政府續購白銀。美國財部並擬將雙方前已商定辦法之範圍，即中國中央銀行在此辦法下，得以保障中美兩國利益之條件，獲得美滙藉以安定其通貨者予以擴大。中美兩國且能宣佈兩國之更進一步合作，尤為欣幸。中國幣制之改革，與通貨之穩定，已告極大之成功，隨之中國與他國，尤以佔中國國際貿易第一位之美國貿易，業已增加。中國財政部長因深願代表中國政府與人民表示感佩起見，特親至美國進步談話，目前此項談話已告結束。再則美國財政部長此次得親與中國財政部長接觸，並商談推進兩國之幸福，誠屬欣幸也云。又國民新聞社華盛頓九日電：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與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談判業已結束，今日發表聯合公報稱：「中美兩國政府茲已成立協定，由中國政府向美財政部購買大批黃金。美國政府為援助中國政府積儲黃金準備起見，亦當根據一九

三四年購銀法，向中國政府續購白銀。美國政府，並當在保障兩國利益之條件下，將中國銀行所據以購買美元以穩定外匯之辦法，加以擴充。」（註五）

廬山暑期訓練團補行開學典禮。

於本（七）月四日開訓之廬山暑期訓練團，本日於海會寺補行開學典禮，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致訓詞。另邀請學者、專家及有關人士共商國是之廬山談話會，決於本月中旬舉行，此一談話會被邀者共二百零七人，第一期為八十人，預計連政府作陪人員共百十人。（註六）

川康整軍會議閉幕。

因盧溝橋事變爆發，軍政部長何應欽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返京應變，故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於本日提前閉幕。大會會期四日，通過實施整軍四大方案為：（一）各軍及獨立師、旅整編案；（二）軍費支配案；（三）人事處理案；（四）川、康整軍實施步驟及日期案。整編期限則限定為一個月。

（註七）

北平中國教育學會因日本違規容許偽滿參加東京世教會議，決以不出席為嚴重抗議。

定本月在東京舉行之世界教育會議，由於主辦國日本違反規定，容許非會員國之偽滿洲國列席，破壞此提倡世界友誼和平之國際會議。北平中國教育學會本月年會決定不參加東京世教會議，表示最嚴重的抗議。（註八）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註二：「近代中國」，第二期，頁一一六。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上海「新聞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九、十日

八〇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〇—三二。

註五：「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二八期，頁五二。

註六：同註一。

註七：周開慶編：「劉湘先生年譜」，頁一五八。

註八：同註一。

十日 蔣委員長為因應盧溝橋事變，派兵四師北上，並訓令二十九軍抱應戰決心，防敵欺詐。

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不斷增兵華北，形勢日益惡化。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為因應華北情勢作準備，除於八日電令軍政部長何應欽由川返京，準備應變外，本日並作如下的部署：

一、特派蔣鼎文代理西安行營主任（原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為整理川康軍事入川），以主持西北軍政大計。（註一）

二、令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由平漢路方面派兩師，即向石家莊或保定集中。

三、令太原陳長捷總指揮轉知第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即率該部向石家莊集中。

四、令逆城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勳，即率所部向石家莊集中。

五、電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宋哲元已派四師向石家莊集中，速同保安指揮。

六、令各軍事主管機關，日軍挑釁，無論其用意如何，我軍應準備全部動員，各地應嚴加戒備，並準備宣戰一切事宜；除前令各部隊即向指定地點開動外，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兩師及第三軍亦令動員候調為要。（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批復昨（九）日秦德純等佳電，指示我軍應戰不求戰的方針，及於談判時應防敵欺

詐。其電云：

「前略。復獎勉。應先具有決死與決戰之決心，及繼續準備，積極不懼，而後可以不喪主權之原則與之交涉，方能貫徹主張，完成使命。惟我軍以應戰而不求戰之方針，當使全體官兵明瞭，一致遵守。談判之時，尤應防其欺

許，刻刻戒備，勿受其欺。北平城使其不能任意出入爲要。灰待參粘。」（註三）

同時，蔣委員長並電示冀察政委會主任宋哲元：

「務望在此期間，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工事，星夜趕築，如限完成爲要。」（註四）

軍政部長何應欽由渝返京；川康綏靖主任劉湘請纓抗戰，並通電全國一致抗日。

由於盧溝橋事件爆發，蔣委員長中正於前（八）日電令在重慶主持川康整軍會議的軍政部長何應欽，速返京應變。何部長接令後，於本日下午由渝返京。川、康整軍原則均已商定，整軍實施步驟交由副主任委員顧祝同、劉湘會同各整軍委員負責進行辦理。

同日，川康綏靖主任劉湘上電蔣委員長中正，請纓抗戰；同時通電全國，一致抗日。（註五）

外交部為盧溝橋事變向日本提出書面抗議，並派員赴平協助冀察當局辦理交涉。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外交部曾分別於本月八日、九日兩度向日本提出口頭抗議。本日，外交部正式向駐京日本大使館提出書面抗議，鄭重聲明盧溝橋事件爲日方預定挑釁之計畫，責任應由日方擔負。請日本政府嚴令日軍撤回原防，靜候合理解決。茲誌外交部節略如次：

「據報告：『本月七日夜十二時，有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城外演習，藉口聞有槍聲，收隊點名，缺少兵士一人，日本武官松井遂妄指槍聲係駐盧中國軍隊所發，並謂放槍者已入城中，要求立即率隊進城搜索。駐盧中國軍隊以時值深夜，官兵均已睡眠，所云槍聲絕非華軍所爲，且日軍在中國境內亦無搜查之權；當經婉詞拒絕。該武官以不得入城，即令日軍向盧溝橋城採取包圍形勢。嗣經中國方面與日方商定雙方派員前往調查，而日方所派之寺平副官佐仍堅持入城搜查之要求。正交涉間，該城東門外及西門外，日軍遽以大砲、機關槍向城內華軍射擊，華軍力持鎮靜，初未還擊。繼以日軍砲火益烈，華軍死亡枕藉，乃不得已爲正當之防衛。但爲避免事態擴大起見，仍極力容忍，進行交涉，迄未採取攻勢。』等語，查近來華北日本駐屯軍超越條約範圍及目的，任意留駐部隊及到處隨時實彈演習之事，層出不窮，迭經外交部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而日方蔑視中國主權，迄不採取適當之措施。此次日軍更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日

八二

深夜在盧溝橋演習之機會，突向該處中國駐軍猛烈攻擊，以致傷亡中國兵士甚衆，物質損失亦甚重大，日軍此種行為顯係實行預定挑釁之計畫，尤極不法。外交部於此事發生之當日，已向日本大使館面提抗議，並保留一切合法要求。茲再重申抗議之旨，應請日本大使館迅速轉電華北日軍當局嚴令肇事日軍立即撤回原防，恢復該處事變以前狀態，靜候合理解決。外交部仍保留關於本事件一切合法之要求。希即查照見復爲荷。合即略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註六)

同日，外交部並派楊開甲、孫丹林爲特派員，前往北平，協助冀察當局辦理交涉。(註七)

日本繼續由關外增兵華北；日軍在盧溝橋重燃戰火。

日本華北駐屯軍以昨(九)日協議撤兵爲緩兵之計，緊急自關外調動部隊入關。昨(九)日由遼寧開出兵車十列，已有兩列車抵榆關。另關東軍二千餘人於本日由錦綏開抵山海關，駐站待發。榆關、秦皇島、南大寺一帶華北駐屯軍已奉令集結待命。同時，天津日軍於上午六時乘汽車數十輛，開赴豐臺，增援盧溝橋。由日方動態看來，關東軍正支持華北駐屯軍擴大事態。

本日下午，日本再度重燃戰火，向我盧溝橋陣地攻擊，經我軍擊退，至六時三十分始停。(註八)
茲誌秦德純等報告本日戰鬪情形，電文如下：

「急。南京。參謀本部、外交部、軍政部鈞鑒：密蒸申電計呈：(一)日軍大部千餘人，砲二十餘門、機槍卅餘架，在集結於盧溝橋東北三里許之大瓦密後，即向我盧溝橋陣地數次猛烈攻擊，並以一部強奪盧溝鐵橋，均經我軍沉着擊退。(二)戰至午後六時卅分，槍火漸稀，謹聞。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叩。蒸亥參。」(註九)

日本參謀本部召開首腦會議，決定派遣五師團至華北，擴大侵華戰事。

本(七)月八日上午，日本參謀本部即收到日本天津軍參謀長橋本羣少將關於盧溝橋事變的報告。本日，日本參謀本部在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元帥主持下，召開首腦會議，經討論結果，判斷在當時情勢

下，歐、美各國及蘇俄都不可能介入中日戰爭，因此決定增兵華北，以擴大對華戰事：

一、從關東軍派遣二個混成旅團（第一獨立混成旅團、混成第十一旅團），以及飛行團的一部分（偵察、重爆各二中队）；

二、從朝鮮軍應急動員第二十一師團，以及飛行三中隊；

三、從日本國內派遣第五、第六及第十等三個師團及十八個飛行中隊為基幹兵力。（註一〇）

註一：孫如陵：「蔣鼎文將軍紀念集」，頁五三。

註二：史政局編：「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一一。

註三：「近代中國」，第二期，頁一六。

註四：同註二，頁一二。

註五：「民國川事紀要」，頁一七。

註六：「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一〇—二一一。

註七：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九八。

註八：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上海「新聞報」。

註九：同註六，頁一九六。

註一〇：井本熊男：「作戰口誌で綴る支那事變」，頁九一，東京芙蓉書局，一九七八。

十一日 軍政部舉行主管會報，擬定抗日作戰方略呈蔣委員長核定。

軍政部長何應欽於昨（十）日由川返京後，即遵照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指示，準備動員抗日。本日，何部長召集各有關主管部門舉行會報，使一切軍事準備由平時進入戰時狀態，並詳細研擬作戰方略，呈蔣委員長核定。其作戰方略重要措施如左：

一、戰鬭序列草案之規定：將全國軍隊悉數編入抗戰序列，計第一線為一百個師，預備軍約八十個師。依此序列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一日

八四

使用於河北省者，共約五十個師，正陸續向滄縣、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並限令第一線兵團於七月終以前到達預定之位置。旋復擬定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之編制，定於七月終秘密成立。

二、彈藥之整備：將軍政部年來存儲之彈藥（約可供全軍作戰六個月之需），擬定計畫，依作戰之要求，分設彈藥總庫及分庫各若干；在長江以北應屯積三分之二，江以南屯積三分之一，並限於七月終以前，搬運完畢。又爲準備長期抗戰，並顧慮我兵工廠萬一被敵機炸燬起見，已與法、比兩國商洽購辦，第一步由香港輸入，如香港發生故障，則由海防經安南入廣西，使軍械與彈藥之補充，不虞缺乏。

三、糧秣之購備：限期購辦一百萬人、十萬匹馬用之六個月份糧秣。

四、防空兵器及新兵器之分配：所有防空高射砲、高射機關槍、三七戰防砲、八八高射砲及各要塞之新砲，均已分配妥當，分別配置，並限期裝置。

五、總動員之籌劃，已呈准設立總動員建設委員會，辦理全國總動員事宜，何部長爲主任委員，各關係部、次長皆爲當然委員，正積極進行中。

六、交通通信之整備，正積極進行中，並定於七月終，秘密成立鐵道運輸司令部。

七、兵站之設置，定於七月終開始組織所要之機構。

八、海軍作戰計畫之擬定，令海軍部限期呈出。

九、京滬區江岸工事及交通通信之設施，令京滬路警備司令張治中負責辦理。

十、兵員之補充及民衆之組織訓練，已成立補充兵三十個營，其民衆之組織及壯丁之訓練，均已擬有詳細計畫。

（註一）

外交部對盧溝橋事變發表聲明，深盼日本立即制止軍事行動，遵照前約即日撤兵。

本日，外交部以日方不履行本月九日雙方所議在盧溝橋撤兵的協定，反增兵豐臺，繼續進行挑釁行

爲，因此發表聲明，深盼日本立即制止軍事行動，遵照前約，即日撤兵，並制止一切非法演習，庶使事態好轉。茲誌聲明全文如次：

「據所得報告：日軍不遵照雙方約定之停止軍事行動辦法，拒絕全部撤至指定地點，首則遺留部隊二百餘名於盧溝橋東北之五里店，繼則調動大部軍隊千餘人集結於盧溝橋東北三里許之大瓦窰，於十日下午六時起連續向我盧溝橋駐軍猛烈進攻；同時並調集日本國內外大軍絡繹向平、津進發，意圖作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而貫徹其最初目的。至是盧溝橋事件遂又趨於嚴重，其責任自應由日方負之。查此次事件，發動於七日深夜，日軍在盧溝橋非法演習時，聲言演習士兵一名失蹤，要求入城搜查，經我拒絕，彼遂發砲攻城，致起衝突。其爲日方有計畫、有作用之行動，至爲顯然。而盧溝橋原非條約所許可外人駐軍演習之地，其行爲之不合合法，尤無疑義。我方除由盧溝橋駐軍守土自衛奮勇抵抗外，一面由外交部向日本使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立即制止日軍之軍事行動，並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一面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決。我方維護和平苦心，可謂舉世共見。差幸八日晚雙方議定辦法：一、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二、雙方出動部隊各回原防。三、盧溝橋仍由我軍駐守。方謂事件於此可告一段落，初不料所謂撤兵辦法，竟係日軍緩兵之計，毫無和平解決之誠意。中國國策；對外在於維護和平；對內在於生產建設，舉凡中日間一切懸案，均願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謀和平之解決，深盼日本立即制止軍事行動，遵照前約，即日撤兵，並爲避免將來衝突起見，切實制止非法之駐軍與演習，庶使事態好轉，收拾較易，否則一誤再誤，日方固無以自解其重責，遠東之安寧或將不免益趨於危險，恐尤非大局之福也。」（註二）

宋哲元由樂陵返抵天津，處理盧溝橋事變後的華北政局。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自本（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爲避開日方的糾擾，返故鄉樂陵休養。及盧溝橋事變爆發，七月八日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速返保定部署，宋氏乃於本日晚由樂陵返抵天津，以處理事變後的局面。（註三）

日皇裁示派兵侵華，日閣議任香月清司為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兵分三路犯華北。

本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參謀本部初認係小規模的局部衝突，乃由參謀總長於八日下午六時，電令日本華北駐屯軍「防止事件擴大，避免進一步行使兵力。」因而當天在天津舉行的華北日軍幕僚會議中，決定了「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惟此種方針，為高唱擴大論之日本關東軍、日本參謀本部第三課及日本陸軍省軍事課等部門所反對，並由陸相杉山元在九日的閣議中，要求由日本「國內派三個師團增援華北」。並請求日本內閣將此項建議，呈日本天皇裁示。本日下午四時，日皇裁可由首相近衛所呈增兵華北及撥出對華北政策所需經費案。（註四）

同日下午六時，日本政府發表增兵華北聲明，並改稱盧溝橋事變為「北支事變」。茲誌聲明如次：

「我（日）天津駐屯軍，對於中國方面和繼發生之侮日行爲，隱忍靜觀，不料七月七日深夜，向與我國（日本）相提携並維持華北治安之第廿九軍，突在盧溝橋附近，非法砲擊我軍，以致不得不與該軍發生衝突。我（日）在平、津之僑民，雖因情勢緊迫，陷於危境，但我仍未因此放棄和平解決之希望，在不使事態擴大之方針下，力謀此事之就地解決。廿九軍對於和平解決，雖曾加以承認，但至七月十日夜間，又復開始攻擊，致使我軍（日軍）頗多死傷，並且積極增加前線兵力，暨南調西苑部隊以及命令中央軍出動等等，種種武力準備，積極進行，不但毫無和平交涉之誠意，且對北平交涉亦予完全拒絕。由此以觀，具見此次事件，完全出於中國方面之計畫的武力抗日，實無異義。惟查華北治安，關係帝國及『滿洲國』，絕對緊要，毋待贅言，中國方面對此非法砲擊及排日、侮日，應予道歉，並採取適當方法，保障今後不再發生此種行動，實為保持東亞和平必不可少之條件。因此，帝國政府於本日閣議，決定派兵增援，以為必要之措置。雖然，維持東亞和平，向為帝國切念之事，雖在今後仍不放棄和平折衝之志願，以免事態趨於擴大。希望中國迅速反省，以利事件之圓滿解決。至於保全各國權益，帝國（日本）政府素願予以充分之考慮。」（註五）

同時，日本內閣策定侵華計劃如次：

一、以重兵分三路進攻華北：第一路由關東軍派遣鈴木、酒井兩混成旅團，由熱河向北平以北地區前進；第二路由

朝鮮派遣第二十師團入山海關向北不以南地區前進；第三路以華北駐屯軍河邊混成旅團爲基幹，向北平以東地區前進，對北不取分進合擊態勢；另由日本國內派遣四師團，經朝鮮入關，與海運會合，圍攻天津、塘沽。

二、任命對華素主急進之香月清司繼田代統一郎爲華北駐屯軍司令官。

三、日海軍省令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駛滬警備。

四、外務省令旅華日僑作撤退準備。（註六）

日本華北駐屯軍圖以就地解決盧案爲其增兵華北煙幕，主動與冀察當局訂立停戰協定。

本月九日，冀察當局曾與日本華北駐屯軍訂立盧溝橋停戰協定，嗣因日軍未能踐約撤退，致成僵局。本日復先由日本駐華武官今井武夫與我國冀察政務委員齊燮元交涉。再由今井陪同日本華北駐屯軍北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與第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交涉，雙方成立三項協定。據日方向國際間宣布所議條件爲：

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對於日本代表表示遺憾之意，並處分責任者，以及聲明將來負責防止不再發生類此事件；
二、中國軍隊爲避免與日本豐臺駐軍過於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見，不於盧溝橋城郊及龍王廟駐軍，改以保安隊維持治安；

三、認此事件多胚胎於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抗日系各種團體之指導，將來除對之講求對策外，並須澈底取締。

（註七）

然冀察地方當局所透露的內容是：

一、雙方軍隊撤回原防；

二、雙方對傷亡兵士表示遺憾；

三、採取行動阻止類似事件發生。（註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一日

姑不論雙方議定內容如何，日本華北駐屯軍此舉顯係欲排除我政府干預華北事務，「就地解決」盧案，以便肆意壓迫冀察地方當局，接受其嚴苛的條款。同時爲其國內五相會議，擴大華北戰火作烟幕。事實上，日方却正在不斷增兵華北，增援豐臺，爲其佔領華北作準備。茲誌外交部長王寵惠上電蔣院長中正報告日軍的企圖及增兵情形如次：

「牯嶺蔣院長鈞鑒：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本部即派員向日使館提出口頭抗議，要求先行停止軍事行動，並保留一切合法要求。翌日日高參事因他事來部，陳次長重申抗議。昨日惠返都，日高來談他項問題，惠乘便再行提及此事，一面以書面作同樣之表示。惟察日方態度，對於此事似不願以本部爲對手，而欲就地商辦，以便對地方當局肆意壓迫。本部職責所在，已電商冀察當局，並派專員前往接洽，冀獲步驟一致，免致因應紛歧。又據駐日大使館來電，謂陸、海、外三省協議，特別若重今後保障以豐臺爲中心，在永定河以東之一定區域，設置停戰區域等語。又聞日本兵車十列由遼寧西發，內有兩列已抵山海關，鈞處諒早有報告。同時接據神戶領館來電，彼已扣船六艘，白字品運第五師團來華，第十師團亦待發，除已電飭駐口使館轉請日政府速飭華北駐軍勿再擴大事態，以和平方法解決，並擬斟酌情形請川越速即來京，面商一切外，謹此電聞。王寵惠叩。」（註九）

日駐華海軍在滬舉行特別警備會議。

日本駐華海軍第三艦隊於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原由司令官長谷川中將率領在臺灣演習。八日接日海軍省之令，即率隊返上海應變。本日，日駐華海軍在出雲號旗艦上，由長谷川召集特別警備會議，討論所謂「保護日僑」問題。決議分三組特務艦隊，每隊配屬炮艦一艘、輕巡艦或淺水艦二艘、運輸艦一艘。上海方面，由長谷川指揮；漢口方面由第一艦隊司令谷本指揮；青島方面由第十一艦隊負責；廈門、汕頭各地由第三艦隊夕張艦負責，擔任警備保僑之責，必要時得由特別艦隊長指揮，並由特別陸戰隊協力警戒。（註一〇）

日駐臺灣總督為防臺民響應抗日，發表強硬聲明。

自盧溝橋事變擴大以後，日本駐臺灣總督小林濟造以日人在臺僅二十餘萬人，臺胞有五百餘萬人及數萬華僑，因恐華人乘機起義，響應抗日舉動，乃於本日提出強硬聲明，囑臺民勿輕舉妄動，並發出戰時警告。（註一一）

註一：「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一二——一三。

註二：戰時綜合叢書——「抗戰文獻」，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漢口出版社。

註三：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七九——一八五。

註四：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一九二——二〇二。

註五：「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五一——五二。

註六：同註一，頁一九。

註七：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另同註一，頁二三。

註八：薛光前編：「八年抗戰中之國民政府」，頁二九，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註九：同註六，頁二一〇。

註一〇：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

註一一：「臺灣通志」，大事記，頁一四四。

十二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軍事徵用法」。

國民政府為因應戰時之需要，於本日明令公布「軍事徵用法」共七章六十五條。規定陸、海、空軍於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時，為軍事上緊急之需要，得依本法徵用軍需物及勞力。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章 總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一、十二日

第一條 陸海空軍於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時，爲軍事上緊急之需要，得依本法徵用軍需物及勞力。

陸海空軍機動演習之徵用，依第五章之規定。

第二條 前條第一項軍需物及勞力，具備左列各款情形時，始得徵用之：

一、確爲軍事上所必需者。

二、確爲應徵人所能供給，而不致妨害本人及其家屬之基本生活者。

三、不能依其他方法取得，或雖能依其他方法取得而需時過久足以貽誤軍機者。

第三條 職業上所必需之物不得徵用。但於緊急危難之時，已無從執行其職業，或該物之徵用並不妨害本人或其家屬之基本生活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軍事徵用權限，於左列各長官行使之：

一、陸海空軍總司令。

二、軍政部長、海軍部長、航空委員會委員長。

三、陸軍總司令、總指揮、軍長、師長、獨立旅旅長。

四、海軍艦隊司令、分遣艦長、陸戰隊獨立旅旅長。

五、要塞或要港司令。

六、空軍區司令指揮官。

七、兵站總監。

第五條 軍事徵用應視徵用標的之性質、人民之便利及地方之供給力，適宜劃分區域行之。

第六條 實施徵用之時期及區域，由最高軍事機關決定之。但遇戰機緊迫不及由其決定時，有徵用權者得先行決定，呈請補行核准。

第二章 徵用標的

第七條 左列之物，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得徵用之：

一、彈藥、槍礮、電信器具材料及其他作戰之工具。

二、糧食、飲用水、飼料、燃料、飲食及烹飪器具。

三、服裝及服裝材料。

四、衛生醫藥之器具材料。

五、房屋、厰囤或倉庫。

六、乘馱輓用之牲畜、車輛、船舶、鐵道、火車、電車、航空器暨各種搬運及交通設備。

七、造船廠、航空器製造廠及其他可供軍用之工廠。

八、醫院。

九、土地。

十、其他軍事上所必需之動產及不動產，經國民政府以命令指定者。

第八條

徵用物以徵用區域或應徵人現有者爲限。但製造物得由有徵用權者酌量製造者之能力，限令於相當時期內製就，以便徵用。

第九條

養老院、盲啞院、慈幼院、托兒所、貧兒院、孤兒院、棲留所、戰時救護組織及其他慈善機關使用之必要場所建築物及設備，不得徵用之。

第十條

左列各款，非在合圍地內或緊急危難之時而確有徵用之必要者，不得徵用之：

- 一、政府及自治機關使用之場所、建築物及執行職務所必要之物。

- 二、消防機關使用之場所、建築物及執行職務所必要之物。

- 三、圖書館、博物館、學校、習藝所及其他教育藝術機關使用之場所、建築物及設備。

- 四、公務或交通用必要之車馬及供孳育之種牛、種馬。

第十一條

外國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人員之財產不得徵用。
外國人之財產除條約另有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日

九二

第十二條 有徵用權者對於徵用標的，得視軍事上之需要，爲左列之處分：

一、使用。

二、其他軍事上必要之處分。

第十三條 徵用左列之物時，得併徵用其操業者：

一、輪船、鐵道、火車、電車、汽車、航空器、騾車、馬車。

二、造船廠及其他可供軍用之工廠。

三、醫院。

第十四條 年滿二十歲未逾四十五歲身體健全之男子，爲軍事上必需之服務，得徵用之。

前項規定，於左列之人不適用之：

一、正在服役中者。

二、公務員。

三、外國使館、領事館所屬人員及依條約應免徵者。

四、學校之教職員及在學校肄業者。

五、獨自經營農、工、商業，而因徵用其所營事業無法維持者。

六、因被徵用而家屬之生活難以維持者。

七、職務上對於所在地之民衆有重大貢獻，而爲該地民衆所不可缺少者。

第十五條 人之徵用次序如左：

一、無職業者應先於有職業者。

二、年少者應先於年長者。

三、多壯丁之戶應先於少者。

第十六條 被徵用之人應按其職業、經驗、學識、技能及體質等，分配適當之工作。



第十七條 被徵用之人，關於給養、衛生、紀律、裁判事項，準用關於現役軍人之規定。

第十八條 被徵用人之財產，除第十三條所規定者外，不得徵用。

第三章 徵用程序

第十九條 徵用由有徵用權者簽發徵用書，交付於省行政長官，由省行政長官酌量地方之供給力，令其所屬市、

縣行政長官自行或委託區長、鄉長、鎮長實施徵用。

直隸於行政院之市徵用書，應逕交付市行政長官，由市行政長官酌量地方之供給力，自行或委託區長實施徵用。

第二十條 遇左列情形之一時，徵用書得逕交付市、縣行政長官、區長、鄉長、鎮長：

一、徵用標的為土地、房屋、飲用水應就地徵用者。

二、事機危急不能依前條之規定辦理者。

第二十一條 輪船、鐵道、火車、電車、汽車、航空器與其他類似之交通運輸物及設備，不歸省或直隸行政院之市管轄，或歸二以上之省、直隸行政院之市管轄者，徵用書應交付與中央主管行政機關，由該機關酌情形，自行或委託所屬機關實施徵用。

第二十二條 遇必要時，徵用書得逕交同業公會，由該會負責人酌量同業之供給力，實施徵用。

第二十三條 應徵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或怠於交付徵用之物或供給徵用之勞力時，得強制徵用之。

第二十四條 有徵用權者收到或占有徵用物後，應立即填發受領證，逕行或轉由徵用區域之行政長官交應徵人收執。

徵用區域之行政長官或受委託徵用者，應於應徵人交付徵用物時，發給臨時受領證。

物主或占有人於實施徵用時，不在徵用地者，其受領證及臨時受領證，由受委託徵用者或所在地之警察機關或自治團體暫行保管，並應立即通知物主或占有人，無法通知者，應將徵用標的物名稱及被徵地牌示或登報公告之。

第二十五條 有徵用權者，應按已徵用之勞力填發證明書，交由應徵人收執。

前項證明書，應於徵用期終填發之。但徵用期在一月以上者，應按月填發之。

第二十六條 有徵用權者，徵用區域之行政長官及受委託徵用者，應將徵用之人及物詳細登記簿冊。

第二十七條 徵用區域之行政長官，受委託徵用者或應徵人，如認徵用為不當或不法，得向有徵用權者或接受徵用

書者或受委託徵用者請求糾正，如不為糾正時，得依左列規定聲明異議：

一、對於行政長官或受委託徵用者之處分，得向其直接上級機關聲明異議，如不服其決定，得依次再向其上級機關聲明異議。對於區長、鄉長、鎮長之處分，得逕向市、縣行政長官為之。對於同業公會之處分，得向其所在地之市、縣行政長官為之。但對於行政院之決定，不得聲明異議。

二、對於有徵用權者之處分，得向有徵用權者之直接上級機關聲明異議，如不服其決定，得依次再向其上級機關聲明異議，至最高軍事機關為止。

前項所列受理機關收到聲明異議後，至遲應於三十日內予以決定。

第二十八條 前條之聲明異議，無停止徵用之效力。但有徵用權者，徵用區域之行政長官或受委託徵用者認為必要時，得自動停止或暫緩實施徵用。

第四章 賠償

第二十九條 應徵人因徵用所受之損害，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賠償之，其損害之賠償以現實直接者為限，賠償金額應參照徵用物之買賣或使用價格或勞力之代價定之。

前項價格或代價，依徵用時之法定標準定之。無法定標準者，依有徵用權者或徵用區域之行政長官或受委託徵用者與應徵人之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依徵用地於戰事發生前三年間之平均價格或代價定之。

第三十條 戰事發生後由外國進口之物，以買入之價格及必要費用，另加週息五厘，為法定標準買賣價格。

第三十一條 非現存之物，其成本高於戰事發生前三年間之平均價格者，如不能協議價格，應以其成本及週息五釐

爲法定標準買賣價格。

第三十二條

依第十三條被徵用之操業者，應按其徵用時由服務機關或僱用人所得之報酬，給以勞力之代價。

第三十三條

被徵用人工作完畢後，應資遣回原徵用地。

僅供使用之徵用物，應於使用完畢後發還原物主或占有人，除依第二十九條給予使用代價外，並應就其因使用而生之損壞或減少之價值，予以賠償。

前項損壞或價值之減少，以非日常使用所生之當然結果者爲限。

依第二項發還之物，如有損壞或減少價值情事，原物主或占有人未即當場驗明者，應於發還後五日內，向有徵用權者、徵用區域之行政長官或有受委託徵用權者提出書面聲明。但其損壞或減少價值之情形，於五日內不能發見者，應於發見後五日內提出聲明。其不提出聲明，或其發見在發還後逾一月者，不得請求賠償。

第三十四條

對於左列各款之使用，除有損壞或減少價值之情事外，不得請求賠償：

一、無建築物之空地。

二、牧場。

三、森林地。

四、私有之街道、巷弄、橋樑及其他類似設備。

五、空餘之寺廟、祠堂及其他類似之公共建築物。

第三十五條

對於應徵人因徵用所受之損害，應於填發徵用物受領證或徵用勞力證明書後三個月內賠償之。損害之程度不能即時確定者，其賠償金應於損害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但有徵用權者與應徵人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第三十六條

徵用物運至交付地之搬運費及保管費，由實施徵用者所屬之機關先行墊付，於交付時由有徵用權者償還之。

第三十七條 應徵人因徵用所受損害之程度，於填發第二十四條之受領證或第二十五條之證明書時可以決定者，應由填發者於受領證或證明書內載明賠償金額。其損害程度於發還徵用物時始可決定者，應由發還人於發還時出具證明書，載明賠償金額。損害程度不能於前項時期決定者，應由有決定權者於決定後填發通知書，載明賠償金額。

第三十八條 前條第二項賠償金額之決定，由有徵用權者或其代表為之，如有徵用權者或其代表不在徵用地或損害發生地或不為決定時，由該地行政長官為之。

第三十九條 應徵人接到受領證證明書或通知書後，對於所載之賠償金額，認為不足時，得於五日內向徵用地之地方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聲明異議。

第四十條 不依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填發受領證、證明書或通知書，或怠於決定賠償金額時，應徵人得向地方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聲請補填或決定。

第四十一條 不服地方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所為之決定者，得於決定書送達後十日內，向高等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再聲明異議。但賠償請求額在三百元以下或所爭執之利益不滿百元者，不得再聲明異議。

對於高等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所為之決定，不得聲明異議。

第四十二條 地方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由左列人員組織之：

- 一、市、縣地方法院或其同等司法機關之推事或審判官一人。
- 二、市、縣行政長官或其所指派之代表一人，在直隸於行政院之市為社會局長或其所指派之代表一人。
- 三、所在地較高級軍事機關之代表一人，如係同級，其公推之代表一人。
- 四、市、縣立法機關之代表一人，無立法機關者，由市、縣行政長官指定當地有資望之公民一人代之，如徵用逕由同業公會實施者，由該同業公會之代表一人代之。
- 五、當地商會代表一人。

地方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以推事或審判官為主席。

第四十三條 高等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由左列人員組織之：

- 一、高等法院或高等分院之推事一人。
- 二、省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行政長官或其所指派之代表一人。
- 三、所在地較高級軍事機關之代表一人，如係同級，其公推之代表一人。
- 四、省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立法機關之代表一人，無立法機關者，由省、市行政長官指定當地有資望之公民一人代之。

五、省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商會代表一人。

已參與地方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者，關於同一事件，不得參與高等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

高等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以推事爲主席。

第四十四條 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之聲明異議，在地方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未組織前，得向徵用地行政長官聲明

保留其聲明異議之權利。

第四十一條之再聲明異議，在高等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未組織前，得向省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行政長官聲明保留其再聲明異議之權利。

第四十五條

因徵用而受損害者，應於第三十五條所定賠償金發給期開始後，或於賠償金額經決定確定後，即將受領證、證明書或通知書或地方或高等軍事徵用評定委員會之決定書，提示於市、縣政府，彙經上級機關，向最高軍事機關具領。

第四十六條

徵用物之發還，由有徵用權者或其代表，會同徵用區行政長官或受委託徵用者行之。

第五章 陸海空軍機動演習之徵用

第四十七條

陸海空軍爲實施機動演習，得徵用不動產。

前項不動產，具備左列各款情形時，始得徵用之：

- 一、確爲演習所必需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日

二、其徵用不妨害應徵人及其家屬之職業，或使其生活發生困難者。
三、不能以其他方法取得者。

第四十八條 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所列之不動產，不得徵用之。

第四十九條 第四條、第六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於本章之徵用準用之。但第六條之但書，不在此限。

第五十條 本章之徵用，由有徵用權者簽發徵用書，交付與演習地之市、縣行政長官，由市、縣行政長官酌量地方情形，自行或委託區長、鄉長、鎮長實施徵用。

接受徵用書者或受委託徵用者，應於實施徵用前，以書面通知應徵人。

第五十一條 被徵用之不動產，應於演習完畢後，立即由有徵用權者會同接受徵用書者或受委託徵用者，交還原物主或占有人。

交還被徵用之不動產時，應給與使用之代價，如被徵用之不動產一部或全部損壞或毀滅，並應予以賠償。

前項代價與賠償之數額，依所在地當時通行之標準定之。

凡因演習而受第二項以外之損害者，亦得依第三項所定之標準請求賠償。

第五十二條 前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有賠償請求權者，應於徵用之不動產交還或損害可發見之日起，五日內，逕行或經由第五十條第二項之人員，向有徵用權者提出書面聲明。

第五十三條 有徵用權者對於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使用代價及賠償金額，應於決定後，以書面通知不動產之原物主占有人或請求賠償者。

第五十四條 不動產之原物主或占有人認徵用為不當，或不法，或徵用代價為過低，或有損害請求權者不服有徵用權者之決定時，得於收到徵用之書面通知，或徵用代價，或損害賠償之書面決定後，十日內，向所在地之第一審法院起訴。

第五十五條 前條起訴，無停止徵用之效力。但法院於判決前以裁定停止徵用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但書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一條之使用代價及賠償金，由徵用地行政長官彙經上級機關，向最高軍事機關具領分發。最高軍事機關接到具領使用代價或賠償金之聲請後，至遲應於一個月內發給之。

徵用地行政長官領到使用代價及賠償金後，至遲應於十日內分發之。

第六章 處罰

第五十七條

應徵人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或怠於應徵者，處一月以下之拘役或一百元以下之罰金，其教唆他人拒絕或怠於應徵者亦同。

第五十八條

接受徵用書者或受委託徵用者，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或怠於實施徵用時，處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五十九條

第四條之有徵用權者或接受徵用書者或受委託徵用者，實施徵用時，濫用職權，拒絕或怠於履行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五條或第四十六條之義務者，處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六十條

第五十條第一項之接受徵用書者或受委託徵用者，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或怠於實施徵用，或濫用職權，或拒絕，或怠於履行第五十條第二項及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三項之義務者，處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六十一條

第五十條第一項之有徵用權者，濫用職權，或拒絕，或怠於履行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三條之義務時，處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六十二條

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及第六十條應處罰者，及依第五十九條應處罰之第十九條人員，依刑事訴訟法由普通法院審判之。

第六十三條

有徵用權者應依第五十九條及第六十一條處罰時，由軍事法庭審判之。

第七章 附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日

一〇〇

第六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最高軍事機關定之。
第六十五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註一）

軍委會以盧溝橋事變日趨嚴重，令秦德純加緊戰備；宋哲元速赴保定指揮全局。宋哲元發表談話，盼以和平解決爭端。

因日本大量增兵華北，且盧溝橋附近日軍不但不依約撤退，且迭行作擾亂射擊，盧案顯已趨嚴重。因而軍委會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乃於本日電囑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從速加緊戰備。同時，軍政部長何應欽亦以天津附近遍佈日軍，電促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即刻密赴保定指揮全局。（註二）
同日，宋哲元在天津發表書面談話稱：

「此次盧溝橋發生事件，實屬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尙屬不幸中之大幸。東亞兩大民族即是中日兩國，應事事從順序上着想，不應自找苦惱。人類生於世界，皆應認清自己責任，余向主和平、愛護人羣，決不願以人類作無益社會之犧牲，合法合理，社會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決不能和。希望負責者以東亞大局爲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爲吾人所能逆料也。」（註三）

外交部長王寵惠接見日參事日高，商談盧溝橋事件無結果；外交部宣稱，任何地方性解決辦法，未經中央核准者無效，並呈請行政院通令各地，嚴防日方藉口保僑，向我滋擾。

本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偕副武官大城戶、中原二人爲盧溝橋事變拜晤外交部長王寵惠。雙方均表達不欲擴大事態的意願。惟當王部長提出：（一）雙方出動部隊各自回防；（二）雙方立即停止調兵等二項建議時，却即刻爲日高所拒絕，且要求我政府不要干預地方當局「就地解決」辦法，並對國

軍北上表示不滿，致雙方會談未有結果。茲誌王外長接見日高談話內容如次：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至十二時廿分。

地點：部長會客室。

事由：盧溝橋事件。

日高：今日謁見貴部長，並非預備討論盧溝橋事件之肇事原因，及其詳細經過情形，因事態至爲嚴重，乃以貴部長爲代理行政院院長之地位而答謁者。本人今日之來，奉有外務大臣之訓令，據東京方面所接報告，貴國中央軍及空軍或已出動，或準備出動，日方對此深感不安。內閣方面爲此問題，昨日曾開閣議，現已抱最大決心，以謀應付。但同時日本政府對於和平解決希望尚未放棄，本人鑒於局勢過於嚴重，故偕陸、海軍二副武官同來答謁。

部長：在未答復正式問題以前，所應聲明者，卽行政院蔣院長已於一月以前銷假視事，近來行政院會議余雖曾任臨時主席，但此乃因蔣院長未能親自出席，以此日爲代理院長，顯係誤會。關於華北情形，自盧溝橋事變後，日來據報貴國關東軍大舉入關，第五師團正在運華途中，而第十師團亦已整裝待發。關於此事，前日貴參事曾向本人一再言明，日方希望此事不致擴大，而上述日方此種軍事行動，對於遠東安寧影響甚大。本來兩國軍隊之衝突，爲國與國間之衝突，決非單純地方問題，日下形勢至爲嚴重，本人亦不願意與貴參事討論詳細情形，因此對雙方互相辯論，當無結果，亦無濟於事。現在雙方既皆不願意使事態擴大，並希望圓滿解決，本人以爲雙方應實行下列二種方法：（一）雙方出動部隊各回原防；（二）雙方立即停止調兵。若照此辦理，則問題易於解決，切望貴參事將此意卽爲轉告貴國外務省及軍事當局。同時中國方面，本人亦當卽爲報告軍事當局，若雙方均照此切實辦理，則本人深信此事件不難解決。

日高：尊意甚是。本人亦抱同樣希望，當卽將貴部長所提兩種解決方法卽爲報告外務省。

大城戶：（對道寧）請將本人意思忠實傳譯於部長。

董：且待（對日高），貴參事不解華語，近來來謁部、次長均由本人傳譯，本人相信所傳譯者，均已盡其最善，現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日

一〇二

在凡爲兩國之外交官者，因日來形勢萬分緊張，尤應格外慎重折衝交涉，雙方均應正正當當，不宜鬼鬼祟祟，大城戶、中原二位乃通曉華語者，對於本人向部長之譯語，當可了然。

日高：當然、當然。請董科長不要誤會。

大城戶：據本人所接確報，昨晚八時在北平中、日雙方軍事當局間，已成立一種諒解，如照部長之意進行，反將使事態惡化。

部長：所謂在北平中日雙方軍事當局間所成立之諒解，內容究竟如何？本人所提解決方法，自信爲最妥善者，而所謂反使事態惡化云云，其理安在？本人甚不明瞭此二點，請詳爲答復。

日高：諒解之內容，雖不得知，但相信此種諒解，對於解決目前問題甚爲妥善。（日高此言深堪注意，由此知日方態度，即主張地方解決，而不願與我中央開始談判，道寧謹註。）

大城戶：部長所說將出動部隊撤回原防，在現在情形之下，實爲不可能之事，因本人爲軍人，對於軍事甚爲熟識，現在華北日軍之軍事佈置，爲防萬一計，早已辦妥，故此事難予同意。

日高：所謂諒解，本人雖不知其內容如何，其中當規定中國方面應實行之條件，故在貴方未完全履行以前，原則上對於貴部長所提解決方法，日方雖可以表示同意，但爲監視貴方行動起見，不能將日方現在出動部隊全部撤回原防。

部長：本人所提解決方法深信爲最妥善，前已言之。但對於日方所講諒解，本人雖一再詢問，貴參事答以不知內容。既然如此，對於不知內容之諒解，我方當然不能表示意思。（日高對此答以：尊意甚足）但所謂諒解，對於日方應履行之條件，當亦規定在內，現在貴參事既表示不能全部撤回原防，則我方亦當取同樣態度，但本人深望雙方能同時將出動部隊撤回原防，並雙方即時停止軍事行動，則此事件當可圓滿解決。

日高：現在貴方是否在日本調動軍隊期內，不調動中央軍隊。

部長：貴參事所問，殊覺奇怪，誠屬奇聞！若日方繼續作大規模之軍事行動，則我方爲保國衛民計，或有不得不調

兵之事，此種軍事行動純係自衛性質，決非對日挑戰，此點可以明告貴參事。

日高：目下局勢既甚嚴重，關於保護日僑一事，昨已向陳次長提過，仍請貴部長注意，對於在華日僑善加保護。

部長：當然。同時亦請貴參事轉告貴國當局，對於在日華僑負責保護。

日高：本國內務省早已通令各地方警察當局，對於在日華僑善加保護，此點可請放心。再有關本人個人問題擬請貴部長注意者：即近日貴國各報對於本人來訪貴部次長會談情形，多有登載，其內容則偏重貴方之談話，而本人之談話內容乃略而不載，使本人處境甚感困難，此不得不對貴部長提出抗議。

部長：請貴參事不必提出此種抗議，凡為新聞記者，無論中外，敘事總喜過甚其辭，雖發表簡單數語，記載時必洋洋大文，多所發揮，近來貴國記者對時局之言論，又何莫不若是，此事以雙方各加注意為是。本人現將關於今日會晤情形，預備告知新聞記者之談話，預先向貴參事說明：『今日日高參事來訪，與王部長商談盧溝橋事件，雙方主張均不欲使事態擴大，並希望早日圓滿解決。』

日高：關於代理行政院院長一節，本人之意，以為此時若在南京召集行政會議，各部部长中，唯貴部長地位最高，主席一職，必為貴部長擔任無疑，故言及之，請貴部長幸勿誤會。」（註四）

同日，王部長將與日高等會談情形電呈蔣院長中正稱：

「急。限即刻到牯嶺。蔣院長鈞鑒：密。文電計邀鈞察。今早十時許，日使館參事日高偕大城戶、中原兩副武官來見。據大城戶云：昨晚八時中、日雙方已在北平成立諒解，詢其內容如何？彼推託不言。日高表示此次事件，日方本無擴大之意，因聞中央調兵北上，深感不安，故亦增加軍隊，至不得已時，當下最大之決心，其意蓋指全國動員。惠當答以日方不願我方動員，應自停止進兵，而將現在前方之軍隊各自撤回原防。日高原則上表示贊同，並允即電政府。除已電令駐日使館楊參事往晤廣田作同樣表示，並請廣田即電川越來京面商一切外，一面由部致文日使館，聲明此次所議定或將來待成立之任何諒解或協定，須經中國中央政府核准方為有效。謹電陳，乞鑒核。王寵惠叩。優。」（註五）

從昨（十一）日，日方主動與冀察當局「現地解決」的談判，及本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拜晤

外交部長王寵惠所提出希望中國政府不要干預上述「現地解決」的要求而言，日本軍方所設計的「現地解決」，乃為大陷阱。因為在過去數年中，在所謂的地方談判，日本常以強凌弱獲得不少利益，中國地方政府如稍有反抗，即遭受日軍的攻擊。因此中國地方政府也慣於向日本軍事當局退讓，以求避免戰爭。而且日本此一要求，顯然蔑視中國政府的地位與威權，形成對中國內政的干預。因而我政府有鑒於「現地解決」所隱含的危機，乃由外交部宣佈：「任何地方當局與日軍間任何解決辦法，未經中央政府核准者，自屬無效。」（註六）

同日，外交部以據各地報告顯示，日本有藉口保護僑民而向我滋擾之企圖，特呈請行政院通令各地嚴加防範，並對日僑妥為保護，免資藉口。呈文曰：

「案查此次盧溝橋事件發生後，迭經本部以口頭向日本大使館抗議，聲明保留一切要求，並請其迅電華北日軍當局，立即自行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該大使館允為照辦。嗣復以書面重申上項意旨，並電令駐日本大使館向日本政府為同樣之表示。惟現據各方報告，日方以保僑為名，有向我國各地滋擾之企圖，擬請通令各省、市當局嚴加戒備，以防萬一，對於日本僑民妥為保護，免資藉口。除廣續交涉並隨時呈報外，理合抄錄致日本大使館抗議文，一併呈請鑒核施行。謹呈行政院。」（註七）

上海工商界領袖成立「上海市抗敵後援會」，支援抗戰。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上海各界同仇敵愾，奮袂而起，組織「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實行對日經濟絕交，以對抗日本的侵略。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發生，上海的名流、士紳、各界領袖利用「抗日救國會」的原有基礎，成立「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發動上海全體市民支援國軍作戰，成果輝煌。

此次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翌（八）日，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長吳開先拜訪上海聞人杜月笙，希杜氏出面重組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發動民眾，支援前線將士。九日，上海市抗敵後援會於中滙銀行會

議室舉行籌備會，當場推潘公展、錢新之、杜月笙、虞洽卿、徐寄頤、黃涵之爲主席團，並決議三天後召開大會。

本日，上海市抗敵後援會舉行成立大會，到各界代表數百人，當場選出一百二十一位委員，再由委員複選常務委員三十五名，並由「一二八事變」的抗戰後援會秘書長陶百川擔任秘書長職位。大會並決定設立籌募、供應、救護、宣傳等各委員會分別展開工作。（註八）

日本新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抵天津履新，日軍藉和平談判調集大軍入關。

香月清司中將原任日本教育總監部長職務，係主張對華強硬派的中堅份子，故昨（十一）日日本五相會議作成擴大華北戰火的決議後，即起用香月以代替臥病的田中皖一郎爲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顯示日本積極侵華的決心。本日，香月由日本抵天津履新，即派參謀長橋本羣、特務機關長松井及參謀和知與我方冀察當局代表張自忠、張允榮、鄧照熙，以及蟻附之漢奸陳覺生、齊燮元等，續就十一日簽訂條件之細則及實施辦法，進行談判。並趁談判之時，我軍依約撤至長辛店及衙門口後方地區之際，日軍不僅未遵守協定撤兵，反而調集大量軍隊入關，向豐臺集中。（註九）

美國拒絕我國所請出面調處中日糾紛的建議。

自西元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宣佈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一九二二年美國再度促進九國公約的簽訂；一九三二年美國國務卿發表其著名的「不承認主義」，均在幫助中國避免被列強瓜分及抵抗外來的侵略。因此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我政府即希望美國能再度挺身而出，主持正義，助中國維護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以阻止日本擴大其侵略行爲。我政府因於本日訓令駐美大使館參事，將中國希望美國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二、十三日

一〇六

關係國的身份進行調處中日糾紛的意願，轉達美國政府，可是此一建議為美國國務卿赫爾所拒絕。赫爾說：

「對我們而言，非常明顯，進行調處只有遷怒日本政府，而給他們機會，告訴日本人民，指責西方列強正在設法干涉他們所謂日本在華的自衛權利。」（註一〇）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〇四號。

註二：「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二四。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上海「新聞報」。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二——二二四。

註五：同註四，頁二二五。

註六：「八年對日抗戰中的國民政府」，頁三三。

註七：同註四，頁二一四。

註八：「杜月笙傳」，第三冊，頁一四五——一四八。

註九：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〇四——二〇五。

註一〇：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48. P350.

十三日 蔣委員長電示宋哲元，處理盧溝橋事變須與中央取一致態度；並令支援華北各軍迅赴目的地。

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自七月十一日由樂陵回津後，因受漢奸包圍，態度猶豫不決，乃有與日方訂立三協定，使國人疑慮。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為堅定宋哲元信心，特電示宋氏「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利必為我方所操。」其電云：

「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對方目的則在以冀、察爲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須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平、津國際關係複雜，如我能抗戰到底，祇要不允簽任何條件，則在華北有權利之各國，必不能坐視不理；而且重要數國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決宣戰，願與兄等各將士共同生死，義無反顧。總之，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與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利必爲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今日對倭之道，惟在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除此之外，皆爲絕路。兄決意如何？請速詳告。」（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以日五相會議決議大舉出共華北，仍令九日奉命整裝待發之第二十六路軍兩師迅赴保定，第四十軍赴石家莊，第八十四師赴大同集中，以爲宋哲元所率二十九軍抗日之支援。（註二）

宋哲元發表決心赴義聲明：秦德純指日本應負破壞和平之責任。北平大紅門中日有所衝突。

本日，宋哲元以二十九軍全體官兵名義，電謝上海各團體的慰問時，發表：「日軍之宗旨在戰鬪，凡我官兵，慷慨赴義，分所當然」的壯語，國人聞之，均感振奮。（註三）

同日下午七時，北平市長秦德純以日方未依約撤兵，反向平、津地區運送輜重，須負破壞和平責任，向報界發表談話稱：

「現在時局，犧牲固屬應該，但北平爲我國數千年故都，我人不願輕言犧牲，和平前途現雖渺茫，但尚未絕望。我人惟有在不喪權、不辱國限度內，求取和平，雙方撤兵，恢復八日事變以前原狀，爲和平唯一途徑。宋委員長不顧事態擴大，此間軍政、外交，宋均秉承中央命令，應付一切。我方已實行撤兵，日方則至今未撤，而反增兵，現關東軍到津者，已有十三列車，人數約二千餘人，後尚有續來者；通州日砲兵，十三日已開赴豐臺，破壞和平責

任，應由日方負之。」（註四）

同日上午，日軍四百餘名由通州經北平永定門外大紅門開赴豐臺時，突向我守軍射擊，意欲入城，當經阻攔，遂成衝突，經二十分鐘，被我軍擊退而去。（註五）

我駐英、法大使分別敦請英、法政府注意遠東危機，出面調解中日衝突，並商討將中日問題訴諸國聯。

我駐法大使顧維鈞本日將拜訪法外長，說明日本在華北的挑釁及援引盟約訴諸國聯，解決中日衝突諸問題的情形電告外交部。電文云：

「南京。外交部。四四五號。極密。頃晤法外長，告以日方在華北挑戰情形，遣兵調將意圖佔領華北，連日對我駐軍攻擊，形勢嚴重，我方決心全力抗衛，一面籌劃援引盟約第十七條訴諸國聯，詢以法政府能否贊助。渠言形勢確屬嚴重，貴國決心抵抗侵略實屬當然。昨日日代辦來訪，面交節略，敘述日方理由，言畢將該節略交鈞一閱，所述大致與星期日政府開緊急會議後所發聲明書內容相同。誣我廿九軍存心排日挑釁，對於停戰協定屢次失信，並誣我政府暗中備戰，無和平誠意，故日政府議決，一面設法謀和平解決，一面派重兵赴華北，以杜類似衝突之發生，促中國政府之覺悟，而維遠東和平。至各國在華利益，日政府可保證，聲明應盡力使勿受害云。鈞閱畢，謂該節略所述與事實相違，遂告以真相。法外長謂，日之侵略政策人所共曉，現暗與德、義接洽，又利用歐洲多故，再事侵略，昨日日代辦並言，佐藤對華調和政策引起國內責難，現政府對華決取積極辦法，察其語意是日本政局又為軍人所把持，深堪憂慮。法政府昨晚已電令倫敦及華盛頓大使，轉函英、美政府，共同向中日勸告停戰，從事和平商議，雖明知中國力主和平者，然欲避免日方誤會，必對中、日一律看待。至訴諸國聯，渠意甚屬正當，密商之閣僚，再作正式答覆。鈞言第十七條規定頗具體，如日本不允派員出席則如何？渠料日必反對，將來應付甚難。詢如第一步由中國或他國先引第十一條辦理如何？渠言：按第十一條國聯處置範圍較為寬廣，或日本刺激較少。鈞言：美國不在國聯，甚是憾事。惟按華府九國公約第七條遇事締約國彼此應商議，美國亦不旁觀。渠言：美之參加，實

屬必需，容與閣僚商議後再覆。一面仍望日本意在試探威逼，並無決心作戰云。特聞。再，此次日方挑釁情形應否由大部擬就宣言電達各使館。或僅電駐九國公約簽字國與駐蘇聯使館，轉送駐在國政府存案，請核奪。顧維鈞。同時，顧大使復將援引盟約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和九國公約第七條之得失，電告外交部稱：

「南京。外交部。四一二號。四三號電計達。援引盟約第十七條訴諸國聯原是正辦，惟目前英、法、蘇聯因西戰問題與德、義對峙，前途茫茫，人心不安。日又必拒絕參加，我亦難望國聯適用該條第三款施行制裁，徒增對方刺激，與調停之意相左。若引第十一條，範圍較廣，迴旋較易，惟使美國參加手續較繁。若圖友邦調停，第一步似可援引華府公約第七條要求設法。惟美國近年對該公約之態度游移，盟約與華府公約之間，何者應先援用？宜速探詢美政府之意見。頃據美大使詢問今晨鈞與法外長談話大概，並問是否擬訴諸國聯？察其語氣，似頗驚疑，經答以尚未決定，僅欲先徵各國意見，以資參考云。鈞。」（註六）

同日，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亦將敦請英國政府注意中日爭端，謀解決中日衝突，電告外交部。其電云：

「南京。外交部。三七六號。頃晤賈德幹，據告今晨曾與艾登商談盧溝橋事件，祇以詳情不明，尚未議及應付方法。祺當將大部各電，詳為說明經過情形及此事件之嚴重意義，請英政府深切注意，勿為日方所愚，並告我方如萬不得已，已具最大決心與之周旋，彼為動容。彼頗以我方消息過少為惜，料此次事件大約係駐屯軍主動，當非 Kanoye 本意，但亦認結果並無二致。表示我國向國聯申訴，彼謂自無不可，惟不幸國聯太不健全，恐無補事實。祺問由英、美向日本勸告，出面調解如何？彼以此辦法較為有望，但答首須與美商洽，審慎從事，當與外相商酌明日再告。祺謂時機緊迫，請速圖之。彼謂，英政府當詳細考量，決不忽視，餘俟明午晤外相後續陳。再五〇四、五〇五等電，係於星期五夜、星期六晨收到。艾登、賈德幹離部他去，故不及提前晤洽。祺。」（註七）

孔祥熙對美記者發表中日情勢談話，表達我國願意和平，但決不屈服。

財政部長孔祥熙自上（六）月二十一日由歐抵美訪問，先後拜晤美國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並

於本月九日與美財政部長摩根索共同發表宣言，以中國白銀購美國黃金，實行中美貨幣合作。本日，孔部長以在美工作已畢，特接見紐約新聞記者，就中日情勢發表有關談話。略謂：

「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顯係一種預定計畫，圖完成確定之目標，中國對日本所持的極端忍耐政策，已數年於茲，此次竟發生有嚴重後果之事件，誠屬遺憾。本人誠摯希望與各鄰邦保持和平友好關係。敝國人近七月以來漸信日本已有較具理性人物當政，其結果或能使狂熱份子稍具戒心。蓋掀起中日兩國間之糾紛，即係彼狂熱份子也。日本前內閣如藏相結城豐太郎、外相佐藤尚武、駐華大使川越茂等，均曾表示兩國親善，對兩國大有裨益之意，現內閣首相近衛文麿亦曾表示：中日兩國為遠東和平計應相互合作。惟不幸日本軍人之某種侵略份子，現仍如往昔，以彼等手創之事件，破壞中日兩國之和平。」

吾人應知盧溝橋位處平漢鐵路，彼處日本無遣兵舉行實彈或假演習之權，當日軍於晚間遣軍在該處舉行演習時，彼等顯在遵照其預定之計畫，以完成其確定之目標，吾人翻閱地圖，即可瞭然。豐臺及盧溝橋一帶可以控制北平及其北方交通，另方面可控制北平及華中的連絡。日本軍人之目標，於此已瞭若指掌矣。是故余希望無人誤信日本宣傳機關在世界各處所作之宣傳。中國固希望與口維持友好關係，但不能再屈服與忍受日本在華北繼續援用侵略政策，強力佔領中國之土地。中國政府已被迫採取防禦方案，掀起衝突之口軍，應負此種後果之責任。

眼光遠大之觀察家必同意余之見解，即日軍所造成的華北異狀，不僅為中日兩國政府之煩惱問題，且亦為世界和平之危機，又不祇損害兩國之關係，且亦將破壞各關係國之利益，星火不滅，足以燎原，如火如荼之侵略，苟不加以制止，勢或蔓延及各國，此種局勢必須改變也。吾人仍不願放棄希望，日本明達之士，鼓其勇氣，以公理戰勝強權，而制止軍事當局繼續不斷縱容在華及其他各處之挑釁行為。在敝國方面，如和平與敝國主權不相違背時，仍亟願與日本保持和平，但若惟有自衛始能保障敝國領土之完整時，吾人決自行自衛也。」（註八）

滬、津航運因時局緊張暫停航。

上海、天津間之海運，因時局緊張，本日起運往天津之巨額雜糧、麵粉已停運，招商局泰順輪將暫

停開津。(註九)

日本首相近衛要求各界動員備戰；日駐華大使川越承認華北戰事將擴大；關東軍聲援華北駐屯軍；日海軍艦隊紛駛華南示威；日軍砲擊北平永定門、南苑、長辛店一帶。

日本首相近衛於本日夜召集各黨派、言論界、財界、產業界代表，要求舉國一致實現意思總動員，與參加歐戰時採取相同態度，作為長期侵略戰之準備。

同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於青島答覆記者時，承認華北戰事將趨擴大，日本將撤退在華僑民。

(註一〇)

同日，日本關東軍發言人聲稱：若再遇挑釁行動，日本準備採取最劇烈手段，關東軍已作完全部署，以援助日本華北駐屯軍。(註一一)

同日，日本海軍艦隊紛駛華南，企圖準備封鎖我國沿海口岸，計到廈門日艦兩艘；汕頭、福州各一艘。

同日，日軍繼續由山海關向平、津地區輸送軍隊輜重。據北平市長秦德純報告外交部稱：

「特急。南京。外交部鈞鑒：密。頃據交通界確息。(一)日兵車十列分載各種部隊，附戰車、汽車、彈藥等項，由山海關陸續西開，迄至本日午後八時止，已有六列到達天津附近。(二)日軍三百餘名，附戰車八輛，砲車七輛，載重汽車二十餘輛，於本日午後由通縣往廣渠門外觀音墳，往平市南郊運動。(三)由通縣兩次運朝陽門外苗家地之日軍約有三百餘人；又日騎兵二百餘人正由通縣向北平行進中。(四)盧溝橋附近之日軍截至現在止，大部仍未撤退等情。除飭部屬嚴加戒備外，謹先電聞。」(註一二)

同時，日軍於豐臺置大本營，向永定門我軍發動攻擊，雙方一度發生激戰。另日軍以巨砲轟擊長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三、十四日

店、南苑、宛平等地。(註一三)

同日，日本空輸會社原定自本年八月一日起實施之東京、天津間及東京、長春間，每週三航次之空運線，改為每日航行，現以華北軍事緊迫，特提前於本日實施飛航。(註一四)

註一：「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二四。

註二：同註一，頁三一。

註三：「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九二。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新聞報」。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註六：「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八九—四九〇。

註七：同註六，頁四七五—四七六。

註八：同註五。

註九：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註一〇：同註四。

註一一：同註四。

註一二：同註六，頁一九七。

註一三：同註四。另見「八年對日抗戰中的國民政府」，頁三一。

註一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十四日 盧溝橋事變交涉重心移至天津，日軍再提七條件為其增兵華北緩兵計。

盧溝橋事變自本月十一日中日雙方協定撤兵三條款後，本已結束，但日方食言，反增調軍隊入關，並擅攻北平近郊。本月十二日，香月清司及宋哲元先後抵天津後，華北中日交涉重心由北平移至天

津。(註一)

本日晚間，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派參謀專田盛壽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提出解決盧案七條件，爲雙方談判基礎。其內容如次：

- 一、澈底鎮壓共產黨之策動。
- 二、罷黜排日之要人。
-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機關應從冀、察撤退。
- 四、排日團體如藍衣社、CC團等，應撤離冀、察。
- 五、取締排日言論、宣傳機關及學生與民衆運動。
- 六、取締學校與軍隊之排日教育。
- 七、北平市之警備由保安隊擔任，中國軍隊撤出城外。(註二)

然香月清司所提之條件，是否具有誠意來解決盧案呢？依外交部特派員楊開甲、孫丹林在北平之觀察，認爲白盧案發生後，日軍所提之撤兵協定，均爲日方離間冀察當局與中央政府間之感情，爲其大量增兵華北的緩兵之計，俟日本大軍集齊，即爲局面展開之日。茲誌楊、孫二員呈外交部電文如次：

「南京。外交部。密。部長鈞鑒：此間當局徹宵辦公，昨晚晤平市長，經將尊旨轉達後，渠謂此次事件全爲日方有計畫的陰謀。數日來雙方雖口頭約定撤兵，退回原防，而日方終始無誠意，近且大舉增兵，預料數日後大兵集齊，即爲局面展開之日。本日下午四時日顧問加藤來訪，謂日方爲擁護冀察政權起見，不惜與破壞何梅協定之中央軍一戰。窺其用意，在緩和廿九軍軍心，離間中央與地方感情。總之，誓當秉承中央意旨，辦理一切，外間所傳種種，概不足信，囑爲轉達等語。謹聞。楊開甲、孫丹林。」(註三)

程天放拜晤德國外長牛賴特，說明盧溝橋事變真相。

在本(二十六)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前，中、日兩國與德國間，均有其特殊而密切關係，日本與

德國訂有防共協定，中國與德國簽訂有以貨易貨之貿易協定，故中日戰爭爆發後，德國的傾向，爲中日兩國所關切。本（七）月十二日，日本爲拉攏德國，日本駐德大使館在德國報紙上發表聲明，將「七七」事變的責任完全歸諸我國。我國駐德大使程天放爲應付此一情勢，除撰文聲明我政府在盧溝橋自衛立場和日本對華侵略野心外，特於本日下午拜訪德國外長牛賴特，說明事變真相，並表明中國始終願保和平，隨時願以外交途徑解決。而日方增派軍隊來華，欲以武力壓迫中國，則我國惟有反抗到底。程大使並詢德政府對中日衝突所持態度。牛賴特外長表示將抱平允態度。（註四）

茲誌程大使呈外交部電文如次：

「南京。外交部。四八四號。昨奉鈞部十一、十二兩電，兩度以本館名義發表聲明，說明日方一再違約啓釁，我方不得已抵抗，及日方陸、海、空軍發動情形，今日德報已登載。今午與德外長談半小時，說明盧溝橋在北平南部，照辛丑和約，日亦無權駐兵。至我方對七口起事變經過，中央始終抱定和平解決之態度，但如日方堅持無理要求，及意圖以武力壓迫，決抵抗到底，一切責任應歸日方。德國外長謂：日本大使今晨見彼，告以日方態度，並謾過於中國。但經放說明後，彼已了然。對盧溝橋非和約規定駐兵及演習範圍更爲明瞭。放詢德國政府持何態度，彼謂目前已與德國總理說明，德國政府覺中日間有此衝突，深爲不幸，甚盼能和平解決，否則非世界之福。放謂如日方改變侵略政策，我國仍願與之協商，以外交方式解決，但能否辦到則在日方，又謂萬一事變擴大，德方見解如何？彼謂德國政府必抱定平允態度。再連日與各國駐使交換意見，所幸各使均極關懷，且云，如英、美切實合作，可消弭遠東及世界危機，但未奉政府訓令，未知二國對此事已接洽到如何程度。謹聞。程天放。」（註五）

日軍繼續向平、津集中，並攻擊南苑我軍陣地被擊退。

本日，日軍繼續自各方徵調軍隊、輜重向平、津地區集中。據北平市長秦德純報告稱：

「南京參謀本部、外交部、軍政部鈞鑒：密。（一）路局密稱：天津附近昨、今兩日先後到達榆關開來之日軍兵車共十二列。（二）平郊本日晨有日兵四百餘名，載重汽車卅二輛，彈藥車十一輪，大小坦克車十餘輛，由永定門外向二

郎廟、豐臺方面行動。(2)又由通縣方面開來之日軍百餘名，乘載重汽車六輛，上午十時行抵大紅門欲期通過，被我軍阻攔，稍有衝突。其彈藥車一輛，因疾駛被樹木衝撞，自行爆炸。(3)據報昌平方面開到日軍約一營。(4)盧溝橋壩及鐵路橋，我軍把守嚴密。大井村、大小屯之日軍向東西管頭集中，其五里店、大小瓦窯等處之敵，在各該山溝築陣地。餘容續陳。」(註六)

同日下午五時，日騎兵二百餘名由豐臺向南苑二十九軍陣地進攻，經守軍予以迎擊，日軍旋退去，雙方略有傷亡。(註七)

日本駐臺灣總督特設「情報委員會」，壓制臺灣民衆響應抗日。

日本臺灣總督小林濟造於本日本在臺灣總督府召開部、局長緊急會議，決定設立「情報委員會」，會同軍司令部，警告臺灣民眾勿參加抗日活動。同時開始管制言論、出版物，論民眾勿發生「非國民之言論。」(註八)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上海「新聞報」。

註二：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〇五—二〇六。

註三：「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一九九。

註四：程天放：「使德回憶錄」，頁一九六—一九九。

註五：「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五〇四。

註六：同註五，頁二〇四。

註七：「抗日戰史——七七事變及平津作戰」，頁二八—二九。

註八：「臺灣通志」，大事記，頁一四四。

十五日 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妨害國幣懲治暫行條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四、十五日

財政部以近年來海外銀、銅價高漲，私運銀、銅幣出口奸商爲數甚夥，嚴重破壞幣政，擾亂金融，雖迭經緝獲，惟前所公布之「妨害國幣懲治暫行條例」，雖經國民政府明令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起延展二年在案，但條例或無處罰明文，或刑期尙嫌過輕，均無以作有效防範與遏止。乃於上（六）月另行擬具修正草案，呈經行政院咨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本月二日第一一〇次會議修正通過該條例。本日，國民政府予以明令公布。茲誌條文如次：

- 第一條 意圖營利，私運銀幣、銅幣、中央造幣廠廠條或銀類出口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幣額或價額五倍以下罰金；意圖營利銷燬銀幣、銅幣或中央造幣廠廠條，私運出口者亦同。
- 第二條 意圖營利，銷燬銀幣、銅幣或中央造幣廠廠條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幣額或價額三倍以下罰金。
- 第三條 偽造或變造中央造幣廠廠條，或減損其分量；或行使，或意圖行使而收集或交付者，分別依刑法偽造貨幣罪各條之規定處斷。
- 第四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幣券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偽造、變造幣券者亦同。
- 第五條 犯前四條之罪者，其銀幣、銅幣、廠條、銀類或偽造、變造之幣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 第六條 本條例之未遂犯罰之。
- 第七條 本條例施行期間爲二年。
- 第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中央派熊斌北上，說明政府抗戰準備與決心；何應欽電告宋哲元勿中日本緩兵之計；宋哲元謝絕國人勞軍捐款。

自盧溝橋事件爆發以後，我國政府雖極力求和，但日軍不僅不撤兵，反而繼續增兵華北，並企圖離

間中央與冀察當局的感情，以從中取利。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一時不察，受日方挑撥與漢奸包圍，不依令前赴保定，而滯留天津，致使平、津形勢愈形嚴重。因此，中央爲期冀察當局明瞭政府對抗日的準備與決心，本日特派參謀本部次長熊斌北上保定，以便聯絡。（註二）

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電告宋哲元，注意日軍舉動，早作準備，且勿中其緩兵之計。何部長電文稱：

「頃據確報：豐臺之日軍現已集中包圍南苑一帶，首先消滅南苑一萬二千之我軍，此將爲日軍機動之第一目標。雖自昨晨三時半以來，當地情勢稍現和緩，談判亦已重開，然中外富有眼光之觀察者，以爲現下之混沌沉悶狀態，實有詭譎欺詐性質；衆人以爲日軍當局，現僅等待增援完竣，然後發動，以驅第二十九軍於河北省境外耳等語。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緩兵，俟援軍到達，即不顧信義，希圖將我第二十九軍一網打盡，形勢顯然，最爲可慮，望即切實注意，計畫應付爲禱。」（註三）

惟宋哲元仍擬將盧溝橋事變作地方事件解決，以避免事態的擴大，故於本日發出感電，謝絕國人勞軍捐款。電文中謂：「遇此類小衝突，即勞海內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感，捐款則概不敢受。」由於宋哲元的態度與本月十三日所表現「慷慨赴義，分所當然」之壯語，迥然不同，頗使國人莫解。

（註四）

外交部爲盧案再向日駐華大使館提出書面抗議。

本月十日，我外交部致日駐華大使館節略中，已明白指出，盧溝橋事變係日方預定挑釁計劃，我方生命財產所受損失應由日方負責。惟自近日來，日軍又自關外增調軍隊入關，強佔我交通路線，扣押車輛，有意擴大事態。我外交部因於本日再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節略，希日本政府立將此次增派來華之日軍悉數撤回，並將本案肇事日軍撤回原防，恢復事件以前之狀態，靜候合法解決。茲誌外交部致日大

使館節略如下：

「關於盧溝橋事件，外交部准日本大使館本月十四日復略，業已閱悉。查此次事件，係日軍實行其預定挑釁計畫，以致中國方面生命財產損失甚大，應由日方負責各節，外交部本月十日節略，業經詳細說明在案。茲准復略，竟欲以違反事實之見解，除免日方一切應負之責任，礙難承認。至於日本軍隊之駐守北平至海之通道，照約原有一定之範圍及目的，惟近年以來，此項日本駐軍違反條約，任意留駐部隊，到處實彈演習，迭經我方抗議，要求制止，迄未改善。此次事件，即係此項違約擅駐豐臺之日軍所釀成。此就條約言，本案責任全在日方，亦甚顯明。再白此次事件發生後，日方迭次聲明不使事態擴大，而一面有大批日本軍隊開來中國，集中在北平、天津一帶。迭據北寧路局報告：本月十日晚，榆關開到口兵車五列；十一日晨，駐榆口守備隊強入貨場並強扣客貨車及機車，組成一列，又強扣機車為壓道車，分別於十二日上午開行；又關外車底五列，同日先後由榆關開行，所載日官兵均係關東軍，在榆關強開，不服制止；又十二日下午一時，駐塘沽口守備隊派軍官一名，率兵士五名，至該站站長室，辦理日車運輸，並通知路局，客貨列車開行，均須告知，經其檢查，方可放行；十三日下午，有南滿鐵路日籍職員多人強佔天津東站候車室為辦公室，又有日憲兵多名迭次在該站強扣車輛，並監視站長；十四日日軍在該站成立天津停車站司令，並佔用該站貴賓室辦公等語。似此強扣車輛，運兵輸械，顯係有意擴大事態，侵害中國主權。茲特一併嚴重抗議，應請日本大使館查照外交部前次節略，迅即併電日本政府，立將此次增派來華之日軍悉數撤回，並將本案肇事日軍撤回原防，恢復事件以前之狀態，靜候合法解決。至於關於本案之一切要求，外交部現仍保留提出之權。統希查照見復為荷。合即略達。」（註五）

王寵惠接見許閣森，希英國能出面調解中日衝突；顧維鈞、蔣廷黻分電外交部，報告法、俄對中日衝突所持態度。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本日由滬至京，拜會外交部長王寵惠，探詢華北近況。王外長乘機央請許閣森大使向東京試探和平之途徑。（註六）

同日，我駐法大使顧維鈞拜會法國外交部長，尋求解決中日衝突之門徑。法外長答以希由英、美、法聯合向中、日勸告，或援引九國公約與美一致進行爲宜，至於訴諸國聯，渠以爲不易見效。茲誌顧大使報告拜會法外長電文如次：

「南京。外交部：頃法外長約談，謂法主張英、美、法三國聯合向中、日勸告，愈加鄭重，並願居間斡旋，連日以此與英、美接洽。惟美主分頭單獨勸告，業已與駐華盛頓中、日大使接洽；英亦如是辦理；故法亦祇能照辦。好在手續雖是分頭，政策仍屬一致，明知貴國處於被迫地位，意願和平，但仍望益加鄭重。一面已約日代辦來見，屆時擬告以法政府重視和平，願任斡旋之勞，並望日政府勿使華北大局益轉嚴重。至日前所談訴諸國聯一節，業與英大使商談，渠以爲不易見效，因值此歐洲大局未定，國聯不能爲力，當以援引九國公約與美一致進行爲宜。旋晤美大使商談，渠以爲然，但須請示政府決定。法外長並謂：此事——今晚閣議，因西班牙問題正待決定——不討論，擬於明晨國務會議提出云。再據密報，蘇俄了解此次日本在華北挑釁爲對俄備戰之第一步，惟因彼國國內正在清黨，歐局又頗不穩，故不便積極援我，以免激成第二次歐戰云。四一二號電務陳，已否與美方接洽，情形如何？祈酌示。」（註七）

同日，駐蘇大使蔣廷黻亦拜會蘇俄外長李維諾夫，探詢蘇俄在中日衝突中所持態度之情形，電呈外交部。其電云：

「昨日晤蘇俄外長李維諾夫，告以盧溝橋事件原委，以及日方行動之動機後，探詢蘇俄對此事之態度。李答：蘇俄政府深悉日方侵略行爲，對中國深表同情。其他國家，向中、日雙方勸告維持和平，實係規避。蔣大使詢李氏：倘中國請蘇俄出任調停，蘇俄願單獨擔任抑或聯合他國爲之？李答：鑒於日蘇關係，單獨出任調停顯不可能，至於與他國聯合行動一節，願加考慮，但須俟請示政府後方能答復。蔣大使嗣詢以倘中國根據盟約第十七條訴諸國聯，蘇俄是否援助中國？李答：蘇聯願助中國，但此事關鍵在於英國，以是，中國在訴請國聯之前，必須商得英方援助。李氏續稱：據東京方面消息，日本並未宣戰，日商反對戰爭，而東京政府則以爲大規模戰爭之準備，已足使中國屈服。蔣大使常指明：鑒於中國抗日情緒之緊張，則日本之技術實屬危險。李氏承認此種危險，但稱：中國對蘇

格莫洛夫之建議淡然處之，已鑄成大錯，使中蘇關係密切，則日本將有所顧忌。蔣大使於是促其表示，一旦大戰爆發蘇俄之態度如何？李氏答稱：非俟與其政府當局縝密考慮，渠自身不能負責所有聲明。蔣大使以爲就上述談話情形，蘇俄之態度顯而易見，即各國聯合出任調停，與其有蘇俄參加，無寧無之而較有效果，蘇俄對我實際之援助決不可靠，因最近黑龍江中島嶼糾紛，實因蘇俄之讓步而解決也。蔣廷黻叩。」（註八）

日本臺灣總督強迫解散「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禁止臺胞政治活動。

「臺灣自治聯盟」爲臺胞楊肇嘉等人所創，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臺胞反日情緒高漲，時有集會。日本臺灣總督小林濟造爲禁止臺胞政治活動，於昨（十四）日設置「情報委員會」，本日即強制解散「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活動。（註九）

日本陸軍省下達出兵令，由其國內增調五個師團來華。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國政府與冀察地方當局均不斷地尋求和平解決方案，無如日本不但不遵守撤兵協定，反而由其閣議決定增兵華北。本日晚，日本陸軍省正式發布公報，決定自日本國內派遣五個師團約十萬人到華北。其預定計劃係先佔領永定河以東的平、津地區，然後推進到保定、任邱一線，最後與我軍決戰於石家莊、德州之間。（註一〇）

茲誌北平市長秦德純等報告華北日軍調動情形如次：

「特急。南京。外交部助鑒：密。情報：（一）敵軍步、砲兵約二千餘名，重砲卅六門，軍馬二百五十匹，彈藥給養車四十九輛，由津沿平津大道向北平方面行進。（二）敵機三架在盧溝橋一帶上空偵察，上午十時降落豐臺南之趙家村空地，旋起飛南去。（三）據報：密雲方面開到日軍五百餘名。（四）團河到敵騎兵二百餘名，曾與我駐軍互相射擊；豐臺設有日軍指揮部，並有重砲四門，對我南苑方面。（五）平市四郊有敵坦克車三、四輛，四出竄擾，與我駐軍到處有小衝突。綜合情況觀察，當係大戰前之準備。除分電外，餘情續陳。秦德純、馮治安。」（註一一）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〇七號。另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日，上海「大公報」。

註二：「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二四。

註三：同註二，頁二五。

註四：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九二—一九三。

註五：「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二—二二三。

註六：同註四—頁一九九。

註七：同註五，頁四九一。

註八：同註五，頁四八五。

註九：「臺灣通志」，大事紀，頁一四三。

註一〇：秦郁彥：「中日戰爭史」，頁二〇八。

註一一：同註五，頁二〇四—二〇五。

十六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陸軍兵役懲罰條例」及「違反兵役法治罪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陸軍兵役懲罰條例」八條及「違反兵役法治罪條例」十一條，以爲懲罰違反兵役條例者。茲誌其條文如次：

陸軍兵役懲罰條例

第一條 辦理兵役或應服兵役者，違反本條例之規定時，依本條例懲罰之。

第二條 應受懲罰之行爲如左：

- 一、平時受召集，無故遲到在一日以上，五日未滿者。
- 二、戰時受召集，無故遲到一日未滿者。
- 三、徵兵調查不依限呈報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五、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

一三三

第三條

懲罰之辦法如左：

- 一、撤職。
- 二、停職。
- 三、記過。
- 四、檢查或抽籤時，違反秩序不聽制止者。
- 五、漏報現役及齡壯丁，非出於故意者。
- 六、意圖阻礙兵役進行，公然誹謗者。
- 七、玩忽兵役法令，有誤役政者。
- 八、其他避免或阻礙兵役，未至犯罪者。

分記過與記大過，記過三次等於記大過一次，記大過三次者撤職，記過者六個月內不得進級。

四、罰薪。扣罰月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其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五、禁閉。禁錮於禁閉室，其期間為一日至三十日。

六、勞役。令服苦工，其期間為一日至三十日。

七、加訓。於教育期內加訓一回以上，一期以下。

八、申誡。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前項規定，依受懲罰者身分分別懲罰之。

第四條

服務有功績者，得減輕免除或抵銷其懲罰。

第五條

受禁閉、勞役、加訓之懲罰，遇有疾病或天災事變，得暫停其執行。但停止日數，除因公致疾外，不得抵銷。

第六條

兵役管區人員之中誠，由該管長官核定行之。罰薪、記過，呈由該管師管區司令轉報軍政部核定行之。

停職、撤職，呈由最高軍事機關核定行之。

各級地方政府辦理兵役人員之懲罰，由軍政部、內政部會同核定行之。自治機關人員之懲罰，由該管區司令核定，令行其主管機關執行之。

其他應受勞役、禁閉未滿十五日及加訓未滿半期或中誠者，由團管區司令核定行之，在十五日以上及加訓在半期以上者，呈由師管區司令核定行之。

第七條 懲罰事項，應由核定長官通行知照，其由師或團管區司令核定者，並於月終彙報軍政部備案。

第八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違反兵役法治罪條例

第一條 本條例於應服兵役男子及依法辦理兵役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適用之。

第二條 對於應服兵役男子隱匿不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編造現役及齡壯丁名簿，故為不確實之記載者，亦同。

同居親屬或配偶間犯第一項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三條 對於緩役、免役、禁役、停役、除役為虛偽之證明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囑託者亦同。

第四條 意圖避免兵役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一、緩役、停役原因消滅，應行回役而不依法令呈報者。

二、對於身體檢查抽籤或應受徵集而無故不到者。

三、平時受召集無故不到逾五日者。

四、免役、緩役、停役、除役而無正當理由者。

五、居住所遷移而無故不報者。

第五條 意圖避免兵役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故意毀傷身體或偽託疾病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

一二四

二、徵集後入營前逃亡者。

三、戰時受召集無故不到，逾期在一日以上，三日未滿者。

前項第三款情形，如逾期在三日以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六條 使人頂替兵役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頂替者亦同。

第七條 意圖避免兵役而有抗拒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八條 煽惑他人避免兵役者，平時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條 意圖避免兵役，公然聚眾持械反抗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謀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十條 犯本條例之罪者，軍人由軍法機關審判，非軍人由司法機關審判。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廬山談話會討論中日局勢，共策禦侮圖存大計。

集全國學者、專家、黨政要員於一堂，共商國是的廬山談話會，於本日上午九時在牯嶺圖書館舉行，到會賓主共一百五十七人。與會諸人咸願在政府領導下，精誠團結，共禦外侮。其情形大略如次：

一、參加人員名單

蔣中正、汪兆銘、于右任、居正、戴傳賢、馮玉祥、張羣、曾仲鳴、于燮林、王星拱、王雲五、王亞明、王世穎、方東美、方鵬先、尹任光、皮宗石、任鴻雋、任凱南、左舜生、張東蓀、江一平、江恒源、朱慶瀾、朱經農、杜重遠、汪周典、何炳松、何鴻基、吳貽芳、吳經熊、李建勛、李劍農、李璜、李協、李文範、邵鶴亭、竺可楨、邱椿、林志鈞、林維英、俞鳳韶、茅祖權、胡適、胡健中、胡定安、胡次威、凌冰、浦薛鳳、穆湘珊、徐誦明、徐永祚、徐恩曾、馬洗繁、馬君武、馬寅初、劉秉麟、章之汶、陶希聖、齊國樞、梅貽琦、崔敬伯、崔唯吾、盛俊、

梁士純、陳之邁、曹惠羣、黃國璋、高君珊、高秉坊、張壽鏞、張伯苓、陳公博、周佛海、彭學沛、陳其采、邵力子、顧樹森、顧毓琇、譚熙鴻、蕭鈺、蕭純錦、謝壽康、裘開明、蔣方震、蔣夢麟、衛挺生、駱美奐、歐元懷、馬朝鸞、龔學遂、劉大鈞、劉振東、鄭通和、范壽康、劉湛恩、廖世承、趙迺傳、趙棟華、趙正平、趙蘭坪、楊公達、樓桐孫、程中行、陳布雷、梅思平、梁穎文、宋兆莘、李超英、張彝鼎、徐慶譽、高傳珠、李毓九、羅君弼、陳方、梁敬錚、邱醒石、吳鍊才、吳頌崇、李唯果、劉健羣、甘乃光、謝冠生、潘公展、劉瑞恒、吳尚鷹、陶履謙、錢昌照、周覽、賈士毅、傅斯年、陸費伯鴻、秦汾、曾仰豐、曾琦、陳春圃、陳次溥、陳大齊、陳劍修、陳錦濤、陳長衡、陳源、裴復恒、張西曼、張壽森、張肖梅、張純明、張心一、張素民、張熙若、張顯、張志讓、陳立夫、段錫朋、鄒琳、經亨頤、葉楚傖。

二、來賓發表意見

九時正，談話會邀集人汪兆銘、蔣中正同時蒞臨。開會後由汪兆銘擔任主席並致詞，引述當前各重要問題，希望與會佳賓盡量發表意見，盡量批評。主席詞畢，由來賓發表意見。

(一)張君勱發言略謂：在民國成立前，國內各黨派意見容有不同，民國成立後，對於國家愛護意見，完全一致。民國十三年後，各人對若干問題，或有見解不同，然綜而言之，民國成立二十五年中，對於中山先生理想及國民黨建國志願，無不竭誠希望其完成；目前國難嚴重，在此時機，民族生存之重要，超過一切，必先有民族，方可談到其他。在精誠團結聲浪中，在野人士對政府應表示信任，發揮善意，本人尤鄭重表示此意。

(二)張志讓發言：民族存亡關頭，全國上下，對一切問題應一致服從政府。希望政府於言論自由、特種刑法、新聞檢查等，速予改善。

(三)王雲五發言：國民中今日多數心理信任政府於救亡已有準備，但我們國民如何盡量貢獻其力量於後方，尤望政府指示。

(四)張壽鏞發言：三民主義無批評餘地，憲草第一條條文，今日縱有若干人懷疑，將來國民大會必能反映多數人民之心理，確然成立，但希望政府信賞必罰，增厚威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

一二六

(4)曾琦發言：欲求現代國家之完成，必先求國家形體之現代化，故必有全民擁護之政府，代表民意之機關，根據憲法運用之政府機構，對於憲法，全國貴有精神上之一致，而不必求對條文內容之一致。適聽主席引論中所談問題，政府施政實際與國民黨政綱，既因時勢必要而有變更，憲法中各問題，能注意此條件，自易得圓滿之解決。

(5)江問漁談教育問題，謂一切問題，尤須於政府領導之下，組織起來。
談話至十一時完畢，會場空氣嚴肅和諧，精神大為振奮。(註二)

蔣委員長電示宋哲元，勿中日人離間之計。

本月十一日，冀察當局與日方簽訂之和平條款，並未早報中央政府。惟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已由各方獲悉是項交涉經過及內容。因於本日電示宋哲元，勿中日人離間與緩兵之計。原電云：

「連日對方盛傳兄等已與日軍簽訂協定，內容大致為：一、道歉，二、懲兇，三、盧溝橋區不駐兵，四、防共及取締排日等項。此時協定條款，殆已遍傳歐美。綜觀現在情勢，日方決以全力威脅地方，簽訂此約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僅止於所傳數點，則其大動干戈，可謂毫無意識。推其用意，簽訂協定為第一步，俟大軍到達後，再提政治條件，其嚴酷將恐甚於去年之所謂四原則、八要項。觀於日本外次堀內告我楊代辦：『已簽訂地方協定為局部解決之基礎』一語，並足證明此基礎之外，另有文章也，務希兄等特別注意於此。今次事件，絕非如此已了，祇要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顧獨負其責也。如何？盼覆。」(註三)

宋哲元電請中央準備待變，並表示願有限度接受日方所提道歉及撤兵要求。

本日，宋哲元電覆昨(十五)日軍政部長何應欽的電文時稱：

「白盧事發生以來，哲元即首先顧慮全局之如何發展，周詳審慎，以期萬全。茲奉電示各節，倘不幸而成事實，則是現已陷絕境，應請中央作第二步準備，以待非常之變。」(註四)

同日，北平教育界代表李書華、張貽惠、李蒸、劉治洲等人前往北平謁宋哲元，探詢宋氏與日人交

涉情形時，宋氏一方面表示他未與日人簽訂任何協定，二十九軍絕不向日人讓步；另一方面，宋氏却又表示其願意有限度的接受日方所提道歉及撤兵的要求，以維持華北和平。（註五）

案：宋哲元一面為迎合國人抗日的情緒，表示不向日人讓步。然而在問題的處理上，則希望能夠和平解決，以免事態擴大，致使國人對其態度表示懷疑。

外交部分致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德、蘇等國備忘錄，說明日本在盧溝橋行為係侵犯中國主權，我國仍準備以和平方法與日本解決爭端。

外交部本日訓令我國駐美、英、法、德、蘇等國大使往訪駐在國外交部，遞交備忘錄，內述日本大舉侵犯華北，破壞中國主權，違背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如聽其自由發展，不獨擾亂東亞和平，且將影響世界其他各處。中國將全力保衛疆土與國家尊榮，但亦準備以和平方法與日本解決爭端。節略略稱：

「此次紛擾發生之際係在七月七日夜間，其時日本軍隊正在舉行演習，最初發生衝突之地點，係在盧溝橋一帶，日本軍隊在該處毫無權利足以根據，蓋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第九條規定外國軍隊駐在地點，並未將盧溝橋、宛平縣城及豐臺包含在內，日本根據此項條約而提出要求，原已不合時宜，絕無根據。且即就辛丑條約條文而論，日本在各該地方駐紮軍隊，舉行演習，亦絕無理由足言，……日本軍隊藉詞要求在中國軍隊防地內搜尋失蹤之日本兵士一名，竟圖以強力於夜間侵入中國軍隊所駐防之宛平縣城，明知中國軍隊必加以拒絕，乃故意出此，藉以發動對於華北更進一步之侵略行為，此固屬顯而易見者也。……現有日本飛機百餘架，陸軍約二萬員名，集中北平及天津附近，中國當局竭盡一切方法，甚至允許雙方相互撤兵，以冀停止敵對狀態，無如每次獲得解決辦法之後，輒因日本軍隊重行進攻，以致立即成為無效。……中國政府認為『此項侵略行為』，實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規定之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倘任其發生，則足以在亞洲及全世界產生重大之後果，此在中國方面，現仍準備談判任何種榮譽之協定。惟中國國民政府對於談判解決之基本條件，不得不加以密切之控制，蓋恐嚇地方當局，促成華北分裂，原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

一二八

日本軍人慣用之策略，而爲世人所熟知也。」（註六）

駐日大使許世英提前返任。

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以年高多病，不勝繁劇，屢請辭職，均經蔣院長中正慰留。近因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外交緊急，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王寵惠電囑許大使提前赴日，共赴國難。許大使接電後乃打消辭意，力疾從公，於本日夜離滬返任。（註七）

駐美大使王正廷拜會美國國務卿赫爾，商討對日問題；赫爾發表聲明，重申睦鄰政策。

我國駐美大使王正廷本日拜會美國國務卿赫爾，商討援引九國公約對日進行道義制裁，而達到增進日本溫健派（對華不擴大派）的勢力。然而赫爾對此事表示懷疑，並認爲可能更會促進戰爭，而加以拒絕。（註八）

同日，赫爾發表對外政策的聲明，僅抽象重申睦鄰政策，其要旨如下：

「武力的敵對行爲，對於美國在中國的權益亦有影響。美國在過去屢次主張，應避免遂行政策而行使武力，並通過和平協定調整國際關係，以及尊重他國權益。美國政府相信通過和平的、實際的方法力謀協調，應可達成上述諸原則。」

赫爾在上述聲明中，不僅沒有提到九國公約，亦未曾言及中日兩國的衝突，實爲一空洞而且抽象的聲明。（註九）

程天放將德國朝野對中日事件的輿論反應電告外交部。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德、日曾簽訂防共協定，以共同防衛共產黨赤化世界爲宗旨。因之盧

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即在德國宣傳我政府與蘇聯友好及共產黨妥協的言論，來中傷中、德間的情誼。我國駐德大使程天放乃在德國利用贈送反共書籍及個人談話、公開演講等方式，宣傳中國反共經過，使德方朝野有所明瞭。本日，程大使將此事經過電呈外交部稱：

「南京。外交部。四八五號。五三八號電敬悉。放抵德後曾備德文本中國反共鬭爭書籍數百部，分贈德政府要人及在野名流。個人談話及公開演講亦隨時宣傳中國反共經過，故德方朝野對此頗為明瞭。華北事變發生後，日方在德自思造成中蘇連繫及我政府與共黨妥協友好之輿論，但迄至現在止，可謂未生效力。德報對中日事件評論均尚持平，大都暗示日方在華北駐軍太多，引起中國惡感。著名大報佛朗克府新聞十三日社評且謂：中國方面軍力及民族自尊心均強，已非數年前之易於屈伏。蔣院長決不願訂立屈辱之條件，現仍願交涉，但不免有一日至忍無可忍之境云云。除三月五日德黨報社評曾提及中國之人民陣線外（詳三九七號電），此後並未再提。同盟社所傳，顯係故意散放空氣。惟十四日與德外長談話時，曾談及見日大使時，曾告以中日糾紛擴大、延長均不利，恐徒為共黨造機會云云。此後仍當嚴密注意報紙論調，隨時電陳，唯我方在海外無通訊社，不克直接供給消息於各報，為可憾耳！程天放。」（註一〇）

英駐華大使許閣森致函日本外務省，建議中日雙方停止調動軍隊，尋求和平，但為日方拒絕。

我國政府鑒於對日直接交涉無效，曾於昨（十五）日央請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出面調解中日衝突。本日許閣森大使以個人名義寫信給美國駐日代辦達茲（Games Dodds），請其轉告日本外務省，告以中國蔣委員長準備自十七日起停止調動軍隊，但希望日本亦採取同樣行動；此外中國政府並準備預作安排，以使雙方捲入衝突的部隊各自回防。但當達茲把許閣森建議轉到日本外務省時，日本當局立即通知許閣森說：「由於盧溝橋事件之解決，完全是華北地方當局職權範圍內，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蔣委員長的提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

一三〇

議。」蓋日本當局完全漠視中國政府的主權，視冀察當局爲一獨立的政權矣。（註一一）

日本增調十萬軍隊赴華北；日陸軍省訓令香月清司迫宋哲元簽協定；長谷川促日海軍在上海發動戰爭。

自昨（十五）日，日本陸軍省發布出兵華北的公報後，日軍即於本日徵召商輪十一艘，裝運大批軍隊、輜重前赴華北，其中已奉令開拔的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六等五個師團，約十萬人。

（註一二）

同日，日本東京陸軍省訓令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壓迫宋哲元簽字於七月十一日的協定，要求宋哲元向日方道歉，撤換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並要求徹底實行七月十一日的協定條款。（註一三）

同日，日本海軍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向日本海軍軍令部報告：「如果局限戰域，則有利於敵（中）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將使我（日）方作戰困難……爲制中國於死命，須以控制上海、南京爲最要着。」故而促請日海軍在上海發動戰爭。（註一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〇八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新聞報」。另見「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二十九期，頁四九。

註三：「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二五。

註四：同註三。

註五：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九三。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

註七：「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一四。

註八：同註七，頁四四五。

註九：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四九。

註一〇：同註七，頁五〇四—五〇五。

註一一：白井勝美：「日中戰爭」，頁三七—三八，中央公論社，昭和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另見同註五，頁一九九。

註一二：同註二。

註一三：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之國民政府」，頁二九。

註一四：同註九，頁三九。

十七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國民工役法」。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國民工役法」，共二十六條，規定國家為經濟建設及救災防患之必要時，得依本法，於平時或非常時期徵工役。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國家為經濟建設及救災防患之必要，得於平時或非常時期徵工役。

第二條 平時徵工役，以左列之公共事業為限：

一、自衛工事。

二、築路工事。

三、水利工事。

四、造林工事。

第三條 非常時期徵工役，以有左列之情形時為限：

一、非常時期之自衛工事。

二、水、火災、蟲災、地震及其他重大災難之防衛及救護。

第四條 年滿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男子，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每年均有服工役三日之義務。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六、十七日

在本籍以外有職業者，應就其職業所在地服工役。

第五條 肢體殘廢，心神喪失或有痼疾不勝工役者，免服工役。

第六條 現任公務員、學校教職員及肄業學生，得免服工役。

第七條 因職業或其他關係不能應役者，得覓人代役或納相當之代役金，其數額由縣市政府酌定之，但每日不得超過五角。

第八條 人民於應服役時期，患有疾病或有婚喪大故者，得延役，於事後補足工役。

第九條 鄉、鎮、區公所每年應於實施工役前四個月，調查應服工役之人民，編訂名冊，呈經縣、市政府核定後公布之，如有錯誤，得由被徵人聲請更正。

第十條 縣、市政府每年應於實施工役前三個月，擬訂全部工役計畫及預算書，並附各項工程計畫圖表，遞呈該管省政府核定，轉送內政部備案，直隸於行政院之市逕送內政部備案。

第十一條 實施工役時期，應在農隙、工餘或假期舉行，由該管縣、市政府酌量當地情形定之。

第十二條 工役時間每日以八小時為限。

第十三條 人民服工役之地點，以其居住所之附近為原則，在居住所五公里內者，得不發給養，在五公里以外者，應發給養。

第十四條 服工役人民所需工具應供給之，但普通日用之工具得令自備。

第十五條 實施工事，以縣、市政府為主辦機關，但其工事涉及數縣、市者，應呈准直接上級機關聯合舉辦，或由該管行政官署主辦之，涉及數省、市者由內政部主辦之。

第十六條 應服工役人民，鄉、鎮、區各自成隊，以鄉、鎮、區長為隊長，分任指導之責。

第十七條 徵用人民服役，如遇有內政部所指定之工事，與省、市政府所指定之工事，或省政府所指定之工事，與縣、市所擬辦之工事，發生同時並同一區域時，應由縣、市政府酌量工事之緩急，分配工作。

第十八條 徵工役舉辦工事之費用，除以代役金撥充外，應列入縣、市政府之地方預算，但其工事範圍涉及數縣

、市者列入省預算，由內政部主辦者列入國家預算。

第十九條 應徵工役人民，如因工受傷或死亡者應給予相當恤金。

第二十條 人民應徵服役工作完竣後，應由縣、市政府給與服務證，載明姓名、年齡、住址及工作地點、日期，其繳納代役金者，亦應給證。

第二十一條 各縣、市於每次徵工役完畢後，應將經過情形、辦理成績及代役金並其他款項收支數目作成圖表，遞呈內政部備案，其工事由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主辦者，應報內政部備案。

第二十二條 非常時期徵工役之命令，由中央、省、市政府或事變發生地之地方行政長官發布之。關於服工役日數、徵工役時期、工役時間、工役主辦機關、服工役人民之編制，得不依第四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依事變之情況及事實之需要定之。

第二十三條 人民無故對於工役抗不應徵者，得由鄉、鎮、區長報由縣、市政府強制執行，或處以每日以下之罰鍰。

第二十四條 不依法發布徵役之命令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辦理工役人員藉口應修工事，擅向居民派捐、勒捐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千元以下之罰金。

前項人員不依法為徵役或免役之處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二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何應欽電告宋哲元早作軍事部署，準備持久抗日。

軍政部長何應欽惟恐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抵天津後與日人和平談判，而疏於軍事設防，致為敵所乘，曾於本月十二日電示宋哲元赴保定指揮軍事，惟宋哲元仍滯留天津，故特於本日再次電告宋哲元：日本已大舉出兵，準備攻佔北平，望宋氏等勿為政治談判所誤，應早謀軍事部署，於北平、南苑、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七日

平三個據點，集結兵力，構築工事，作持久抵抗。何部長篠電略云：

「綜合近日情況，日本國內已動員及出動之部隊，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六等五個師團及朝鮮之第二十師團；日軍部共徵發郵船會社、大阪會社及國際、山下、三井等社商船計三十餘艘，調兵遣將，未稍停止；而關東軍陸續輸送至天津者，截至卅（十五日）止，已有二十列車，當已在一個師團左右；並有數千人沿平津公路及津保公路行進中；其在盧溝橋正面者千餘人，正構築工事及在迨甲村設飛機場。窺其用意，顯係對北平及南苑取包圍形勢；而近日則派小參謀數人與我方談判和平，希圖緩兵，以牽制我方，使不作軍事準備，一俟到達平郊部隊較我第二十九軍佔優勢時，即開始攻佔北平，先消滅我第二十九軍，此項詭計最爲可慮，一二八之役，可謂前車。兄等近日似均陷於政治談判之圈套，而對軍事準備頗顯疏懈，如果能在不損失領土、主權之原則下，和平解決，固所深願，第恐談判不成，大兵入關，爾在強力壓迫之下，和戰皆陷於絕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則噬臍不及。望兄等一面不放棄和平，一面應暗作軍事準備，尤其防止敵軍奇襲北平及南苑，更須安定計畫。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爲三個據點，將兵力集結，構築工事，作持久抵抗之準備，如日軍開始包圍攻擊時，我保定、滄縣之部隊及在任邱之趙師，同時北上應援，庶平、津可保，敵計不逞。」（註二）

惟宋哲元對於與日軍之和談仍抱希望，於本日答覆二十九軍駐京代表李世軍詢問十四日天津談判真相時，表示雙方談判僅以解決地方局部衝突及兩軍各自撤回原防爲目的，既未承認任何喪國的協定，亦未談商任何超越撤兵及解決局部衝突範圍之外的重大問題，但宋氏同時又表示不同意中央派兵北上。同日夜，宋哲元在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要求答應和談條款的最後期限下，派天津市長張自忠與日方參謀長橋本羣再作商談。（註三）

日本五相會議決定對華最後要求的期限。香月清司與日高紛向冀察當局和外
交部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備忘錄。

本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陸相杉本的提議，對華北事件的談判，以十九日爲履行最後限期，不容許

遷延，若談判不能圓滿達成目的，將大舉進攻中國。會議完畢後，東京本部即派陸軍省中國班長柴山、參謀本部中國課長永津於下午五時飛天津，傳達上述命令給香月清司和川越茂。（註四）

同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通知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限宋於十九日以前承諾日方要求（指本月十一日的協定）。（註五）

同日晚，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川越茂當時尚在華北）前往外交部向王寵惠部長提出一最後通牒式的備忘錄，要求中國政府「停止一切挑戰的言動，不得妨礙地方當局（指冀察當局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實行解決條件之事，對於上述，希望迅予明確回答。」同時，日本陸軍武官大城戶亦向軍政部政務次長曹浩森提出相同要求。茲誌日方來文如次：

「帝國政府已於本月十一日聲明中明白宣示，堅持事態不擴大之方針，並不放棄和平的折衝之希望，隱忍自重，不斷努力於當地解決。然中國政府不但仍繼續挑戰的態度，並以各種手段與方法妨礙冀察當局解決條件的實行，對於華北安定不斷加以威脅，帝國政府深覺遺憾。若長此推移，終必難免發生重大不測之事態。中國政府方針亦在不擴大事態，此從王部長閣下屢次說明之言辭中亦可鑑及。中國政府若真有此種希望，為求實現起見，帝國政府要求即時停止一切挑戰的言動，並要求不妨礙地方當局實行解決條件之事，對於上述，希望迅予明確回答。」（註六）

當日本五相會議決定原則的訓令尚未發出之前，日本參謀本部即下令其停留在國內的師團，準備出發，前往華北作戰。（註七）

事實上，日本所採措施，顯在以武力遂其侵略華北的目的，除非中國能滿足日方所提出的條件，否則中日之間的關係即已面臨最緊要的關頭。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〇八號。

註二：「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三二。

註三：「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九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七、十八日

一三六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上海「新聞報」。

註五：「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二〇〇。

註六：「中日外交史料叢編」轉，頁二〇三。

註七：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二一。

十八日

蔣委員長主持廬山暑期訓練團第一期學員畢業典禮，並演講「建國運動」。

廬山暑期訓練團第一期學員係於七月四日開訓，本日舉行畢業典禮。典禮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親自主持，並即席就「建國運動」為題，發表演講。蔣委員長指出：建國的目的在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建國要素包括精神、物質、行動三方面：精神方面要推行新生活運動；物質方面要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行動方面要推行勞動服務運動，而以三者結合產生巨大功用來完成建國事業。茲誌講詞如次：

「今天在畢業典禮時候，特將建國運動作一個系統的總括的講述；使大家明瞭建國的目的、建國的究竟、建國步驟與入手方法，以及建國的原動力所在。我們明瞭了建國的目的和究竟，才有正確的方向；明瞭了建國的主要工作與入手方法，纔不會本末顛倒；我們尤其要明瞭建國的原動力，發揮應有的德性而奉為行動的準則，我們的建國工作纔能夠迅速推進而收很大的效果。」

我們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是我們建國運動的總目標。三民主義是我們總理為中國定下的革命救國的最高原則，要促進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我們要建國，就要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將中國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新國家。

一、建國目的

(一) 要實現民族獨立：集中全民族各階層的力量，把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來，排除一切的侵略壓迫，造成完全自由、獨立的國家。

(二) 要實現民權平等：要使中國國民都能夠享受充分的民權，先要由國民全體解決民生需要和民族的問題，

來奠定民權基礎，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

(三) 要實現民生自由：人民一切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均等普遍的滿足，不受任何的限制，不感到任何的缺陷。

我們爲要達到這三項目的，就必須恢復民族自信力，恢復民族自治力與恢復民族創造力。

(一) 要恢復民族自信力：我們必須使全國國民認識本國歷史文化之偉大，在教育上要特別注重於史地課程，使大家尊重本國五千年悠久的歷史，以及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疆域，而有發揚光大的信心；一方面提高一般國民的國家觀念，知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我們要有堅確的自信，勿盲目崇拜外國而唾棄本國的文化，我們要自信革命必能成功，民族必能復興。

(二) 要恢復民族自治力：中國古代無論地方與個人自治力本來是很發達的，人民守望相助的習慣很普遍，地方自治的組織規律很嚴明，對於個人自治工夫尤爲注重，我們必須把我們民族固有的自治力恢復起來，纔能夠實現民權的平等。所以我們必須提高人民的知識和經濟地位，培養國民的政治能力，從實際上訓練人民有管理地方事務和行使四權的能力，而後民權纔有堅實的基礎。

(三) 要恢復民族創造力：我們的祖先一切創作和文化，都要比同時期的其他國家高尚而偉大，現在的貧弱現象，是喪失了創造力的緣故。我們要促進物質建設以解決國計民生的需要，就必須一方面發展我們固有的知能，一方面儘量灌輸近代科學的知識和技術。

二、建設之首要在民生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這是總理在建國大綱中特別提示的一句話。總理在民生主義演講中說明民生爲歷史的中心，而總理的三民主義實在也是以民生主義爲中心。民族主義要扶植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就要排除民生的障礙；民權主義要建設人民的權力，就是要使人民自身能解決民生問題。依照總理的定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也可以說是國家的生計），羣衆（民衆）的生命。』民生問題實佔建國工作上最主要的中心地位。

民生首要在日常生活問題：如上所說，民生的範圍是非常廣大，但實際上民生之主要問題，還在於全體人民的日常生活，即食、衣、住、行之四大需要，人類一切的經濟活動，可以說都爲要解決此日常的實際生活問題。

解決民生方法：民生主義的目的，既在於使衣、食、住、行各種生活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滿足，而物質條件是有限制的，我們充分供給需要，就不能不注意於生產，我們爲要使人民得到均等的享受，就不能不解決分配問題。所以解決民生的方法，是要以生產爲主，而同時注意到分配的平允。根據總理民生主義與建國大綱所指示，和目前國家事實之需要，我主張以爲要解決民生方法必先實行下列幾件事：

(一) 實行平均地權：我們要測量土地、釐定經界、實施土地法規、實行報價徵稅。土地問題是民生問題中最主要的問題，土地問題有適當解決，社會階級中便沒有兼併侵削的不平均現象，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二) 防止資本操縱，實施累進稅率：總理節制資本的主張是一方面允許私人的企業，而同時要限制私人資本，不許其操縱國民生計。我們爲防止私人資本的過份膨脹，最有效的方法莫如施行累進稅率，不但遺產稅、所得稅應累進，其他足以增殖資本的稅源，也應採取累進的稅率。但日常生活需用品則應在例外，然亦必須有一定的限度。

(三) 促進勞資合作，實施勞資仲裁：在中國生產落後的狀況之下，萬不能允許勞資衝突來妨礙生產，我們一方面要使資本、勞動雙方均在國家民族最高利益之下密切合作，來加緊生產，同時對於勞資糾紛還要實施強制仲裁，使不致影響到生產的低落。

(四) 發達國家資本，保障私人企業：我們爲救濟貧弱，必須積極生產，所以一方面要發達國家資本，使凡有獨佔性，或私人能力不能舉辦，以及與國計有關事業，都由國家來經營，同時一方面還要保障私人的企業，以扶持國家整個產業之發達。

(五) 政府、人民協力解決生產與分配問題：這是目前最切的需要，不但建國大綱中所示衣、食、住、行四項的事業而已。

三、建國三要素

我們分析人類一切活動，大概都包含有精神、物質、行動三方面，而我們艱難巨大的建國工作，更要從這三個要素上面加以推進。我們要同時提高精神的力量，要增進物質的利用，要促進行動的普遍與積極，而後三個要素纔能相結合連繫，以發揮巨大的功用，來完成建國的事業。所以我們哲學的基礎，不偏於物質，亦不偏於精神，而要認識精神與物質並重而不能偏廢的，但是沒有行動的表現，雖有物質與精神，亦不能見其效用的。故我們的哲學，更應注重知難行易的「行」字，所以我主張行的哲學，就是這個道理。

(一) 精神方面——要推行新生活運動：其主要目的在轉移風氣，發展德性，掃除社會上腐敗的惡習，培養社會上活潑的生機，以禮、義、廉、恥的規律行之於日常生活之中，一切行動都合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之標準，實在是一種精神革新的運動。我們民族精神喪失已久，建國要件一切缺乏，唯有推行新生活運動，恢復我們民族固有德性，改革習慣，風動社會，才能振作積極的精神。

(二) 物質方面——要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我們在建國進程中所感到最痛苦者，為物質的缺乏，因物質的缺乏，影響到國民生活的困窮，由窮而弱，同時更影響到國力的不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主旨，在使各種人力與生產要素為全體適當之配置而使為有效之發揮，其目標為「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我們知道：中國不是沒有土地和物產，而是地不盡其利，物不盡其用，唯有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使社會一致起來努力，才能解決物質缺乏問題。

(三) 行動方面——要推行勞動服務運動：我們如祇知道革新精神和增加物質，而沒有普遍積極的行動，還不能使精神與物質連結起來，還是不能改革中國散漫頹廢、根深蒂固的惡習慣，而促使建國工作的迅速完成。所以我們必須提倡行動，必須使全體人民相勉以勤勞，使人人都以服務為可貴，因此我們必須積極推行勞動服務運動，不論學校、機關和部隊，不論是普通的社會和家庭，都要繼續不斷，倡導督促，使成為普遍的行動。以上都是在社會方面着手的工作。

四、建國入手方法

我們在上段所說的三種運動，乃是由三個方面來推進建國要素的社會運動，現在要講明建國工作的入手方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八日

因為建國是一件十分浩大的工作，所以我們必須從最扼要之處認定其入手之方，才不致勞而無功。這入手方法可分兩方面來說：（一）就國家所由組成之地區單位上說，我們要推行地方自治。（二）就國家所由組成之人民方面而言，我們就要用教育與訓練的方法來培養國民能力。

（一）推行地方自治：依照建國大綱所規定，在訓政時期，應該由政府協助人民籌備自治，這協助籌備的意義就要先舉辦地方的事業，奠定自治的基礎，這些事項，總理在『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早有詳明的規定，現在斟酌事實之需要，再為補充幾項如下：

甲、調查戶口。乙、測量土地。丙、辦理警衛（包括推行保甲）。丁、開闢交通。戊、普及教育。己、墾荒造林。庚、修治水利（築堤、開渠、掘井、清河均屬之）。辛、推行合作（盡力推行生產、消費、信用、運輸等各種合作事業）。

（二）培養國民能力：我們要完成建國工作，必須使大多數以至全體人民成為健全的國民，都有相當的能力來貢獻於國家的建設，所以我們第二個人手方法，就要應用教育的方法來增進國民能力，關於此點應分管、教、養、衛四方面同時並進。這管、教、養、衛本來是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我們要造成完全的公民，亦必須在此四方面施行訓練：

甲、關於『管』者——管理的訓練：我們中國過去最忽略管理，其實管理乃是一種最重要的學問，我們對人、對物、對地、對事都需要嚴密的管理，就人事關係而言，所謂監督、指導、分配、調遣、考核都是管理的要項。至於對事、對地、對物亦無不需要嚴密的管理，而後事無頹弛，地無曠廢，物無遺棄。在西洋有科學管理的專門學問，我們中國因為沒有這種的素養，一般不知管理的重要，所以一切不能確實，一切不能嚴密，一切不能作合理支配和運用，所以一切無謂的浪費消耗，不知國家一年要花費了多少的財物與土地等等。我們要培養國民能力，就要實施管理的訓練，使從各種實際事項或實際工作中，領略管理的重要，具備管理的能力。

乙、關於『教』者——常識的訓練：『教』就是教育，我們救國、建國都少不了教育的力量，而關於培養國民能力，在各級的教育中間應一致注重常識的訓練。我們過去教育上的缺點就在於好高為遠，不切實際，不知世界上

最實用的事物，一定是最平凡的部份，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儘有許多連普通極粗淺的常識都不知道，所以國家得不到專家的助力。所以我們認為在國民教育上應以常識的訓練為基礎，常識充足的國民，必然是能擔負實務的國民。

丙、關於『養』者——生產的訓練：養是發展經濟，充裕民生的意思，在國家與地方來說，就要發達公共的產業，就個人來說，就是增加生產的能力。我們國家貧弱到此地步，建國運動中所需要的國民，必須是具備生產能力的國民，所以我們要就各種情況之下，對一般國民施以各種職業生產的訓練，養成勞動的習慣，革除其倚賴、游懶的惡習，至少限度也要使農業和工業生產達到本國自給的程度。

丁、關於『衛』者——國防的訓練：衛就是自衛，我們國家要達完全獨立，必須人民完全具備自衛的能力，小之則保衛鄉里，大之則保衛國家，所以自衛能力的養成，應以國防的訓練為主，而尤要者在提高其對於國家民族的觀念，犧牲奮鬥的精神，並養成其服從紀律的習慣。

由於上面一種運動與推行地方自治及培養國民能力各種要目之實現，我們必定能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盡其流包含在內）與事盡其功的四大目標，則建國工作即已達到第一步的完成。

五、建國原動力

我們知道無論任何事業之進行，必須有一個原動力在他的裏面發動，方能成功。今日建國運動既是這樣一個艱鉅遠大的工作，而其要目與方法又如此繁多，再加以我們國家所處環境如此艱難，和過去基礎如此薄弱，我們要想急起直追的來完成這一個使命，斷不是尋常的努力所能濟事，所以最後要講述『什麼是原動力』。認識了這一個原動力的體系，我們就要奉為鍛鍊精神的基準，共同一致的來達成我們的任務。

建國的原動力沒有別的，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而尤以仁、愛為中心。這是中國幾千年來世代相傳的道統，深入於一般的人心，幾乎成了每一個黃帝子孫的天性，只要把他恢復過來，就是建國的原動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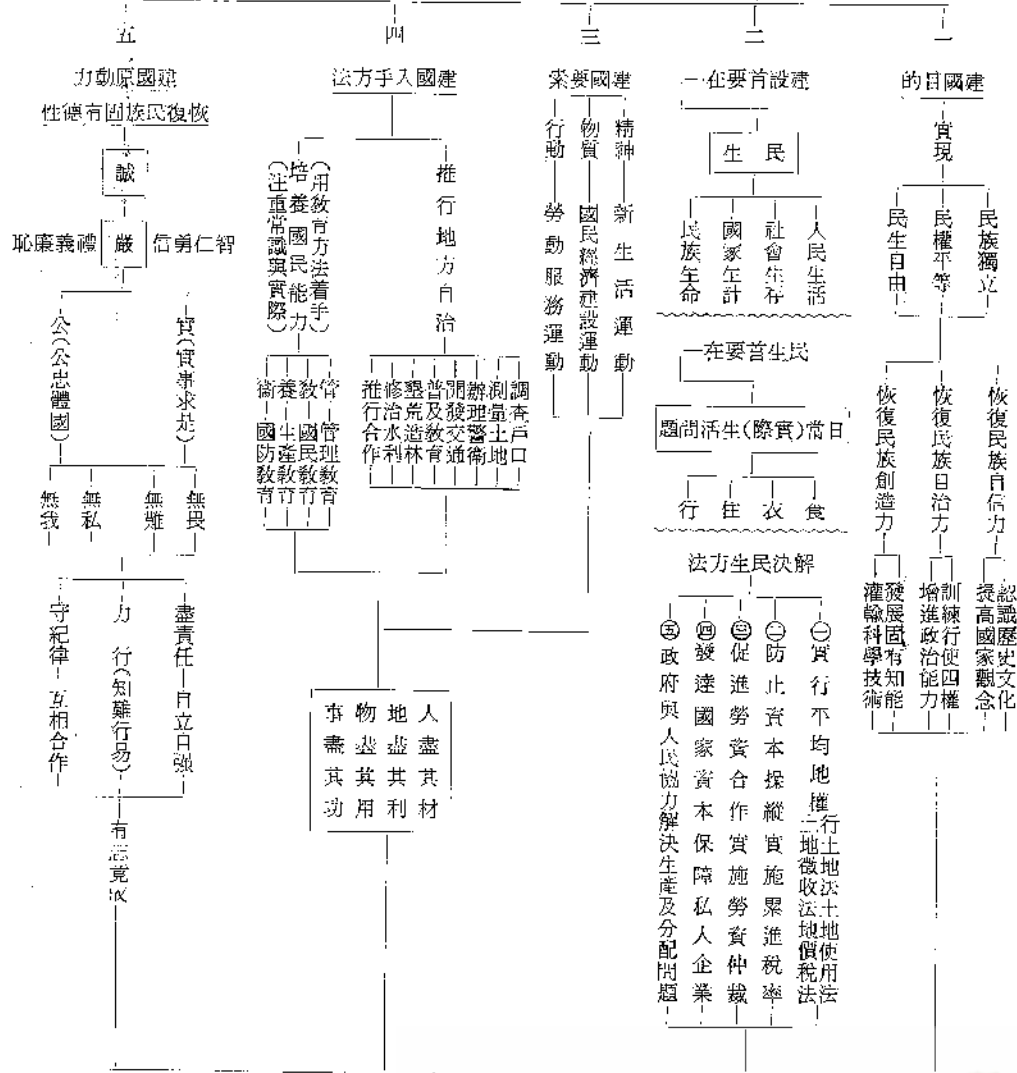
在固有道德之下，足為一切行動之最高基準的就是『誠』字。誠就是誠意，也可以說是決心，具備了這個決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八日

一四二

建國運動

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主義
實現
建國
完成

，便是徹始徹終，永不退轉，全力貫注，自強不息。未知的時候，一心不亂的去求知，既知之後，一心不亂的行其所知，所以古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由於這個『誠』字，再表現之於行爲與態度方面的就是嚴正的『嚴』字。嚴是嚴以自律，嚴於處事，一絲不肯假借，一些不肯放鬆的意思，而且有整個完滿的意義。與這個『嚴』字相關聯的，在內在品格上有智、仁、勇，在行爲的法則上有禮、義、廉、恥，具備了智、仁、勇，便能夠不惑、不懼、自立、自強；具備了禮、義、廉、恥，便可做到了不屈不撓，自愛自重。再由『嚴』字推行起來，凡人能嚴正，則必能做到實事求是的『實』字，人能確認了真實，便能埋頭做去，既不見有可畏，亦不見有所謂艱難。人能嚴肅自立，就能正大光明，便可做到公忠體國的『公』字，不但不雜一絲一毫自私之心，還可做到大公無我而服從公共的理法。人能無畏無難，則必能竭盡責任，自立自強，人能無私無我，則必能確守紀律，互助合作。如果一方面能自強自立，一方面能互助合作，若再能認識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人人以唯公唯實的態度而負責力行，則所謂有志竟成，當然可克服一切當前的障礙，而達到主義實現，建國完成的目的。」（註二）

宋哲元晤香月清司談盧溝橋事變，並商討華北危局的解決途徑。

本日午後，宋哲元藉參加本月十六日病亡之前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葬禮之便，前往天津日租界明石街日軍偕行社拜訪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宋偕張自忠、張允榮、陳覺生、陳中孚、鄧哲熙等五人前往，由香月清司親自延入，日方有關人員橋本、和知、大木、池田、塚出均在座作陪。談話中，雙方對盧溝橋之衝突，互表歉意，並洽談解決華北危局的途徑。迄下午二時許，宋等始辭出。此爲香月清司到任，宋哲元由樂陵返津後，雙方第一次晤談。

綜合各方觀察，中日局勢現已屆重要階段，雖經宋哲元與香月會晤，和平聲浪轉高，然此實爲日方緩兵之計。（註二）

案：宋哲元拜訪香月清司，日方認爲此係宋對日軍的單方面道歉，宋認爲是互相道歉，各持一詞。

日本飛機掃射平漢路列車，我外交部提嚴重抗議。

本日，日本飛機違法侵入我河北、河南兩省，掃射平漢鐵路列車。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有日本軍機兩架飛入河南省境，於安陽縣漳河橋射擊平漢鐵路客車，當場死二人、傷二人。十二時，由保定南下之第七十二次客車，抵達河北邢台縣（順德）屬官莊站時，亦遭日機掃射，傷十餘人。

對於日機之違法行為，我外交部據報後，即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嚴重書面抗議，認為該軍用飛機在我國境內私自飛行，已屬不法，今竟開槍射擊列車，尤為侵犯我國領土主權之蓄意挑釁行為，要求該使館立即轉電日本軍事當局，嚴令約束該方軍用飛機，不得再有同樣非法行為，其發生結果，應由日方負責，至關於此事各種合法要求，我方聲明保留。（註三）

據日方報導，日機此次行動係偵察國軍北上平、津之諜報行動。（註四）

日本駐臺灣總督召集地方長官會議，闡明時局方針，防止臺胞活動。另臺灣苗栗錦水油井發現大量石油。

臺灣日人鑒於中日事態擴大，昨（十七）日曾召集臺南、新竹二州日僑舉行民眾大會，誓為日軍侵華作後盾。本日臺灣日總督小林濟造復召集全臺地方長官會議，闡明時局方針，注意臺胞活動。

另日人在苗栗錦水一帶所開鑿的油井，本日本在錦水第三十二號油田挖至三、四一八公尺，破世界紀錄之深度時，發現大量石油。（註五）

註一：國防部史政局編：「蔣總統集」，頁九六三—九六七，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增訂本臺出版。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上海「新開報」；另見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一二。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大公報」。

註四：寺平忠輔：「盧溝橋事件」，頁二六九—二七〇，讀賣新聞社，昭和四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二版。

十九日 蔣委員長公開發表「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說明中國政府對日嚴正不屈立場。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鑒於日本藉盧溝橋事變，大量增兵華北，逼犯平、津。特於本月十七日在廬山第二次共同談話會中，提出「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的歷史性聲明，說明中國政府對於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嚴正不屈立場。蔣委員長在聲明中首先指出：中國的外交向來是對內求生存，對外求共存。盧溝橋事變不是偶然的，而係日本的陰謀。此事件能否結束，亦即「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逼到最後關頭，我們只有犧牲，只有抵抗到底，以求最後勝利。蔣委員長繼表示：在和平未到絕望之前，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案的解決。並宣佈我國解決盧案的四點立場：

-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
-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 三、中國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當蔣委員長於廬山談話會中提出上項聲明後，本欲期待日本有所警悟，停止侵華，惟日本不但無所反應，且進一步於本日通過其陸相杉山元的「動員計劃」，增兵華北。蔣委員長乃於本日決定公開發表「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以向日本明示盧溝橋事變的推演，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表達其應戰決心，在日記寫道：「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爲危，我以爲安，立意即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之方劑，唯此一着耳。告書既發，只有一意應戰，不再作迴旋之想矣！」（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八、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九日

一四六

茲誌「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聲明全文：

「各位先生：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衆怨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的存亡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之幾點要義，爲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二十六）年二月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外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爲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係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外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金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全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爲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與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夜，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祇有讓人家的軍隊無限制的入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任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個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

北平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五百年故鄉、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國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國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係，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虛事的解決。

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第二、冀察行政改組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亞民族作一遠大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製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惟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希

望的。」

外交部答覆日本備忘錄，建議雙方同時撤兵，由外交途徑解決糾紛；何應欽正告喜多，中日衝突事態之擴大與否，在日本不在中國；許世英重申我政府不擴大事件與外交解決之方針。

本月十七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前往我外交部，將一份最後通牒式的備忘錄，面交外交部長王寵惠，並要求王部長「迅予明確回答」。外交部於本日下午三時，派科長董道寧赴日使館會晤日高，面交一份備忘錄，向日建議雙方確定日期撤兵，並在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下，解決中日糾紛。備忘錄全文如下：

「自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曾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示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使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之維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接見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曾提議雙方停止軍事調動，並將軍隊撤回原地，日方對此提議，迄無表示，不勝遺憾。現在我國政府願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雙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衝之希望，想必願意接受此項提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總之，我國政府極願盡各種方法，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故凡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對於處理國際紛爭所公認之任何和平方法，如兩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我國政府無不樂於接受也。」（註三）

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接見日本駐華大使館陸軍武官喜名誠一，談話中，喜多詰以中日局勢已到最後關頭，希望「中國撤退進入河北軍隊，並停止航空武力動員之準備。」何部長告以：「我軍北上純係

自衛，並無挑戰之意。中國軍隊均是國軍，無所謂中央軍與其他軍，但如日方能將新增之軍隊撤退，中國方面亦可考慮同樣之行動。總而言之，事態之擴大與否，在日本而不在中國也。」茲誌何部長與喜多談話如次：

「喜多：

十一日談判之事，已簽字，廿九軍統屬於中央，何以不知道，是不是中央不贊成其談判？

何部長：

此間僅在新聞上看見，內容不詳，談不到贊成不贊成。

喜多：

廿四年了解事項之解釋，中日兩方解釋不同，日本以爲第五十一軍及第二師、第廿五師調離河北省後，中央軍不能再進入河北省。

何部長：

1. 我方對於廿四年，並無此項了解，我方在當時對於五十一軍及第二師、第廿五師，亦未有不能再開入平、津之言。

2. 中國軍隊均是國軍，無所謂中央軍與其他軍，廿九軍亦是國軍。

喜多：

中國方面雖如彼解釋，但日本方面則完全相反，事變前在河北省之軍隊亦屬國軍，此刻不必爭論，總之此刻中國增派三〇師、三九師、一〇二師、一〇師及其外軍隊共五、六個師，進入保定、石家莊，日軍不能漠視。

何部長：

日方情報不可靠。

喜多：

此時乃千鈞一髮之時，並不是議論時候，請用冷靜態度加以考慮，如中國方面不將新進入河北之軍隊撤退，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九日

一五〇

局勢必急變，必致引起中、日軍全面之衝突，以後局勢則必擴大，此乃最後友誼的進言，並非威脅恫嚇。
何部長：

中國軍隊之移動，全係出於自衛，並無挑戰之意，日本新增加之軍隊如撤退，中國方面亦可考慮將新增加之軍隊撤退。

喜多：

時機緊迫，對於此時局須立即收拾，希望中國一面撤退進入河北軍隊，一面停止航空武力之動員準備。

何部長：

事態之擴大與否，在日方，不在中國。

喜多：

蔣委員長近日是否回京？

何部長：

不知。

喜多（臨行又云）：

日本對於此非常時局，已有重大決意，如中國抱有待日軍撤退中國軍始撤退之意，則局勢必惡化，如中國空軍活動，則必引起空中戰無疑，將來無法收拾，希望中國方面審慎注意。」（註四）

同日，於盧案發生後，奉命返任之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本日上午乘克立普蘭總統號船抵日本神戶。許大使在船次對日本記者發表談話謂：

「余因回國之後，得病未赴廬山，並無攜行華北事件之具體的解決條件。然中國政府現已決定解決方針，爲（一）不擴大事件；（二）以外交交涉解決事件之兩項。日方所謂中國之抗日論，實與吾人觀念不同，余確信不論任何方面，如以誠心誠意對付事態，則不難解決本事件。對於中日兩國人民，今年爲最嚴重之關頭，兩國朝野之最大努力，與改善目前狀態之熱心，乃爲必要。余切望日本當局不拘泥於目前事情，就東亞大局之立場，努力解決事

件。(註五)

張自忠代表二十九軍與日方簽訂解決華北危局之「細目協定」。

昨(十八)日，宋哲元與香月清會面，雙方曾商討和平解決華北中日衝突的原則，至於細則部份由張自忠與橋本羣依據本月十一日之三協定商討。本日，宋藉口「須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協定」，搭北寧路專車離津赴平。同時張自忠、張允榮等代表二十九軍與日方簽訂解決華北衝突的「細目協定」，據日方資料，其內容爲：

- 一、徹底鎮壓共產黨之活動；
- 二、革除妨害中日合作關係的人員；
- 三、撤換冀察境內屬於排日組織之人員；
- 四、藍衣社、CC團等排日組織應撤出冀察；
- 五、取締排日言論、宣傳機構、學生與民衆運動；
- 六、取締冀察所屬各部隊、各學校之排日教育與排日運動。(註六)

日本拒絕我國所提撤兵建議，通過「動員計畫」，部署對華武力攻擊。

本日，日本政府認爲我國所提和平撤兵建議，係拒絕其十七日內閣決議之表示，因而立即採取如下敵對行動：

- 一、在東京，日本內閣舉行緊急會議，無異議通過陸相杉山元的「動員計畫」，立即向華北大量增兵。
- 二、在南京，日駐華大使館武官喜多往見軍政部長何應欽威脅說：「日本於此非常時期，已有重大決意，如中國抱有待日軍撤退，中國軍始撤退之意，則局勢必惡化。」
- 三、在天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於下午七時發表聲明，謂日軍於二十日正午以後，將採取獨立行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九日

一五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九、二十日

一五二

隨即下令準備在宛平攻擊，調動日軍進入有利位置。」（註七）

同時，日本政府並公開指責中國政府的提議爲「缺乏誠意」，並妄稱「局勢惡化的原因，完全是由於中國政府對華北地方當局現地解決的干預，與陸續派兵北上。」（註八）

附錄：秦德純電告參謀本部日軍調動情形（註九）

「參謀本部、軍政部、特急。南京。外交部。密：（一）昨晚迄今，由冀外開來口軍兵車十三列，除一列停秦皇島，兩列停唐山外，計到津十列均係載運兵員，人數未詳。（二）由榆關、通縣口軍千餘名，輕、重機槍八十餘挺，野砲廿餘門，載重車六十餘輛。（三）口兵六十餘名押汽車廿餘輛，滿載彈藥、汽油等由楊村開豐臺。（四）口機六架在盧溝橋上空偵察，旋即南飛。（五）宛平縣城以東，大井村一帶，日軍砲兵及障礙物已撤去；趙家村口機場守兵數百人已撤去大部。除仍飭我軍嚴行戒備外，餘容續報。」

註一：「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二三。另見抗日戰史——全面戰爭經過概要，頁四〇—四二。

註二：「總統蔣公逝世三週年紀念集」，頁一三。

註三：「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二二。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一六—二一九。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上海「新聞報」。

註六：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九三。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六，頁二〇一。

註九：同註四，頁二〇五。

二十日 蔣委員長自廬山返京。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自本（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爲籌備廬山暑期訓練團事，乘艦離京，沿途晤

察，於二十七日抵廬，其後即駐節廬山。本日，蔣委員長以中日情勢已至最後關頭，京中要公待理，偕夫人宋美齡女士離廬山赴滬轉乘飛機返京。（註一）

廬山談話會第一期結束，第二、三期照原計劃繼續舉行。

集全國學者、專家、黨政要員一百五十七人於一堂共商國事的廬山第一期談話會，本月十六日如期於廬山舉行，十七日並聽取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的「對廬溝橋事件的嚴正表示」，本日，談話會在舉行教育組談話後，即告結束。參加人員陸續回到原單位，負起抗戰的神聖使命。至於第二、三期談話會仍按照原計劃如期舉行。（註二）

許世英大使拜晤日本外相廣田，盼日方撤兵，和平解決雙方衝突。

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因中日情勢日趨緊張，本（七）月十六日離上海返任，十九日抵神戶後，即乘車返回東京駐日大使館。本日晨九時，許大使拜會日本外相廣田，商談一小時半，力言我國堅持不擴大方針，盼日本從速撤兵，和平解決雙方衝突。惟廣田堅持中國先承認及實行華北之地方協定，其餘以後再議。（註三）

宋哲元主和平談判廬溝橋事變，電阻中央部隊北上換防第三十七師。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本日本在北平發表公開談話，對與日和談解決廬溝橋事變仍抱很大希望。其談話云：

「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國家爲前提。此次廬溝橋事件之發生，決非中、日兩大民族之所願，蓋可斷言。其望中、日兩大民族彼此互讓，彼此信任，彼此推誠，促進東亞之和平，造人類之福祉。哲元對於此事之處理，求合法、合理之解決，請大家勿信謠言，勿受挑撥，國之大事，只有靜候國家解決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日

同日，宋哲元爲遷就日方最後通牒的要求，而有下述之措施：

- 一、下令撤除北平街頭設置的沙袋、拒馬等備戰設施；
- 二、令馮治安之第三十七師與趙登禹之第一三二師換防；
- 三、擱置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的一份備戰計劃；
- 四、電請奉中央政府命令北上赴援之孫連仲等部隊停止前進；
- 五、將七月十一日與日方協議之停戰條件報請中央核議。（註四）

日陸軍省決定對我二十九軍發動攻擊，並增派三師團來華；華北日軍砲擊長辛店、宛平，造成我軍極大傷亡。

對於昨（十九）日，我外交部的提議及蔣委員長公開發表「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日本陸軍省極爲不滿，一致決定對華採取強硬的斷然處置，以武力「膺懲」二十九軍，並通過由其國內派三個師團來華作戰。（註五）

同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即以盧溝橋我駐軍向日軍開鎗爲由，以最後通牒致冀察當局，要求我軍撤離盧溝橋，並限午前答復。我當局以國軍防地絕非外人所能干涉，未予答復。下午三時半，日軍突以巨砲向長辛店、宛平我軍陣地轟擊，致我軍遭到極大傷亡。宛平駐軍吉星文團長率部奮戰再度受傷，保安大隊附孫佩五亦受傷。（註六）

茲誌馮治安等號電報告戰況如次：

「特急。參謀本部、外交部、軍政部：密。今日下午二時半，日軍又以猛烈砲火及機槍，向我宛平縣城及鐵路橋轟擊，經我軍沉着應戰，日軍迄未得逞，衝突至晚八時半始止，雙方互有傷亡，謹電奉聞。餘容續報。馮治安、秦德純叩。號亥。」（註七）

日高再晤王外長，要求我政府承認華北地方協定，並停止國軍北上。

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本日再訪外交部長王寵惠，要求王外長對於日本下列要求予以確切的答覆：

- 一、南京應承認華北之一切地方協定；
- 二、立即停止反日煽動，並停止中央軍開赴華北。

王外長答以：

- 一、中國政府並無取消任何地方協定之企圖，惟規定任何協定之簽訂，須先得中央政府之核准；
- 二、中國政府不獨無引起戰爭之意念，且願在不擴大及純粹地方原則下，找尋和平解決之途徑。（註八）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新聞報」。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一九四。

註五：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一五、二一六。

註六：同註二。

註七：「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〇六。

註八：「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二五。

二十一日 蔣委員長接見英大使許閣森，希望英、美出面斡旋中日衝突；英外相艾登宣稱：華北局勢繼續不變，即不宜與日本進行談判。

自盧案發生後，我政府以中、英、日三邊關係特別重要，曾於本月十七日由外交部長王寵惠商請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十一日

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由英國出面建議中日雙方撤軍。十七日，許閣森大使接英政府訓令，以「調解須經雙方同意，如將所擬方案由英方向日本提出，恐難接受，不如仍由中國向日逕提爲宜」，加以回絕。

本日，軍委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蔣中正自廬山返京後，復以行政院長身份接見許閣森大使，再次表達中國希望英、美出面維護東亞和平的意願。蔣院長及許大使談話如下：

許大使：中國此時一面固不能接受日方任何無理條件，一面似亦不宜與日方積極衝突，致受莫大之犧牲。倘日方要求之解決，祇限於如近日傳聞之數點，即道歉、懲罰、廬溝橋不駐兵、由保安隊接防及取締排日、防共等，中國似尚可接受。

蔣院長：倘僅限於此數項，而並無其他所謂細目，我方非不可考慮爲適當之解決。但吾人對於日人無信用，最好請許大使爲中間保證。

許大使：英政府深覺調解甚爲困難，因調解須經雙方同意，而現在日方無意接受。

蔣院長：現在局勢，祇有英、美努力從中設法，或可變爲和緩，而東亞和平亦可維持。此意請即轉達貴政府。

許大使：當照辦。

英國外相艾登接到許閣森轉達中國政府希英國出面維持東亞和平之意願急電後，於本日在英下院答覆質詢時表示：「在華北日前局勢下，英政府所盼望之談判（英日談判），欲予舉行似非其時。」艾登並將此意告訴日本駐英大使，謂「此係英政府之意見」。

艾登之談話，顯示英政府希望中日在華北和平之信息。（註一）

李宗仁、沈鈞儒等各界人士通電擁護蔣委員長最後關頭的宣示。

本月十九日，蔣委員長曾公布「對廬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的最後關頭聲明。本日，第五路軍正副司令李宗仁、白崇禧及桂省主席黃旭初聯名通電，擁護蔣委員長廬山談話。

同日，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羈押之救國會分子沈鈞儒、鄒韜奮、王造時、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樸、史良等七人亦發表通電，擁護蔣委員長之最後關頭聲明。

同日，上海市商會、文化建設協會、市總工會、各同鄉會、市婦女會、大學聯合會等團體，均紛紛發表通電，擁護蔣委員長之最後關頭宣示。（註二）

盧溝橋我軍撤退，由石友三保安隊接防。

昨（二十）日夜，日軍砲擊長辛店、宛平、盧溝橋後，中日雙方連夜在北平進行停戰談判，最後商定雙方軍隊同時撤退至炮火有效射程之外。我方允先將駐盧溝橋、龍王廟、衙門口、八寶山一帶第七師部隊後撤，由石友三保安部隊接防，但亦鄭重聲明希望日軍勿再背信違約不撤，否則我方決難容忍，戰事再起時，責有攸歸。本日，我盧溝橋守軍即依約先行撤退，由石友三保安隊接防。（註三）

中日商談保護在華日僑之安全問題。

本日，日本駐華大使館秘書福井拜會外交部董道寧科長，請求我方當局負責保管日僑財產。董氏告以日僑之安全當盡力保護，惟負責保管日僑財產頗感困難。茲誌董科長所呈談話經過如下：

「本日十二時日使館福井秘書來稱，近因時局緊張，一部分在華日僑現已離開其僑居地方，請轉飭地方當局負責保管日僑財產。（但並非由日使館命令日僑退出）」

道寧答稱：現在時局雖日呈緊張，然我方對於日僑之安全，仍當盡力保護。惟負責保管日僑財產一層，事實上頗感困難，容將尊意報告長官。談至此，道寧順便詢以川越大使何時來京？福井答稱，尚未聞悉。

所有談話情形，理合陳明，敬請 鈞閱

職董道寧謹呈」（註四）

註一：「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七〇—四七四。另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大公報」。案：民國二十六年六月間，英、日曾有意就雙方在遠東利益進行談判，此舉曾引起中國當局之關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一五八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新聞報」。

註三：同註二。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六)，頁五一—五二。

二十二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現任軍用文職人員登記條例」、「軍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條例」、「軍用文官任用暫行條例」、「軍用技術人員任用暫行條例」、「軍法及監獄人員任用暫行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現任軍用文職人員登記條例」十二條、「軍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條例」八條、「軍用文官任用暫行條例」二十一條、「軍用技術人員任用暫行條例」十九條及「軍法及監獄人員任用暫行條例」二十三條。至於施行日期，則另以命令定之。其條例全文如後：

現任軍用文職人員登記條例

第一條 現任軍用文職人員，在各項軍用文職人員任用暫行條例施行以前，經陸、海、空軍主管機關呈請任命或核准委用者，由銓敘部依本條例登記之。

前項人員，曾經國民政府成立後各種考試及格或經銓敘部銓敘合格者，由所隸長官遞轉主管各部會核，請最高軍事機關轉送銓敘部，另為動態登記。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軍用文職人員，謂國民政府統治下陸、海、空軍各部隊、各軍事機關、各軍事學校編制中之軍用文官、軍法官、監獄官及軍用技術人員。

第三條 現任同中將、少將、上校軍用文職人員，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以簡任職登記：
甲、軍用文官：

一、曾任簡任職文官一年以上或最高級薦任職文官二年以上者。

二、在需要之學術上有特殊之著作或發明者。

三、曾任同上校以上軍用文官滿一年或同中校軍用文官滿三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乙、軍法官：

一、曾任簡任職法官一年以上或最高級薦任職法官二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上校以上軍法官一年以上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中校軍法官三年以上者。

丙、監獄官：

一、曾任簡任職法官、監獄官一年以上或最高級薦任職法官、監獄官二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上校以上軍法官、監獄官滿一年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中校軍法官、監獄官三年以上者。

丁、軍用技術人員：

一、曾任簡任職技術人員一年以上或最高級薦任職技術人員二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從事技術業務三年以上，而有專門之研究者。

三、曾任同上校以上軍用技術人員滿一年或同中校軍用技術人員滿三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四條

現任同中校、少校軍用文職人員，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以薦任職登記：

甲、軍用文官：

一、曾任薦任職文官二年以上或最高級委任職文官三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三、曾任同少校以上軍用文官滿一年或同上尉軍用文官滿四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乙、軍法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六〇

一、曾任薦任職法官二年以上或最高級委任職司法人員三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法律系畢業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少校以上軍法官滿一年者。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上尉軍法官四年以上者。

丙、監獄官：

一、曾任薦任職法官、監獄官二年以上或最高級委任職司法人員、監獄官三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法律系畢業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或監獄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少校以上軍法官、監獄官滿一年者。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或監獄專科學校畢業，並曾任同上尉軍法官、監獄官四年以上者。

丁、軍用技術人員：

一、曾任薦任職技術人員二年以上或最高級委任職技術人員三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畢業，從事技術業務二年以上，確有成績者。

三、曾任同少校以上軍用技術人員滿一年或同上尉軍用技術人員滿四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五條

現任同上尉、中尉、少尉軍用文職人員，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以委任職登記：
甲、軍用文官：

一、曾任委任職文官二年以上或僱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高級中學或舊制中學畢業者。

三、曾任同少尉以上或同准尉軍用文官滿二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乙、軍法官：

一、曾任委任職司法人員二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者。

三、曾任同上尉軍法官二年以上，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丙、監獄官：

一、曾任委任職監獄官二年以上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監獄或法律專科學校畢業者。

三、曾任同少尉以上或同准尉監獄官滿二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丁、軍用技術人員：

一、曾任委任職技術人員二年以上，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專科學校畢業者。

三、曾任同少尉以上或同准尉軍用技術人員滿二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六條

軍用文職人員送請登記審查時，應填具登記表，檢同證明文件，由所隸長官遞轉主管各部、會核請最高軍事機關，依左列標準分別比敘等級，轉送銓敘部審查：

一、同中將爲簡任職二級至一級；同少將爲簡任職五級至三級；同上校爲簡任職八級至六級。

二、同中校爲薦任職六級至一級；同少校爲薦任職十二級至七級。

三、同上尉爲委任職六級至一級；同中尉爲委任職十二級至七級；同少尉爲委任職十六級至十三級。

銓敘部接到軍用文職人員登記表及證明文件後，即付審查，合格者由銓敘部登記，給予證書，不合格者不予登記。

者不予登記。

第八條

依本條例領有登記證書之軍用文職人員，於擬任爲簡任、薦任、委任職公務員時，得由銓敘部依所登記之等級，分別比照甄別審查合格人員辦理。

第九條

登記證書及登記表格式，由銓敘部分別製定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第十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銓敘部擬訂，呈請考試院核定，轉呈國民政府公布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期間爲一年。

第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軍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條例

第一條 軍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資格及級俸依本條例審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軍用文職人員，以依軍用文官、軍法官、監獄官及軍用技術人員各種任用暫行條例任用，經銓敘部登記者爲限。

第三條 軍用文職人員，於登記後，任各級實職二年以上，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得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轉任普通公務員：

- 一、同中將轉任簡任職二級至一級；同少將轉任簡任職五級至三級；同上校轉任簡任職八級至六級。
- 二、同中校轉任薦任職六級至一級；同少校轉任薦任職十二級至七級。
- 三、同上尉轉任委任職六級至一級；同中尉轉任委任職十二級至七級；同少尉轉任委任職十六級至十三級。

第四條 軍用文職人員，於登記後，任各級實職一年以上，有左列情形之一，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得依前條各款之規定轉任普通公務員：

- 一、因機關組織變更或裁撤或經費緊縮而停職者。
- 二、其他非因本人過失或事故而停職者。

第五條 前兩條所稱年資及成績優良暨前條所稱停職原因，除銓敘部已有登記者外，應有主管機關公文書之證明。

第六條 軍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時，得按第三條所定轉任等級，酌敘級俸，但不得超越擬任職務之最高級。

第七條 本條例未規定事項，應分別適用所轉任官職之任用法規。

第八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軍用文官任用暫行條例

第一條 軍用文官之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軍用文官，謂秘書、書記、司書、普通科學及外國語文教官、譯述員、報務員、譯電員及其他軍用文職人員。

軍官佐任軍用文官時，仍保留其原有身分，但不計入軍職之年資。

第三條 軍用文官官等與文職比照如左：

一、同中將爲簡任職二級至一級；同少將爲簡任職五級至三級；同上校爲簡任職八級至六級。

二、同中校爲薦任職六級至一級；同少校爲薦任職十二級至七級。

三、同上尉爲委任職四級至一級；同中尉爲委任職八級至五級；同少尉爲委任職十二級至九級。

同准尉爲委任職十六級至十三級。

第四條 簡任職軍用文官，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現任或曾任簡任職文官，經銓敘合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最高級薦任職文官三年以上，經銓敘合格者。

三、曾任政務官二年以上者。

四、曾於中華民國有特殊勳勞或致力國民革命十年以上而有勳勞，經證明屬實者。

五、在需要之學術上有特殊之著作或發明，經審查合格者。

六、曾任上校以上之備役軍官佐，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曾任同上校以上之軍用文官

一年以上，或並現任同中校之軍用文官已滿停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五條 薦任職軍用文官，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第六條

委任職軍用文官，應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 一、經文官普通考試及格或與普通考試相當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 二、現任或曾任委任職文官，經銓敘合格者。
- 三、曾致力國民革命五年以上而有成績，經證明屬實者。
- 四、現充文官僱員，繼續服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現支最高薪額者。
- 五、在教育部認可之專科學校畢業者。
- 六、曾任少尉以上之備役軍官佐，或在主管教育機關認可之高級中學或舊制中學畢業，並曾任同少尉

第七條

同准尉之軍用文官，以在初中以上學校或相當職業學校畢業，或有相當之技能，並均經考驗合格者任用之。

第八條

軍用文官之任用，除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外，並以依其學識、經驗與其所任之職務相當者為限。

第九條

軍用文官經國民政府任命或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委用後，除軍官佐已有官位者，不得登記外，統由最高軍事機關將該員履歷彙轉銓敘部查核按級登記。



第十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爲軍用文官：

- 一、褫奪公權者。
- 二、虧空公款者。
- 三、曾因贓私處罰有案者。
- 四、吸用鴉片或其代用品者。
- 五、身體衰弱或有暗疾不堪服務者。

第十一條 簡任、薦任、委任軍用文官之初任，應從最低級級起，但具有特殊學識、經驗者，不在此限。

軍用文官初任時，得先予署任三個月至六個月，期滿勝任者，再予實任。

第十二條 軍用文官之晉等，依左列之規定：

- 一、晉等應逐級遞進不得超越。
- 二、晉等應俟停年已滿，成績優良，而上級有缺額時，其停年期如左：
 - 同少將 三年。
 - 同上校 四年。
 - 同中校 三年。
 - 同少校 三年。
 - 同上尉 四年。
 - 同中尉 二年。
 - 同少尉 二年。
 - 同准尉 二年。

第十三條 軍用文官晉等之遴選，以所隸單位爲範圍，如本單位內無相當人員時，得由其他單位調用之，或以合於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所列之資格者選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第十四條 在一單位內之軍用文官，同一等級者，得由其最高長官互相調用，但應隨時呈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案。

第十五條 軍用文官之退職，依左列之規定：

- 一、志願退職。本人自請辭職經核准者。
- 二、裁減退職。因組織或編制變更而裁減者。
- 三、傷病退職。傷病、殘廢、衰弱不堪服務者。
- 四、考績退職。考績連續三年不及格者。

第十六條 軍用文官退職時，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給予終身贍養金，其金額與軍官佐同：

- 一、年滿六十歲而服實職十五年以上者。
- 二、在職中因公殘廢者。

第十七條 在受領贍養金期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終止或停止其發給：

- 一、犯刑事處分之罪者，終止。
- 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終止。
- 三、再任職官者，停止。

第十八條 軍用文官之薪俸與軍官佐同。

第十九條 備役軍官佐在任軍用文官期間，停止其退役俸。

第二十條 備役軍官佐任軍用文官至退職時合於第十五條之規定者，給予贍養金，取消其原有之退役俸。

第二十一條 任軍用文官之備役軍官佐，於動員召集時，應立即解除現任職務而應召。

軍用技術人員任用暫行條例

第一條 軍用技術人員之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第二條 軍用技術人員所任業務如左：



一、兵器、彈藥、艦艇、航空器、車輛暨軍用糧秣、被服、裝具，及其他軍用機械、器材之研究、設計、製造、修理、檢驗等業務。

二、馬種及其他軍用畜類之改良及蕃殖等業務。

三、土木建築、電機機械等工程業務。

四、物理、化學上之研究試驗製作，及兵器、彈藥之保管等業務。

五、氣象測候業務。

六、軍用工廠之設計及管理業務。

七、其他認為軍用需要之特種技術業務。

八、關於以上各款之教授及編譯業務。

第三條 軍用技術人員官等與文職比照如左：

一、同中將技監為簡任職二級至一級；同少將技監、技正為簡任職五級至三級；同上校技正為簡任職八級至六級。

二、同中校技正、技士為薦任職六級至一級；同少校技士為薦任職十二級至七級。

三、同上尉技佐、技士為委任職四級至一級；同中尉技佐為委任職八級至五級；同少尉技副為委任職十二級至九級。

同准尉技副為委任職十六級至十三級。

第四條 簡任軍用技術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現任或曾任簡任技術人員，經銓敘合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最高級薦任技術人員三年以上，經銓敘合格者。

三、在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並從事技術業務五年以上，而有軍事技術上特殊之著作經驗或發明，經審查考績合格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第五條 薦任軍用技術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 一、現任或曾任薦任技術人員，經銓敘合格者。
- 二、現任或曾任最高級委任技術人員四年以上，曾受高等教育，經銓敘合格者。
- 三、在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在國內外從事技術業務三年以上，能設計製造，確有成績，經審查考驗合格者。

第六條 委任軍用技術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 一、現任或曾任委任技術人員，經銓敘合格者。
 - 二、在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經考驗合格者。
 - 三、具有前款同等學校畢業之相當學力，經考驗合格者。
- 同准尉之技術人員，須在職業學校畢業，或在軍用工廠充任匠員三年以上，確有成績，經考驗合格者。

第八條 軍用技術人員所任職務，必須與其所學之科系相當，其科系如左：

- 一、屬於大學或獨立學院者，物理學系、化學系、數學系、土木工程系、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造船學系、建築學系、冶金學系、畜牧學系、工商管理學系。
- 二、屬於專科學校者，鑛冶專科、機械工程專科、電機工程專科、化學工程專科、土木工程專科、河海工程專科、建築專科、紡織染色專科、製革專科、造船專科、飛機製造專科、畜牧專科。
- 三、其他國內外大學或專科學校所習科系而為本條例第二條所規定者。

第九條

軍用技術人員，經國民政府任命或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委用後，除軍官佐已有官位者不得登記外，統由最高軍事機關將該員履歷彙轉銓敘部查核按級登記。

第十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軍用技術人員：

- 一、褫奪公權者。

二、虧空公款者。

三、曾因贓私處罰有案者。

四、吸用鴉片或其代用品者。

五、身體衰弱或有暗疾不堪服務者。

第十一條

簡任、薦任、委任軍用技術人員之初任，應從最低級銜起，但具有特殊學術經驗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軍用技術人員初任時，得先署任三個月至六個月，期滿勝任者再予實任。

一、晉等應逐級遞進，不得超越。

二、晉等應俟停年已滿，成績優良，而上級有缺額時，其停年期如左。

同少將 三年。

同上校 四年。

同中校 三年。

同少校 三年。

同上尉 四年。

同中尉 二年。

同少尉 二年。

同准尉 二年。

第十三條 軍用技術人員晉等之遴選，委任職以所隸單位為範圍，薦任職以上，得由所隸最高主管機關按其職務

之需要適宜配置之。

第十四條

軍用技術人員之退職，依左列之規定：

一、志願退職。本人自請辭職經核准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七〇

二、裁減退職。因組織或編制變更而裁減者。

三、傷病退職。傷病、殘廢、衰弱不堪服務者。

四、考績退職。考績連續三年不及格者。

前項第二款退職人員，成績優良者，得按其退職時之薪級酌予分發於軍用技術各機關場所服務。

第十五條

軍用技術人員之薪俸，除照陸軍軍官佐之薪俸定額外，並酌給技術加薪。

第十六條

軍用技術人員退職時，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給予終身贍養金，其金額與軍官佐同：

一、年滿五十五歲而服實職十五年以上者。

二、在職中因公殘廢者。

第十七條

在受領贍養金期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終止或停止其發給：

一、犯刑事處分之罪者，終止。

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終止。

三、再任職官者，停止。

第十八條

軍官佐具有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資格而任軍用技術人員者，仍保留其原有身分，但不計入軍職之年資。

前項人員於動員時，得視其職務之輕重的免召集。

第十九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軍法及監獄人員任用暫行條例

第一條

軍法及監獄人員之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軍法及監獄人員如左：

甲、軍法人員：

一、各級軍法官。



二、掌管軍法裁判，軍法行政之司長、處長、科長及科員。

乙、監獄人員：

一、軍人監獄長。

二、掌管監獄行政之科長、科員。

軍官佐有由法律或監獄專科學校畢業而任軍法官或監獄官者，仍保留其原有身分，但不計入軍職之年資。

第三條

軍法及監獄人員官等與文職比照如左：

一、同中將爲簡任職二級至一級；同少將爲簡任職五級至三級；同上校爲簡任職八級至六級。

二、同中校爲薦任職六級至一級；同少校爲薦任職十二級至七級。

三、同上尉爲委任職四級至一級；同中尉爲委任職八級至五級；同少尉爲委任職十二級至九級。

同准尉爲委任職十六級至十三級。

第四條

簡任職軍法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現任或曾任簡任職法官，經銓敘合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最高級薦任職法官三年以上，經銓敘合格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任同上校以上軍法官者。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現任同中校軍法官，已滿停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五條

薦任職軍法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文官高等考試之司法官考試及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薦任職法官，經銓敘合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最高級委任職法官三年以上，經銓敘合格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法律系畢業，辦理司法事務二年以上，經審查合格者。

五、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任同少校以上軍法官者。

六、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現任同上尉軍法官，已滿停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六條

委任職軍法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現任或曾任委任職法官，經銓敘合格者。

二、經文官普通考試之承審員考試、法院書記官考試及格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經審查合格者。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同上尉軍法官者。

第七條

簡任職監獄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現任或曾任簡任職法官或監獄官，經銓敘合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最高級薦任職法官或監獄官三年以上，經銓敘合格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任同上校以上軍法官、監獄官者。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現任同中校軍法官、監獄官，已滿停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考績核定者。

五、憲兵科上校以上軍官。

六、憲兵科中校，已滿停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八條

薦任職監獄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文官高等考試之司法官或監獄官考試及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薦任職法官或監獄官，經銓敘合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最高級委任職法官或監獄官三年以上，經銓敘合格者。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監獄專科學校畢業或大學法律系畢業，辦理司法或監獄事務二年以上，經審查合格者。

五、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或監獄專科學校畢業，及有監獄職務經驗，曾任同少校以上軍法官、監獄官者。

六、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或監獄專科學校畢業，及有監獄職務經驗，現任同上尉軍法官、監獄官，已滿停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七、憲兵科少校以上軍官。

八、憲兵科上尉，已滿停年，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九條 委任職監獄人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文官普通考試之監獄官考試及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委任職監獄官，經銓敘合格者。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或監獄專科學校畢業，經審查合格者。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法律或監獄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同少尉以上軍法官、監獄官者。

五、憲兵科少尉以上軍官，成績優良，經考績核定者。

第十條 同准尉之軍法及監獄人員，以法律、監獄專科學校或憲警班畢業，經考驗合格者任用之。

第十一條 軍法及監獄人員，經國民政府任命或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委用後，除軍官佐已有官位者不得登記外，統

由最高軍事機關將該員履歷彙轉銓敘部查核按級登記。

第十二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軍法及監獄人員：

一、褫奪公權者。

二、虧空公款者。

三、曾因贓私處罰有案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七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七四

四、吸用鴉片或其代用品者。

五、身體衰弱或有暗疾不堪服務者。

第十三條

簡任、薦任、委任軍法及監獄人員之初任，應從最低級敘起，但具有特殊學識經驗者，不在此限。

軍法及監獄人員初任時，得先署任三個月至六個月，期滿勝任者再予實任。

第十四條

軍法監獄人員晉等，依左列之規定：

一、晉等應逐級遞進，不得超越。

二、晉等應俟停年已滿，成績優良，而上級有缺額時，其停年期如左：

同少將 三年。

同上校 四年。

同中校 三年。

同少校 三年。

同上尉 四年。

同中尉 二年。

同少尉 二年。

同准尉 二年。

第十五條

軍法及監獄人員之遴選，以所隸單位為範圍，如本單位內無相當人員時，得由其他單位內調用之，或就具有第四條至第十條所列資格者選用。

第十六條

在一單位內之軍法及監獄人員，同一等級者，得由其最高長官互相調用，但應隨時呈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案。

第十七條

軍法及監獄人員之退職，依左列之規定：

一、志願退職。本人自請辭職經核准者。

二、裁減退職。因組織或編制變更而裁減者。
三、傷病退職。傷病、殘廢、衰弱不堪服務者。
四、考績退職。考績連續三年不及格者。

第十八條

軍法及監獄人員退職時，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給予終身贍養金，其金額與軍官佐同：
一、年滿六十歲而服實職十五年以上者。

二、在職中因公殘廢者。

第十九條

在受領贍養金期內，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終止或停止其發給：

一、犯刑事處分之罪者，終止。

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終止。

三、再任職官者，停止。

第二十條

軍法及監獄人員之薪俸與軍官佐同。

第二十一條

備役軍官佐在任軍法及監獄人員期間，停止其退役俸。
備役軍官佐任軍法及監獄人員，至退職時合於第十八條之規定者，給予贍養金，取銷其原有之退役俸。

第二十二條

任軍法官、監獄人員之備役軍官佐，於動員召集時，應立即解除現任職務而應召。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註一）

宋哲元接晤熊斌、劉健羣等中央代表，表示其抗日守土的最後決斷。

自「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迄本日爲止，主持冀察政局的宋哲元一直認爲，只要和過去一樣，多對日本忍讓，讓日本佔些許便宜，就可以解決問題，故其由樂陵返回天津後，仍然希冀以和平談判手段，解決華北危局。惟自本日夜，宋哲元於北平先後會晤中央信使參謀本部次長熊斌、軍委會政訓處長劉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七六

羣及二十九軍駐京辦事處處長戈定遠等人，經熊、劉、戈等人詳述蔣委員長命其移駐保定用意後，宋氏對中央決策始完全瞭解，決定依照蔣委員長的命令行事，並中止和日本進行和平談判，進而積極備戰，表示其抗日守土的最後決斷。（註二）

附錄：

一、劉健羣：北平拜晤宋哲元（註三）

日寇對於華北，絕不如此便放鬆了結。狼子野心，得寸進尺，問題繼續不斷地在製造發生，又出了有名的豐臺事件。此時在宋身邊的，好像已不是蕭仙閣，而有一個名叫陳覺生的人，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漢奸。而宋對中央的情形，是比以前更隔膜了。有一天大約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中旬，蔣先生約見我，要我和宋的駐京辦事處處長戈定遠先生一同飛北平，勸宋即刻到保定，不必留在平，津與日本人糾纏。此時國內謠言疊起，但我在各大學演講時，照常力言宋哲元、張自忠絕對愛國，絕不是漢奸。因為我知之甚深的緣故。當時蔣先生的意思，是要宋明軒離開北平，先到保定，避開日本人的勒索和包圍。宋不肯聽。蔣先生先派熊斌去說宋，宋在馮玉祥部下任軍長時，熊係參謀長，論資歷、關係並無問題。但宋對熊之去似乎情緒欠佳，並無結果。蔣先生有點焦慮，又派高傳珠去。高係宋的山東同鄉，是軍校教官，也是一位好同志。但宋認為高人微言輕，不足以代表蔣先生，也還是一點不得要領。因此蔣先生才召詢卅九軍駐京辦事處處長戈定遠，詳詢內情。戈係浙江人，據他同我說：他向蔣先生報告宋脾氣剛愎，不喜歡的人就是不喜歡。宋對中央去北方的人比較合得來的只有三個：劉健羣、孔祥熙和俞飛鵬。但如果是談政治大計，最好還是要劉健羣去。因為宋對劉除情感外，還有一點佩服他的信心，劉的話他會肯聽。本來日本方面，最討厭我去北方的。蔣先生不是真有需要，也不會要我再去。我見過蔣先生，蔣先生一再囑咐我，這件事情的重要。我當時心中坦坦，倒似頗有把握似的。

我和戈定遠君於次日下午飛抵北平。局勢相當緊張，環境也不如從前的單純。秦紹文兄先將我秘密招待在頤和園休息，到天黑後才派車接我入城去和宋見面。這時北平的城門已經掩門站崗，堆上沙包，有如臨敵，不問而知問

題的嚴重性了。

和宋見面時好像只有秦紹文和張自忠兩人在座。宋對我說：「蔣先生要我去保定，不和日本人談判，是不是已經準備和日本人打仗？爲什麼中央不派軍隊來？」言下對中央的準備作戰是充分表示懷疑的。看宋公館內的情形，和宋的臉色，都充分表示有些凌亂和絕對的不安祥。我於是單刀直入的向宋說：「蔣先生要你去保定，不是單純的要和日本人決裂打仗，但也不是不打仗。」宋向我說：「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我當時也是憑一時靈感想出了一個巧妙的比方。我說：「宋先生你會不會打撲克？」他說：「也懂一點。」我說：「日本人的牌，是貨真價實的三同。中國方面，頂多是表面的一大對。現在日本出了錢，蔣先生看牌是輸，不看牌也是輸。惟一的辦法，是來一下反烘。讓日本人有若干分之一的顧慮，也許會知難而退，以求得萬一的和解。這叫做『以戰求和』」。宋問：「萬一口日本人真要看牌，蔣先生怎麼辦呢？」我說：「這時人事已盡，只好推翻桌子打架。不計較輸贏，不問生死了。所以我說，不是一定要打，不是一定不打，中央的宣言『和平未至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當時黨中有人主張改『犧牲若至最後關頭，定必斷然犧牲』。但中央還是採用前句，足見一字一句都用盡了心血。蔣先生要你去保定，做出不畏戰的姿勢，也許由中央應付，還有一線的希望。若果你老在北平，作焦頭爛額的應付，太軟了只有屈服，屈服的結果，是必然的一戰；太強硬了，便只有一戰，都不是最好的辦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蔣先生的用意和苦心，宋先生你明白了嗎？」宋很興奮的說：「健羣兄，你今天來說的，才是合乎人情的真話。他們都對我說是蔣先生要我去保定，準備一戰，不要我和日本人來往，所以我真是聽得不耐煩。」接着他慨然的說：「健羣兄，現在話已說明，你先回去對蔣先生說，宋哲元絕不會賣國。現在北平城內無兵，是一個空城，我在三天之內，盡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迅調三團兵入駐北平，交張自忠負責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我此行的任務算是達成了。但宋回顧了秦紹文和張自忠一眼之後，又向我說：「健羣兄，照目前情況，恐怕日本人不容許我們延宕。戰事也許不可避免。我也不留你，此刻便請你們離平回去。如果幸而無事，三天之後我必到保定，若果不幸，已發生戰事，請你通知孫仿魯兄即刻過河援我，再報告蔣先生。」回想起來真令人感慨萬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七八

二、李雲漢、宋哲元最後的決斷——抗日守土（註四）

七月二十三日以前，宋哲元仍相信盧溝橋事變的危急不至發展為全面戰爭。他認為只要中國方面能夠忍讓些，讓日本人賺點小便宜，問題就會解決。這是由於宋哲元在過去兩年來，屢次受到日方的挑釁，他也屢次以道歉、懲辦當事人員，保證不發生類似事件等方式應付過去。他顯然認為這次事變仍和兩年中所發生的其他事變一樣，日本駐屯軍的目的不過在想佔點上風，以便向東京當局炫功。但自七月二十三日以後，宋發現日本人的目的固然不那麼單純，中國政府的態度也不像以往的退讓，在「我不殺人，人必殺我」的覺悟心理下，宋停止了與日人間的和平談判，開始作備戰的必要準備。他命令中止三十七師的南調，令石友三的保安隊即行在西苑佈防，並秘密的調遣趙登禹部的一個團進駐北平。促成宋哲元態度轉變並堅定其抗日守土決心的因素有三：

一、日軍變本加厲的侵逼：日本軍方要發動對二十九軍的攻擊是預謀的，七月十二日與十五日的兩次作戰計畫策定，均以「齊懲二十九軍」為其首要目標。七月十七日東京參謀本部決定的「北支兵力行使之際對支戰爭指導綱要」的第二項，即標題為「第二十九軍之掃射」，其第一款並明白規定：「自行動開始，即對二十九軍使用優勢兵力，作戰地域在河北省北部，施以急劇之大打擊，以影響其放棄依靠中央軍加入戰鬪之意志。」七月十八日，日本駐屯軍在天津開始檢查郵電，並有六千名增援日軍到達天津。二十日，香月清司下令日軍完成對盧溝橋地帶的攻擊準備，並再度攻擊宛平縣城。到二十三日為止，根據中國方面所獲得的確切情報，已經有八個師團的日軍約計有十六萬人，已經抵達平、津地區或正在駛往途中。日本的第一支運輸船隊並於二十五日在塘沽卸下十萬噸的軍用品。日本軍部的作戰計畫，極度秘密，宋哲元當時固無法獲悉，但日本增援部隊的到達與戰略的部署，却是有目共睹。宋哲元認為日軍的大量增援與節節進逼，是先發制人之計，於是不能不改變態度，由和平談判進為積極備戰。

二、對中央抗日決策的瞭解：事變初起時，宋對中央的決策是不甚瞭解的。參謀次長熊斌雖奉命於十四日北上抵保，希望與宋會晤以傳達中央意旨，但由於宋的滯留天津，致未能即時晤面。及宋於十九日回抵北平，熊斌於再赴南京請示後，即於二十二日晚由保定秘密赴平謁宋。與熊斌同行者尚有楊宣誠與張蔭梧，楊代表海軍部，張則代表河北省地方人士。於同時期內，中央復派劉健羣、戈定遠秘密赴平謁宋勸導。據熊、劉兩氏記述，宋對中央是否

決定與日本作戰，仍表懷疑，對蔣委員長命其移駐保定的用意，仍不甚瞭解。經熊、劉、戈等詳為分析，陳論是非得失，宋對中央的決策始完全瞭解，於是決定依照蔣委員長的命令行事。熊斌於二十五日離平，劉、戈尙稍後一兩日。日方對熊斌的訪平，認為是宋哲元態度轉變的起點，漢奸潘毓桂則稱二十六日「廣安門事件」宋之下令射擊，乃是戈定遠要的圈套。秦德純並曾指出，在熊、戈等留平期間，中央曾有令二十九軍發動攻擊的命令。不可否認的，熊、戈、劉等人的由京到平訪宋，對宋的最後決心抗日，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三、中央補給的到達：事變起初時，中央雖曾派遣國軍北上保定，支援二十九軍，但宋哲元當時在津與日方談判，表示不願中央派軍隊北上，以免為日軍作為藉口，使情況惡化。及宋回抵北平，中央一方面派員前往堅定宋之信心，一方面秘密補給二十九軍以加強戰備。據蔣委員長本人透露，二十日後數日內，軍政部曾補充二十九軍子彈三百萬發，並將河南鞏洛警備司令部所屬高砲部隊調至保定，歸宋哲元指揮，並令將各兵站倉庫，向前推移，以便作戰時補給之需，中央之補給到達，士氣振奮，宋哲元抗日守土的決心，自亦為之加強。

由於宋哲元態度趨向強硬，二十九軍加強了備戰措施，北平的民心亦為之激昂奮發。二十四日，北大全體教授發表對盧溝橋事變之宣言，將「我們為人道正義、為自由、為和平而犧牲，自所不惜」的決心，宣示中外。青年學生亦自動組隊，協助二十九軍作抗敵的準備工作。宋哲元下令一三二師趙登禹部在永定河以南集結，並不顧日方的抗議，令一三二師石振綱旅接替北平城防。

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召開成立大會。

上海市商會、地方協會、總工會、市農會、市教育會、市婦女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第一特區市聯會、第二特區市聯會、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各大學聯合會、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滬南區市聯會等十五個團體，為統一組織，集中力量起見，議決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經王曉籟、駱清華、汪曼雲、嚴謬聲、袁仰安等籌備後，因局勢緊急，特於本日在上海市商會議事廳舉行成立大會。（註五）

盧溝橋日軍略事後撤，惟日本運送大量部隊秘密向華北集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一八〇

依中日七月十九日的協訂，在雙方派員監視下，我盧溝橋守軍已於昨（二十一）日先行撤退，交保安隊接防。日軍本日亦略事後撤，惟其大部份仍集結距盧溝橋僅數里外的五里店、大井村兩地。

同日，日軍由其國內及東北、朝鮮向華北調集之五師團，調動更為頻繁。（註六）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一三號。

註二：「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二七—二八。

註三：劉健羣：「銀河憶往」，頁九九—一〇〇。

註四：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二〇三—二〇五。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新聞報」。

註六：同註五。

二十三日 行政院公布「全國氣象觀測實施規程」及「郵局自備運郵汽車通行各省市公路辦法」。

行政院本日明令公布「全國氣象觀測實施規程」十四條及「郵局自備運郵汽車通行各省市公路辦法」十三條。其條文全文如後：

全國氣象觀測實施規程

第一條 全國氣象測候所視設備之繁簡觀測之詳略分為五級：

甲、頭等測候所

乙、二等測候所

丙、三等測候所

丁、四等測候所

戊、雨量站

第二條 各省省政府及直隸於行政院之各省市市政府所在地應由各該省、市政府設立一頭等或二等測候所，各縣

、市政府所在地應由各該縣、市政府設立一三等或四等測候所，各區區公所酌設雨量站。

第三條 凡農林、水利、海軍、航空、教育等機關辦理測候所之等級及設備由各該主管機關自行酌定。

第四條 在同一地點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測候所時，應切實聯絡與互助，或由各該主管機關會同辦理。

第五條 各級測候所經費規定如左：

甲、開辦費（購辦氣象儀器之用）：

頭等測候所 一萬元至一萬三千元

二等測候所 三千元至四千元

三等測候所 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

四等測候所 一百元至二百元

雨量站 二十元至三十元

乙、經常費：

頭等測候所 每月至少五百元

二等測候所 每月至少二百元

三等測候所 每月至少八十元

四等測候所 每月至少二十元

雨量站 每月至少二元

如加放氣球每月須增五十元

第六條 測候所經費由各該主管機關自行籌措。

第七條 各級測候所應用儀器以左列名單為最低限度：（附件一）（從略）

甲、頭等測候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

標準水銀氣壓表一

福丁水銀氣壓表一

寇烏水銀氣壓表一

最高溫度表二

最低溫度表二

最低草溫表一

地溫表三

乾濕球溫度表二

通風乾濕表一

毛髮濕度表二

輕便杯形風速表一

籠狀測雲器一

測雲鏡一

二十公分口徑蒸發器一

套盆式八十公分口徑蒸發器一

雨量器二

康培司托克日照計一

空盒氣壓計二

溫度計一

乾濕球溫度計一

濕度計二

一八二



代因風向風速計一

立却風向風速計一

威氏蒸發計一

虹吸雨量計一

雪量計一

乙、二等測候所：

福丁水銀氣壓表一

最高溫度表一

最低溫度表一

乾濕球溫度表一

毛髮濕度表一

輕便杯形風速表一

籠狀測雲器一

二十公分口徑蒸發器一

套盆式八十公分口徑蒸發器一

雨量器一

康培司托克日照計一

氣壓計一

溫度計一

濕度計一

代因風向風速計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

虹吸雨量計一

丙、三等測候所：

寇烏水銀氣壓表一

最高溫度表一

最低溫度表一

乾濕球溫度表一

毛髮濕度表一

風向器一

二十公分口徑蒸發器一

雨量器一

氣壓計一

溫度計一

濕度計一

丁、四等測候所：

最高溫度表一

最低溫度表一

乾濕球溫度表一

二十公分口徑蒸發器一

雨量器一

戊、雨量站：

雨量器一



第八條

各級測候所觀測時間以東經一百二十度爲標準規定如左：

甲、頭等測候所 每小時一次，施放氣球在每日第七小時行之。

乙、二等測候所 每日八次爲第三、六、九、十二、十四、十八、二十一、二十四小時。

丙、三等測候所 每日四次爲第六、九、十四、二十一小時。

丁、四等測候所 每日兩次爲第九、十四小時。

戊、雨量站 每日一次爲第九小時：

每日鐘點用二十四小時連續計算自子夜起至次日子夜止，例如上午六時爲第六時，下午六時爲第十八時，下午十二時爲第二十四時。

頭等測候所自夜間第二十二時至晨間第五時，二等測候所第三及第二十四時等，各時間觀測倘有不便施行時，可用自記儀器之紀錄，但須註明。

第九條

各級測候所應用各種紀錄表式另定之。（附件二）（從略）

第十條

頭、二、三等測候所應按日將第六時及第十四時所測氣象立即編成氣象電碼，由電臺拍發報告至各該

氣象電報廣播中心區，以利預報。

氣象電碼另定之（附件三）（從略）

第十一條

各級測候所應按月將所得成績編填表格，於次月五日前備文呈由各該主管機關，轉送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查核，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應將前項表格彙編公布，並函送有關各機關。

第十二條

凡關於氣象技術事項如單位、符號、電碼、術語、測候方法、紀錄表格等以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規定者爲標準，以資統一。頭、二、三等測候所以測候須知爲參考書，四等測候所及雨量站以溫度雨量蒸發量觀測法爲參考書，倘有未盡事項隨時由該所負責解釋。

第十三條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中央研究院會同內政部、交通部、海軍部、經濟委員會、航空委員會等機關修改之。

第十四條 本規程由中央研究院函請行政院公布施行。

郵局自備運郵汽車通行各省市公路辦法

第一條 郵局自備運郵汽車，欲通行各省市公路者，均由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製發，冠以郵字之郵車號牌、行車執照，及冠以通行省市名稱之季牌。（例如在蘇省境內行駛者，發「蘇」字季牌，通行皖、浙兩省者，發「皖」字、「浙」字兩季牌，通行於國營公路者，發「國」字季牌等）號牌與季牌應釘掛於郵車前後兩端指定之顯明處所。

第二條 各地郵局欲領取自備運郵汽車牌照，應報請郵政總局先向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聲請登記，由會依照本辦法之規定，予以登記，檢同應發各項牌照表格，函知車輛所在省市公路交通主管機關，通知當地郵局，駛車前往按章迅速檢驗合格後給領，一面由會函知郵政總局查照，轉飭知照。

郵局新購車輛，應在入口省市檢驗，原有各地車輛在駐在省市檢驗，所有新購車輛應於檢驗合格發給牌照後，另由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發給證書，以便由入口省市駛往服務區域。

郵政總局於聲請登記自備運郵汽車時，應將車輛牌名、載重、各車服務區域等，連同其他各項於規定登記聲請書上逐車、逐項詳細填明，以憑辦理。

第三條 郵局自備運郵汽車，應在登記時指定之省市行駛，如須調往他省市行駛，應由郵政總局向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聲請更換他省市季牌，如因緊急特殊情形，得先行駛往他省市，一面於十五日內，向會補行更換，或添領季牌。

第四條 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訂製郵局自備運郵汽車牌照之費用，由郵政總局按照成本給付之。

第五條 郵局自備運郵汽車，在省公路或跨越省市公路行駛者，由郵政總局津貼公路、橋樑、渡船修養費用，每輛每季三十元；在市區內行駛者，每輛每季津貼十二元，按季繳送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領取季牌。前項津貼，由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統籌分配於各省市應用，其辦法由會訂定之。

第六條 郵局自備運郵汽車，除專運郵件、包裹、郵政公用物外，兼得載運著有制服之押運人員，及具有證明

文件之辦理郵務人員。

第七條 公路機關對於郵政運郵汽車，應予以充分協助及便利。

第八條 郵局運郵汽車之駕駛人，應依照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訂定之互通汽車各省市駕駛人考驗規則，或依照尚未互通汽車各省市之駕駛人考驗規則，由當地公路交通主管機關，按章迅速考驗，領取駕駛執照後，方得駕駛汽車。

第九條 郵局運郵汽車，無論自備或租用，通行各省、市公路時，在不背郵政法原則下，應遵守各該省、市之一切交通規章。

第十條 關於郵局自備運郵汽車，登記檢驗及領取牌照細則，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同交通部另定之。

第十一條 郵政人員自用之乘人大小汽車，仍依照各省市管理汽車章程，向各省市公路交通主管機關照章繳納一切捐費。

第十二條 長途汽車或營業運貨汽車，短期或長期由郵局租用者，認為出租人之營業汽車，由出租人向各省、市公路交通主管機關照章繳納一切捐費。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交通部會同訂定，送請行政院公布施行。（註一）

張自忠說明對日談判心跡，表示愛國向不後人。

天津市長張自忠自盧案爆發後，即先後於本月十一及十九兩日，和日軍簽訂對日讓步之停戰撤兵協定。張氏爲不使國人對其立場有所誤解，特於本日發表談話，信誓其愛國向不後人。茲誌談話內容如次：

「此次盧溝橋不幸事件發生，適予臥病在床，當即力疾會同秦市長、馮主席，本素主不喪權、不辱國之精神，與之周旋，所有經過業會同秦、馮通電各方。迨宋委員長到津，予始來津，一切均遵照宋委員長之指示辦理。當知中國是整個的國家，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民族，如屬國家整個問題，應由中央統籌辦理，若係地方事件，當唯冀察政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一八八

委會委員長之命是從。予分屬軍人，兼轄市政，只知服從命令，捍衛地方，自信愛國尤向不後人。至連日情形，已散見各報。刻以宋委員長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員長在平處理，予以病猶未癒，故簡單談話經過如此。」（註二）

從張白忠本日之表明心跡，亦可看出由宋哲元所主持之冀察當局對日態度，已由先前之讓步和談而轉趨強硬備戰。

美國國務卿赫爾接見中、日大使，盼兩國維持和平。

美國國務卿赫爾本日分別接見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及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告以美國對遠東時局密切注意，甚願中日兩國竭力維持和平，免除戰爭。（註三）

旅上海大批日僑返國。

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外務省即正式訓令旅居太原、察、綏、平、津、鄭州、宜昌、沙市、漢口、上海等處日僑撤退歸國。半月以來，先後返回日本者不下三百人。本日，日郵上海丸復載去七十餘人，該批日僑多係日前由長沙、萬縣、太原、沙市、宜昌等處先後抵滬候船者。（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一四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新聞報」。

註三：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四，頁一二。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二十四日 蔣委員長電令宋哲元準備北平防務，並接見英使許閣森，說明日軍講和為其再起事端之準備。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致電宋哲元注意北平防務，略云：「以中（蔣委員長）判斷，不久彼（日本）必有進一步之動作，我北平城內及其附近尤應嚴防。若我能積極準備，示人以無機可乘，隨時可起

而抵抗，則或可消弭戰端，戢其野心也。見有否準備？盼詳復。」

對於近日華北形勢之險惡，蔣委員長在本日日記述稱：

「日來運用軍事與外交，費盡心力；而倭寇迫我形勢之險惡，亦於昨、今兩日爲甚，以彼恐我反對宋哲元所訂條約而不肯撤兵耳。」（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以中、日、英三邊關係特別重要，特再召見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討論華北戰局及局勢發展。其談話大旨如次：

許大使：昨（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曾接見駐美中、日兩國大使，告以美國對遠東時局密切注意，甚願中日兩國竭力維持和平，免除戰爭。同日，倭國外相艾登亦以同樣願望告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謂英政府對遠東和平極爲關切，並請日使轉告日政府，爲維護日本在華北利益計，亦應竭力抑制一時激烈之情緒，於盧溝橋事件務求和平解決，須知中國此次雖然抵抗，但並未放棄和平之願望。惟中國所要求之和平亦有限度，日本應予注意者也。

蔣委員長：盧溝橋事件發生，彼（日）方每次均受損失。每次損失之後，卽向敝國講和。迨援軍開到，又復失信進攻。故現在雖告一段落，其心未甘，必乘機再起事端。（註二）

宋哲元重新部署二十九軍準備作戰。

自本月二十二日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接見熊斌、劉健羣等人，獲悉中央抗日方針，復見日軍大量增兵華北後，已了解和平談判爲不可能之事，乃假交涉緩衝期間，召集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秦德純、劉汝明、趙登禹等人會商對策，重新部署二十九軍如次：

- 一、駐任邱、河間、大名一帶之第一三二師（欠獨立第二十八旅），進駐北平城郊，以其主力及混合部隊（騎兵第九師一部、第三十八師兩團、特務旅之一團）任南苑之守備，其獨立第二十七旅接替第三十七師北平城防。
- 二、第三十七師（欠第二一八團）附冀北保安隊一部，佔領長辛店、宛平、衙門口、八寶山之線，任對豐臺方面敵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〇

軍之戰鬪。

三、冀北保安隊主力第一、第二兩旅推進於湯山、沙河一帶，協力清河、北苑之獨立第三十九旅，任對順義、昌平方面敵軍之防禦。

四、第三十八師在塘沽、大沽、小站、天津、楊村、廊坊及馬廠一帶，嚴取戒備。

五、第一四三師及駐察境部隊，仍任察省之守備。

本日，除第一三二師一部，因距離較遠尚在途中外，餘均依右令完成部署，北平城郊之我軍由於實力增厚，遂與逐日進逼之敵軍，形成犬牙交錯之態勢。（註三）

外交部為日軍在華北強佔塘沽碼頭及監視唐山等處電報局之不法行為，向日駐華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

外交部以大批日軍開入河北省境，強佔車站、碼頭，監視我各地電報局，強迫檢查郵件，前曾向日抗議無效，本日特致日本駐華大使館節略，表示嚴重抗議。茲誌節略如次：

「關於大批日軍開入河北省境，強佔車站扣用車輛事，曾經外交部於本月十六日，送達節略在案。茲據報告，日軍上項行動不但仍未停止，近更佔用塘沽民有碼頭及招商局碼頭、輪駁、棧房，監視唐山、密雲等處電報局，阻止中國兩航空，並在河北郵政管理局強迫檢查郵件，實屬侵害中國主權。應請日本大使館查照外交部上項節略，立電日本政府迅速切實辦理，並一面迅電華北日軍當局，嚴令制止上開不法行為。至關於本案之一切要求，外交部仍保留提出之權。統希查照見復為荷。合即略達。」（註四）

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盧溝橋事變之宣言」。

北京大學全體教授本日發表「對盧溝橋事變之宣言」，表示現在和平希望到了絕續關頭，日本如不悔悟，惟有犧牲一戰。宣言全文云：

「中華民族向來是愛好和平的，遠在周、秦，我們的先哲就提倡『弭兵』和『非攻』的大道理。數千年來，我們對於四鄰，全抱着一個息事寧人的宗旨，以禮義相待，以仁信相期，苟非狼子野心、狡焉思逞者，我們決不忍以兵戎相見，這是稍讀中國歷史的人所共知道的。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來，日本非法侵佔我們的東北四省，構成傀儡的偽組織，強據榆關，侵入長城，以暴力脅迫平、津，干涉我國的內政；以武裝包庇走私，敗壞中央的關稅；更加縱容浪人，毒化華北，卵翼漢奸，擾亂地方；關內任意屯駐軍隊，城中強日演習巷戰；像這類的舉動，都是現代尊重公理的國家所不屑爲的。我政府承革命之後，正在努力從少數以暴力侵略者的手中，移入大多數的國民。日本的國策，不決於謀孤注一擲的野心家，而決於賢明練達的老成人，則中日兩國未始不可親善，東亞和平當能日益鞏固。不料我們這個希望，竟成空中樓閣。日本野心的軍閥，理性日減，氣餒口張。去年十月中旬，已無理由的迫我撤去豐臺的駐軍。今年七月七日，又晝夜在盧溝橋附近實彈演習，想欲模仿襲擊我瀋陽的故技，侵入我宛平縣城，以控制我七百年來文化中心的故鄉。經我守軍阻止，遂借端挑釁，開砲轟擊。兩週以來，日方不但毫無信義，屢違雙方同時撤兵的約定，而且據我北寧鐵路，運集重兵，侵佔我農田，傷害我禾稼。在我國土之內，擅設日本軍用機場。東則在我北方重鎮的天津，佔領車站，檢查郵電，逮捕記者；西則在我平漢鐵路的線上，用機槍掃射火車，殺害旅客；又隨地強制拉夫，徵用軍需，依恃武力，欺侮良善，這些暴行，都是中外人士所共見共聞的。這些暴行，非特我們從國家的立點所不能忍，即從人道和正義的立點亦不能忍；我民族縱愛好和平，但不能放棄衛國的職責，更不能坐視人道和正義的被摧殘而不奮起維護。現在和平的希望，已到了絕續的關頭了。我們的政府，仍本着『求自存與共存』的政策，始終一意愛護和平。前日蔣委員長發表的談話，當已得着全世界有理性者的同情了。中日兩國是否結成永世不解的仇恨，日本是否願作破壞東亞和平的我首？這都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日本軍隊的行動。倘使日本還不悔悟，那麼我們舉國上下惟有犧牲一切，抗戰到底，不幸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要爲抵禦暴力而戰，爲保其國土而戰，爲人道和正義而戰，爲人類的自由而戰，爲世界的和平而戰。如果人類的大多數都有維持人道和正義的同情，都有愛護自由和平的決心，我們自信終究會得着最後的勝利。同人等是從事教育的人，負責維持文化的責任，天天以宣傳和平與正義爲事，我們不忍見同文、同種的鄰邦，甘冒世界的不韙，來首先摧殘人類的文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

，破壞東亞的和平。我們深願世界文化界的同志，共同起來幫助我們，喚醒這些迷夢中的日本政客和軍人，如不立即覺悟，逼迫我們這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使不得不共起抗戰，則非特中、日兩國同遭浩劫，即全世界的驚濤駭浪，也要從此掀動了。我們爲人道、爲正義、爲自由、爲和平而犧牲，自所不惜。惟望全世界的明達，認清這個破壞和平、摧殘文化的罪魁，是日本不是中國。」（註五）

德國希望東亞和平，以保障國際貿易。

駐德大使程天放本日電外交部，報告德國對中日衝突所持之態度，其電云：

「南京外交部，四九一號。德官方主辦之政治經濟通信，昨對華北事件有評論，謂華北形勢似已緩和，可慶幸，希望雙方以外交途徑解決此事。德國對遠東無政治企圖，但有經濟利益，任何國際糾紛均可影響此利益，故願東亞能於和平中復興經濟，保障國際貿易。法國方面故意誣譏德國，引用與中日糾紛無關之德國、日本反共協定，以作佐證，完全不確。特電奉聞參考。程天放。」（註六）

日本藉口一水兵失蹤，在滬佈防。

本日晚九時二十分，駐上海日軍藉口有水兵宮崎貞雄在北四川路與狄思威路口爲華人毆傷後挾乘汽車他去，一面要求上海市府暨公共租界工部局調查，一面在北四川路一帶加崗佈防，並有鐵甲車往來梭巡，上海形勢頓形緊張。（註七）

日本首相近衛所派赴華密使宮崎龍介在神戶被日憲兵拘捕。

本（七）月二十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趨晤外交部長王寵惠，要求我政府應承認華北的一切地方協定及停止中央軍北上，爲王外長所拒絕。因此日本政府判斷，華北事態惡化原因，係因國民政府阻礙現地協定而令中央軍北上。此時，日本首相近衛即和與中國革命有淵源的秋山定輔商量，策

畫派遣宮崎滔天長子宮崎龍介爲密使，前往中國拜晤蔣委員長。此事決定後，即由秋山定輔赴中國駐日大使館見許世英大使，傳告要派宮崎龍介赴南京事。中國大使館即密報國民政府，惜爲日軍部截獲。本日，日本憲兵在神戶拘捕正欲赴華之宮崎龍介。（註八）

日武官今井談華北日軍撤離盧溝橋事，顯示日方缺乏誠意。

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今井本日談到中日軍隊依十九日協定撤離盧溝橋事，表示：

- 一、盧溝橋一帶向後撤之日軍是否繼續撤退，須視華軍之撤退是否有誠意，故日軍此際再向後撤，尚非其時；
- 二、日軍撤至豐臺後，是否即駐紮豐臺，抑再調往他處，或回本國，全視中國方面能否履行一切條件而定；
- 三、近兩日前方均極平靜，雙方並無衝突事件發生；
- 四、由關外增援之日軍是否即行復員，或仍駐在關內，俟奉到陸軍省命令而定。

由上項可知，盧溝橋事變後，平、津新增日軍撤回並無確期，中、日全局仍嚴重。（註九）

日本醞釀對華強硬態度，大批日輪被徵調備供軍運。

當我三十七師馮治安部依十九日協定撤出盧溝橋，希冀中日雙方衝突有所緩和時，日軍不但依約迅速撤退，反而在東京有對華態度更趨強硬的醞釀，使局勢轉形嚴重：

- 一、日本兩大政黨民政黨與政友會二十二日各開議員總會，都有對華極強硬的決議；
- 二、東京產生一個運動戰爭的團體，名「對文同志會」，主張戰爭，此團體正開始活動；
- 三、據同盟社消息，日本近衛內閣開始對於對華方針再檢討，傾向於更積極、更強硬的態度。

同日，日軍在大阪又扣留商船十七艘，以備運輸軍用品赴華。另日軍飛機五十架、重爆炸機一中隊亦由日出發。（註一〇）

註 一：「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二八—二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一九四

註二：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四)，頁一二。

註三：「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二—三三。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三。

註五：「戰時綜合叢書——抗戰文獻」，頁六七—六八，漢口獨立出版社出版。

註六：同註三，頁五〇五。

註七：國史館專檔，「閻錫山檔案」：「南京何部長洽密有寅參電」，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註八：原田熊雄：「西園寺と政局」，第六卷，頁五一，東京岩波書局，一九五一。

註九：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註一〇：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報」。

二十五日 蔣委員長電飭宋哲元注意日軍調動；並接見美使詹森，敦請美國出面制止日本侵略行為。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得悉日軍大量部隊及輜重向華北調動，特於本日電示宋哲元嚴密注意，略稱：「據確報：日本自二十二日起，其機械化部隊及大量重汽車，皆極秘密向華北輸送。預料一星期內，必有大規模之行動，務望時刻防備，並積極部署，勿為所欺。」(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以兼行政院長身份，接見甫自北平回南京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希美國以九國公約發起國地位，出面阻止日本侵華行為。其談話內容大致如次：

「蔣院長首詢詹森大使近日北方情形，詹森答截至二十三日彼離平時，局勢似甚和緩。彼對於北平市民深表欽佩，雖連日空氣甚為緊張，但市民並不驚慌，亦無遷徙、逃避者。彼曾與日本大使館參事談及時局，該參事對於三十七師開始撤退，似表滿意。日前口方準備運到大沽日軍或軍需品，截至二十三日晚九時十分離津時，並未運到。」

故就地方情形言，一時似不致再有重大變化；天津情形亦相同。惟由中、日兩方互相發表之聲明所造成之局勢，究竟能否解決，乃係另一問題，彼不敢表示意見云云。

院長詢美政府何以不與英國聯合勸告日本？詹森大使答稱：美國政府政策受國會態度及中立法之支配，美雖未與英方聯合勸告日本，但願爲單獨與並行之行動。國務卿赫爾七月十六日發表之聲明，已由麥克參事向工部長面讀並抄送徐次長。現在美政府正切實注意時局之發展。但須明瞭者，美國行政部分不能不照立法部分之政策施行云云。

院長謂自二十一起，北方已開始撤軍，而日本自是日至二十四日間，仍積極準備軍事行動。除已由朝鮮開運三混成旅至華北，並將機械化部分隊伍及大批飛機開運來華外，又在東北與朝鮮之間布設重軍，同時自日本開調大批隊伍至朝鮮，其尚未開到大沽之運輸艦或在大連待命，故此後形勢反較盧事初起時更爲嚴重。若各國認爲華北局勢已入安靜狀態，日本不致再有若何動作，未免錯誤。日本之意最初不過欲解決華北獨立化問題，以後恐將要求解決全部問題。在我方已盡最大之容忍，對於日本之二項目的已予同意，蓋日方要求：（一）盧事當地解決，我方已允由當地解決；又（二）中央不妨礙當地解決之實行，我政府對於宋哲元請示之三點，已予同意。凡此均爲欲求和平，曲予優容。但我政府至此已到最後限度，若日方再提其他要求向我威逼，我方決難接受，惟有出於一戰。而現在深信日方調兵遣將，必不肯認爲事件已經解決。在最近期內，恐將向宋哲元與中央提出我方不能接受之條件。而其條件：第一、必爲共同防共，即共同對俄；第二、東北問題之解決；第三、中央軍自河北撤退等項。我方對此類問題決難接受，是戰爭決不能免。現在局勢祇有各關係國，尤其美、英二國之合作可挽危機。美國國務卿已發之宣言，雖甚光明正大，但未明指中、日二國，至中立法乃係戰爭開始後之事，在戰爭未開始前，美國儘有可以努力之處，現在應請美政府與英國協商，警告日本，預阻其再向中國提出任何要求。否則局勢危急，戰禍必不能免，美國以九國公約之發起國，對於此次事件實有法律上之義務，而美國向來主張和平與人道主義，若東方戰端一起，歐、美和平亦將受其影響，而人類所受之浩劫實難估計，故美國在道義上亦有協助制止日本之義務。務請即電政府請其立刻進行，時局急轉目下，遲恐不及云云。」（註二）

日軍擴大挑釁，「廊房事件」爆發。

自本月二十一日以來，冀察當局已依十九日之協定撤兵換防，中央政府方面自接獲宋哲元協定內容的報告後，除電飭宋嚴加戒備外，亦力持容忍與鎮靜，未曾予以糾正。惟日方蓄意侵略，決議出兵，特利用和平烟幕以掩護其增援，實未嘗有絲毫誠意。迄本日止，日方對我平、津駐軍已完成包圍態勢，其第一線各部均已到達攻擊準備位置，遂背信棄約，向廊房發動挑釁，挑起「廊房事件」，其經過情形如下：

廊房爲平、津間的一個小鎮，地位重要，由二十九軍三十八師一一三旅劉振三部駐守。本日下午四時，屬於日軍新增部隊第二十師團的一個中隊配屬部份兵，藉口修理平、津間軍用電話線，自天津開至廊房，將廊房佔領。我駐軍與之交涉，請其撤退，日方不允，遂導致雙方衝突。（註三）

註一：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二四八。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轉，頁四二三、四二四。

註三：「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三五。另見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二〇五。

二十六日 蔣委員長認為日軍進犯廊房、廣安門，和平絕望，大戰已開始。

本日，廊房、廣安門事件相繼爆發後，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致電倫敦孔祥熙特使的電文中表示：「倭寇今晨攻佔廊房後，繼續向南苑轟炸進攻，大戰刻已開始，和平絕望。」又云：「倭之軍權，全在前方少年軍官之手，其政府無力制止，雖欲不戰而不可得。」（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在其日記上寫道：「廊房、廣安門之挑戰，是倭必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勿再作避戰之想矣。」（註二）

日軍攻佔廊房及進犯廣安門；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

昨（二十五）日，日軍藉修理電話線爲由，強佔平、津間之要站廊房車站，經我守軍勸阻無效，遂成僵局。本日凌晨起，日軍突向我守軍發動攻擊，我軍奮勇應戰，然因寡不敵眾，傷亡千人，退守黃村一線。其詳情如次：

本日晨零時三十分，強佔廊房車站之日軍突出車站用機關鎗向我軍防地掃射，我方因事前未作準備，傷亡十數名，乃一面向上官請示，一面準備應付。是時日軍每隔數分鐘，即以機關鎗掃射，掃射時鎗聲極密，同時有日軍鋼甲車一輛開至我軍防地附近，開鎗射擊數十餘發，我軍未還擊，直至晨二時半始應戰。是時，天津日軍六十餘名乘載重大汽車三輛，由天津過武清開抵廊坊增援，雙方對峙。晨五時，廊坊上空忽有由東北方飛來日偵察機一架低飛偵察，約十五分鐘始飛去。五時十五分，另有日轟炸機四架低飛廊坊上空，向我軍營房投炸彈達五十餘枚，我方損失極重。同時，據守車站內日軍三百餘人向我猛烈攻擊，因電話已不通，我前方部隊祇得沉着應戰，堅守原防，日軍迄未得逞。五時二十分，復有日軍兵車一列上載日兵三百餘名、鐵甲車三輛、大炮十門，由津開抵廊坊。五時三十五分，又由津新站開來日兵車一列上載日軍一千四百餘名，亦開抵廊坊，下車增援；日方轟炸機四架亦於五時三十五分飛去。六時十分，日轟炸機四架又飛來擲彈數十枚，我軍以僅一小部，日軍大批援軍到達，共達二千餘名，且我軍因日軍轟炸及猛攻，已傷亡甚重，我軍乃退出營房，在廊坊北寧路鐵道南、北高梁地內佈防。十時二十分，又有日偵察機、轟炸機混合隊十七架，飛抵廊坊我軍防地及廊坊附近擲彈，同時日軍仍向我猛攻，附近人民亦避於高梁地內，結果我軍民傷亡達千人，情形極慘，截至下午一時，我軍退守黃村，廊房遂陷於日軍之手，平、津交通亦斷。（註三）

對於廊房事件的爆發，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却認爲此係二十九軍預謀的抗日行爲，令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於本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限宋哲元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將馮治安之第三十七師撤退至永定河以西，並陸續撤退至保定。茲誌日方通牒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

「廿五日夜間，我（日）軍爲保護廊坊通信所派士兵，曾遭貴軍非法射擊，以致兩軍發生衝突，實深遺憾。查此事發生之原因，實由於貴軍對於我所訂之協定，未能誠意履行，而緩和其挑戰的態度。如果貴軍有使事態不趨擴大之意，須將盛溝橋及八寶山附近配備之第三十七師（附註：師長馮治安）於廿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長辛店，並將北平城內之三十七師撤出城外，其在西苑之第三十七師部隊，亦須於廿八日正午以前，先從平漢路以北地帶移至永定河以西之地，並陸續撤退至保定方面。如不實行，則認爲貴軍未具誠意。而不得不採取獨自之行動以謀應付。因此，所有一切責任，並應由貴軍負之。」（註四）

對於日軍此一通牒，宋哲元即於當日下午七時許，下令守衛北平廣安門之獨立第二十五旅六七九團劉汝珍部，攔擊由天津日軍司令部所派遣增援北平之日軍一中隊，以爲答覆。（註五）

第二期廬山談話會及暑期訓練團舉行談話和開訓。

第二期廬山談話會本日晨山中政會主席汪兆銘召集，以不拘形式、自由談話方式，互相交換意見。本日參加談話來賓計有：燕樹棠、任啟珊、洪深、劉彥、范錡、戴修瓚、王芸生、馬蔭良、胡庶華、張佛泉、王錄勳、谷春帆、吳康、吳頌皋、林濟青、周北峯、周炳琳、許仕廉、梁宇皋、黃元彬、張淩高、張知本、張其昀、陳布雷、程中行、彭學沛、經亨頤、楊立奎、鄧植儀、薩孟武、鄭亦同等三十一人。

第二期廬山暑期訓練團學員千餘人，亦於本日正式開訓。（註六）

註一：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轉，頁一三。

註二：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三三。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新聞報」。

註四：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三七五。

註五：寺平忠輔：「盧溝橋事件」，頁三一四—三二八。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大公報」。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參謀本部陸海空軍駐外武官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參謀本部陸海空軍駐外武官條例」十三條。其條文如下：

- 第一條 參謀本部為求國際間軍事聯絡起見，得派遣駐外武官於大（公）使館。
- 第二條 駐外武官直隸於參謀本部，並受駐在國之本國大（公）使之指導。
- 第三條 駐外武官應派遣於各國之員額如附表，但參謀本部得視事務之繁簡隨時酌量增減之。（附表略）
- 第四條 駐外武官由參謀本部遴選曉暢軍事，深明黨義，熟識國際情形，精通派遣國並其他國之外國語文，曾在國內外軍事專門學校畢業者，分別任用之。
- 第五條 駐外武官分為武官、副武官。武官階級為少將、上、中校；副武官為中、少校、上尉，由參謀本部遴選分別任命之。
- 第六條 非參謀本部職員而任駐外武官，最少須在參謀本部服務半年然後出國。
- 第七條 參謀本部於必要時，得指定駐在某國武官兼任鄰近某國同一軍籍武官事務。
- 第八條 同一駐在國陸、海、空軍軍籍正、副武官，以不同兵種為原則。正武官缺席時，由參謀本部指定同一軍籍高級副武官或駐在鄰國同一軍籍武官代理。
- 第九條 駐外武官經呈奉參謀本部核准後，得酌用辦事員。
- 第十條 駐外武官之任期定為三年，如有特別情形得變更之。
- 第十一條 駐外武官之薪俸及其他各項費用另表定之。
- 第十二條 駐外武官之辦事通則暨服務細則由參謀本部另定之。
-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如有未盡事宜由參謀本部呈請修正之。（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二〇〇

蔣院長分別接見德、義、法三國駐華大使，探詢各該國對日本侵華的態度與意見。

行政院院長蔣中正於本日上午十時接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告以日本侵華行動，危害東亞和平，請其轉電德政府，速以德日防共協定簽字國之地位，勸告日本停止在華行動。陶大使答稱：防共協定似僅爲防止國內第三國際之行動，且自簽訂該協定後，德、日兩方始終未有任何舉動，即如該協定內規定之委員會亦未組織，故該項協定實與現在中、日形勢無關，但院長所云一節，當轉電政府。

同日上午十一時，蔣院長接見義大使柯萊，詢以對於中、日問題之意見。柯大使答稱：兩方宣稱各節甚多歧異，故究不知誰是誰非。惟義政府對於中、日兩國均有特殊友誼，頗願以第三者地位出任斡旋或調停等語。院長告以現在中國方面無話可說，和平抑戰爭聽日方自決，中國實處被動，倘日方必欲求戰，我方惟有應戰。柯大使表示：戰端一起，中國恐受鉅大之犧牲，靜待時機或較妥慎。院長謂：實逼處此，無可逃避。柯大使謂：彼對於國民政府之領袖表示如此堅強意志，甚爲欽佩。

同日下午五時，蔣院長又接見法大使那齊雅，詢以法政府對於時局之意見。那大使答稱：法方異常關懷，早經聯絡英、美出任周旋，惟美方似不願採取聯合行動，致各國祇得分頭向日方單獨勸告。院長表示感謝，並謂：中國第一步將對日本絕交；第二步宣布自衛。中國對於蘇聯態度之冷淡，甚爲失望，即華人中向主聯俄者，亦莫不認爲憤恨。若日本制服中國後，蘇聯必繼續爲日本侵略之目標。現在蘇聯既袖手旁觀，將來中國亦必取同樣態度，可否請法政府設法忠告蘇聯。那大使謂：蘇聯或因清黨之故，政局不穩，現在史大林之地位究竟是否較前低落抑愈爲鞏固，實係疑問。院長所云一節，當即轉電政府核辦。（註二）

蔣委員長令二十九軍及北上支援部隊積極部署應戰，並電示宋哲元固守北平。

自本月七日日軍於盧溝橋啟釁後，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兼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等力圖容忍，進行談判。時日軍亦以兵力尚未集中，屢次表示避免事態擴大，期利用和平烟幕，爲其增兵之掩護。但我中央已洞燭日人狡謀，除一面進行緊急處置，準備全面抗戰外，並一面迭電冀察當局，示以和平限度，並令嚴密戒備。無如宋哲元未盡明瞭中央意旨，復受日人挑撥及漢奸包圍，徘徊於和戰之間，致自本月十一日起至二十四日止之兩週間，第二十九軍未能積極備戰。及至二十五日，日軍軍事準備就緒，發動攻擊廊房；昨（二十六）日，更以最後通牒，要求我方限期撤退北平城郊駐軍。情勢發展至此，宋哲元始知日方有預定計劃，遂飭各部即日準備應戰，並報告軍事委員會：「北平方面尚可支持，天津方面兵力單薄，危險萬分。」

本日，華北日軍大舉圍攻北平近郊團河、豐臺、通縣等地。時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鑒於日軍已對平、津發動全面攻擊，遂決定照原定計劃，令我軍在滄、保及德、石兩線上集中，構成陣地，期在此線與日軍決戰。並下達如下命令：

- 一、令冀察綏靖主任宋哲元：中央軍以援助平、津，預期與敵在永定河地區作戰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結於滄縣、保定之線；第二十九軍應固守北平、盧溝橋、長辛店、涿縣，與保定方面保持確切連繫。
- 二、令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卽率部向永定河地區前進，該路軍此後歸宋哲元主任指揮，所遺保定、任邱、河間、獻縣防地，已令第五十三軍接替。
- 三、令第五十三軍軍長萬福麟：卽將所部推進於保定、任邱之線，接替第二十六路軍防地，並在該線上構成陣地。
- 四、令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勳：該部應盡力在滄縣、獻縣一帶，晝夜趕築工事，先固該線防務，務於三日內完成第一期初步工事以後，繼續加強爲要；至於向靜海推進一節，當俟後方部隊集中後，待令推進可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二〇二

蔣委員長又電示宋哲元云：

「第二十六路軍應即前進勿延，龐部現尚未集中，應令在滄縣待後方部隊到達後，向前推進。此時應敵，先要鞏固現有陣地，然後方易出奇制勝，所謂先求穩定，次求變化，望兄記之。」（註三）

同日，蔣委員長再電示宋哲元云：

「一、應先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為基礎，勿使疏失。二、可令第二十六路軍隨時加入作戰。三、中央必以全力增援。」（註四）

外交部為日軍在廊坊等地擴大挑釁發表談話。

外交部發言人本日為日軍在廊坊等處擴大挑釁一事，發表談話，嚴正申明我方已盡和平最大努力，一切責任應由日方負責。其談話全文如次：

「自本月七日夜，日軍在盧溝橋無故向我駐軍襲擊以來，雖其責任完全不在我方，但我當局為顧全東亞和平，始終表示願以外交方式，謀適當之解決。我外交部長並曾迭次向日方正式提議，雙方約定日期同時撤兵，不幸日方對於我方歷次和平表示及提議，不獨不予接受，且大舉增兵集中平、津，同時與我地方當局議定解決辦法，我中央得報後，察其內容與我既定方針尚無重大出入，為貫徹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對；我方極度容忍，維護和平之苦衷，應為中外人士所共鑒。方謂前線口方之軍隊，從此可以撤退，後方日軍亦可以停止進發，乃一週以來，日軍不獨毫無撤退模樣，且日本國內及朝鮮各地，仍續派大量軍隊，絡繹向平、津出動，二十五日晚間，並無故向我廊坊駐軍襲擊，繼之以飛機轟炸；二十六日，復向我地方長官提出無理要求，兼在北平近郊四出挑釁，其蓄意擴大事態，別有企圖，蓋已昭然若揭。兩句以來，我方已盡和平最大之努力，嗣後一切事態之責任，自應完全由日方負之。」

（此次發表談話，外交部深夜分電我各駐外使館，轉達各駐在國政府知照。）（註五）

宋哲元嚴拒日本最後通牒，下令二十九軍準備應戰。

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自昨（二十六）日接到日軍之最後通牒，及得知日軍已向通縣、團河等地發動攻擊後，已知大戰勢所難免，除奮起抵抗外，別無他途可自救，乃於本日十五時嚴拒日軍通牒，並飭所部二十九軍準備應戰；同時一面報告中央請示機宜，一面通電全國說明日軍挑釁及交涉經過。宋哲元通電如次：

「委員長蔣、各院、會鈞鑒：各部、各省市政府、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師、旅長、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哲元自奉命負冀察軍政之責，兩年來，以愛護和平為宗旨，在國土主權不受損失之原則下，本中央意旨處理一切，以謀華北地方之安寧，此國人所共諒，亦中、日兩民族所深切認識者也。不幸於本月七日夜，日軍突向我盧溝橋駐軍襲擊，我軍守土有責，不得不正當防禦。十一日雙方協議撤兵，恢復和平。不料於二十一日炮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駐軍；於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駐軍猛烈攻擊，繼以飛機、大炮肆行轟炸；於二十六日晚，又襲擊我廣安門駐軍；二十七日早三時又圍攻我通縣駐軍，進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戰中。似此日增兵，處處挑釁，我軍為自衛守土計，除盡力防衛聽候中央解決外，謹將經過事實擲誠奉聞。國家存亡，千鈞一髮，伏乞賜教，是所企禱。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叩。感印。」（註六）

附錄：玄圃：宋哲元下令抗戰。（註七）

日軍之野心與其侵略步驟，具載於所謂田中奏摺中，其內容早洩漏於世，吾全國上下，無有不知之。其步驟為先東北而華北，而後華中、華南。今東北已入其手中，由是順次而侵及華北，吾全國上下，亦無有不知之。冀東偽組織之成立，為其蠶食華北之第一步；促成冀察冀東化，為其蠶食華北之第二步。同時提出華北特殊化之口號，是將整個華北一口鯨吞矣。此種方式極其簡單，其手段亦直捷了當，無精微奧妙存其間，吾全國上下亦無有不知之也。我中央政府與冀察當局所以虛以委蛇，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蔣委員長報告云：「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此為政府所以採取和平政策之一個總答復。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二〇四

冀東偽組織之成立，日人既完成其吞噬華北之第一步驟，由是第二步驟遂在其積極進行中。侵略者之本意，本欲鯨吞，不耐蠶食，然而事與願違，華北地方當局非如東北四省之不抵抗，由是日人乃採取漸進辦法，以遂其蠶食之志，乃鼓吹所謂冀察冀東化，其結果，冀察當局不願為漢奸，不甘為殷逆第二，由是日軍之侵略步驟，停頓於第二階段，希望以陰謀的政治方式解決者不獲實現，利誘不成，繼以威逼，盧溝橋之炮聲，從此發作矣。

北平為我國六百餘年來之故都，其政治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今國都雖南遷，猶不失為華北政治中心，抑亦華北之重鎮，綽北寧、平漢、平綏、平門諸路之中心，日欲圖我冀察，必先爭奪北平，其近年來之軍事布置，完全對北平取大包圍之形勢。通州今為偽組織所盤據，平綏鐵路隨時有中斷之慮；豐臺駐兵，北寧路亦為之遮斷；今完全溝通者，惟平漢一線；盧溝橋為北平門戶，扼平、漢豐盧支線之交點，為兵家必爭之地，宛、盧一失，北平將完全孤立；日軍可唾手而得北平，故平漢線已為北平僅有之大動脈，亦北平唯一之生命線，日後兩軍在盧溝橋一帶必有惡戰，可預卜也。

日軍以演習為名，企圖偷襲我宛、盧，今復提出通牒，要求三十七師全部撤退，然其陰謀實欲使北平成一空城，俾長驅直入，以建立所謂華北國，或驅溥逆（註：溥儀）入關，重演一幕滑稽劇。是可忍，孰不可忍？秦德純談話云：「似此無限制侵略我土地，和平尚從何談起？」宋哲元所以決心拒絕日方要求，下令抗戰，其故胥在乎是。蔣委員長有云：「和平末絕望前，終希望和平，臨到最後關頭，祇有堅決犧牲。」如何是最後關頭？蔣委員長對此亦有明白之界說：「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換言之，對盧溝橋事件，決不於主權領土方面再有所讓步也。

今日軍已逼迫中國臨到最後關頭，我當已奮起抗戰，於此，國人對當局委曲求全之苦心，抱有焦灼疑慮之念者，今亦可以釋然矣。

二十九軍在中華民族之抗敵史上，曾佔有極光榮之一頁。其軍士同仇敵愾壯烈之犧牲之決心，於今次事變中吉星文團已充分表現之。昨日宋氏之表示，亦已明白顯露，抗戰既決，義無反顧，惟有全國一致共起努力。

日本決定對華採取軍事侵略行動，下達三師團動員令；華北日軍繼向通縣、團河、盧溝橋等地發動攻擊。

本日，日本內閣書記長代表日本政府爲日軍在華北的軍事侵略行動，發表談話略稱：

「因確保天津交通線及保護僑民，使不受華軍武力妨害，日軍遂行此任務及確保履行協定事項，不得不採取必要之自衛行動。」（註八）

同日，日本閣議並決定由日本本土派遣第五、第六、第十等三個師團，即行增援華北，擔任對華作戰。同時日本參謀本部亦下令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告以「支那駐屯軍司令官之現行任務爲平、津地區支那軍之膺懲。」（註九）故於本日，華北日軍即違反二十六日最後通牒之期限，向我北平近郊之通縣、團河、盧溝橋等地發動攻擊，我軍以守土有責，全力應應戰。其戰況如下：

本日晨三時，通縣日軍步、騎聯合隊二千餘名，向我駐守寶通寺獨立第三十九旅之傅鴻恩營發動攻擊，激戰至上午十一時，傳營始突圍向南苑退却，傷亡甚重。

同日上午五時，日軍亦向團河進犯，在日軍步、砲部隊及飛機聯合攻擊下，致我守軍第一三二師第四團傷亡在千人以上。

同日下午三時，盧溝橋日軍亦向我軍射擊，旋即停止。（註一〇）

駐上海日軍失蹤水兵在鎮江爲中國船伕救起。

本月二十四日，駐屯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所宣稱「被帶走」的水兵宮崎貞雄，本日於鎮江附近水域爲中國船伕救起。據宮崎供述：「因爲違反軍紀去娼寮遊蕩，過後恐怕要受處罰，就潛登日本輪船，溯江而上，途中投水自盡，未能死成。」從此真相大白，上海日軍藉口亦已消失，上海局勢恢復和緩。

（註一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二〇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二〇六

英國勸告日本勿對中國用兵。

英國首相艾登本日本在英下院報告其所接關於廊坊中日衝突事宜稱：「余已接獲報告，知日本軍隊將在北平市城內、城外有所舉動，當即訓令駐日代辦，向東京政府發出迫切表示，深望此種舉動，能予避免。」（註一二）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一七號。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八六、四九六。

註三：「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一五一—一六。

註四：同註三，頁三七。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新聞報」。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三，頁三六。

註九：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二二。

註一〇：國史館專檔，「閻錫山檔案」：「北平秦市長更密感亥電」，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另同註三，頁三七。

註一一：「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四〇。

註一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大公報」。

二十八日 為使北平文化古城免受戰火摧殘，宋哲元率部退守保定。

本日拂曉，日軍在北平近郊發動全面攻擊後，北平城已陷於三面被包圍的困境。因此堅守北平或放

棄北平，爲冀察當局所面臨之難題。本日午後，宋哲元在北平獅子胡同進德社召集秦德純、張自忠等人舉行緊急會議。最後宋哲元決定爲使北平文化城不因戰火而化爲灰燼，以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市長，暫在北平維持治安。宋哲元與秦德純等人，遵照中央前令，於下午九時由北平西直門經三家店至長辛店，率部轉赴保定。（註一）

侵華日軍對南苑、宛平各地發動全面攻擊，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暨一二二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

本日拂曉，盧溝橋車站、五里店瓦大井村一帶日軍，向我第三十七師第一一零旅戍守之宛平城、衙門口、八寶山陣地攻擊。我右翼出河右岸守軍與第五十三軍之鐵甲車隊協力堅守，迄晚仍對峙中。左翼我軍轉移攻擊，於突破大、小井村之敵陣地後，與南苑之第三十八師兩團協同，由東、西兩面夾攻豐臺，八時三十分攻克豐臺車站，並佔領造甲村敵飛機場，奪獲敵機七架、防毒面具數萬件；十八時，主動向西南方向轉移。

另日軍步戰聯合約三千名，附砲四十餘門，在飛機約四十架之反復轟炸掩護下，於拂曉向我南苑猛攻（按南苑、萬字地爲第二十九軍司令部所在地，駐有第三十八師兩團、騎兵第九師一部，及最近到達之第一三二師主力，並由該師師長趙登禹負責統一指揮）。我守軍除以第三十八師兩團，協力第三十七師對豐臺之敵攻擊外，其餘各部均堅據工事，竭力抵抗，且曾兩次出擊，以敵火力猛烈均未奏效。但經終日之激戰，工事大部均毀，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均於此戰壯烈殉國，幹部及士兵之傷亡亦重；然我官兵猶能奮不顧身，支持至夜，始奉令向南撤退。昌平、高麗營之敵復增加步砲聯合約二千名，亦於拂曉分經湯山、沙河向我繼續進迫，日機更對北苑、清河（該處由獨立第三十九旅駐守）、黃寺等處狂炸，我各部節節抵抗，迄晚向北城圈退却。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八日

二〇八

同日拂曉，我以第三十八師第一一三旅主力由武清向廊坊之敵進擊，九時克復，並破壞該處鐵橋；十六時日軍增援反攻，我遂向安次轉移。（註二）

附錄：

一、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略歷。（註三）

佟氏諱麟閣，字捷三，河北高陽人，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生，現年四十六歲。曾任陸軍第十一師步兵第二十一旅旅長、陸軍第三十師師長、國民軍第一師師長、隴南鎮守使。民十六、七參加南口、澤州、天津諸役，卓著戰績；十八年退伍返鄉；二十年主持二十九軍教導團；二十二年任張家口警備司令，是年五月，抗日同盟軍在察成立，氏代理察省主席，兼第一軍軍長，八月同盟軍撤消，改任張垣安公管理處處長；現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官教導團教育長。氏沈毅果敢，素富愛國心，治軍極嚴，與士卒共甘苦，每遇作戰，輒奮身向先。今於南苑、團河之役，英勇抵抗強敵，不幸陣亡，爲國成仁，氏固與中華民族同垂不朽也。氏有女二，男三。長男現年已二十餘歲。

二、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略歷（註四）

趙登禹字舜臣，山東人，現年四十八歲。民國三年在陝西十六混成旅一團三營修麟閣連入伍，旋充旅部傳令兵、馬弁等職。民四隨馮玉祥入川東剿匪；十一年在豫升排長；十三年在南苑升連長；十四年後，以戰功升營、副團長等職；十六年北伐，率部出潼關，擢升爲旅長；十七年任第二集團軍二十七師師長；十八年編遣，回任旅長職；十九年中原大戰時，又升師長；二十二年喜峯口抗口之後，任三十七師馮治安部旅長，親率健兒一團，夜襲敵營，斬首千餘名，敵人爲之膽寒，旋以戰功升一三二師師長，是年任二十九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九月率部一戰而克復沽源；二十五年一月，國府任爲陸軍中將，五月，任河北省第四區剿匪司令，十二月十一日，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員。氏驍勇善戰，慷慨豪爽，頗有燕趙豪傑之風。此次團河、南苑之役，三次衝鋒，已受重傷，猶復親冒彈雨，指揮作戰，卒至爲國捐軀，開中華民族禦侮史上光榮之一頁。

據趙師長之護兵返平談：

「當戰事激烈，趙師長正在團河左近指揮時，忽中彈，左臂受傷，余即欲將其背回，師長不允，仍向前進，未幾腿部、肩部又受傷，余勸師長後退，師長遂向余云：『汝從速返平，向余母言：「忠孝不能兼全，設余不幸，請余母勿悲。」云云』。余力勸不獲，無奈只得返平。」

上海市長俞鴻鈞書告市民，抱鎮定沉着精神，應付一切事變。

上海代理市長俞鴻鈞昨奉行政院令，除市長職，本日宣告就職，並發表告市民書，呼籲市民抱鎮定沉着之精神，應付一切事變，舉凡精神財力俱爲復興要素，均宜愛惜，不應浪費。其文曰：

「邇因平、津形勢異常緊張，益以滬日水兵失蹤，陸戰隊武裝戒備，侵入市區，故滬市人民對各種謠言，每輕於置信，連日遷徙絡繹，不遑寧處。迨今午豐台告捷，遂乃燃砲慶祝，喜躍欲狂，凡此民情之表現，一驚一喜，都屬事理之常，毫無足怪。第鴻鈞竊有不能不掬誠爲我親愛之市民告者：際此國難嚴重，整個民族生死存亡決定之時，凡我國民應抱鎮定沉着之精神，以應付一切事變，頭腦宜冷靜，措施宜審慎，勿畏事，勿生事，有所思，思大局之安危，有所籌，籌全民之利害，勿徒知近憂而忽遠慮，勿因小不忍而亂大調，須知國家累亡，則一切當無可倖免，反不若抱達人之觀念，轉意定而心安，準備當求其適宜，步驟斷不容稍亂，此其一；中國積弱本非一朝，國運重光亦不能一旦，是以不必因一時之挫折而志餒，尤萬不可因一時之勝利而氣驕，咬緊牙關，抱定目標，宜哀矜，宜堅毅，舉凡精神財力俱爲復興之要素，均宜愛惜，而不應浪費，即如今午萬家之爆竹，雖足以表民衆之熱誠，何如將有限之金錢，用諸於實際之事業；舒洩此間民衆之情緒，何如救濟前方將士之創傷；文電慰勞，何如物品救護，此我市民於欣欣告捷之餘，所應一顧及者也，此其二。總之我國現在中央與賢明領袖指導之下，本固定之方針，趨救亡之途徑，凡我同胞應統一意志，整齊步驟，我大中華民族終有揚眉吐氣之一日也。」（註五）

英外相艾登接見中、美駐英大使，討論中日問題；英駐日大使照會日本政府，反對在北平開戰。

英外相艾登本日午後先後接見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暨美國駐英大使平漢。郭大使於會見艾登之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二一〇

會與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駐法大使顧維鈞、駐俄大使蔣廷黻舉行會議（顧、蔣二氏專程由巴黎、莫斯科趕來）。此次會談，據英方宣稱，其討論內容為調解中日衝突。在談話時，英、美一致表示必須迅速中止中、日衝突，惟進行之方法，美方仍反對由各國聯合行動。

同日，英國以北平形勢緊張，特飭其駐日大使照會日本政府，反對在北平交戰，以保英僑安全。

（註六）

美總統羅斯福召見國務副卿，商討美對中日事件中的立場。

美國總統羅斯福以遠東局勢日趨緊張，本日召見國務副卿韋爾士，商討中日衝突中的北平美僑安全問題，及在華北局勢發展之下，是否有實施中立法之可能。（註七）

註一：「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三四。另見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頁一八〇。

註二：「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三八。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上海「新聞報」。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新聞報」。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三。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對平津戰局發表談話，認係日軍侵華戰爭開端，籲全民奮起，共赴國難。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於本日召集兩次特別會議，商討平、津局勢驟變後之政府方針。同日晚，蔣委員長接見新聞記者，對宋哲元離北平事，發表如下之對話：

問：宋委員長突然離平，致失重鎮，未悉中央對其責任問題，如何處理？

答：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張。余爲全國軍事最高長官，兼負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人負之。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爲國人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得認爲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爲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國民祇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

問：今後我政府對口方針究竟如何？

答：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余在廬山談話會，曾切實宣告：此事將爲我最後關頭之限，並列舉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此中外所共聞，絕無可以更變。當時余言：我不求戰，祇在應戰。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爲局部問題，任聽口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畫，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人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場，實爲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總之，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卽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一致奮鬥到底。余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慎，各盡其職，共存爲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也。（註一）

參加第二期廬山談話會全體人員電勉宋哲元及二十九軍將士，同心戮力，抗戰到底。

廬山談話會第二期本日凌晨九時在牯嶺圖書館講演廳繼續舉行第二次共同談話，來賓及參加人除昨日到會者均出席外，並到有陳立夫、張羣、曾仲鳴等。開會後，首由汪主席及張秘書長分別報告北方時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九日

二二二

情形甚詳。即由來賓吳康、劉彥、戴修瓚、燕樹棠、吳南軒、任啟珊、章益、周北峯、張凌高、蕭一山、洪深等陸續發言，大體均就汪主席及張秘書長所報告者，各抒意見，以供參考，十一時五十分散會。正午談話會邀集人汪主席、蔣院長東邀全體來賓及參加人宴會于圖書館禮堂，席間來賓提議以第二期談話會同人名義，發電勗勉宋委員長哲元及廿九軍全體將士，全體鼓掌贊成，當由王錄勳將電文宣讀，一致通過後發出。第二期談話會于宴會後結束。至第三期談話會已決定延期舉行，業由秘書處分別電知各方。茲誌致宋哲元及二十九軍全體將士電文如次：

「宋委員長暨廿九軍全體將士公鑒：第二期談話會開始之際，奉讀感電，敬悉我忠勇將士禦寇之決心，至深欽佩，續聞戰報，尤切激昂。頃聞移師保定，切盼與中央所派各軍，同心戮力，抗戰到底，同人等不敏，誓竭心力，以從諸公之後。中國每一塊土地，皆滿布每一個國民之血跡，寧使人地都成灰燼，決不任敵人從容踐踏而過。謹佈精誠，遙祝勝利。廬山第二期談話會全體同人叩。」（註二）

宋哲元與馮治安發表對華北戰局談話，表示爾後應聽國家命令行事。

宋哲元、馮治安等於昨（二十八）日離平赴保。本日晨三時抵保後，即發表對華北戰局之書面談話。

一、宋哲元書面談話稱：

「本人近來因火氣上沖，耳鳴殊甚，不能與大家面談，特發表書面談話。平、津之戰乃係局部之戰，日來北平城外戰鬪甚烈，南苑尤甚，修副軍長麟閣竟於昨日陣亡，駐南苑卅八師之一部，奉命應戰，傷亡最重。因日機之轟炸，故損失甚為慘酷。駐西苑三十七師之一部與日軍衝突，頗有損失。駐黃寺之石友三部保安隊，與日軍肉搏血戰，尤為慘烈。自昨晚至今晨，天津、盧溝橋等處亦有戰事。本人奉命移保小住，是否長駐保定尚未確定，戰事為國家事，今後辦法，自應聽國家命令也。」

二、馮治安書面談話稱：

「自盧案發生，本師駐防宛平，不能不盡守土之責，本人到平以後，始終愛好和平，避免事態擴大，以期恢復八日以前之狀態，十七日以來苦心焦思，竟致咯血，現隨委員長（宋哲元）來保，自應以疾病之身，追隨各長官之後，聽候驅策也。」（註二）

華北我軍浴血抗戰後，撤出天津、塘沽、宛平、盧溝橋等地。

本日拂曉，日軍於塘沽、天津、宛平、盧溝橋及北平近郊等地發動攻擊，我軍浴血奮戰後，以爲時倉猝，主力且已撤離，遂放棄上述各地。茲誌各地戰況如次：

一、塘沽方面：

自本月二十日以後，日軍開始在塘沽積極構築軍用碼頭，並佔用各大建築物爲兵站、倉庫，與我駐軍形成對峙。本日拂曉，日軍驅逐艦二艘駛抵塘沽近岸，與原泊大沽口外之日艦三艘同時發砲向大沽口岸我軍轟擊，我軍沉着應戰，自晨至午，敵未得逞。午後，日軍陸戰隊數百名在飛機與大砲掩護下，強行登陸，我抵抗至暮，傷亡甚重，工事盡燬，不得已漸次向新河、東大沽轉移，是夜大部到達馬廠附近集結。

二、天津方面：

本日二時許，日軍突然強佔我天津四區警局，並向我保安隊駐地進襲；我第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率該師第一四旅主力，協同天津市保安隊與日軍激戰，並向海光寺、東局子及東、西總各車站之日軍分別進攻。三時許，海光寺口兵營及東局子日飛機場均被我包圍，東、西兩車站亦均爲我佔領，並攻佔圍旭街敵警署，炸斷海河大鐵橋及金鋼橋，車站附近及特四區一帶日軍遺屍頗多，日租界之交通，亦爲我破壞甚重。拂曉以後，日機五十餘架及戰車若干輛向我軍轟炸衝擊，敵我遂呈混戰狀態。是時，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方在北平與日方協商安定地方，乃於十六時電令我軍停戰，向馬廠撤退；於是我軍乃逐漸退出津市，二十時以後戰事漸趨弛緩。惟海光寺、東局子及東、總兩車站各附近之爭奪戰，仍繼續進行。

是日日機肆虐，民衆頗多受害，並特對南開大學、河北第一女子師範及工學院等學校，施行毀滅性之轟炸，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九日

二二四

蓄意摧殘文化，不啻野蠻性之白白。

三、北平近郊、宛平、盧溝橋方面：

北平四郊之日軍乘昨（二十八）日之攻勢，本日肆意進擾，其自南郊西進之鈴木部隊，及自北郊西進之酒井部隊，於會合西郊後，下午六時復向宛平城、盧溝橋一帶砲擊，我冀北保安隊一部以掩護任務已達，遂漸南移，各該處遂為日軍佔領。（註四）

偽冀東自治政府保安隊反正殲敵，並逮捕偽主席殷汝耕。

偽冀東自治政府為日軍卵翼下的漢奸政府，由殷汝耕主其事，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於通縣。其保安第一總隊張慶餘部及第二總隊張硯田部，本係子學忠舊部，深具民族思想，久已與我政府秘密聯絡，伺機反正。昨（二十八）日北平近郊戰爭爆發後，民間盛傳二十九軍反攻豐臺勝利，通縣偽保安隊受此鼓勵，遂於本日凌晨二時許宣布反正，並誓師殺敵，當將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守備大隊長一本西以下日本官兵及日、鮮浪人約三百餘人悉數殲滅，並將偽政府主席殷汝耕網縛，計劃押赴北平。不意張慶餘派員赴北平聯絡時，發現二十九軍業已撤離，而日軍援軍又至，不得不一面應戰，一面化整為零向保定集中。殷汝耕竟復為日軍奪回。（註五）

北平市成立偽治安維持會，由江朝宗任會長。

本日午後，北平市商界、銀行、教育、新聞、慈善團體等五單位，於中南海懷仁堂組織偽治安維持會，以維持二十九軍退出後之北平治安，會中推舉江朝宗擔任維持會會長。（註六）

日本在閩、粵沿海從事特務工作，並收買漢奸供其驅使。

近期日本於華南組設特務機關，在汕頭成立特務指揮部，下轄五小隊，三獨立小組。分廣州、汕頭

、瓊崖、香港、廈門各一隊；海口、梧州、福州各一小組。其目的係企圖完成其華南偵探網，來偵探我方之情形。其組織機構計分：

一、活動範圍：華南以閩、粵兩省沿海地區爲目的，暫不分省界，在廈門、廣州、瓊崖、海口、梧州、福州等地，各因其需要而設立小隊或獨立小組，以掌握監視華南海岸爲目的。

二、工作基幹：華南特務工作人員，以日人嫡派爲基幹，臺人、韓人及漢奸，則羅致爲爪牙，磨供驅使，各地隊長、組長皆爲日本帝國陸軍大學畢業或拓植大學出身（拓植大學係專門造就在華間諜人才者），另日籍商人，每人亦均負有特務工作責任。

三、組織系統：日人在華之間諜機關組織系統，可分三類：（一）屬於中央者，由參謀本部總務部節制。（二）屬於幹部者，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節制。華南方面，從前係由當地領事機宜節制，近日擴大組織後，即派高級專員小田中將統率直轄軍部，與海軍及當地駐華軍隊取縝密聯繫，交換情報及方針。至於特務隊內部組織，大概分四、五系，以其地方環境之需要而定。普通約分爲情報系、調查系、外事系、激烈系等。其中激烈系係專門負擔擾亂地方或刺殺工作。（註七）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上海「新聞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三九。

註五：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二〇七、二〇八。

註六：同註一。

註七：同註一。

三十日 日軍侵略天津；蔣委員長調湯恩伯及高桂滋部增防平綏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二十九、三十日

自本月二十八日，華北日軍向我平、津地區發動總攻擊後，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以倉卒應戰，形勢不利，令我軍退守永定河右岸，致天津市本日陷於日軍手中，而北平又已爲日軍所包圍。此時，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牽制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乃於本日電令駐紮平地泉之十三軍湯恩伯部和八十四師高桂滋部速向張家口挺進，縱有力部隊於平綏線，以威脅日軍側背。（註一）

宋哲元由保定赴任邱，整編撤退部隊。

本日，日軍進佔長辛店南側之高地，至是北平四郊全爲日軍所控制。因此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由保定赴任邱，以處理退却部隊之收容與整備事宜。是時我退却部隊之情形如下：

- 一、在廊坊作戰之第三十八師第一、三旅主力，由安次向天津以南地區轉進中。
 - 二、在北平南郊作戰之第一、三二師第一旅到達固安，第二旅向任邱轉進中。
 - 三、在豪臺作戰之第三十八師兩團，向津浦鐵路北段轉移中。
 - 四、在北平西郊作戰之第三十七師各部，到達良鄉以南，正沿平漢鐵路向清苑轉進中。
 - 五、在南苑作戰之騎兵第九師一部，尙未取得連繫。
 - 六、冀北保安隊之第一、第二兩旅正沿平漢鐵路線以西山地，向房山、涞水轉進中。
 - 七、獨立第三十九旅尙滯留於北平北郊。
- 以上各部於退却途中，敵軍雖未尾追，但遭敵機之跟踪轟炸，損傷甚大。（註二）

日軍表現野蠻行為，焚燬天津南開等大學。

昨（二十九）日，敵我在天津激戰時，日軍飛機即針對南開大學、河北第一女子師範及工學院等高學府，施行濫炸。本日，敵爲全面毀滅南開大學計，乃於下午三時許，派騎兵百餘名，汽車數輛，滿載煤油，到處放火，一時南開課堂、圖書館、教授宿舍及鄰近民房，盡在火燄中，烟頭十餘處，紅黑相

接，烟雲蔽天，此一慘淡經營三十三年的天津最高學府一剎間化為灰燼。日本此種摧殘中華文化的野蠻行爲，實爲世人所不齒。（註三）

附錄：抗戰開始後被敵摧毀之學府——南開大學等（註四）

天津私立南開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辦理完善的大學，但不幸在天津戰事中被「文化的劊子手」完全炸燬了，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實感到無限的悲痛！

敵人企圖毀滅我文化機關，有預定計畫，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左右日機先在南開大學上空飛翔甚久，投一紅旗於秀山堂的樓頂，然後即以此爲目標連續砲擊，同時飛機也施以猛烈轟炸，於是該校的秀山堂（辦公室及文誦學院課室）芝琴樓女生宿舍、木齋圖書館等先後起火，成爲灰燼，三十日下午三時許，日軍爲將南開大學全部毀滅，特派騎兵百餘名，汽車數輛，滿載煤油，到該校各處放火，思源堂（課室）、教授宿舍等處未數時乃盡成焦土，同時又有日機四架向南開中學投燃燒彈，於是南開中學也就消失於火煙之中了。

南開大學的被燬，無疑的，是我國文化上一個莫大的損失，（一）該校の木齋圖書館皮藏頗豪，爲我國著名圖書館之一，這次被燬，不知燒去多少的名籍！（二）該校的經濟研究所，在全國可算是唯一的，其所發行之各種刊物及物價指數等，對於社會貢獻頗大，在國內外經濟學界極有聲譽，此次學校被燬，有許多珍貴的資料當然均付焚如了。（三）該校附設化學試驗所，對平、津化學工業界有很大的幫助，成績十分優良，此次同遭厄運，在我國北方工業的前途上，不能不算是一個大的損失。

南開大學起初是嚴範孫先生創立的，後由現任校長張伯苓先生接辦，三十三年來，慘淡經營，至今成立大學、男子中學、女子中學及小學四部，學生合計達三千餘人，因爲成績優良，深得海內外及政府社會人士的贊助。該校各部每年經費大部係由教育部津貼，及各方捐助。

這樣一所慘淡經營了三十二年而且成績卓著的大學突被炸毀，各方極爲痛憤，紛紛慰問張伯苓先生，三十日晨教育部王部長特訪張氏，致惋惜慰問之意，張向王表示，決以餘生續爲南開努力，決不中懈，王當鄭重表示，大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三十、三十一日

二一八

救平，政府必負責恢復該校舊有規模，張氏又曾向時事新報記者稱：「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憑此精神，絕不稍餒，深信於短期內，不難建立一新的規模，現已在京成立南開辦事處，對於下學期開學一切事宜，正趕事籌劃中。」

天津被燬的學校除南開大學及許多中、小學外，還有河北省立工學院及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敵人的心中，原欲根本摧殘我國文化，一切與文化教育有關的機關當然概在「不赦」之列。

註一：國史館專檔：「閻錫山專檔」：「致綏遠傅主席樹密世西參戰電」，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註二：「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四〇。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上海「新聞報」。

註四：「教育雜誌」，第二七卷，第九、第十號，頁一三四、一三五。

三十一日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佟麟閣、趙登禹。

前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於本月二十八日，日軍突擊南苑時，率軍抗敵，不幸壯烈殉國。國民政府本日明令褒揚。其令曰：

「陸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陸軍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精嫺武略，迭領師干，前於北伐、剿匪及喜峯口諸役，均能克敵制勝，夙著勛猷。此次在平應戰，咸以捍衛國家，保守疆土為職志，迭次衝鋒，淬勵無前，其忠勇足振士氣，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圍，歿於戰陣，追懷忠烈，痛悼良深！佟麟閣、趙登禹均着追贈陸軍上將，應交行政院轉行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以彰忠烈，而勵來茲。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電勉二十九軍再接再厲，雪恥報仇。

本日，第二十九軍代軍長馮治安由保定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華北軍事部署略云：

「此間昨（三十）日與徐主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世昌）、熊次長（參謀本部次長熊斌）、孫總指揮（第二

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議定，平漢前線由第二十六路負責。平、津退下部隊正在集結，並分別整頓中，敵機連日在涿州、徐水、漕河、保定偵察轟炸。今後軍事重點要在北守察、綏，南扼滄、保，對平漢取監視控制之態勢。宋主任（哲元）昨親赴任邱視防，職暫駐保定，地方秩序安定。」

蔣委員長接上述來電，即刻回電云：

「世電甚慰，務望激勵將士，再接再厲，期達雪恥報仇之目的。」（註二）

沈鈞儒等七人被釋放出獄。

因組上海全國救國聯合會爲赤共宣傳，而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捕之沈鈞儒、鄒韜奮、王造時、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樸、史良等七人，在全民團結抗戰原則下，本日在蘇州被保釋出獄。

（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二一號。

註二：「抗日戰史——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頁四六。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南京「中央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三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八月

一日 蔣委員長令傅作義、湯恩伯、劉汝明等部署平綏線防務。

爲牽制入侵平、津日軍南下，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部署平綏線側面陣地，令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爲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轄一師又三旅，由第十九軍、第三十五軍、第六十一軍各一部組成）；湯恩伯爲第七集團軍前敵總指揮（轄第十三軍、第十七軍），率部由綏遠、山西鐵路增援察哈爾，固守南口；另以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爲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轄第一四三師及保安旅二），擔任察境守備。（註一）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發起組織「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在南京舉行成立大會。

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發起組織「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本日下午四時，在南京勵志社舉行成立大會，由蔣夫人擔任主席，並即席致詞云：

「諸位同志，我們今天在這裏開會，正當強鄰壓境，可說是歷史上最嚴重危急的時候。因爲戰爭是一件兇險可惡的事情，這次戰爭我們必須犧牲很多的官兵與平民，損失國家無窮的財產富源，眼見得我們十年來埋頭苦幹的建設，要被這很殘暴的敵人摧毀了，但爲國家的生命，有時我們需要這樣極度的犧牲。我們政府的態度，現在已經明白表示了，凡是自愛的民族所能忍耐的，我們都已忍受了，我們不要再遲疑，要勇往向前，用盡我們全部力量來救國家的危亡。我們與全國同胞，只有絕對服從政府的命令，共同一致來求得民族最後勝利，我們要保全國家的完整，保護民族的生命，應該盡人人的力量來抵抗敵人的侵略。我們婦女也是國民一份子，雖然我們的地位、能力和各人所能貢獻的事項各有不同，但是每人要盡量的貢獻她的能力來救國。今日西班牙的婦女，同男子一樣站在火線上；歐洲大戰的時候，各國的婦女都盡力幫助她們的國家，得到勝利。我們中國的女同胞要向世界上表示我們的愛國

精神。今天開會的意思，就是我們要團結一致，組織起來；我們不是想出風頭，求虛名，是要救國家的生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實地的擔任工作，出盡全力去做。打仗的時候，男子都要上前線去殺敵，後方工作是我們婦女的責任；我們須要鼓勵着男子，使他們知道我們有我們的方法來維護他們，使他們無後顧之憂，不是來阻礙他們，我們也能够犧牲一切，就是我們的生命，也能犧牲，來擁護我們前線的忠勇將士。我知道各婦女團體已經開始組織，我們預備要作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聯合一起，成功一個大團體，使我們的力量更加雄厚，真的團結便是力量。前線將士的勇氣，全靠我們的擁護。我們永遠不要忘记，應該時時常牢牢记著，國家最後的勝利，無論延遲到那一天，終久會達到目的，我們一定能掃清重重疊疊堆在我們心頭的日曆的國恥。」（註二）

軍委會在鄭州成立鐵道運輸司令部，任命錢宗澤為總司令。

「七七」事變爆發後，軍事委員會有感於鐵路在戰時承擔軍運之重要性，特於本日本在河南鄭州成立鐵道運輸司令部，派隴海鐵路管理局局長錢宗澤為總司令，統籌戰時軍運、商運車輛的調度，自是鐵路軍運的指揮歸於統一。（註三）

我軍扼守平漢線良鄉車站；日機轟炸平綏線南口車站。

本日，我軍退守平漢線良鄉車站。

同日，日本飛機十四架轟炸平綏鐵路南口站，平綏路務照常進行，由路務委員會維持。（註四）

高凌霨主持之偽天津治安維持會成立。（註五）

註一：國防部編：「中日戰爭史略」(一)，頁一七四。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日，「武漢日報」，第四版。

註三：龔學遂：「中國戰時交通史」，頁一五七—一五八。

註四：交通部編：「鐵路大事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條。

註五：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七一二。

二 日 國民政府明令修正「取締棉花攪水攪雜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本日，國民政府明令修正「取締棉花攪水攪雜暫行條例施行細則」，共十九條，其內容如次：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取締棉花攪水攪雜暫行條例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實施取締棉花攪水攪雜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之機關為：

（甲）實業部國產檢驗委員會棉花檢驗監理處（以下簡稱監理處）及其辦事處。

（乙）經實業部核准，由國產檢驗委員會棉花檢驗監理處會同關係省主管官署合辦之棉花攪水攪雜取締所（以下簡稱取締所）及其分所。

第三條 紗廠、花行或其他棉商收買含有水份或雜質超過最高限度棉花之經辦人，應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一併處罰之。

凡水分、雜質超過最高限度之棉花，出賣或轉運者，得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停止其出賣或轉運。

第四條 本條例第三條准予買賣之黃花、紅花、腳花、廢花須由貨主或其代理人事前聲明，並在包上加蓋黃花、紅花、腳花、廢花各字樣，查明屬實，准予運銷。如於原含雜質外，故意攪入石粉或其他雜質，或次花用藥品漂白，或有其他隱混情事，仍按本條例第四條處罰之。

第五條 中棉種與美棉種在送軋前，或上軋時混雜軋花，經取締機關查獲，應依本條例第九條處罰之。但在中美棉區毗連處棉種原來混雜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中棉區軋美棉，或美棉區軋中棉，或中、美棉種原來混雜之棉花，應向取締機關報明理由，並附繳混雜棉花之證明、證據，如匿不聲報，經查明確係意圖不法利益，應依本條例第九條處罰之。

第七條 棉商或棉農如有違犯本條例第四、第五及第九、第十、第十一條之規定，經人向取締機關告發，或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一、二日

取締機關檢得查有確據者，得由該取締機關封存物證，並派員向貨主或其代理人所在地之警察局，聲請派警將該貨主或其代理人拘局轉送，或逕行送請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第八條 違犯本條例第四、第五及第九、第十、第十一條之規定，應由監理處及其辦事處暨取締機關檢舉之人民或團體，不得假借名義藉端索詐，並不得設立類似取締機關，如有違犯者，由各該地方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第九條 棉商或棉農藏有攪水或攪雜之器具，一經查獲，應由取締機關予以扣留、銷燬。前項應予取締之器具，其類別及名稱，應由監理處及取締所視各地實際情形酌量規定，並先期布告之。

第十條 依本細則第七條所送各該地方司法機關辦理案件，得函請其將判決正本，送各該取締機關。

第十一條 依本細則第七條封存之棉花，須經各該取締機關之核定發還原貨主或其代理人自行整理，並由取締機關派員監督，俟經整理完畢查驗合格方准買賣。

第十二條 取締機關執行取締職務，應在紗廠、軋廠、打包廠、花行、販戶及其他棉商暨運輸處所。經營棉花打包之機器，打包廠應由取締機關派員駐廠查驗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第六、第七兩條規定棉花之買賣，其成交契約上，除價格外，對於水分、雜質含有量應載明依本條例辦理。如不載明契約，或載明而不履行，或因扣價補償發生爭執時，得聲請公證機關證明，關於公證機關及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四條 棉花經原運輪地取締機關發給合格證書，轉運其他各地時，各地取締機關應驗證放行。但於必要時得酌量抽查，如查有中途攪水、攪雜確據，或原取締機關查驗疏忽情事，應按照本細則第八條辦理，或通知原取締機關核辦之。

第十五條 監理處及其辦事處暨取締所查驗棉花不收任何費用。

第十六條 取締機關所在地之棉商登記，由各該機關辦理。其他產棉各縣之棉商登記及宣傳事項，由各該縣縣政

府負責辦理之。

第十七條 產棉各區之縣政府及警察局，應負責協助取締機關關於本條例施行事項。

第十八條 各省棉花攪水、攪雜取締所查驗棉花通則及辦理棉商登記通則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細則自修正公佈之日施行。（註一）

閻錫山抵南京謁蔣委員長，商華北局勢。

由於平津局勢劇變，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本日由晉抵南京，晉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對華北變局有所商討，事畢即返太原。（註二）

天津蘇俄總領事館被白俄及日本浪人搗毀。

自上（七）月底，日軍侵佔天津後，該市已成強暴世界，劫掠橫行，無所不至。蘇俄駐津總領事館本日遭日方唆使的白俄及日本浪人搗毀，雖經蘇俄駐津總領事向日方提出嚴重抗議，但日本駐天津領事則拒不接納。（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二二號，法規一一二。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四日，「武漢日報」，第三版。

註三：同註二。

三日 余漢謀、何鍵抵京晉謁蔣委員長，請示抗日機宜。

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於本日分別抵南京，隨即晉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請示抗日機宜。（註一）

宋哲元為平、津失陷引咎自責。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三日

宋哲元於上月底自北平抵保定後，檢討天津形勢之惡化，發表通電，引咎自責謂：平、津失守與二十九軍遭受重大損失，「固爲敵人之蓄久計劃，亦爲哲元處置失當，實應受國家之嚴重處分。刻下二十九軍已委馮師長代理，……哲元擬稍事休養，再圖報國。」宋哲元原電云：

「哲元受命主持冀察軍政以來，自維責任重大，日夜兢兢，原期爲華北鞏固主權，爲中央掩護建設，是以對平、津兩地之保持，曾不稍遺餘力。乃不幸我軍事準備未完，兵力集結未畢，而日人已先發制我，自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我三十七師白盧溝橋以迄八寶山一帶，與日抗戰二十餘日，我團長吉星文受傷不退，我兵傷亡在千名以上。至二十六日廊坊事變復起，我三十八師劉振山旅駐防該地，與敵抗戰，屢進屢退者數次，官兵傷亡約五百餘名；同日敵復向我廣安門襲擊，經我守兵擊退。至二十七日我通州及團河駐軍，均受敵壓迫，傷亡亦甚衆。至二十八日敵以大量飛機、戰車及各種機械化部隊，分向我南苑、北苑、黃寺及沙河等處進犯，南苑爲我軍部與其各部隊及三十八師三團，由副軍長修麟閣、師長趙登禹併力指揮，與敵激戰終日，是役我官兵傷亡在二千名以上，副軍長修麟閣、師長趙登禹同以身殉國。北苑、黃寺一帶駐軍，爲我石友三、阮玄武兩部，傷亡亦在千名以上。至二十九日敵犯我天津，我三十八師駐津部隊與敵抗戰兩日，傷亡六百餘名。綜計各戰役我官兵傷亡約五千餘名，其餘軍需品損失無算，以上爲本軍此次作戰之概要情形。固爲敵人之蓄久計畫，亦爲哲元之處置失當，實應受國家嚴重處分。刻下二十九軍事已委馮師長治安代理，並已蒙中央照准。哲元近日以來，精神不振，擬稍事休養，再圖報國，誠恐國人不明真相，特此摺誠報告，伏希亮察。宋哲元叩，江。」（註二）

日軍麤集南口，平綏路形勢緊張。

自我軍撤出平津地區後，連日來由北平及古北口開往南口之日軍，約達四千餘人。本日凌晨，日機飛臨南口上空投彈，南口形勢緊張。（註三）

我爲阻止日軍對平綏路的進犯，同時對由平漢鐵路南進日軍主力側後方增加壓力，以牽制其南進之力量，八月一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曾電令部署平綏線防務。本日，由負責察哈爾防地的第十三軍軍

長湯恩伯、二十一師師長高桂滋及察省主席劉汝明在孔家莊車站舉行軍事會議，分配防守任務如次：第十三軍負責南口防務、二十一師守獨石口、察省主席劉汝明率第一四二部留守張家口。（註四）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四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六、十七號，頁四三。

註三：同註一。

註四：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一日出版。

四 日 白崇禧抵京晉謁蔣委員長，報告桂省政情。

第五路軍副總司令白崇禧偕中央委員李任仁及劉爲章、黎行恕、劉任、劉維周等一行，乘由南京派往之專機，本日由桂林飛京。下午六時晉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並同進晚餐。白氏此行除報告桂省政情外，並請示一切。（註一）

外交部、僑委會為旅日僑胞歸國事，擬具辦法九項會呈行政院。

外交部、僑委會以華北戰事日益嚴重，旅日僑胞歸國亟待處理與救濟，曾於昨（三）日召集財政、交通、教育、參謀等四部開會討論，議決辦法九項，於本日會呈行政院。茲誌呈文如次：（註二）

「查華北戰事日益嚴重，將來趨勢若何，殊難逆料。我旅日僑民人數衆多，外交部迭據駐日各使領館來電，請示機宜，當於八月三日召集財政、交通、教育、參謀四部及僑務委員會等開會討論，議決下列數項：

- （一）通知僑民準備一切，隨時回國；
- （二）由駐日大使館與各領館商定集中華僑計畫；
- （三）參照一二八上海事變時運送華僑辦法，由交通部辦理派輪運送留日華僑事宜；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三、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四日

二二八

(四) 回國華僑應加以查驗及登記；

(五) 大部分華僑撤退後，對於少數留口華僑，領館應另加調查統計，必要時得組織留口華僑維持會；

(六) 歸國貧苦華僑，應商到達口岸之省、市政府或慈善機關，分別設法收容或遣送回籍；

(七) 留日學生中途失學回國，應分公費生及自費生二種，設法安插；

(八) 派員在滬統籌辦理救濟事宜；

(九) 呈請行政院撥款備作遣送及救濟旅日華僑之用。

以上各項，業已由各關係部、會分別辦理。惟查旅日華僑人數，僑務委員會曾加統計約十五萬人，而據日方統計則為六萬一千八百餘人。最近外交部根據使、領館所辦華僑登記，其中已發登記證報部有案者，凡四萬一千餘人，以農、工佔多數。值此事變，倉皇回國，或無充分旅費，或失業無以謀生，似非有大宗款項，實不足以言救濟。

理合呈請

鈞院核定相當數目，令飭財政部迅撥過會，以憑辦理，實為公便。再此呈由外交部主稿，合併陳明。

謹呈

行政院

孔祥熙由英抵法，中英廣梅、浦信鐵路借款成立。

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本日結束在英訪問行程，動身前往法國巴黎。孔副院長瀕行時向記者談稱：渠在倫敦期間，蒙英國朝野人士熱誠款待，殊為滿意。關於中國借款建築鐵路事，第一批廣梅鐵路三百萬英鎊借款合同，已於七月三十日簽字；第二批浦信鐵路四百萬英鎊借款合同，亦已確定成立。此外渠又代表中國政府與英國銀團交換文件，將二千萬鎊借款即用以掉換中國國內公債者之辦法，目下尚未決定。

。(註二)

日機轟炸平綏鐵路下花園車站。

自日軍佔領平津地區後，即積極準備進窺平綏鐵路。本日，日機七架轟炸平綏鐵路下花園車站，第三〇四次列車停站及站長住宅被炸毀，工務段工人死傷數名，此為鐵路員工因日本侵略初次犧牲殉職。

(註四)

日軍侵略北平，我軍重作抵抗部署。

自盧溝橋事變後，日軍時藉談判為緩兵之計，陸續調動軍隊向我平、津進犯，雖經宋哲元所部的二十九軍在北平近郊奮勇抵抗，終因準備未周，處處陷於被動，迨至本日，北平市代市長張自忠離開北平，北平遂告淪陷。劉汝珍旅向察境撤退，重新部署戰陣。(註五)

附錄：

一、劉振三：張自忠留平應付殘局的苦心

(按：本篇節錄自劉撰：「細說張自忠將軍的一生」，文中所稱的「我」，係指劉振三將軍本人)(註六)

當年的二十九軍，一個秦紹文(德純)，一個是張故「將」，他們兩人可說是宋先生的左、右手，尤其是張故上將，他對宋先生說話，真是言聽計從。但最對張故上將不利的，是說他是親日派。這是有原因的，當時日本人窺伺華北，挑撥二十九軍和冀、察兩省與中央的關係，並對二十九軍進行分化，先把二十九軍分化出一個親日派和反日派來，說張自忠是親日派；馮治安是反日派。宋先生也就將計就計，利用日本人的分化，教張先生頂着親口派的名假裝去當漢奸，把他調到天津去應付日本人。天津市那真是五方雜處，情勢非常複雜，那是最難應付的，日本人的兵營在那裏(海光寺)，他的天津駐屯軍的司令官也在那裏，於是把張故上將調到天津當市長。他原先是察哈爾省主席，他在張家口，我駐在宣化，他於二十五年夏天調長津市後，把我也調到廳房。廳房位於北平與天津之間的北寧路上，離平、津各一百二十華里。三十八師的部隊一旅駐馬廠、一旅駐小站、一旅駐南苑、一旅駐北苑，我則駐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四日

二二九

在廊房，我的部隊有一團人被宋先生留在南苑，我只帶了一團人在廊房。

我想大家都曉得，當時應付那個局面實在是非常艱苦，應付日本人的無理要求，和日本相折衝，比在陣地裏作戰，還要困苦，還要難。到了實在應付不下去，而日本人也看出來利用二十九軍終利用不了，他於是調動部隊，想要以武力來解決，這就是七七事變。關於七七事變的經過，上一回關於宋上將的座談會也已經談過了，大家都知道這個經過，這裏就不必再講了。

爲什麼把張故上將留在北平呢？這有一個大原因。日本人在七月二十八日早上偷襲南苑二十九軍的軍部，修麟閣副軍長和趙登禹師長殉國；日軍分爲四路，大舉進攻，在張北和古北口同時動手，目標指向平、津，而二十九軍因軍部被襲，指揮系統凌亂，部隊有些渙散，第一個計畫是先把隊伍撤出平、津，重新整理，然後再繼續作戰，隊伍不整理就不能打仗了。但怎麼才能把隊伍撤出呢？這需要有一個人來應付，於是就把張故上將留在北平，宋先生和秦紹文皆辭職，把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主任、北平市長等職務，全交由張故上將代理，教他來應付這個局面。原先因爲他被日爲親日派，所以找他出來應付，宋先生要他儘量與日本人周旋，爭取時日。隊伍則撤到永定河以南，來一個人整理，重新整編。到了保定以南的大名以後，又把二十九軍重新編爲三個軍：五十九軍、七十七軍和六十八軍。原三十七師擴編爲七十七軍，馮治安任軍長；原三十八師擴編爲五十九軍，軍長爲宋先生兼任；原一四三師擴編爲六十八軍，劉汝明任軍長。七十七軍和六十八軍的軍長皆已發表，却没有發表五十九軍的軍長，而由宋先生自兼，時宋先生爲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現在又兼五十九軍的軍長。五十九軍下面有兩個師，師長一個是黃維綱，另一個是我。有什麼事我們兩個師長協同行動，商議着做，上面沒有軍長，空在那裏好幾個月。後來張故上將回到部隊，就任軍長，才知道這個職位宋先生兼了好幾個月原來是留着等着他回來。

當時五十九軍的副軍長名義是李文田。他原是三十八師的副師長，隨張故上將到天津，任天津市公安局長。部隊撤出平、津之後，又回到部隊，任副軍長，宋先生並沒有正式的委任，只是要他在那裏招呼着，就是傳達命令。實際軍隊的行動是我同黃維綱商議着行動。

這時，隊伍已經到了黃河南岸，到了東阿這個地方。張上將派了一個人叫周寶衡來找我，問我隊伍收容得怎麼樣？我說隊伍都收容齊了，到了黃河南岸，你什麼時候回來？我要周寶衡去北平向市長報告，他什麼時候回來？我親帶四百便衣隊到北平城郊外接他。他回去向張市長報告之後，張上將就回我一封信，用暗語寫道：

「我白接了聘書，怎麼能不去上課呢？期滿，我就要辭職回家，你不用來。」

我說這一段經過，因為中影拍「英烈千秋」的電影，描述張上將在北平以及後來殉國的事蹟。中影要我參加，我拒絕了，我說你們這是營業的性質，是要賣錢的，我說這些史實，你們演不演呢？你們不演，那我去參加幹什麼呢？後來中影要請我吃飯，我也沒去。後來電影拍成，我一看，和事實出入太大了。後來中華電視臺到我家訪問我，帶着電視攝影機拍攝「追追追」的節目，我就說明張上將留在北平跟出北平這一段經過，都曾經播放。

至於張上將怎麼出北平呢？大家看「英烈千秋」的電影，那更是笑話了！電影上說他是裝孝子混出來的。實際上日本人雖然已經佔了北平，還沒有嚴重到那個程度。那他是怎麼出北平呢？他是坐太古洋行的汽車出來的。是誰替他辦的呢？那時二十九軍常買外國的槍砲，由一個洋行經手，有一人名叫趙子清，山西人，此人後來也來了臺灣，他在洋行裏當買辦，他跟太古洋行接好了頭，由太古洋行保險他到青島。他坐上太古輪船公司的汽車，只帶了一個隨從，叫廖保禎，是他的臨清老鄉，長得很高大，外號「大個子」，僅他一人跟着張上將，從北平到天津。那天正好是一個雨天，汽車的玻璃窗上都塗上了泥，外面看不出來裏面坐的人，於是直奔天津，到了太古公司，港內已有一艘太古輪船等著，這船等於是一條包船，正升火待發。

張上將還有一位太太，姓康，是他的如夫人，住在天津。李夫人是他的元配，住在北平。我們都常見面，我到天津，康夫人請我打么二銅元的小麻將，到北平李夫人也請我以小麻將消遣。張先生到了天津之後，就簡單的寫一個字條加上兩萬塊錢，教趙子清給送到康夫人那裏去，他條子上說：

「留着吃飯，我到老家或者到劉那裏去。」

劉，他們都知道指的是我。他在天津連家都沒有顧着去。就在太古公司等着，上了船，天沒亮就開船出海了。

二、宣介溪：張自忠「假」親日肇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四日

二二二

（按：本文節錄自宣撰：「談張自忠將軍三四事」（註七）

一、日本政策

日本自蓄意侵華以來，其一貫政策，是破壞統一，製造紛歧。對我整個國家如此，對地方力量亦如此。日本在華北開始拉攏宋哲元，尤其在感到對宋並無多大把握時，即同時開始注意拉攏張自忠。利用各種機會與張自忠接近。所謂張自忠有親日傾向，最初完全是日本人有計畫的主謀。

二、蕭之運用

二十九軍對外聯絡活動，多是秦德純、蕭振瀛二人，外人簡稱之為「秦、蕭」，但蕭對「秦、蕭」次序並不服氣。有一天他當着秦而向我說：「是秦、蕭，或是蕭、秦，到無甚關係。」當時蕭被公認為親口派。而秦、馮治安、劉汝明，則被認為是親中央派。這，對蕭而言，豈不陣容太單薄了！於是有意無意的說，「張自忠也親日」，欲假張之實力，壯自己聲威。其實，連蕭本人都不能說是親口派，他也是很有國家觀念的。他之與日本人密切來往，有時是奉命週旋；有時亦不過是挾強敵以自重，增加其個人政治地位而已。

可是蕭也因此，加重了他自己親日的嫌疑。二十四年十一月我被日軍綁架，宋拍着桌子說「找秦、蕭！」就是一時也有點懷疑，是不是蕭為「清一君側」，會有營莽行爲。委員長問我：「是日本人直接的呢？還是二十九軍授意？」也是想澄清宋之左右，是否會有人授意可能。（十幾年前，我在「追念宋哲元將軍」文中，只說有人問我，未表明是委員長問我，那是因為時間背景，尚不宜輕於多說有關領袖之事，如所謂藍衣社問題，直到最近幾年，才有部份提出。特附此說明。）

三、情勢所迫

以後張將軍任天津市長，三十八師亦有部份分駐天津週圍，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外交及特務人員都不免要有所洽商交往。有時且須敷衍遷就，「日本觀操」一類，都是在這樣情形下，為日本人安排的。

四、宋不聞問

二十九軍是一個堅強團體，任何人不能把它分開的，宋明軒先生如親日，整個二十九軍自會一起親日；宋先生

如服從中央，當然都跟着服從中央。不會有這個派，那個派的，親日派云云，宋根本就未予注意，後來有人獻議說，「這樣也好，日本人多一份幻覺，我們就可多一份運用。」宋於是乾脆採取不聞不問態度，張將軍也就不予否認，「張自忠親日」乃成爲「不爭」的事實。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五日，「武漢日報」，第三版。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論」(六)，頁四一五。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四日，「鐵路大事紀」。

註五：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頁七一—七二。

註六：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三期，頁一六一—一七。

註七：同註六，頁二六—二七。

五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陸海空軍留學條例」及「農本局組織規程」條文。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修正「陸海空軍留學條例」第二條條文及「農本局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六條條文，其內容如次：

一、修正陸海空留學條例第二條條文

第二條 派遣各國留學員生事務，應按其學校種類及性質分別由各主管機關辦理之。其區分如左：

甲、各國陸(海)(空)軍大學校、陸軍測量學校、要藥及海岸砲兵學校之留學事宜，由參謀部主管。

乙、各國陸軍初級軍官學校、各兵科專門學校之留學事宜，由訓練總監部主管。

丙、各國兵工學校、經理學校、憲警學校、軍樂學校、軍醫學校、獸醫學校之留學事宜，由軍政部主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五日

二三四

丁、各國海軍學校及海軍專門學校之留學事宜，由海軍部主管。

戊、各國航空學校、航空機械工程專門學校、防空學校之留學事宜，由軍事委員會之航空委員會主管。

二、修正農本局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六條條文

第十四條 (第三項)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由理事互推之。設常務理事五人，除理事長為當然常務理事外，餘由理事互推之。

第十六條 農本局設總經理一人、協理二人，由實業部遴請簡派，並須先經常務理事會之通過。各地之分局主任人員及專員，由總經理委派呈報實業部備案。(註一)

外交部為保護旅日華僑及妥慎處理日僑遺留財產，分函各部會及各省政府辦理。

本日，外交部分函交通、財政、教育、參謀各部及僑務委員會等單位，會同辦理保護旅日華僑事宜。茲誌外交部公函如下：

「查保護旅日華僑一事，前蒙貴部、會派員，會同有關各部，會於八月三日在本部會商，議決辦法九項，由各部、會分別辦理。除呈報行政院並分函外，相應抄送會議記錄一份函請查照為荷。」

附保護旅日華僑會議紀錄

日期：八月三日下午四時

地點：外交部會議廳

出席：楊宣誠 張培留代(參謀本部)

周演明 張紹楚(僑務委員會)

馮 巽（交通部）

薛培元（教育部）

李 儼 沙曾怡代（財政部）

吳頌皋 董道寧 王宗旦（外交部）

主席：吳頌皋

議決事項：

- 一、通知僑民準備一切，隨時回國。
 - 二、由駐日大使館與各領館商定集中華僑計畫。
 - 三、參照一二八上海事變時運送華僑辦法，由交通部辦理派輪運送留日華僑事宜。
 - 四、回國華僑應加以查驗及登記。
 - 五、大部分華僑撤退後，對於少數留日華僑，領館應另加調查統計，必要時得組織留日華僑維持會。
 - 六、歸國貧苦華僑，應商到達口岸之省、市政府或慈善機關，分別設法收容，或遣送回籍。
 - 七、留日學生中途失學回國，應分公費生及自費生二種，設法安插。
 - 八、派員在滬統籌辦理救濟事宜。
 - 九、呈請行政院撥款，備作遣回及救濟旅日華僑之用。
- 以上第一、二、四、五項由外交部辦理，第三項由交通部辦理，第六、八項由僑務委員會辦理，第七項由教育部辦理，第九項由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會同辦理。」（註二）

同日，外交部致函各省（市）政府，妥慎辦理有關日僑撤退後遺留財產問題。茲誌外交部公函如次：

「日來在華日僑、日僑紛紛自動撤退，關於日僑遺留財產，應令其於撤退前自行委人保管，我地方官署僅負適當保護責任。至日領館房屋及公用物品，如爾我方代管，可允其請，惟須點收清楚，以免糾葛，但我方亦祇負善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五日

二三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五日

二二六

管理人注意之責。除分電各省、市政府暨威海衛專員公署外，相應電請轉飭有關地方官署，公慎辦理，並希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告爲荷。外交部微。」（註三）

顧祝同電川康各軍、師長，限八月十五日以前川、康各軍整編完竣。

上（七）月六日至九日，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於重慶召開大會時，曾議定川、康整軍原則數項。本日，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顧祝同以國難日亟，川、康整軍尤宜加緊完成，特於本日致電川、康各軍、師長，盼能於八月十五日限期以前整編完竣具報。（註四）

津浦路改在濟南、浦口間行駛；日機炸張家口車站。

由於平、津失陷，津浦鐵路自本月起，除滄縣、馬廠間開行交通車外，均改在濟南、浦口間行駛。同日，日機三十架首次轟炸平綏鐵路張家口車站，三股道及調車場被炸毀，旋修復當晚通車。（註五）

日軍在津暴行，任意槍殺無辜。

本日，日軍在天津市挨戶搜查，凡遇壯年活潑男子，即指爲形跡可疑，當場牽出門外槍斃，故沿街屍體纍纍，傷心慘目。（註六）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二五號，法規一。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內，頁二一四。

註三：同註二，頁五三。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五：交通部編：鐵路大事記，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五日條。

註六：同註四。

六日 蔣委員長派宋哲元、劉峙分任第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迎擊自平、津南犯之日軍，本日派宋哲元爲第一集團總司令、劉峙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分別擔任平漢、津浦兩路北段作戰指揮之責。（註一）

顧祝同、何成濬、黃紹竑等晉京謁蔣委員長，共商時局。

繼閻錫山、余漢謀、何鍵、白崇禧等地方高級長官之後，本日續有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顧祝同、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湖北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晉京，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共商時局。

（註二）

胡適勸蔣委員長，在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北京大學教授胡適於上（七）月十一日離北平南下，參加十六日舉行的廬山談話會。二十八日下山赴南京，三十日與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等午餐，深談盧溝橋事變後之情勢發展，決定兩事：

- 一、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高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 二、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的政治家員擔此大任。

三十一日，胡適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邀約午餐，在座有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等人。蔣委員長宣旨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胡適於告辭時云：

「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

蔣委員長旋召高宗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五、六日

本日，蔣委員長再約胡適談話，胡適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主旨爲：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一、理由有三：

- (一) (日本) 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 (二) 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 (三) 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二、和平外交的目標：

- (一) 趁此實力可以一戰的時候，用外交收復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 (二) 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三、步驟應分兩步：

- (一) 第一步爲停戰：恢復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狀況。
- (二) 第二步爲「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月之後舉行。(註三)

案：胡適此一主張在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當時爲一部份人士所不諒解。惟當八一三全面戰爭爆發後，胡適即全力支持抗戰。

日軍向平綏鐵路沿線集中，企圖西犯南口，進窺察哈爾。

平綏鐵路起自北平，經察哈爾南部與山西北部，至綏遠之包頭，爲我華北連絡蒙疆之交通大動脈。在察南穿過長城，山道崎嶇，有南口、居庸關、八達嶺之天險。北部則屬蒙古高原，砂磧廣漠，人煙稀少。在山西北部者爲陰山山脈所盤結，形成高臺地。

自八月初旬日軍佔領平津地區後，爲防國軍反攻，尤以平綏鐵路及山西臺地，居高屋建瓴之勢，可

附日軍之右側背，使平、津之敵刻不安枕，故於平、津作戰一經結束，即集結主力向平綏路西上，企圖解除其側背之威脅；至本日止，南口、張家口兩地已發現敵踪。（註四）

駐漢口日僑及陸戰隊奉日政府訓令一律撤退。

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於本日晚奉其政府訓令，將駐漢口海軍及僑民一律撤退。代理日領松平當即通知漢口市政府及警察局，商談駐漢口日本軍民全體撤退事宜。（註五）

註一：「中日戰爭史略」(二)，頁一七六。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頁一九九—二〇一。

註四：國防研究院編：「抗日戰史」，頁二九。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八日，「武漢日報」，第三版。

七日 我外交部盼日本下最大決心，挽回危局。

本日，我外交部發言人應記者之請，對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抵滬後是否到京及對時局看法諸問題，發表談話略稱：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於本日到滬，究否來京，尙無所聞。至於中日局勢，現雖極度緊張，然在兩國外交依然存續之際，本可隨時商談。惟兩國關係已到最險惡時期，和戰之分，瞬息間事，倘彼方果以最大之決心與努力，挽回危局，尙未爲晚，否則和平前途，殊難見有曙光也。」（註一）

劉湘抵京晉謁蔣委員長；成都舉行市民大會，決議請中央發動全民抗戰。

川康綏靖主任劉湘於本日由成都飛京，晚間晉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川、康整軍實施情形，並請示國難嚴重時期，後防一切機宜。（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六、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七日

二四〇

同日，成都舉行市民大會，十萬人參加，決議請中央即刻發動全民抗戰，保全領土，收復失地，肅清漢奸。（註二）

日軍襲擊津浦路靜海前線我軍，並進犯平綏路南口要地；旅綏遠日人悉數撤回返日。

日軍騎兵一聯隊本日晨到達津浦路靜海，襲擊我駐軍，雙方戰鬥兩小時，我軍堅守陣線，敵不得逞，旋退去。

平綏鐵路南口方面，昨（六）、今兩日均有戰事，並不激烈，日軍正在集結兵力，近日將有激烈戰鬥。（註四）

另旅綏日人，以戰事已移平綏線，已於本日晨全體離綏。茲誌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致外交部電文如次：

「南京。外交部王部長亮疇先生鑒：密。平、津失陷後，戰訊似移至平綏線，綏軍調動頗繁，駐綏日人羽山等已設法令其於虞晨全體離綏矣，且下綏境內已無一日人，謹聞。傅作義叩。虞已特。」（註五）

川越茂對中、日情勢不表樂觀；駐漢口日本海軍及僑民開始撤走。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於上（七）月七日赴青島巡視館務，本日下午五時由青島返抵上海，發表談話稱：

「余到滬後，何日入京，尚未確定，至對華交涉問題，余並未奉到任何訓令。余為外交官，對中日邦交之調整，仍擬作最後之努力。但以目前華北之情勢觀察，時局益形惡化，大戰似不可避免，所謂和平殆不可能。」（註六）
同日，駐漢口日本海軍及日僑，奉昨（六）日日本政府訓令，分兩批撤走。（註七）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八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八日，「武漢日報」，第三版。

註三：「民國川事紀要」，頁一九。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五：「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二七。

註六：同註一。

註七：同註二。

八日 蔣委員長召集在京各將領商談抗日事宜，並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勉團結力量，抵禦外侮。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假南京勵志社，邀請奉召管京諸將領白崇禧、劉湘、何成濟、顧祝同、何鍵等人聚餐，中樞軍事長官馮玉祥、何應欽、程潛等人亦被邀請作陪。在會餐中，對抗日事宜有所晤談。（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提出在與日敵拼命抗戰時，全體將士應以五事自勉：

- 一、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
- 二、要有最後勝利的信心；
- 三、運用智能，自動抗戰；
- 四、要軍民團結，親愛精誠；
- 五、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

蔣委員長最後呼籲全體將士，抗日時機已來臨，大家要齊心竭力，盡忠報國，驅逐倭寇，復興民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七、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八日

二四二

。茲誌講詞如下：

「這次盧溝橋事變，日本用了卑劣欺騙的方法，占據了我們的北平、天津，殺死了我們的同胞百姓，奇恥大辱，無以復加，思之痛心！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愈忍耐退讓，他們愈兇橫壓迫，得寸進尺，了無止境。到了今日，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我們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拚個你死我活。我們軍人平日受全國同胞的血汗供養，現在該怎樣的忠勇奮發，以盡保國、保民的責任！我個人做了全國的統帥，負着國家存亡、將士生死的全責，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後必勝的把握。我常常說：『我們既戰，就要必勝。只要我們全體將士能夠一心一德，服從命令，結果一定可以打敗倭寇，雪我國恥。』在此即刻就要與倭寇拚命抗戰的時候，特地提出下面最重要的五點，希望大家注意：

一、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 各位要知道，倭寇向來利用投機取巧的方法，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除非使他們受到相當的打擊，他們總不肯停止侵略的。現在我們既然是全國一致的和他們抗戰，他們爲着面子關係，一定要出全力來拚，所以戰事不發動則已，一經發動，必定延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因此我們大家必須同心合力，死命相拚，要萬衆一心的拚到底。你們要知道，戰爭的勝負全在於精神。我不怕他，他必怕我，怕人的一定失敗，不怕人的一定勝利。雖然我們的槍砲不如倭寇，只要我們抱定犧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向前殺去，倭寇必敗無疑。因爲倭寇只會投機取巧，不願真正犧牲。

二、要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倭寇到我國內地來作戰，因爲到處地形生疏，而且到處人民都是我們的同胞，就是他們的仇人，幾乎到處都有寸步走不得的形勢。因此倭寇個個都懷着怕死不肯犧牲的心理，於是行動緩慢，不敢急進，只是仗着他們的飛機、大砲，向我們猛烈轟炸，希望把我們嚇退，而避免真正的作戰，除此以外，實在別無本領。所以只要我們誓死拼命，堅強抵抗，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謹慎瞄準，愛惜我們的子彈；持久死守，來消耗他們的實力；結果一定可以打勝仗的。只要我們臨戰勿慌張，勿忙亂，就是有一些損失，或一時挫折，也只要利用他們不肯犧牲，不敢急進的弱點，從容補救，繼續奮鬥，一定能夠爭得最後五分鐘的勝利。

三、要運用智能自動抗戰 歷來作戰，關於整個的戰略、戰術，當然由最高統帥部頒發指示，而對於各部隊所

擔任範圍以內的事務，必須由各部隊的各級主管自動的詳細研究，來幫助總部之所不及。譬如當地的形勢、敵我的詳情、便衣隊的編配、間諜的使用、戰爭劇烈接濟斷絕時的設法補救、交通阻礙命令不能到達時的臨機應變，都應該由各單位的主官自動的運用智能，以謀取戰爭的勝利。這是上至軍長、師長、旅長，下至連長、排長，都應該有的責任和本領。

四、要軍民團結一致，親愛精誠 任何戰爭得到民衆幫助的，一定勝利。這次抗戰，尤其應該發動全國各地方全體民衆的力量，來和敵人拼命。但是希望民衆和軍隊合力一心，合拍應手，一定先要對民衆表示親愛精誠，得到他們的信仰，才能達到希望。關於對民衆表示親愛精誠的方法，有如徵用民伕，必須隨時體恤，勿使過度疲勞，發生怨望；遇到落難婦女、老幼，必須盡力補救，見同自己家人一樣；對於戰區及附近的民衆，更須告以國家已到了危亡的關頭了，既是中華民族的同胞，就應該大家一致起來，殺敵救國等的大義，總須隨時隨地幫助民衆，教導民衆，救護民衆，以表示親愛精誠，痛癢相關，甘苦相共。這樣軍民團結，民衆自然樂於幫助，漢奸自然不會發生，敵人未有不打敗仗的。

五、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 我們革命軍的精神就在於有進無退，我們革命的成功也就在於有進無退的連坐法。過去作戰如此，現在對於倭寇作戰，更應該要實行連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倭寇仗着他強大的武器，猛烈轟炸，無非迫我們退却，使他可以進攻。如果我軍能屹立如山，堅守陣地，有進無退，等到接近，衝鋒肉搏，他們雖有飛機、大砲，也就無法使用。以我軍的久經戰陣，定可取得最後勝利。倘使未曾得到統帥的命令，擅自退却，不僅個人要受連坐法的處罪，並且搖動軍心，貽害國家，無異於引狼入室，爲虎作倀的漢奸。如果各區陣線之前，凡遇有未奉本委員長命令，擅自退後者，無論任何官兵一律以賣國罪處死毋赦。我們個個人都有一天要死的，總要死得值得，死得光榮。若果因擅自退却，致被軍法制裁而死，遺臭萬年，何如在前方應戰犧牲，流芳百世？目下中央正擬頒獎勵固守據點的辦法，如有能固守據點，有進無退的，就給他晉升三級，榮贈三代，並及其子孫。所以他們務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爲國家增光榮，爲自己保榮譽。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漢奸論罪，必殺無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八日

二四四

上面所舉的是驅除倭寇，復興民族最重要的五點。以後再有重要的指示，另外陸續頒發。各位要知道，我們自九一八失去了東北四省以後，民衆受了苦痛，國家失了土地，我們何嘗一時刻忘記這種奇恥大辱？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爲的是什麼？實在爲的是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拼。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黃帝子孫，應該要怎樣的拼死，圖報國家，以期對得起我們總理與過去犧牲的先烈，維持我們祖先數千年來遺留給我們的光榮歷史與版圖，報答我們父母、師長所給我們的深厚的教誨與養育，而不致於對不起我們後代的子孫。將士們！現在時機到了，我們要大家齊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驅除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註二）

上海市總工會、商會商討戰時生產管制問題。

由於華北局勢的惡化，中、日大戰一觸即發，上海市總工會、商會爲籌謀戰時生產管制問題，以應戰時之需要，特於本日開會商討，最後決定下列五點：

- 一、呈請政府督促主要工業，加緊生產。
- 二、非主要工業之各廠工人，年在十六歲以下四十五歲以上者，由廠方酌給工資，遣回原籍，其餘工人概由廠方登記編制，擔任後方工作，不准自由回籍。
- 三、呈請財政部轉飭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在戰時儘量放款調劑金融。
- 四、分別呈請實業部、（上海）市政府，統籌主要工業原料供給辦法，使生產不致間斷。
- 五、聯名發表告各業勞資雙方書，請擲節財力、物力，以充實抗敵力量。（註三）

日軍進犯平綏線，與我軍激戰於南口附近。

自本月初，日軍佔領平津地區後，即積極部署進犯平綏線。本日拂曉，日軍混成第十一旅團步、騎

兵千餘人、砲十餘門，開始向南口陣地得勝口一線進攻。我南口守軍湯恩伯部第十三軍憑險據守，併用火藥與逆襲與敵反復搏鬥，迭挫頑敵，戰鬥一小時，日軍被我擊退，雙方互有傷亡。（註四）

漢口日租界由我警察開入接管。

自本月六日，駐漢口日領事該國訓令後，即開始佈署全面撤退。昨（七）日，日僑及陸戰隊分兩批乘輪、艦撤出漢口；我方警察即於本晨加以接管。從此自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成立迄今已三十年的漢口日租界，由我國收回。（註五）

晉、浙、蘇、蕪湖等地日僑，連日先後悉數撤退。（註六）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二卷，頁一〇七〇—一〇七一，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出版。

註三：同註一。

註四：國防部編：「中日戰爭史略」，頁一七五。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武漢日報」，第三版。

註六：同註一。

九 日 駐上海日軍引發「虹橋事件」，俞市長與日總領事商談以外交途徑處理。

本日下午五時半，駐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偕士兵齋藤要藏乘車至虹橋機場窺視，隨即向機場衛兵開槍，經與我出巡保安隊互擊，我保安隊士兵時景哲殉職，大山及齋藤亦告擊斃，引發所謂「虹橋事件」。其詳情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八、九日

本日下午五時半，有駐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偕士兵齋藤要藏二人，乘汽車一輛，擬衝入虹橋飛機場，當由我飛機場衛兵加以阻止。日人隨即開槍射擊，機場衛兵因奉命於少數日人擾亂時不得發槍還擊，故即伏地蹲避。該日人見擾亂不成，旋即乘車折回。適此時我機場附近保安隊因聞槍聲出巡，雙方相遇，該日人等復開槍射擊，我保安隊士兵時景哲當場被擊中殉難。保安隊乃還擊，日人大山、齋藤二人於槍戰中被擊斃。（註一）

虹橋事件發生後，上海市長俞鴻鈞即以電話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詢問，同時外交部秘書周珏亦與日本海軍武官本田通話詢問，惟岡本與本田均不信此事，且謂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本日本未有奉令出外者，縱令有人外出，亦決無人至虹橋飛機場，蓋日本官兵絕對不應至該地。

下午十時許，俞市長親赴日使館交涉，日方參加者有岡本、本田等多人。俞市長首述事件發生經過，並謂：「本案發生，誠屬不幸，惟市府前因日海軍官兵迭在虹橋機場窺視及與守兵衝突，歷經提出書面抗議，並要求制止，以免發生意外糾紛在案。本日又因軍人窺視機場，致發生不幸事件，殊深遺憾。惟現值華北時局嚴重之際，貴我雙方曾共同努力維持上海治安，勿使發生事變。此次雖發生不幸事件，仍盼貴方力持鎮靜，盡力勿使事態擴大，一面雙方調查，循外交途徑，以謀圓滿解決。」雙方磋商良久，結果日方同意將本案交由外交途徑解決。

俞市長辭出後，日總領事人員及日記者等，在我方人員陪同下至出事地點調查，並將被擊斃日人屍身領回。（註二）

國民政府特任王用賓為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謝冠生繼任司法行政部部長。

本日，國民政府發表人事任免命令：

「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另有任用，王用賓應免本職。此令。」

特任謝冠生為司法行政部部長。此令。

兼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覃振呈請辭職，覃振准免兼職。此令。

特任王用賓爲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此令。」（註三）

行政院指令外交部等機關，從速擬估旅日僑民救濟款項。

自盧溝橋戰事擴大後，旅日華僑爲安全計，倉皇歸國，急待救濟，行政院本日指令外交部等機關會同擬估救濟款項，以便呈院核辦。行政院指令如下：

「令外交部。

本年八月五日國字第六八三三號會呈，爲華北戰事日趨嚴重，我國旅日僑民爲數甚多，請核定救濟款項數目，令飭財政部撥發由。

呈悉。查旅日僑胞，值此事變，倉皇回國，或無充分旅費，或失業無以謀生，自應撥款救濟。惟該僑胞等經濟情形各殊，而需要救濟程度，亦復不同，關於救濟標準及詳細辦法暨救濟款項數目，應由該部及僑務委員會迅速會同財政部分別估計擬定，呈院核辦。除分行外，仰即遵照。此令。」（註四）

龍雲抵京，表示聽命中央，共赴國難。

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本日乘歐亞班機由昆明抵京，並發表談話略稱：

「此次爲本人初次來京，沿途所視市內一部卓著建設，至爲欽佩，想其他各部份建設定必與美無倫。年來中央迭次召開各項重大會議，或因遠在邊省，職務羈身，未獲如期來京，現在國難異常嚴重，已屆最後關頭，故奉召過程前來。關於國家大計，蔣委員長已有確定方針，昭示中外，本人除竭誠擁護既定國策接受命令外，別無何意見貢獻。事已至此，理應少說廢話，多負責任，身爲地方行政負責者，當儘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財力貢獻國家，犧牲一切，奮鬥到底，俾期挽救危亡。」（註五）

川越茂向高宗武提出「日支國交全般調整案」，劃永定河以北爲非武裝區，
惟因「虹橋事件」爆發，交涉頓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九日

二四八

自本（八）月四日，日軍侵佔平津地區後，即由其外務省籌劃對華和談，預定成立所謂「華北自治政府」，爲其進一步侵華軍事準備爭取緩衝時間。七日，日本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決定所謂「日支國交全般調整案」要綱，交由曾任上海總領事，時任在華日本紡績連合會理事長津船辰一郎携至上海，準備會見我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本日津船抵滬時，適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亦已由青島抵滬，因而此事遂改由川越茂向高宗武提出。「日支國交全般調整案」之重要內容包括：

- 一、中國承認「滿洲國」；
- 二、中日訂立防共協定；
- 三、減低特定品關稅，增進兩國經濟連絡及正常貿易。

其中日方提出的停戰條件爲：將察北寶昌、張北、龍門、延慶及河北門頭溝一線（含線上城鎮）並接續河北省永定河及海河左岸以東、以北地區（包括長辛店附近高地及天津周圍）劃爲非武裝區，取消塘沽協定、冀察政務委員會和冀東僞自治政府（顯然日本欲另組華北僞自治政府）。高宗武應允將日方條件轉呈外交部後，再作答覆。惟因同日上海爆發「虹橋事件」，此項交涉因之頓挫。（註六）

日本旅居漢口的陸戰隊及僑民撤抵上海。

當華北日軍對我發動全面攻擊的第二天（七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便下令撤退漢口上游的日本僑民，本（八）月六日，漢口形勢突趨嚴重。七日，漢口日軍民奉令全面撤退。本日，日艦十艘載運日陸戰隊二千名及僑民抵滬。（註七）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六六。

註三：「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二八號，令一。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六，頁五一六。

註五：「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三二期，頁五三一五四。

註六：「日本外交史——日華事變」(下)，頁一〇四——一〇。

註七：同註一。

十日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徐鳴時。

本日，國民政府以先烈徐鳴時參加革命，申討袁氏，事洩殉義，特予明令褒揚。令文曰：

「先烈徐鳴時，曩年致力革命，於辛亥光復之役，助克名城，功績卓著。嗣以袁氏專政，密謀申討，事機洩洩，捐軀殉義。追懷遺烈，軫悼殊深。特予明令褒揚，用彰勛蓋。此令。」(註一)

行政院通過拆遷上海工廠計畫。

我國機器工業雖有數十年之歷史，然大都集中於沿海各埠，如上海、青島、天津、濟南、無錫、杭州等地，其他地區較少，至於西南各省尤為落後。如準備長期對日抗戰，自需保全生產能力。而機器為生產事業之母，故「七七」事變發生後，我政府即開始擬具拆遷東南及各大都市之工廠於西南、西北後方之計劃。本日，行政院會議正式通過拆遷上海工廠之計劃，由資源委員會、財政部、軍政部及實業部會同組織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以林繼庸為主任委員。(註二)

附錄：梁潛翰：我國沿海工廠與戰時經濟(註三)

一

近年以來，我國朝野上下，關於戰時經濟與戰時財政的討論，真是甚囂塵上。自然，在世變激烈、環伏戰禍的現代中，謀國者應當居安思危，惟有備乃能無患。

經濟學者對於戰時問題的討論，多側重於戰時的財政，而忽略於戰時之經濟，這不特於我國為然，即外國之經濟學者也大都如此，例如英國新古典學派之 Pigou、日本之并藤半彌等，均注重於戰時之財政。故所討論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九、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五〇

都不軼出於戰時之貨幣政策或通貨膨脹；戰時之公債政策及戰時之臨時財產稅等問題。其實，從非常時期的政策來立論，應付方式要有兩方面：一為戰時之財政的問題，其主要目的，係在非常時期中，求於最短之時間，獲得最大之國庫收入；二為戰時之經濟問題，本項問題討論之目標，在於處非常時期中，人民之經濟生活，如何而能不失常態，換言之，即在砲火連天的情況下，一國之經濟力如何而得較大之保全，如何而避免較大之破壞是也。戰爭之目標，原為破壞敵國之武力與經濟力，故戰爭與經濟之崩壞，原為相因而至的一件事，惟經濟學者在於無可避免之情形當中而求出可能避免之方法，這無殊軍事學者於敵人進襲中而講求防禦方法也。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戰時經濟學」能成為新興的科學，與戰時財政學頗有分庭抗禮之勢。

戰時經濟之目標，既在於非常時期中以求達到國力之保全，循此目標，以考我國之經濟現狀，真令到我們不寒而慄。我們盱衡目前我國財產之分配現象，先看到腹地諸省，其建設狀況離開原始之耕佃年代實不甚遠，除了幾條蜿蜒內地的鐵路可以代表國民資產的一小部份外，所有一切阡陌以及水利設備等，都是初民時代的形式，其因陋就簡的土屋、茅茨，在財產的意義上亦估不到甚麼大的價值。其足為我國國民財產上之價值者，大別之只有兩項：其一為自從實行法幣政策後所集中之白銀；其二為近三十年來，我國自有新工業後所建設之工廠。白銀之大部份現在儲藏何處，關乎行政上之秘密，我們姑不予置論，且白銀之移轉，無甚困難，在戰時經濟上不發生大的問題；其最足成為問題者，即我國新興工廠之設置地問題，據統計所昭示，我國大部份的工廠都在沿海各省。茲姑舉最要之工業如麵粉廠、紗廠、火柴廠等為例：

麵粉廠

別省海沿		廠數	別省地腹		廠數
江	山		安	北	
蘇	東	四〇	河	北	一六

紗廠

總計	湖南	湖北	山西	河南
五六	一	一〇	三	七
六〇・二	三九・八	三七		
百分比				

沿海省別					廠數			紗錠			紗錠百分比		
江	山	遼	潮	河	蘇	東	寧	北	北	北	七	五	三
七 八	一 〇	四	六	九	二、五四〇、一七六	三二三、七八〇	一二五、五四四	二九〇、一五二	二八九、七五六	六六%	八%	三七%	七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五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五二

總	省		別	計	他	四	一〇七、二八〇	二%	一〇〇%
	其	河							
					九		一、七三、三三八	五%	
				二一〇			三、八五〇、〇一六		

(註：右表根據實業部經濟年鑑，所以插入遼寧、省者，足見工廠設在沿海，其弊如此。)

火柴廠

腹				省				海		沿	廠	數	百	分	比
湖	湖	江	安	山	廣	福	浙	江	江						
				東	東	建	江	蘇							
南	北	西	徽												
一	二	二	二	二七	三六	三	五	二六							
															五三%

地			省			別		
四	廣	雲	貴	河	河	山	陝	甘
川	西	南	州	北	南	西	西	肅
一九	一	一九	七	九	一〇	六	三	三

（按：火柴廠情形，亦頗類於麵粉廠，以其規模而論，沿海者均比腹地各廠為大，故沿海廠之實值當超過百分之七十，惟因近年我國火柴業受瑞典火柴業攻擊，及同業無謀之競爭，故其產量及內容雖為確切統計耳。）

依照以上三表所列，足見我國之代表工業，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係集中沿海各省，在沿海各省中，而尤集中於上海、天津、無錫、廣州等地，均為國防上之最前線。假令一旦發生戰事，自為敵方所必爭，這何殊一家將所有珠寶、財物放在門前，苟遇盜劫當無倖免。茲姑假定我國果與外邦交鋒，我們可推想而知者，約有下列兩事：

（一）我國元氣於頃刻之間可損失七成以上——我國主要工業，其有統計數字可尋者，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集中於沿海各省，其餘與民生無直接關係之工業，如捲菸、如製皂等工業，亦騰集於通商口岸。最著者為捲菸工業，全部幾集中於江蘇省之上海地方；小部份乃在於山東之青島。捨工業而論其他之建築物如房屋、如堆棧等，亦幾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五四

無不全在通商口岸。此種情形，雖為工商業發達過程中必要之結果，然而我國內地大城市不發達，全國人民之財富七成以上置於門戶洞開之地，這未始不是一件極足驚心動魄之事啊！假令一旦發生外戰，以我國海防之薄弱，沿海各省能保持與否實成問題，縱令海防足恃，但火力所及之處，工業必被崩摧，頃刻之間，將我國元氣破壞七成以上，絕非一件不可能之事。近年以來，我國之老成謀國者，均不願將國家作犧牲之一擲，犧牲之擲何？即沿海各省佔我國七成以上之財富也。假令此七成以上之財富，無法以移入內地，則中國從軍事上雖可以利用「持久戰」之方法，以使敵人疲於奔命，然而經過一場戰事，則先民數千年來聚積之財富，必將化為烏有，其慘狀容有非歐洲大戰時戰敗國所受慘狀所能比擬者。作者之為此論，固非危詞聳聽，亦非主張屈服而反對抗爭，然而從純戰時經濟學之學理來立論，此實必然之結果；本文之意，亦欲吾人知我國經濟狀況之所短，而速謀補救之方，他日如能朝野上下，念茲在茲，使寶藏深蘊積中，爾時不妨拍拍胸膛，主張抗戰。抑尤有進者，酸及鹼兩項為一切化學工業之本，在國防化學上尤為重大。造炸藥必須用硫酸、硝酸，造無煙火藥須用強硫酸，造毒氣須用鹽酸或食鹽。然試察我國製造酸及鹼的工廠，究在甚麼地方呢？

造 酸 廠

廠 名	所 在 地	資 本 額	廠 名	所 在 地	資 本 額
開成造酸公司	上海	五八〇、〇〇〇元	渤海化學工業社	上海	五〇、〇〇〇
天原電化廠	上海	六〇〇、〇〇〇	兩廣硫酸廠	梧州	一、〇〇〇、〇〇〇
江蘇藥水廠	上海	不詳			

人 造 鹼 廠

廠名	所在地	資 本 額	廠名	所在地	資 本 額
永利造碱廠	天津	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泰康碱廠	上海	五、〇〇〇
興華造碱廠	天津	五〇、〇〇〇	順大碱廠	上海	三、〇〇〇
渤海化學工業社	天津	五〇、〇〇〇	永大碱廠	上海	不詳
天原電化廠	上海	六〇〇、〇〇〇	永泰碱廠	上海	不詳
開元公司	上海	四〇、〇〇〇	隆茂碱廠	上海	不詳
亨利燭皂碱廠	上海	一〇、〇〇〇	永茂祥碱廠	上海	不詳
立大工廠	上海	一〇、〇〇〇	同茂碱廠	上海	不詳

從右表所列，除造酸廠有一家係在腹地之梧州外，其餘四家，均在沿海之津、滬兩地，至造碱廠則在上海居多，而天津次之。凡此足見我國工業之大部，不特居於極危之地，抑爲我國工業柱石之酸、碱工業，亦如燕巢危堂，這真不免令我們不住的打寒噤！

(二) 統稅收入將全部停止——我國目前之中央租稅系統，其第一位收入爲關稅，第二位收入爲鹽稅，第三位收入爲統稅。統稅因不如關、鹽兩稅負有外債，故日前幾爲中央財政挹注之源。將來如遇戰事，關、鹽兩稅固無收入，而統稅收入亦將停止。夫關稅收入之停止，乃開戰國家所從同，誠以海口封鎖，自無關稅收入；而鹽場多瀕海濱，鹽稅之無收入，亦意中之事；獨統稅收入之停止，原爲可以避免之事，誠以工廠如在腹地，則雖遇戰時，收入尙不致停頓。獨惜我國工廠居於瀕海，故外難來臨，不特我國國民財產立刻可以喪失百分之七十以上，卽主要租稅來源亦告竭蹶，司農仰屋，更足以減低我國之戰鬭力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五六

我們試放大眼光，盱衡世界各大國家工廠之設置地域，益足以顯出我國工廠之不合理。大抵凡有海岸線之國家，其工業中心均在腹地，如美國之工業中心爲 Pittsburgh, Cleveland, Chicago, Detroit，英國之工業中心爲 Manchester, Lancashire，日本之工業中心爲大阪、名古屋。可知先進國家，奠定百年大計，未嘗不內協經濟原理，外顧國防問題，遠非我國之凌亂設置者可比也。

二

今茲討論我國工廠之設置地問題，不可不先知「平時經濟學」(此名詞爲作者所創，蓋倣國際公法之有戰時與平時國際公法之別也。晚近世界備戰緊張，對於平時之經濟學原理，頗有嫌其不適用者，故有戰時經濟學之創立。既有戰時經濟學，則名普通經濟學爲平時經濟學，似未爲過也。)關於工廠設置地之一般理論，查近代國家有所謂實業區域 (Industrial area) 者，實業區域之涵義：其一係對地域分工而言；其二係就各該地特殊之環境，而選之爲工業之中心。實業區域最普通之要素，約有六端：(一)爲原料易獲 (Proximity to raw material)；(二)爲鄰近市場 (Accessibility of market)；(三)爲動力便利 (Presence of water power and coal)；(四)爲氣候適宜 (Favorable climate)；(五)爲工資低廉 (Cheap labor)；(六)爲投資踴躍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我國工業中心設在沿海各省，而尤以上海、天津、廣州三地爲著。茲就上開六項要素爲測量之準，而論其利害。查六項之中，關於氣候適宜一項，在中國似無其重要性。何以言之？我國氣候大致溫和，除蒙古、新疆、貴州等地氣候嚴寒，北部稍有冬凝港河外，其餘各地天氣與工業之關係，絕無巨大影響，非如美國之有 Alaska，及日本之有北海道等所能同日而語。故氣候一節，在中國實爲不成問題之問題也。其足爲討論中心者，厥爲：

(一)鄰近市場問題——欲明本問題之要義，自應將各種工業分別陳敘，似不宜囫圇吞棗，概括一切。例如化粧品業，其最大之市場，厥爲接近城市之地；製麵工業，其最大市場，厥爲我國北方諸省；輾米工業，其最大市場厥爲我國南方諸省；餘如棉紗工業：其粗紗之市場當爲內地農村；而細紗市場又爲沿海諸地。故討論本問題，自非有詳細之統計，充裕之篇幅不爲功，以本篇區區短文及我國統計之不完不備，實覺無從下筆。不過依作者所信，就

中國工業之大體言之，應有一共通之性，而此共通性即爲凡我國所有新興工業，大部分爲舶來品之替代，其主要市場不在沿海之大都市而在內地之農村。以作者接近最多之棉紗製造業而論，我國自從民國二十一年起而至昨歲之夏季，爲我國棉紗業之黯淡時代，考其原因，導源於民國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諸年間長江一帶之水災、北方一帶之旱災，及農村之總崩潰。直至去歲，農村豐收，農民購買力稍增，紗價頓時拾起，自去年十一月以至今春，標準紗價由一百九十元而漲至二百五十元之譜，可知即以紗業一項而論，上海紗廠幾純以內地之市場爲市場，其他工業與棉紗工業同時得到長足進展者，亦不在少數。故沿海工業，實以內地農村爲市場，此觀念雖覺粗疏，惟庶幾可以無誤。

市場既在內地，而設廠必在沿海者，考其原因，大抵以沿海都市交通便利，若上海可以遠接外洋，近控江、浙，北而平、津，南而粵、桂，均有舟車直達，故對各方面之市場可以遙制，如銷路失於甲地，又可以取償於乙地。竊以爲此種現象，在商人固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蓋以某處某地銷場究有若干，事前既無明確之統計，其勢不得不擇萬流併會之地、銷場衆多之處，以冀左右奔迎，可以減少危險。若揆以合理化之經濟原則，實有大謬不然者也。夫生產所在之地，必期與消費者接近，愈與消費者接近，則居間之承轉人可以減少，而生產者乃能對消費之情形，有真知灼見，而產品易於改良。凡此欲期產銷雙方之接近，必令產方對某地銷場有真確之明瞭，認識正確之統計，方易爲力。例如四川一地，其人民需要棉紗若干包或紗錠若干枚，商人對此如有真知灼見，自不妨在四川設廠，庶產銷接近，供應其求。惟以往因各種情形，令商人無由明確知曉，故原擬在四川設廠者，不得不改歸上海，誠以上海一地遙控八方，如四川果供過於求，又可顧而之他也。凡此種種，純爲商人畏難就易及摘埴索途之失，此工廠所以集中於沿海也。

(二) 動力便利問題——晚近動力之來源，多恃煤力及水力。我國地形，西北高聳，東南低陷，無論煤力、水力，沿海諸地均非所宜，故在沿海設廠，實背乎動力便利之原則。顧說者謂，我國煤之來源，其大宗供給原爲開灤等地，水路運煤自比陸運爲廉，故工廠不免集中沿海。就上海一地而論，煤斤之受河南、安徽等地供給者數不在少，此項煤斤何嘗不恃陸運？故此仍不免爲捨本齊末之說焉。（關於我國動力或煤斤之支配問題，容日當爲專文論之）至水力之利用，我國尚未發達，惟在不久之將來，終有發展之時。查近代國家對於水力之利用，多將水力變爲電力

，如水力來源在於腹地，而工廠集中沿海，則將來電力作長途輸送，實背乎物理上及經濟上之原則。此又工業集中沿海，其弊之彰明較著者也。

(三) 工資低廉問題——沿海設廠之地，多為城市或通商口岸，其生活費用比之腹地為高，則工資高貴自為必然之現象，況內地農村破產，壯丁失業日多，如非在內地廣設工廠以資容納，則壯丁必出走都市，歐西工業革命史之前車，可為殷鑒。工資之外，亦有足注意者，即工廠基地之價格問題，就上海工廠最多之楊樹浦而論，每畝地價往往達五、六萬元，而內地地價低者不過數元，高者不過數十元而已。城市地價既高出千萬倍，則壓積所投之資本甚鉅，隨而流動資金因而減少，利息負擔因而增加，何不智之甚歟？

(四) 原料易獲問題——我國新興工業，其原料多取給於內地，例如捲菸葉則取給於河南之許昌、鄭州，山東之濰縣及安徽北部各地；棉紗則取給於陝西、河南等地；廣東之製糖工業則取給於廣東之中山、沙灣等地；製粉工業，則北方各省所產小麥，均為各工廠挹注之源。（按，在十年前，捲菸工業仍須美國菸葉供給，最近除上等香煙外，其銷流於農村之哈德門、金鼠等香煙，已純為中國所產菸葉矣。製粉工業則仍有一部分須待美國小麥供給，然作者私見，以為數年後農村如回復繁榮，當足以自給。）大部分原料之來源既在內地，而大部分之工廠却在沿海，其勢必將原料運出沿海之後，待造成工業品又運返內地，往復周折，孰過於此。則我國工業之未上軌道，雖眾置一喙，亦難自解矣。

(五) 投資踴躍問題——工廠之集中沿海，大抵以投資踴躍為其主要之因素。我國自海通以後，資本已由農村而奔赴都市，加以自民元以後，因內戰之頻仍及盜匪之披猖，往日衣租、食稅之地主，均以租界及沿海城市為世外桃源。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因善後需財，曾行過一回公債政策，其始公債合息，幾在年利二分以外，其後九一八之役，雖曾經一回減息延期，然年利亦仍在一分以外，以大利所趨，游資益復集中城市，尤以上海一地為最，有此原因，故投資自以都市為踴躍。加以我國教育未甚發達，小型之資本家多，而精明之企業家少，故一般人之投資，務期在於地域甚近，耳目所能攝及之處，欲求其能先到原料產地及製成品銷地，細事調查，然後設廠者，實寥寥無幾。故一切工業盡為閉門造車，以求出門合轍；尤有甚者，經營工業之人，或苦於內地生活程度過低，不如城市之

安逸，城市如可設廠，即便在城市設廠，至成本是否因而倍蓰，均非所問；其下焉者，或以爲外人在華設立工廠，多在通商口岸之地，外人既可設廠經營而獲利，華人寧獨不能？而不知外人不能在原料出產之地及銷場所在之地設立工廠，乃受條約外人不能在華購地等條款所限也，藉令外人亦有在華購地設廠之權，則英美菸公司早已設在山東之二十里堡（此地現有該公司之燕焙菸葉工場）；上海紡織株式會社早已在河南、陝西間矣。三十年來，我國工業，不能謂爲毫無發展，然而一切發展盡在絕無計畫中，此稍具經濟常識者，每讀中國之工業發展史，不能不掩卷仰天長嘆也。

以論平時經濟學，我國工業之背謬既如此，其不合實業區域設置之原則又如此，若論戰時經濟學，則七成以上之工業，處於門戶洞開之地，危如累卵，一旦有事於封疆，適足以資敵國之糧。況中央主要稅收復又建於此危如累卵之工業上，有心人對之，其顛能不有泚者幾希。

讀者於此，或將深信我國沿海工廠之設置地，遲早終要經過一番大的變動，然後我國的工業方能向着合理之途徑進展；然後我國於非常時期之來臨，方有應付之辦法。現除我國將要舉辦而現未舉辦之工業，應澈底繼往日之失，不要再蹈覆轍外，關於現存之工業，亦不可以無糾正之道，茲申鄙意，以爲借箸之謀。

三

就工業之種類而言，約可分爲三大類：（甲）爲國防工業，如造酸廠、造碱廠、飛機製造廠、兵工廠、炸藥廠等屬之，本項工業經營之權多在政府，其少部分則爲民間經營，此項工業絕對的不宜設在沿海地方，縱使設置內地，其成本比之沿海爲高，亦不宜因噎而廢食。（乙）爲民生工業，亦名國防輔助工業，如麵粉廠、碾米廠、紡織廠等屬之。本項工業固不宜設置於沿海口岸，而應移設內地，亦應分散而不宜集中，務須按人口比例，在各省分佈設置，蓋一則可以避免敵人攻擊之目標，一則產品可以就地消費，免使遠運。（丙）爲普通工業，如捲菸、如製紙、如胰皂、如瑛瑯廠等屬之。此項工業關乎民生與國防者較少，則應就原料產地、動力來源而爲設廠標準，蓋普通工業就國防之觀點而言，離開沿海即足避敵，在內地設立，縱其密度稍高，要亦無妨也。明乎此，則工廠移設內地，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宜用政府之經濟力量而促成之，何者用政府之行政力量加以鼓勵，卽爲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六〇

足，自宜詳加研究，以期盡善。

茲將移廠內地之計畫分為三部分，因三部份而為三時期。

第一、積極的辦法——第一時期之消極辦法為輕而易舉者，政府即應立刻實行，庶免失去時機，因循坐誤，計有兩項：（一）由政府成立「工廠設置調整委員會」或其他類似之機關，延聘專家，切實調查沿海各省人民所需工業品之數量，而設一工廠比例額（Factory quota）。假定江蘇一省之人口，祇需要紡紗錠五十萬枚，而現在中外在蘇紡紗廠合計已達一百七十萬枚，即其數量已超出比例額，應用政府力量，限制新廠之設立。又如酒精廠、氮氣廠等，關乎國防，絕對不能設於沿海口岸，應用政府力量，將此種國防工廠明白列出，禁止在沿海設立，釜底抽薪，此係消極辦法之一。（二）政府既因國防關係，勸令人民遷廠內地，政府所有之工廠，凡有關於國防者，亦應移設內地。例如中央機器廠及銅鐵廠，有關於戰時之槍械，中央造幣廠有關於戰時之經濟，均宜於最短期間內，移設內地，以為之創。庶風行草偃，政府言行相顧，人民自樂率從。

第二、積極的獎勵國防及民生工廠分佈內地辦法——國防及民生工廠，未設者既已限制其設立於沿海，尤應再進一步而獎勵已設者移入於內地，或設立分廠於內地。茲以關乎衣被之紡織業為例，我國紡織工廠大多數均集中於沿海，而原料之生產多集中於內地（以通州為中心）。以生產之情形而論，原料產於內地，運達沿海，紡成之後，又復運入內地，往來周折，運費所耗者固多；以消費情形而論，沿海人口密度及其購買能力，雖較高於內地，然內地現有之工廠，實不能適應人口之需要，統計每年從滬運入內地之紗布可為明證。為求調劑內地之供銷情形計，為求避免資敵以糧計，可有以下數辦法：（一）由「工廠設置調整委員會」調查內地人口額及其對於工業品需要量。例如某省地處北方，人民習於食麥，應有粉廠若干；某省地處南方，人民習於食米，應有碾米廠若干；某省人民慣用若干支之粗紗，某省人民慣用若干支之細紗，其需要量如何；由委員會製定精確之表式，轉請政府公布，庶人民得此表式，無殊一種可靠之投資顧問。如此則工廠過剩之省份，必有樂於遷徙者，工廠不足之省份，必有樂於投資者矣。（二）在移廠或設廠之初，凡技師工人之移轉、機器之搬運，經由國營鐵路或國營航路者，得一次邀准其免費或減低運費。大抵機器及工人之移轉，一次邀准其減免運費，政府所失有限，而商人所得之利益實多。（三）

移廠內地，以近日經濟之衰落，商人未必皆有餘資。茲以紗廠為例：照專家統計，移設一萬錠子，其費爲九萬元，此種費用，卽由移廠之商人開具計畫書，呈由政府令國家銀行低利借貸，將來卽以建築物爲還款保證，其餘各種民生工業亦倣此辦理。（四）移設工廠，自以就人口密度分佈各省爲原則，但設廠省份未必均爲原料產生之省份。茲爲防止原料運出沿海，變形爲製成品，藉製成品之運輸費省，復入設廠省份相競爭，應規定凡原料從出產地運入設廠之省，其運費較製成品從沿海省運入該省爲昂者，得就製成品與原料運費相差之額，飭國營鐵路或航路減收之。（例如山東棉花一包運到青島紡成後運入四川，其運費總值爲二元，棉花從山東直運四川，其值爲二元二角，得減收運費二角是也。）（五）凡未有某種民生工廠之省份而又無從由別省移設者，政府應獎勵人民設置新廠。其獎勵方法，除經「工廠設置調整委員會」明白調查，認定該種民生工業銷路確有把握外，政府得用保息辦法，以爲獎勵，卽凡新設之廠，如有人投資入股者，在若干年內，政府保證其必得年息若干釐之官利，倘有虧耗不足，由國庫償之。

右述係獎勵國防及民生工廠移設或分設內地辦法，蓋上開工廠乃國家命脈所繫，政府自不惜以其經濟力量促成其分立，若普通工廠則應用行政力量，使之移設內地焉。

第三、誘致普通工廠移設或分設內地辦法——普通工廠其設置之標的，既不純在接近銷場而在接近動力來源及原料產地，則動力所在之地及原料所產之地，卽工廠所宜設之地。政府祇用其行政力量，使動力及原料集中於內地某處，其工廠卽能騰集於某處。茲將其辦法分述如下：

一、選定實業區域或工業中心——查我國氣候及物產，大別之有二：（甲）華北之氣候，因華北之氣候而有華北之特產，如羊毛、如菸葉是也。（乙）華南之氣候，因華南之氣候而有華南之特產，如甘蔗、如果物是也。故華北之氣候，宜於毛紡工業，宜於捲菸工業；華南宜於製糖工業，宜於罐頭工業；因物產之殊，宜選定適當地點爲工業區。

二、集中原料來源——政府應在工業中心，獎勵商人設置堆棧，俾就近農產有所寄託。同時允許商人設置原料之交易所，如菸葉交易所、羊毛交易所等，如此原料集中，交易便利，實予新興工業以極大之輔助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六二

三、集中動力來源——動力來源有二：曰煤，曰電。關於煤，政府在工業中心，設置煙煤堆棧，凡國內各礦所產之煤，由鑛直達沿海者，課以較重之稅；由鑛轉入堆棧，由棧行銷內地者，課以較輕之稅；邇時沿海煤貴，內地煤賤，商人欲不在內地設廠，其道末由。再內地山崇嶺峻，容有瀑布可資發電，政府宜設法利用，苟電價甚平，工業未有不發達者矣。

四、鐵路運輸——我國西北部有隴海路經海州出海，西南部有粵漢路經廣州出海，政府對此兩路貨運，應有以卜保證：（甲）沿途除出廠徵收之統稅外，豁免一切苛雜稅捐。（乙）沿途地方政府對商人之合法運輸加意保護。（丙）沿途用軍警力量剿絕一切土匪。（丁）兩路應添置運貨重車，以減低製成品之運值，在可能範圍內，極力減低運費。

五、金融機關及保險機關之增設——工廠所在地，不能無金融業，尤不能無保險業。關於金融業，應由國家銀行分設一等分行於工業中心，舉凡放款、滙兌、貼現等業務，其便利應與城市相等，必要時，應提高城市之工業放款利息，而減低內地之工業放款利息。至水、火保險事業，亦應由政府獎勵商人舉辦或由政府自辦，蓋目前一般商人，向內地作工業投資，恒恐其危險性過大，倘有保險公司以分任其危，則疑懼心可以少減，疑懼心既少，則相率而到內地投資矣。

孔祥熙再訪德國，探詢德國在中日戰爭中所持態度。

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曾於本年六月訪問德國，訂購軍火。本日，孔祥熙再度抵柏林訪問，在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陪同下，出席德國經濟部長沙赫脫的午宴，在座者尚有德國國防部長白龍培等人。餐後，孔副院長與沙赫脫、白龍培等討論中德貿易及德國在中日戰爭所持態度諸問題。（註四）

附錄：程天放：孔庸之訪德（註五）

七七事變發生時，孔庸之先生正在美國，政府就要他和列強接洽如何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因此，他在美接洽後，又折返歐洲，先到英、法兩國，八月十日上午再度到達柏林。當天中午我就陪他到柏林郊外林道（Lindow）

沙赫脫的別墅午餐。別墅在小湖旁邊，風景優美，四周是沙的田莊，佔地一千英畝。白龍培、懷色克也來參加，同餐的一共有九個人。餐後，孔、沙、白、懷、和我五人，在餐廳外走廊談話。首由孔先生述中日衝突的經過，並詢問德國政府的態度，講了二十分鐘。孔講後，白龍培和沙赫脫互相注視，不肯發言，幾乎成爲僵局。後來還是由沙解圍，請懷色克說明德政府立場。懷講，中日都是德國友邦，德國極願兩國言歸於好，和平不致破裂，德國駐日大使曾奉命勸告日政府，可惜未發生效果。德國在遠東只有經濟利益而無政治力量，中國如須第三者出面干涉，以邀請英、美爲宜。孔講，日本的野心不僅要征服中國，而且想稱霸世界，萬一中國被日本征服，日本利用中國的人力和資源，必然造成世界災禍。自從德日反共條約訂立後，日本對外宣傳，在列強中，德國是它的朋友，因此德國如果出來勸阻日本，不要挑起戰爭是很相宜的。談到此，沙赫脫就詢孔，如果衝突擴大，中國對德國抱何種希望？孔講，中國當然不希望德國加入中國方面作戰，只希望德國給我們精神和物質上的援助。沙講，中日衝突假如不演變成正式戰爭，中德簽訂的以貿易貨合同，自然繼續有效。萬一兩國正式開戰，德是中立國，情況就不同。如果蘇聯加入，形勢就會更加複雜。（沙的意思是如果蘇聯加入中國方面作戰，德國有加入日本方面的可能。）白龍培此時發表意見，認爲如果戰事延長下去，蘇聯捲入漩渦的可能性極大。談話一小時告一結束，沙赫脫邀我們到草地散步，觀看湖景，我們因急於回到柏林，略看就辭別。

那天晚上我陪孔先生在百列斯多旅館（Hotel Bristol）晚餐。餐後我和孔單獨談話，將事變發生後與德外交當局及各國使節談話情形，詳細報告。孔也將在英、美接洽結果扼要告訴我。他講羅斯福態度很積極，但赫爾則主張慎重，國會議員多數對遠東不發生興趣。英國對遠東局勢較美國更關心，但也不肯用實力幫助我作戰。中央對和戰大計還沒有作最後的決定，要看日本下一步的行動如何。直談到午夜才辭出。

因爲中日衝突，德國政府對孔第二次訪問的態度，就冷淡得多。除了沙赫脫的午餐外，官方別無招待。八月十三日孔請白龍培在旅館中午餐，我和譚伯羽都作陪，餐後白匆匆離開，沒有做長時間的談話。那天下午，我又陪孔到外交部訪外次麥根生。麥講牛賴特因事不在柏林，不能親自接見深表歉意，然後講，德國的態度當已由白龍培、沙赫脫告知，問孔還有什麼意見。孔就將在沙赫脫別墅所講的話，重述一遍，並且說日本是一個侵略國家，德國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二六四

是第一次大戰後受壓迫而求解放的國家，德、日訂反共條約引起世人懷疑，如果德國在中、日衝突中對華表示好感，可使此種疑團消釋。那次談話佔時間一小時一刻。麥根生會講英語，但因為談話性質重要，他不願用英語而用德語；孔先生則講華語，兩方面的話均由齊燮翻譯。每當孔講了一大段話後，麥只是說候部長回來轉達，不肯表示意見，當天晚上孔就離開柏林了。

川、康各軍整編完成；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保安處長。

川、康各軍遵照川康整軍會議之規定，於本日整編完成。其整編後之編制如次：

川康綏靖公署直轄部隊：共計六十團，編為三軍，兩獨立師，七獨立旅。番號如下：

二十一軍軍長唐式遵，副軍長范紹增，共轄三師：計一百四十五師師長饒國華，一百六十四師師長范紹增，一百六十二師師長彭誠孚。

二十三軍軍長潘文華，轄三師：計一百四十七師師長楊國楨，一百四十八師師長陳萬仞，一百四十六師師長張邦本。

四十四軍軍長王纘緒，轄三師：計一百四十九師師長郭昌明，一百五十師師長廖震，一百六十三師師長陳蘭亭。

兩獨立師：計一百六十一師師長許紹宗，一百四十四師師長郭勳祺。

七獨立旅：計一十一旅旅長鄧國璋，一十二旅旅長范南軒，一十三旅旅長田鍾毅，一十四旅旅長周紹軒，一十五旅旅長楊亮基，一十六旅旅長劉樹成，一十七旅旅長劉若弼。

二十四軍：共編為兩師、一獨立團，每師各轄兩旅，每旅各轄兩團，其番號如次：

軍長劉文輝，副軍長陳光藻：一三七師師長劉元塘，副師長劉元琮；第一旅旅長楊生武，第二旅旅長劉元塘。

一三八師師長唐英，副師長楊學端；第一旅旅長張巽中，第二旅旅長曾言樞；獨立團團長劉元琮。

四十一軍：共編為三師、一獨立團，每師各轄兩旅，每旅各轄兩團，其番號如次：

軍長孫震，副軍長董宋珩：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副師長楊俊清；第一旅旅長王志遠，第二旅旅長童澄。一二三師師長曾憲棟，副師長李焯如；第一旅旅長馬澤，第二旅旅長陳宗進。一二四師師長孫震（兼），副師長稅梯青；第一旅旅長呂康，第二旅旅長曾魁元。獨立團團長余大經。

四十五軍：共編為三師、八旅、十六團，番號如次：

軍長鄧錫侯，副軍長馬輔智：一二五師師長陳鼎勳，副師長孫賢頌；轄盧濟清，林翼如兩旅。一二六師師長刁世傑；轄龔渭清、李樹華兩旅。一二七師師長陳離；轄陶凱、楊宗禮兩旅。獨立一旅旅長謝無圻，獨立二旅旅長楊晒軒。

四十七軍：轄兩師，其番號如次：

軍長李家鈺：一百〇四師師長李家鈺（兼）；一百七十八師師長李青廷。

同日，國民政府任命王陵基為四川省保安處長。（註六）

日軍侵陷南口車站，我軍退守南口鎮。

本日拂曉，日軍千餘、砲十餘門、飛機五架，猛攻南口我軍陣地，砲擊南口鎮及南口車站達四小時之久，陣地及房屋全被摧毀。下午一時，日方復增兵五、六百人，在戰車十餘輛掩護下向南口車站進攻；我守軍第八十九師第五二九團雖竭力抵禦，惟未能阻遏，南口車站遂為日軍所侵陷，我軍退守南口鎮。（註七）

日軍在天津慘殺四報童。

天津自本月初淪陷後，大公報停刊；惟益世報未停，但亦僅在意租界內銷售。然日軍野蠻兇殘未稍戢，本日竟將益世報報童四人槍決。（註八）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二九號，令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十一日

二六六

註二：譚熙鴻：「十年來之中國經濟」，頁二七四。

註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二二、二三、二四號，頁四五—五三。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五：程天放：「使德回憶錄」，頁二〇一、二〇三。

註六：「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

註七：「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作戰」，頁一一。

註八：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十一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決設置「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構。

本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第五十一次會議，會中議決設置「國防最高會議」，並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屆第二次全體會議議決組織之「國防會議」及第五屆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組織之「國防委員會」撤銷。茲誌「國防最高會議組織條例」如次：

國防最高會議組織條例

第一條 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負其責任。

第二條 國防最高會議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為副主席。

第三條 國防最高會議以左列各員組織之，並由主席指定常務委員九人：

- (一)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組織部、宣傳部、民衆訓練部各部部长，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

- (二) 五院院長、副院長。

(三) 行政院秘書長，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交通部、鐵道部、實業部、教育部各部部長。

(四)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常務委員。

參謀本部總長。

軍政部海軍部部長。

訓練總監部總監。

軍事參議院院長。

(五) 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

第四條 其他各關係人員，遇有必要時，由主席通知列席。

第五條 國防最高會議之職權如左：

(一) 國防方針之決定；

(二) 國防經費之決定；

(三) 國家總動員事項之決定；

(四) 其他與國防有關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六條 作戰期間關於黨、政、軍一切事項，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

第七條 國防最高會議設秘書處，處理會議一切事務，秘書長由主席指定之。

第八條 國防最高會議秘書處之組織及辦事規程另訂之。

第九條 國防最高會議設國防參議會，由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之。

第十條 國防參議會之會議規程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由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施行。(註一)

蔣委員長命衛立煌率部赴南口馳援湯恩伯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一日

二六七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以南口戰事激烈，急命衛立煌部編成第十四集團軍，由應家莊附近鐵道運易縣，經平西山地向南口迂迴，直接支援湯恩伯部，限十日內到達。蔣委員長另令在平漢線北段作戰之孫連仲部向良鄉、坨里之日軍作局部攻擊，並以有力部隊進出墨龍關一帶，掩護衛立煌部前進。（註二）

上海虹橋事件談判，日方態度轉趨強硬，要求我撤退保安隊及拆除防禦工事；我軍為應付日軍挑釁，在上海近郊部署。

本日下午四時，日駐滬總領事岡本求見上海市長俞鴻鈞，提出兩項要求：

一、撤退保安隊；

二、所有保安隊之防禦工事應予拆除。

是時，日軍艦逐漸集中上海，陸軍大量向上海輸送，顯示日本企圖藉口虹橋事件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茲誌上海市長俞鴻鈞電告外交部，報告與岡本談判的經過情形如次：

「外交部助鑒：密。今午四時，日總領岡本來見，謂虹橋機場案發生後，日方以衣海軍制服之軍官及水兵為華人慘殺，認為對皇軍重大侮辱，全國憤激。故彼奉命來詢我方對本案之態度。及在本案未正式交涉前，為避免同樣事件之發生計，提出下列二點：（一）撤退保安隊；（二）所有保安隊之防禦工事應拆除等語。當答稱我方對本案亦甚重視，故決定以公正至誠之態度從事調查，俾明真相，屆時自可根據調查結果，循外交常軌謀圓滿之解決。至避免再起衝突一層，我方亦早經注意，出事之夜，本市長已自動令飭保安隊步哨之貼近口僑居住區域者，一律離開，至該處堆置之沙包、鐵絲網等，為免市民驚慌，亦已令飭移去，故貴方所要求者，我方早已自動辦理。日領繼要求雙方派員，決定保安隊撤退之距離。當駁稱我方為避免衝突，飭保安隊步哨離開口僑居住區域，係自動行為，該處係我國土地，無所謂撤退，更無所謂距離，雙方派員事，自不能同意。日領旋指摘保安隊之軍隊化及戰備之違反協定、妨礙治安，當經一一駁復；並告以我方為避免衝突，現已令保安隊步哨離開口僑，如口僑不守範圍，任意挑釁，恐

糾紛終不能避免，應請制止。又第二艦隊聞已到滬，是日方一面贊同以外交方式解決本案，一方增兵威脅，殊屬不合。日領謂該案發生日，海軍非常憤激，故不能不有表示等語。雙方辯論三小時，日領始辭去。臨行時謂彼對市府之誠意甚為感謝，當報告政府及轉知各方，並謂日政府已訓令日高赴外部為同樣之要求，諒南京方面不久將有訓電到滬云。今日冲野武官亦赴警備司令部傳達上述各點，謹聞。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叩。真亥。」（註三）

同日，為預防不斷向上海市內增兵的日軍挑釁，我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於本日奉令至上海近郊真茹、大場一帶部署防務；此兩師部隊都是在五年半以前的「一二八事變」時，曾與日軍交戰。（註四）

我海軍開始破除江陰下游各航行標誌，並阻塞江陰要塞水道。

本日，我海軍為鞏固長江江防，拱衛京畿，開始實行破除航行標誌，並將港道阻塞，阻止敵艦衝入長江。其詳情如下：

自「七七」事件發生後，海軍方面，即努力江防配備，緣沿海佈防。惟因限於實力，乃退而謀鞏固長江江防，拱衛京畿。海軍第一步工作，為實行破除長江航路標誌，如燈標、燈樁、燈船、燈塔及測量標桿等，使敵艦失去目標，不易活動。此項工作自本日起，先就江陰下游一段開始實施，海軍部派甘露、鐵日、青天三測量艦及綏寧、威寧兩砲艇分別擔任，經各該艦艇努力進行，先後將西周、淞浦口、鐵黃沙、西港道、狼山下姚港嘴、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劉海沙、長福沙、海北港沙、龍潭港、福姜沙等各項航行標誌一律燬除，完成任務。毀除標誌之外，其主要辦法，即將港道堵塞，阻止敵艦衝入。此項策略，由前海軍部部長陳紹寬親率艦隊赴江陰指揮，第一次抽調海軍艦齡較大之八艦艇及向國營招商局暨各輪船公司徵集商輪二十艘，合計廿八艘，下沉堵塞，旋又徵用三商輪，繼續沉塞。又為增強防線力量起見，再行抽出四軍艦，以資沉塞，共沉大小軍艦、商輪三十五艘，合計噸數為六萬三千八百餘噸。旋復先後將鎮江、燕湖、九江、漢口、沙市各地敵之覆船共八艘，陸續拖往堵塞，並先後由江蘇、浙江、安徽、湖北各地徵用石子多噸，民船、鹽船多艘，陸續填下，以補罅隙。同時並令從事佈雷工作，於江陰一段敷佈水雷。（註五）

交通部令各輪船公司迅將航行中之海輪駛入長江，或停在香港等安全地帶，以免資敵。（註六）

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成立，開始進行遷移工廠至後方事宜。

昨（十）日，行政院通過拆遷上海工廠計劃。本日，行政院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主任林繼庸偕實業部代表歐陽崙由京抵滬，召集各業工廠代表開會，決定組織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由各廠家互推負責人員。會中並決定在閘北、虹口、楊樹浦一帶之工廠，先將機器搶拆至租界，再由蘇州河起運；其在南市一帶之工廠，則集中閘行北新涇或南市起運。凡機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經審查准許遷移者，發給裝箱費每立方呎三角五分；運至武昌者，每噸五十三元；成品運費准發至鎮江，每噸十二元。其在危險地帶，可不待檢驗，逕自裝船運出。其應領費用，經殷實廠商作保，亦可發給，俟到鎮江或漢口再為檢驗證明。遷移工廠先以武昌徐家棚為集中地點，然後再行分配地區，繼續遷移，並於鎮江及武漢等地設站接運。（註七）

日政府公告高雄港為要塞，並為其侵略戰爭公佈「事變特別法令」，對臺灣民間開始征斂。

臺灣原有要塞，除基隆外，另有馬公，近因日本海軍船隻在高雄出入頻繁，乃公佈高雄港為要塞，禁止攝影，並列入管制。本日，為徵軍費又頒「事變特別法令」，要求臺胞國防獻金，橫徵債券，以適應龐大之軍費。（註八）

註一：國民政府檔案：「國防最高會議組織大綱案」，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註二：「中日戰爭史略」(二)，頁一七五。

註三：「中日外交史料叢編」，頁二六五。

註四：民國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臺北「中央日報」。

註五：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頁八九、九〇。

註六：交通部編：「交通建設季刊」，頁三九三。

註七：譚熙鴻：「十年來之中國經濟」，頁二七四。

註八：「臺灣通志大事記」，頁一四四。

十二日 蔣委員長電令各有關集團軍總司令為迎戰來犯日軍，積極部署津浦、平漢、上海等地防務。

自本月初平津地區失陷後，我中樞決定全面抗戰，初步劃分全國為四個戰區：津浦、平漢兩路北段為第一戰區；晉、綏方面為第二戰區；江、浙方面為第三戰區；閩、粵方面為第四戰區。第一戰區更以河間、雄縣、固安、順義相連之線為作戰地境，劃分為左、右兩地區：津浦路北段為右地區，歸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指揮；平漢路北段為左地區，歸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指揮。

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以華北情勢日緊，特電令保定行營主任徐永昌、河北省主席馮治安（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尚未視事，由馮氏代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等稱：

「據報敵軍預定刪（十五）日，向我開始進攻，屆時我軍各部陣地，如尚未構成，則一面繼續趕築完成，一面應選定據點數處，以各陣地附近之縣城及莊寨為主要據點。茲特事先指定，希各從速籌備如次：（一）河間、肅寧、任邱、文安、靜海、馬廠、青縣、大城各城寨歸第二十九軍負責固守。（二）文安（不含）、雄縣、霸縣歸第五十三軍負責固守，以上屬津浦線，歸宋總司令哲元指揮，宋未視事以前，由馮主席治安負責代理指揮。（三）涿縣、定興、新城、徐水歸第二十六路軍負責固守。（四）定縣、新樂、曲陽歸第三軍負責固守。（五）高陽、保定、滿城、完縣歸第二、第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一、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二七二

二十五兩師負責固守，由關軍長麟徵指揮。(4)涑水、易縣歸第八十五師負責固守。以上屬平漢線，歸劉總司令時指揮。(5)石家莊、獲鹿、正定、藁城歸第十四軍負責固守。(6)武強、深縣、安平、饒陽歸第三十二軍負責固守。(7)獻縣、呂公堡、留各莊歸第六十七軍負責固守。(8)滄縣、興濟歸第四十軍負責固守。以上屬滄石線，歸石家莊行營主任徐永昌直接指揮。又第十五軍與第十八軍為總預備隊，控制於滄縣、石家莊以南地區。」(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以上海虹橋事件談判，日方態度轉趨強硬，為防日軍在上海發動挑釁行為，積極部署上海軍事，特電令駐漢口之第九十八師乘輪向滬集中輸送，第五十七師第一六九旅由嘉興向龍華鎮輸送，駐宜興之砲兵第十團第二營向吳縣集中，均歸張治中總司令指揮。另第九集團軍張治中所轄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已於昨(十一)日奉令部署於上海近郊，隨時迎接來犯敵人。八十八師師指揮所在真茹車站，八十七師師指揮所在大場鎮。

同日，蔣委員長以上海戰事即將爆發，下令分配淞滬國軍戰鬥序列：以張治中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右翼（滬西）防務；張發奎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左翼（滬東）防務。(註二)

附錄：

一、津浦鐵路北段兵誌概要（註三）

津浦鐵路自河北之天津起，經滄縣縱貫山東、安徽兩省，以達江蘇之浦口，全長一、〇一三公里，民前五年興工，迄民國二年始全線通車，分南、北兩段：南段由英商承築；北段由德商承築；為我北方大平原之東部大動脈。津浦路北段地勢，其在河北省境內者為沽河平原，即渤海北岸八十六公里及西岸二百三十公里以內地區；至大清河流域之文安縣附近一帶地勢，更為低窪，與海水平面相差無幾。在山東境內者為黃淮平原，沃野千里，茫無涯際，因地形開闊，故在該地區內，實不宜劣勢裝備之國軍，與優勢之敵決戰。但黃河以南則有泰沂山脈，蟠曲於三角地帶，形成沂蒙山區，而嶗山山脈又復數支併列於半島之上，形成沿海之天然屏障。

沿線河流、湖沼甚多，在河北境內者大部爲沽河流域，沽河源流有五：白河、永定河、大清河、泇沱河、運河是也。白河由通縣到天津一段，又稱北運河，發源於察哈爾之赤城縣，東南流入潮河，由通縣至天津一百四十公里間可行民船，始有水運之便；永定河亦稱渾河，其上流爲桑乾河，導源於山西之管落山，經察哈爾東流入河北，至天津與沽河相會；大清河發源於山西，東流抵平漢路後，可通小船至霸縣、天津一帶，水漲時，小輪亦可航行；泇沱河源出於山西，東流至獻縣以西，與滏陽河相會而稱子牙河，以其流經子牙鎮得名，天津至正定三四五公里間通民船，自河間沙河橋以上，水漲時，可航小輪；南運河自天津至德縣三三六公里間可行民船，在山東境內者，有徒駭河可行小輪，此外沿線支流尚多，但多乾涸，對部隊之行動，無甚阻礙，但夏、秋兩季河水暴漲，每成氾濫。

道路方面，除津浦鐵路縱貫線外，尚有滄石（僅有路基）、膠濟等支線，此外沿線公路亦甚多，計約二千餘公里，交通稱便，機械化部隊之運動頗爲有利。

沿線氣候寒暑劇烈，冬季嚴寒，河川冰厚數尺，可行車馬，通常自十一月中旬起即開始結冰，至翌年三月始解凍。沿河平原地區雨量稀少，但夏秋雨季降臨時，則又河水氾濫，積潦成災，廬舍、田園多被淹沒，影響於作戰者甚鉅。

二、平漢鐵路北段地區兵誌概要（註四）

平漢鐵路北段地區，位置五臺山、太行山東麓，當入山西各關隘之要地，爲河南之屏障。物產豐富，民情勤樸。其西五臺山、太行山山脈地勢，自房山、易縣、滿城、平山、獲鹿、邢臺、湯陰、汲縣以西山地，標高均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傾斜急峻，除公路、片點線道（山徑小道）、步小徑外，部隊及單獨兵運動困難；該山地以東地區，高度五十公尺以下之平原，除青紗幘時期外，觀測良好。茲將本地區之特性分述如左：

一、天候：本地區之氣溫平均一月份爲攝氏零下四至五度，七月份爲攝氏二十五至二十六度；雨量平均爲五〇〇至六〇〇公釐，且多集中於夏季。風向多西北風，風起時沙塵瀰漫，觀測受限。故在夏季爲西北風季節，以及解凍期間對軍事行動影響頗大。

二、作戰要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一) 重要城鎮：固安、涿縣爲平漢路北極之要衝。保定（清苑）位於漕河以南及白洋淀與滿城高地之間，重山西峙，衆水東匯，與平、津成鼎足之勢，爲河北之政治中心。石家莊位於滹沱河以南，西控井陘及娘子關，東連平原，當平漢、德石、正太等鐵路之交會處，爲晉東門戶，夙爲軍事重鎮。安陽、大名、新鄉爲豫北之鎖鑰，通晉南之要衝，極富軍事上之價值。

(二) 地形要點：房山、易縣西北、滿城西北（標高五五〇及五〇〇）、平山、獲鹿西南、武安、觀臺鎮、水冶鎮附近，及湯陰、汲縣西北等各高地，爲沿平漢線西側及太行山麓之要點。

三、交通：平漢鐵路貫通本地區南北，北與北寧、平綏兩鐵路接軌，中與德石、正太、道清等鐵路相交；南與隴海鐵路相接；爲本地區主要之交通。其次爲北平經固安、德縣至東阿；與北平經涿縣、正定、安陽至原武兩縱貫公路。天津經固安至盧溝橋；天津經雄縣至易縣；馬廠經保定至滿城；滄縣經安國至曲陽；獻縣經武強至獲鹿；德縣至石家莊；高唐至邢臺；東昌至磁縣；壽張至林縣等橫貫公路；路幅均爲五至六公尺，可通行各種車輛，交通極爲便利，唯在夏季河水泛濫，除鐵路外交通均受影響，諸兵糧運動困難。

四、河流：本地區之河流較大者，爲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衛河：

(一) 永定河平水時期，中上游可徒涉，下游泥濘甚深，徒涉不便；夏季及漲水時期，河水氾濫，交通斷絕，架橋不易。

(二) 大清河由南北拒馬河、瀑河、漕河、依城河、唐河、沙河、潞龍河匯流而成；南北拒馬河匯流後，可通二十石之民船；依城河下游可通一百二十石之民船；唐河在羅莊以下，河底爲沙質；沙河道處可徒涉；潞龍河下游，可通四十石之民船；漲水時期，以上諸河之支流及其上游，有短時期之氾濫，其下游及大清河南岸氾濫時間，在一至二月以上，文安附近平水時期爲濕地。

(三) 子牙河由滹沱河、潞陽河匯流而成；滹沱河不能徒涉，平水時期，藁城附近地區爲濕地，夏季及漲水時期，無極、深澤間以及安平以下沿河附近地區，氾濫時間在一至二月以上。潞陽河之支流有槐河、泚水河、乾河均可徒涉；以上支流及潞陽河，在唐山、南和、永年以西，兩岸有短期之氾濫；在唐山、南和、永年

以東，沿河地區氾濫時間在一至二月以上。

(四) 衛河由漳河、安陽河、運糧河匯流而成；漳河、衛河、河底爲泥質，元村集以下，可通五十噸之汽船。惟夏季時間，衛河除漳河、安陽河南支流有短時期之氾濫外，其餘沿岸氾濫期間在一至二月以上。

(五) 就以上諸河流之特性觀之，平水時期常形成天然之抵抗地帶，有利於防禦。唯夏季時期河水氾濫，交通受阻，影響於軍事行動頗大。

外交部發表談話，認為在日本無止境的侵略下，我國唯有實行自衛，今後演變日方應負全責；外交部次長陳儀會晤日使館參事日高，商討虹橋事件解決辦法。

外交部發言人本日爲日本無止境的侵華行動，發表談話如下：

「日方口頭上屢次宣稱不欲擴大事態，但事實上之行動，則恰與此相反。以華北言，日方初則聲言就地和平解決，繼則增派大軍進攻平、津，屠殺焚燒無所不至，現復更進一步，一面猛烈攻擊南口，一面進窺冀省南部，了無止境。以上海言，日方口頭上同意我方提議，以外交途徑早日和平解決虹橋機場事件，但日本政府竟派大批飛機、戰艦、陸戰隊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肆行威脅，同時並提出種種要求，企圖解除或減弱我方自衛力量，而日本飛機，亦連日在上海、杭州、寧波等地不法飛行，準備軍事行動。凡此種種行爲，均屬侵犯我國領土主權與違反各種國際條約；我國處此環境之下，忍無可忍，除抵抗暴力實行自衛外，實無其他途徑。今後事態之演變，其一切責任應完全由日方負之。」（註五）

同日下午，外交部次長陳儀會晤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就解決虹橋事件有關問題交換意見。

茲誌談話內容如下：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至四時二十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二七六

地點：次長會客室。

事由：上海虹橋事件。

日高參事：今日晉謁貴次長，仍爲上海虹橋事件。上海方面局勢至爲嚴重，然日方固不願其擴大而複雜化。前次共同委員會開會時，岡本總領事即曾提出駐紮上海之貴方保安隊，足以招致重大之危險問題，請求設法解決，關於此事，該會議紀錄可以複查。日方所以抱此見解，良以就保安隊之裝備，在吳淞建築砲臺，以及在上海附近一帶挖掘戰壕，並在日本陸戰隊司令部附近設置防禦工事。凡此種種，不僅違反上海停戰協定，且足發生極大危險。爲避免此次事態擴大計，深望中國方面能將上海附近之保安隊即予撤退。今日閱南京報紙，始悉岡本總領事已與俞市長對於此先決問題，已有所商談，其實此固爲防止事態擴大之最重要措施。再有一事應向貴次長說明者，即昨晚接岡本總領事報告，最近中國飛機在吳淞一帶，每日於日本軍艦上空，作爆發姿勢飛行，舉動，易於引起誤會，至請貴方特別注意，設法予以制止。再關於中國飛機在口軍艦上空，作爆發姿勢飛行，除在樞艦上一次，已向貴方提出交涉外，其後又有一次，中國飛機復向日軍艦作威脅姿勢，直落軍艦旁，與艦身平行，表示機槍掃射姿勢，此事中原海軍副武官曾向軍政部提出抗議，本人亦曾向高司長言及，其後，中國飛機當無同樣事件發生。

次長：關於上海保安隊事，據俞市長報告，已與岡本總領事有所接洽，即在口僑居住區域較近之保安隊，當事件發生之後已自動後退，以免衝突。至防禦工事，如沙袋與鐵絲網等，亦已酌加撤移或正在計畫撤移中。至於貴參事適間所言，中國飛機在日本軍艦上空低飛一事，本人並無所聞；反之，我方曾接確實官報，昨晨有日機三架飛至杭州笕橋偵察，又前晚在乍浦發現日艦三艘，且據貴國沖野海軍副武官向上海楊警備司令代表面稱：最近日方在上海已增加海軍陸戰隊二千名，並聞佐世保派來第二艦隊，此種足以使時局更趨嚴重之舉動，請貴方特別予以注意。昨晚本人曾將贊成就地和平解決虹橋事件意思，向貴參事說明，並已報告部長。而上海方面，亦在由俞市長與岡本總領事商談中，況我方爲表示誠意起見，早已自動將距口僑居住區域較近之保安隊撤退，並將防禦工事酌爲撤移，故希望貴方亦能同樣努力，免使事態擴大。至貴方所提吳淞口一帶飛機事

，容詳細調查再爲答復。

日高：此次自漢口撤退上海之陸戰隊，爲數祇數百人。而於虹橋事件發生前，東京方面原有增加駐滬陸戰隊之定議。

次長：貴方在上海增加陸戰隊，並增大批軍艦來滬，是一事實，無可否認。同時貴方復主張由外交途徑，解決此次虹橋事件，顯然有利用武力威脅我方就範情勢，此層希望特別注意，務望仍根據不擴大事態宗旨，早日和平解決。

日高：增派軍艦來滬事，本人尙不悉其詳，惟據本人推測，或係爲輸送陸戰隊而來，因該項陸戰隊，並未以前船運載。

次長：在上海貴國陸戰隊除原有者外，近更增加自漢口撤退者，新自貴國增派來滬者，以及軍艦上原有之水兵，其數當在七、八千，故上海中外人民均因此極爲焦慮，期政府妥謀解決方法。貴國在上海此種陸、海、空三方面活動，實已使上海及其附近之安全發生極大威脅。

日高：據本人推測，增派到滬之陸戰隊，諒由佐世保之海軍兵團調來。

次長：我方近來尙據報告，日來貴方有大量軍火、武器，向駐滬陸戰隊司令部搬運，此種報告雖非正式，但此種舉動殊難令我方釋疑。

日高：關於貴次長適問所提，日機三架於昨晨飛杭州偵察，及日艦在乍浦、舟山等處游弋二事，容詳細調查後，再爲答復。而本人關於報端發表消息事，略有微見，此層前晤王部長時亦曾提及，例如昨晚俞市長與岡本總領事關於虹橋事件之商談，今日中央通訊社竟將經過詳細發表。本人意見以爲此時雙方應自由發表意見，若每次商談經過，報端即詳細發表，商談人員勢將無迴旋餘地。如此於問題之解決當更增加困難。不知中央通信社此種消息究從何方得來，當然非由日方供給。

次長：恐係由上海方面獲得。

日高：本人向不信任報端紀載，今貴國報端將貴方情形如此詳盡發表。如日方亦將自方情形詳細發表，於解決事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二七八

工作之進行，勢將無法進行，至少亦將增加極大困難。

次長：本人昨晚向貴參事所言者，今日在報上僅發表希望此次虹橋事件早日就地公平解決。然在貴國方面，例如貴參事談話向極溫和，而貴國報紙發表貴參事會議消息時，常將貴參事所發言詞變成極嚴重字句。昨日俞市長與岡本總領事談話極關重要，為中外人民所注意，或以此故，發表較為詳盡，惟此係本人推測。

日高：昨晚俞市長與岡本總領事商談情形，本人尚係於今晨藉報端獲悉，迄今猶未得岡本正式報告。故以後關於發表消息，希望雙方能於事前先行接洽。再昨晚貴次長所提，貴國在東京大使館雇員張君等二名，遭日警逮捕事，本人業已去電外務省，特為奉告。

次長：甚謝，本部亦已電知東京大使館。

日高參事辭出後，曾向道寧聲稱，我方報紙將雙方交涉情形盡量發表，殊足妨碍交涉之進行，此種現象，務請我方設法改善。道寧答以貴方報紙亦無不如此，例如昨日上海之日方報紙對於雙方在肇事地點共同調查經過，發表亦極詳盡，故雙方均應注意此事。日高答以尊意甚是。遂與辭而別。（註六）

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會呈行政院，撥款接運旅日、臺、朝鮮僑民。

本日，外交部為僑務委員會以我國旅居日本、臺灣、朝鮮僑民十五萬人，值中日關係瀕臨破裂，亟需接運返國，以免發生事故，特會呈行政院撥款救濟，接運返國。其呈文如下：

「案奉

鈞院廿六年第參三四二〇號指令開：

『呈悉。查旅日僑胞，值此事變，倉皇回國，或無充分旅費，或失業無以謀生，自應撥款救濟。惟該僑胞等經濟情形各殊，而其需要救濟程度，亦復不同，關於救濟標準及詳細辦法暨救濟款項數目，應由該部及僑務委員會迅速會同財政部分別估計擬定，呈院核辦。除分行外，仰即遵照。此令。』

等因，奉此。當經會同協商，僉以旅居日本、臺灣、朝鮮各地華僑數約十五萬人，除小康之家力能自籌旅費返國，

與因環境關係不能返國者外；按最低限度估計，貧苦僑民應需政府撥款遣送者，在日本、朝鮮當有一萬人，臺灣僅有五千人，自日本及朝鮮至上海轉回原籍每人需國幣三十八元；由臺灣至廈門、汕頭轉回原籍每人需費十元；如由交通部派國營招商局撥輪接運，則在日本、朝鮮方面每人可減少十八元；其在臺灣方面因派輪運送極不經濟，祇可令其自行搭船回國，酌給旅費。惟本部茲准交通部咨稱：

『國營招商局輪船不敷調遣，須向其他民營公司或外國公司接洽雇用，分駛集中地點，接護歸國，所有輪船費用，在指撥招商局之船，固可令其確實開報支給，但其他租雇船隻即須給付，本部無可籌墊，擬請根據需用船數，預計需款若干，呈請行政院飭由財政部早日預撥過部，以便支付而免差誤。』

等由，本部電令駐日大使館查明歸僑人數及集中地點。茲據該館電復，已指定日本橫濱、神戶、長崎三處，朝鮮仁川一處，臺灣基隆、高雄二處為集中地點，至歸僑人數俟各館復到彙陳等語，一時尙難有確實統計。倘將臺灣除外，歸僑以一萬人計算，由其他輪船公司載運至少需國幣三十八萬元（如國營招商局輸送則減少十八萬元），共分若干批接運，目下形勢推移殊不可測，似未便待人數確定然後請款。茲擬請先撥國幣九萬五千元舉辦第一批接運，實報實銷。此後歸僑人數，擬俟駐日使館查實確數呈報，再行請款接運。謹遵照令開救濟標準運送辦法所需款項各條，擬具護送旅日華僑歸國辦法繕呈鈞院察核，指令祇遵，實為公便。再此呈係由外交部主稿，合併陳明。

謹呈

行政院

附護送旅日華僑歸國辦法

（甲）救濟標準：

- 一、經營商業能自籌旅費者，由該僑民向使領館報名，自由乘船返國，其旅費不予補助。
- 二、受雇於商店、工廠等之貧苦僑民，或携同眷屬回國者，其旅費由政府補助之。

（乙）運送辦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二八〇

一、歸國僑民應向使領館報明姓名，及原華僑登記證號數，其未經登記者，由使領館發給證明書。
二、業經報名回國之僑民，由使領館指定日期、船名及集合地點，使各僑民依時齊集，經點名後護送下船，啓程返國。

三、歸國僑民應由使領館指定一、二人爲領導，率領該歸僑返國，擔任沿途護送及登陸照料之責。

四、所有歸僑應由使領館依照下船人數，分別男女老幼，列表蓋章，交由領導者負責送上海僑務局點名照料。其臺灣歸僑由廈門進口者，應將該名表送廈門僑務局點名照料。

五、上海、廈門各僑務局應接待各歸僑至預備招待處所（如有關係之各省會館或同鄉會等）住宿，遇必要時可由外交部、交通部派員至滬會同指導辦理。

六、依各歸僑之籍貫及舟車之便利，分別送回原籍。

七、按照使領館所列表查點無誤，即根據該表列數報銷。

八、歸僑在日本留存之產業等，由我國使領館設法代爲保管。

（丙）所需款項：

一、歸僑每人旅費分計

（一）日本部份

（一）由日本長崎、神戶、大阪、橫濱乘商船至上海，統艙船票平均約計十八元。

（說明）如交通部派遣招商局專輪接運，此費可以變更。

（二）由日本至上海，沿途行李搬運及伙食、雜費等約計五元。

（三）在上海待船回籍，平均約住二天，伙食、雜費及行李搬運費等約共五元。

（四）由上海至山東濟南、青島，浙江青田，福建福州、廈門，廣東廣州、汕頭等處，船票、伙食、雜費等約十元。

計每人旅費約需三十八元。

(二)臺灣部份

- (一) 由臺灣至廈門、汕頭等處，每人船票及伙食、雜費，平均約五元。
(二) 由廈門、汕頭回鄉船、車票及伙食、雜費五元。

計每人旅費約需十元。

二、歸僑人數及旅費統計

- (一) 日本及臺灣華僑除自籌旅費歸國，及因環境關係不能歸國者外，按最低限度計算（十分之一），預定日本各地一萬人，臺灣五千人，共一萬五千人，擬分為若干批遣返國。
(二) 日本華僑返國一萬人，每人卅八元，需費卅八萬元。又臺灣華僑返國五千人，需費五萬元。
(三) 擬請政府先撥十萬元，以作接運第一批華僑返國之用。其餘歸國人數尚有若干，俟駐日使館報告後，再行呈請撥款接運。

附日本朝鮮臺灣華僑人數一覽表

國別	人數	總數	附註
日本		二〇、〇七四人	
神戶	男 一、三、五四九人 女 一、八六七人	五、四一六人	
東京	男 四、四九一人 女 一、〇一六人	五、五〇七人	
橫濱	男 二、三三一人 女 一、三〇七人	三、八七三人	
大阪	男 三、三三三人 女 四、一四一人	三、七四一人	
長崎	男 九一一人 女 三五三人	一、二六四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朝鮮

京畿道

一二、六〇〇人

七〇、二九〇人

慶尙南道

一、〇七五人

慶尙北道

一、三〇八人

全羅南道

一、〇八一八人

全羅北道

二、一四四人

忠清南道

一、八一八八人

忠清北道

六一〇人

黃海道

三、四八二人

江原道

八一〇人

咸鏡南道

六、九六〇人

咸鏡北道

六、六二五人

平安南道

五、六四三人

平安北道

二六、一三四人

臺灣

男四〇、七七九人
女一八、九一三人

五九、六九二人」(註七)

駐滬領事團及淞滬停戰協定委員會商討虹橋事件無結果；俞鴻鈞呼籲市民鎮定。

自本月九日上海「虹橋事件」發生後，日方一面同意以外交方法解決，另一面則不斷增兵上海。本日，日艦陸續載來陸戰隊數千人及大批軍火，大部集中於楊樹浦、公大等各日紗廠。由於大批日艦開滬，滬市呈現緊張氣氛，宛如「一二八」前夕。(註八)



同日下午，滬領事團及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開會，英、美、法領事提議，請中日雙方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勿在滬租界附近作戰。由於日總領事岡本及上海市長俞鴻鈞在會議中各持一詞，辯論一小時，毫無結果。（註九）

茲誌俞鴻鈞市長電告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開會情形如次：

「特急。南京。外交部助鑒：密。今日下午三時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應日方代表岡本總領事請求，召集緊急全體大會。岡本謂：我方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在限制區域內繼續推進，爲作戰準備，不獨妨礙租界安全，且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各國代表注意，及採取有效方法制裁。當依法據理駁復謂：（一）停戰協定早爲日方破壞，因日方軍隊時常侵入八字橋一帶區域，該處地段按照協定，日方軍隊理應撤退。（二）日方既破壞停戰協定，則根本無依據該協定作任何提議之權。（三）日方每利用共同委員會，爲實施該國侵略政策之工具，於己有利時則提及之，於己不便時則漠視之，應請各國注意。（四）日方對於虹橋事件，一方同意以外交方法解決，一方軍艦雲集、軍隊增加、軍用品大量補充，此種舉動，不獨影響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且對我國威脅與危害。根據上述理由，應請大會對日方請求駁斥，並將日方之威脅行爲報告各國；同時告以中國方面雖認今日共同委員會之召集爲無謂，但如各中立國代表能以友邦使領代表資格加以調處，我方自所歡迎，惟辦法必須平允等語。後各中立國代表問雙方軍隊能否設法隔開，以免衝突危險？當駁稱：我方隊伍在本國領土，採取自衛行爲並無不合，日方軍隊如能撤退，自無衝突之危險；至此會議頓成僵局。厥後我方表示：中國軍隊當恪守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政策，如日方不向我攻擊，當決不向其攻擊，請各國放心等語。日方代表繼續同樣表示，遂散會。謹聞。查本日會議經過，關係重要，除在各中外報紙盡量披載之，證明日方首先破壞停戰協定外，並通知各國通訊記者發電宣傳矣，並聞。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叩。文戌。」（註一〇）

同日，上海市長俞鴻鈞爲虹橋事件發表談話，呼籲市民鎮定，信賴政府，靜候事態之推移。茲誌俞市長談話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自虹橋機場不幸事件發生後，我方決定以誠懇公正之態度從事調查，按照外交途徑，以謀解決。乃日方一方面表示靜候調查，並贊同以外交方式解決；一方面派遣大批軍艦到滬，復有多數軍隊登岸，跡近威脅，殊深遺憾。本市居民驚魂未定，觀茲情況，自感不安，益以傳說紛紛，謠言四起，人心愈形恐慌。本市長深盼全市市民務必力持鎮靜，盡國民之職責，發一己之天良，勿張皇，勿驚擾，一心一德，信賴政府，靜候事態之推移，共謀國難之解決，其有散佈謠言妨害治安者，定當執法以繩，決不寬貸。」（註一一）

共產黨傳布「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陰謀破壞國家統一和團結。

「七七」事變的爆發，對於藉「抗日」為幌子，企圖轉移一般人視線之共產黨，毋寧是一個擴張勢力的好機會。因此在抗戰揭幕後，共產黨即刻於七月八日發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的通電」，要求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日，共黨頭目毛澤東、朱德等九人聯名上電蔣委員長，表達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七月九日，彭德懷等率領所謂「人民抗日紅軍」再上電蔣委員長，表明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與日寇決一死戰。由於共黨一再表示歸順的陳情，蔣委員長乃於七月十六日在廬山談話會中，召見周恩來，重新肯定共產黨納入政府的統一指揮下。

由上述事實的表面看，好像共產黨具有服從國民政府的誠意，惟實質上，這只是共產黨欲利用抗戰來擴大其勢力，破壞國家統一，以奪取政權的陰謀。共產黨本日在其黨內所傳布的「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即其企圖以合法地位掩護非法活動的證據。此一文件的要點為：

一、利用一切舊政權的武裝組織形式：如民團、保安隊、壯丁隊、義勇軍等，實行組織羣衆、武裝羣衆，並取得其中的指揮地位。

二、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分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地位。

三、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任何場所，都不能放棄同各黨、各派的鬭爭。

四、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和擴大黨的秘密組織。（註一二）

附錄：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註一二）

（一）一切地方工作，以爭取抗戰的勝利爲最基本的原則，一切鬭爭的方法與方式，不但不應該違犯它，而且正是爲了取得抗戰的勝利。

（二）對於所有參戰的政府與軍隊，我們應該完全站在積極擁護的立場；在這一立場上，對於它們的缺點與錯誤，進行善意的、嚴肅的批評。

（三）可能時應該同各地政府與軍隊，進行各種具體的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組織，並盡可能的吸收其他黨派及人民團體參加進來。凡已有這類包辦團體的地方，我們應該積極的參加，逐漸擴大內部的民主，使之更加羣衆化。

（四）應該普遍組織合法的統一戰線的人民參戰團體，或某些已經普遍存在的合法組織（如抗戰後援會）轉變爲這類性質的團體。在它的總的領導下，可以發起各種吸收羣衆參加的活動與組織（如各種委員會、戰地服務團、慰勞隊、運輸擔架隊、募捐隊、義勇軍、偵察隊、抵制日貨十人團、國防文藝團體等），保證一切願意抗日的派別到內面工作，並發展其中的民主，或者可以首先組織各種上述的個別的統一戰線團體，然後再把他們聯合起來，組織總的領導機關，這可以就各地的情況來決定。

（五）利用一切舊政權的武裝組織形式，如民團、保安隊、壯丁隊、義勇軍等，實行組織羣衆、武裝羣衆，並取得其中的指揮的地位，並用一切其他合法的可能，達到這一目的。

（六）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份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位置。在一定的條件下，如政府的確表示堅決抗日，容許共產黨的獨立組織與公開活動，歡迎共產黨到政府工作，我們可以公開用共產黨代表的名義去參加，採取自上而下的辦法，推動抗戰運動的前進與勝利。

（七）在抗戰中應該堅持爭取民主權利的鬭爭，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羣衆團體，或加入到已有的國民黨所控制的機關（如黃色工會、農會、學生自治會等）中去工作，轉變他們爲這類的羣衆團體。利用一切方法動員羣衆爭取民主權利，擴大政府所允許民主的範圍，一直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日

(八)應該領導改善民衆的生活的鬭爭，但鬭爭的方式亦應適合於抗戰的利益，以採取用羣衆出力爲後盾的民主的與合法的方式爲主。在改善羣衆的生活的過程中，應該鼓勵一切回國防有關的生產事業中羣衆革命的熱情，自覺的提高生產率。在抗日的直接後方，要能竭力避免採用對日抗戰有害的罷工之英勇鬭爭方式。

(九)在日寇佔領區域及其側後方，發動廣泛的游擊戰爭。組織游擊隊、游擊小組、抗日義勇軍、人民革命軍，到處實行騷擾、破壞，捕殺日本官兵，解除日軍小部隊的武裝等。同察北義勇軍及東北人民革命軍、義勇軍取得密切聯絡，組織各種合法團體（如在察北等）以組織羣衆。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下，經過秘密的或半公開的活動方式，去組織偽軍及偽保安隊的全部叛變與倒戈。在這類區域中黨的組織應該絕對保守秘密。

(十)在民族自決、民族獨立、共同抗日的口號之下，組織與武裝全體韓民、蒙民、回民參加抗戰。應該爭取這些少數民族的動搖上層份子（如德王之類）到抗戰中來。漢人的政府與軍隊應該與少數民族的上下層建立良好關係，反對大漢族主義，使他們自願的與我們親密的聯合。

(十一)同各黨、各派的政治鬭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但如何「爭取抗戰的勝利」的問題，應該成爲鬭爭的中心，應該到處公開提出黨對於保證抗戰勝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他黨派的不徹底與不堅決，以動員全國人民環繞在我黨主張與口號的周圍。

(十二)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與擴大黨的秘密組織。黨的工作與組織應適合於戰時形勢，加強地方黨獨立工作的能力。共產黨員應該以自己的正確主張、堅苦工作、模範行動、謙虛態度去取得羣衆的信仰、擁護與愛戴。

(十三)紅軍在抗戰中，應該成爲一切抗日友軍的模範，取得友軍與羣衆的信仰，應利用現在公開的與合法的地位進行多方面的活動。

(十四)堅決同漢奸、賣國賊、親日派做鬭爭，但不要輕易把這類帽子戴到動搖份子的頭上，必須耐心的用一切方法爭取他們到抗戰中來，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應該經過政府機關或羣衆團體來進行。

(十五)必須同民族失敗主義做鬭爭，在鬭爭中鞏固民族的自信心，指出抗戰必然勝利的前途。

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出兵上海。

本日夜，日本內閣舉行四相（首、海、陸、外）會議，會中決定，由日本內地派遣兩師團赴上海，以支援在上海之日本海軍陸戰隊對華作戰。（註一四）

註一：「抗日戰史——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一—四。另「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九—

一。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頁六—八。

註三：「抗日戰史——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七—八。

註四：「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六—八。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六：「中日外交史料叢編」，頁二八一—二八五。

註七：「中日外交史料叢編」，頁六一—六二。

註八：同註五。

註九：同註五。

註一〇：同註六，二六九—二七〇。

註一一：同註五。

註一二：「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一〇—一二。

註一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頁三四—三四三。

註一四：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三〇。

十三日 侵華日軍續在上海啓釁；蔣委員長令國軍迎擊。

自本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即深恐日本將抄襲「一二八事件」故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二、十三日

二八七

在上海妄啟戰端，擾亂我商業及金融中心。故於華北危急之際，曾一再訓令上海地方當局嚴加防範，俾免不幸事件之發生。無如自七月下旬以來，日本即不斷在上海製造事端。七月二十四日，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忽以一名日本士兵失蹤爲由，在閘北佈崗，情勢一度緊張。七月底，日海軍下令漢口以北日僑及軍隊撤退，當本月九日長江沿岸各地日僑撤退上海之同時，即爆發日本海軍二人企圖侵入虹橋機場，與我保安隊相互射擊的「虹橋事件」。我上海當局爲保持上海商埠的和平，於虹橋事件發生後，曾一再向日方提議經由外交途徑解決，然而日本欲憑恃武力以擴大事端。本月十一日，日艦集滬達三十艘，其武裝兵力亦增加數千人後，即向我方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隊的無理要求，隨即於本日上午九時十五分，由日租界派出陸戰隊越京滬鐵路衝入寶山路向我保安隊發動攻擊，我保安隊爲自衛計，乃予還擊，約二十分鐘後，日軍即不支而退。（註一）

爲應付本日晨來襲之日軍，我上海守軍即積極備戰，進入戰鬥位置。下午一時，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下達對滬西一帶警戒命令如下：

一、（第九）集團軍主力於上海北站、江灣鎮、市中心區、吳淞鎮之線嚴密警備，第八十八師一部在蘇州河左岸，對滬西紗廠及豐田紗廠之敵警備。

二、第五十七師第一六九旅推進至徐家匯鎮沿虹橋路至工部局苗圃之線，在蘇州河南方日暉港以西之淞滬警備司令部部隊歸該旅長指揮。

三、獨立第二十旅第六五九團，於第一六九旅到達後，即集結於北新涇鎮及虹橋飛機場待命。

及至午後四時，日軍開始發動大規模攻擊，日本海軍陸戰隊不但以步槍和戰車向我第九集團軍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兩師陣地發動攻擊，同時日艦亦發砲射擊上海市中心區。我軍忍無可忍，於下午五時展開反擊，五時半佔領八字橋日軍陣地，旋復追擊至中興路橋，雙方展開激烈戰鬥，入晚後，遠處可見閘北一帶火光燭天。

張治中總司令一面指揮軍隊抵禦日軍，另方面則將滬戰情形急報蔣委員長，並請示機宜。蔣委員長爲制裁侵華日軍，乃於本日夜對部署及支援上海之國軍下達命令如下：

一、令第九集團軍（淞滬警備軍隊改編者）於明（十四）日拂曉開始攻擊虹口、楊樹浦。

二、令空軍於明（十四）日出動，協同陸軍作戰。

三、令海軍部封鎖江陰江面。

四、令第五十七師在龍華鎮之第一六九旅第三三七團附砲兵第二旅第二團之一營，由砲兵第二旅旅長蔡忠笏親率渡江，進至浦東掃蕩該處敵人，並攻擊浦西之匯山碼頭與公大紗廠之東側面；第五十七師駐平湖、海鹽之第一七一旅續開龍華，在法華路至林肯路、蘇州河沿岸警戒。

五、第十八軍（羅卓英部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師）由平漢線方面轉向吳縣輸送（該軍正由漢口向保定輸送中，其先頭已抵鄭州）。

六、第八（蘇浙邊區公署改編爲第八集團軍，指揮第十六、第五十五、第六十二各師與獨立第四十五旅、砲兵第二旅，欠第三團）、第九兩集團軍之作戰地境，爲蘇州河、北新涇鎮、諸翟鎮、青浦縣城之線，線上屬第九集團軍。

七、上海市附近蘇州河以南地區，在上海市圍攻時期中，其部隊之指揮權暫歸第九集團軍。

同日，蔣委員長在日記寫著：「對倭作戰，應以戰術補武器之不足，以戰略彌武力之缺點，使敵處於被動地位。」（註二）

我空軍發佈第一號作戰命令，準備痛擊侵滬日軍；海軍封鎖長江鎮江下游及南黃埔江面。

自「七七」事變發生後，平、津方面戰事漸次擴大，我空軍乃擬定華北作戰計劃，冀於陸軍會戰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二九〇

初，先以空軍主力摧毀日軍在華北的根據地，相機協同陸軍擊破華北日軍。迨本（八）月十一日，華北作戰之各項準備已全部完成，詎知此時淞滬形勢日益嚴重，我空軍以上海密邇首都，緒戰勝負關係國民作戰士氣與國際視聽，遂不得不變更計劃，放棄華北作戰，先協助上海國軍阻擋來犯日軍，以達緒戰之勝利，而策首都南京之安全。本日，空軍總指揮周至柔發佈第一號作戰命令如下：

空軍作戰命令第一號

命令

八月十三日十四時
於南京航空委員會

一、上海之敵約陸軍七千人，憑藉多年暗中建築之工事，及新近集中之大、小兵艦約三千艘有侵佔上海，危害我首都之企圖。連日以來，敵水上偵察機二架或三架，陸續偵察我寧波、麗水、杭州、阜寧、海州諸地，其有無母艦在遠海游弋，我正偵察中。

二、空軍對多年侵略之敵，有協助陸軍消滅盤據我上海之敵海、陸、空軍及其根據地之任務。

三、各部隊應於十四日黃昏以前，秘密到達準備出擊之位置，完成攻擊一切準備。

四、各部隊之出擊根據地如下：

第九大隊

曹娥機場

第四大隊

寬橋

第二大隊

廣德、長興

暫編大隊

嘉興

第五大隊

揚州

第六大隊

第三、第五
第四隊

蘇州
淮陰

第七大隊——第十六隊

滁縣

第八大隊 (欠十九隊)

大校場

第八大隊

第八隊
第十七隊

大校場
容

五、各部隊於明(十四)日開始移動，以十六點至十八點到達根據地爲標準，其由現駐地出發之時間，由大隊長定之，已駐在各根據地之部隊，可就地休養準備。

六、各大隊可以大隊或中隊成隊航行，須避開省會及通商大鎮，第四大隊可在蚌埠加油。

七、每飛行員可帶極簡單之寢具。

八、到達後須迅速報告。

九、出動開始日時刻另行命令。

十、各大隊長(第七大隊長除外)於十四日十四時到京，面投機宜。

十一、余在南京航空委員會。

右令

空軍總指揮周至柔

副總指揮毛邦初(註三)

同日，我海軍當局鑒於上海情勢急迫，爲適應作戰需要，徵用招商局輪船嘉禾、新銘、同華、遇順、廣利、泰順、公平等七艘，民營輪船十六艘，海運艦艇及各埠躉船二十八艘，一併沉入長江鎮江下游江底，形成一道封鎖線，以阻日艦上駛。長江下行輪船亦阻於鎮江。(註四)

同日，外交部將鎮江下游封閉之事，照會各國駐華使節。同時，軍事當局發表談話稱：

「現下時勢急迫，我國爲自衛計，不得不採取適當措置，而封鎖揚子江鎮江下游江面，實爲我國在國防上必要自衛辦法之一。此種辦法，實施於中國領地，目的純爲自衛。雖一時對於中外航業略有不便，但應爲中外人士所諒解，一俟外來威脅解除，上述江面之航行當立即恢復也。」(註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二九一

王寵惠接見日高，商談解決上海中日衝突辦法。俞鴻鈞為日軍在上海挑釁向日方提出嚴重抗議，並將抗議書錄送各國駐滬總領事。

本日下午四時，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拜會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就近日以來中日雙方在上海部署軍隊與衝突事，商談解決辦法。晤談中，日高要求我方撤退保安隊及撤除防禦工事；王部長則指出日方破壞上海停戰協定趕運軍艦、軍隊來滬及利用飛機侵入寧波、杭州一帶，均為和平障礙。其晤談詳情如下：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〇分至五時廿分

地點：部長官舍會客室

事由：上海虹橋事件

日高：自上次為蘆溝橋事件晉謁貴部長以來，本國政府對於當前中日間糾紛，即抱定不擴大事態宗旨，向前努力。

為避免長江一帶，中日間再發生意外起見，不惜下最大決心，將長江上游重慶、宜昌、沙市、長沙一帶日僑、日領先行撤退，繼復將漢口、九江、蕪湖日僑、日領亦同樣撤退。各該地日僑、日領撤退後，日艦因無必要，亦相繼駛返上海，而在漢口之谷本少將，亦隨同到滬。在京各國使館對於日方此種果斷態度，皆極表讚美，認為足以大減中日間糾紛擴大可能性。但不幸適當漢口日僑、日艦撤抵上海之夕，虹橋機場事件即隨而發生。然日方一面採取適當措置，以免事態惡化，一面即與上海俞市長進行商談，願就地和平解決。關於事件本身情形，本人此時不願耗費時間，與貴部長詳談。本人欲與貴部長商談者，乃為足以使虹橋事件擴大之上海保安隊問題。在一月前，日方因駐紮上海及其附近之保安隊，增加名額，充實武器，並有挖掘戰壕情事，由岡本總領事在上海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中，向貴方出席代表俞市長提出質問，並喚起各中立委員之注意，妥謀處置辦法。乃俞市長當時因限於市長地位，對於此層拒絕詳加說明。而今次虹橋事件肇禍地點，係在越界築路上，因而情形更覺嚴重。自肇事日起，形勢日趨嚴重，今竟達極點，在吳淞方面，貴方竟開到正規

軍隊，且逐次迫近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岡本總領事以職責所在，乃努力於防止事態之惡化，向俞市長建議，撤退保安隊及其他武裝隊伍。據俞市長稱，肇事之夕，貴方業已自動將日僑居住區域附近之保安隊撤退。惟岡本總領事仍主張，須撤退至槍彈所及距離之外。昨日下午三時，共同委員會開會時，岡本總領事以雙方已達一觸即發之情勢，故要求中國方面，第一步應先將保安隊及其他正規軍隊，即行撤退，但不能於日間撤退，而於夜間復行開回。本人昨晚對於上海兩方對峙情勢，極為擔憂。下午據獲消息，知已有小衝突。頃復據外務省及川越大使訓令，來謁貴部長，對於本事件之嚴重性，喚起注意。其實本人前、昨兩次謁見陳次長時，即已特別提及此點，昨日下午事態驟形惡化，並曾特請陳次長設法，使俞市長能繼續進行和平解決工作。

部長：貴參事前、昨與陳次長所談各節，本人業已知悉。我方對於貴國將長江一帶日僑、日領撤退一層，表示好感。至於虹橋事件，貴方傷亡軍官、水兵各一人，而我方亦傷亡士兵一人，曾由雙方會同實地調查，努力於和平解決。目前情勢，我方亦覺極度緊張。然我方接獲報告，據稱貴國已有大隊海、陸、空軍開抵上海，在此種重軍壓境情勢下，爲自衛計，我方自不得不增派軍隊，爲自衛而調派軍隊，固爲任何人所不能反對之鐵則。貴方不僅在滬增兵，且以軍用飛機，在杭州、寧波各地擅自飛行，並以軍艦向各地威脅。然我方即在此情勢下，仍準備與貴方繼續進行和平解決。不獨對於此次上海虹橋事件，即對於華北目前糾紛，迄至今日，固亦隨時願與貴方進行和平解決。本人向來主張和平，而於中日間一切糾紛，無不努力謀和平解決方法。

日高：本人亦向抱此種主張。

部長：本人與貴參事頃間所談，可得一結論，即貴方爲不願擴大華北糾紛，故已將長江一帶日僑、日領撤退，同時中日雙方皆不願事態擴大。兩大國間之全面衝突，對於兩國民衆均非幸福。近代戰爭，在武力方面占優勢者，實際上所獲未必如所期望者，例如歐戰後之德國，其復興速度以及成績，均較戰勝者之法爲優越，貴參事當能領略此中意旨。故本人希望雙方均宜以友誼態度，解決當前之糾紛。貴方已提出撤退保安隊及正規軍隊之要求，我方亦要求貴方將增開來滬之陸戰隊及軍艦、飛機等即行撤退。如欲我國一方接受貴方要求，在此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二九四

全國民氣激昂之時，決非人民所能允許，事實上，貴方在上海已由佐世保開到大批軍艦與陸戰隊，即在此威脅情勢下，本人仍以誠意與貴方進行和平解決。唯雙方均應注意對方立場，顧到對方利害，任何辦法如僅於一方有利，則此種辦法，殊難成立，絕非真正解決方法。

日高：貴部長主張，本人業已瞭解。惟日前日方所持見解，恐不能獲得貴方同意。例如一九三二年之上海停戰協定，當時規定，日軍由戰區撤退，撤退區域內則由保安隊駐防，此種保安隊，均由北平挑選而來，名額方面當時亦僅二千名左右。乃一個月前，保安隊不僅於名額大事擴充，於武器配備亦變為特別優良，此種設施，顯非應付平時狀態。不僅危害公共租界之安寧，更益威脅該租界東北一帶之日僑，因就保安隊駐守地點觀察，已將該地帶之日僑採包圍形勢。因此日方在事件發生前，已一再向各中立國方面，說明此種情勢，請求採取適當措置，避免發生意外。今不幸事件已發生，當前之首要措施，在貴方將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即行撤退。若能如此，則情勢可稍緩和，而於問題之解決，當裨益甚大。

部長：我方始終主張，在和平絕望前之最後一秒鐘，仍望能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吾人應認清，雙方無論如何，不能將兩國之地理上相鄰之地位變更，故兩國間一切糾紛，為將來着想，為兩國人民永久福利計，總以和平解決為最善。本人不僅對虹橋事件，期望和平解決，即於華北問題，亦無不願以和平方法解決，不僅本人如此主張，即行政院各同僚，相信亦均同此感想。本人前接俞市長報告，知事件發生後，即與貴方接洽，結果甚佳。俞市長並即夕自動將日僑居住區域附近保安隊撤退。然保安隊撤退後，貴方反陸續增兵、增艦，且據報在事件發生前，即每日有大批軍器、軍火，向陸戰隊司令部輸送，在上海貴方採威脅態度，在寧波、杭州一帶，貴方亦以飛機、軍艦，加我以威脅。此種手段，又豈誠意謀和平解決所應取？總而言之，本人對於貴方意思，業已明悉。但希望貴參事亦明瞭本人意思，雙方努力於和平解決。至對上海停戰協定看法，我方與貴方不同，保安隊之駐紮並非對貴方之敵對行為，所設防禦工事，亦非對貴方之敵對行為，蓋均為自衛之一種設備。例如美國在夏威夷設防，得謂為美國對日方之敵對行為乎？再如英國在香港設防，得謂為英國對中國之敵對行為乎？

日高：本人不能贊成貴部長之見解。保安隊在淞滬之設防，與日僑居留區域，距離太近，故與貴部長舉例中情形，大不相同，本人仍認爲係一種敵對行爲。

部長：本人亦不能贊成貴參事見解，例如瑞士係一永久中立國，今亦於其國境，建設種種防禦工事，而意、德雖與瑞相鄰，然迄未聞表示反對，認爲瑞士已對彼等進行敵對行爲。

日高：現下中、日雙方在上海情形，與此不同。

部長：第一、我方認爲保安隊在上海，並未作何對日之敵對行爲，已如上述。第二、上海停戰協定本身，我方認爲早因日軍之歷次進出八字橋方面，而破壞無餘。

日高：向例中國軍隊通過北站時，均向日方通知，而此次貴方正規軍隊進抵北站，竟不履行此項手續。

部長：上海停戰協定，已成歷史上遺物，當然不能再限制我方。

日高：停戰協定，迄今仍繼續有效。

部長：上海目前形勢已極嚴重，惟雙方如不能瞭解對方，則絕難獲得和平解決。

日高：日方在上海所處環境，與在漢口者不同。在漢口尚能設法撤退日僑及陸戰隊，在上海則不能如此。故日方現處地位，實至不幸，希望貴方能諒解此點。

部長：關於過去日本飛機在華北之不法飛行，本部曾向貴方提出數次抗議，及近今在保定等地之投彈，姑且不論。此次上海事件發生後，日機在寧波、杭州等地飛行威脅，均係事實，此皆顯係敵對行爲，而貴方不自責，反以我國保安隊之駐紮及防禦工事爲敵對行爲，天下寧有是理？

日高：貴部長是否抱此種見解，認爲日方不將軍隊撤退，則貴方保安隊及正規軍隊亦不能撤退乎？

部長：本人可明白奉告，一切事均須雙方同時努力，始得有成。若專責一方撤退，而已方陸續加增軍力，不獨不合理，且係不可能之事。至我方不僅對此次上海事件，即中日間全部問題，均願和平解決，而不欲再有衝突。

日高：今晨發生之小衝突，諒不致擴大，本人亦極望能和平解決。

部長：我方業已命令上海方面，不得首先開槍，盡力避免衝突。現上海方面，雙方仍在繼續商談中。然此非一方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二九六

可爲力之事，必須雙方盡量容忍對方意見，始能有所成就。

日高：和平解決之先決條件，仍在貴方將保安隊及正規軍隊撤退。

部長：彼此應顧到對方立場，否則絕對不能。

日高：日方之所以如此主張者，因中國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將日方陸戰隊司令部包圍，日方實已無地可退。故至少希望貴方能將包圍司令部，及日僑居住區域附近之保安隊及正規軍隊撤退。貴方是否有消滅在滬全部日本陸戰隊之意？

部長：並無此意，請勿誤會。

日高：就地解決，實爲最妥當辦法，故本人對虹橋事件本身，不欲多所談論。

部長：本人並非要求日方應將上海陸戰隊司令部撤退，惟希望將事件發生後，新增陸戰隊及軍艦即行撤退。歸納本日與貴參事談話結果，可分三點，即(一)雙方皆願爲和平而努力；(二)杭州、寧波一帶日本飛機、軍艦之示威行動，貴方應特別注意；(三)雙方仍希望和平解決，此不僅對虹橋事件，即其他中、日問題，亦願循此路徑進行。

日高：我方對於上海停戰協定之解釋，與貴方見解不同，此應特別聲明。再附帶有一事，須請貴部長設法協助，即本月十一日自漢口下駛之岳陽丸，載有本國領事及僑民五十餘人，於昨晚八時許，離京駛滬，現因鎮江以下禁止通航，故究駛抵何地，尙無消息，本人極爲焦灼。關於此事，今日正午，始接到貴部正式通知，數小時前，軍政部方面亦有通知與中原副武官。此項通知，若能於昨晚接到，尙可阻止該船下駛，今已不及，船中並搭有貴國海軍部顧問寺岡，該船行蹤，希望貴方即予查訪見告，並妥爲設法保護。

部長：鎮江以下江面之禁止通航，本部於今晨九時始接到通知，因此致貴方或受不便，至爲抱歉。至於岳陽丸事，本部業已設法保護，請貴參事釋懷，本人當將貴參事來意。轉告各同僚，同時希望貴參事亦將我方意見，卽爲報告外務省。

日高：尊意已悉，當卽電告外務省。(註六)

同日上午，上海市長俞鴻鈞得悉駐上海日本陸戰隊衝入我軍警戒線，妄啟戰端後，立即向日本駐上

海總領事岡本提出嚴重抗議，並將抗議書錄送挪威駐滬總領事兼各國駐滬領袖領事奧爾，轉知各國駐滬總領事知照。茲分錄原文如下：

一、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抗議書

「逕啓者：關於最近貴國海軍艦集上海，威脅敵國之舉動，經本市長向貴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在案。後本市長爲維持本市和平治安計，曾與貴總領事約定雙方不得輕啓釁端，此事昨（十二）日在共同委員會開會時，英、美、意各國代表均皆聆悉，並可爲證。乃言猶在耳，貴方陸戰隊於本晨九時十五分，在北區地帶急向本市區內警戒線內衝入，攻擊我守軍，當經我守軍沉着抵抗後，因我方不欲事態擴大，除將貴方挑釁部隊驅回外，並未追擊，糾紛旋即停止。本市長認貴方陸戰隊此舉足以危害和平，妨礙治安，相應提出抗議，請煩查照，轉知貴國海軍當局尊重諾言，嚴切制止爲荷。」

二、致駐滬領袖領事奧爾函

「逕啓者：今日本市長致日本駐滬總領事抗議書一件，關於日方今晨違背諾言輕啓釁端事，相應抄回該抗議書函稿送請查照，並煩轉知各國駐滬總領事知照爲荷。」（註七）

財政部令全國銀行業自本日起暫行休假兩天，以安定金融。

日軍壓境，滬戰爆發，財政部爲安定金融，制止投機牟利者起見，令滬銀錢業自本日起暫行休假兩天。惟凡屬發放工資或業務上必需之收款，仍照常支付維持。財政部電知銀錢業云：

「各省財政廳長、財政特派員，並轉各銀錢業公會均覽：晨以滬市時局嚴重，交通阻滯，銀錢業收交深感不便，影響金融流通，經即令准上海銀錢業公會轉知各行莊，自即日起暫行休假兩日，並以各埠與滬市關係密切，可一律辦理，業經電知在案。現正由部公定辦法，務使銀錢業不因交通阻滯而稍感困難，於休假期滿即行開市，仍希轉知各業，共體時艱，靜候處理，勿稍驚恐爲要。財政部元印。」（註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日

二九八

中國航空公司遷漢口。

中國航空公司以上海龍華機場受日軍威脅，本日公告京滬、滬平、滬粵各線停航，公司由上海遷漢口。（註九）

南口陣地遭日軍擊毀，我軍退守兩側高地繼續抵抗。

平綏線日軍自本月上旬在昌平一帶集結後，即於八日開始向南口我軍陣地發動攻擊。十日戰鬪轉趨激烈，至昨（十二）日日軍兵力增至步兵五千餘人，砲五、六十門，戰車二十餘輛，另配合飛機三十餘架，向我得勝口、虎峪村、南口、蘇林口一帶陣地發動全面攻擊，雙方戰鬪之激烈前所未有，南口陣地數度易手，工事在敵砲轟擊下，全被摧毀，致使我軍無法在南口鎮立足，乃退守兩側高地繼續抵抗。

（註一〇）

日本將虹橋事件委責我方，增兵上海。

日本內閣本日召開緊急會議後，發表聲明，圖藉上海虹橋事件，委責我方。我東京大使館將日本召開緊急會議情形，電告外交部稱：

「南京。外交部：本日日緊急開議後，以書記官長談話發表聲明，其要旨謂大山事件發生以來，日方持慎重態度，但中國竟蹂躪上海協定，以正式軍隊開入上海，日方曾要求召集停戰協定委員會，列國亦勸告中國。惟中國仍配備軍種於停戰區域，當地情勢惡化，其責任全在中國。日本爲使中國拋棄挑戰態度，防止事態惡化，當對中國嚴重交涉，並盡力保護僑民云云。大使館。」（按虹橋事件，日本稱之爲大山事件）（註一一）

同日，我駐日大使許世英將日本海、陸兩省協議大舉侵華情形，電告外交部稱：

「南京。外交部：聞海、陸兩省正協議派遣陸軍至滬，惟因華北牽制，或不能過兩師團，海軍則增派二等巡洋

艦兩艘、驅逐艦四艘，航空母艦尚在佐世保持機。其戰略除以海、陸混合兵力襲擊上海外，並利用海軍飛機轟炸沿江炮臺、兵營及南京、杭州、南昌、洛陽等處飛行場，對南京更肆意炸毀，另以驅逐炮艦巡游長江，阻止我軍渡江。並聞其希望我布告宣戰，俾彼得實行封鎖海口。英。」（註一二）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五一八。另見「總統蔣公逝世三週年紀念集」，頁二三。

註三：「空軍戰史」，第一冊，頁二一—二四。

註四：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頁九〇。

註五：「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五三。另見「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十六、十七號，頁四七。

註六：同註一。

註七：同註五，頁二八五—二九一。

註八：同註一。

註九：「交通建設季刊」，第一期，頁四〇三。

註一〇：「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作戰」，頁一二。

註一一：同註五，頁二七二。

註一二：同註五，頁二七一。

十四日 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對日抗戰不採取宣戰絕交方式。

本(八)月十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設置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本日，國防最高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決議：

- 一、外侮雖告急迫，政府仍應在首都，不必遷都；
- 二、對日抗戰，不採取宣戰絕交等方式。（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三、十四日

國民政府發表抗暴自衛聲明，並宣佈京滬、滬杭兩鐵路沿線各地戒嚴，封鎖鎮江下游江面。

自盧溝橋事變以來，平津地區遭日軍侵略，戰火繼續蔓延。我政府鑒於日軍進逼不已，乃於本（八）月七日，召集全國高級文武長官，在京舉行國防會議，協商國家大計，並決議決心抗戰，但在未正式宣戰之前，繼續與日交涉，不輕棄和平。詎本月九日「虹橋事件」發生後，日軍調集上海，八月十三日掀起滬戰。至此我政府深悉對日和平已經絕望，祇有應戰以圖存，爰於本日由外交部發表抗暴自衛聲明。全文如次：

「中國政府對於現在中日局勢，發表聲明如下：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近年以來，中國政府及人民所一致努力者，在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以期獲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對內致力於經濟、文化之復興，對外則尊重和平與正義，凡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中國曾參加簽訂者，莫不忠實履行其義務。蓋認為獨立與共存二者，實相得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來，日本侵奪我東四省；淞滬之役，中國東南重要商鎮，淪於兵燹；繼以熱河失守；繼以長城各口之役，屠殺焚燬之禍，擴而及於河北；又繼之冀東偽組織之設立，察北匪軍之養成；中國領土主權，橫被侵削。其他如縱使各項飛機，在中國領土之內不法飛行；協助大規模走私，使中國財政與各國商業同受鉅大損失；以及種種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販賣嗎啡、海洛英；私販槍械，接濟匪盜，使我中國社會與人種，陷入非人道之慘境。此外無理之要求，與片面之自由行動，已足危害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為任何國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者，然中國則一再忍受，以迄於今。吾人敢言中國之所以出此，期於盡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後之覺悟而已。及至盧溝橋事件爆發，遂使中國幾微之希望，歸於斷絕。盧溝橋事件之起因，由於日本大舉擴張天津駐屯軍，且屢次於辛丑條約未經允許之地點，施行演習，日本此種行動，已是隨時隨地引起事變而有餘。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軍隊竟於鄰近北平之盧溝橋，施行不法之演習，繼之以突然攻擊宛平縣城，我守土有責之駐軍，迫而正當防衛，我無辜之人民，於不意之中，生命財產燬於日

本砲火之下，凡此事實，已爲天下所共見。

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之行動有深足注意者，卽其口頭常用就地解決，及不欲擴大事態之語調，而其實際，則大批軍隊及飛機、坦克車，以暨種種最新戰爭利器，由其本國及朝鮮與我東北，源源輸送至河北境內，實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節節進攻之事實，絕不能爲其所用之語調所可掩蔽於萬一。中國政府於盧溝橋事件發生後，猶以誠意與日本協商，冀圖事件之和平解決。七月十二日，我外部曾向日本大使館提議，雙方即時停止軍事行動，而日本未予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長復正式以書面重提原議，雙方約定一確定日期，同時停止軍事動作，同時將軍隊撤回原駐地點，並曾聲明中國政府爲和平解決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然而以上種種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於此之際，中國地方當局爲維持和平計，業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決辦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對於此項解決辦法，未予反對。乃日本軍隊於無可藉口之中，突然在盧溝橋、廊坊等處，再行攻擊中國軍隊，並於本年七月廿六日致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軍隊撤去北平，此則於雙方約定解決辦法以外，橫生枝節，且爲吾人所萬萬不能接受者。日本軍隊更不待答覆，於期限未到之前，以猛力進撲中國文化中心之北平，與中外商業要樞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駐軍爲日本轟炸機及坦克車所圍攻，死亡極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橫遭屠戮，公共建築、文化機關以及商店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後，進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並進攻南口，使戰禍及於察省。凡此種種，其橫生弊端，皆在不擴大事件語調之下，掩護其進行。

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爲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深當顧及，屢命上海市當局、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致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當局於事件發生之後，立即提議以外交途徑謀和平解決，而日本則竟遣派大批戰艦、陸軍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並提出種種要求，以圖解除或減少中國自衛力量；日本空軍並在上海、杭州、寧波以及其他蘇、浙沿海口岸，任意飛行威脅，其爲軍事發動已無疑義。迨至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猛攻，此等行爲，在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向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四日

三〇二

北運輪大批軍隊，均爲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大陸政策整個之計畫，實顯而易見者也。日本今猶欲以淞滬停戰協定爲藉口，將使中國於危急存亡之際，尙不能採用正當防衛之手段。須知此等停戰協定，其精神目的，即欲於某地點內，雙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衝突，不妨和平解決之進行；若一方違背約言，自由進兵，而同時復拘束他方，使之坐而聽受侵略，此爲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爲日本所破壞無餘。此等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維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持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日本苟非對於中國懷有野心，實行領土之侵略，則當對於兩國國交謀合理之解決，同時制止其在華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動，如是，則中國仍當本其和平素志，以期挽救東亞與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爲領土與主權，實爲公法與正義而奮鬥。吾人深信，凡我友邦，即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註二）

同日，國民政府宣佈京滬、滬杭兩鐵路沿線各地戒嚴，鎮江下游江面實行封閉的明令稱：

「茲以外侮緊迫，京滬、滬杭兩鐵路沿線各市、縣及郵縣、鎮海等處，若自即日起宣告戒嚴。此令。」

政府鑒於日前情勢急迫，已將揚子江鎮江下游江面予以封閉，所有該段江面航行一律暫行停止。外交部並已分別照會各關係國駐華使節，轉飭各國僑民，一體知照。（註三）

中日首次空戰，我空軍於笕橋上空擊落日機三架；下午我機襲炸日艦，任雲閣烈士受傷殉職。

本日，上海戰事激烈，我軍奮勇抵禦日軍，於楊樹浦、江灣路、新廣東路一帶均有斬獲。（註四）

同日，日本空軍木更津聯隊轟炸機十八架，從臺灣新竹基地起飛侵襲杭州，於笕橋上空被我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隊攔截，擊落日本九六式轟炸機三架，此爲中國空軍第一次空戰，以三比〇的輝

煌戰果，寫下空軍「八一四」之光榮歷史紀錄。「八一四」為我空軍緒戰的大勝利，不但說明中國空軍是一支堅強優秀的國防生力軍，更可以說明中華民族抗戰的意志和自衛力量。

按：嗣後於民國二十八年，政府為紀念「八一四」的光榮勝利，特明令公布八月十四日為空軍節。

茲誌「空軍戰史紀要」記述本日空戰經過如次：

我空軍第四大隊本（十四）日遵照第一號作戰命令，於十三時自周家口起飛二十七架飛赴寬橋。先是，該大隊依照冀北作戰計畫，於八月七日全大隊三十二機飛周家口集中。是日除大隊長高志航率預備機五架及第二十二隊全部九機，第二十三隊分隊長呂基淳、楊夢青兩機飛抵周家口外；第二十一隊九機落許昌，其中一架翻覆，一架墜起；二十三隊隊長所率七機迷途，落駐馬店四架，其中三架翻覆，餘三架飛信陽，因油盡中途迫落兩架，有一機翻覆，其他一機至信陽降落翻覆。蓋均因降雨機場泥濘也。故本（十四）日僅二十七架飛至寬橋，計分第一、二、三羣，每羣九機，分由隊長李桂丹、黃光漢、毛瀛初率領，自十三時每隔五分鐘起飛一羣，除第二羣曾一度落廣德加油外，均直至寬橋，大隊長高志航則由南昌乘空遠機至寬橋。

當第一、三兩羣甫抵寬橋即有緊急警報，遂緊急着陸加油，陸續起飛，加油未竣，已見敵九六式重轟炸機數架，從不同方向侵入機場。一機由東北進入，向機場中修理廠附近投彈，中鐵道上之汽油，該機投彈後即向右後轉灣，當遇高大隊長及二十一隊分隊長譚文兩機尾隨攻擊，立被擊中，敵機起火落於半山附近。另一敵機由杭州向寬橋方面進入，見我機有備，未投彈即轉彎向雲中逃去，時天氣惡劣，雲高約七、八百呎，該機入雲後即向錢塘江口方向逃奔，此際二十二隊分隊長鄭少愚甫加油起飛，乃升至雲上飛向錢塘江口攔截。過翁家埠機場，低空無雲，敵機出雲後即為鄭分隊長所見，乃尾追過曹娥江始得佔位攻擊，常將該敵右發動機擊中起火，旋復熄滅，該分隊長再行後上方及後下方連續攻擊六、七次，子彈射罄，敵負重傷墜落錢塘江口。又二十一隊隊長李桂丹、隊員柳哲生、王文驊共同擊落敵九六式轟炸機一架。

此役二十一隊隊員苑金函、金安一、劉樹藩三機，尚未加油開車，敵機已臨上空，乃急起飛，金、劉兩機均以油不能濟，飛至場邊停車，墜落場外失事，劉重傷後殉職，金負輕傷。另有四機微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四日

三〇四

第三十二隊副隊長徐卓元，率僚機十架，於十六時三十分，由漢口飛抵寬橋機場，未幾得警報，有敵機十餘架已過寧波向杭州航進，乃命各機起飛疏散，盤旋約一小時之久未見敵機，除兩架落喬司機場外，餘均落寬橋散置場邊，內有一一七號機爲中航公司飛機落地撞損，旋見兩敵機由錢塘江方向飛來，掠空而過，投彈兩枚，我無損失。

（註五）

同日下午，爲殲滅上海來犯日敵，我空軍出動飛機，轟炸日軍集中的公大等日商紗廠及滙山、黃浦各碼頭，以及停泊在上海附近的日艦。於應戰之時，我機一架之後座駕駛員空軍少尉任雲閣不幸受傷殉國，爲我空軍殉國第一人。茲誌任烈士事略如次：

任雲閣，別號位天，年二十五歲，河北省雄縣人，少聰穎，體格健壯，爲人和藹，尤富愛國心，民國二十三年，毅然入中央航空學校六期飛行科肄業，對於學科技術精研不稍懈，嘗以將來之「中國紅武士」自喻。去歲十月十二日，受訓期滿畢業，經航空委員會分發空軍部隊見習，忠於職守。本年春間見習期滿，以成績優異，受任空軍少尉本級隊員。盧案發生，平、津失守，烈士鑑於祖國爲敵人蹂躪，義憤填膺，早抱必死決心。滬戰爆發，敵機橫施轟炸，該隊奉令應戰，烈士隨隊出發，轟炸日軍，奮不顧身，終以低空射擊日艦，爲敵所乘，以身殉國，亦云壯矣。

（註六）

我守軍與日軍在南口兩側山頭展開肉搏戰，戰況慘烈。

平綏路南口一帶，本日午後三時起，日軍增兵一聯隊，猛攻我南口左、右兩山頭，雙方肉搏十餘次，傷亡枕藉，日軍並數度增援，我亦以五三四團一部增援，迄午後九時，始將強敵擊潰。此役斬殺日軍四百餘人。而我五二九團經三日來反復與敵搏戰，官兵約犧牲三分之二。茲誌湯恩伯總指揮上電蔣委員長報告南口戰況電文如次：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密。倭寇自十一日起，始則以步兵三千餘人，騎兵六、七百人，大砲二十餘門，飛機九架，猛攻南口，得勝口一帶陣地，我軍士氣旺盛，沉着應戰，竟日僅傷亡十餘人，敵死傷頗衆。十二日拂曉，敵

又增加步兵五千餘人，野砲六十餘門，坦克車三十餘輛，猛攻我南口、虎峪村、心仲口、蘇林口一帶，猛撲五、六次，均被我擊退，我死傷五百餘人，敵則加倍，傷亡枕藉，狼狽不堪。且敵機三十餘架轟炸，亦不得逞。此役賴我守軍羅團沉着應戰，官兵奮勇異常，故予敵以重創。十三日晨激戰仍烈，俘敵戰車六輛，惟我陣地雖被敵砲火壓迫甚烈，然官兵忠勇，誓死不退，職並嚴令堅守陣地，寧可死盡，不可有一倖圖生還。十三日敵又增加約兩師之衆來攻，反復衝擊，血肉相搏，仍將敵擊退。目下南口、虎峪村一帶陣地，仍異常鞏固。竊職部迭奉鈞電，慰勉有加，重以官兵受主義之薰陶，德威之感召，今當民族生死存亡之關頭，咸抱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決心，故日來雖遭強敵猛烈攻擊，官兵奮勇沉着，前仆後繼，托總理在天之靈與鈞座威福，故能化險爲夷，屢摧強寇，此後當益遵訓誡，鎮靜堅守，穩扎穩打，激勵三軍，奮勇抗戰，不失寸土也。知關鈞注，謹以稟聞，餘俟戰鬪結束，再行詳報。職湯恩伯 奏（十四日）子參叩。」（註七）

上海市長俞鴻鈞照會駐滬各國領事，請制止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我軍根據地；外交部秘書段茂瀾為日豐田紗廠有受英方保護事，拜晤英駐華大使館參事包克本。

上海市長俞鴻鈞本日以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我軍之根據地一事，照會駐滬各國領事，請迅予制止，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害。茲誌照會原文如次：

一、逕啓者：查我國軍隊因日軍昨日在本市安啓露端，侵犯領土，已採取自衛行動，積極抗禦。本市長特向貴總領事以及各友邦駐滬總領事鄭重聲明，我國軍隊對於本市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一切法益之在其勢力範圍內者，仍繼續本國政府向來政策，負責竭力保護。但本市長有應促起各友邦駐滬當局嚴切注意者，即本國軍事當局希望及要求各國有關方面，對日軍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以攻擊我國軍隊一節，應即迅予制止，否則我國軍隊萬一被逼採取自衛行動，以減少日軍利用為軍事根據地之危害時，所有因此發生之一切結果，我國不能負責。相應函達，請煩查照。」（註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四日

同日下午，外交部秘書段茂瀾爲日本豐田紗廠有受英方保護之說，拜晤英駐華大使參事包克本。茲誌其談話紀錄如下：

「段：聞上海口人所聞之豐田紗廠有受英方或公共租界保護之說，此事真象如何，君有所聞否？」

包：余亦僅聞傳說如此，惟以余觀察，此事可能性極少。蓋豐田紗廠位於上海西部公共租界之外也。無論如何，中國軍隊如擬轟炸該處，英方決不干涉，應請事先通知，俾使英人先離該處。」（註九）

駐日大使許世英電告：日所謂不擴大戰事者，實為藉獲暇豫，積極備戰。

駐日大使許世英本日將其觀察日情結果，電告外交部稱：

「南京。外交部：七百九十九號電，於晚十一時三刻奉到。已電告約廣田誠懇晤談。連日焦灼憂煩，屢患頭眩，經延醫注射，未見速效，病不能興，祇好力疾往訪。以英觀察，彼之所謂不擴大者，蓋爲對內欺君比，對外國際之口號，對我則藉獲暇豫，大量徵發，積極充實戰備。多謂本月中旬以後彼必大舉攻我，最小限度亦須完成其華北五省計畫。少壯驕橫，政府無力抑制，徵諸以往事實，口號與手段莫不相反，正不待詢而明。邀請商議，仍是要我履行各種協定，並增加新協定，若爲其口號所迷惑，則協定必無已時。與其以協定召致重重束縛，終勝必亡，何如一舉而脫於枷鎖。最後勝敗之時，再負興衰之責，天下後世，庶可相諒。冒昧陳詞，幸恕意見鯁直。明日晤廣田，固當傳達部旨，力盡職責也。世英手奏。」（註一〇）

日本以兩個師團編成「上海派遣軍」，開赴上海作戰。

昨（十三）日，日本決定派遣兩個師團至上海作戰。本日，乃以松井石根爲司令官，將其第三、第十一兩師團編成「上海派遣軍」，爲昇高滬戰的增援部隊。（註一一）

註一：黨史會編：「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二一四。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七二。

註五：空軍總部編：「空軍戰史紀要」，第一冊，頁三六。另據「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及郭廷以「中華民國大事日誌」第三冊所記，中國空軍是役擊落日機六架。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四版。

註七：同註六。

註八：「中美雜誌」，第一集，頁二二。

註九：國史館專檔，「外交部檔案：段茂瀾拜晤包本克談話紀錄」，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註一〇：同註四，頁二七五。

註一一：「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四八。

十五日 財政部公布「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以防止資金逃避，維護銀錢業的地位。

自本月十三日滬戰爆發後，京滬銀行、錢莊，因提存擁擠，情勢頗為危殆。為有效應付此一難關，恢復金融秩序，本日，財政部特公布「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規定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起，各銀行、莊號之活期存款與到期之定期存款，每星期每個存戶僅能在存款餘額中提取百分之五，最多以一百五十元為限。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欲做抵押者，每個存戶以一千元為限。存款額為二千元以內者，可以一半作抵押。此外，關於公司、商店或機關之存款，為撥付工資或與軍事有關而需提用存款者，另當別論。但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以後，開立新戶，存入銀行、莊號之存款則隨時可以提取，藉資鼓勵存儲。

此一辦法的公布，旨在防止資金逃避，既可維護銀錢業的地位，又可限制購買外匯。既顧到存款戶的生活，也不限制公私企業的正常開支。（註一）

俞鴻鈞駁斥駐上海各國領事之意見，嚴責各國縱任日人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強調租界上空為我國領空，各國不應過問我空軍飛翔。

自清末與英、法、日、義等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還，上海租界即成為列強侵略我國的根據地，尤其自國民政府成立後，我國對所謂「租界」內的日軍，仍不能過問，致使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役發生後，日本利用上海公共租界為其軍事根據地，對我軍發動攻擊，我軍因碍於不能進入租界之規定，無法給予有效的反擊，致慘遭嚴重損傷與失敗。本月上海「虹橋事件」爆發後，日本即再以租界為其護身符，調集大軍，對我發動攻擊。上海市長俞鴻鈞有鑒於此，特於昨日照會駐滬各國總領事，迅速制止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我軍根據地。惟本日晨，駐滬各國總領事推派領袖領事奧爾（挪威駐滬總領事兼領袖領事）為代表，往訪俞市長，提出下列兩點：

- 一、駐滬各國領事對俞市長昨日關於日軍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之聲明書，已加考慮，並將警告日方，但各國領事之態度，以為如任何一方有損及租界外僑生命、財產時，有關方面仍應負責。
- 二、各國領事對中國飛機在租界上空飛行，認為危及租界安全，特提出抗議。

俞市長當駁稱：

「關於第一點，各友邦對於中日戰爭，義當嚴守中立，乃竟縱日人，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根本已破壞嚴守中立之原則。各國既無法制止日方，我國軍隊為自衛計，當然有權採取必要行動，因之所發生一切結果，自不能負責。關於第二點，各國須知租界為我國領土，租界上空為我國領空，領空權乃我國主權之一部，我國空軍在本國領空飛翔，根本不容他人干涉。況飛翔目的為殲滅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之敵艦，各國更不應過問。」

俞市長繼謂：

「據確實報告，租界內有數處日本銀行及商行之屋頂，均架有高射砲及機關槍，租界當局不加干涉，殊堪遺憾。本市長特利用此機會，順便提出抗議，如再不注意制止，則我方空軍恐將轟炸此項本非作戰而竟用爲作戰之建築物，屆時如發生不幸結果，其責任應由租界當局與日方共負之。」

雙方談約一小時，領袖領事乃告辭，俞市長質問其會否向日方抗議，彼謂現正前往云云。（註二）

日本發表侵華聲明，封閉駐華大使館，宣布臺灣進入戰時體制。

本月十二日，日本四相會議決定派遣陸軍赴上海，擴大侵華行動。本日，日本發表其狂妄的所謂「膺懲華軍」的聲明。其全文如次：

「帝國夙以東亞永遠之和平爲懷，俾日、支兩國親善提攜之效力及於久遠。然以南京政府之排日、抗日激昂輿論政策，以供其強化政權之具，又以過信自國國力輕視實力之風潮，相激相盪，更與赤化勢力苟且結合，反日、侮日愈益加甚，終至釀成與帝國敵對之氣運，亦即近年來幾度惹起不祥事件無可逃遯之因由。今次事變之發端，亦此氣勢之所轉捩，不過其爆發點，偶爾選在永定河畔耳，又於通州人神共怒之殘虐事件，亦由此發生，且更爲中南支那方面挑戰行爲之起因，致使帝國臣民之生命財產概瀕於危殆，而我居留民多年經營建設安宅之地，遂以吞聲忍淚不得不暫時撤退也。」

顧白事變發生以來，如屢次所聲明，帝國隱忍至再，均重在事件不擴大之方針，努力企圖爲和平的、且局地的處理。關於平、津地方對支那軍屢次之挑戰及不法行爲，而我駐屯軍爲使交洄線之確保及我居留民之保護起見，始不得已亦不過出於自衛行動而已。然帝國政府夙狃於對南京政府挑戰言動之即時停止，猶不妨暫現地解決，以喚起其注意。殊南京政府不僅不聽我之勸告，且對我方益整戰備，並不顧破壞已往森嚴之軍事協定，提軍北上，威脅我支那駐屯軍，又於上海、漢口及其他等處，發兵雲集，其挑戰之態度，愈益露骨，竟敢於在上海方面向我開砲，並對帝國軍艦加以爆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五日

三一〇

在支那方面，如此輕侮帝國，不法暴虐，竟至亘於全支，我居留民之生命財產概陷於危殆。帝國最初隱忍之衷心，已達最大限度，爲膺懲支那軍之暴戾，以促南京政府之反省，今決採取斷然處置。

但因顧念東洋和平及翹望口、支共存共榮之關係，帝國衷心不無遺憾，然而帝國如此存心，對於口、支之提攜，庶幾尚在，今亦不過爲根絕支那排外、抗日運動之再舉，同時芟除如今次事變不祥事件發生之根因，及建立口、滿、支三國間融和提攜之實外，並無他意，且固毫無領土之意圖者也。又爲促使支那國民與南京政府及國民黨抗日風潮之覺醒外，對無辜之一般大眾，實無何等敵意，且因尊重列國之權益，不惜爲最善之努力，此固無待言者也。」（註三）

同日，日本駐華大使館通知我國外交部，暫行封閉其駐南京大使館辦事處，其節略云：

「逕啓者：茲奉本國政府訓令本大使館辦事處暫行封閉，臨時在上海辦事處辦公，在封閉期內，對於本大使館房屋及其他一切財產請充分保護，並爲管理等因。相應略達

查照爲荷

此致

國民政府外交部

南京日本帝國大使館

昭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註四）

同日，日本以因聲明對華戰爭，恐我國空軍空襲臺灣，乃由日本駐臺灣軍司令部宣布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實施全臺燈火管制及空襲演習。（註五）

日機分襲南京、南昌、杭州等地，我空軍迎戰，擊落敵機二十架。

本日，日機分襲南京、南昌、杭州等地，我空軍據報後，派機昇空迎戰，日機慘敗而逃。茲分誌經過情形如次：

南京方面：本日下午，日轟炸機十六架由臺北空軍基地起飛，空襲南京。我防空當局據報後，急派大批驅逐機升空迎擊，交戰於南京大校場一帶，一時空戰激烈，日機曾一度飛凌南京城上空投彈，並以機關槍掃射，惟張惶中無法命中其預定目標，南京損失輕微。其後日機在我機跟踪追擊及城內高射砲的射擊下，乃向城外飛逃，我機隨後追擊，在大校場、句容間雙方接觸重復激戰，結果敵機被我擊落六架，其中四架落於京郊，二架落於句容附近。其餘敵機十架，於下午三時二十分亦狼狽向東南方面逃去。

南昌方面：本日凌晨八時三十分，贛東貴溪發現日機十四架，九時三十五分至南昌上空，投彈十餘枚，即行飛去，南昌損失輕微。（註六）

杭州方面：本日大甫破曉，據報敵機三十四架由錢塘江口外向杭州飛來，時天氣惡劣，駐場第四大隊各機，除昨（十四）日戰損損傷者外，先後起飛共二十一機警戒迎擊，閱時既久敵機未至，中經落地加油，迄七時以後敵機分批而至，似為九四式艦上爆擊機，未及投彈即遭我機攻擊，首被我大隊長高志航擊落一架，墜於半山附近；繼因臂部被敵擊傷回場降落，爾後大隊長職暫由第八隊隊長王天祥代理。第二十一隊中隊長李桂丹率六機起飛截擊，發現敵機時，因天候惡劣各機分散攻擊，李桂丹追擊敵第二分隊，至曹娥江口上空將該分隊第二號機擊焚，內有二人跳傘而逃；爾後更與第二十二隊分隊長鄭少愚協同擊落敵機一架，所駕二一〇一號機上翼損壞；分隊長王遠波追擊敵第一分隊，至翁家埠上空雲霧中，將其第三號機擊落焚毀，所駕二一〇七號機落地輪損壞；分隊長譚文駕二一〇四號機追擊敵第一分隊，至喬司上空擊落敵機一架；隊員王文驊駕二一〇三號機追擊由南方來襲之兩敵機，在笕橋南擊焚其一架，落於機場南邊，內有一人跳傘；隊員苑金函駕二一〇八號機遇敵機一中隊，見其隊形已散，乃即追擊其一分隊，至笕橋東南三里許，擊焚其長機；隊員柳哲生駕二一〇二號機在翁家埠上空擊落敵機一架，油箱被敵擊漏落喬司機場，後復被炸；第二十二隊，除分隊長鄭少愚與二十一隊隊長李桂丹協同擊落敵機一架，所駕二一〇二號機擊中右輪胎當即修復外，分隊長樂以琴連續擊落敵機四架；隊員梁添成擊落敵機一架；第二十三隊隊長毛瀛初率機七架起飛迎擊，隊長毛瀛初、分隊長楊夢清、隊員王蔭華各擊落敵機一架。（註七）

註一：郭榮生：「孔祥熙先生年譜」，頁一三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五、十六日

三二二

註二：「中美雜誌」，第一集，頁二七。

註三：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全面戰爭經過概要」，頁四七—四八。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二六。

註五：「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四四。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七：「空軍戰史紀要」，第一冊，頁四八。

十六日 國防最高會議決議，由國民政府授權蔣委員長為三軍大元帥，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本月十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決特設陸海空軍大元帥，組織陸海空軍大本營，直隸國民政府。是時會中推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為大元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提議依據約法，將主席原有大元帥職權，移交蔣委員長。蔣委員長雖接受會中決議，但以中、日尚未宣戰，不必另設名目，故不宜組織大本營，祇擴充軍委會編制(分設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六部)，來應付抗戰局面。本日，國防最高會議依蔣委員長之意見，議決由國民政府授權蔣委員長為三軍大元帥，統帥全國陸、海、空軍。(註一)

孔祥熙提議將日本侵略我國事實訴諸國聯，並依九國公約請美國召開太平洋會議。

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自歐洲來電，對於日本侵略我國之事，建議政府及時運用外交步驟的提議如下：

「本部鄒次長勛鑒：親譯定密，頃奉部座來電謂：極密。卽送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諸公、國民政府主席林、蔣委員長、中政會汪主席、王外交部長均鑒：熙自抵歐、美，卽分向各國當局密詢其對中日問題之意見及政策，英方態度在實力未充足前似怕多事；德國希氏表示：伊與日攜手卽爲謀中日妥協；美羅總統秘稱：滿洲國成立已有六年，茲不問法理若何？其存在已爲事實，目下各國雖未承認，但將來未必不免有一、二國家與日在互換條件下開始承認。其餘俄、法等國或實力不足，或態度曖昧，當此中日戰爭開始之際，除我以武力抵抗自求生存外，似不無考慮其他運用途徑之必要。熙意：（一）國聯九月又開大會，我政府當事先將最近日人侵略者事訴諸國聯，要求經濟制裁，此舉既可使各國不得藉口袖手旁觀，我方又重新喚起世人道義上同情。（二）同時並依九國公約請美國召開太平洋會議，屆時再由簽字各國求一解決方法，未嘗非我監理財政之利。前熙與顧、郭兩大使連日請政府提出九國公約，未得回復，熙恐政府尚猶疑未定，今事急矣，除犧牲到底以求最後勝利外，尚須及時運用外交，以壯聲勢。以上兩點，經與各國要人談及均認與我有利，熙身在海外，心憂國事，一得之愚，未敢緘默，應請詳加考慮後卽日實行。祥熙閣等語。請照轉爲荷，弟侃叩。銑。」（註二）

川康綏靖公署將原屬飛機隊交由重慶行營接管。

川康綏靖公署爲符軍政、軍令之統一，決將原屬飛機隊交由重慶行營接管；重慶行營於本日派員前往廣陽壩飛機場，正式接收。（註三）

上海我軍各線均有進展，我空軍炸傷日海軍旗艦出雲號；日機圖襲南京，遭我截擊。

上海我軍乘日敵增援部隊尚未到達之際，陸、空同時進攻，均有斬獲，其戰況如次：

滬西方面：以公大紗廠爲司令部的口軍，本日經我軍圍攻後，已向後退守裕平紗廠，我軍一面越過公大紗廠向前推進，一面派隊抄襲日軍司令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六日

三二四

虹口方面：我軍佔領虹口公園、愛國女學、育青中學等處後，向北四川路底日軍司令部轟擊，敵已勢孤，退至狄思威路，以日本小學為根據地。（註四）

空軍方面：我空軍本日出擊，日海軍旗艦出雲號被炸受損，即移泊公和祥碼頭外黃浦江中修理，四週由日軍艦多艘護衛。（註五）

同日，日機圖襲南京，中途被我機迎擊，無功而返。（註六）

日軍進犯南口我軍陣地不逞，轉攻橫嶺城。

南口之戰，敵我猛烈爭奪已逾一週，南口鎮雖被日軍侵略，然兩側大山仍在我軍堅守中。軍令部長何應欽於本日電令湯恩伯總指揮指示機宜如下：

一、速在居庸關、青龍橋各處，利用地形構築縱深陣地，步步抵抗，死守待援。

二、衛立煌所部三師，已向南口、懷來之線急進，我平漢路正面正計畫向日軍進攻中。

同時，日軍以南口正面受阻，遂轉移兵力，攻擊橫嶺城之右翼。本日，橫嶺城成為雙方戰鬥焦點。南口、居庸關壓力減輕。（註七）

日援軍抵張北，察南我軍攻勢受阻，雙方成對峙局面。

自日軍在南口發動攻擊後，我第二戰區長官部為策應南口方面作戰及確保平綏鐵路之交通，遂於察南發動攻勢：以騎兵第一軍襲取商都、尚義一帶；綏省主席劉汝明部之第一四三師主力攻向張北；另第一四三師一部攻崇禮。至昨（十五）日止，我軍進展頗為順利，攻張北之一四三師於張北近郊和偽蒙李守信部激戰四小時後，已將偽蒙軍圍困張北城內，李守信並已計劃投誠，惟因日本關東軍鈴木及本間旅團由熱河適時馳援張北，甫到戰場，便以步兵兩個聯隊、戰車數十輛，在空軍掩護下，向我攻擊張北部隊反撲。我軍因缺乏高射砲及戰防武器，頗難與敵方飛機和戰車相抗，圍攻張北之戰事乃告逆轉。我軍

仍憑高昂鬪志，與日軍相峙於張北、長城之間。（註八）

日本駐臺灣總督小林濟造警告臺民，勿趁機抗日。

本月，日本侵華戰局擴大後，日本駐臺灣總督小林濟造即採緊急措施，先於本月二日公布暴利取締法。繼於本日發出第一號諭告，警告臺民認識時局，勿趁機進行反日行動。（註九）

註一：國史館專檔——國民政府檔案：「大本營組織法」，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另「陳布雷回憶錄」，頁二三三。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四五。

註三：「民國川事紀要」，頁一一。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六：同註四。

註七：「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一四。

註八：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一一六。

註九：「臺灣省通志」大事紀，頁一四四。

十七日 鐵道部公布「戰時各鐵路員工臨時獎懲辦法」。

本日，鐵道部以我國全面抗戰業已開始，鐵道在戰時將擔任重要的運輸任務，特規定戰時各鐵路員工臨時獎懲辦法：凡內外員工一律不得託故請假或辭職，其在危險區域工作者，亦不得請假、辭職；如有辦公不力、擅離職所致誤戎機者，即予撤職，呈部通令永不敘用；情節重大者送軍事機關論罪。至於內外員工對軍事上有特殊貢獻者，或勞苦或奮勇保護各路利益者，得給予獎金或越級提升。同時，鐵道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六、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七日

三一六

部並改定鐵路員工撫卹通則：凡在戰區被傷害或死亡者，除照章撫卹外，並給予遺族半薪十五年，以示撫慰。（註一）

察北國軍進展順利，規復商都、南壕塹、尚義、化德等地，劉汝明部進駐崇禮。（註二）

閻海文駕機轟炸日軍壯烈殉難，日本各報深致欽佩。

本日，我空軍飛機三架飛滬，轟炸日軍陸戰隊司令部，日軍以高射砲密集射擊，我空軍飛行員閻海文所駕飛機，不幸被擊受傷墜落，閻君立即使用降落傘降落，詎意仍落日軍陣地中，閻君當即以手槍應敵，當場擊斃日軍數人，留最後一粒子彈，自擊太陽穴殉難。此壯烈犧牲之史實，日本各報均以大字刊載，深致欽佩之意。（註三）

附錄：烈士閻君海文小傳（註四）

閻烈士遼寧省北鎮縣人，生於民國四年。先人爲清代世家，父任職軍界，兄、妹各一，幼年時，隨兄在本鎮縣立小學讀書，卒業後考入瀋陽文會中學，迨「九一八」事變，隨父兄入熱河參加抗日工作，不久熱河失守，與兄到北平，適值東北中學招收流亡生，津的東北青年，兄弟二人於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入校。

高高的身材，剛健而柔和的風度，活潑好運動，時時在鍛鍊自己的體魄，刻刻在充實自己的知識，對於軍事，更是特別注意，最驚人的是射擊術，每當舉行射擊時，他是絲毫也不馬虎，小心翼翼的來矯正姿式，好似面前就是敵人，瞄準後才能放這一顆子彈，師長、同學無不敬愛。

但是敵人的魔手，又漸漸向前伸展，使他內心的復仇種子，一天一天的滋長，發願在復仇建國的征途中，作最新的戰士，因於民國二十三年考入中央航空學校，入伍期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入伍期滿到杭州寬橋習駛驅逐戰術，二十六年畢業，適當八一三戰事爆發，八月七日他從南昌到淮陰，八月十四日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

昇入祖國的天空中，執行他的任務，任務完後，本可安然返防，但他更賈其餘勇，用機槍猛烈向敵人陣地掃射，這時青天之上，只有這隻孤獨的霍克機衝着，敵人的高射砲將他包圍了，陷入極大危險中，霍克機越飛越低了，尾巴忽然冒出青煙來，顯然這是中了彈。這時陣地上許多敵軍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的望着天空，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時候，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徐徐飄墜下來。

陣地上的敵軍發狂了，飛快的朝着保險傘降落的地方闖去，「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支那空軍投降了！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一邊跑着，一邊嚷着，有幾百人向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

中國的勇士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飛行衣已撕破了，英勇的直挺挺的站在一個大墳堆上，不肯屈服，怒視着羣獸，手中握着一支左輪。這時敵人漸近了，只聽朋朋，三個敵人倒了。這時只有一顆子彈了，敵人又爬上前來，軍官們一齊怪聲吼叫，勒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傷他，眼看前後左右都是敵人，抬頭看祖國的青天，向他微笑，低頭看是祖國芬芳的草地，青年勇士不禁心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野獸般的敵人逼近至十米左右的時候，他英勇的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對準了太陽穴，朋！這偉大而光榮的死，感動了獸心，當時給他修了一座墳墓，還立了一座碑，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歷史上是不可磨滅的、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武漢日報」，第四版。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七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四：「革命人物誌」，第十二集，頁五二六—五二八。

十八日 蔣委員長闡述「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以持久戰、消耗戰打破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

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闡述「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其大綱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七、十八日

- 一、寇逼平津，怒不戰屈服，我大軍北上，戰而不屈，是其戰略之失敗。
- 二、平、津為北方重鎮，敵得之不能不重兵駐守，然決不能久佔，是其政略之失敗。
- 三、頓兵危城，不得速戰，是其戰術之失敗。
- 四、倭寇虛驕詐偽，外強中乾，處處惹敵，處處慌亂，為我軍備戰固守、殺敵致果之最好機會。
- 五、我軍應敵戰術原則：

- (一) 要以持久戰、消耗戰，打破敵人速戰速決之企圖。
- (二) 要站住主動，鎮靜防護，陷敵人於被動。
- (三) 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以深溝、高壘、厚壁，粉碎敵人之進攻。
- (四) 要利用民力、地物，處處設阱、設防，人人抗戰殺敵。
- (五) 要講求防制敵機、大砲、戰車、毒氣之戰術，使其攻擊無效。
- 六、手頒抗倭戰術十二條，希望全體將士精審研究加緊練習，發揚革命軍百戰百勝之威力，達成禦侮救亡的任務。

茲誌全文如下：

「自從七月八日，倭寇無端在盧溝橋生事，藉此橫逞其武力侵略的野心，竊據我平、津，蹂躪我同胞，更遣軍、調將大舉入寇，眼見敵人無止境的侵略，就要陷我國家於滅亡；敵人轟炸、燒殺、奴辱、屠戮的罪行，如不加以正當的制裁，就快要臨到我們全國同胞的身上了！我們為痛懲侵略者的野心，為確保國家的生存，為爭取民族的自由，這一次決心要發動全國一致的抗戰，要與倭寇拼戰到底，直到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為止！我全體抗戰將士，對於倭寇之不斷欺侮壓迫，久已義憤填膺，悲懷欲裂，要求與敵拼個死活。現在大計既決，殺敵報國、雪恥復興的時機已經到來。在這一次戰爭當中，大家一定要萬眾一心，團結一致，堅毅沈着，忠勇奮發，發揮我們革命軍至大無敵的威力，來消滅殘暴野蠻的倭寇，以收復我已失的國土，救出我被難的同胞，洗刷我重重的國恥！當此大戰爆發，各位正要開始拼戰的時候，本委員長除已發表第一書，將抗戰最初要義列舉詳告以外，再要將敵人戰略、政略的現實情況和我們決戰獲勝的至道要術，剴切詳明的告訴大家。希望大家鼓舞興起，絕對一致做到！」

大凡一個國家要對外作戰，戰爭的成敗利鈍，首先決定於其用的戰略、政略、戰術等之能否確定，能否貫徹！

如果戰略不能確定，政略不能貫徹，戰術陷於被動，雖有怎樣強大的武力，也要歸於失敗。現在倭寇佔據平、津，他這個戰略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攫取平、津作根據地，俾其主力於長城一帶，來對付其另一強敵的蘇俄。對於我國，他的初意就想運用不戰而屈的政略，唱出什麼『平津局部化』、『地方事件』，要求『就地解決』等『外交原則』，想繼續因襲其佔我東北四省侵我冀東、察北的故技，恫嚇威逼，詐偽欺騙，來安然佔有平、津。但是平、津是列強勢力範圍，是各國共同勢力所在地，關係各國決不會讓倭寇獨佔。並且北不是我五百年的故都，是北方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天津是我華北的咽喉，是北方工商、經濟、交通的重鎮，我全國軍民誰肯以之拱手讓人！現在我們既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就只有決心全國起而抗戰。自從我大軍向北方佈置以來，倭寇雖佔了平、津，其預定之戰略、政略，已完全動搖，而全部陷於被動地位！因為我們已有抗戰準備，他對俄的主力，作戰的正面，就不得不移到平、津以南，對蘇俄西北利亞的主戰場，不得不分散實力，甚至要完全放棄，但亦決不能一刻放棄，這是他戰略的失敗！

其次，平、津既是我北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就是我整個國家命脈之所關，決不容許局部化，讓倭寇隨便奪去，我們決心拼全力要把他收復轉來！因此敵人就不得不向南壓迫我們，至少不得不用許多的兵力去駐守平、津，但亦決不能壓服我們，決不能久佔平、津，這是他政略的失敗！

再次在戰術方面，他現在調運大批陸、空軍隊，分佈平、津一帶，想用速戰速決的方式，一直南下，攻佔冀南，來統一河北，謀造成冀察偽組織的局面，以達到他一步一步蠶食、鯨吞的目的。但是自從我十三軍及其他多數部隊，到達南口，集結實力，堅築工事以後，倭寇就不敢南下，就頓兵危城，不得速戰；而且他南下的兵力，又不得不逐漸向察、綏移動，而留向冀南部隊亦不能如計運用。在戰術上他又完全陷於被動，這是他戰術的失敗。

所以在現實情況之下，倭寇自竊佔平、津，其戰略、政略、戰術無一不是失敗的！現在他表面上西攻南口，東打靜海，南向平漢路威脅，北向察、綏增兵，全是虛張聲勢，充分表現他手忙腳亂而已。他舉國現在已陷於進退維谷的地位。敵人的戰略、政略和戰術既多失敗，就是我們戰略、政略、戰術無形勝利，這個失敗，就是他整個侵略計劃最後失敗的起點。我們這個勝利，就是全國抗戰圖存最後的根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八日

三二〇

各位將士要知道：局勢發展到現在，倭寇的主力和其作戰的正面，已不得不對我綏綏展開；但他對察、綏進攻愈急，對北方蘇俄主戰場愈不能放棄，並且在他所有的兵力當中，必須選擇其一大部份較好的部隊，配備於北滿、東蒙及國內各重要地點，以備萬一。因此，無論他有多少陸、海、空軍，無論他有多大的兵力，決不能全部用來對付我國；不僅不能以全力來對付我們，而且他一定只是用一部份劣勢的部隊，向我們來驕橫恣肆，要求速戰速決，以遂其侵略的野心。我們看清楚了倭寇這種虛驕詐偽、外強中乾、處處惹敵、處處慌亂的情形，大家就要抓住這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集中心智，來對付我們唯一的死敵。更要熟練技能、精求戰術、加強工事、固守陣地，好隨時奉命出擊，來一鼓消滅我國境的強寇！我們革命軍人，不怕敵，也不輕敵！此次的戰爭，是我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繫，歷史絕續之所關，大家一定要以必死的決心，和抗戰到底的沈毅精神，出死力來消滅倭寇。我們國家、民族與我們個人，纔有光明的生路。

觀察倭寇此次的企圖，在傾其全國可能對華的兵力，運用飛機、大砲、戰車的威嚇，要求速戰速決，先解決冀、察，壓服我國，來對付蘇俄。他們的陰謀詭計既是如此，我們就要抉擇一定的戰術來打破他。

我們的應敵戰術是什麼？

第一、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持久戰、消耗戰。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強橫的兵力，我們就要以逸待勞，以拙制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制動，抵死拼戰，來挫折他的士氣，他不能實現速戰速決的企圖，他就是失敗，也就是我們的勝利。

第二、倭寇已陷於被動，我們就要站在主動的地位。如何站在主動的地位呢？就是曾文正公所說的，守的為主，攻的為客。我們每守住一個地方或一個據點，無論敵人如何猛烈轟炸，衝鋒射擊，我只是鎮靜防護，敵來即殺，使他無一倖免。如此，他一挫再挫，則氣落志衰，士怨力疲，我們就可以乘機出擊，得到最後的勝利。曾文正所謂：『以主待客，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就是這一個道理！

第三、我們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這是我們抗倭勝利唯一要訣。只要我軍能夠立定陣腳，始終堅持，屹立不動，抗戰到底，以如此大無畏的精神，來消耗敵人的實力，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但是我們的陣地，如何纔能

夠堅守不破呢？就要切實注意縱深的配備，要多築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據守一天，就要加強並擴充工事一天。更一面講求戰術，一面熟練戰技，使倭寇不敢深入我地帶之內，他的武器不能發生效果。敵人的利器是飛機、大砲、戰車；我們的利器是深溝、高壘、厚壁，敵人變衝突攻，我們鎮靜固守。到最後他的氣勢和力量，就一天一天消滅，我們的心志和精神，就一天一天的堅強，我們就沒有不能殺敵致果，光榮凱旋的。

第四、我們要利用民力與地物。這一次我們與倭寇作戰，敵人深入我們國境，凡戰場上的地物與人民，都是我們所固有的，我們就要充分利用。對於人民，要普遍宣傳、訓練，嚴密組織起來；對於地物就要調查、統計，時刻安排利用。要知道敵人到我們國裏作戰，不僅地形不熟，行動滯鈍；而且一入冀南或其他戰地，立即陷於四面皆敵之境，真有草木皆兵之懼！只要我們能充分利用民力與地物，發揚自動作戰的精神，堅守陣地，乘虛出擊，處處設阱、設防，人人殺敵抗戰，無論倭寇如何厲害，一定迅速爲我消滅！這是我們抗倭勝利最根本最重要的一個秘訣。凡我將士，必須實心、實力作到。

第五、要講求防避敵機、大砲、戰車、毒氣等的戰術和方法。防避敵機大砲的方法，就是要隱伏，不但是我們人身要隱伏；就是我們一切防禦工事、武器裝備，都要機密隱伏，使敵人找不到目標，攻擊無效！捉捕戰車的方法，就是要陷阱、壕溝築得深，築得寬；防毒的方法就是要增進防毒的常識，熟練防毒工具的使用等。這些防空、防毒、防備大砲、戰車的積極和消極的戰術，都是我們目前趕緊要熟練精研的！

我們這次決心抗戰，最要講求精確、實在的戰術，上面所舉五項，不過略示原則而已。茲更手擬簡要抗倭戰術十二條，特爲頒布，希望我全體將士精密研究，如緊習練，確切實施，一致做到，來發揚我們革命軍百戰百勝強大無敵的威力，達到抗戰禦侮救亡復興的目的。

附 抗敵戰術彙錄

一、初戰時期的注意：我們開始與倭寇作戰的時候，敵人一定要用他的飛機、戰車、大砲，向我們陣地作最猛烈的轟炸、射擊；以電閃雷震般的恫嚇來動搖我們的精神，眩暈我們的耳目，威脅我們退却，避免他實戰的損傷。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能夠上下一心，鎮定自如，固守陣地，屹立不動；並且能奮勇挺戰，再接再厲，就可使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八日

三二二

敵人受到極大的挫折，終至氣餒、志消，無法得逞。這樣，我們纔能夠轉危爲安，將最後勝利的基礎，由此最初一戰來奠定。

二、抗倭戰術之一：抗倭勝利之最要戰術，就是先要堅築足資防守的最低標準工事，然後趕緊逐次加強，並要依照工兵教範規定各種工事方式，重重構築。至於便衣別動隊的組織，戰地民衆的訓練，防空、防毒簡易方法的講述，都要到處熟練，朝夕研討，力求精詳，以免臨時倉皇。尤其對於民衆的愛護、老幼的扶持要特別注意，以收到軍民合力抗敵的效果。

三、抗倭戰術之二：就是要持久不退，消耗敵力，來確立勝利的基礎。敵人的缺點很多，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怕死」、「持重」、「遲鈍」、「無勇氣」、「不敢急進」，所以即令我陣地爲敵人所衝破或炸毀，我上下官兵也不必慌亂，仍舊要從容修補、搶築。我們觀察倭寇過去各次戰鬪的情形，往往在前方敵情還沒有確實探明以前，他一定是不敢輕舉猛進。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沈着應戰，雖然稍微遭遇挫折，或者陣地被敵人毀壞，還是可以在原地趕速補修，力圖恢復；決不要怕他急進猛攻，而徘徊躊躇，自亂陣線。要知道：我們每到一個陣地，一定要堅持固守，決無後退的餘地，凡屬沒有奉到本委員長的命令，擅自後退的，不僅要照連坐法處治，而且要以漢奸賣國論罪，無論大小官兵必殺無赦。大家還要知道：此次戰爭如果各個部隊隨便退却一步，就要陷國家民族於死地！我們就作了歷史上千古的罪人，何況敵人已逼迫我們，萬無退後餘地，否則我退一步，敵進百里，如果我們步行退走，敵人用飛機、戰車來追擊，試問如何能夠退避倖免？所以只有固守不退，誓死不屈，和敵人對戰堅拒，使他無法前進，來消耗他的戰鬪力量。這樣，鏖戰愈久，敵人的兵力愈弱，敵人的膽量愈蹙。然後我們纔能夠乘機出擊，得到最後的勝利！

四、抗倭戰術之三：就在講求夜間戰鬪和夜間襲擊的戰術。這種戰術，我全體官長、士兵都要加緊訓練講習，務求精確嫺熟，能夠作有效的運用。戰時官長應該換着士兵衣服，切不可背掛皮帶以免目標顯明，爲敵人所射擊！

五、抗倭戰術之四：就是出擊準備和捕捉戰車的方法。對於敵人，何時出擊，如何出擊，這種訓練，極關重要；而如何纔能夠出擊得法，克奏膚功，就全靠我們指揮官能審機度勢，當機立斷。如果我們一意固守，永不出擊，

這決不是應戰的道理，也不是防禦的根本辦法。要知道：我們之所以要採取守勢的戰術，就是在最後出擊的充分準備。無準備固不能出擊；時機到來有了準備而不出擊，就必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達成戰爭的任務。所以我們此次抗戰，要特別着重縱深配備，重重布置，處處設防，要以守勢為主。但於防戰的時候，一面就要積極準備兵力，運用多量預備隊，等到時機成熟，就要努力出擊，不必稍涉猶豫。尤其對於敵人的步兵，開始衝進我們陣地的時候，正是我們出擊的最好機會。只要我們平時對於出擊方向與地形，使上下官兵練習嫻熟，審察精確，臨事就一定能夠處置得當，獲得最大的勝利。至於出擊的具體事項，最要注重的就是伏兵和多設陷阱兩件事，尤其陷阱要掘得寬、掘得深，使敵人的戰車一陷入於我偽裝的陷阱之中，無法衝出，我們隨即可以用手榴彈、迫擊砲來轟擊，乘機捉捕。這種捉捕戰車的方法，大家要特別準備講究。

六、抗倭戰術之五：就是要多設偽裝，固守據點，堅築陣地。凡屬本陣地線前後要多築偽裝工事，務使敵人誤認此為本陣地。偽裝工事裏，並應多製偽裝草人和偽裝砲兵等，我們部隊就掩蔽於這種偽裝地帶前後各據點。這種據點，不僅在陣地前方要多多構築，就是陣地後方也應該多多設置，作預備陣地。總要計畫萬全，可進可退，設種種方法來使敵人飛機偵察與砲兵瞄準，都誤認目標，攻擊無效，以消耗他的槍彈與實力，這是抗倭勝戰最重要的戰術！

七、抗倭戰術之六：要就據點方式來說明，據點方式，原無一定，但決不可單獨孤立，一定要有大小據點相連，形成俗話所說的梅花陣。拿一個中間主據點作中心，與其附近四周的子據點，構築交通壕，彼此連繫。至於彼此間的距離，應該隨當地地形與敵人重炸彈、砲彈效能的長徑，而決定他的長度。又大城的外周，特別要構築各種據點，作為外圍，防禦敵人，使他不能直逼城下。總之，據點和工事的效用是在阻礙敵軍戰車的活動；多設偽裝，是在使敵人飛機、大砲誤認目標，而使步兵不敢深入我軍陣地帶，萬一敵人侵入，則我軍各據點內的守兵，可以四面包圍，一齊射擊，來捉捕他，使他進來就不能再出去。惟一字式的工事，容易被敵突破，不必過於重視，但仍要與據點並重，如果能夠作偽裝工事，使敵人誤認以為我軍本陣地之所在，亦可以收『設奇致勝』的功効。

八、抗倭戰術之七：要注重『防空與防毒』。防空的方法，就是凡屬遇見敵人飛機向我陣地作波浪式掃射的時候，我們官兵就要全身隱伏在壕溝裏面，身體和頭部要貼近內牆。譬如敵由前面向我襲擊，我們就全身隱靠在前內牆；如果他由後方襲來，我們就要隱靠於後內牆；總要使我們的身體隱伏在壕溝的死角範圍以內，使他無法射中。所以壕溝越深、越寬，就越能夠避免飛機和戰車的襲擊，減少我們的損傷。至於防毒戰術，除另有專書詳細規定之外，此刻應立即通令各師，飭令講述毒氣的性能，並趕緊練習防毒面具的戴法。每個官兵都要輪流演戴三小時乃至六小時，並且要明令各部隊，凡不帶防毒面具的官兵，都是預備部隊，預備部隊離前線之距離，應該由化學兵隊規定。至各師機關槍連官兵，都要先着帶防毒面具，因為在毒瓦斯戰爭的時候，只有機關槍隊仍要在掩體以內，來掃射敵兵，使他不敢進入我軍陣地。

九、抗倭戰術之八：抗倭戰術中還有一項最要緊的，就是關於防唐克車的方法，和敵人用飛機炸彈、重砲等轟擊炸毀我們陣地後的搶修，以及敵軍步兵接近時的逆襲等各種戰術。這些都要由各師、旅、團長，先就各種攻擊武器的性能，加以詳盡的說明，再告訴他們防禦的方法，並要就地講究，精熟習練。至於對敵軍的後方，應多組別動隊、便衣隊散伏各地，對於敵人後方社會壯丁、青年要預先加以宣傳訓練，嚴密組織，利用他們在敵軍後方地區造謠宣傳，或設法妨礙敵人的行動，欺騙敵人的方向，破壞敵人交通、通訊，如剪斷電線、拆毀鐵路、破壞車輛等。他如燒燬敵人各種倉庫、輜重、物品，破壞敵人飛機和飛機場，都要放膽盡量去做。還可以使他們假充敵軍的差役，窺探敵情，通報我軍，總以動搖敵軍心理，使他兵心恐怖，不得安寧為唯一要訣。

十、抗倭戰術之九：在講求如何截獲敵軍游擊、偵探，和防制敵探與漢奸的活動的方法。這種戰術亦極關重要，我上下官兵，應悉心研求。至對於敵人的輸送監護隊等，務必隨時隨地注意，來設法破壞。敵人接濟斷絕，就可以不戰而擒。

十一、抗倭戰術之十：對於陣線被敵人突破一點，或據點被敵軍炸燬的時候，我們要如何處置！這種處置的技術和方法，應該特別注意！當陣線被敵人突破的時候，我們可暫時進入後方預備陣地，繼續抗戰，一方面趕緊與左右鄰接友軍，取得連繫，併力突擊，來恢復原有陣地，或者趕緊連續陣地。在起築的時候，突破點左右各部隊

一方面要固守原陣地，向衝入的敵人從左右面側射與逆襲，一方面要派預備隊，協助友軍，向突破點出擊，來恢復陣地，趕築工事。如果陣地被敵軍連續炸燬的時候，可以暫時移入沒有受轟炸的地方，即刻準備材料，如事先預備的沙包等，靜待敵人轟炸或砲擊停止，趕快向前堆疊沙袋，搶修工事，先成功掩體射擊，再逐漸加強工事，更求堅固。總要使敵人不能乘機搶入我陣地纔好。

十二、陣地的準備：陣地的準備，最根本的要訣，就是要利用民力，加強民衆自衛的信心。這是目前抗倭救國的惟一要道。能夠依照這個要訣作到的，必定勝利，否則一定要失敗！關於這一點，目前各省應該從速實施的有下列三項：

甲、各省政府應立即轉令所屬各縣長趕速召集各縣村長，予以三日短期訓練。就按照中正所撰的這本抗敵戰術彙錄與自衛新知、康濟錄等書，和他們扼要講述，告訴他們組織民衆，嚴查保甲，指導自衛，防止間諜、漢奸的活動，以及防空、防毒等方法。務求簡單明瞭，能夠迅速確實做到。還要教他們事先應有那幾種的準備，如何準備，以及戰時如何維持秩序等，使他們受訓回鄉，切實依照進行，各縣長亦要多派幹員下鄉，認真巡查監察。

乙、趕速派軍隊官長、幹部到各鄉、各村指導民衆，構築工事和組織訓練等事項。

丙、嚴令各縣長限各鄉、村星夜構築其本村四圍的壕溝工事。第一步限他們在五天或七天以內築成寬一丈二尺，深六尺的壕溝；第二步再限他們在五天或七天以內，繼續擴展其壕溝深、寬各一丈二尺；第三步要限令他們對於鄉村重要的聯絡線構成相連的交通溝。總要不計時口，儘量增加，有一天就要作一天的工事，有一夜就要趕掘一夜的壕溝。如此，無論倭寇戰車如何厲害，都不能在我們陣地之內橫行，他的利器就無所施其技。並且我們有了這樣深並且寬的壕溝，一般民衆，遇到敵機來襲的時候，就隱伏壕溝裏面，又可以得到防空之便利。望大家將這番意思，切實曉諭一般民衆，一致奉行，努力趕築。最好能夠訂就幾條簡單的工事辦法，並選擇各團有能力的幹部，由公家酌給伙食，派往各村，負責督促，盡心指導，但要告誡他們服從命令，嚴守紀律，不得騷擾人民，必須切實完成任務。」（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八日

三二六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戰時糧食管理條例」。

國民政府爲統籌戰時糧食的生產、消費、儲藏、價格、運銷及分配等事宜，特於本日明令公布「戰時糧食管理條例」五條，設糧食管理局爲管理戰時糧食機構。茲誌條文如次：

第一條 戰時糧食之管理，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所未規定者，仍適用其他法令。

第二條 戰時應受管理之糧食，其種類由國民政府以命令定之。

第三條 爲管理戰時糧食事宜，設戰時糧食管理局，直隸於行政院。必要時，得於各省、市重要地點設分局，直隸於管理局。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定之。

戰時糧食管理局關於戰時糧食管理事宜，得發布必要之辦法或規章。

第四條 戰時糧食管理局管理之事項如左：

一、生產。

二、消費。

三、儲藏。

四、價格。

五、運輸及貿易。

六、統制及分配。

第五條 本條例之施行及停止日期以命令定之。（註二）

財政部爲安定戰時金融，維持資金流通，於重要都市設立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處。

財政部爲維持國內各都市市面資金之流通，以安定金融起見，本日特通函各省、市政府、各商會、

各銀錢業公會云：

「查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業經公布施行，關於內地各都市市面資金的流通，仍應設法維持，而內地銀錢業之組織，既多不健全，其營業方法又多未能悉合法令，上海銀錢業同業滙劃辦法，既萬不能仿行於內地，而各地情形又各不盡同，茲為安定整個金融，並維持各地市面流通起見，業經由部函請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行，先就設有分、支行之重要都市，各設聯合辦事處，即日成立，責成體察當地情形，妥擬適當辦法，報請核定施行。除分別函電外，特電查照。」（註三）

註一：國防研究院編：「蔣總統集」，頁九六九—九七三。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三六號，法規一。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武漢日報」，第四版。

十九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防空法」。

國民政府以中日戰爭爆發，為防敵機空襲，減少其所發生之危害，以保衛國家安全及人民生命、財產，特於本日公布「防空法」十五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為防敵機空襲，減少其所發生之危害，以衛護國家之安全，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全國防空事宜由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機關主辦之，其有關各院、部、會、署及地方機關者，由各該關係機關協同執行。

第三條 中華民國人民對於實施防空有服役及供給物力之義務。

戰時或事變時，人民及民用飛機及航行之船舶，對於敵國或同情敵國之飛機行動，有監視並報告附近軍警或防空機關之義務。

第四條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居所或財產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及有事務所營業所或財產之法人、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八、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日

三二八

關團體，均負有防空之義務，但以不牴觸條約及國際法爲限。

第五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免防空服役：

- 一、身體殘廢者；
- 二、有精神病者；
- 三、因年齡或健康狀態不適於服役者；
- 四、因擔任公務或服常備兵現役不能中輟者。

第六條 左列行爲應呈經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機關或其指定機關核准：

- 一、經營防空器材或工具；
- 二、發佈或散播防空印刷品；
- 三、演映防空影片；
- 四、舉行防空展覽會。

第七條 戰時或事變時，防空情報及警報得優先使用國有、公有、民有通信設備，並改善或變更之。

第八條 因防空之必要，各地防空主管機關陳請或會同當地軍政機關，得行使左列各權，但第六款、第七款應

呈經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機關核准：

- 一、命令人民參加防空工作及防空設備；
- 二、利用人民或外僑在當地開設之醫院、診療所等，供防空設施之用；
- 三、依法徵用或徵收人民之土地及建築物；
- 四、修改或擴大街道、住宅、建築之全部或一部；
- 五、命令或限制人民之遷移；
- 六、禁止或限制民用飛機之航行；
- 七、徵收人民防空附捐；



八、關於防空有調查之必要時，得令提出資料或實施檢查。

第九條 違反本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之規定者，處三十日以下之拘役，或一百元以下之罰金，煽惑他人爲之者加倍處罰。

第十條 洩漏防空上之秘密，或破壞防空設備，致妨礙防空工作或發生危險者，依陸海空軍刑法或軍機防護法處斷。

第十一條 防空設備及實施所需經費，依其性質及實際情形，由中央與地方分別支給之。

第十二條 人民之土地或建築物因實施防空被徵用時，所受之損失由地方政府依法補償。

第十三條 人民因防空服役致傷病或死亡時，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法酌給醫藥、埋葬、撫卹之費。

第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國民政府以高軍事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蔣委員長囑蔣廷黻介紹沈德燮與蘇俄政府洽購飛機。

自本（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後，十四日，我空軍即與日機展開激戰，致消耗甚大。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即命沈德燮赴莫斯科，接洽購買蘇俄飛機運華事宜。本日，蔣委員長自南京致電我國駐俄大使蔣廷黻，囑其介紹沈德燮處長與蘇俄政府洽商飛機交涉。其電云：

「莫斯科。蔣大使勛鑒：沈德燮處長想已到莫，請兄介紹其與俄政府洽商飛機交涉，現最急需者爲驅逐機二百架與重轟炸雙發動機一百架，先聘俄飛行員二、三十人，即請其駕駛飛機到甘肅後，再飛回新疆駕駛同甘，如此不過十餘次即可運完也。其聯絡路決取道新疆，並請供署派若干武官在新疆購備多量汽油存儲以便飛行，盛世才已覆電贊成此事。中正。皓亥。機京。」（註二）

外交部通知各國在滬船隻遠離日艦，免遭戰火損失。

外交部以我國在上海正從事自衛，抵抗日軍侵略，特於本日下午三時三十分通知關係各國，將停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日

三三〇

在上海的軍艦與商船設法離開日艦至少五海里，或由各國商請日本軍艦撤離各該國軍艦商船五海里以外，倘十二小時以內延不辦理，則中國政府對於因中國軍隊與日本軍艦衝突而生之損失不負責任。（註三）

外交部除向有關各國發出上述通知外，同時亦發表如下之聲明：

「中國在上海及其他各地之軍隊，現正從事自衛，抵抗暴力。此項自衛行動，乃係對於侵略中國土地及破壞各種保持和平條約如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之國家，予以抵抗。就公道而言，則在此種戰事中，自衛國所應享受之合法作戰之機會，至少亦應與侵略國相等。」

在上海衝突未發生前，中國政府即曾向各國聲明，謂日本軍隊如利用公共租界之任何部份為作戰之根據，或退避之處所，則中國自衛軍隊即將不獲已採取一切必要之辦法，以應付在租界內之日本作戰人員，而由此所生之一切結果，中國政府絕對不能負責。

現在日本軍隊仍利用虹口及楊樹浦為攻擊之根據地，多數日本軍艦之在吳淞口及在黃浦江中者，仍繼續轟擊中國陣地，中國空軍攻擊此種軍艦時，曾不顧自身危險，特別慎重，以期對於第三國之船隻財產，避免無謂之損害與危險，截至現在，中國飛機並未對任何其他外國之兵艦或財產，故意施以攻擊，即在將來，亦仍係如此。但如因外國軍艦與日本軍艦地位過於接近，因而於中國空軍作戰時發生不可避免之危險，中國政府要屬不能負責，是以最妥辦法，自應由關係各國設法使日本軍艦駛出黃浦，否則即由各該關係國將其所有之軍艦暨其他船舶自行駛出危險地帶。

中國政府以上主張，公允正當，深信必易獲得同情與諒解，尤因吾人奮鬥之目的，不僅在於中國領土之安全，且亦為世界維護正義計也。一（註四）

軍委會任命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

淞滬之戰爆發後，我最高統帥部預料戰事即將擴大，乃重新頒佈戰鬪序列，劃定京、滬、杭一帶為第三戰區，任命馮玉祥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並將京滬警備司令部所屬的部隊改

爲第九集團軍，以張治中爲總司令；另在左翼成立第十五集團軍，以陳誠爲總司令並兼前敵總指揮。

日本拒絕英國所提中日軍隊退出上海四週地帶的建議。

英國駐日代理大使陶資昨（十八）日往訪日本外務次官堀內，謂奉英國政府訓令，爲使上海事件和平解決起見，特建議「中日雙方各從上海同時撤兵，英國當與各國負責保護上海之日僑安全。」堀內於本日邀見陶資，對於英方提議面交日方拒絕覆文。大要如下：

「帝國政府對於上次英、美、法、德、義五國大使提議上海問題和平解決之事，曾加種種好意的考慮，但中國方面，不但毫無具體的表示，且反對我增強非法攻擊之準備，致使日本僑民之生命財產，瀕於萬分危險。此前當在洞悉之中。帝國政府對於此等多數僑民自有加以保護之重大責任，而不便以其責任委諸外國，尙請加以諒解。帝國政府對於租界內內外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實與各國同樣，無不顧念。因此關係，帝國政府切望中國正規軍及其武裝之保安隊，從速撤退於一九三二年停戰協定區域外，以謀戰鬪之中止。查此次上海事件發生之最大原因，實因中國漠視此項協定，而將正規軍及保安隊侵入協定區域，以威脅我方所致。希望關係各國，尤其爲成立停戰協定盡力之友好各國，爲使中國實行撤退此種非法侵入之軍隊，加以積極的處置。」（註六）

附錄：張明發：上海中立區的建議（註七）

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大規模的進攻，引起我們軍隊堅強的抵抗，頗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因此爲着分散我們抗戰的力量，打擊我們經濟的基礎，就又在上海發動侵略的戰爭了。

上海是我國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也是各國擁有巨大利益的大商埠，所以戰事一發生後，我政府即以大兵來保護這經濟上的重鎮，同時因戰事的激烈與延及租界，也使英、美、法等國的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失，尤以英國所受的打擊最爲嚴重，因爲英國在華約有二萬萬五千鎊的投資，其上海區域的，佔有一萬萬八千鎊的巨數。爲保護這巨大利益的安全起見，英國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向中、日二國建議，在上海四週設立中立區，停止戰爭。這中立區建議的詳細內容，雖然沒有正式公佈，但據一般傳說，內容約分二點：（一）相互同意中、日雙方海、陸軍共同退出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日

三三二

海四週之地帶；（二）向日本擔保其僑民的安全，並向中國擔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而保護日僑之責，則由租界內各國軍隊共同擔任之。這建議提出後，英國立向美、法等有關國家徵求意見，一致參加。法國當即允予贊助，美國則尚未正式表明態度。

英國的建議，就其本身的利益說，誠然有此需要。不過這建議的內容與對象，却頗有值得討論的地方。第一、上海戰事的發生，完全是由於日本帝國的進攻而起，我們祇處於防衛的地位。不管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怎樣的狡辯，說日本的在滬作戰，是完全為保護他們僑民的安全，但是派遣大軍到中國領土內進攻的顯明事實，早已證明日本是滬戰的禍首，是侵略弱國的魔王。所以英國要想調停上海戰事，終止衝突，首先應該認清對象，向日本提出交涉，不能派兵來滬，進攻中國。假如英國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末我們的領土既未被侵略威脅，自然不會引起軍事行動，而上海戰事也不至於發生了。

其次，這次上海戰事之所以延及租界，使英國與其他各國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損失，大部分的責任固然應由日本擔負，而英國本身也不能完全卸責。因為這次日本的進攻我國，完全是以公共租界的東北區為軍事根據地。各國既不能於事前阻止日軍的這種非法行動，我們為自衛起見，自然也不能不採取適當處理，由此而發生的損失，當然要由日本負責，同時也要怪英國自己的不好。假如英國能於事前維持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不讓日軍用作軍事根據地，則滬戰非但不易爆發，而且即使發生，各國的利益也不至於受到現在這樣重大的損失了。

再次，英國的建議非但對象認識錯誤，而且對於我國的主權也沒有完全的顧到。英國所提出的上海中立區，包括上海四週的一帶地方，因此我們的市區也被包括在內。日本的軍隊應退出我們的領土，本是理所應然。至於要我們的軍隊也應同樣撤退，不能駐在自己的領土上，這實在是太不顧我們主權的完整了。

英國的建議雖然沒有認清對象，與不顧及我們領土主權的完整，但是我們政府對於中立區的建議，仍表示原則上的接受。這一方面是在外交上，我們對於友邦的善意建議，不能不有相當的尊重，而另一方面在全面抗戰局勢下，上海戰事的暫時終止，也有相當的意義。關於這二點，可作簡略的說明。

第一、我們眼前的唯一死敵，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現在除了與這最大敵人作生死的決鬥外，對於其他同情

我們的友邦，如英、美、法、蘇都應該密切連絡。在這些友邦中最有同我們站在一起行動的，當首推蘇聯。但如英、美二國對於我們的抗戰沒有極大的同情或幫助時，蘇聯爲着顧慮歐洲外交上的關係，也不能對我們作進一步的接合。因此我們爲了獲得各友邦的同情，爲了與蘇聯作進一步的接合起見，對於英國的建議自可予以誠意的考慮。

其次，我們在上海作戰，對於國際關係上的影響雖然很大，但我們長期抗戰的重心點，則還在於華北一帶地方。那裏有崇山峻嶺，最利於游擊戰爭。而上海則爲我們的經濟中心，要是日本大兵能夠退出吳淞口外，不作進攻準備，我們當然不妨暫時接受中立區的建議。

英國的建議雖經我們原則上接受，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却仍堅決反對；不斷的派遣大兵，在吳淞一帶登陸，以冀轉移國際的視線，放棄中立區的建議。可是日本的軍事企圖，終因我軍的英勇抵抗而不得逞，因此上海租界的安分仍然非常可慮。英國要是真想保護其在遠東的利益，那末除了對日採取強硬的態度外，是再沒有第二條的方法了。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獲減刑出獄。

陳獨秀爲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於民國十七年在中共黨內鬭爭中被開除黨籍。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因企圖叛吳活動爲國民政府所逮捕，經由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江蘇高等法院宣判，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五年。嗣抗戰軍興，陳氏得以減刑出獄，重獲自由。

（註八）

日軍對南口全線發動攻擊，居庸關、永寧、前子莊、黃老院等地戰鬪激烈。

本日拂曉起，日軍向南口全線陣地展開攻擊，居庸關、前子莊、黃老院、永寧等地，雙方發生激烈戰鬪，茲錄湯恩伯軍長本日戰報如次：

一、湯軍長皓已參戰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日

三三四

「限卽刻到太原。副委員長閻、總指揮陳：煙密。昨敵全線猛攻，遭我逆襲及觸地雷，死者甚衆，今又增加生力部隊，連合陣地前原有部衆，拂曉起向右翼猛攻，激戰慘烈，黃老院篠（十七日）被衝破，巧（十八日）恢復之陣地又爲敵突破，侵入敵數百人，已嚴令各死守原陣地，另派廿一師一部殲滅突入之敵，該師全力已陸續加入戰線。七十二師三團，於今晚前可全集土木、懷來附近，擬適應衛縱隊，準備出擊。職湯恩伯叩。皓已參印。」

二、湯軍長皓未參戰電

「限十分鐘到太原。副委員長閻、司令官傅、總指揮陳：凌密。（一）本日血戰慘烈，較前更甚，黃老院潰口擴大，侵入之敵尙未殲滅，敵又繼續竄入，正堵截中。（二）蘇林口之敵已突進胡家庄、前莊子，九十四師之潘團受創頗鉅，正抽兵增援中。（三）決心死守居庸關各陣地，以待衛縱隊到來，協力出擊鐵敵。職湯恩伯叩。皓未參戰印。」

三、湯軍長皓西參戰電

「限卅分鐘到太原。副委員長閻、司令官傅、總指揮陳：煙密。（一）全線作戰無稍間息，慘烈爲前未有，頃據偵探報告，大村方向又新增敵兵一旅團，後續尙有敵兵西開，兵力未詳。（二）居庸關情形至急，正設法增援挽救。（三）永寧前四海冶方面，九十四師陣地今午亦發現敵兵約一營，向我陣地攻擊，正激戰中，後續尙有敵兵前進。（四）似此敵兵對我陣地全線施行總攻，企圖於短期得手，我軍官兵均抱最後決心，抗戰到底。謹呈。職湯恩伯叩。皓西參印。」

四、湯軍長皓亥參戰電

「特急。太原。副委員長閻、總指揮陳、司令官傅：凌密。（一）昨晚迄今晨，敵全線猛攻，被我逆襲及觸地雷死者甚衆。（二）晨至午間血戰較前更爲激烈，黃老院陣地又復被敵突破，經反復肉搏以圖恢復，刻尙在激戰中。（三）午至黃昏，全線激戰無稍間息。據探報，大村方向增敵兵一旅，並有不詳部隊西開。（四）敵猛撲居庸關，經我守軍反攻，將其擊潰，斃敵甚夥，敵觸地雷死者百餘人。（五）永寧前方四海冶亦到敵兵，與九十四師守兵激戰中。（六）官兵咸抱抗戰到底之決心，誓死支撐，陣地穩固。謹聞。湯恩伯叩。皓亥。」（註九）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三七號，法規二二三。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二)，頁四六五。

註三：國史館專檔：「外交部檔案——通知外艦須離日艦五海里停泊案」，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五：曾振：「抗戰初期上海作戰記事」，頁三。

註六：「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五一三。

註七：「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六、十七號，頁五一六。

註八：「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五期，頁四六、四七。

註九：國史館專檔：「閻錫山檔案：南口會戰暨張恒失陷案」，民國二十六年八月。

二十日 軍委會成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由蔣委員長兼司令長官，統一平漢、津浦兩線之指揮；並頒發第三戰區作戰計畫。

本日，軍委會成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由最高統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兼司令長官，以統一平漢、津浦兩線指揮之權。同日，蔣委員長以軍委會令字第三號，頒發第一戰區作戰指導計劃如下：

第一 敵情判斷

平津方面之敵，旬日以來，對於南侵行動頗形遲緩，而對於南口方面之攻擊則甚積極；依此判斷，敵之企圖將有下列三案：

一、積極攻略南口後進迫萬全，截斷平綏全線；再威脅大同、窺伺太原；期不自正面攻擊，而摧破我全線之作戰。

二、攻略南口後，鞏固其右側背，以津浦線為外翼，以主力由平漢路，以有力之一部由津浦路尋求我軍側背而攻擊之。

三、如對南口之攻擊不獲成功，則以昌平、密雲為據點，以掩護其右側背之安全後，再依第二案向我進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十九、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三三六

依此判斷，本戰區之作戰，惟有以重兵扼守南口，始能摧破敵一切企圖。故本戰區作戰部署，應側重於左翼方面。

第二 方針

第一戰區之主要任務，爲拒止敵人沿津浦、平漢兩鐵路南下，同時側擊敵人對南口方面之攻擊，並鞏固南口、萬全之線，以爲爾後轉移攻擊，收復失地之基礎。

第三 指導要領

爲拒止當面之敵，應以平漢、津浦兩鐵路爲縱軸，以防守部隊採取縱深疏散據點式之防禦配置；以機動部隊牽制於側翼；如敵向我進攻，則協力防守部隊向敵側背圍攻而殲滅之。同時第一線各部隊應組織便衣游擊隊，越永定河深入平津鐵路以東地區，組織民衆破壞交通，牽制敵軍行動。爲側擊南口方面之敵，應以強有力之機動部隊向南口、懷來、萬全之西南地區挺進，直接或間接援助我南口、萬全一帶之守軍。

第四 軍隊區分各部隊位置及任務

一、右地區兵團：

指揮官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

第六十七軍之一部，位置於同居、大王莊附近。

第二十九軍之一部，位置於東灣頭（小站與馬廠間）附近。

其餘部隊位置於靜海、王家口附近。

第五十三軍之一部，位置於霸縣附近，其餘部隊於雄縣附近。

第九十一師位置於固安附近。

河北保安隊（兵力約一師）位置於任邱、河間附近。

以上各部隊，各對當面之敵確實佔領堅強之防禦陣地，絕對拒止敵之前進爲主要任務。
第六十七軍之其餘部隊位置於馬廠附近取疏散配置。

敵軍進攻時，以由側面策應友軍之作戰爲主。

二、左地區兵團：

指揮官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

第二十六路軍之一師及一旅，位置於琉璃河、涿縣、高碑店附近。

第十七師位置於保定附近。

以上各部隊，各對當面之敵確實佔領堅強之防禦陣地，絕對拒止敵人之前進爲其主要任務。

第二十六路軍之其餘部隊，位置於房山、張坊鎮附近。

第三軍位置於涿水、易縣附近。

第二師位置於徐水附近。

第二十五師位置於滿城附近。

以上各部隊，各在指定地點及其附近取疏散配置，敵軍進攻時，以由側面策應友軍之作戰爲主，同時保持機動，準備隨時可向北平、南口方面取攻勢。

三、第一總機動兵團：

指揮官前敵總司令衛立煌。

指揮第十、第八十三、第八十五等師，以齊堂、大龍門一帶活動根據地，以策應昌平、南口、懷來方面之作戰，截擊敵之側面爲主要任務。

四、第二總機動兵團：

指揮官第八路總指揮朱德。

指揮第一一五、第一二零、第一二九師，以陽原、蔚縣、涞源爲活動根據地，以策應下花園、宣化、萬全方面之作戰，截擊敵人之側背，並須以便衣隊深入冀東、熱河地區施行游擊戰，襲擊敵軍後方爲主要任務。

第五 作戰地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三三八

右地區與左地區間，爲河間縣、雄縣、固安縣、順義縣各西側相連之線，線上歸右地區兵團。

第六 總預備隊

第四十軍之第三十九師位置於滄縣，在杜生堡、滄縣以東之線構築陣地。

第三十二軍位置於饒陽、武強、束鹿、深澤、安平一帶，在獻縣、晉縣之間構築陣地。

第十一路軍位置於石家莊，在藁城、正定、石家莊地區構築陣地。

第二十三師位置於德縣，在德縣及其附近構築陣地。

第四十七師在石家莊待命。

第七 部隊配置與工事構築

各部隊無論其任務爲防守或機動，務採疏散之配置；並須利用地形構築工事，以達到步步爲營能攻能守之要求，而增加國軍之強韌性。

第八 後方勤務部隊之任務

後方勤務部隊應依本計畫從新規畫諸設施，務應各地區作戰上之要求完成通信、交通、衛生諸設施；充實彈藥、器材之補充，講求集積、運輸之要領；對各項設施，務顧慮對空遮蔽，取分散配置，以避免敵空軍及砲兵所予之損害；且應不失時機補充前方，並本此要旨妥擬方案具報。

保定行營接奉上項命令後，基於所頒指導計劃，斟酌當前狀況，策定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實施計劃。其有關平漢方面作戰者，大要如左：

第一 方針

本戰區北正面，爲拒止敵軍南下，並摧毀其攻擊企圖，應以必要兵力，堅強配置於津浦、平漢各陣地線，行強韌之抵抗；以有力之機動部隊，控置於易縣以北山地，準備爾後之攻擊。

第二 指導要領

一、各在其地區內，就現有城寨、村鎮構築據點，以必要兵力守備之；另以有力機動部隊，控置於易縣以北山地，相機攻擊敵軍側背。

二、無論敵動向如何，須不斷施行攻擊，並多求迂迴敵之側背。

三、各級部隊長應控置有力之預備隊，相機施行大規模之逆襲。

四、各部隊應固守城寨及據點，非有命令不得後退。

五、騎兵擔任前方警戒，主力控置於適宜地點，依戰況襲擊敵之側背。

第三 兵團部署

一、右地區指揮官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兵力及任務略）。

二、左地區隊指揮官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

左地區隊轄第二十六路軍、騎兵第十師、步兵第四十七師、第三軍、第五十二軍各部隊，任務如次：

① 第二十六路軍，附騎兵第十師，在固安（不含）琉璃河、房山、黑龍關之線，確實佔領陣地，並以便衣隊擾亂敵之側背。

② 步兵第四十七師在涿縣附近，準備支援第二十六路軍之戰鬥。

③ 第三軍在高碑店、涞水、易縣一帶地區構築陣地，並準備爾後之作戰。

④ 第五十二軍在新安鎮、漕河頭、滿城、保定一帶地區構築陣地，並準備爾後之作戰。

第四 作戰地境

右地區隊與左地區隊間，為河間、雄縣、固安、順義各西側相連之線，線上屬右方兵團。（註一）

同日，軍委會以日本已決派陸軍進犯上海，為應付即將來犯日軍，實有全盤部署之必要，乃頒發第三戰區作戰計劃如次：

第一、敵情判斷

敵如取消極行動時，則彼在上海市方面必暫取守勢，用海軍掩護，其兵力之一部，由瀏河、楊林、七丫各口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三四〇

行登陸，於登陸成功後，再由上海市方面轉移攻勢，企圖進出崑山、太倉、瀏河之線。如取積極行動時，則其海軍之行動將益擴大，除由上述各口登陸外，更取大包圍之態勢，分由漣浦、瀏海沙方面強行登陸，向我吳縣、福山之國防陣地側背攻擊，同時更增加兵力，以摧破我全正面，進而威脅我首都。

第二、指導方針

戰區以鞏固首都及保有經濟策源地之目的，迅速圍殲上海市附近之敵人，並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陸之企圖。

第三、兵團區分

一、淞滬圍攻區

指揮官 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

第三十六師

第五十六師

第八十七師

第八十八師

第八十九師

獨立第二十旅

教導總隊之一部

軍政部學兵隊

淞滬警備部隊：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上海市保衛團。

重砲兵第十團

砲兵第三團

砲兵第八團

砲兵第十六團 在圍攻期內暫歸指揮

重迫擊砲兩營

戰防砲兩連

戰車一營

太湖聯防部隊

二、長江南岸守備區

指揮官 第五十四軍軍長霍揆彰

第十一師 在圍攻期內暫歸淞滬圍攻區

第十四師

第六十七師 暫控置於南京附近

砲兵第十六團 在圍攻期內暫歸淞滬圍攻區

三、長江北岸守備區

指揮官 第一百二十一師師長常恩多

第一百一十一師

江蘇保安隊第一團

江蘇保安隊第八團

四、杭州灣北岸守備區

指揮官 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

第六十一師

第六十二師

第五十五師

第五十七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獨立第四十五旅

砲兵第二團

五、浙東守備區

指揮官 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

第十六師

第六十三師

第十九師

第五十二師

新編第三十四師

獨立第三十七旅

暫編第十一旅

暫編第十二旅

暫編第十三旅

第四、作戰地境

一、長江南岸守備區與淞滬圍攻區間，爲太倉縣城——夏駕橋——浮橋鎮之線，線上屬圍攻區。

二、淞滬圍攻區與杭州灣北岸守備區間，爲松江縣南側——閔行——黃浦江左岸之線，線上屬圍攻區。

三、長江北岸守備區守備靖江縣、南通縣、海門縣、啓東縣沿岸。

四、杭州灣北岸守備區與浙東守備區間，爲杭州、錢塘江至杭州灣、玉盤山之線，線上屬浙東守備區。

五、浙東守備區守備永嘉縣、臨海縣、鄞縣、紹興縣沿海。

第五、兵團任務

一、淞滬圍攻區



就現佔要點增強工事，逐步進攻，以縮小敵之防守範圍，使其增援部隊不能擴張，以達成圍殲敵人之目的，同時構築真茹鎮、大場鎮、廟行、蘊藻浜至吳淞鎮等處工事，以鞏固圍攻基礎。

二、長江南岸守備區

以積極行動，澈底殲滅敵之登陸部隊爲主任務。

第十四師主力位置於常熟附近，一部在白茆口、福山鎮、鹿苑鎮間沿江警戒，與瀏河之第五十六師協調。

第六十七師暫控置於南京附近。

第十一師位置於吳縣、崑山縣附近，並派一部在江陰縣間江邊警戒。

第十四師、第十一師對於國防陣地須詳細偵察，慎重考慮戰術戰鬥上之運用，並修補增強之。

三、長江北岸守備區

主力位置於南通附近，於靖江、海門、啓東沿岸各派一小部隊警戒之。

如敵軍企圖由長江南岸登陸或通過江面時，以我射程所及而制壓之。

四、杭州灣北岸守備區

以積極行動，澈底殲滅敵之登陸部隊爲主任務，主力位置於嘉興、乍浦附近，一部在沿海要點警戒，並派步、砲兵一部位置於黃浦江東岸，便於向敵側背施行射擊，以策應崑滬區之作戰。

五、浙東守備區

主力位置於鄞縣（即寧波）、蕭山、杭縣附近，一部直接警戒浙東沿海。

如敵企圖由杭州灣北岸地區登陸時，則支援該地區友軍殲滅敵人。

六、預備隊之控置與運用

各地區指揮官各控置適當兵力，俾適時得應鄰近地區及其他之需要。

七、部隊配置與工事構築

各地區指揮官無論在攻擊與防禦時，皆須使各部隊取縱深配備，注意對陸對空、疏散遮蔽，凡部隊所到之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三四四

均須構築工事。

八、空軍行動

對企圖登陸之敵，須予以最大威力之轟炸，對敵航空母艦尤應不顧犧牲強行炸沉之。

九、海軍行動

應協同陸軍作戰，如敵船進入長江下游，企圖強行登陸或轉用兵力時，須盡力攻擊之，縱有犧牲亦所不惜。

十、後方勤務之任務

適應各地區作戰之要求，完成通信、交通、衛生諸設施，充實彈藥、器材諸補充，至其集積、運輸等，務須注意疏散及對空、對陸之遮蔽，以避免敵空軍及砲兵之轟擊。（註二）

財政部公布「救國公債募集法」。

由於國難日急，財政部前曾呈請國民政府發行救國公債五萬萬元，嗣經國府批准，乃於本日公布「救國公債募集法」，共十四條。其原文如次：

一、本公債由財政部委託各級政府機關、各郵政局、各郵政匯業儲金局、各電報、各國營事業機關、各銀錢業公會、各商會、各同業公會、各銀行錢莊、各報館、各學校、各法團為經募機關。

二、每一地方就上列各經募機關，組織一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辦理宣傳經募事宜，其組織及辦事通則另定之。

三、勸集之現金、物品，以左列各種為限：①國幣或外幣，②生金、銀及其製成品，③有價證券，包括國內外證券，④存款摺據，⑤不動產之易于變價者，⑥物品、材料之可隨時變價或直接應用者。

四、前條第一款之外幣，按中央銀行逐日掛牌價計算，第二款之生金、金銀及其製成品，按其所含金、銀之成份計算。第三款之有價證券，按照市價之估價計算。但國民政府所發行或保證之內、外債券，得按票面計算。第四款之存款摺據，按其實存本、息金額計算。第五款之不動產及第六款之物品、材料，按售得價款或估價計算。關於財物之變賣或估價均由當地勸募委員會辦理之。

五、各經募機關收到第三條所列各款之財物時，如爲國幣或可立時以國幣計算數額者，應卽如數填給正式收據，其須變價或估價者，先給臨時收據，俟變價或估定後再換給正式收據。

六、正式收據由財政部印製發交各地勸募委員會，經該負責人簽名蓋章後分發，當地各經募機關填發時，應由該機關負責人簽名蓋章。

七、各經募機關所收第三條第一至第四各款之財物，及第五款之契據，應逐日報告當地勸募委員會，並將其財物契據送交當地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銀行、郵政滙業局、郵政局及其他指定之銀行收存，其無上述行、局之地方，而有政府機關者，應逐日送交該機關收存，其無上述行、局及政府機關之地方，應每三日送交就近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郵政滙業局、郵政局及其指定銀行或政府機關收存。前項政府機關收存經募機關開到之財物契據，應逐項送交就近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郵政滙業局、郵政局或其他指定之銀行收存。第三條第六款之物品材料，應逐日送交當地勸募委員會。

八、關於不動產及物品、材料之變賣估價及送交應用，另以規則定之。

九、各地勸募委員會、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郵政滙業局、郵政局、其他指定之銀行，及收存經募機關解交財物，政府機關應每週將所收財物之名稱、數額，列表報告財政部一次。

十、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銀行、郵政滙業局、郵政局、及其他指定之銀行所收款項另立救國公債專戶存儲，每週由各該總行、總局開列清單報告財政部一次，其款憑財政部兩令支撥。

十一、凡持有第六條之正式收據者，得就近向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銀行、郵政滙業局、郵政局及其他指定之銀行，按照收據所載金額，換取同額救國公債，其開始換發日期，由財政部公告之。

十二、個人或團體願付財物捐充救國之用，而不願收受救國公債者，其財物亦得由各經募機關經收，但其收據應註明白願捐輸，不換公債字樣。

十三、前條捐輸財物之個人或團體，由財政部呈請國民政府特予獎勵，其獎勵之章程另定之。

十四、本法經財政部公布施行，並呈請行政院備案。（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日

顧維鈞電報國聯對日制裁不易，對法國購買軍火務須保密，藉免日對法抗議。

我國駐法國大使顧維鈞本日電呈外交部，報告與法國外長交涉助我抗日談話情形。其電文如下：

「頃訪法外長，談（一）我訴諸國聯事，業經今晨國務會議曾加以討論，僉以爲此事中國政府可自由決定。法素擁護國際聯合會，此次亦必盡力在國聯贊助中國，惟正值國聯一再暴露能力薄弱之後，波蘭、挪威、瑞典、丹麥等國，又對國聯態度不佳，自難期獲得實際效果。如施行制裁，殊屬不易，不過可將盟約原則重行申述，使於道德上爲中國聲援，並言美之不在國際聯合會實爲可惜。又詢英方已否接洽，鈞答正在接洽，並希望美國能一如國聯討論東案時與國際聯合會合作。法外長言，此層實屬重要，否則國聯更無能力矣。（二）鈞又詢供給器械事，渠稱經決定原則，法政府礙難直接接濟，惟凡商辦之廠一概聽其自由供給裝運。渠又以凡屬該部管轄之一切機械業經訂購者，可以設法全部交貨，惟未訂購，務請勿購官有。鈞謂我購之貨亦有屬於陸軍部管轄者，是否須限於商辦之廠。渠謂原則上如此議決，想儘有通融餘地。（三）鈞詢假道越南運輸事，渠言亦議決商辦之貨聽其自由運輸，且日方屢次聲明，現在用兵並非國際戰事，則更無問題。（四）法外長又言孔使所訂購各貨種類、數量，簽字地點、日期、及貴使來商供給運輸等問題，日方完全知悉，前來抗議，謂法助華抗日，表示不滿。雖經答以既非戰事狀態，自無中立可言，一切商業運輸，當然完全自由。但日方消息之靈通，足見有大規模間諜之組織，或在歐洲，或在他處，華方似有洩漏之處，務望慎防云。除電告孔使及切告本館館員及法商注意外，請大部轉達有關機關一併留意爲禱。顧維鈞。（一）（註四）

我空軍擊中上海日軍司令部及日總領事館。

外交部上海辦事處本日報告，我空軍出擊，命中上海虹口日軍司令部及日本總領事館。電文稱：

「南京。外交部鈞鑒：密。今晨八時，我空軍六機到滬轟炸，虹口日軍司令部及日總領事館附近發火，據外國軍事人員目擊者談，此次擲彈均能命中，現火尚未息。又據由楊樹浦來之外僑稱，敵方糧食缺乏。謹聞。辦事處叩。號。」（註五）

日鮮僑民撤離威海衛。

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爲擴大侵華戰火，急速撤退在華僑民。本日，威海衛日、鮮僑民六十九人全數撤離。（註六）

註一：「抗日戰史——平漢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一二——一七。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九——一四。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武漢日報」，第三版。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九三。

註五：同註四，二七九。

註六：同註四，頁二三〇。

二十一日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民國二十年代，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不斷侵華，並危及蘇俄在遠東的安全，致使東亞三個主要國家日本、中國、蘇俄間的關係，發生變化，此種變化，至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尤爲顯著。

在蘇俄方面：自民國二十五年，日、德簽訂防共協定，以共同防衛共產國際的破壞及防止蘇俄赤化世界爲宗旨，開始自東、西兩面包圍蘇俄後，即使蘇俄惴惴不安。（註一）因此蘇俄爲突破日、德兩面夾擊，不得不在外交上尋求出路，乃改變其武裝赤化世界的手段爲「人民陣線」，號召各國共黨，假藉維護世界和平，反對法西斯軍國主義，來保護蘇俄而戰。在中國方面，特別指示中共策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救亡口號，以緩和中共被殲滅的危險，並借此手段，激起中國人的抗日情緒，逼迫中國政府提早與日本攤牌，爆發中日戰爭，來紓解蘇俄東面的威脅。（註二）因而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即在蘇俄指示下，正式向國民政府發出停戰議和通電，同時蘇俄駐華大使鮑格

莫洛夫亦頻頻與中國政府、民間等各階層人士接觸，示意蘇俄準備予中國所需援助，並向中國新任駐蘇大使蔣廷黻表示，蘇俄甚至可以接受建議，和中國訂立互助條款。（註三）自此南京與莫斯科間即展開新的談判。

當時中國處境，由於日本於民國二十年侵佔中國東三省，民國二十二年又越長城侵入河北省，其後即不斷地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分裂中國。（註四）因此至民國二十五年時，中日的情勢已至決定性的關鍵時刻。中國最高軍事領袖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即認為：「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地，我們拒絕他（日本）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註五）面對如此險惡的局面，蔣委員長認為除以實力對抗日本外，別無他途，因此在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日，日本又對華北提出種種不合理要求時，蔣委員長就在日記寫道：「日寇又向華北提出撤消軍分會與撤換北平市長之要求，聞之不勝氣憤，捨備戰外，更無第二條路矣。」（註六）同月中旬，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J. Johnson）於訪問南京後，亦深深感受到中國領袖準備抗日的氣氛，向美國國務院的霍爾伯克（Stanley Hornbeck）說：「蔣和他周圍的人，已準備以實力對付實力。」（註七）

出於民國二十五年，中國最高當局已決心對日備戰，因此即籌思如何聯結友邦，共同抵禦強敵日本。當時蔣委員長即認為，中國如謀取蘇俄援助，前途叵測，惟有利利用英國在華鉅大投資，由其轉促美國，共同抵抗日本，纔為正途。（註八）惟當時英國因德國希特勒政權興起，在歐洲自顧不暇；美國則因其國內孤立主義氣氛高漲，對華問題興趣不高。致蔣委員長聯合英、美等民主國家之主張，一時不免曲高和寡，不得不對孫科、邵力子等聯蘇派，採綏靖政策，而提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合作，並在此方針之下，促進中蘇關係。」乃由外交部長張羣和蘇俄駐華大使進行會談，尋覓中蘇共同維護東西和平的途徑。（註九）其後，蔣委員長並命陳立夫及張冲擔負與蘇俄

鮑格莫洛夫大使進行交涉，以訂兩國軍事同盟，對付日本。惟鮑大使向莫斯科請示後，認為軍事同盟僅對中國有利，使日軍不敢輕舉妄動，惟一旦日軍侵華事發，蘇俄亦必牽入戰爭，若德國乘機東侵，蘇俄仍將東、西作戰，且使蘇俄被侵機會增加，殊為不妥，故不願考慮。陳氏認為其理由亦尚充分，遂退一步要求訂一互不侵犯條約，即日本如侵華，蘇俄不得乘機直接或間接（指援助中共）侵華；日本如侵蘇，中國亦不得聯日以侵蘇，如此雙方均有利。此一原則，蘇俄鮑大使於得到指示後，同意進行，惟仍絕對保密，此後經陳立夫等與鮑格莫洛夫多次在南京磋商互不侵犯條約之文字，逐漸就緒。（註一〇）直至本日，始由外交部長王寵惠和鮑格莫洛夫大使，代表雙方國家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惟條文則又延至八月二十九日始行公布。茲誌條約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為欲對於一般和平之維護有所貢獻，並將兩國現有之友好關係鞏固於堅定而永久的基礎之上，又欲將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簽訂之非戰公約中雙方擔任之責任重行切實證明起見，因是決定簽訂本條約。兩方各派全權代表如左：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長王寵惠。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特派駐中華民國大使鮑格莫洛夫。

兩全權代表業經相互校閱全權證書，認為妥善，約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

（第二條）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第三條）本條約之條款，不得解釋為對於在本條約生效以前，兩締約國已經簽訂之任何雙面或多邊條約，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一日

三五〇

於兩締國所發生之權利與義務，有何影響或變更。

（第四條）本條約用英文繕成兩份。本條約於上列全權代表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為五年。兩締國之一方，在期滿前六個月，得向彼方通知廢止本條約之意思，倘雙方均未如期通知，本條約定為第一次期滿後，自動延長二年。如於二年期間屆滿前六個月，雙方並不向對方通知廢止本條約之意，本條約應再延長二年，以後按此進行。

兩全權代表將本條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訂於南京 王寵惠 鮑格莫洛夫」（註一一）

行政院令撥九萬五千元為接運僑胞費用。

本日，行政院為護送旅日僑胞返國接運費，指令外交部之令文如下：

「本年八月十四日國字第七零四二號會呈，為奉令會商護送旅日華僑回國辦法，請鑒核示遵由。呈件均悉。案經提出本院第三二五次會議決議：『通過第一批接運僑胞費用國幣九萬五千元，由財政部先行墊撥，在廿六年度國家第二預備費項下動支。』除令飭財政部遵照辦理，並函達國民政府主計處查照外，仰即會同僑務委員會編造概算，呈院核轉。此令。」（註一二）

宋哲元等抵京報告前方戰況，並請示大計。

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本日晚八時半自河間乘津浦車抵京，秦德純、鄧哲熙、石敬亭、過之翰、雷嗣尚、王義樞等同來。蔣委員長代表錢大鈞、何應欽部長代表曹浩森、參謀次長熊斌及二十九軍駐京代表李世軍等，均到浦口車站歡迎。宋氏下車向歡迎人員示謝後，即過江赴旅邸休息。記者隨赴旅邸採訪，宋派雷嗣尚、王義樞代見。宋氏此次到京，係向中樞當局報告前方情況，並請示大計。這是宋哲元自民國二十年春受任二十九軍軍長以來，首次到京訪問。（註一三）

日軍進犯津浦、平漢北段；孫連仲部於良鄉、房山戰鬪失利。

自本月上旬平津地區失陷後，日軍即積極準備向平綏路進攻，同時以一部份兵力向平漢、津浦北段警戒，以牽制國軍應援平綏線。自本月中旬平綏線南口戰役轉趨激烈後，雙方即積極作軍事的部署：

津浦北段方面：敵、偽軍共四萬餘人，在日軍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的指揮下，本日由小站、楊柳青等地，向第一集團軍馬廠附近進攻，雙方正在交戰中。（註一四）

平漢路北段方面：我軍爲策應南口方面作戰，本月十九日軍委會電令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以有力部隊向平、津攻擊，以掩護第十四集團軍北進，達成其策應南口作戰的目的。該路軍當以第三十師守備固安、馬頭鎮、琉璃河、房山一線原陣地；第三十一師進佔房山至魯灘之線側面陣地；第二十七師於本日向良鄉發動攻擊，雙方激戰於良鄉城南及房山縣西北高地。孫連仲部雖迭予敵以重創，嗣以日軍砲火猛烈，我方陣地俱被摧毀，不得已乃行後退。（註一五）

長城神威臺遭日軍侵略。

神威臺爲長城上的重要關口，北距張北五十里，南距萬全四十里，張家口八十里，自古即爲防衛張垣重地。自本月十六日日軍開抵張北後，即和我圍攻張北、崇禮的國軍劉汝明部在長城線上展開激烈的戰鬪。本（二十一）日，日軍乘我出擊部隊失利轉移陣地之隙，以重兵突破神威臺，長驅而入，直逼張垣。（註一六）

註一：重光葵：「昭和の動亂」，頁六七—七〇，原書房株式會社，昭和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發行。

註二：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頁一二四—一二六，「中華民國國際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印行。

註三：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出使莫斯科」，原載「傳記文學」，第三二卷，六期，頁九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一日

三二二

註四：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九二。

註五：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六九。

註六：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十冊，頁六五，「中央日報」社譯印，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初版。

註七：Dorothy Bro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 18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註八：蔣委員長對於日、蘇對華企圖與作法看得很透徹，如其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記云：「俄狡而倭暴，吾中華實處乎其中，應自力自強，方能挽救危亡也。」另民國二十七年元旦日記云：「國之禍患，有隱有急，倭禍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即可得之。見總統蔣公逝世三周年紀念集，頁二三、二四，近代中國社，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五日出生版。

註九：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六九—七一。

註一〇：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頁四八—四九。

註一一：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頁三二八—三二九。

註一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六)，頁一二。

註一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一四：國防部編：「抗日戰史——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一三。

註一五：國防部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一九〇。另見「孫連仲回憶錄」，頁四四。

註一六：閻錫山檔案：「南口會戰暨張垣失陷，萬全劉主席(汝明)煙密敬已電」，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十二日 軍委會收編投誠共軍，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

自本（二十六）年二月，國軍進駐西安，西安事件餘波逐漸平息後，國民政府即開始著手收編投誠共軍。迄盧溝橋事件爆發，七月八日，毛澤東等聯名上電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表示紅軍願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為國效命。九日，彭懷德等再上電蔣委員長，表示紅軍願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鋒。（註一）在共黨之請求下，蔣委員長於本（八）月十四日，在南京接見朱德，就收編事有所指示。本日，軍委會發佈收編投誠共軍命令如下：

「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三師（第一百十五師師長林彪，第一百二十七師師長賀龍，第一百二十九師師長劉伯承），共兵額為二萬人。」

軍委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歸閻錫山長官指揮，開赴晉北作戰。另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註二）

宋哲元分謁中樞軍政當局，報告前方情況。

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於昨日抵京，本日分謁中樞軍政當局，報告前方情況並請訓。宋氏發表書面談話云：

「哲元此次來京，係向中央及蔣委員長報告並請示一切，現在二十九軍在前方各部隊，均已佈置完畢，陣線堅固，駐紮、駐察各部份，由馮主席治安、劉主席汝明率領，正在與敵對戰中，士氣振奮，均抱同仇敵愾之心。現在國家已到最後關頭，我不殺敵，敵必殺我，刻下我全國軍民一德一心，在中央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抱必死之決心，必得最後勝利也。」（註三）

侵華日軍二師團在滬郊、吳淞等地登陸，侵犯羅店、瀏河之線。

本日夜，日本援滬部隊上海派遣軍第三、第十一師團由松井石根大將率領下，開始在川沙、獅子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三五四

、寶山、吳淞等處，強行登陸，我軍爲阻止日軍，展開反登陸作戰，滬戰焦點遂由虹口、楊樹浦轉移至長江沿岸羅店、瀏河一線。（註四）

註一：郭華倫：「中共史論一」，頁二一六。

註二：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八二。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四：「抗日戰史——淞滬作戰」，頁一九。另見秦郁彥：「日中戰爭史」，頁二八〇、二八一。

二十三日 法國建議將上海蘇州河至南市一段浦面，作為中立地帶。

本日，法國駐滬總領事及法遠東海軍總司令分別致函或親訪中、日在上海有關當局，建議將蘇州河至南市第一段浦面，作為中立地帶。我上海市長俞鴻鈞接法方來函後，以法方意見，關係我國主權，電告外交部稱：

「南京。外交部勦鑒：密。今晨准法總領事來函謂，法國政府以自蘇州河至南市一段浦面，爲外艦所停泊，主張作爲中立地帶，今晨法遠東海軍總司令皮高德中將，親訪日第三艦隊司令，將是項計畫通知。查前在法界浦面停泊之日本魚雷艇，已經離去，故中國如能同意下列兩點，則是項中立似屬可能。卽：（一）中國兵船不得經過該中立地帶。（二）不得在該處埋設活動水雷等語。今午復接法領來函，略稱今晨零點至四點，有槍彈數發自浦東方面飛來，擊中法國旗艦練冒德比甘號，另有槍彈在艦面掠過，又有小口徑砲彈一枚，墜於艦殼發生爆炸，此種事實證明在黃浦江內，設立中立地帶之必要云云。查法領所稱，關係我國主權，但國際輿情亦難漠視。擬婉詞答復，中國兵艦通過該段地帶，未便受任何限制，惟中國對各友邦利益與安全素極重視，如法國方面能保證日艦不停泊，或通過該處地帶，我方可保證不在該處埋設水雷，當否？敬乞示遵爲禱。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叩。漾西。」（註一）

粵漢、廣九兩鐵路接軌通車。

清末英國建議修築廣九（廣州—九龍）鐵路，本擬與粵漢（廣州—武昌）鐵路接軌相通，使香港能與長江流域連成一氣。惟廣州人士認為兩路一經接軌，進出口貨物悉數為香港所奪，廣州的繁榮必大為減色，因而不提接軌事，即認為是媚英行為，而羣起反對。

及至民國二十五年九月，粵漢鐵路全線通車後，日本對我國侵略日亟，粵漢、廣九接軌實為備戰之所需，粵漢鐵路當局即先將接軌路基築好，作為接軌準備。本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最高當局下令接軌，迄本日兩路完成通車，從此我進出口物資即可利用香港海口，沿廣九、粵漢兩鐵路源源進出，開國際運輸新紀元，對抗戰前途影響很大。（註二）

日軍增援部隊於滬郊吳淞、川沙鎮、張華浜一帶強行登陸，與我軍激戰。

日本侵華開滬部隊第三、第十一兩師團本日陸續於吳淞、川沙鎮、張華浜一帶強行登陸，與我守軍第八十七師（王敬久）及第三十六師（宋希濂）部展開激戰。（註三）

南口右翼陣地鎮邊城失陷；日關東軍進犯張垣。

本月初，北平失陷後，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即率部侵犯南口，與我第十二軍湯恩伯展開激戰。本日，日軍向南口右翼陣地鎮邊城西南迂迴，我第七十二師第四一六團應戰不支，鎮邊城失陷。當時我因無增援部隊，致使日軍先頭部隊竄抵水頭，危及懷來。（註四）

同日，日本關東軍為牽制平綏線我軍增援南口，大舉進犯察哈爾省會張垣，與我第一四三師劉汝明部激戰中。（註五）

美國務卿赫爾籲請中日停戰。

美國務卿赫爾本日重申七月十六日聲明之原則，籲請中日兩國應依照世界各國輿論所認為應支配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三五六

際關係之原則，速解決其爭執。赫爾又謂美政府仍相信其於七月間所宣布美國國際政策之原則。（註六）

註一：「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九二。

註二：簡筌箴：「粵漢鐵路全線通車與抗戰的關係」，頁一三二—一三三，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

註三：「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二一。

註四：「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一八。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武漢日報」，第三版。

二十四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中華民國戰時軍律」及「中華民國戰時軍律施行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中華民國戰時軍律」十條及「中華民國戰時軍律施行條例」五條，以規範國人戰時應守之軍律，及觸犯軍律處罰條款。茲誌條文如次：

中華民國戰時軍律

- 第一條 不奉命令，無故放棄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者死刑。
- 第二條 不奉命令，臨陣退却者死刑。
- 第三條 奉令前進，託故遲延，或無故不就指定守地，致誤戰機，使我軍因此而陷於損害者死刑。
- 第四條 降敵者死刑。
- 第五條 通敵為不利於我軍之行爲者死刑。
- 第六條 故意損毀我軍武器、彈藥、糧秣、艦船、飛機、廠庫、場塢、防禦建築物，及交通通信機關，以利於

敵或以資敵者死刑。

第七條 主謀要挾，或指使爲不利於軍事之叛亂行爲者死刑。

第八條 敵前反抗命令不聽指揮者死刑。

第九條 造謠惑衆，搖動軍心，或擾亂後方者死刑。

第十條 縱兵殃民，劫奪、強姦者死刑。

中華民國戰時軍律施行條例

第一條 不論文武軍民人等，戰時犯本軍律之罪者，俱照本軍律治罪。

第二條 犯本軍律之罪者，悉由軍法機關依照陸海空軍審判法審理之。

第三條 犯本軍律之罪者，依其情節得依陸海空軍刑法處斷。

第四條 本軍律所規定之罪以外，悉照陸海空軍刑法辦理。

第五條 本軍律及條例自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起施行。（註一）

我便衣隊在滬西白利南路炸斃日人，駐滬英軍提出抗議。

對我便衣隊員在滬西白利南路附近炸斃日人事，駐滬英軍司令來函主張解除第六區警察武裝，上海市長俞鴻鈞本日爲此致電外交部稱：

「卽刻到南京。外交部鑒：密。今日下午中國便衣隊員，在滬西白利南路附近（本爲越界築路，但英軍認爲係彼防區）以手榴彈向二日人投擲，一名旋即斃命，一名受有重傷，此種行爲本屬不合，正飭屬查辦間，今晚駐滬英軍司令忽來函，謂我警察人員與此案有關，主張解除第六區警察武裝，並請本市長下令該警察，將軍械自動繳租界警察局等語。當以英軍司令來函未便置復，但卽函致英總領事，告以該英軍司令來函內容，並謂本案發生固屬不幸，但本市長對英軍司令所主張一節，萬難同意。我方警察當局並否認該局人員與本案有關，本市長將加以調查。惟此種不幸事件，租界內近來亦嘗屢有發生，本市長惟有令飭警察當局嗣後嚴切注意，如英軍當局以此爲解除我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

三五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

三五八

察武裝，本市長不得不認爲極不友誼之舉，足以引起重大誤會，請煩查照轉知英軍司令爲荷等語在案。竊以際此中日戰事正亟，不願發生中英間誤會，故除嚴誠警察局嗣後應特別慎重外，並將妥慎應付，冀可消弭糾紛，謹電奉聞。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叩。敬亥。」（註二）

日軍佔領孔家莊，柴、張間交通中斷。

自本月二十一日，侵犯張垣日軍突破神威臺後，即沿公路壓迫萬全縣。另以一支部隊南侵，於本日下午三時佔領孔家莊車站，致使柴溝堡與張垣間交通中斷，張垣陷於四面包圍。茲錄察省主席劉汝明本

日四時、戌時兩戰報如次：

一、萬全劉主席煙密敬西電

「太原閻並轉南京蔣鈞鑒：煙密。今（二十四）午敵集中炮火轟我黃土梁之陣地，同時敵戰車十八輛、裝甲汽車五十輛沿舊萬全以南向孔家莊前進，此時我砲被其壓制，遂於下午三時佔領孔家莊車站。迄四時，敵復以後續部隊轉而東攻，與我高家屯守兵激戰。敵繞我側背，平綏交通因以斷絕，四面包圍待援甚急。職劉汝明叩敬西。」（按本電文山柴溝堡傅總司令轉達）

二、萬全劉主席汝明錄密敬戌電

「太原。副委員長閻、南京。委員長蔣鈞鑒：錄密。今日戰況如下：（一）步、騎、砲聯合之敵攻佔我三間房後，轉回青邊口、偏河口攻擊。（二）由張北、沽源南來之敵約二千餘人附砲多門，由淘賞廚方面攻我西店子。（三）佔領孔家莊車站之敵，有戰車十二輛、裝甲車四十餘輛、重砲八門，已佔領上房寺，向張垣南高家屯進攻。（四）敵已分數路圍攻張垣，爲解除目前危機，計乃挑選精銳出黃土梁，向孔家莊襲敵側背，期將孔家莊以東之敵殲滅於高家屯以南地區，倘此舉不成，則更危矣。謹稟。職劉汝明叩敬戌印。」（註三）

防守南口之第七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轉進桑園。

經過連日血戰，南口我軍傷亡過半，負責南口防守的我第七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湯恩伯，因於本日下午令變吏部署，改線為點，縮小防地，以便持久待援。是時，竄抵水頭之日軍，向北推進至懷來不及十公里之十八家，並分兵一部向榆家堡迂迴，企圖切斷平綏鐵路交通，孤立懷來。我軍為適應戰況，令獨立第七旅馬延守部留守懷來待援，將前敵總指揮部轉進至桑園。（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四一號，法規一。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九二—二九三。

註三：國史館專檔——閻錫山檔案：南口會戰暨張垣失陷，民國二十六年八月。

註四：同註三。

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朱德、彭德懷通電就任第八路軍總、副指揮職。

本月二十二日，軍委會收編投誠共軍為第八路軍，編入第二戰鬭序列，令其開赴晉北抗日。因此，毛澤東即提議中共中央舉行一次擴大會議，以便在第八路軍出發前，決定中共在抗日時期的全盤戰略與戰略。因之，中共中央乃於本日在陝北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縣附近一個村莊內舉行會議，討論今後共軍動向及如何接受政府改編等問題。參加此次會議者約二十人，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任弼時等人和中共中央各部首腦外，尚有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等重要將領。會中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等人意見有所爭議，經休會三天，始達成如下協議：

一、在政府改編方面：「形式上照政府軍制度，但紅軍政治部組織與職權仍舊維持原狀，執行對軍隊的監督。至於軍事委員會派來的參謀，可使其常駐延安，擔任聯絡，但不接受其進入部隊。意思是政府經費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管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三六〇

二、共軍參加抗日後的動向方面：共軍「進入山西之初，應按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和戰局的戰略意圖，統一行動，並在作戰初期爭取若干表現，以擴大宣傳和影響。但當日軍進一步深入，戰局逆轉或混亂時期，第八路軍即應單獨行動，以山西為基地，分散向河北、山東、河南、熱河、綏遠、察哈爾各地發展，並以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在敵後爭取民眾，擴大武力，建立根據地。」（註一）

此外，洛川會議亦通過中共所謂「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為中共公開的對外宣佈，其重點關於軍事者少，牽涉政治者多。例如綱領中第四項「改革政治機構」項中，已充分暴露中共企圖參政奪權的野心。茲誌綱領全文如次：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對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否認日本外債，廢除日本條約，收回日本租界。

為保衛華北與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為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妥協。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

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實行全國抗戰。

反對單純防禦的消極作戰方針，採取獨立自主的積極作戰方針。

建立經常的國防會議，討論與決定國防計畫與作戰方針。

武裝人民，發展抗日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作戰。

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使指揮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發揚軍隊的積極性。

援助東北人民革命軍與東北義勇軍，破壞敵人的後方。

實現一切抗戰軍隊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國各地軍區，動員全民族參戰，以便從僱傭兵役制變為義務兵役制。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全國人民，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

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

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開放黨禁。

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

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治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機構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

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的革命份子，驅除親日份子。

國防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政策。

實行地方自治，剷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範圍內，與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

擁護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戰線。

聯合朝鮮、臺灣及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三六二

證戰時農產物自給，提倡國貨，改良土產，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反對投機操縱。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農民、職員、教員及抗日軍人的待遇。

優待抗日軍人的家屬。

廢除苛捐、雜稅。

減租、減息。

救濟失業。

調節糧食。

賑濟災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

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

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在國共兩黨澈底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註二）

同日，朱德、彭懷德奉行軍委會本月二十二日公佈收編共軍命令，通電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及副總指揮。其電云：

「（銜略）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敵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茲幸堅決抗戰，衆志成城。八月廿二（二十二）日



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委任令開：特派朱德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彭德懷爲副總指揮等因，奉此。遵卽將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卽就職，部隊現已改編完畢，東進殺敵。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滅日寇，收復失地，爲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肅電奉聞，敬候明教。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叩右。」（註三）

日軍圍攻懷來、居庸關、橫嶺城等地；我軍孤立無援，部署撤退。

本日，日軍猛攻南口全線陣地，居庸關、橫嶺城、十八家等地紛電告急。十八家方面：敵我雙方於拂曉卽展開激烈戰鬥，我獨立第七旅以眾寡懸殊及受敵機轟炸，死亡枕籍，於下午五時，退守懷來城。同時敵卽將懷來城包圍，並以轟炸機二十餘架及砲兵掩護攻城，我軍竭力抵抗，敵未得逞。居庸關、橫嶺城方面：本日爲敵機、大砲、毒氣所籠罩，下午三時，敵戰車衝進居庸關，鐵甲車亦抵關外助戰，第八十九師第五三四團及第二十一師三個團傷亡慘重，精銳全失，乃於本日申時，奉李指揮（仙洲）令，於晚七時，轉移經榆林堡以東地區，向甘家堡、辛莊附近集結。（註四）

入侵上海日軍在張華浜與我繼續激戰。

本日子夜，我左翼軍向張華浜的日軍陣地發起攻擊。此時日軍艦利用探照燈照射岸上，使我軍目標顯著，以便日軍的小砲、機槍和擲彈筒集中射擊。唯我軍奮勇前進，前仆後繼，連奪數村，日軍紛紛向張華浜撤退。（註五）

率日本海軍侵華之長谷川清宣佈封鎖長江口以南至汕頭海岸。

本日下午四時，率日本海軍侵華之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清中將發表宣言，封鎖中國白長江口以南至汕頭海岸。其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三六四

「本艦隊自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起，以屬於本艦指揮之海軍力，遮斷中華民國公私船舶與軍艦，在自北緯三十二度四分，東經一百二十一度四十四分，至北緯二十三度十四分，東經一百六十度四十分之中華民國沿海交通。特此宣言。此項遮斷，對於中華民國之一切艦船有其效力，然對於第三國與日本國艦船，不妨其在遮斷區域內自由出入。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清，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出雲艦上宣言」（註六）

註一：李守孔：「抗戰初期中共之輸誠及攘奪政權之陰謀」，頁七一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抗戰建國史討論會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八月。

註二：李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二冊，頁一七七—一七九。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四：國史館專檔：「閻錫山檔案——湯軍長恩伯煙密敬已參電暨馬旅長延守存密有戊參戰電」，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註五：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三八八—三八九。

註六：「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十六、十七號，頁四九—五〇。

二十六日 平綏鐵路沿線要地南口、張家口相繼失陷；我軍向蔚縣等地轉進，重新部署。

南口、張家口為平綏鐵路沿線重要城市，日軍於佔領平津、後，為求主力沿平漢、津浦鐵路南下，達其速戰速戰的戰略，即一部兵力進犯平綏線，用來掩護其側背。我最高統帥洞悉敵人意圖後，爰調集有力部隊於平綏線，威脅敵主力之側背，並確保山西天然堡壘，遂行持久戰略，當授予第二戰區之作戰方略如左：

第一步，以該戰區現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須固守南口、張家口，以俟第一戰區轉移兵力之到達。
第二步，第一戰區轉移兵力到達後，即向北平及沽源轉移攻勢。

第三步，依戰況之推移，對山西之東北方面應厚積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第二戰區長官部遵照最高統帥之指示，擬定作戰方針及指導要領如次：

第一、方針

本戰區爲使國軍作戰，並確保察省之目的，於戰爭開始時，即以主力進出於察哈爾，收復察北，進攻由南口方面及多倫方面攻察之敵，相機向北平附近及熱河突進。

第二、指導要領

一、南口方面，最初應嚴陣固守，俟敵攻擊頓挫，或我第一戰區軍左翼兵團推進時，立即轉取攻勢，以期協力將平、津之敵包圍殲滅之。

二、第七集團軍之第十三軍及第十七軍固守察南及察東，第一四三師及騎兵第一軍應協力早日收復察北，第六集團軍在雁門關集中完畢後，應迅速進出察中，以期協力掃蕩察北之敵，相機攻擊多倫方面之敵，粉碎敵之侵察企圖。

三、作戰之初，則以步兵十個團、砲兵二個團，控置於柴溝堡、天鎮間地區，以策應各方之作戰。

南口、張家口戰鬪，自本月初我軍集結完畢後，雙方即展開激烈之戰鬪。迄本（二十六）日，兩地相繼失守，我軍乃轉進至蔚縣等地，重新部署，待機反攻。茲略述兩地戰鬪情形如次：

南口、張家口之戰鬪：自本（八）月三日至七日，第十三軍轄第四、第八十九兩師由集寧陸續集中居庸關、南口，第十七軍（僅第八十四師，其第二十一師尚在陝北）於七日到達赤城、龍關一帶佈防後，八日拂曉，敵混成第十一旅團即向得勝口、南口第八十九師陣地開始攻擊，雙方反復搏鬪，戰況激烈，敵我損失均重。我最高統帥乃於十三日電令石家莊附近之第十四集團軍衛立煌所部之三個師，向易縣輸送，經涞源及平西山地，向南口迂迴，並先後以第九十四、第二十一、第七十二等師及獨立第七旅增援反攻，同時敵亦增加第五師團，戰鬪遂益形慘烈。敵以正面攻擊頓挫，乃轉用其第五師團迂迴鎮邊城，向懷來突進；我第十四集團軍雖於二十一日到達青白口，而永定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三六六

渡河遲滯，未能及時展開全力攻擊敵人，湯恩伯部遂於二十六日向桑乾河右岸蔚縣、廣靈、涞源一帶撤退。

察北方面：第二戰區長官部爲鞏固察南我軍之後方，以騎兵軍及第一四三師於本（八）月十三日開始攻勢作戰，連克南壕壩、商都、尚義、化德、新明、崇禮等地；十五日，敵以關東軍步、騎三個旅團附戰車兵團及偽蒙軍等部，由張北向張家口反攻；十九日，敵突破長城要隘神威臺及漢諾壩陣地，向南突進，我第一四三師雖竭力阻擊，及第七集團軍之第二百旅、第二一一旅由下花園回援，均無效，張家口遂於本日失陷。第一四三師向洋河南岸撤退。（註1）

附錄：

一、石覺：南口會戰（註二）

一、戰前敵我形勢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華北駐屯軍於盧溝橋製造事端，無理挑釁，全面抗戰於焉開始，旋敵攻擊廊坊、宛平、豐台、南苑我國駐軍，侵佔北平、天津，並大量增兵，及派寺內壽一大將爲華北口軍司令官，指揮侵略戰爭。

熱河全境早已併入偽滿洲國，冀東、察北分別爲漢奸及偽蒙所據。

我二十九軍宋哲元所部被迫自平、津撤退，該軍一四三師劉汝明部駐察南張垣附近，我十三軍駐於綏遠豐鎮、集寧附近。

大本營鑒於華北危機，決心集中五至七個師，設防於南口、獨石口、張家口、萬全一帶，保持察南戰略要地，以爲冀、晉、豫方面大軍作戰之側背依托。惟非預有準備之一貫計畫，而係被迫倉卒應戰，致未能完成集中，戰端已啓，陷於逐次使用兵力之苦境。

二、搶防南口之交涉

最先奉令向察南進出之部隊爲第十三軍，由綏東至察南須經友軍防地，第一四三師師長兼察省主席劉汝明表示不增兵察境可保，若增兵察境必危，不同意我軍通過其防地。經中央派鹿瑞伯（鍾麟）等幾經斡旋，至八月方得開

始行動，自集寧、豐鎮沿平綏路經大同、陽高、天鎮、張垣、宣化，進出延慶、懷來，沿南口山牆佈防。

三、敵軍兵力

平綏路指揮官：板垣征四郎。作戰部隊：八月初到達戰場者，爲關東軍第十一混成旅團及第一混成旅團三萬餘人，砲四十門；八月半續增二十師團一部萬餘人；八月二十日續增第五師團二萬五千人，砲二百餘門；總兵力兩個半師團，共七萬餘人，砲三百門以上，及戰車隊、航空隊。

四、我軍兵力

第一線兵力：

第十三軍第八十九師八月五日到南口、第四師八月四至五日到沙城、第九十四師八月十日到永寧城、第八十四師八月六至七日到龍關、第一四三師原駐張家口、萬全附近。

增援兵力：

第二十一師八月十四日先頭到康庄、第七十二師八月十九日到懷來、獨七旅八月二十日到懷來。

五、我軍部署

察南盆地因南（平、津）東、（熱河）、北（察北）三面皆敵，最初部署保持重點於南方，其部署如下：第十三軍八十九師佔領南口、居庸關，對北平防禦；第四師控制懷來爲預備隊，第九十四師佔領永寧城，對熱河防禦；第八十四師佔領龍關，第一四三師佔領張垣、萬全，對察北防禦；獨石口則由察省騎兵警戒。

六、戰場地形

居庸關東北迄西南高山連綿，縱深四、五十里，平均標高約八、九百公尺，著名之萬里長城蜿蜒聳立於此山牆之上（惟長城原用於對北防禦，並非對南防禦設計），平綏鐵路通過八達嶺出塞，其餘道路多爲崎嶇小徑，山中樹木稀少，視界良好，惟山峯多霧，與平地氣溫相差極大，平地行軍穿單衣汗流浹背，在山峯上加披軍毯尙感寒冷。

七、會戰經過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三八八

敵軍先沿公、鐵路向山口、居庸關八十九師猛攻，繼向南延翼，沿吊明湖、黃老院道及禾子潤、橫嶺城道迂迴，原置於懷來附近之第四師，遂銜接八十九師之右翼，搶佔陣地，與敵展開激烈之阻擊戰。敵「突破」與「迂迴」兼施，壓力有增無已，我軍浴血奮戰，反復衝殺，寸土必爭，戰況至為壯烈。

予到察南時，在土木堡下車，先經長安嶺至龍關對北警戒，繼奉命防守懷來，黃老院陣地告急時，奉令率兩個營，從八五〇高地出擊，曾收復一段長城及若干碉樓，閉塞該處破口，旋敵關東軍第十一混成旅團全力向我攻擊，前所未見之激烈纏鬥，於焉展開。敵軍訓練精良，射擊準確，十日惡戰，我兩個營九個連，軍官三十六員，傷亡竟達三十七員之多（有臨時派代而傷亡者）；步兵連長蔣向義（湖南、軍校六期）、王秉志（山東、軍校六期）、王新貴（甘肅、軍訓班）、王弼（浙江、軍訓班）、唐重賢（湖南、軍校六期）、顏景標（山東、行伍）陣亡；副團長陳純一、營長駱振韶、陳欽文、機二連連長周道昌、迫擊砲連連長劉協侯負傷；士兵傷亡十之七、八，戰鬪兵僅餘一百四十名，併編為步、機各一連，派少校團附歐孝全任臨時營長，統一指揮，繼續戰鬪。旋七十二師之一團加入戰鬪，不到四小時，傷亡亦如此，戰鬪之激烈、犧牲之慘重概可想見。

察北之敵於八月二十二日陷平綏路郭磊莊車站，二十三日陷萬全，二十五日陷張垣，切斷平綏鐵道，當面敵軍亦由我陣地南翼以外之鎮邊城迂迴，二十四日到達懷來，康庄我後方連絡線上，我軍前方部隊於二十六日方行突圍。突圍時，予奉命為突圍指揮官，予在八五〇高地攻擊時，俘獲敵軍五萬分一軍圖一份，極為精確（係明治四十四年所測，可見日人侵略我國，處心積慮已久），此圖對突圍行動幫助極大。當由橫嶺城出發，經長城嶺口於水頭西方突出包圍圈，渡過洋河，安全到達桑園南方，沿途無暇炊爨，僅以當地蘋果果腹。

八、本會戰之檢討

1. 敵後方水陸交通輻輳，兵力集中轉用便利；我後方僅平綏、同蒲兩路，且頗受敵機襲擊，兵力集中增援，阻礙重重，難以把握時效。
2. 初到察南情況不熟，敵軍行動難以判定，故兵力部署皆為逐漸隨機形成，並非依一定之方針，以行整然之部署。

3. 搶防南口地障線，時間倉促，無完成防禦設備之時間，而山峯多石質，施工非易，故等於無防禦工事。

4. 精確之地圖，對用兵作戰關係太大，此次我軍所用者爲十萬分一調查圖，位置、方向、形狀皆不符，如有精密地圖，戰術部署與指揮，當不至如此費時誤事。

5. 幕僚人員未作戰場地形、交通調查，並先到單位配備圖亦未調製，帶路人員亦無準備，讓增援部隊臨時找方向、摸道路，實屬有虧職守。

6. 敵關東軍爲極精銳部隊，戰力優越，戰紀嚴肅，我前線部隊秘密接近長城一缺口時，曾奪獲敵之輕機槍，即見敵軍軍曹用戰刀將其射手砍斃。又攻佔長城一處礮樓時，守軍全滅，僅餘小隊長一人，槍彈亦用盡，我軍排長

7. 王松泉衝入礮樓中，右手以槍指其胸部，左手擬收繳其指揮刀及望遠鏡，猶爲其砍斷二指，其頑強可見一般。敵軍戰術完全依照作戰綱要，如對高地之攻擊，嘗並用迂迴，其戰鬪法則則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與平時

訓練無異。

8. 我軍秉持衛國守土，抵抗侵略之大義，咸具與敵偕亡之決心，故精神無敵，戰志高昂。

9. 此次戰役予獲得一概念，認爲關山之固，不如工事之堅，工事之堅，不如兵器之利，兵器之利，不如訓練之精。此固非絕對正確，但歸結於精練一點，對一般部隊而言，允稱至當。

奉令守備懷來時，認爲作爲一個軍人，抵禦外侮，能與一名城共存亡，實爲無上光榮之事，故曾上書慈母云：「兒奉令率步兵四營、砲兵兩營，死守察哈爾之懷來，軍人保衛國土，義不容辭，成功成仁，在此一戰，謹函稟告，萬望大人保重，並以有子爲國盡忠爲慰……。」不意懷來守城戰未克實現，而南口山地作戰，予指揮之部隊，抗擊勁敵，竟遭受如此慘重傷亡，如許優秀男兒，爲國捐軀，長眠地下，每一念及，無限悲憤！後據俘虜供述，敵軍攻擊部隊傷亡超出半數，予聞之心始稍安。

二、劉汝明：張家口戰役（註二）

十三軍接防南口時，張自忠見情勢不利，潛赴天津，並着舍弟（劉汝珍）迅速率部突圍。舍弟乃由南口、得勝口以東山地鑽隙到達察省延慶縣東十里處十三軍防地。湯軍長以電話告訴我說，由北平過來身着警察制服的四、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三七〇

千人，指揮官姓劉，聲稱要找劉主席。我說正是舍弟汝珍，請賜關照。湯軍長並說他們最好能換上軍服，我答說一時實趕製不及，湯軍長慨允代我設法，於是十三軍的一個師，現已不復記憶為第四師抑另一師撥贈軍服四千套，給舍弟所部換上。舍弟的兩個團俱是一年的新兵，以後改為獨立第二十七旅。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時，傳作義乘專車由柴溝堡到張家口與吾晤面，因為中央新命傳作義為第七集團軍總司令，我為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我二人在省府談了三個半小時，十一點半始離去。傅此來，我二人談的很多，關於我軍進攻與防守的計畫，也談到日軍可能由熱河、多倫方面來的兵力及進犯的口標，也談到李守信偽軍如何策動使其反正，尚答應如果日軍來圍攻張垣緊急時，他帶隊來援。八月十二日，我遼閭長官令與傅作義部會攻張北，以解張家口之危。攻擊開始後第二日，傅軍主力陳長捷師及另一獨立旅突然撤走，轉用於南口方面。我雖孤軍作戰，但仍於八月二十日攻佔張北外圍玻璃彩等要點。此時，敵關東軍參謀長親率兩個摩托化混成旅團（鈴木旅團及本間旅團）及一個機械化旅團，與以汽車牽引的榴彈砲一聯隊，由熱河馳援張北。甫到戰場，便以步兵兩個聯隊、戰車數十輛，在空軍掩護下，向我攻擊張北部隊反撲。我軍因缺乏高射砲及戰防武器，頗難與敵機與戰車相抗。二十一日午，保安第一旅旅長馬玉田陣亡，官兵死傷數百人，入夜退守神威臺。神威臺北距張北五十里，南距萬全縣四十里，距張家口八十里。二十二日敵又攻神威臺，敵機及砲兵向我襲擊至暮，繼以李守信偽軍為前驅攻我陣地，遭我地雷炸斃甚衆，仍未得逞。二十三日拂曉，敵再以戰車協同步兵約兩個聯隊在飛機與砲兵掩護下猛撲神威臺，同時以另一部由我左翼迂迴，攻擊神威臺南四十里的萬全縣。二十三日夜十二時，神威臺陷於敵手。此役我陣亡步兵營長王憲純、李華林二員，迫擊砲營長宋志高一員。敵續沿公路壓迫萬全縣。二十四日晨，萬全縣北、西南面受敵。我曾指定舒效孔營長率加強營死守，並令舒緊閉各城門，以泥土填實門洞，舒營長雖將四門緊閉，但未以泥土填滿，門洞上端尚留三四尺空隙。日軍將砲推近城門，直對北、西二門各射十餘發，致城門碎裂，門洞內積土也遭擊散，舒營長首先陣亡。敵人於下午三時又攻佔萬全，並隨即以步兵一聯隊、砲兵一營，沿公路直趨張家口。

我軍連夜在距張家口西十八里的一處山隘趕築堅固工事，由劉廣信團防守，一端依托賜兒山，另一端依托水母宮附近高地；張家口北汗諸壩方面也加強防守；我在這些地區集中兵力堅守，官兵亦均摩拳擦掌準備與敵一拼。我

與指揮所人員在水母宮。

首先，二十四日正午，敵砲向我西山口方面陣地轟擊。但直到天黑仍未見敵步兵行動，我們預料敵將重演攻擊神威臺故技，先實施夜間攻擊，佔領有利地形，以便利大規模的拂曉攻擊。

張家口北面汗諾壩陣地已遭受千餘日軍及山砲與迫擊砲的攻擊，迄二十四日夜仍在激戰中。我二十三、二十四兩日都給傅總司令作義打電報、電話，要求他派一部進駐孔家莊，他答應命現任柴溝堡之獨立旅進駐孔家莊，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我聽到報告，有原駐柴溝堡的晉軍一個獨立旅進入孔家莊，我急派參謀前往連絡，發現孔家莊現無友軍，居民稱下午三時許確曾有晉軍一營人到達，晚九時又都離去。但夜十一時左右敵戰車百餘輛，與載步兵的汽車百餘輛到達孔家莊，再向北攻擊張家口。我急以電話與賜兒山南面劉田團長連絡，劉田團原往南口，十三軍到了南口交防後，開往賜兒山南端準備防守賜兒山的，距火車道十幾里，故令該團前往腰擊由孔家莊北犯之敵最方便，但因線路故障，經派人查線後，查至二十五日晨一時半始接通，我告知劉團長說，孔家莊前兩小時到有日軍戰車百餘輛、步兵兩三千名，該敵有由孔家莊沿鐵路左側的牛車道進犯張家口企圖，並命他即刻前往堵截腰擊。劉團即沿賜兒山南麓向東急進，晨四時許與北進之敵在張家口以南十三、四里處遭遇，展開激戰。我軍乘天色仍暗，以手榴彈及十五公分重迫擊砲彈炸敵戰車，半小時中毀敵戰車十餘輛。敵隊伍先頭戰車雖已通過作戰地點，但聞後方發生戰鬥，均裹足不前，欲行後退，又被毀損戰車堵塞，便擁擠在隘路中混戰到天明。天色既明，我軍位置暴露，敵遂得以優勢砲火向我轟擊，並以戰車協同步兵實施反擊，戰況對我漸趨不利。我速以大卡車二十輛，將西山口方面的一團預備隊向孔家莊以北增援，車經張家口市區時，因車行太快，一輛於轉彎時傾覆，死三人，傷二十餘人，車損壞不堪用。一時道路亦為覆車阻塞。雖迅速清理現場後繼續南奔，但已延誤數十分鐘，待預備隊接近戰場時，劉團長已陣亡，劉團生還者五百餘人，亦已不支後撤。此役我共傷亡團長以下一千三百餘人，生還官兵中有營長李繼業一員，現住臺北縣板橋。

二十五日晨八時，敵以砲兵及飛機掩護步兵一聯隊攻我賜兒山西山頭，午後一時，西南面一個山頭失守，我軍沿賜兒山山脊撤往較高處，此山東西綿亘三十里，南北十二里，東端較高，地形對我有利，但山上俱是岩石，不易

構築工事，且少林木，掩蔽不良。我軍以麻袋裝土堆成掩體，但山上泥土既少，這類工事亦不夠堅實。三時，敵飛機、砲兵與步兵又來攻，我工事盡毀，敵砲彈破片與山上岩石碎屑使我官兵傷亡累累，不得已暫退。但每俟敵機遠去，我隨即反攻奪回陣地，如此失而復得者四次，最後一次復得時，擊斃敵大佐一名，擄獲望遠鏡、地圖與攻擊張家口合同命令各一。

八月二十六日八時止，敵步、砲、空又協同進犯，我守軍拼死抵抗至中午，劉居信團長受傷，官兵傷亡甚衆，我退守八角臺。八角臺爲賜兒山最高處，且位於賜兒山東端，俯瞰張家口，形勢重要，敵人志在必得。故口軍於得手後不稍停留即進撲八角臺。十時，我與劉團長電話連絡，劉雖負傷，但仍告我不需增援。我認爲八角臺對保衛張家口關係重大，決命旅長李金田率李鳳科團與溫得恆團增援，李鳳科團當時在東營房，距八角臺雖較近，但跑步上山亦需時一小時數十分鐘，迨李鳳科團抵達八角臺附近時，八角臺已於半小時前失守。三時左右，李金田率溫得恆團趕抵八角臺，遂合力反攻，四時又將八角臺奪回。李鳳科團長右腿重傷，李團連長以上軍官除營訓一、連長二外，傷亡殆盡。李團長療傷二月始癒，但迄今仍不能跑步，目前家居臺中。旅長李金田亦於此役中左臂受傷，堅拒後送，仍留山上指揮，入夜，因血流甚多，經官兵苦勸下山。

我奪回八角臺後數分鐘，大雨傾注，私付敵機必不能來。不料五時左右，敵機兩批共五架先後飛來，在賜兒山西頭敵軍上空盤旋，當時我的指揮所仍在水母宮山巔，遠眺賜兒山甚爲清晰，我見敵機盤旋十餘分鐘後，投下一些物件，料是敵軍於激戰後彈藥短絀，因此實施緊急空投補給。

張家口北四十里汗諾壩方面，敵人仍在不斷攻擊，但因地形險峻，迄未得逞。西山口方面除敵人斷續砲擊外，並無激烈戰事。

八月二十七日晨八時，敵人以濃密砲火，更多敵機，掩護步兵再攻八角臺。一小時後，八角臺重淪敵手，敵利用八角臺架設山砲向省府所在地射擊，幸我已於二十六日在張家口通宣化的公路附近預置野砲四門，對向八角臺，距離亦經測定，依稀記得爲五千公尺，所以敵砲開始射擊後僅數分鐘，即遭我制壓復歸於沉寂，但省府已落彈三十餘枚，僅傷衛兵一人。

此時，我不但已無力反攻賜兒山，而且張家口對外交通除宣化公路仍可利用外，其他各方面均遭敵人截斷，但屏障宣化公路的常峪口方面，亦有敵千餘、砲四門正向我防守該地的一個保安團攻擊。倘宣化不守，我將四面受敵，所幸二十五日劉團長在孔家莊以北炸毀敵戰車三十餘輛，目前仍在原地修理。據報完好的戰車亦停留在孔家莊，又敵因懼我偷襲，將步兵留駐孔家莊防護。事實上，我已無餘力再去襲擊敵人的戰車，但敵戰車倘一旦整頓就緒，則這二百餘輛戰車無論用於那一方面，我們都無法應付。西山口方面雖無激烈戰事，但距市區最近，僅十八里，如被攻破，敵人於二小時內可抵張家口。所以我已沒有時間再向上級請示當前的處置。前此時，我曾派省府建設廳長去太原見閻長官，曾指示必要時可向晉、察邊界的蔚縣附近轉進。中央亦指示，萬不得已時，應將鐵路、橋樑、機車破壞，向察省西南轉進。當日晨十時，我在省府召集軍政首長會議，會中決定向蔚縣轉進。我一面向上級報告，一面向下轉進。省府單位與各部隊按命令規定的時間，依序通過市區南宣化公路上的出發點。我與張廳長於下午一時半離開省府，在宣化公路傍砲兵陣地附近督導各部隊通過。

中政會提議解雇海關日籍關員，取消日在華治外法權，並請國聯對日本以武力與經濟制裁。

本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以日來軍事緊張，國際政治問題之亟待進行者，其重要性或不減於軍事，因而向國防最高會議提議下列三點：

- 一、海關中在職之日本籍關員應即日一律解雇，以爲收回關稅行政權之第一步。
- 二、在華日本臣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權，應即日以明令取消。
- 三、中國應即將被日本侵略之事實通知國際聯盟，並提請參加盟約各國，依照盟約履行其盟約上所載之武力制裁與經濟制裁之責任。

茲錄中央政治委員會提案全文如次：

「爲提案事，日來軍事緊急，全國上下團結禦侮，勝利必屬於我。惟國際政治問題之亟待進行者，其重要性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不減於軍事，否則恐戰場中雖有重大之犧牲，而政治上並不收穫相當之代價，則百年來空前之機會未免失之可惜，以下三事似可即時實行。

(一) 海關中在職之日本籍關員應即一律解雇，以爲收回關稅行政權之第一步。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海關行政之所以不即完全收回，而仍以英籍關員一人爲總稅務司者，其原因並不在於對付英國而實在於對付日本。英籍總稅務司雖表面善於敷衍，實際並不忠於職守，始易執士繼而梅樂和，均不惜犧牲中國之重要利益而敷衍日本。在日人公然武裝走私之事，海關對於日商放私之事，商民久已嘖有煩言。又年來政府對於各機關預算均實事求是，獨海關始終抗命，其預算祇編總數，不編內容，關務行政之真相雖財政部亦無從探其底蘊，其中濫行開支情形，爲世界任何公務機關之所無有。而財政部之對於梅樂和始終不願深究，正恐日本之乘其後，梅樂和遂更挾日本以自重。按稅務人員任用資格今日有代理總稅務司資格者華籍、日籍各一人，而梅赴歐時竟不以華籍之丁貴堂而以日籍之某代理，凡此皆人盡聞知之事實也。至海關內舞弊營私之事件，平日控告之函不知凡幾，均因總稅務司所處之地位特殊，投鼠忌器而無法徹查，而所以委曲縱容者，均因日本之故。今若以一紙命令解雇全體之日籍關員，則總稅務司失其操縱之工具，今後總稅務司之繼承者，當然爲華籍關員。梅樂和縱返原任，當不敢不就範圍，否則隨時免去而易以本國人亦不成問題，如此則關務行政之全權，可以不動聲色完全收回，此其一。

(二) 在華日本臣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權應即以明令取消。

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來，立法、司法各院以最大之努力，求各國人民在華治外法權之取消，而作梗最頑強者厥爲日本。年來日本在華一切擾亂我秩序，破壞我統一，危害我國家之行爲，均在治外法權之掩護下公然爲之，使我國之軍、警、政、法等一切設施均失其效力，外交上之抗議則皆置若罔聞。今戰事既已發動，可再不必顧忌，似宜效德國之所爲，凡條約中關係日本在華之治外法權者，以明令宣布日本部分之無效，日本在華租界區域亦隨帶取消，如此則日本今後縱然言和，則在吾國境內已失去其搗亂之工具與搗亂之根據地。日本取消，則英、美、法等國本欲見好於我，其在華之治外法權亦當然可望其自動取消，則以後經濟、財政、民政上

最大之障礙可以消除矣，此其二。

(三)

中國應即將被日本侵略之事實通知國際聯盟，並提請參加盟約各國，依照盟約履行其盟約上所載之武力制裁與經濟制裁之責任。國際聯盟在近年來雖失其盟約上有方地位，然既未正式解散，會員國之盟約責任依然存在。我國若訴諸國聯縱然不能得其實力上之援助，則至少亦可得國際輿論上之同情，而輿論上之同情在國際戰爭上，往往發生不可思議之助力。例如日俄之戰，英、美輿論最同情於日本，日本終以英、美輿論之同情，而獲其經濟上之援助，而終勝俄國，此一例也。歐洲大戰之始，美國對英、對德關係原無軒輊，後來因德失國際同情，美洲諸國遂加入英方，而歐戰勝敗之形勢遂以決定，此又一例也。總之在戰爭時期國際間之助力無論如何微小，均有一顧價值，而況國際聯盟會員六十餘國，其心理上之同情與精神上之援助，其力量亦正不可忽視。聞九月初國際聯盟開會，我國似應及早提出具體請求，此其三。

至於目前中國對於日本國交應否斷絕另是一事，軍事上與外交上必已詳加考慮。惟以上三事均不影響國交之斷否，雇用外籍人員原為我政府之行政權，其解雇原無關乎國交；至於條約之片面停止生效而並不為斷絕國交之表示，希脫勒之德國政府已先我而為之；至於國際陳訴，我國前已累次為之，所惜者以前未作具體之請求，今既以全民作戰，有進無退，則請求不妨具體，不妨擴大。或以為中日戰爭有調停之可能，不應先為已甚，變成僵局。殊不知對日治外法權之收回與關稅行政完全自主等步驟，均為復興中國之必要條件，正宜於各國出而調停以前，我國先將此等問題解決，則以後言和果實，有利於我國；否則經過此番重大犧牲，我國尚不敢自動恢復其必要之主權，則此次之犧牲豈非毫無意義。故及今撤去日籍關員，收回治外法權，正所以為日後平等互惠之和好地步；否則今後之和好，徒增加一層作繭自縛而已，以上各層，是否有當？敬候公決。」（註四）

日機轟炸上海南站，難民死傷七百餘人。

本日下午二時，日機十二架飛臨上海南站大肆轟炸，南站站頂天橋及水塔、車房均被炸毀，是時適有在站候車之難民數百人，當場被炸死傷達六、七百人。查南站一帶絕無軍事設備，日機竟橫加轟炸，

慘殺平民，爲極無理性且有背人道舉動。（註五）

英駐華大使許閣森爲日機炸傷。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本日乘汽車由京赴滬，下午二時三十分車至無錫附近時，爲日機轟炸，且遭機鎗掃射，致大使中彈，背部重傷，即遂滬西宏恩醫院急救。大使被炸時，車上飄揚英國國旗及國徽，中外各界聞訊大爲震驚。上海市長俞鴻鈞於晚七時，代表蔣委員長前往醫院致問候之意。

茲誌英大使受傷詳情如次：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本日偕陸軍武官傅瑞澤、經濟顧問巴志、秘書高來含，分乘汽車兩輛，由京來滬，大使車前插有英國國旗，下午二時半行抵無錫附近時，有日機兩架飛至大使汽車上空盤旋，並投炸彈一枚，幸落於兩車之間，未波及。乃日機見未達目的，即開機關鎗掃射，時車夫已將汽車停住，高來含及車夫等均即從車中跳出，伏於地上，英大使因行動較慢，甫下車即中彈受傷，日機見目的已達，即飛翔而去。高等即將大使扶乘原車疾駛來滬，赴宏恩醫院醫治，由英籍名醫潘頓及高特來脫主治，惟大使背骨已被擊斷，肝亦中彈，受傷甚重，且沿途出血頗多，故抵醫院後，即先行輸血，至晚七時許，尚未施行手術將子彈取出。俞市長聞訊，即派秘書唐士隄於午後五時赴醫院慰問，並於晚間七時親自赴院代表蔣委員長致慰問之意。按英大使係於上月盧溝橋事件發生後，由北戴河來京，接洽和平，熱忱奔走，頗費苦心，此次不幸被日機射擊受傷，我國各界人士多表深切之惋惜與同情。又大使車前插有英國國旗，而日機竟向其掃射，當非無意之舉動云。（註六）

駐滬英軍藉口白利南路日人被擊事，派隊至曹家渡各區所，解除我國警察武裝。

本日，上海市長俞鴻鈞急電外交部，報告英軍行動稱：

「特急。南京。外交部鑒：有申電計達。有電來意。密。關於滬西白利南路日人被襲擊傷斃一案，英軍司令以不願在英軍防區內有武裝警隊，以本案爲藉口，故堅持解除曹家渡警察武裝之議，曾經交涉無效。今日下午據警

察局報告，英軍司令竟派隊至曹家渡各區所，強令將軍械交出保管，倘武力抵抗，恐發生中英糾紛等語。除向英總領事提出抗議，並要求將軍械剋日交還外，謹先電聞。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叩。宥戌。」（註七）

日駐青島總領事為撤退在青日僑事，拜晤青島市長沈鴻烈。

本日，青島市長沈鴻烈電外交部，報告與日駐青島總領事大鷹面談的情形。其電文如次：

「限卽刻到南京。外交部。陳次長蔗青兄並轉呈。王部長賜鑒：密。頃日本大鷹總領事來府面談，約分兩點：

（一）外交方面，該國政府有令青市日僑全部撤退之意，僅留外交、海軍少數人員駐青聯絡，擬將所有日方財產交由市府保管，詢以能否負保護之責，答以當在可能範圍內竭力保護，惟須提出具體辦法，以便參照漢口等先例詳細商討。（二）軍事方面，渠謂我方積極備戰，致日人深感不安，擬請令稅警團撤回原防，山東軍隊亦自市境後撤，倘我方能切實辦到，該國駐青海軍亦可以留少數駐紮，餘艦亦行撤退，使青島可確維和平等語。答以市長只負行政責任，關於軍隊行動，應聽各直接軍事長官主持，非市府所能過問。唯我方軍隊配備純出自衛，倘日艦果能完全撤退，兼約定不復來青，則我方自衛之程度，想亦可逐漸自行減輕。辯論多時尚無結果，約以明早再談。同時據日方消息，敵因青市所有財產過多，用兵上亦多困難，決將此方面用兵作罷，並擬將僑民全部撤回，以保安全等情。除俟續談情形如何再行電陳外，事關外交，敬乞俯予指示為禱。沈鴻烈叩。宥。」（註八）

註一：「抗日戰史——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五·七。

註二：石覺：「從軍作戰記——抗日戰爭」，頁六五—七二。

註三：「劉汝明回憶錄」，頁一一六—一二二。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四七—三四八。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七：同註四，頁二九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

三七八

註八：同註四，頁二三〇。

二十七日 國民黨中常會議決批核案件之程序。

本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際此非常時期，中常會不能按時舉行，其應提商之件，由常務委員三人先行批行，報告中常會追認；中央政治委員會應提會各件，先由政治委員會主席批行，再報告政治委員會追認。（註一）

上海曹家渡各區警察取回被英軍迫交之武器。

昨（二十六）日，駐滬英軍藉口白利南路日人被我便衣隊炸斃事，派隊至曹家渡各區解除我警察武裝。本日，經上海市政府竭力向英方交涉後，於下午七時悉數取回。（註二）

註一：黨史會編：「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三一四。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九四。

二十八日 入侵上海日軍在羅店鎮與我進行拉鋸戰。

自本月二十三日，侵華日軍第三、第十一兩師團自上海長江沿岸之川沙、獅子林、寶山等地登陸後，中日雙方即展開激烈戰鬪，其中日軍第十一師團自川沙登陸後，即以羅店鎮為攻擊目標，與我第十八軍羅卓英部展開羅店爭奪戰。是日十二時，羅店會先被日軍一大隊佔領，然當日下午六時，即為我十八軍第十一師奪回；惟日軍不斷圍攻羅店外圍，故至二十五日，羅店情況欠明；當日羅軍長曾奉蔣委員長之命，於「當晚必須恢復羅店」，惟羅店鎮在日軍重砲、艦砲及飛機轟炸下，使我軍陣地防禦工事全毀，羅店鎮於本日再度失陷；旋又克復。（註一）

軍委會任命李宗仁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註二）

註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四四—四九。

註二：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三〇。

二十九日 鐵道部為協助留日學生返籍，准予憑證免費乘車。

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我旅日僑胞及留學生急待有關單位協助返國。此事經由外交部紛電各單位給予協助，鐵道部遂於本日快郵代電外交部，准予留日回國學生，憑證免費乘車返籍。其電文如次：

「外交部勳鑒：本月廿二日國字第二六一七二一三號義代電肅悉。茲經本部規定辦法，凡留日回國學生如前乘車返籍者，可由大使館簽發證明書，由各生持赴經行各路，准予憑證免費乘車，除電飭各路遵辦外，特電奉復。鐵道部部長張嘉璈儉業印。」（註一）

川康各軍整編完竣，重慶行營組織點驗委員會，派夏斗寅為主任，派員點驗。（註二）

英國為許閣森被炸事向日本提抗議。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於本月二十六日，自南京乘汽車赴上海途中，為日機掃射重傷事，英政府本日照會日本政府，要求三項：

- 一、日本應向英國政府正式道歉；
- 二、肇事人員應加以適當懲罰；
- 三、日本應擔保採取必要手段，以防止此種性質事件之發生。（註三）

註一：「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六)，頁一四—一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二十九、三十日

三八〇

註二：「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二三。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版。

三十日 國民政府下令徵集國民兵。

國民政府以日本侵華戰起，明令徵集國民兵，凡屬兵役適齡男子，均應入營服役，以固國防。其令如下：

「東鄰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奮起，合力抵抗，不足以保衛國家之獨立，維護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時期，凡屬兵役適齡之男子，均有應徵入營服兵役之義務，茲特依兵役法第三條之規定，著由行政院轉飭各兵役主管機關，得隨時徵集國民兵，俾資服役而固國防。此令。」（註一）

我國將日軍侵華暴行向國聯提出聲明。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日本得寸進尺，侵華不已。華北方面，日軍於佔領平、津後，繼向察、綏進犯。淞、滬方面，日軍藉虹橋事件，擴大戰端。我國忍無可忍，起而自衛，實行抗戰。同時我國以為國際聯盟會員國地位，有將此事實通知國聯之義務，爰于本日將日方歷次挑釁與暴行情形，及我國愛護和平與最後不得已實行自衛之苦衷，向國聯提出正式聲明。茲誌聲明全文如下：

「七月七日夜，日本軍隊在盧溝橋舉行非法演習。盧溝橋鄰近北平，係交通孔道、軍事要衝。日軍開往該地，已無任何現行協約可為根據，旋又藉口日兵一名失蹤於子夜，要求進入鄭城宛平，從事搜查。及中國當局拒絕其請，日軍即以步、砲兵力突襲宛平。中國防軍被迫抗戰。中國當局自始即曾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解決此盧溝橋事件；而日方則藉此謀遂其在華北之陰謀，致使中國不得不為武力之抵抗，因以促成東亞流血之慘劇，而日來之抗戰，殆不過此慘劇之肇端耳。中國當局為力求避免擴大變端，並盼經由正常外交途徑，從事和平解決計，故曾對日軍之一再挑釁行為，竭力容忍，並曾提議雙方撤兵，以期隔絕兩方對峙之軍隊；嗣後且在日軍未撤之前，先從衝突區域

自動撤兵。中國維護和平之意向，於此更屬明顯。但日方蓄意擴大事態，初則調遣大軍進入河北，在宛平、盧溝橋一帶重復進攻，旋又擴大軍事行動地帶，達於宛平近郊；遂使當時情況愈趨嚴重。日方雖一再嚴重挑釁，中國地方當局曾不斷致力於和平解決，並於七月十一日接受日方所提條件，內容如次：（一）二十九軍代表對於日本軍隊表示遺憾之意，並將責任者處分，以及聲明將來負責防範再惹起同類事件。（二）中國軍爲日本在豐臺駐軍避免過於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見，不駐軍於盧溝橋城廓及龍王廟，以保安隊維持治安。（三）本事件認爲多胚胎於所謂監衣社、共產黨、其他抗日各團體之指導，故此將來對之講求對策，並且澈底取締。七月十二日，日本大使館參事受其本國政府訓令，偕陸軍副武官及海軍副武官謁見中國外交當局，請中國政府對於十一日所訂地方解決不必干涉。中國外交當局答以任何地方協定，必經中國中央政府之核准，方能有效。同時並提議雙方將其軍隊撤回原防，靜候事件之解決。日方後復於中國地方當局依照解決辦法撤兵之際，乘機擴張其軍事行動及挑釁襲擊，達於北平、天津區域。據七月十五日之估計，日本軍隊在平、津區內已達二萬人以上，且有飛機百架，而關外更有大批軍隊，整肅待發。處於此種武力脅迫之下，地方代表之磋商，至感困難；尤因日方擅提條件，以爲七月十一日解決辦法之補充，一切接洽，愈見棘手。七月十六日中國對美、英、法、義、比、和、葡（以上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德、蘇等九國政府提送備忘錄，指日本以大量軍力突襲盧溝橋，侵犯華北，顯係侵犯中國主權，違背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之文字與精神，促請各該國政府注意。備忘錄中並稱中國雖被迫而使用一切方法以防衛其領土及國家生存，但仍願隨時以國際公法或條約上之任何和平方法，與日本解決其爭議。七月十七日日本大使館致備忘錄於中國外交部，要求中央政府不干涉地方交涉，並不爲任何軍事準備，同日日本陸軍武官受東京陸軍省之訓令，向中國軍政府表示，反對中國方面向河北增兵，即爲自衛目的亦所不許，並以『嚴重結果』爲恫嚇。中國政府對於此種無理要求，經於七月十九日書面答復，重申前次提議，即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並約定日期，各將軍隊同時撤回原防。復文中並明白申明中國政府爲和平解決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上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不幸此種和平建議，竟不獲所期之反應，而中國政府對於其地方當局七月十一日與日軍所訂之解決辦法，亦未予以反對，於此可徵中國政府一再容忍已達最高限度。綜上以觀，

日本欲從兩方面利用盧溝橋事件，企圖實現其在軍事上、政治上及經濟上宰制華北之目的，蓋甚昭彰。在軍事方面，日本爲準備大規模侵略，不斷派遣大軍進入河北，而同時則阻止中國中央政府作自衛之準備，冀使中國地方當局易就範圍。在外交方面，日本希圖壓迫中國中央政府，使其對於華北不加聞問，且使其對於地方當局因獨受日方武力壓迫而接受之任何條件，事先預予同意。厥後日軍既知中國不能唯日方之命是聽，乃於七月二十六日向中國地方當局致最後通牒，要求中國軍隊自北平及北平附近撤退，是爲七月十一日解決辦法所未有之一點。乃日本最後通牒所定之限期，猶未屆滿，日本陸軍、空軍即已大舉進攻平津區域，對於平民生命財產、教育文化機關，恣意蹂躪摧殘，爲舉世所震驚。泊乎中國軍隊既自平、津撤退，日本軍隊復擴大其軍事動作，深入冀南，猶以爲未足，更北向對於冀、察邊境之南口要衝猛烈攻擊；現尚未已。據八月二十日之估計，日本在華北約有軍隊十萬人以上，日本在中國領土之上，集中如許大軍，實已明示其居心，以武力征服爲定策，在亞洲大舉遂行侵略也。中國政府鑒於已往事實，深恐日本復將抄襲故智，於上海方面妄啓戎端，擾我商業及金融中心，故於北方危急之際，曾一再訓令上海地方當局，特加防範，俾免不幸事件之發生。無如八月九日日本海軍官兵二人竟圖違抗禁令擅入虹橋中國軍用飛行場，與中國保安隊發生衝突，日方死海軍軍官一人、兵士一人，中方保安隊士兵亦死一人，於是中國方面保持上海商埠和平之努力，又告失敗。肇事以後，中國滬市當局雖曾立即提議，經由外交途徑進行解決，而日本則憑恃武力擴大事態，二十四小時以內，口艦集中滬濱者達三十艘，其武裝軍力亦增加數千人，同時復提出要求，冀圖取銷或破壞中國當局之自衛措施。八月十三日日本海軍陸戰隊以公共租界爲根據地，水陸並發，對江灣、閘北方面大舉進攻，於是日方預定之進犯滬滬計畫，乃於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四日揭開。自此以還，日本空軍大事活動，魯、蘇、浙、皖、鄂、湘、贛諸省無一倖免，南京爲中國首都，口機每日來襲，幾無間斷，其他重要城市，亦遭蹂躪，揆日本之用心，殆欲憑藉其空軍數量上之優勢，對於中國經濟、文化及貿易中心所在之繁庶區域，恣意轟炸，以減少中國抵抗之實力。以上所述，乃爲日本自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以來行動之大概。據此可知下開四點，至爲明顯確實，不容疑議：（一）日本武裝勢力實已侵略中國領土，而其陸、海、空軍對於中國北部、中部大肆襲擊，猶在進行之中，是爲一純粹之侵略行動，至屬顯然。（二）中國既已用盡一切方法，阻遏暴力而無效，現已採取武力行動，

實行其天賦自衛之權，此原非中國素願實迫不獲已。(三)日本現在中國之行動，實係繼續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東三省開始之侵略計畫，日本現已不顧其「對中國無領土野心」之諾言，佔據平、津，更進而圖奪取華北全部，並宰制其他區域，中國十年來堅毅辛勤所造就之建設工作，亦均在其企圖破壞之中。(四)日本既如此居心擾亂東亞和平，實已違背國聯盟約之基本原則，以戰爭為國策之工具；置一切解決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於不顧，則又違背一九二八年巴黎非戰公約；不遵守其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完整之義務，則更違背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締定之九國公約。」(註二)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四五號，令六。

註二：「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三六一八期，頁二二三。

三十一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食糧資敵治罪暫行條例」。

國民政府以日本侵華戰起，為免食糧資敵，特於本日明令公布「食糧資敵治罪暫行條例」，共十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凡以食糧資敵者，依本條例治罪。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食糧，為穀、米、麥、麵、雜糧，及其他可充食糧之物品。

第三條 凡以食糧供給敵軍者，處死刑。

第四條 非常時期私運禁止出口之食糧出口在十萬斤以上者，以資敵論。

第五條 犯前項之罪而數量未滿十萬斤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六條 包庇或縱容前二條之罪者，以共同正犯論。

第七條 犯第三條、第四條之罪者，沒收其所運之食糧，並科以食糧價額同等之罰金，如罰金延不繳納，得拍賣其財產抵償。

第八條 拍賣財產得委託該管行政機關行之，但須呈報中央最高軍事機關備查。

第九條 第三條、第四條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三十、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三八四

第八條 預備或陰謀犯第三條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第四條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條 犯本條例之罪者，由有軍法權之機關審判，呈經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後執行之。

在作戰區域因交通斷絕或時機急迫時，得由就近有軍法權之最高軍事機關代核，事後補報備案。

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一）

蔣委員長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強調國際間為謀整個和平，對日本侵略行為應加干涉。

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為中日衝突事接見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強調國際間對於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干涉的必要。並宣稱此種國際干涉，非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間整個的安全。又云：假如日本稍為聰明一點，對中國人禮貌一點，他們一定毫無問題的取得在中國貿易上的優厚利益與中國廣大民眾的同情。但是日本不這樣做，他將仇恨與不信任的根苗，深種在中國人民心中、腦裏。結果如何，只有等待時間來告訴我們了。

路透社記者稱：委員長之態度至為安閑鎮定，而神采奕奕，莊嚴偉大，英勇果決之神情，溢於眉宇，誠令人不勝景仰、愛慕。

茲錄蔣委員長接見路透社記者之談話情形如次：

「為中國計，為世界和平計，中日衝突亟需國際加以干涉。若世界各國已知日本侵略中國之嚴重性，對於其直接或間接所發生之惡果，猶願設法加以阻止，則應立即開始行動，以必要之步驟，挽回今日之頹局。日本侵略之目的，在使中國毀裂，可以達其組織大陸帝國之迷夢。理簡詞明，毋須贅言。然而今日之局勢，已不同往昔，固有足述者：第一、中國人民現已團結一致，對於敵人之殘酷，不顧國際公法之規律，不念人道之常情借端肆其侵略，殘

殺非戰鬥人員之生命，毀滅中外人民之產業，中國人民對於此暴行已不容不加以積極自衛。第二、日本蔑視國際公法，並擅自加以修纂，將侵略戰爭，美其名爲『偶然事件』，如昔日『九一八』東四省之被攫，以及今日華南、北之衝突等等；而列強對此毫無異言，顯已接受其修正，實不勝遺憾。第三、日本蓄意毀壞中國沿海口岸，使商業無形停頓，使外人利益無端被剝，既受制於滿洲，又被驅於高麗，今日且故使其絕跡於亞洲大陸之上，蓄意之險久已自明。第四、日本雖有完備之組織與鋒利之軍械，纖弱如我國人民，猶不能爲其強暴之方法所屈服，且紛起抗戰，以伸國權，觀此明證，則亦應有所警惕。第五、日本現正提回所有在中國之各項投資，此無異自滅其對華貿易之機會，實爲智者所不取。設先能稍自謙抑，必可獨攬中國之對外貿易，且可又以引起大中華民族之愛護，今舍此不爲，一意侵略，致使人民恨如切骨，長此以往，日本之損失，真不堪設想。」

當路透社訪員詢及中國在何種條件之下方可停止對日抗戰時。至此，蔣委員長即稱：

「此問題須待日本自動解除其對華及對全世界所造成之嚴重局勢而後，方可答覆。惟中國必須保持其國權及在行政之獨立、土地之完整也。」

記者又詢及日本是否能在此次不宜而戰之侵略中獲得相當利益，並詢及日本是否有要與其他一國或一國以上衝突之可能？蔣委員長答稱：

「列強是否願坐視中國之殲滅及被日本所統制，余頗難置答。中國之軍事設備雖不十分完整，但猶積極抗戰，當非僅爲本國計，抑亦爲保持國際間條約之尊嚴與挽回列強在華之利益之被毀及其代表之被逐計也。設中國爲日本所敗，因而達其統制之野心，則列強之對華貿易必受重大之損失，固不難預測也；而在政治上所受之影響，更不必詳計。自『九一八』以來，國際間之觀點，日月推異，故對於各國之行動，實難預測。然余深信倘日本繼續對華侵略，中國必繼續抗戰，成敗利鈍，非所計及。」

最後，記者曾詢及其對於各國所持之態度，有何意見？蔣委員長謂：

「列強對於上海衝突終須採取適當行動，惟國聯干涉尙有待於九國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及國際聯盟會之簽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三八六

國之斟酌耳。時至今日，任何國家，皆應負起援助中國與溝通對華國際貿易之責任。總之，日本毀壞中國沿海口岸，必無利於世界各國，惟侵略者至今仍繼續破壞，第欲逞其破壞之能事耳。」

（譯者按：蔣委員長與路透社記者之談話，係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口譯，卅一日上海各西報均用大字標題刊載，惟於路透社記者之介紹詞及重行申述者，均從略。）（註二）

交通部於上海、南京間組設汽車郵運班。

自淞滬戰事掀起後，上海、南京間的郵件常因戰火的阻礙而傳遞困難。交通部為解決此一問題，特組設汽車郵運班，克服郵件傳遞的困擾。（註三）

德、美、法、英、義五國請求暫行開放江陰河面，俾各國得以撤退或接濟該國之僑民。

本日，德、美、法、英、義五國大使照會我外交部，請求將江陰一帶河面開放一小口，俾各該國得以接濟或撤退被困於長江流域之僑民。其照會云：

「逕啓者：關於封鎖揚子江下游江陰一帶江面一事，下列外交代表中，曾有以書面向貴部長表示者，惟此事對於本大使個人暨居留沿江各埠之本國僑民關係如此重要，爰向貴部長共同表示意見如次：

就本大使等之了解，封鎖之意義在防止口艦之溯江上駛，本大使等雖不否認中國政府有權採取此項步驟，然此項步驟之採行，並未先向下列簽名各大使所代表之政府提出任何警告，以致各該國之兵艦暨商船，以及多數僑民困於長江流域。此外，其他交通工具又經迅行阻塞，以致本大使等於沿江各埠撤退僑民，以及僑民等收受接濟兩事，困難日增。

本大使等以為，江陰一帶之封鎖於一箇短時期以內（如有充分時間之通知，以作必要之準備，則時間不過數日即可）暫行開一小口，俾一船得以通過，並非事不可能，如是凡欲撤退者得以撤退，其不撤退者得以運收接濟。至

於封鎖地段以下無標誌地帶，航行上之困難，自有富有經驗之領港人員冒險解決之。上述請求，應請轉陳貴國政府查照爲荷。本大使等順向

貴部長重表敬意！」（註四）

侵華日軍攻陷吳淞鎮。

自本月二十三日，日本侵華派遣軍第三師團，於吳淞鎮南方約一公里半處吳淞鐵道棧橋登陸後，即與我淞滬守軍發生激烈戰鬥。本日，吳淞鎮在日軍海、陸協力攻擊下失陷。（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四六號，法規一—二。

註二：「中美雜誌」，第一輯，頁五二—五四。

註三：「交通建設季刊」，第一期，頁四一—三。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五四。

註五：「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二七七—二七八，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昭和五十年七月二十五

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三八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三八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九月

一日 財政部發行救國公債五萬萬元。

財政部於本日開始發行救國公債五萬萬元，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解釋救國公債之用途，係因應政府一般之需要。（註一）

交通部令各大輪船公司合組聯合辦事處，維持軍民運輸。招商局聯合三北、大達、大通等航業公司，將上海工廠搶遷後方。

交通部以日軍侵犯上海，戰事日趨激烈，長江下游江陰水道，業已封鎖，為維持軍民運輸，本日令各輪船公司，在南京合組長江航業聯合辦事處，統籌調配船隻，維持民運與軍運。

同日，招商局為執行八月十日政府遷移上海工廠至大後方，以為對日長期抗戰，聯合三北、大達、大通等航業公司，辦理滬、鎮聯運，由上海日暉港經內河（沿蘇州河轉南運河）至鎮江，過南京轉運大後方。（註二）

日軍侵滬，獅子林砲臺失陷。

自上（八）月二十三日，日本侵滬派遣軍第三、第十一兩師團，於上海近郊沿長江河岸川沙鎮、獅子林、吳淞間強行登陸後，即與我第十五集團軍陳誠部發生激烈戰鬥。本日，獅子林砲臺為日軍第十一師團淺間支隊（支隊長淺間義雄大佐）所侵佔，我守軍第十五集團軍右翼軍（羅卓英）第九十八師夏楚中部守獅子林約一營兵力，連日與日軍作殊死戰，因傷亡慘重，遂轉移至江邊經楊家橋、伍家宅、南唐宅之線陣地。（註三）

日本下達第五次動員令，增援侵滬兵力。

自上月底入侵上海之日軍第三、第十一兩師團，因遭受我第十五集團軍陳誠部的激烈反登陸作戰，陷於苦戰。本日，日本軍部下達第五次動員令，下令早已準備好之第一〇一師團（師團長伊東政喜中將）、獨立工兵第十一聯隊、野戰高射砲隊等部隊，馳赴上海增援。（註四）

註一：「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一期，二十六年九月份，頁一一三。

註二：王洸：「我與航運」，頁六五。

註三：「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五五—五六。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二七八。

註四：「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二九五。

二 日 教育部令沿海各省公私立學校遷移至內地上課。

教育部本日令沿海、沿江各省、市教育廳、局，對於設在各主要城市之公、私立學校，倘已受或易受敵人襲擊者，應盡力設法在比較安全之內地縣區或鄉村佈置開課，並趕造防空避難設備，以期青年學業不致中輟。（註一）

日本改稱華北事變為中國事變。

由於日軍侵滬戰事的急劇升高，日本政府本日將華北事變（北支事變）改稱為中國事變（支那事變），確認對華進行全面戰爭。（註二）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白井勝美：「日中戰爭」，頁四六，中央公論社，昭和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

三 日 蔣委員長核准成立「特種警察訓練班」於臨澧，派戴笠為主任。

爲支持長期對日抗戰，養成健全情報人才，以適應工作需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核准成立特種警察訓練班于湖南臨澧，選取各省高中以上學校畢業生，施以訓練。以戴笠爲訓練班主任，余樂醒爲副主任，負責主持。（註一）

日本海軍侵佔東沙羣島，設水上飛機基地。

本日，日本海軍第三艦隊侵佔東沙羣島後，即陸續運送大批汽油至島上，將東沙島改設水上飛機基地。（註二）

註一：國防部情報局：「戴雨農先生年譜」，頁八七—八八。

註二：「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一號。

四 日 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國民政府爲應已爆發之抗日戰爭之需要，本日修正公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共十一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以危害民國爲目的，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

- 一、私通敵國圖謀擾亂治安者；
- 二、勾結叛徒圖謀擾亂治安者；
- 三、爲敵國或叛徒購辦或運輸軍用品者；
- 四、以政治上或軍事上之秘密洩漏或傳遞於敵國或叛徒者；
- 五、破壞交通或軍事場所者；
- 六、煽惑軍人不守紀律，放棄職務，或與敵國或叛徒勾結者；
- 七、煽惑他人私通敵國，或與叛徒勾結，或擾亂治安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三、四日

八、造謠惑衆，搖動軍心，或擾亂治安者；

九、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爲利於敵國或叛徒之宣傳者；

受人煽惑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二條 明知其私通敵國或爲叛徒而窩藏不報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三條 以危害民國爲目的而組織團體或集會者，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四條 於對外戰爭時雖非以危害民國爲目的，而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爲足以有利於敵國之宣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下有期徒刑。

第五條 於對外戰爭時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擾亂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六條 於對外戰爭時，未得政府允許，而與敵國人民通信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七條 犯本法所定各罪者，由該區域最高軍事機關審判之。

第八條 依本法判處各罪，應由該區域最高軍事機關附具案由，報經該管上級軍事機關核准後，方得執行。

第九條 軍警機關逮捕本法所指犯罪行為之嫌疑犯時，應立即通知有關之主管機關。

第十條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蔣委員長正告美記者：「中國抗戰非僅為本身存亡而戰，亦為維護世界和平而戰。」

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接見美聯社記者，告以：

「日本侵華之目的，乃在建立一大陸帝國，進而作威脅世界和平之根據。……中國抗戰非僅為中國本身之存亡而戰，亦為維護世界之和平而戰。制止日本之侵略行為，乃為九國公約與凱洛格條約（非戰公約）簽字國及國聯各



會員國之責任。」（註二）

日本帝國會議開幕，日皇令貴族、衆議兩院為侵華戰爭提出緊急追加預算及法律案。

本日，日本召開帝國會議，會中，日皇為應侵華戰爭之需要，對貴族院及衆議院頒發緊急追加預算及法律案之敕令如下：

「朕於帝國議會舉行開會式時，特為貴族院及衆議院各員告：

帝國與中華民國提携合作，以確保東亞之安定，而舉共榮之實，斯為朕所夙夜軫念不已者。然中華民國不解帝國之真意，擅搆事端，致生此次事變，又為朕所引以為憾者。現我軍人，排除萬難，致其忠勇，此不外為促使中華民國之反省，從速確立東亞之和平而已。

朕願帝國臣民，鑑於今日之時局，忠誠奉公，和協一心，從事贊襄，以期能達所期之目的。

朕命國務大臣，特別提出關於時局之緊急追加預算及法律案，惟願卿等克體朕意，和衷協贊，盡其職責。」

（註三）

日本於北平擴大華北駐屯軍為華北方面軍，由寺內壽一任司令官。

前日本陸相寺內壽一大將本日由日抵天津，依八月三十一日日本陸軍省改編中國駐屯軍之令，擴大原華北駐屯軍為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與關東軍平行。司令部亦由天津移駐北平，由寺內壽一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日方指出該軍之任務，為確保其所侵佔平、津地方及附近土地，並圖進而消滅河北省中部中國軍隊。該方面軍戰鬥序列如下：

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方面軍司令官寺田壽一太將）

第一軍（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含第六、第十四、第二十等三師團，戰車第一、第二大隊，獨立山砲第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四日

三九四

第三聯隊，野戰重砲第一、第二旅團，獨立野戰重砲第八聯隊，第一軍通信隊。

第二軍（軍司令官西尾壽造中將）含第十、第十六、第一〇八等三師團，野戰重砲兵第六旅團，第二軍通信

隊。

第五師團（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中將）

第一〇九師團（師團長岡重厚中將）

中國（支那）駐屯混成旅團（旅團長山下奉文少將）

臨時航空兵團（兵團長德川好敏中將）

華北（北支那）方面軍直屬防空部隊

獨立攻城重砲兵第一、第二大隊

華北（北支那）方面軍通信隊、同鐵道隊、同直屬兵站部隊。

中國（支那）駐屯憲兵隊。（註四）

偽察南自治政府成立於張家口，由杜運宇、于品卿等主之。

上（八）月二十日，日本關東軍曾制訂統轄察北和察南的指導方針。八月二十七日，張家口失陷後，日軍即籌組偽張家口治安維持會。本日派杜運宇、于品卿爲偽最高委員，組成偽察南自治政府，管轄萬全、宣化等十縣。（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五〇號，法規一。

註二：「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七七。

註三：「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五一四。

註四：「支那事變——陸軍作戰」，頁二八九—二九一。

註五：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七六。

五日 蔣委員長派胡適赴美，蔣方震赴德、義，表達中國抗日決心。

本日，蔣委員長分派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赴美，軍事學家蔣方震赴德、義，說明日本的侵略暴行和中國的抗戰決心。（註一）

劉汝明派張礪生抵京，報告自張垣南撤實情。

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於上（八）月率其一四三師駐守張垣一帶，抵抗日軍侵犯，至八月二十五日，劉部不支，退守蔚縣。時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利用言論加以攻擊，謂劉氏在張垣一槍未放，一人未傷，即告棄守。爲此之故，劉主席特遣建設廳長張礪生於本日抵南京，向中央當局報告張垣失陷南撤實情。

（張垣戰役係由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第一四三師旅長馬玉田、團長劉田均陣亡，軍官傷亡二百三十員，士兵傷亡五千一百多名。）（註二）

日海軍擴大中國封鎖區域，北起秦皇島，南迄北海。

自上（八）月中旬，中日戰事擴大後，日本即以其強大海軍第三軍封鎖我國瀕太平洋各口岸。八月二十五日，日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清宣佈封鎖我國長江口以南至汕頭海岸。本日長谷川清再代表日本海軍省，宣佈擴大封鎖我國海岸北起秦皇島，南至北海。其宣言如次：

「茲聲明自昭和十二年九月五日午後六時起，第三艦隊禁止所有中國公、私船隻出入中國領海，除青島外，遮斷範圍自北緯四十度零分至東經一二一度五十四分，再由北緯二十一度三十三分、東經一〇八度三〇分。但第三國及日本船隻之航行，不在此限。」（註三）

註一：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一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五、六日

三九六

註二：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一一五——一二二。另見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六日，「申報」，第二版。

註三：「中國全面抗戰大事紀」，第一輯，九月份，第一二頁。

六日 國民政府明令軍委會設置軍法執行總監部，並公布「軍政部組織法」。

國民政府以抗日軍興，有關戰時軍律及其施行條例亦經公布，本日特明令軍事委員會設置軍法執行總監部，以維軍律。令文云：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外患侵尋，有加無已，此次我國起而自衛抗戰，凡屬文武職官，固應益矢忠勇，效死勿渝，卽全國各地民衆，亦應一致奮興，協力禦侮。現在戰時軍律及其施行條例業經明令公布，自應嚴切施行。茲特於軍事委員會設置軍法執行總監，按照軍律規定，負責實施，仰我舉國文武官佐以及民衆一體恪遵，毋稍踰越。須知臨難不容苟免，衆志可以成城，惟有以必死之決心，與土地共存亡，庶可發揚民族之精神，保障國權之獨立。自茲通令以後，無論文武各級官佐，倘有未奉命令放棄土地、擅離職守，或奉令出發，託故遲延者，概依軍律處以死刑，不稍寬假。其在前敵部隊，爲國效忠，任務尤重，縱使損傷過鉅，亦非奉到命令，不得退却，否則悉依軍法制裁不貸。其各懷遵毋忽。此令。」

同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軍政部組織法」四十條，以軍政部管理全國陸軍行政事宜。茲誌條文如下：

軍政部組織法

第一部 軍政部直隸於國民政府行政院，管理全國陸軍行政事宜。

第二條 軍政部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部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

第三條 軍政部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爲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請由行政院院長提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撤銷之。

第四條

軍政部置左列各廳、司、署，並另設會計處：

總務廳。

軍務司。

兵役司。

馬政司。

交通司。

軍法司。

軍需署。

兵工署。

軍醫署。

第五條

總務廳分文書、人事、管理、交際四科，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本部機密事項；

二、關於本部公文書類之收發、分配、承轉、審查、校對、編纂、印刷、保存事項；

三、關於部令之公布事項；

四、關於典守部印，管理文庫及保管圖書事項；

五、關於本部編制事項；

六、關於本部及附屬機關之人事事項；

七、關於陸軍行政、統計及報告事項；

八、關於部內軍紀、風紀及警衛事項；

九、關於本部官產、官物之保管事項；

十、關於本部典禮、會議、交際、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署、司事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三九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三九八

第六條 軍務司分軍事、兵務、防務、整備、要塞五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陸軍建制、編制及建設整理事項；
- 二、關於軍旗、印信及禮節、服制、徽章事項；
- 三、關於軍隊之軍紀、風紀事項；
- 四、關於審擬軍事法規事項；
- 五、關於派遣國外駐在員、留學員生及考察事項；
- 六、關於各兵科裝備、器材及其本務事項；
- 七、關於演習、校閱、點驗、檢視事項；
- 八、關於練兵場、射擊、演習場之籌設及營房支配事項；
- 九、關於憲兵及軍樂隊之本務及其教育事項；
- 十、關於各部隊之補充及人馬之調查、統計事項；
- 十一、關於軍隊調配、衛戍、警備及綏靖事項；
- 十二、關於國防工事設備事項；
- 十三、關於防空、國內外情報及口令、信號事項；
- 十四、關於地方部隊整理事項；
- 十五、關於勳員計畫、準備、執行及復員事項；
- 十六、關於軍需品及其原料之調查、整備、分配、統制事項；
- 十七、關於要塞建設、改進及要塞行政、教育事項；
- 十八、關於要塞教育機關事項；
- 十九、關於要塞整理及要塞地帶事項。

第七條 兵役司分管區、役務、徵募三科，掌左列事項：



第八條

- 一、關於兵役管區之規劃、設置及推行事項；
 - 二、關於管區各項業務之考核及人事審核事項；
 - 三、關於兵役法規之編撰、修訂事項；
 - 四、關於兵役之宣傳、獎懲及兵役實施人員之訓練事項；
 - 五、關於壯丁之調查、檢查、抽籤事項；
 - 六、關於現役兵之徵集、募集、分配、入伍、退伍、歸休事項；
 - 七、關於常備士兵之服役、軍士籍、兵籍及統計事項；
 - 八、關於國民兵之服役、名籍簿、調查、統計、管理、召集及教育事項；
 - 九、關於常備軍官佐之退役、除役實施事項；
 - 十、關於備役、候補軍官佐、預備軍士之考查、登記、召集、服役事項；
 - 十一、關於在鄉軍人之調查、管理、教育、召集事項。
- 馬政司分牧政、馬事、獸醫、屯墾四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普通馬政、陸軍馬政之計畫、建設、調查事項；
 - 二、關於中央馬政與地方馬政，及種畜場、私人牧場之聯絡指導統一事項；
 - 三、關於全國馬政管區之劃分，並設置馬政官任調查、指導、督促馬事等進步事項；
 - 四、關於馬政法規之擬訂、審核事項；
 - 五、關於種馬、農具、獸醫、藥品、器材、牧草，種子之購買、保管、分配、借貸事項；
 - 六、關於改良馬種，並國有種馬與民馬交配、蕃殖事項；
 - 七、關於所屬場所土地經營、農事水利事項；
 - 八、關於軍馬購買、補充、徵發、保育、檢查、廢役、借貸、統計事項；
 - 九、關於地方馬、驛調查、統計及產馬獎勵、助成事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三九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四〇〇

第九條

- 十、關於獸醫、鑒鐵設計教育及培養牧政人材事項；
- 十一、關於種馬及軍馬之飼養、衛生、治療、防疫及飼養兵之教育事項；
- 十二、關於獸醫人員任用、留學、審核、調查、統計事項；
- 十三、關於移兵屯墾之設計及屯墾地區之調查配置事項；
- 十四、關於屯墾業務之管理、指導、統計事項。

交通司分總務、設計、通信、運輸、汽車五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軍事交通、通信部隊之調遣及配備事項；
- 二、關於軍事交通、通信器材之籌辦、補充、整理、保管事項；
- 三、關於軍用交通通信網之實施事項；
- 四、關於軍用交通通信機械之製造、修理、改進事項；
- 五、關於水、陸軍運事項；
- 六、關於一般交通通信之調查、統計、聯繫、管制、徵用事項；
- 七、關於軍事交通、通信機關、部隊之編制人事審議事項；
- 八、關於軍運票照管理事項；

第十條

軍法司分軍法行政、執法、監獄三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軍法審及軍人監獄職員之人事事項；
- 二、關於軍法行政事項；
- 三、關於軍事審判事項；
- 四、關於赦免及罪人之處置事項；
- 五、關於軍人監獄事項；



六、關於軍事罪犯之教誨及工藝事項；
七、關於軍法法規事項。

第十一條

軍需署掌軍需行政事務，設總務處及左列各司：

財務司。
儲備司。
營造司。

第十二條

軍需署總務處分人事、文書、管理三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本署機密事項；
 - 二、關於軍需人員之銓敘、考績、審核及教育事項；
 - 三、關於軍需動員及擬定軍需法規事項；
 - 四、關於本署公文書類之收發、分配、承轉、審查、校對、編纂、印刷、保存事項；
 - 五、關於典守署印及管理本署文庫事項；
 - 六、關於軍需行政報告事項；
 - 七、關於本署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司事項。
- 財務司分經理、出納、軍人儲蓄三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軍費運用之研究審議事項；
- 二、關於金錢給與規定事項；
- 三、關於軍費出納事項；
- 四、關於其他一切金錢經理事項；
- 五、關於軍人儲蓄計畫及審核儲金冊表事項；
- 六、關於儲金提取彙報及儲戶轉調事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四〇二

第十四條 儲備司分被服、糧秣、保管三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被服、裝具、糧秣、陣營具、消耗品之經理、檢驗、調查事項；
- 二、關於軍需物之給與及整備事項；
- 三、關於物品會計事項；
- 四、關於軍需品料廠庫事項；
- 五、關於軍需工業之指導補助事項。

第十五條 營造司分設計、建築、營產三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營房及軍事修建工程之設計及審查事項；
- 二、關於營房及軍事建築工程，並其附屬營具設備之核准、監督事項；
- 三、關於軍用土地之徵收使用事項；
- 四、關於營房場舍之保管事項；
- 五、關於營產之調查管理事項。

第十六條 兵工署掌兵工技術、軍火製造、軍械行政事務，設署本部及左列各司：

製造司。

技術司。

軍械司。

第十七條 兵工署署本部分秘書室、參謀室、顧問室、總務處（分財務、事務兩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本署機密事項；
- 二、關於兵工人員之銓敘、考績、審核、調查、登記事項；
- 三、關於本署公文書類之收發、分配、承轉、審查、翻譯、校對、編纂、印刷、保存事項；
- 四、關於典守署印及管理本署文庫事項；



第十八條

- 五、關於製造經費之領支、出納事項；
 - 六、關於建設經費之審核、保管、出納事項；
 - 七、關於械彈償款之保管、週轉事項；
 - 八、關於軍事方面之派遣聯絡事項；
 - 九、關於技術方面之諮詢、譯述事項；
 - 十、關於本署之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司事項。
- 製造司分事務、會計、考工、核料四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各廠及材料保管處庫之各種組織事項；
 - 二、關於各廠及材料保管處職員之任免、升補事項；
 - 三、關於各廠勞工事項；
 - 四、關於各廠所用護照、執照及運輸事項；
 - 五、關於各廠及材料保管處庫製造費及經費之支配，預算計算及帳務之審核，及各廠會計制度之規定事項；

- 六、關於各廠作業計畫之擬具工作之分配成品與成本之稽核事項；
- 七、關於各廠機器之設備及房屋之調查登記及稽核事項；
- 八、關於各種圖樣、公差詳表及其他標準規格等之整理頒行保管事項；
- 九、關於各廠材料之支配、統計、稽核及料庫管理方法之規定事項；
- 十、關於各廠工具之製造、統計、稽核及工具管理方法之規定事項；
- 十一、關於廢料、廢品稽核及處理事項；
- 十二、關於新設製造工廠之籌備及各廠新建設之指導督促事項。

第十九條

技術司分理化、研究設計、教育三處及彈道、步兵器材、砲兵（要塞）器材、運輸器材、特種兵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四〇四

工兵器材六科，掌左列事項：

第二十條

- 一、關於兵器彈藥之制式劃一事項；
- 二、關於兵器、彈藥及各種軍用器材之設計、改良事項；
- 三、關於各種兵器、彈藥、軍用器材、兵工原料材料之檢驗審查研究事項；
- 四、關於兵器、彈藥使用保管之規定及說明書之編纂、譯述事項；
- 五、關於兵工技術人材之養成及派遣出國考察調查事項；
- 六、關於發明改良兵器、彈藥、軍用器材案之審核事項。

軍械司分總務、補充庫儲、機械、兵器、器材五科，掌左列事項：

- 一、關於編纂械彈及軍用器材之各種法規、歷史及統一名稱等事項；
- 二、關於軍械庫之建設、修繕事項；
- 三、關於各軍械庫及修械所之組織、管理事項；
- 四、關於各軍械庫及修械所之人事考核、任免、升調事項；
- 五、關於各軍械庫及修械所預算計算之審核事項；
- 六、關於軍械人員之訓練事項；
- 七、關於軍火禁令及民間自衛兵器之取締事項；
- 八、關於械彈之補充、儲備、調度、支配、檢驗、修理、調查、統計等事項；
- 九、關於械彈代金之核議及代造、價發、損失、賠償、緝獲、俘獲、損壞、消耗之審核處理事項；
- 十、關於械彈廢品處理事項；
- 十一、關於機械化之裝甲兵器及動力戰鬥兵器，以及要塞海防等兵器籌劃、配備、購置、管理、檢驗等事項；
- 十二、關於各兵種器材、裝具及化學戰諸器材之籌劃、配備、存儲、購置、檢驗、損壞、消耗及制式



之決定與廢品處理事項。

第二十一條 軍醫署掌軍醫行政一切事務設左列各處室：

第一處。

第二處。

第三處。

視察室。

第二十二條 第一處分人事、經理、事務三科及會計室，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軍醫、牙醫、司藥、看護人員之任免、審核、考績事項；

二、關於軍醫、牙醫、司藥、看護人員動員事項；

三、關於本署文書典守、印信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本署經理、會計事項；

五、關於管理本署公產、公物事項；

六、關於本署庶務、軍紀、風紀及其他不屬於各處室事項。

第二十三條 第二處分醫務、傷病處理、材料三科，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平時、戰時衛生、勤務設施事項；

二、關於各級醫務機關之籌設、配置事項；

三、關於軍醫建制及編制事項；

四、關於紅十字會恤兵團體管理事項；

五、關於傷病、殘廢官兵之管理、待遇事項；

六、關於傷病、殘廢官兵之歸隊、資遣、轉院事項；

七、關於傷病、殘廢官兵檢傷、核卹事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四〇五



八、關於衛生器材之設計、籌備事項；

九、關於衛生器材之出納、保管、核銷事項。

第三十四條 第三處分衛生、教育二科及統計室，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保健、防疫、防毒、檢驗及衛生宣傳事項；

二、關於衛生工程事項；

三、關於軍醫、牙醫、司藥、看護人員之教育事項；

四、關於看護士兵、擔架士兵之訓練事項；

五、關於各種教程圖書之編譯、保管分發事項；

六、關於軍醫行政統計冊籍、圖表、格式之編訂事項；

七、關於各部隊、軍事機關、學校醫務衛生統計及其他統計事項。

第三十五條 視察室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襄校陪檢各部隊機關衛生事項；

二、關於本署各附屬機關視察指揮事項；

三、關於各地軍事衛生機關及各部隊醫務視察指導事項；

四、關於紅十字會恤兵團體視察指導事項；

五、關於臨時指派事務事項。

第二十六條 軍政部會計處掌本部及各軍事機關部隊歲計、會計事務。其組織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軍政部及各署司因業務上之必要，得置常設或臨時各種委員會及其他附屬機關。其組織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 軍政部長綜理本部事務，統轄全國陸軍行政事宜，並指揮監督所屬各部隊機關。

第二十九條 軍政部設政務次長、常務次長各一人，輔助部長處理部務。

第三十條 軍政部設參事三人至七人，撰擬審核關於本部之法案命令。



第三十一條 軍政部設部附二十人至四十人，分任研究、視察及其他交辦事項。

第三十二條 軍政部設秘書四人至十二人，編撰、傳譯各種文牘。

第三十三條 軍政部設廳長一人，署長三人，司長十一人，處長八人，視察主任一人，分掌各主管事務。

第三十四條 軍政部軍需署、軍醫署各設副署長一人，輔助署長處理署務。

第三十五條 軍政部兵工署設參謀一人，襄助署長進行業務。

第三十六條 軍政部及各廳、署、司、處設秘書、副官、科長、主任科員、軍法官、檢驗員、看守員、視察員、譯電員、會計員、統計員及其他軍用文官技術員等，分任事務，其編制依附表所定。（附表略）

第三十七條 軍政部因事務上之必要，得呈准聘用顧問與專門人員，並得臨時呈准增設額外人員。又因各廳、署、司、處事務上之繁簡，對於編制範圍以內之定額，得自行分配增減之。

第三十八條 軍政部部长特任，次長以下上校及同上校以上，軍官佐與軍用文職各職員簡任中、少校及同中、少校，軍官佐與軍用文職各職員薦任上、中、少尉及同上、中、少尉，軍官佐與軍用文職員委任。

第三十九條 軍政部處務規程以部令定之。

第四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第三戰區下令淞滬我軍停止總攻擊，頒發第二期作戰指導，轉攻為守。

上（八）月十三日，日軍侵滬戰事爆發後，我軍奮勇抵抗。八月二十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頒發第三戰區作戰計劃，向日軍發動總攻擊。八月二十一日我軍曾突入日軍陣地，攻抵滙山碼頭。至二十三日，日本侵滬派遣軍第三、第十一兩師團分別於長江沿岸川沙鎮至吳淞一線登陸後，情勢逆轉。旋我第十五集團陳誠部到達，於二十四日展開反登陸作戰，血戰十四晝夜。終因日軍逐次增援及其艦砲、飛機火力優勢，及我軍掩蔽體不良，犧牲慘重，故於本日轉變作戰計劃，停止總攻擊，頒發第三戰區第二期作戰指導。其要旨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日

四〇八

一、要領：

(一)戰區以保持經濟重心，鞏固首都，而行持久抗戰之目的，就現包圍敵人之態勢，運轉優勢兵力，截斷各登陸敵之連繫，限制其發展，並圍攻獅子林及川沙方面已登陸之敵，以打破其包圍我軍之企圖，而收各個擊破之效果。

(二)如不能達到各個擊破敵人之目的時，則依狀況逐次後退至敵艦砲射程外，以決戰之目的佔領陣地，乘敵海、陸軍火力不能協調之際，發揚我精神與物質之威力，一舉將其擊破之。

二、兵團部署：

(一)第一步：限制敵之發展，並各個擊破各處登陸之敵。

1. 第八集團軍（浦東防守軍）繼續前任務，守備浦東區，威脅黃浦江左岸之敵。

2. 第九集團軍（淞滬圍攻軍）：

(1) 增強圍攻虹口、楊樹浦工事，而封鎖之。

(2) 繼續攻擊張華浜之敵而殲滅之，即在狀況不許可時，亦須固守圍攻線，阻止其與虹口方面之敵連接。

(3) 對吳淞、寶山、江灣方面，須固守據點，以防止敵登陸部隊之發展。

(4) 應使後方部隊在北站、橫濱港、五洲公墓、蘆涇浦、江灣鎮、廟行、顧家宅，沿蘆涇浜南岸向西至黑太黃宅之線，構築據點工事，以備必要的阻止敵之發展。

3. 第十五集團軍（長江右岸防守軍）：

(1) 以一部固守羅店以南與瀏河以西地區，阻止敵人。同時以有力部隊，分由新鎮及曹王廟、沈家橋方面，攻擊敵之兩翼。

(2) 在劉家行、嘉定、瀏河之線，構築據點工事，以備必要時阻止敵之發展。

4. 作戰地境（略）

(二)第二步：限制敵之發展，並利用地形及工事，與敵行有利之決戰。

1. 第八集團軍（右翼軍）：

(1) 以一個旅以上兵力，在浦東方面續行原任務。

(2) 以一個師以上兵力，在黃浦江右岸，由公共租界經曹家渡、北新涇鎮至張家宅之線（沿蘇州河右岸）佔領陣地，阻敵向蘇州河以南發展，並威脅蘇州河以北地區敵之左側背，使蘇州河左岸我軍作戰容易。

2. 第九集團軍（中央軍）：在蘇州河左岸范家宅、江橋鎮、南翔、馬陸鎮、嘉定城南端之線，佔領陣地，以主力配置於南翔及其以北地區，利用地形與工事以求與敵決戰。

3. 第十五集團軍（左翼軍）：在嘉定、周家園、瀏河中間地區，利用地形與工事，以求與敵決戰。（註二）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五一號。

註二：「中日戰爭史略」(二)，頁一九一——一九三。

七日 國民政府修正公布「陸海空軍獎勵條例」。

本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陸海空軍獎勵條例」，共二十五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陸、海、空軍軍人於戰時、平時著有勞績，或學術技能特有專長應予獎勵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軍佐及軍用文官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非陸、海、空軍人員盡力於軍事著有勞績，或捐助軍用器具、物品及其發明，或改良有益於軍用者亦同。

第二條 獎勵之種類如左：

- 一、陸海空軍獎章；
- 二、光華獎章；
- 三、干城獎章；
- 四、比賽獎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六、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七日

四一〇

五、陸海空軍褒狀；

六、獎金；

七、記功；

八、嘉獎。

前項第七款之獎勵不適用於士兵。

第三條

陸、海、空軍軍人、軍佐及軍用文官，有左列事績之一者，得予以獎勵：

一、戰役中著有勞績，足資矜式者。

二、戰時異常出力，經證明確實者。

三、陷入外敵自拔反正，並著戰功者。

四、任政治工作成績優良，於軍事確有裨益者。

五、任軍事上特殊工作確有成績者。

六、應付非常事變，悉合機宜，使地方獲保安全者。

七、拿獲間諜或破獲其機關，有裨於國防者。

八、才藝優越並有著作經審查合格者。

九、發明或改良製造新兵器，或軍用器具、材料、物品，經考驗合格者。

十、射擊、騎術、操舟、飛行、國術運動各種比賽，得團體總分最多或個人比賽成績最優者。

十一、努力其他所任職務，成績特優者。

第四條

非陸、海、空軍人員，有左列事績之一者，得予以獎勵：

一、平時或戰時捐輸軍餉，或軍用器具、材料及物品，其數額或價值，個人在一千元以上，團體在一萬元以上者。

二、戰時探知敵人有不利於我方之動作報告，不失時機，因而得適當之處置者。



三、在戰地隨同出力成績卓著者。

四、協同出力拿獲間諜，或破獲其機關，有裨國防保全地方治安者。

五、發明或改良製造新兵器，或軍用器具、材料、物品，有利於軍事經考驗合格者。

六、盡力於軍事工作，或與軍事有關工作卓著成績者。

凡外國人民有合於前項規定之一者，亦得獎勵之。

第五條

有前兩條之成績者，核其情形，依第二條之規定分別獎勵，但非軍事人員之獎勵，以陸海空軍獎章、光華獎章、干城獎章與陸海空軍褒狀、獎金及嘉獎爲限。

同一事實應有團體與其個人獎勵者，得均獎勵之。

第六條

陸海空軍獎章及光華獎章、干城獎章之區分如左：

甲種一等獎章、二等獎章給與中及以上官佐或其同等人員。

乙種一等獎章、二等獎章給與初等官佐、准尉、准佐、士兵或其同等人員。

第七條

比賽獎章之區分如左：

一、績學獎章；

二、射擊獎章；

三、騎術獎章；

四、操舟獎章；

五、飛行獎章；

六、特技獎章。

前項比賽獎章各分爲一等、二等給與官佐、士兵。

第八條

給與前兩條獎章時，應附給執照。

第九條

陸海空軍褒狀應載明事績給與個人或團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七日

四一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七日

四二二

第十條 獎金之區分如左：

- 一、個人獎金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 二、團體獎金五十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前項獎金數額遇有特殊情事時，得增給之。

第十一條

記功分小功、大功二種：積三小功爲一大功；積二大功以上者，得改給陸海空軍獎章、光華獎章、干城獎章或獎金。

第十二條

嘉獎之區分如左：

- 一、個人嘉獎以書面或言辭爲之。
- 二、團體嘉獎以書面爲之。

第十三條

應行獎勵者，除由最高軍事長官特令外，其手續如左：

- 一、陸、海、空軍人員由主管長官填具請獎事績表，呈請最高軍事機關核定。
- 二、比賽獎章由訓練總監部審核轉呈最高軍事機關核定。

第十四條

前條獎章經最高軍事機關核定後，依左列規定頒給之：

- 一、陸海空軍獎章、光華獎章、干城獎章及褒狀由最高軍事機關咨行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核准頒發之。
- 二、比賽獎章及獎金由最高軍事機關發給。
- 三、記功及嘉獎以命令行之。

第十五條

少將以上獨立單位長官，對於所屬有給予獎金一百元以下記大功一次以下及嘉獎之權；上校以下獨立單位長官，對於所屬有記小功及嘉獎之權。獎勵後均應層報最高軍事機關備案。

第十六條

各種獎勵應以命令公佈或集合告達之。

第十七條

凡在懲罰處分之官佐、士兵立有功績，合於獎勵之規定者，得呈請抵銷其處分之全部或一部，抵銷後如有餘功再予獎勵。



第十八條 陸海空軍獎章、光華獎章、干城獎章或各種比賽獎章之給與，每人於一年內領受同種者以一次爲限。

第十九條 晉受獎章時，應將前受之獎章呈繳主管機關層報核銷。

第二十條 受獎人員身故時，獎章及執照均免繳銷。

第二十一條 獎章或執照遺失時，得呈請補給，但應於獎章背面及執照內註明補給字樣，原件查獲時應即呈報註銷。

第二十二條 私造獎章或佩帶他人獎章者依法處斷。

第二十三條 獎章不得轉讓他人或抵借財物，違者除獎章註銷外，並科以相當之處分。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及獎章、褒狀、執照之式樣，由最高軍事機關定之，並呈請國民政府備案。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註一）

財政部制定「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組織章程」，並修正「救國公債募集辦法」。

救國公債五萬萬元已於本（九）月一日正式發行。本日，財政部爲便於辦理救國公債發行之宣傳經募事宜，特制定「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組織章程」十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財政部依照救國公債募集辦法之規定，組織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辦理宣傳、經募事宜。

第二條 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設總會於上海，並由總會設分會於國內外各地。

第三條 總會會員由財政部聘請之，分會會員由總會選定並報財政部備案。

第四條 總會設會長一人，名譽會長若干人，副會長一人，常務委員若干人，均由財政部聘定；分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若干人，由總會選定，並報財政部備案。

第五條 總會會長綜理全體會務，副會長輔助之；分會主任委員主管分會事務，副主任委員襄助之。

第六條 總會得分設總務、宣傳、經募、會計各組及稽核委員會，並視事務之繁簡酌用幹事；分會辦事人員之分配及設置，由總會察酌情形定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七日

四一四

第七條 總分會必需開支，由總會會長與財政部商定之。

第八條 總分會辦事通則，由總會訂定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九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由財政部隨時修訂之。

第十條 本章程由財政部公布施行，並呈報行政院備案。

同日，財政部亦修正救國公債募集辦法十條。其條文如次：

一、本公債爲統一勸募起見，設立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總會於上海，設分會於各省、市，分會之下另設支會，辦理宣傳、經募事宜。其組織及辦事通則另定之。

二、本公債委託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銀行及郵政儲金滙業局，並指定各地銀行、錢莊及縣、市金庫等爲經收機關。

三、募集之現金、物品以左列各種爲限：

(一) 國幣；

(二) 硬幣；

(三) 外幣；

(四) 生金、銀及其製成品；

(五) 有價證券；

(六) 存款摺據；

(七) 有獎儲蓄會會單及人壽保險單之已屆規定退還現金期限者；

(八) 不動產之易於變價者；

(九) 物品、材料之可立時變價或可直接應用者。

前列各款抵繳債款辦法，均於各經收機關收解債款規則中詳定之。

四、各經收機關收到第三條所列各款之財物時，如爲國幣或可立時以國幣計算數額者，應即如數填給正式收據，其

須變價或估價者，先給臨時收據，俟變價或估定後再換給正式收據。

五、正式收據及臨時收據由總會印製發交各規定或指定之經收機關應用，其寄遞較為不便之處，則由各該地中、中、交、農四行，代印備用，其填寫收據規則另定之。

六、各經收機關所收第三條所列各款之現款、物品，應依照收解債款規則辦理之。

七、凡持有第五條之正式收據者，得向原出收據之經收機關按照收據所載金額換取同額救國公債，其開始換發日期，由財政部公告之。

八、凡應募及經募鉅額之公債，由總會函財政部呈請國民政府特予獎勵，其獎勵章程另定之。

九、勸募委員會總會應將辦理情形，隨時報告財政部；分會報告總會；支會報告分會，以備查考。

十、本辦法由財政部公布施行，並呈請行政院備案。（註二）

日軍侵略寶山，守軍營長姚子青暨六百名官兵全體殉國。

自上（八）月三十一日，日軍第三師團侵略吳淞鎮後，即繼續向寶山進犯。寶山係由第十八軍（軍長羅卓英）第九十八師（師長夏楚中）第五八三團第三營營長姚子青率全營六百人奉命固守，本月五日起，寶山我軍姚子青營陷入重圍，經兩日夜激戰，本日，全營六百名官兵壯烈殉國。寶山遂陷日軍手中。

（註三）

附錄：國防部史政局：姚子青寶山成仁（註四）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敵藉口虹橋事件，向我提出無理要求，經我嚴厲拒絕後，淞滬戰事遂告揭幕。我陸軍第十八軍（羅卓英）奉令調滬應援，該軍第九十八師（夏楚中）第五八三團第三營，於八月三十日奉命固守寶山城，時敵正在砲臺灣、吳淞一帶登陸，企圖打通吳淞與羅店間之連絡，然後與北四川路之敵聯成一線，向我發起總攻；因此寶山雖地僻人稀，實為敵企圖中之要地。

自九月一日起，敵集結於吳淞口外之艦隊，以寶山為目標，不斷轟擊，又以飛機投擲炸彈，城垣雉堞時場時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七日

修；同時敵以二千餘，向吳淞強行登陸。我扼守吳淞守軍之第六師（周岳），不避犧牲，向敵奮勇迎擊。卒以吳淞鎮迫近江邊，敵砲火過於猛烈，不得已乃向後移。迄至三日下午，敵由沙龍口登陸後，寶山、顧家宅間交通被敵截斷。

九月五日，敵傾全力向我猛攻，由上海調來戰車三十餘輛爲前導，沿軍工路向北泗河塘之第六師陣地猛衝。該師左翼依托寶山城，十一時頃，寶山、三官堂站間陣地被敵突破；同時敵復以艦砲向我陣地突出之部寶山西北、西南轟擊，以致第六師左側及第九十八師右翼均受敵射擊，遂失連繫。十七時第六師退出三官堂站，我守備寶山城之第五八三團第三營陷入重圍；姚子青營長憑堅固守，敵終不得逞。是夜敵一部復由砲臺灣登陸，向寶山城急進攻擊，姚營長率部沉着應戰，血戰通宵，敵仍未得逞。此時敵見寶山久攻不下，乃變本加厲，於六日續調大批援軍，傾其全力，並以兵艦三十餘艘排列城東江面，及飛機十餘架轟擊各城門；同時又以戰車二十餘輛，掩護敵步兵向各城門衝鋒；實施陸、海、空三面夾擊戰術。我守軍第三營官兵以寶山城關係全局，均抱定與城共存亡之決心，憑城抗拒，視死如歸，奮勇應戰，敵我傷亡慘重。時城外陣地已被敵砲火摧毀，敵乘機分途圍攻城垣，營長姚子青見局勢惡劣，孤城危如懸卵，乃向全體官兵慷慨訓勉：「我等受上義的薰陶、領袖的恩德；現大敵當前，正是報恩機會；我輩成功成仁，本無二致，應以寶山城爲歸宿地，建立不世的奇功，留名後世，如一息尚存，誓與敵奮鬥到底。」官兵被其感動，無不奮起擊敵，故雖傷亡過半，尤能聚創再戰，均不因彈盡援絕而氣餒。相持至七日，敵艦大砲摧毀縣城東南一角，蜂湧而入，該營官兵拼死苦戰，卒將進犯之敵擊退，並將斷棟、折樑及瓦礫、椅桌等物，填補東南角缺口，敵觀狀急調援兵繼續衝鋒，營長姚子青率領殘餘之預備隊及夫役等二十餘人，攜帶手榴彈、大刀，正擬由城牆缺口處衝出與敵搏，不幸突爲敵砲彈中腹殉國，營副范強及預備隊夫役等，同時亦中彈成仁。寶山城即爲敵佔有。姚營長及其所部，在敵陸海空優勢兵力夾擊下苦戰七日，誓死不退，壯烈殉國之精神，誠我抗戰史上永久光輝之一頁。其堅忍犧牲之決心，尤爲後世之楷模。

案：姚子青，廣東平遠人，年二十九歲，民國十八年畢業黃埔軍校第六期。

賀耀組呈報與蘇俄使館參贊晤談情形，認中蘇有進一步簽訂互助協定之可能。

自民國二十五年以還，我國準備以武力對抗日本侵略後，即籌思聯合蘇俄，共同抗日，惟蘇俄爲避免和日本發生直接衝突，只應允和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讓中國與日本作戰，以圖收漁翁之利。然國內仍有部份人士，尙醉心於和蘇俄簽訂互助協定之迷夢。本日，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於蘭州和蘇俄大使館參贊斯庫林談話後，即認爲中蘇有進一步簽訂互助協定之可能。並將此情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電文云：

「特急。南京。委員長蔣鈞鑒：俄密。極機密。蘇聯使館參贊斯庫林過蘭，曾與作簡要談話：(1)斯等來華爲使鮑大使對中俄簽約後蘇聯政府所抱之意向得真切之瞭解。(2)對基於日德協定所造成國際包圍蘇聯陣線之威脅，與我方有同樣之認識。(3)認甘、新兩省爲蘇聯國際上重要之缺口，同時認支持中國抗戰力量於蘇聯爲有利，並認在陸地交通艱阻，物資接濟未能暢通以前，兩國間有考慮天空互助協定之可能。但蘇聯仍不免顧慮中政府方針之不甚堅定，中日停戰妥協之或有可能。綜上所談，利害相同，因勢利導，當可望作進一步的互助協定之簽訂，而天空方面尤爲急要，用特電呈，乞交立夫兄參酌爲禱。職賀耀組呈。虞酉。機蘭。印。」（註五）

日本參謀本部自其華北方面軍轉調部隊赴上海作戰。

本日，日本參謀本部下令自其華北方面軍轉調後備步兵十個大隊（營）、砲兵二個中隊（連）、工兵二個中隊、野戰重砲兵第十聯隊（團）的一個大隊、高射砲隊五隊赴上海作戰。（註六）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五二號。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五三號。

註三：「淞滬會戰」(二)，頁五七。

註四：國防部史政局：「壯烈光榮戰士選輯」，頁一三一—一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七、八日

四一八

註五：黨史會編：「戰時外交」(二)，頁三二九—三三〇。

註六：「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二九六。

八日 國民政府令唐生智兼軍法執行總監。

本月六日，國民政府明令軍委會設置軍法執行總監部，以維戰時軍律。本日，國民政府令唐生智兼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

按：軍法執行總監部副於九月十二日成立，谷正倫、王懋功分任副監。(註一)

胡適勸汪兆銘等對抗日本勿太悲觀。

北京大學教授胡適於本日五日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赴美，說明日本侵華暴行及中國抗日決心。本日上午，胡適拜會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兆銘辭行。談次，胡適勸汪兆銘對付日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

中午十二時，胡適赴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午宴，胡適亦勸高宗武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並謂在八月六日勸蔣委員長「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大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

胡適辭別汪、高二氏後，於本日晚由南京赴漢口，準備赴美國。當天日記云：「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

按：胡適嗣於九月九日由漢口飛香港，十五日由香港乘「中國飛剪號」輪赴美國，二十六日抵舊金山。(註二)

侵滬日軍向我軍展開總攻擊。

自上（八）月下旬及本（九）月初，侵滬日軍第三、第九、第十一等三師團六萬餘人，先後於川沙、寶山、吳淞等地登陸後，即在其陸、海、空三方面聯合作戰下，不斷向我軍發動猛烈攻擊。我第九、第十五兩集團軍雖在日軍強大火力壓力下，仍殊死作戰，因之傷亡慘重。本月六日，第三戰區最高長官鑒於我軍傷亡過重，乃下達第二期作戰計劃，命各部隊停止現有攻擊，轉赴各預備陣地嚴加防守。因之，日軍乘我軍轉進之時，展開總攻擊。（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五三號。另見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頁一六一四—一六一六。

註三：國防部史政局編：「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下冊，頁二五五，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二日出版。

九 日 國防參議會成立。

國民政府為集合全國各黨派及各方人才，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本日在最高國防會議下，設國防參議會，從參加廬山談話會的人士中遴聘約二十分之一的菁英參加，其人員包括曾琦、李璜、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胡適、傅斯年、羅文幹、蔣方震、黃炎培、梁漱溟、晏陽初、張君勱、陳啓天、陶希聖、沈鈞儒、周恩來、林祖涵、秦邦憲等人。（註一）

侵滬日軍損失慘重，日本軍部增派三師團及砲兵部隊赴援。

由於日軍侵犯上海，遭我軍激烈抵抗，損失慘重，截至本日止，其第三師團戰死五八九人，傷一、五三九人；第十一師團戰死四八八人，傷一、〇〇一人；天谷支隊戰死一二八人，傷三三五人。因之，日本軍部本日下午第六次動員令，增派第九師團（師團長吉住良輔）、第十三師團（師團長荻州立兵）、第十八師團（師團長牛島貞雄）及臺灣守備隊（編成重藤支隊，由原守備隊司令官重藤任支隊長）、野戰重砲第五旅團、獨立野戰重砲第十五旅團等部隊，開赴上海作戰。（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八、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九、十日

四二〇

註一：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〇七。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二九六、二九七。另見田中正明：「松井石根大將の陣中日誌」，頁六三—六四，日本芙蓉書局，昭和六十年五月三十日初版。

十日 浙贛鐵路全線完成通車。

浙贛鐵路東起浙江省會杭州，中經江西省會南昌，西迄湖南工業重鎮株州。此路係民國十九年二月，由浙江省政府自築杭州對岸江邊至江西省玉山段，名為杭江鐵道；民國二十三年，再由浙江、江西兩省暨鐵道部、中國銀行團等單位，合組浙贛鐵路聯合公司，繼續修築玉山至株州段，迄本日全線完成通車，全長一、〇〇四公里。

由於此路的及時通車，可以北接滬杭、京滬鐵路；中接南潯鐵路；南接粵漢鐵路；使粵、湘、贛、閩、浙、蘇諸省與京、滬連成一氣，讓東南、西南兩地區打成一片，不但在交通、內政、經濟、文化上有其重大意義，而且在對日抗戰的國防上，更具有鉅大的作用。（註一）

西村敏雄返日報告稱，日軍在上海遭華軍堅強抵抗，陷於苦戰。

本（九）月初，日本參謀本部派第三課部員西村敏雄少佐赴上海實地視察，以了解是否再增兵上海。本日，西村敏雄返日提出有關報告，大略如下：

一、華軍之抵抗非常堅強，即使受到砲擊或受到包圍也絕不後退。

二、華軍第一線兵力約十九萬人，第二線在停戰區內推定尚約二十七萬至二十八萬人。

三、中國人民同仇敵愾之心極強。

四、日本派遣軍因由軍艦應急輸送，後方不繼，第三、第十一兩師團陷於苦戰。（註二）

日駐臺灣總督為防臺胞抗日，設國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

由於中日已展開全面戰爭，日本駐臺灣總督小林濟造鑒於連日來物價浮動，民心惶惶，恐臺胞響應抗日，特於本日設國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除於臺北設本部外，並於各州、縣置分部，以約束並監視臺民活動。（註三）

註一：簡筌簫：「抗戰時期東南交通幹道——浙贛鐵路」，中研院近史所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八月。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二九六—二九七。

註三：「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四五。

十一日 蔣委員長令第八路軍着隸第二戰區歸閻錫山指揮。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下午令由中共紅軍改編的第八路軍，着隸第二戰區，歸該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註一）

日軍侵略月浦、楊行兩鎮，我軍轉進至瀏河、羅店、蘊藻浜至江灣一線預備陣地，重新部署。

滬戰自本(九)月一日，日軍第三師團開始圍攻寶山後，即與我軍第十八軍羅卓英第九十八師夏楚中部激戰。此時適第一軍胡宗南部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由徐州南調，即刻加入寶山附近保衛戰，血戰五晝夜。九月七日，寶山失陷，胡宗南部沿寶瀏公路退守楊家行；夏楚中部沿寶羅公路退守月浦。惟日軍繼續進犯，日軍第三師團圍攻楊家行；另隸屬第十一師團之日軍天谷支隊及淺間支隊進犯月浦鎮。本日，我軍戰局逆轉，胡宗南第一軍退守劉家行、顧家宅一線；夏楚中第九十八師轉進廣福。（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一日

四二二

同日，我軍以在長江沿岸地區反登陸作戰失利，遂依照第三戰區最高司令官於九月六日所頒之第二期作戰計劃，轉進至預備陣地。張發奎之右翼集團軍轉進至杭州灣北岸；張治中之中央集團軍與陳誠之左翼集團軍，分別退守瀏河、羅店、蘊藻浜以迄江灣、洋涇一線陣地。（註三）

津浦路北段馬廠主陣地被日軍突破，宋哲元部南退。軍委會劃津浦線為第六戰區，任馮玉祥為司令長官。

自上（八）月初，日軍襲佔平、津後，軍委會即劃津浦、平漢北段為第一戰區，由宋哲元率第一集團軍固守津浦北段。八月十日以後，我第一集團軍第二十九軍（欠第一四三師）及第六十九軍等部即於靜海、馬廠、青城、姚官屯及大城等地，對日軍第二軍（軍司令西尾壽造）之第十師團（師團長磯谷廉介）、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逐次抵抗。迄八月二十一日，經數日激戰，靜海、陳官屯迄子牙河沿線之王口鎮等處先後被日軍攻陷，馬廠當面主陣地之戰鬥相繼展開。

本月十日，日軍第十師團在機砲及水陸兩用戰車掩護下，攻擊馬廠主陣地，與我守軍發生激烈戰鬥。旋因我方流河鎮、陳官屯兩鎮鎗陣地被日軍攻佔，致馬廠陷於三面重圍中，於本日晚被日軍突破，我守備該地區之宋哲元部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第三十八師（師長李文田代）兩師乃南退滄縣以北，馬落坡、趙官營立留各莊、大城以南一線。

同日，軍委會鑒於自本月上旬以來，第一戰區所統轄之津浦、平漢兩路部隊，過於龐雜，指揮困難，致戰事連串失利，因作重新調整，劃出津浦鐵路線為第六戰區，任馮玉祥為司令長官，指揮第一集團軍、騎兵第三軍及第六十七軍等部隊繼續作戰。（註四）

平綏線上天鎮、陽高失陷，日軍進逼大同。

白上(八)月二十七日張垣失陷後，日本關東軍派遣兵團(司令官東條英機)即派遣混成第十五旅團(篠原兵團)及混成第二旅團(本多兵團)分別集結於永嘉堡和枳兒嶺二地，於本月五日向平綏鐵路天鎮進犯，與我守軍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第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部於天鎮、陽高激戰。六日，天鎮被圍，日軍主力越天鎮攻陽高。十日，陽高失陷。天鎮守軍雖陷於重圍中，仍然與日軍激戰，不稍退却。本日，天鎮防禦工事在日軍猛烈炸擊下，摧毀殆盡，守天鎮之六十一軍第三九團雖經六晝夜苦戰，犧牲慘重，但仍與日軍反復衝殺後，突圍南引，天鎮遂失陷。日軍沿平綏線南犯大同。(註五)

在天鎮戰役中，由於我軍在華北無空軍助戰，致受日機威脅甚大。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特於本日電呈蔣委員長，請派飛機至華北助戰。其電云：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薪密。頃據傅作義、趙承綏、王靖國、李服膺陽子參電報稱：此次敵攻天鎮，我對敵砲尚能以工事防備，敵機實難抗禦。敵機卅餘架輪流轟炸，終日無間，我官兵精神全被飛機牽擾，受其威脅甚大。擬懇請中央務對敵機行一次襲擊，以振士氣，至我決戰之時，亦請派機參加等語。請鈞座酌核賜復爲禱。山叩陽已行。」(註六)

日軍乘隙進佔蔚縣，察哈爾全省淪陷。

白上(八)月二十五日察哈爾張垣失陷後，察省主席劉汝明即率所部一四三師退守蔚縣。時日軍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率部南犯。本日劉汝明率部撤離蔚縣，欲歸建於津浦路作戰之第二十九軍，日軍遂乘我軍不及接防之際，進佔蔚縣。自是察哈爾全省失陷。日軍繼向晉、察省境逼近，企圖進犯廣靈。(註七)

茲誌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呈蔣委員長，報告蔚縣失守情形電：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介密。湯總指揮頃到行營，據稱：昨劉部退出蔚縣，事前並未通知，得知消息後，當即派隊令用跑步前往接防。今午接高軍長報告，我接防部隊由廣靈派一團用跑步前進，詎趕至距蔚縣七、八里之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一、十二日

四二四

點，敵已用大部裝甲汽車輪送步兵七、八百人先我佔據該城。該縣既失，現在唯有佔領廣靈陣地，堅固佈防，並請鈞座迅由易縣抽調大部趕速佔領涞源。山叩真中行一。」（註八）

按：湯總指揮係湯恩伯，劉部係劉汝明部，高軍長係高桂滋。

註一：國史館專檔——閻錫山檔案：「南京蔣委員長真一作京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註二：「淞滬會戰」(一)，頁五八。另見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頁八一。

註三：「淞滬會戰」(一)，頁六七—六九。

註四：「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一—一五。

註五：「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一—三三。另見「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三四—三七。

註六：閻錫山檔案：「致南京蔣委員長薪密陽已行一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七日。

註七：「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一—三三。

註八：閻錫山檔案：「上南京蔣委員長真申行一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十二日 我國請國際聯盟援用盟約，制裁暴日侵華行為；我出席國聯代表顧維鈞發表關於中日衝突正式文告。

本(九)月十日，國際聯盟行政院第九十八屆常會於日內瓦召開。本日，我國出席國聯代表團以首席代表顧維鈞名義，向國聯秘書處遞送正式申請書，請國聯援引盟約，制裁日本侵華行為。申請書文曰：

「本代表茲奉本國政府訓令，謹請貴秘書長注意：日本以其陸、海、空軍全力侵犯中國仍繼續侵犯中國之事實，此係對於中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之侵犯行動。中國為國聯會員國，故此種行動明白構成應依國聯會章第十條處理之案件。又日本之侵犯行動所如此造成之嚴重情勢，亦在同會章第十一條範圍以內，故亦為與國聯全體有關之事件。至於本案事實，則請參閱中國政府送達國聯之事實聲明書，該聲明書已由國聯轉送各會員國，及一九三三年二

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依照會章第三條第三項規定通過決議案而成立之諮詢委員會。鑒於日本現在對國聯之關係，及其在中國之行動，中國政府認為國聯會章第十七條亦同樣通用。但國聯大會暨行政院對中日糾紛截至現在所爲之一列決議，其繼續有效性及拘束力，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本代表謹以本國政府之名義，請求適用國聯會章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並向國聯行政院訴請對於上述各條所規定之情勢，建議適宜及必要之辦法並採取適宜及必要之行動。」（註一）

同日，我國出席國聯代表顧維鈞、郭泰祺與錢泰聯快於日內瓦向記者發表關於中日衝突之正式文告云：

「鑒於日本侵略中國空前未有之嚴重，中國政府決再向國聯會提出中訴。過去兩月間遠東局勢，已遭極端不幸之逆轉，此種局勢不僅威脅中國之生存與獨立，且危害列強領土之安全與條約所享受之權益。於滿洲事件發生時，中國參加國聯代表已屢次聲明日本採取違背國際條約之政策以征服中國，統制亞洲，稱霸於太平洋，並採用武力爲遂行其政策之工具。此爲日本武裝軍隊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由不斷對中國挑釁與侵略之真正原因，亦即日本強佔東三省後復繼續侵入熱、察、綏、冀之理由也。」

在最近兩月以來，日本製造七月七日之盧溝橋事件後，派遣陸軍二十五萬人至中國，復於強佔平、津、南口、張垣後，繼續向晉進犯，沿津浦、平漢兩線南侵。自八月中旬迄今，日本業已在淞滬區域集中陸軍六萬員名，迭向中國防軍攻擊，以致數千人民喪失生命，中外人士財產之損失達數千萬元。日本派遣如此重兵來滬，其目的無非欲控制富庶繁華之長江流域門戶，與遠東主要商業城市之上海，而繼續進襲中國之首都南京。日空軍對於不設防之城邑，起自張垣與大同，迄至汕頭與廣州，濫施屠殺與破壞，而此城邑固多係毫無軍事關係者，各處平民以及集於各火車站之婦孺難民已迭遭擊炸，雖友邦之外交代表因公出外遠距戰地者，亦復遭日機之轟擊與機槍掃射。日本對於國際公法及尊重非戰鬥員之普通人道，完全不顧，此實貽文明之羞。

日本海軍自艦隊集中揚子江口與黃浦江中後，無日不對平民充溢之上海與人烟稠密、實業興盛之浦東兩區域從事轟擊，今日復宣布中國全部海岸之非法封鎖，對於經營合法貿易之中外航業悉加干涉，海上自由與貿易自由之原

則，乃大受日本此舉之摧殘，遠東危局現已切實演成世界危局。

日本之侵略不獨威脅中國之獨立與其領土完整，且亦危及世界一般和平；故中國政府與人民，確信代表嗜愛和平的國家大團體之國聯應籌議並採行有效力之計畫，以制止日本在華侵略與殘暴的行爲之莫可忍受的廢續，而維護國際條約之尊嚴。中國並希望注重和平與國際公道之美國，今後贊助國聯之行動與昔日同。更希望其他各國之在遠東有利害關係而非國聯會員者，亦即貢獻其慷慨之努力，俾制止侵略而促成和平。」（註二）

附錄：國聯盟約第三、十、十一、十七條文（註三）

第三條 (一)大會由聯合會會員之代表組織之。

(二)大會應按照所定時期或隨時遇事機所需在聯合國所在地或其他擇定之地點開會。

(三)大會開會時，得處理屬於聯合會舉動範圍以內或關係世界和平之任何事件。

(四)大會開會時，聯合會每一會員祇有一投票權，且其代表不得逾三人。

第十條 聯合會會員擔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

如遇此種侵犯或有此種侵犯之任何威脅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

第十一條 (一)茲特聲明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危險，不論其立即涉及聯合會任何一會員與否；皆爲有關聯合會全體

之事，聯合會應用任何辦法視爲敏妙而有力者，以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如遇此等情事，秘書長應依

聯合會任何會員之請求，立即召集行政院。

(二)又聲明凡牽動國際關係之任何情勢，足以擾亂國際和平或危及國際和平所恃之良好諒解者，聯合國任何會員有權以友誼名義，提請大會或行政院注意。

第十七條

(一)若一聯合會會員與一非聯合會會員之國或兩國均非聯合會會員，遇有爭議，應邀請非聯合會會員之一國或數國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照行政院認爲正當之條件以解決爭議，此項邀請，如經承受則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之規定除行政院認爲有必要之變更外，應適用之。

(二)前項邀請發出後，行政院應即調查爭議之情形，並建議其所認爲最適當、最有效之辦法。

(三)如彼邀請之一國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而向聯合會一會員以戰爭從事，則對於取此行動之國，即可適用第十六條之規定。

(四)如相爭之兩造於被邀請後，均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則行政院可籌一切辦法並提各種建議，以防止戰爭解除紛爭。

中國共產黨在南京成立辦事處。

自上(八)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收編第八路軍後，中共極力發展組織，借機壯大。本日，中共以和國民政府聯絡的需要為由，在南京設立辦事處，以葉劍英為處長，佈置了伸向中央的活動機構。(註四)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中國參加之國際公約彙編」，頁二九四、二九八。

註四：「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一一六。

十三日 蔣委員長通令各戰區全軍將士，奮勇抗戰，以壯烈犧牲達成復興民族之使命。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通令各戰區全體將士，沉著應戰，抗戰到底，以摧毀日本侵華野心，達成復興民族之使命。其通令云：

「我軍抗戰之戰術，必須以攻為守，以近為遠，以積極進取之行動，方能達到消極抗戰堅持到底之目的。開戰至今已足一月，凡敵軍之利器與其海、陸、空軍之全力，皆已全部使用，充其量亦不過利用其多數之飛機與大砲之威力，以期冀制我軍之作戰精神，換言之，仍不外乎威脅而已。須知戰場作戰之主要兵種全在步兵，而敵人步兵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二、十三日

怯弱實不值我軍之一擊，此當爲我全體官兵所共見而自信者也。每察戰鬪之經過，得一最大之教訓，即我軍如不自動撤退，則敵人決不敢深入我軍之陣地，更無擊退我軍之勇氣。於此經驗所得，只要我軍官兵固守其原有陣地，一面加強工事，多設偽裝，以減少我軍之損傷，且必研究敵軍，每日所發現優點與劣點，以資我軍戰術逐漸之改正，並通報各友軍一面沉着應戰，堅忍不拔，雖至最後之一兵、一彈，亦必在陣中抗戰到底，至死不渝，則最後勝利必歸於我也。凡我中國之寸土尺地，皆須灑滿我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之血跡，使我世代子孫皆蹈此抗倭血跡而前進，永久不忘倭寇今日侵略與屠殺之慘史，必使倭寇侵略之野心摧毀滅絕而後已。吾知以我將士今日犧牲之壯烈，必能達成我軍復興民族之使命。中正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必與我全體將士同生死，必與我中華民族共存亡，決不負我全體將士之所期許也。蔣中正手令，九月十三日。」（註一）

日軍侵陷山西大同。

本月五日，日本關東軍於平綏鐵路永嘉堡一帶集結第二及第十五兩旅團，企圖沿平綏線進犯大同。十日、十一日，陽高、天鎮兩地失陷，日軍續南犯，與我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第十九軍（王靖國）部激戰於大同外圍的聚樂堡。十一日夜，聚樂堡陣地漸呈動搖，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以大同後路堪虞，乃決心放棄大同，於二十三時許，指示第七集團軍後撤。本日，大同遂淪陷日軍手中。（註二）閻司令長官率部轉進雁門關，並將大同失陷情形上電軍委會蔣委員長云：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文總秘電奉悉，豐密。自南口、張垣失守，山即出發前方督飭部曲，力圖反攻，冀挽危局。不意半月以來，雁北、綏東毫無進展。旋奉鈞命不可輕於決戰，爲謀長久防禦計，不得已復向雁門轉進，中心惶愧莫可言喻，鈞座不加譴責，復派陳院長携款蒞臨，賜予慰勞，益增慚悚。嗣後惟有謹遵中央意旨，竭盡駑鈍，督率將士，在此國家生命線上，誓死抗敵，冀有以報國家、報民族也。」（註三）

註一：近代中國雜誌社：「近代中國」，第二期，頁一一七—一二〇。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一六。另見「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三九。

註三：閻錫山檔案：「致南京蔣委員長暨密塞西行三文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十四日 楊杰、張冲電呈蔣委員長，報告向蘇俄洽購軍火情形。

軍委會參謀次長楊杰暨中央執行委員張冲等人，奉命前往蘇俄洽購軍火，楊氏等於本月五日經西安飛莫斯科。本日自莫斯科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已向蘇俄洽購飛機二百二十五架、坦克車八十輛及其他武器。其電云：

「南京。急。委員長蔣鈞鑒：密。寒電奉悉。(一)第一批重轟炸機三十一架，於日內起飛，本月二十五日前起完；第二批重轟炸機三十一架，於十月五日前起完。第一批驅逐機一百零一架，於十月一日起飛，十日飛完；第二批驅逐機轟炸機六十二架，於十月二十五日前起完，機槍、炸彈及附屬品均全。又重轟炸機尚在交涉中。(二)教官、技師等均陸續隨機赴蘭，招待及教練學員請先派定，王叔銘等已開始學習，亦隨機飛回。(三)在俄境內，俄方備油；新境內由我方令盛督辦墊款向新蘇貿易公司購油；安西以東，由我方備八七號油，請電盛照辦。職已派沈德懷、姜長三兩人隨先遣機赴迪，與盛協辦機場及油件。(四)坦克車八十二輛、防坦克砲四五公厘口徑二百門及高射砲一營，已商妥待運，前電請商法方協助海運，乞將結果示知，以便轉告蘇方起運。(五)蘇對我甚佳，並無新變化，已將鈞座決心向彼聲明。(六)據倫敦廣佈，德派三機到阿富汗及新疆，尋前失事之歐亞試航機，盛督辦曾對職言，有歐亞機在疏勒失事，請阻止德方毋借詞派機入新，以免刺探中蘇間之軍運。(七)以上各物佔值已達一萬萬元，職等今提議進行方針，乞示遵。職楊杰、張冲叩。寒亥印。」(註二)

美國禁止政府船隻載運軍火前往中、日兩國。

由於中日戰爭已爆發，美國總統羅斯福本日與國務卿赫爾晤談後，即禁止美國政府所有商船裝載軍火前往中、日兩國。同時警告所有懸掛美國國旗之其他商船，若欲載運軍火前往中、日兩國，遇有危險，彼等當自行負責。羅斯福此舉顯然係執行美國國會所通過之中立法。(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三、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四日

四三〇

侵華北日軍第一軍發動涿州、保定會戰。

本日，侵華北日軍第一軍三個師團開始發動涿州、保定會戰；其第十四師團（師團長土肥原賢二）越永定河開始攻擊固安北之北公口一線；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於潘家莊越永定河攻擊牛駝鎮；第二十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於房山向涿州一線攻擊。（註三）

日軍侵陷晉北廣靈，進犯平型關。

本月十一日，察南蔚縣爲日本華北方面軍第五師團所侵佔；十三日，大同又爲日本關東軍第二及第十五兩旅團所佔。我軍卽於晉北廣靈、炭堡、亂石關一線（平型關外圍）佔領陣地，由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統一指揮禦敵。本日，廣靈復爲日軍第五師團所陷，日軍並續向靈邱、平型關進犯。（註四）

第八路軍林彪部奉命開抵靈邱、平型關一帶。

自本（二十六）年春以來，軍委會卽派軍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及中央委員張冲等，與中共會商改編共軍事宜。至七月中旬，軍委會同意將共軍改編爲三個師，總人數不得超過三萬人，在三個師之上置指揮部（不設軍部）。八月初，共軍改編完成。八月二十二日，軍委會委員長正式任命朱德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轄三師（第一一五師長林彪、一二〇師長賀龍、一二九師長劉伯承），並不斷催促第八路軍從速由陝省出動，開赴察、晉、冀邊區蔚縣、廣靈、涞源一帶，對日軍進行游擊戰。

按：原先計劃，第八路軍本擬開赴綏遠作戰，但因平綏線戰事變化急劇，南口、張垣失守後，我軍已退守晉北大同、廣靈及察南蔚縣一線。

本（九）月初，第八路軍先頭部隊林彪所率之一一五師，於陝西韓城一帶渡黃河入山西。本月五日

，陸續自管南候馬搭乘同蒲鐵路火車北開原平。十一日，蔣委員長令第八路軍着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是時蔚縣失守，十三日大同失陷。閻司令長官遂令林彪部趕赴靈邱一帶佈防。本日，林彪先頭部隊抵達靈邱。

按：林彪部至本月十五晨止，尙祇運送萬人北上。（註五）

註一：「戰時外交」(二)，頁四六五—四六六。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三四。

註四：國防研究院編印：「抗日戰史」，頁三二。

註五：閻錫山檔案：「致南京蔣委員長殷密號未行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另見「中共活動真相」(一)，頁二七〇—二八二。

十五日 軍委會調稅警總團自海州南下參加淞滬會戰。

駐海州（江蘇省東海縣）由黃杰所率之第八軍所屬稅警總團，本日奉軍委會之命調赴上海作戰。該軍即自海州沿隴海、津浦及京滬等鐵路，專程直達輸送上海。（註一）

顧維鈞請求國際聯盟採取行動，制止日本侵略。

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遠東問題已引起國際間的注目，尤以美國最爲關心，但美國並非國際聯盟會員國，無由參與國際聯盟會議。因此國際聯盟爲使美國能參與解決中日問題機會，特成立一個遠東顧問委員會，邀請美國參加，其間曾通過李頓調查團報告書，表明日本應將東三省歸還中國；後因日本反對，並退出國際聯盟，致使國際聯盟調解日本侵佔東北工作中途停止。國際聯盟雖無力量以制裁侵略的日本，惟對中國而言，仍可喚起國際間對遠東問題的注意，使中國獲得精神援助。故七七事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四、十五日

爆發後，我國爲爭取外交上的助力，有向國際聯盟申述的必要。

本年八月三十日，我國政府以國際聯盟大會第十八屆常會已定九月十三日在日內瓦舉行，曾將日本歷次對華挑釁與暴行及我國愛護和平與最後不得已實行自衛之苦衷，向國際聯盟提出正式聲明。本月十日，復提出補充說明，由國際聯盟分送各會員國及遠東顧問委員會查照。十二日，國際聯盟大會正式開幕之前一天，我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即向國際聯盟秘書處遞送正式申請書，要求援用盟約，處理日本侵華問題。

本日，顧維鈞在國際聯盟第十八屆大會席上，發表演講，要求國際聯盟採取行動，制止日本侵略中國，當場產生熱烈迴響。其演詞全文如次：

「在就秘書長對過去一年所作的年度報告進行一般性討論時，代表們照例要提及在我們討論的這一年中所發生的世界性的或國際性的重大事件。依照這種慣例，我想請各位注意一下最近在遠東發生的極爲嚴重的局勢。我實在覺得向各位報告這一事實是我的責任，因爲它嚴重地威脅着世界和平。

兩個月來，我國再度成爲日本武裝侵略的對象。日本政府把三十多萬部隊、幾十艘軍艦、數百架軍用飛機派到中國，進行政治統治和領土征服。配備着最精良武器的日本軍隊已經攻佔了北方的天津、北平、南口和張家口，並在繼續向我國內地推進。在南方日本軍在其強大艦隊的支援之下，正圖攻佔遠東最大的都市上海。日本海軍已宣佈對中國的全部海岸進行非法封鎖。日本的軍用飛機有系統地空襲了十三個省份的城鎮，其中有些城鎮深入中國內地數百英里之遙。中國被迫不顧一切困難，對這次新的武裝入侵起而反抗。意志堅定、決心救國保民的自衛者，此時此刻正在與企圖逞武力以遂其所欲的殘酷的侵略者進行着激烈的搏鬥。和平已經遭到並且還在繼續遭到嚴重的踐踏。

日本侵略者有系統地毀滅生命和財產的行爲，是令人髮指的。我不想煩各位傾聽詳情，但我要把日軍用飛機對手無寸鐵的平民肆意轟炸的恐怖情況，特別提出來說一說。

日本飛機對天津華界人口稠密地區進行的轟炸，一次就造成數百人的死亡。這種行爲，除了純粹是爲恐嚇老百姓

姓之外，沒有別的理由可言。受傷者的殘軀與慘叫，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所以外國紅十字會的醫生們都強烈要求舉世文明國家的政府作出努力來制止這一個大屠殺。

在中國南方，居民所遭到的轟炸比北方更為頻繁、更為可怕。日本對上海市法租界以南的一個中國車站的一次空襲，殺害了數百名中國難民，其中大部份是候車逃往內地家鄉的婦孺。該地既非軍事基地，當時也沒有軍隊在場。

下面是一位外國目擊者，「每日郵報」記者在九月九日，即不到一星期前發往該報電訊中的一段簡單敘述：「昨天，中國的母親們的尖叫與呼號響徹上海附近的松江，她們眼淚汪汪，神情恍惚，在炸後難民列車的殘骸中跌跌撞撞地尋找她們孩子的屍骨。在日本軍用飛機俯衝轟炸該列車時，五節車廂被毀，至少有三百多人喪生，四百多人受傷。」

對距海岸八十英里的不設防城市常熟的轟炸，炸死了兩千多人。首都南京幾乎每日都是日本空軍襲擊的目標，傷亡慘重。

他們有計畫地燒毀中小學校、大學、醫院、紅十字會單位和其他文化與慈善中心的做法，真可說是野蠻已極。以中國北方最大和最著名的私立南開大學為例：日本先以大砲濫炸，使該校的樓房着火，繼又用軍用飛機投以燃燒彈。最後當日本軍事當局看到水泥的骨架還沒有被夷為平地時，又再灑上汽油來燒、用炸藥來炸。

由於日本利用公共租界作為對中國上海採取行動的基地，所以外國人的生命財產也受到而且還要繼續受到嚴重的損失：許多外國人無辜被殺或受傷；外國的商船與軍艦也遭到炸彈或開花彈的轟擊；外國的工廠、倉庫和辦公大樓被日本的軍隊佔領；七萬外國僑民被迫撤離。日本艦隊宣佈的對中國海岸的非法封鎖，不僅阻攔中國船隻，也同樣阻攔外國船隻進入中國港口從事合法貿易。日本的侵略對生命與財產造成的威脅，如此嚴重，甚至連某友好大國的大使因公乘私人汽車路過距上海五十英里的地方，也遭到日本軍用飛機的轟炸與機槍掃射。

總結一句：目前遠東的局勢是已經危險到無可再危險了。在冷酷狠心的主戰派控制下的日本，已公開以武力作為其實現政策的手段，肆無忌憚地使用其強大的戰爭機器，企圖在亞洲大陸控制中國、征服中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五日

四三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五日

四三四

也許有人會問：日前中日之間爆發的戰爭究竟是怎樣引起的？關於這個問題，中國政府在八月三十日和九月十二日致國際聯盟秘書長的兩份聲明中已有充分回答。這兩份聲明已分發給了國際聯盟各會員國政府和國聯大會的遠東顧問委員會，包括美國在內，無需我在此再說。我只想指出一點，即：日本人用來作爲對中國北方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藉口的盧溝橋事件，與其他許多日本的挑釁行爲並無多大分別。日本人用來作爲他們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晚攻佔瀋陽並隨着佔領整個東北的藉口事件，便是此中的一例。

簡單的事實是這樣：七月七日夜晚，日本軍隊在盧溝橋舉行了一次非法的演習。盧溝橋是北平以南十英里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樞紐。根據現有的條約或協定，日軍都沒有進入該一地區的理由。日本軍隊揚言有一名士兵失蹤，在午夜以後要求進入附近的、駐有軍隊的宛平縣城進行搜索。經中國當局拒絕，日本人便突然用砲兵和步兵進攻宛平。當中國駐軍進行自衛抵抗時，日本人立即對中國軍隊展開大規模行動，以——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肅懲中國軍隊」和「維持日本的軍事威望」。

從事件發生之時起，中國地方當局就會多次作出努力，力求與日方和平解決。並且，儘管責任不在中國，而中國方面，始終委屈求全，接受了日方的如下要求：賠禮道歉；懲罰參加衝突的軍官；保證類似事件不再發生；在某幾個指定地點以保安團來接替中國的正規部隊；切實鎮壓河北省內的所謂抗日團體和共產團體。

中國政府還一再建議同時撤退中日雙方軍隊。由於注意到日方堅持要所謂不干涉在當地解決，中國政府爲了和平，甚至避免對日方提出的條件表示異議。但是日本軍方却把中國政府或地方的忍耐讓步，視爲畏怯；更加增派日軍，開進河北，企圖實現佔領整個華北。

在日本軍隊的大量增援到達開始攻佔天津，攻佔中國的古城和文化中心北平之後，日本政策的真正目的就暴露無遺了。日軍在佔領了中國北方這兩座大城以後，就立即向河北南部展開行動，並向北推至察哈爾省。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南口和長城以北的重鎮張家口均發生了激戰。目前日本軍隊在中國北方的總數超過二十萬，繼續在向南、向北、向西深入內地。

爲了迫使中國政府屈服，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和商業中心上海發動了進攻，其手法與日本一九三二年佔領了東北

之後的作爲毫無二致。在上海，爲了再次有一個藉口，日本海軍當局在八月九日挑起了一個事件。一名日本海軍軍官和一名日本海員，不顧中國方面的警告，企圖進入上海郊外的中國軍用機場。當一名中國衛兵出面制止時，便發生了衝突。在衝突中死了這兩名日本人和一名中國的保安團人員。

中國地方當局立即建議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一問題。日本海軍則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在上海集中了三十艘軍艦，加派了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在事件發生後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三日，日本海軍利用公共租界作爲行動的基地，從海、陸兩方進攻中國地界的江灣與閘北。爲了保衛領土與獨立，中國像在其北方一樣，不得不奮起以武力來對付武力。

我之所以在此提及這兩件引起華北和上海武裝衝突的直接事故，只是在說明日本怎樣利用這些事件來作爲武裝侵略中國的方便藉口。這兩個地方在過去數週內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最初由日方挑起的，事件便早已被他們忘却了。如果這些事件沒有發生，他們也會製造出別的事件來的。

重要的事實是：日本一直是在亞洲大陸推行其領土擴張的既定計畫，並且決心用武力作爲實現其政策的手段。在日軍於一九三一年攻佔東北時，日本的官方發言人聲稱：中國這三個省份是對日本安全至關重要的生命線，想以此作爲其所採行動的理由。在佔領這一大片土地的軍事行動完成之後，日本軍部又認爲保障東北的安全，必須佔領熱河。等到佔領了熱河，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又立即成了日本帝國的生命線。在保證日本的戰略與經濟安全的名義下，日本軍隊在中國的這些地區開始了明明以統治爲其目的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它的一切軍事冒險的真正動機，都是在擴張疆土。

日本人常常說，日本人口過剩，每年增長八十萬的壓力，使它不得不尋求新的領土作爲出路。但這只是爲爭取同情和混淆國外輿論的藉口。在日本控制臺灣的四十年中，移居臺灣的日本人不到二十五萬。在征服和吞併了朝鮮的三十年中，日本移民也只有五十萬人。就是二十五年來一向在日本勢力控制下的東西南部，也不過三十萬日本人；而且其中一大部份是軍隊、路警、南滿鐵路和日本領事館的職員。真實情況是：日本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還不及歐洲的一些國家，尤其是比利時；也不如中國的河北省。而且，由於日本的高度工業化，日本人民本身也沒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五日

四三六

感到有背井離鄉遷居海外的必要。

日本帝國本身缺乏原料，需要依賴海外支持的這一事實，顯然不能成爲其對和平的鄰國發動武裝侵略的理由。況且，日本的大部分需要，並不能取之於中國；主要須依靠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的棉花、美洲和荷屬東印度的石油、印度和馬來亞的鐵、澳大利亞的羊毛、加拿大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本質紙漿。至於東北的煤與大豆，前者本已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後者在日本武裝佔領東北之前，始終可以由公開的市場上獲得。

至於中國曾經屢次表示願意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但是中國的善意，總是遭到日本武力政策的打擊。就是因爲日本喜歡用武力掠奪來代替彼此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的真誠協作，才毀滅了兩國之間做到經濟互助的希望。

在日本，也不乏有見識的政治家，看清日本前途，有賴於與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鄰國的和平合作。但是報紙和輿論都操縱在主戰派的手中。在發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暗殺之後，日本的政治家自然就噤若寒蟬，不敢再表示他們的觀點了。

日本現在再次落入了主戰派之手。這些主戰派拼命以戰爭的恐怖氣氛籠罩全民，是爲了對內奪權，對外擴張。他們鼓吹強權，認爲除武力之外，別無真理之可言。他們把武力視爲國家命運的主宰、擴建帝國的手段；對遠東和平的構想是『日本統治下的和平』；對建立秩序的觀念是無條件地接受日本的統治。

日本對中國沒有止境的武裝侵略，會有什麼結果和影響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認識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我想重申一次：這種政策的目的，不僅在於政治上統治和征服中國；凡爲日本武力所及之處，一切外國利益必被排斥。最終必把歐、美從日本佔據的亞洲領域上趕出去。

這段話並不是在恐嚇各位，而是可以由日本官方的公開聲明和日本檔案的秘密文件中找出證明的。西方國家過去在臺灣和朝鮮的經驗以及目前在東北和熱河的經驗可爲先鑒。日軍佔了天津、北平，歐、美利益已經感到威脅。如果日本能在上海，一樣得手，則歐、美在該地金融和商業利益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

顯然，中國奮起抵抗日本的武裝侵略，不僅是爲保衛它的領土和主權，事實上也是在保護外國在其境內的權益。如果中國的努力，因爲不能從這個致力於國際和不安全的偉大機構和那些在這件事情上，無論是從全面或從某一

點來看，與中國同其利害的列強處得到足夠的支持而失敗的話，則日本侵略的威脅，立將降臨到它們的頭上，保衛的擔子，也就要落到它們自己的肩上了。

如今，日本還在悲歎其本國的資源不足以使之實現其征服的欲望和稱霸亞洲的野心。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國大部份的人力和資源——但願這一天不會到來，則日本就會覺得自己已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不僅在亞洲大陸，而且在南洋和太平洋向歐、美的條約利益和領域主權挑戰。歷史的經驗證明：力量愈大，征服領土的野心也就愈大，就像消化的能力越強，胃口也就越大。

聽任日本繼續侵略，不僅威脅到中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也不僅會使幾個列強蒙受物質利益的損失，這一事件的道義的與精神的惡果，即使不是更為嚴重的話，至少也是一樣重大。這是對三個世紀以來，為各國共同利益而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的法律與秩序的挑戰。這種混亂，如果因為不及時制止，而延長下去，勢必會使過去與現在為創造和平與安全而作出的努力付諸東流，從而把整個世界投入一個充滿屠殺與毀滅、恐怖的混亂局面。

那末，面對這種非常的局面，應當怎樣去做呢？我們是否能夠一任其這樣不顧國際公法，不顧條約義務？我們是否應把這種無視法律的行徑視為不可避免而予以接受？我們是否願意讓它的觸鬚伸張開來去破壞世界的秩序與和平？我覺得：如果我們仍舊尊重自己簽過的條約，尊重我們鄭重宣布願加遵守的盟約那便是有辦法的。

第一，對於這種明目張膽，違犯國際公法，違犯條約義務，繼續武裝侵略的政策，應予公開譴責。正像主席先生在其簡短而雄辯的演說中所說：『只有尊重法律，才能避免因武力而造成的混亂。』另一方面，對中國海岸的非法封鎖妨礙各國航行通商的例有權利，應予明白否定。這種封鎖是破壞這項久經尊重的航行自由原則的開始。

此外，我希望各位注意到日本軍用飛機不顧人民生命的尊嚴，對中國和外國的非戰鬥人員進行有計畫的濫炸所造成的恐怖，在本屆大會上同聲譴責這種行徑。最近艾登先生交給日本政府的一個英國照會中就表達了文明世界對於這件事的普遍感受。它說，這種行徑——由照會的原話來說——『既不人道，又屬非法』；因為它沒有『在戰爭行動中把國際法和人類良心一向都認為應該遵守的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的界限，嚴格分清。』

也許有人會說，世局艱難，歐洲也動盪不安，有它自己的常急之務。但是事實上，目前歐洲的局勢也不是與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五日

四三八

東的局勢沒有干係的。這是在東三省事件提到國際聯盟來時未能堅持履行盟約規定的必然結果。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維護和平是我們全體的共同利益。美國的國務卿最近說：『任何武裝衝突或可能引起武裝衝突的局勢，都是影響或可能影響所有國家的權益的。』我們自己的盟約上就說：『任何戰爭或戰爭威脅，不論其是否立即影響聯盟的會員，都應被視為是關係到整個聯盟的事件。』這些話並不是幾句空洞的理論，而是根據了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實際經驗而來的。如果由日本的一再侵略所造成的遠東問題，能夠因履行盟約的原則而得到圓滿的解決，則必能為歐洲帶來極為有利的影響，為歐洲自己問題的順利解決，鋪平道路。

如果要國家有安全感，這個世界成為一個大家可以相安共處的所在，則國際聯盟的理想和國際聯盟所代表的國際秩序，必須予以維持。國際聯盟是二十年前世界經過了重大災難之後，唯一換來的無價之寶。這場災難付出了成千上萬的生命代價，使幾代人遭受苦難，遺留下一連串到現在還不會完全解決的問題。

為盟約主旨且為我們都接受的『集體安全』，毫無問題是世界上任何有秩序的和平體系的當然而健全的基礎。而且也是現代國家促進其境內和平與秩序的原則。要使國際生活和平有序，也必須充分實行這一原則。

我希望大家都認識到：為維護和平的自我利益、為正義、為良心，都需要我們充分地真誠合作；想出辦法，來制止武裝侵略、減少不法的行為，不論這種不法行為與武裝侵略發生在世界的什麼地方，一定要大家共同恪遵盟約和所訂其他條約的義務，才有消弭遠東戰爭和促進歐洲及太平洋和平的希望。

參加處理地中海問題的尼昂會議的國家，固然不多，但是它的迅速成功，却是只要大家同心協力便能立奏功效的顯著事例。

總之，遠東的局勢異常嚴重，需要國聯迅速採取措施。中國政府根據盟約的第十條、第十一條和第十七條，正式向理事會呼籲，請理事會決定是否應立即討論採取行動或由大會討論，或先把它交給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由大會設立處理中日衝突的顧問委員會。」（註二）

註一：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三六。

註二：董霖：「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八七—九四。

十六日 蔣委員長電囑楊杰、張冲等與蘇俄商洽提前運驅逐機來華。

前(十四)日，楊杰等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已商妥向蘇俄購買飛機、武器運華。所購飛機中，原擬先運轟炸機，再運驅逐機。蔣委員長以我軍對日作戰，需要驅逐機最爲迫切，乃電囑楊氏等與蘇洽商，先運驅逐機至蘭州。其電云：

「莫斯科。蔣大使轉楊、張二兄：寒亥電悉。此間待驅逐機最急，務希轉商提前派驅逐機五、六十架應用，並盼能月底到蘭，如何？盼復。中正。銑申。機京。」(註一)

國際聯盟將中日兩國糾紛提交遠東顧問委員會處理。

由於我國出席國際聯盟代表向國際聯盟大會提出申訴，請援引盟約處理日本侵華問題。國際聯盟行政院遂於本日下午開會，議決將中日問題交付遠東顧問委員會處理。

上海劉家行、羅店一線，戰事劇烈。

自本月十一日，在上海抵抗日軍侵略之我軍轉變攻勢爲守勢，退守瀏河、廟行、江灣一線後，中日雙方即在此線上展開劇烈的戰鬪。其中，日軍第三師團由寶山越楊家行向顧家鎮進犯，與陳誠所率第十五集團軍右翼軍胡宗南部展開激戰；另日軍第十一師團天谷支隊(旅團長天谷直次郎少將)亦越月浦鎮向新鎮、楊宅進犯，與第十五集團軍中央軍羅卓英部激戰。(註二)

註一：「戰時外交」(二)，頁四六六。

註二：「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十八、十九號，頁七四。另見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二七九。另見「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頁八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七日

四四〇

十七日 國民政府令全國文武官佐，在抗戰期間不得藉故辭職、調職或請假。

國民政府本日訓令直轄各機關，在抗戰期間，全國文武官佐不得藉婚喪及他故請辭或調職，重病非至不堪任職，不得請假。其訓令云：

「爲令遵事，案據軍事委員會代電稱：『查抗戰期間，前方後方同屬重要，在職文武官佐均應加緊工作，以赴機宜，不得藉婚喪及其他事故請求辭職、調職。至患重病者，非至不堪任職，經醫師證明屬實者，並不得請假。擬請通令全國文武各機關一體遵照，是否有當，伏候察核施行。』等情，據此，應准照辦。除飭復並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電蔣廷黻等，詢蘇俄飛機到蘭州事宜。並親赴崑山督戰。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致電駐蘇大使蔣廷黻及派蘇人員楊杰、張冲等人，詢問第一批我國向蘇俄訂購飛機何時運抵蘭州，及送機來蘭州各機師如何返蘇等事宜。其電云：

「莫斯科。蔣大使。密。楊、張二兄：寒亥電悉。教官、技師共聘若干名？第一批何時到蘭？送機來蘭各機師，是否由俄方派機接返？統希電告。安西以東已令準備汽油，新疆境內亦電盛督辦辦理，請兄亦代叮囑。海運已派員向法方接洽，德方派機入新事已令交、外兩部阻止矣。中正。篠已。」（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親赴上海崑山督戰，上海我軍士氣大振。（註三）

林彪不接受閻錫山作戰命令，逕自率部躲藏五臺山山區。

本（九）月十三日，大同淪陷當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以日軍攻廣靈，進向靈邱，乃令第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林彪部趕赴靈邱佈防禦敵。十四日，廣靈失守時，林彪率先頭部隊經平型關抵靈邱，調查戰況

及地形，主力則滯留平型關後方大營鎮觀望。（註四）本日，林彪奉毛澤東避免與日軍正面作戰，以執行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之令，遂不受閻錫山之指揮，逕自率第一一五師躲入離平型關東南約三十公里的五臺山上寨一帶。（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六一號。

註二：「戰時外交」(二)，頁四六七。

註三：「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三七。

註四：閻錫山檔案：「致南京蔣委員長密中行機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註五：北京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解放軍及解放區概況」，頁一一，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出版。

十八日 王正廷電呈外交部，說明美國禁運軍火來華乃避重就輕辦法，中國可先將軍火運至香港等處再行轉運。

本（九）月十四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以中、日爆發戰爭，執行美國中立法，禁止美國政府船隻裝運軍火前往中、日兩國。此舉顯然對我國的抗日力量影響甚大。因之，我國駐美大使王正廷於本日晉謁美國總統羅斯福，詳述美國禁運軍火至華，對中國抗日之影響。羅斯福告以禁運軍火命令，乃避重就輕辦法，並暗示中國可先將軍火運往香港、安南等處。同日，王正廷將謁見羅斯福情形，呈報外交部稱：

「南京。外交部。五六一號。十八日。極密。今午謁美總統，詳述我軍抗戰絕無問題，及美國禁船載運軍火影響。總統答稱：華軍英勇，殊深敬佩。禁運命令乃避重就輕辦法，日方通知 WICHITA 抵華，日軍將予搜查，政府不能不採取折衷辦法，深懼護送而引起戰事，人民不許；美方引用中立法令為政府所不願，現在中國仍可在美採購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七、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八、十九日

四四二

軍需等語。言詞之間，暗示中國似可先將軍火運往香港、安南等處。廷即追問日軍如有留難，美政府如何應付。總統答政府當盡力保護，意甚堅決，並微露當設法助我之意，美外長亦在座。以上各節懇密呈院長。但切勿洩漏，藉免在野及主張實施中立法各派攻擊。王正廷。」（註一）

平漢線上河北固安、涿州相繼失守。

入侵華北之日軍第一軍三個師團（第二十、第十四、第六），於本月十四日以保定爲目標，開始南侵。其中主攻之第十四師團於十四日自榆岱鎮越永定河，突破我固安附近守軍九十一師（馮占海）之陣地後，即兵分二路：一路圍攻固安城，與九十一師守城部隊激戰；另一路則迺犯我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之琉璃河陣地，以配合其自房山南犯之二十師團，圍攻涿州。

昨（十七）日，圍攻固安之日軍十四師團，先以飛機、大砲向城內轟擊，繼以二千餘人攻入固安；我守軍九十一師一部份傷亡甚重，僅餘數百人，被迫於本日零時，撤出固安。同時，與我二十六路軍激戰之日軍第十四師一部，亦於昨（十七）日，突破二十六路軍馬頭鎮、琉璃河主陣地，配合已攻至拒馬河之日軍第二十師團，南、北夾擊涿州。本日，孫連仲部向南轉進，涿州遂陷日軍手中。（註二）

註一：「戰時外交」(一)，頁四〇九。

註二：「日本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二)，頁六六、六八。另「孫連仲回憶錄」，頁四四，又見「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二一—二三。

十九日 日機大舉襲擊南京，與我空軍發生空戰，互有損傷。

自本（九）月初，日軍在上海登陸，佔領據點後，其空軍除利用原先租借地公大機場外，並於吳淞附近闢建王濱機場，大量增派空軍飛機至上海，助其陸軍作戰。（註一）惟我國缺乏重工業基礎，無法自製飛機，少量飛機皆購自西方國家，故作戰兩個多月來，我空軍飛機數量日減，不得已改爲夜間襲擊

日軍陣地。昨（十八）日，我空軍出動二十四架，分批夜襲日軍在上海各處陣地，造成日方七百萬元物資的損失。

本日，日本空軍採取報復行動，調集轟炸機、驅逐機共約三十架，襲擊南京。我駐南京、句容空軍亦出動二十三架截擊，雙方展開猛烈空戰，我空軍雖擊落日機三架，惟本身亦損失四架。（註一）

註一：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戰」，頁四二—四七，朝雲新聞社，昭和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註二：「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冊，頁二七二—二七三。

二十日 蔣委員長電囑楊杰等再向蘇俄增購飛機，以應急需；楊杰等報告向蘇洽購飛機已定期啓運回國。

由於自本月初，日軍登陸上海，日軍空軍在上海附近闢建機場，增加兵力後，中日空戰日益激烈，致我空軍飛機數量日減。爲此之故，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乃於本日致電我國駐蘇大使蔣廷黻，轉囑在莫斯科負責採購軍火的楊杰、張冲等人，再向蘇俄訂購驅逐機一百五十架，重轟炸機三十架。其電云：

「莫斯科。蔣大使。轉楊、張二兄：續定飛機以驅逐機爲主，請再訂購驅逐機一百五十架、重轟炸機三十架爲盼。驅逐機第一批能否提前出發？應用甚急也。中正。號。」（註二）

同日，楊杰、張冲即電覆蔣委員長，已向蘇俄洽商驅逐機應我國急需，並自二十一日運送十六架。其電云：

- （一）號電奉悉，當即向蘇洽商驅逐機應我急需，馬口運十六架，其餘皆轟炸機陸續運來。
- （二）巨型四發動機超重轟炸機一再交涉，已允撥六架，航力十六小時，可搭載四十武裝兵，加聘高級教官、技師六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十九、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日

四四四

(3) 海運物品由蘇備輪運往海防，法方如何答復？乞示。」（註二）

張冲呈報與蘇俄大使商談托派、動員、軍備諸問題。

中央執行委員張冲爲我國負責與蘇聯及共黨辦理交涉的重要代表之一。本（九）月十八日，張冲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與蘇俄駐華大使奧里斯基就取締共產黨托派陳獨秀等之活動，中國對日抗戰動員之組織及有關軍備等問題，進行交談。本日，張冲將談話情形呈報蔣委員長云：

「職奉鈞命於九月十八號與俄大使商談前次該大使所提各事，茲將談話經過繕成書面報告，經鄂山蔭秘書校正無誤，敬呈閱。職張冲敬呈。九月廿日。」

A 貴使前向委員長面述下列各事：「托派問題、動員問題、軍備問題」，因目下戰事急迫，委員長特遣敝人前來轉達：

(一) 托派問題

A 中國政府過去對托派極其注意，如張慕陶等逮捕、王公度之伏法、陳獨秀等之不能發表言論，皆係事實，如貴使方面有關托派活動之消息，亦祈見告，隨時注意予以取締。

B 此事殊爲快慰，本大使請貴方注意，並不因爲他們僅係蘇聯敵人；吾們敵人，吾們自己消滅了他，問題在消滅中國敵人之工作。因爲現在已經證明他們係日本參謀本部代表，所以亦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直接敵人，張慕陶被捕、陳獨秀停止發表言論，這當然很恰當，但仍須徹底對付他們。同時此種份子非嚴密偵察，不易發覺。最可注意者，托派之所採步驟，第一步作各種宣傳，一旦時局嚴重，則各種暗殺、破壞工作手段，亦幹出來。其施之貴國重要工作人員，一如對付高爾基、貴比謝夫等，應請委員長注意。

(二) 動員問題

A 中國過去曾有種種動員計畫與努力，如過去第六部及現在政治部，皆有專人負責，但未能收效，或因民運工作、社會工作人員，不知此種工作之技術，可否請貴國方面派社會方面或政治顧問數人前來協助？至過去國內各黨

派各自動員，與中央缺少聯絡，步驟凌亂，以致磨擦者有之。共黨方面竟提議與國民黨合組共同委員會，指導動員，不知貴使有何意見？

B 貴國羣衆運動人才不少，對派遣政治顧問一層有無引起英、美疑慮，亦應注意。中國如要採用蘇聯經驗，本大使可以隨時貢獻，或隨時電詢莫斯科的意見。但委座確要顧問，敝使可電莫請示。關於動員，敝使個人意見，軍委會六部及政治部無成績之原因，不在他們不知技術，而在他們未努力去作。同時覺得貴國方面，還有害怕發展羣衆運動現象，本使意見，只要引導社會各界共同辦理此事，即有成效。至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合組一個委員會，這當然是中國內部事情，不過本使覺得如共黨與國民黨合組委員會，最易引起中國赤化了之謠，實不方便。把此事交給各方參加之國民參政會比較合當，爲指揮方便起見，國民參政會可以組織一個動員委員會，指揮這個工作。

(三) 軍備

A 貴使前謂戰事應分爲兩個階段：(一)爲消耗戰；(二)反攻。此二階段之界限極不易分，惟目前應多建立預備軍爲反攻之用，又應多闢機場及計畫陸、空作戰。此層關於徵募士兵，以中國人口之多不致困難，惟槍械、重兵器缺乏，又飛機來源亦屬不易，所以對新立之軍隊與飛機，貴國是否能供給？

B 是的，根本問題要馬上着手編制突擊軍，因爲此，應該：①馬上開始建造飛機降落場、公路、運輸交通等等。②物質方面，要馬上計算物質方面每種武器要用多少，並應計算武器之來源，這就是中國國內可湊多少，國外如蘇聯等應買多少，從速計算，以便提出。在青黃不接之時，現有部隊武器可移動使用。

(四) 日本防共聲明

A 日本外務省及近衛聲明，謂根據防共協定，一旦戰事爆發，將援助德、意有所動作，貴使有何感想，是否有與敝國當局交換意見之必要？

B 本人很願與委員長詳談，但限於時間，如委座見召，當即前來。」（註三）

侵平漢線日軍突破徐水陣地，進抵大冊河，直逼保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二十一日

四四六

本月十八日，由於涿州戰局轉變太快，致我軍部署未定，日軍即沿平漢鐵路跟蹤南犯。昨（十九）日，易縣爲日軍第二十師團所侵略；本日，日軍第六師團突破保定北約二十公里的徐水陣地；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再次被迫轉進。日軍三個師團紛抵大冊河，與我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對峙於滿城、漕河頭、保定一線主陣地。（註四）

晉北靈邱失守，我軍退守平型關。

本（九）月十四日，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侵佔廣靈後，即續向靈邱進犯。本日靈邱失守，我軍退守內長城要隘平型關。（註五）

註一：「戰時外交」(一)，頁四六七。

註二：同註一，頁四六八。

註三：同註一，頁三三〇、三三二。

註四：「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頁六八—六九。另見「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四五—四七。

註五：「抗日戰史——太原會戰」(一)，頁二四。

二十一日 蔣委員長囑孔祥熙與法國交涉，允我所購蘇俄軍品運安南起貨。

本月十四日，至蘇俄莫斯科負責採購軍火之楊杰等，曾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在蘇俄購買軍火一批，已商妥冀能由商船海運至法屬安南起貨，希我方從速與法國交涉。爲此，蔣委員長本日致電在日內瓦訪問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特使，囑其從速與法國政府交涉，允我國所購蘇俄軍火假道安南起貨。其電云：

「孔特使助鑒：俄軍器願備船運安南起貨，約十日內即可由俄裝出，務請從速與法政府交涉允准爲盼。中正叩

。馬三。條京。」（孔氏於九月二十四日自義大利乘輪返國）（註一）

軍委會調整第三戰區國軍部署，分為右翼、中央、左翼三個作戰軍。

由於本月中旬以來，日本侵犯上海援軍不斷登陸，我軍已由攻勢轉為守勢，且內退北站、江灣、廟行、羅店、雙草墩之線。因之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於本日命令第三戰區總部調整上海國軍部署，分為右翼、中翼、左翼三個作戰軍；張發奎為右翼軍總司令、朱紹良為中央軍總司令、陳誠為左翼軍總司令，各轄兩個集團軍。（註二）

日機襲太原，我機迎擊，互有損傷。

本日，日本轟炸機十四架、驅逐機八架空襲太原，我空軍第二十八中隊之霍克式驅逐機四架及學校暫編隊之同式驅逐機三架，由中隊長陳其光率領迎戰，結果擊落日驅逐機一架，並俘虜日軍號稱「驅逐之王」的三輪寬少佐，唯三輪寬旋即傷重斃命。我空軍亦損失飛機一架，飛行員梁定苑陣亡。（註三）

津浦線上我軍與日軍激戰於姚官屯。

自本月十日，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二軍之第十、第十六師攻陷馬廠我第一集團軍陣地，宋哲元率二十九軍撤退後，在津浦線上，即由龐炳勳部第三十九師扼守姚官屯一線為預備陣地，掩護我軍撤退。本日起，日軍第十師團開始向我姚官屯第三十九師陣地進攻，雙方展開激烈戰鬪。（註四）

國聯遠東顧問委員會開會，處理中日問題。

自上月（八）月上旬，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後，我政府極盼援引國際聯盟盟約，集體制裁日本侵華行為，因於八月三十日，訓令駐日內瓦中國代表團辦事處處長胡世澤，送達國聯秘書長一照會，除概述中日局勢為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對華侵略之延續外，並請將中國方面觀點，通知「遠東顧問委員會」各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四四八

員。本月十二日，我國再次向國聯申請援引盟約，處理中日問題；十六日，國聯決議將中日問題提交遠東顧問委員會處理。

本日，國聯遠東顧問委員會開會，選舉拉脫維亞外長曼特爲主席，英、法代表建議邀請中、日、德、澳代表參加，經委員會通過。美國則派駐瑞士公使哈利遜參加，共同研究處理中日問題。（註五）

註一：「戰時外交」(二)，頁七三二。

註二：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三九〇。另見周開慶：「朱紹良先生年譜」，頁二二。

註三：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頁三〇八。

註四：國防研究院編：「抗日戰史」，頁四二。

註五：董霖：「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一五—一六。另見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二十二日 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

自本年七月七日，日軍在盧溝橋挑起侵華戰事後，隨之掀起淞滬會戰，我全民抗日戰爭，已進入全面高潮。中國共產黨即掌握此求取生存另圖發展之機會，接受國民政府收編，並於本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其要點爲：

一、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委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之職責。

茲誌中共宣言全文如次：

「親愛的同胞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日益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爲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爲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

但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爲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韌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乘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共同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

(一) 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

(二) 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首先須保障人民之自由，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民主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

(三) 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的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爲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爲奮鬥之鵠的，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願意在這個共同綱領的目標下，和中國國民黨及全國同胞手攜手的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的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進路上，須要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的阻礙和破壞。爲着取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更一次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告：

(一)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 與現在中國佔領導地位的國民黨推誠相與，共同爲對外抗戰對內民主與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 取消現有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二日

四五〇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中央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之職責。

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仁至義盡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並早已獲得同胞的贊許。現爲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的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

寇深矣！禍急矣！同胞們！起來！讓國、共兩黨更親密些團結起來罷！讓全國四萬萬同胞更親密些團結起來罷！讓我們更加和睦的爲着保衛華北實現抗戰而更加努力罷！我們偉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戰敗的。起來！爲鞏固民族的團結，爲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

民族統一戰線萬歲！

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註一）

附錄：中國共產黨爲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談話

關於國共兩黨聯合救國偉大事業，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經過中央通訊社所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該社繼續發表的蔣介石的談話，建立起必要的基礎了。

蔣氏的談話，指出了團結救國的深切意義，發出了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的諾言，承認了共產黨在中國合法地位，這是值得贊許的。但是在蔣氏談話中尙沒有拋棄國民黨自大主義的精神，從沒有能坦白地承認國民黨過去十年來在民族危機中自己所應負的責任，不免遺憾！共產黨的宣言及蔣氏的談話，宣佈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今後的問題，是如何實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啓發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用以極大的增強抗日戰爭力量。這個宣言是一個公布國共合作的宣言，本應早日發表，還是在七月四日起草，七月十五日就交付國民黨了的，可是延遲到兩個多月才發表，然而宣言的基本精神是沒有損失的。這個宣言不但將成爲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成爲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中華民族之復興，日本帝國主義之打倒，將於今後的兩黨團結與全國團結得到其基礎。（註

我國照會國聯，請制止日軍濫炸非軍事區；英、美、法亦對日抗議其濫炸南京非軍事區。

自本（九）月十九日以來，日本大隊飛機即時常飛臨南京濫炸。我國以日本此舉，違反國際法規，特於本日由出席國聯首席代表顧維鈞以照會一件，送達國聯秘書長，請其轉送遠東顧問委員會，俾得考慮各項緊急措置，加以制止。照會全文如下：

「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曾於本月十九日宣布，擬派大隊飛機轟炸南京，並要求各國官民務於二十一日正午之前離開南京。但此項限期尚未屆滿之前，日本飛機即於十九、二十兩日，迭向南京大施轟炸。二十日曾有該國飛機八十架左右前往南京投擲炸彈，中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甚重。日本軍隊蔑視一切國際法規，從事破壞與不必要之恐怖行為，於此又可獲一明證。特此種未經宣戰即向他國首都頻施轟炸之事，若果聽其自然，則在空戰方式上，勢必造成極危險之先例，此其後患，殊難勝言。相應函請貴秘書長，即以此項照會提交中日問題諮詢委員會，俾得採取各項緊急措置，以制止此種非法的、非人道的暴行；並希抄送國聯會各會員國，行政院各理事國查照。無任企禱。」（註三）

同日，英、美、法三國亦認為日本濫炸南京非軍事區，屬不人道行為，與國際公法相違背，且使英、美、法三國在南京僑民及軍艦受到危害，因而向日本提出抗議。（註四）

平漢線上日軍突破滿城重要據點，進犯保定。

自本月二十日，日軍三師團進犯大冊河後，即開始圍攻保定，其主力則先攻擊保定西北高地之重要據點滿城一帶。我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雖於本日接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我軍須固守保定、滿城各重要據點。」惟據守滿城西北四二六高地之我守軍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第二十五師（張耀明）第七十五旅（羅恕人）第一四九團（覃異之）之一部，與日軍第十四師團浴血苦戰，全部壯烈成仁。滿城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二日

四五二

遂於本日下午八時失陷，日軍進圍保定。（註五）

茲誌關麟徵上電劉峙報告戰局失利電報云：

「職軍以擔任正面約一百四十餘里，致兵力不敷分配，陣地處處空虛。昨（二十一）日晚以來，右翼神星石、頭瓦、王各庄、黃村等處陣地，被敵衝破，幸賴官兵用命，數次肉搏規復，惟以傷亡甚大，至得而復失。刻黃村附近已失之陣地，仍正極力準備反攻，惟王各庄及滿城以北各高地，實無法再派兵規復，亦無法估計他人協助，現在情勢，以現有兵力專守此廣正面，其結果將不堪設想。職以與其坐以待之，不若集中兵力，向敵猛衝，作孤注之一擲，以報國家。職擬於明（二十三）日全線向敵反攻，但攻則死傷更重，而如此之大正面之陣地，亦無法保守矣。請予指示。再四七師之行動請電示。」（註六）

日軍第五師團進犯平型關，與我守軍發生激戰。

本日，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令三浦敏事率第二十一旅團進犯平型關。傍晚後，日軍約兩千人猛攻我平型關左翼高地團城口、東跑池等地，與我守軍第八十四師（高桂滋）激戰，雙方損傷均重；我第八十四師第五〇二團團長艾捷三重傷，李營長陣亡，另傷營長二人，連、排長傷亡二十餘人，士兵傷亡約六、七百人。（註七）日軍方面主攻之第十中隊死傷四十人，其他部隊均陷苦戰，損傷亦重。（註八）

註一：「中共活動真相」，頁二八五、二八七。

註二：同註一，頁二八八。

註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十八、十九號，頁七五。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頁五一五。另見「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戰」，頁四六。

註五：「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頁六九。另見「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四八。

註六：閻錫山檔案（各方往來電）：「關麟徵致劉峙養中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註七：閻錫山檔案（各方往來電）：「高桂滋致滄縣龐炳勛漾申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註八：兒島襄：「日中戰爭」，第十三卷，頁一一三，日本文藝春秋，昭和六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三刷。

二十三日 蔣委員長對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發表談話，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宣言所舉各點。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對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共赴國難宣言」發表談話，表示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仰三民主義而努力者，政府不問其過去如何，無不開誠接納，使集中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一致努力；盼共產黨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貢獻能力於國家，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茲誌蔣委員長談話內容如次：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爲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爲重，放棄異見，而共趨於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益，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且宣稱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圖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旗幟之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四五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四五四

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爲總理創造之三民主義，此爲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家，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爲保障中國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爲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有深切瞭解之也。」（註一）

日機炸沉「寧海」、「平海」兩艦於江陰江面。

自本月中旬以來，日軍侵入上海，於王濱構築空軍據點後，其飛機時常飛臨江陰，襲擊我海軍軍艦。本日，日機七十二架飛臨江陰，轟炸我海軍艦隊。雙方鏖戰多時，日機被我艦砲擊落四架，我「寧海」、「平海」兩艦亦負傷沉沒，傷亡官兵六十餘員。（註二）

閩錫山部署平型關國軍反擊，令林彪師夾擊日軍側背。

本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閩錫山全盤考量平型關戰事後，令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率預備新編第二師、第七十一師、第七十二師加入平型關戰線。同日並令退避五臺山之第一一五師配合國軍的攻擊，夾擊日軍側背。閩錫山致朱德電稱：

「五台朱總司令敏密命令：我決殲滅平型關之敵，增加八團兵力，明（二十四日）拂曉可到，希電林師夾擊敵之側背。閩錫山謹申行一印。」（註三）

註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抗戰史料叢編初輯」（一），頁三二〇—三二一。

註二：包遵彭：「中國海軍史」（下），頁一〇二二。

註三：閩錫山檔案（要電）：「致五台山朱德總司令謹申行一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平漢線上之保定與津浦線上之滄縣相繼失守。

自本月二十二日，日本侵華北方面軍第一軍三個師團及牛島支隊，突破我保定外圍重要據點滿城後

，即包圍保定，與我五十二軍關麟徵部激戰。本日，保定在日軍陸、空聯合作戰下，陷入日軍第六師團手中，我第二集團軍被迫後撤。

另津浦線上，自本月十日我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退出馬廠後，日本侵華北派遣軍第二軍第十師團（磯谷廉介）即沿津浦線往南進犯，與我第三十九師龐炳勳部對峙於滄縣北約十公里處姚官屯陣地。二十二日，日軍第十師團開始攻擊，雙方戰鬪激烈。二十三日，我三十九師不利，損失奇重，姚官屯陣地失陷，日軍乘機跟蹤南犯。本日，滄縣遂告失守。（註一）

我軍在平型關部署對日軍反擊行動。

本日上午九時，平型關國軍指揮官傅作義和楊愛源二總司令與第一一五師聯絡參謀商訂二十五日拂曉，對日軍展開反擊行動，並作如下部署：

一、正面以第七十一師附新編第二師為主攻部隊，第八十四師仍固守原陣地。

二、第七十一師四個步兵團，按左記要領部署攻擊。

(一) 以一個團由兩城口至二一四一點九六高地間，沿山麓向東攻擊，再向南旋迴，以蔡家峪、小寨為攻擊目標。

(二) 以兩個團由二一四一點九六高地至西河口間，向東攻擊，並掩護團城口正面攻擊部隊之左側背，截斷敵向渾源撤退之道，以王莊堡為攻擊目標。

(三) 以一個團為預備隊，由團城口附近前進。

三、獨立第八旅，以一部協同第七十一師攻擊，以辛莊為攻擊目標。

四、第一一五師擔任敵後各地之攻擊，以東河南、蔡家峪為攻擊目標。（註二）

同日，日軍第二十一旅團以在平型關苦戰兩晝夜，在天雨變冷，缺乏雨衣、糧食情況之下，亦急於早日結束平型關作戰，乃一面向其進佔靈邱之旅團部求取補給，另方面則由其旅團長三浦下令乘天雨之

便，於二十五日上午四時發動夜襲，以突破內長城一線。（註三）

因此在平型關對峙的中、日軍隊，均不約而同於本日下午達二十五日晨的攻擊命令。其中國軍係預定於拂曉攻擊，日軍則於四時夜襲。

註一：「抗日戰史」，頁四〇。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三三。

註二：「太原會戰」（一），頁二七—二八。

註三：兒島襄：「日中戰爭」，第十三卷，頁一六。

二十五日 平型關圍城口高地失陷；林彪部伏襲日軍，鹵獲大批輜重，殲滅日軍約二百人，林部傷亡近千人。

由於昨（二十四）日，在平型關對峙之中，日雙方軍隊，均各自擬定本日晨的攻擊計劃。平型關一線國軍指揮官傅作義即於二十四日二十四時於大營鎮河南村指揮部，下達攻擊命令。惟接擔任圍城口正面攻擊之第七十一師師長郭宗汾電話報告：因天雨行動困難，本日拂曉攻擊恐須遲緩兩小時；其後，郭師長又以第七十一師一團擔任圍城口正面攻擊，兵力太薄弱，希改令新編第二師擔任王莊堡攻擊，由第七十一師四團全力攻擊圍城口正面日軍。由於第七十一師臨時延誤，故當我軍向圍城口陣地前進時，日軍已於二十五日晨四時夜襲圍城口，我守軍八十四師應變不及，被迫後撤，圍城口一帶高地失陷。俟日軍繼向平型關前鞍部前進時，始與我沿公路前進之七十一師遭遇，展開激戰。至本日下午六時，我軍擋住日軍攻勢，戰局才漸穩定下來。（註一）

在日軍方面，由於本日晨攻佔圍城口制高地，因此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長三浦認為戰局有所進展，為鞏固既得陣地，防止我軍反擊，仍一面令其輜重隊（大行李隊）由靈邱載運禦寒衣物、彈藥、糧食等補給品西開平型關；另方面派其汽車運兵隊由平型關東開廣靈接運後續部隊。此兩支非戰鬥的日軍輜重及

汽車運兵隊，均於本日上午十時以後，自東、西兩方向踏入林彪所部第一一五師所奉命埋伏平型關前，由東河南經蔡家峪、小寨至關溝長約六公里的山隘道路區內，使林彪部得以發揮奇襲效果。

本日上午十時半後，林彪部所奇襲之日軍輜重隊有大車七十輛、馬五十匹、護衛八十六人（包括輜重兵十五人、特務兵七十人及隨行師團部情報參謀一人），武器僅騎兵槍十挺。另日軍汽車運兵隊有卡車八十一輛，駕駛兵及隨車人員約二百餘人。故林彪部以約六千之眾，以居高臨下之勢，所奇襲的日軍非戰鬥部隊約三百人，另阻擋聞訊救援之日軍三個中隊，約一千人。而實際殲滅之日軍共約二百人（包括輜重隊八十五人、汽車運兵隊七十七人及救援隊）；破壞日軍車輛約一百四十五輛（包括大車七十輛、汽車七十五輛。）（註二）惟此次奇襲戰中，林彪部亦受到極大損傷，總計該部團長、團參謀長各一人，營級幹部五人負傷，指導員與士兵傷亡近千人，但由於所奇襲的包括日軍輜重隊，故林彪師在此次戰鬥中，獲得極多的戰利品。根據中共戰史報導，就日本大衣一項，林彪師即可每人一件。（註三）林彪師於奇襲日軍非戰鬥部隊得手後，即迅速帶著戰利品撤出平型關戰線，躲藏於五臺山，建立其解放區，並繼續進行其游擊戰。（註四）

同日，第一一五師向平型關指揮部報稱：

「向蔡家峪、小寨攻擊之部隊，於十二時左右，在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步兵約一營全部殲滅，並毀敵汽車八十餘輛，將蔡家峪、小寨村佔領，平型關至靈邱間敵之交通，遂為我截斷。」（註五）

同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將平型關戰況呈報蔣委員長略稱：

「敵主力向我團城口高（桂滋）軍陣地猛攻，經我郭（宗汾）部迎擊，將敵右翼擊潰，林（彪）部一部向敵左側背挺進，佔領蔡家峪，將平型關通往靈邱之汽車路截斷，敵機械化部隊及重兵器不能退走，已獲敵汽車五十餘輛，俱滿載軍用品，業已將平型關正面之敵千餘人解決。團城口之敵被包圍在深溝中，已令迅速解決。本敵係鈴木兵團配合蒙古偽軍。閻錫山有。」（註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五日

四五八

我扼守江陰要塞海軍軍艦「逸仙」、「建康」被炸沉。

自八月九日虹橋事件發生後，我海軍爲阻止日軍沿長江進犯，即先於八月十二日以沉船封鎖江陰長江水道；復以平海、寧海、逸仙、建康諸艦扼守。日軍爲突破長江封鎖，自八月十六日以來，即不斷派飛機偵炸我海軍軍艦，我艦奮勇禦敵。九月二十二日，平海、寧海兩艦不幸受傷下沉。本日，日軍低飛投彈，逸仙、建康兩艦再相繼被炸沉，使我海軍實力大受影響。（註七）

日機九十六架空襲南京。

日本驅逐機及轟炸機自本月十九日以來，即不斷對南京進行轟炸。本日，日機九十六架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分五次（第一次三十一架，第二次三十二架，第三次六架，第四次十二架，第五次十五架）襲擊南京，投下炸彈二百枚以上，炸毀非軍事區的民房、公共文化、衛生機關無數，百姓亦遭無辜傷亡。（註八）

對於本日日機的轟炸南京，蔣委員長日記云：

「敵以爲反覆轟炸，可以逼我遷都或屈服，其實惟有增強我國抵抗之決心而已。」（註九）

綏遠集寧遭日軍侵略。

自上月（八）月二十五日察哈爾張垣失陷，本月十三日山西大同失陷後，日軍即積極部署進犯綏遠省。其主要兵力即由日本關東軍編組第二十六師（師團長後宮淳），指揮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混成第二等三旅團及臨時飛行團、臨時輕爆擊隊等部隊，配合內蒙德王偽軍，協同進犯綏遠。（註一〇）

本月六日，內蒙偽軍即由察哈爾張北攻擊綏遠南壕塹我騎兵第一軍（軍長趙承綏）、第一師（師長彭敏斌）主陣地。七日南壕塹失陷。十日德化失陷。十二日商都失陷。此時於大同附近集結之日軍第二

十六師團亦沿平綏線，進犯綏遠之豐鎮，與我守豐鎮之綏遠國民兵激戰；十七日豐鎮失陷，日軍直逼集寧，與我守備步兵第五旅、第六旅激戰。本日，我軍因傷亡過重後撤旗下營，集寧遂陷日軍手中。日軍並沿平綏線向歸綏進犯。（註一一）

茲誌騎兵第一軍軍長趙承綬呈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報告集寧失陷情形如次：

「長官閣下：曾密。本日攻我集寧之敵，自二十三日以來陸續增到機械化部隊二千名以上，砲數十門，裝甲車、戰車數十輛，屢向我陣地猛攻轟擊，均被我擊退。本晚敵以一部繞攻三岔口，隔斷我交通線，集寧已陷三面重圍。二十四日拂曉，黃家村陣地首被突破，曾守備司令（延毅）親率王（子修）之預備隊增援，然以傷亡過重，七時南門被敵闖入一部，我軍奮勇應戰，傷亡奇重，第四三五兩團兩營幾全數殉國，國民兵團二千餘只餘四、五百名，安、王兩旅損失更重，集寧遂陷，我殘部撤至旗下營。職趙承綬敬二印。」（註一二）

註一：「太原會戰」(一)，頁二八。

註二：兒島襄：「日中戰爭」，第十三卷，頁一二二—一二四。

註三：「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解放軍與解放區概況」，頁一七。

註四：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北支那の治安戰」，頁三五—三六，朝雲新聞社，昭和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行。

註五：「太原會戰」(一)，頁二八—二九。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七：「淞滬會戰」(一)，頁九三。

註八：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一版。

註九：「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五一。

註一〇：「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二—三七五。

註一一：「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四三—四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四六〇

註一二：閻錫山檔案（要電）：「趙司令敬二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胡適抵舊金山，開始在美、加各地演講，說明中國抗日決心。

本月五日，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赴美，說明日本暴行和中國抗日決心。本日，胡適抵美國舊金山，即對美國合眾社記者云：「此次中日戰爭，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點。」同時，胡適又應當地華僑邀請演講云：「算盤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盤，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從本日起至民國二十七年七月，胡氏即在美國與加拿大各地作遊歷演講，說明中國抗日決心。）（註一）

顧維鈞在日內瓦對美國廣播，希美國給予中國精神與物質的援助，來抵抗日本侵略。

我國駐國際聯盟首席代表顧維鈞，本日晚於日內瓦向美國民眾廣播演講，希美國民眾瞭解日本侵華行動，威脅到太平洋的和平與美國的安寧，故希望美國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之際，給予確實的精神支持和物質的援助，來應付目前的危機。其講詞全文如下：

「今天晚上，我要向各位講一講由於日本再度入侵我國而造成的嚴重而艱難的局勢。在過去的十一個星期之內，爲了征服中國，日本已向中國派了三十五萬部隊、一支由一百多艘艦艇組成的艦隊和數百架軍用飛機。它依仗這些強大的兵力，開始從陸、海、空三個方面，進攻中國。它還宣布了對中國的全部海岸，進行非法封鎖；並無日不用空襲的手段來恐嚇人民。爲了保衛我們的領土和獨立，中國已經被迫抵抗，並還在繼續抵抗日本的瘋狂侵略。

我不想向各位講述那些可能被認爲是目前遠東危機的直接導火線的所謂事件。這些事件，充其量不過是日本人爲了要對中國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而製造出來的藉口。假如日方具有和平的意願，它與中國的任何爭端，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和平解決的。中國曾一再建議，通過正式的外交途徑，和平解決這些事件；但是由於日本夢想稱霸世界，決心立即征服中國，每一個事件都被利用來作爲發動武裝入侵中國的理由。如果不發生盧溝橋和上海的事件，日本

軍事當局爲了實現其大規模擴張領土的陰謀，也一定會另外製造出一些其他的藉口。

日本主戰派的一個至高無上的願望，就是要日本稱霸亞洲，成爲太平洋的主人。他們把這一目標，視爲最終實現日本所謂統治世界的神聖使命的基本步驟。他們選擇武力，作爲其實現政策的手段，無視於一切愛好和平和文明的人們所希望加以維護的國際公法、條約義務和人道考慮。

只有這一事實，才能解釋日本對學術機關所作瘋狂的和有意的破壞，對紅十字會和醫院的攻擊，和對不設防城市的殘酷轟炸。他們這種行動，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毀滅。在日本轟炸機降臨時受驚婦孺的叫喊，因搜尋不到她們孩子的母親們的呼號，和小兒幼女爲失去其父母的痛哭，都絲毫不能打動這些從空中侵略者的心。日本空軍對平民瘋狂轟炸的恐怖和殘忍，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使所有那些並非自願而看到這種悲慘場面的人，都爲之觸目驚心。

就是因爲殘酷無情，才使日本海軍總司令宣布要把首都南京炸爲平地，要求外國的駐華外交代表，撤出該城。也是因爲這同一事實，日本軍閥及其在政府的附庸，一定要『迫使中國屈服』和『肅懲中國』，因爲中國對日本缺乏所謂的誠意。真相是日本要在中國發動一場滅華的戰爭。

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爲是在現代史上所沒有的。儘管直接受害的是中國，但其影響所及，却是既深且遠的。它嚴重地危害到世界的秩序與和平，並威脅到文明的本身。除非一切愛好和平、遵守法律的國家聯合起來，毅然承擔和決心對付這個問題，混亂的局面是會傳遍全球的。總有一天，任何大國，不論它的位置是怎樣與世隔絕，也不論它是怎樣堅定地置身事外，都不可能再享受到和平的清福了。

當前遠東的局勢，好比是街坊失火。除非你即時協助將火撲滅，誰也不能斷言它不會蔓延到你自己的房子。

我覺得我們國家在這困難的時刻，特別有資格要求美國的同情和幫助。締造亞洲大陸第一個共和國的中華民國的革命領袖們，是受到偉大的美國政治思想家們的啓發的。他們接受過高尚而無私的美國傳教士們的教育，以美國民主爲他們心中的榜樣。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帶回了美國的思想與理想。他們深切希望，依照大洋彼岸偉大的民主國的榜樣，建設一個團結、強大和繁榮的中國。他們中有許多人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分子，正在把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四六二

們的思想，付諸實行。

在致力於建設一個新中國的時候，他們寄信任於華盛頓九國公約給予的保障，因而較少注意武裝中國抵抗外來侵略的問題。因為公約的第一條就說：締約各國除其他協議外，同意：（一）『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二）『給中國以最充份和最無妨礙的機會以發展和維持其自己的有效和穩定的政府』。

日本入侵並佔據中國的大片領土，阻止中國的政治建設和經濟發展，是對上述公約條款的公然破壞；不僅是對中國的侵犯，也是對美國和其他締約國的侵犯。

美國對中國的傳統政策，始終是友好的和協助的。先有蒲安臣以客卿的身分代表中國同美國議訂了一個以平等互助原則為基礎的條約。當中國受到瓜分的威脅時，又有海約翰國務卿勸說在中國有利益關係的列強接受門戶開放政策，維持了中國的領土完整與行政獨立。在日本提出罪惡昭彰的二十一條條件的時候，又是偉大的美國政治家威爾遜總統及時聯合英國出面干涉，阻止了日本對中國的奴役。我在前面引述的華盛頓九國公約的得以締結，又要歸功於美國許士國務卿遠大的政治眼光和傑出的外交手腕。

這些友誼的標誌，深深地銘刻在中國人的心中。他們懷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把美國人視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就是因為有了這種感情，所以每個中國人都覺得他可以對美國人推心置腹，熱誠相待。

正遭到最殘酷敵人無情侵略的中國，今日正在為其獨立和生存而戰。中國軍隊正在對日本無止境的侵略，進行英勇頑強的抵抗；但其可恃的物資却非常有限，他們繼續抵抗的能力與最後的勝利，還要靠從國外取得源源不斷的支援。如對中國從美國或其他國家購運軍械，掣肘為難，便是損害中國，間接幫助擁有一支強大海軍和一支龐大商船隊的日本。

中國有三千年的歷史和文明，厭惡戰爭，愛好和平。如果中國勝利，它一定能成為安定遠東、安定廣大的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力量。我相信，以美國的地理位置及其在這義上的觀念與物質上的利益來說，決不能對世界上這一廣大的地區，漠不關心。但是，如果中國被日本軍隊所征服，或淪於日本的統治，則中國衆多的人力與豐富的自然資源，勢將為虎添翼，增強日本巨大的戰爭機器和它的戰鬥力量，威脅到太平洋的和平和美國的安寧。

湯恩比教授在評論遠東局勢時，打了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他說：日本虎在蹤身作其久已料其必有的一躍時，決定跳過黃海，把爪子伸進中國血肉之軀。這對於太平洋其他尚未殃及的國家來說，是隱含危險的，並不能因為其禍不及己而以爲可以自安。因爲老虎一旦破籠而出，是無從限制它的活動範圍的。假如它果是一隻食人之獸的話，則在初嚙人血之後的胃口，是會越吃越饒的。

目前需要用政治眼光來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防止這一種或然的情況，成爲事實。我個人認爲：達到這一目的辦法，是幫助中國抵抗侵略，維護中國的獨立，同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起進行友善而堅定的干涉，使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日本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孤立，認識到對其將來幸福的危險而幡然改圖。

我們中國並不希望美國人民爲我們而戰，我們也不希望美國以別的方式捲入目前的衝突。中國有足夠的戰士。它的士兵，正在勇敢地抵抗，並且堅持要抵抗到底。但是，它確實需要精神的支援和物質的援助來應付目前的危機。應付的成敗，關係到中國的獨立，關係到和平的全局。

因之，我衷心希望美國人民不會在中國處於危難的時刻，拋棄他們這一位忠實的盟友，也不會認爲中國的命運是事不干己，而會在其偉大的總統——他對於和平以及促進國際友好諒解方面的努力與功績是家喻戶曉的——的領導之下，予中國以全力的支持，恢復國際關係方面的法律和秩序，永保太平洋上的和平。」（註二）

日軍大舉進犯平型關；第八路軍向全國誇大宣傳平型關戰功。

昨（二十五）日，由於日軍輜重隊及汽車運兵隊遭第一一五師之伏襲，致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由蔚縣、渾源分調部隊南下增援平型關之日軍。另關東軍派遣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亦派遣十川支隊由渾源攻擊平型關北約九公里的內長城要隘，直接協助第五師團與我守軍第七十一師、七十二師激戰。關東軍又派其第二旅團自大同南下，攻擊內長城下社村，以配合其第十五旅團由尚希莊南下攻擊內長城要隘茹越口，與我守軍第三十四軍第二〇三旅（梁鑑堂）激戰。因此自本日開始，日軍以四個旅團（約四萬之眾）攻擊我內長城要隘，雙方寸土必爭，爲自本月二十二日平型關戰役爆發以來，最激烈的戰鬪。（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四六四

同日，第八路軍參謀處通電全國，大肆誇大宣傳其昨（二十五）日襲擊日軍之戰功。電文云：

「大公報鑒：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軍在晉北平型關與敵萬餘人激戰，反復衝鋒，我軍奮勉無前，將進攻之敵全部擊潰。所有平型關以北之辛莊、關沙、東跑池一帶陣地，完全奪取。敵官兵被擊斃者，屍橫山野，一部被俘虜繳械，獲汽車、坦克車、槍砲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現殘敵潰退至小寨村，我四面包圍中。八路軍參謀處。有。」（註四）

附錄：簡鐵：析平型關戰役（註五）

一

抗日戰爭期間，有一首流行於長城內外、黃河上下的軍歌——八路軍軍歌，其詞曰：

「鐵流二萬五千里，直向一個堅定的方向；苦鬥十年，鍛鍊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嗨！游擊隊，敵後方，堅持反掃蕩。嗨！游擊隊，敵後方，剷除偽政權，鋼刀插在敵胸膛！鋼刀插在敵胸膛！巍巍長白山，滔滔鴨綠江，收復失地除強梁，爭民族獨立，求人類解放！這偉大的重大責任，都放在我們肩上。」

這首軍歌是中共於一九三七年冬，根據是年九月，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任師長）參加平型關作戰，加以渲染寫成；當時對中共製造抗日衛國的假象，發生了很大的宣傳效果。然而，中共在抗日戰爭初期參加平型關作戰，實際上只殲滅了日軍一個補給部隊，以後抗戰八年，它根本就沒有打過什麼重要的仗，而只是利用抗戰擴大發展，積蓄戰力，準備奪取政權。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平型關之戰的真相。

二

關於一一五師參加平型關作戰，中共有若干文件記述，其中以一九五三年北京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書最詳。惟因篇幅過多，這裏不能詳細摘錄，只就其重要部份概述大意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當時在華北戰場上的日軍，由原來七個師團增加到十二個半師團，約三十萬人。而當時中國軍隊在華北戰場上雖然有七、八十萬人，但大多望風而潰。就在華北戰場十分危急的時候，

八路軍來了。這時日軍正分兩路進攻雁門關和平型關；八路軍也分兩路，一路開晉西北，一路開晉東北，去迎擊日軍。開赴晉東北的一路，是八路軍一一五師。九月中旬，一一五師趕到了平型關以西的大營鎮集結。那時，進攻平型關的日軍，已經逼近靈邱了。

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到達大營鎮之後，立刻乘軍用汽車，帶着無線電臺趕到靈邱城。這時日軍離靈邱城只有十餘里，林師長在靈邱調查了敵我情況和地形，依據當時國軍潰退和日軍銳進的情況估計，如果採取增援靈邱的辦法，將使一一五師倉皇應戰，同時有被潰亂的國軍破壞戰陣勢的可能。於是，林師長決定利用平型關險要，等日軍仰攻時，出其大意，從其側後予以猛烈襲擊。林師長決定了這個方針，就急電大營鎮待命的部隊，星夜開赴平型關東南山地隱蔽。隨即林師長也趕回部隊做週密的佈置。當部隊到達平型關東南山地的下關和上寨時，靈邱城就失守了。

九月二十三日，林師長在上寨集合全師連以上幹部開動員會議，正說明當前情況和作戰應注意之點時，就接到友軍的電報說：日軍先頭部隊已進到平型關附近了。林師長當即決定以騎兵全部、步兵一部向靈邱方向出動，擔任牽制和打擊日軍增援部隊的任務，以便於一一五師主力在平型關附近作戰，並在當夜率領一一五師主力趕到離平型關三十餘里的內莊。

九月二十四日晨，平型關方面不斷傳來時隱時現的砲聲。爲了詳細了解情況，旅長和許多團、營級的幹部都親自到前線偵察。其餘部隊則隱蔽待機，並以營爲單位，進行戰鬪動員。黨支部也召開了會議，提出共產黨銜銜在前，退却在後的口號。黑夜，在傾盆大雨中，部隊沿着崎嶇的山溝向前進行。在渡過水流湍急的山澗時，大家手牽着手，七、八人一組困難地前進。雨又成雪了，部隊都穿的夏季單衣，又沒雨具，這樣艱苦的走了半夜，在拂曉前到達白岩臺一線的埋伏陣地。這線陣地，包括由平型關到東河南鎮約十餘里，距夾溝險路只二、三公里，並佔領東河南鎮以北的一個高地，以便切斷日軍後路。

九月二十五日，天色微明時，日軍進攻平型關的兵力部署已隱約可見。這時，從靈邱方向又開來一個旅團（板垣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約四千人，前面是一百輛汽車，緊接着是二百輛騾馬大車，後面是少數的騎兵，完全連

成一線，走入了埋伏陣地。大約五時光景，戰鬪開始了，一一五師以居高臨下之勢，向日軍猛烈襲擊。這時的日軍，一點也沒有料想到在距離他們咫尺的山坡後面，會有中國軍隊的伏兵。

戰鬪一開始就進入短兵肉搏。手榴彈擲去，日軍最後的一輛汽車被炸毀了，其餘的汽車急急向後轉。想逃走，而發生互撞。於是，汽車擠汽車，人擠人，異常混亂，有些日軍爬在車輪下頑抗，有些日軍向西北山坡亂爬。這時我軍全線展開猛烈突擊，十餘里長的夾溝隘路裏，全是手榴彈和喊殺聲。雖然天上來了日軍飛機，也絲毫挽救不了日軍的命運。因為敵我兩軍短兵相接，日軍飛機也不能發揮作用。經過了這樣激烈的幾乎整日的肉搏，終於將平型關之東十里內的日軍全部殲滅。在夾溝隘路上，日軍死傷的人馬、被毀的車輛、遺棄的武器裝備，狼藉滿地，途爲之塞。

一一五師殲滅了夾溝隘路的日軍，就集中主力，進攻平型關前日軍陣地——東跑池的高山。那裏是山西軍八個團出擊的目標，大約有二、三千日軍佔領着村莊和東北的高地。當八路軍在夾溝隘路上與日軍激戰的時候，山西軍始終沒有露面。黃昏後，一一五師才將日軍佔領的一九〇〇高地奪取。

據統計，在這次戰鬪中，殲滅了日軍三千多人，毀汽車一百多輛，大車二百多輛，繳獲九二式野砲一門，輕重機槍二十多挺，步槍一千多支，擲彈筒二十多個，戰馬五十三匹。一一五師團長、團參謀長各一人負傷，營級幹部五人負傷，指戰員傷亡近千人。」（此外，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在這次作戰中曾負重傷，但中共則不予記述。）

三

前節所述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參加平型關附近伏擊作戰，只是筆者根據中共的記述，就其大意加以說明。但是，中共的記述頗有失實之處。因爲這是戰史，不宜以訛傳訛，所以筆者根據歷史資料，提出以下七項分析：

(一) 中國軍隊退出華北是爲後退決戰，不是望風而潰。

中共說：「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戰場上有七、八十萬人，但一遇到敵人，就望風而潰。」又說：「當華北戰場十分危急時，八路軍來了。」這等於說：當時中國的軍隊都是畏戰之師，只有八路軍才能打仗。這種說法不僅狂妄，而且對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領導戰爭全局的優勢作爲，也一無所知。就當時狀況言，華北是

一個大平原，而國軍的訓練和裝備遠遜於日軍，加以日軍早已處心積慮從事作戰準備，而國軍的作戰準備還尙待完成。在這種狀況之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作戰指導，是「以退爲進」，等到地的條件改變了——由平原進入山岳地帶，人的條件也改變了——部隊在敵前整備完成，狀況就完全不同；如第十七軍高桂滋部的八十四師（高桂滋兼任師長），和第三十三軍孫楚部的七十三師（劉奉濱任師長），從九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廣靈至靈邱之間進行阻敵作戰，先後達十二天之久，使日軍戰力最強的板垣第五師團從此喪失了銳進的能力。九月二十二日，孫楚部第七十三師退守平型關東跑池，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師退守團城口陣地，繼續與日軍板垣征的大軍主力展開激戰達八日之久，其戰況之慘烈，戰果之輝煌，都超過了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的伏擊作戰。然而中共的記述，則對高桂滋、孫楚兩部的作戰情況，只說：「九月二十四日晨，在平型關方面聽到時隱時現的砲聲」，完全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

(二) 平型關作戰的各種計畫不是林彪製定的。

中共說：「九月中旬，一一五師趕到大營鎮集結待機，林師長親自乘軍用汽車帶着無線電趕到靈邱城，調查敵我情況和地形，於是決定利用平型關險要等敵人仰攻時，從其側後方予以猛烈襲擊。」又說：「林師長決定了這個方針，就急電大營鎮的部隊，星夜開赴平型關東南山地隱蔽。」這等於說：平型關的作戰計畫是林彪製定的。這種說法與事實完全不符。因爲參加平型關作戰的部隊，不只八路軍一一五師一個師。卽就集團軍以上的部隊而言，就有前戰總指揮湯恩伯部、第六集團軍楊愛源部、和第七集團軍傅作義部等。而八路軍一一五師只是其中的一個小部隊而已。

至於平型關作戰的指揮系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是最高指揮機關。在平型關作戰尙未發生之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就以晉東北桑乾河爲界，劃分爲左右兩個作戰地區：左地區總司令傅作義（駐大同）；右地區總司令楊愛源（駐大營鎮）。惟因整個平型關作戰，都在右地區範圍之內進行，而左地區的大同，在地形上不適宜進行大軍決戰，於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便以第十九軍軍長王靖國代行左地區總司令職務，令傅作義總司令率預備軍投入右地區作戰，並與右地區總司令楊愛源合組聯合總指揮部，以統一指揮平型關作戰行動。從以上參戰部隊

和指揮系統來看；平型關作戰綱要計畫的製定，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的權責；而詳細計畫，則是右地區總司令部部的權責；至於在作戰進行中對某一戰鬪的指導，則是傅作義、楊愛源聯合總指揮部的權責。如果說：這些權責司令部對於平型關作戰，都不製定綱要、計畫和指導，而要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在靈邱調查情況時臨時製定（不論林彪所製定的是那一部份），那是天大的笑話。

根據中國戰史，八路軍一一五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電令，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九月十三日，一一五師由沙河向靈邱急進（事實上，一一五師的部隊並未到達靈邱，只到大營鎮待機）。九月二十三日，傅作義和楊愛源的聯合總指揮部下令一一五師由平型關右翼向北攻擊平型關附近日軍的側背。九月二十四日，傅作義和楊愛源兩位總司令在聯合總指揮部召見一一五師聯絡參謀，商定一一五師九月二十五日拂曉的出擊計畫；在該計畫中，規定一一五師擔任攻襲日軍後方各要地，並以蔡家峪為主要攻擊目標，以利國軍在圍城的作戰。以上這個出擊計畫，在中共的記述中也曾提到：「九月二十四日黃昏後，師部接到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送來二十五日平型關出擊計畫。」又說：「在圖上標明五條出擊路線」（包括國軍各部隊出擊路線）。以上歷史資料說明，八路軍一一五師參加平型關作戰，完全是根據傅作義、楊愛源兩位總司令的命令行動，不是林彪自己的計畫行動。

(二) 一一五師參加平型關作戰不能稱為戰役作戰。

中共說：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取得了一場戰役作戰的勝利」。這等於說：一一五師打的是「一場戰役階層的作戰」，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首先就平型關作戰的階層言，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是戰役階層的指揮官。其下轄計有前敵總指揮湯恩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都是戰術階層的指揮官。至於第三十三軍軍長孫楚、第三十四軍軍長楊澄源、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兼）、第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第十七軍軍長高桂滋、第十五軍軍長劉茂恩、第十九軍軍長王靖國，以及各軍的師長，都只能算是戰鬪階層的指揮官。林彪當時是十一個師長中的一個，他的作戰，又怎能算是戰役階層的作戰呢？

其次再就作戰區分言，有戰略階層、戰役階層、戰術階層、戰鬪階層，而戰鬪階層又分爲大部隊戰鬪和小部隊戰鬪。在抗日作戰中，負責指導戰爭全局的，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它是屬於戰略階層。負責指揮一個方面作戰的，是各戰區司令長官部，它是屬於戰役階層。在這個階層以下爲戰術階層，再下則爲戰鬪階層。雖然戰術和戰鬪階層有其極大的彈性，但須視範圍而定。就平型關作戰言：它是太原會戰的一部份；而一一五師而參加平型關的伏擊作戰，又是平型關作戰的一部份。太原會戰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指導，當然是屬於戰役階層的作戰。尤其在這次作戰中，共有三個重要的屬於戰術階層的作戰——平型關作戰、忻口作戰和正太路沿線作戰等；而平型關這個屬於戰術階層的作戰，也有若干重要的屬於戰鬪階層的作戰，如廣靈、靈邱間的阻敵作戰，蔡家峪、小寨村的伏擊作戰，東歸池防禦作戰、團城口防禦作戰，以及董家莊、講堂村、牛槽峪，茹越和鐵角嶺的防禦作戰等。所以一一五師在蔡家峪、小寨村的伏擊作戰，不僅不是戰役階層的作戰，也不是戰術階層的作戰，而只是戰鬪階層的一次大部隊戰鬪而已。

四 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殲滅的是日軍的補給部隊。

中共說：「九月二十五日晨，天色微明時，從靈邱又開來一個旅團（板垣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約四千人。前面是一百輛汽車，緊接着是二百輛騾馬大車，後面是少數的騎兵，完全連成一線，進入埋伏陣地。」於是，一一五師就展開了伏擊作戰，殲滅了這個旅團，而且大肆宣傳它「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了。

以上中共對於平型關伏擊作戰的宣傳不僅造成一種假象；同時也使一般人在觀念上覺得八路軍一一五師確實創造了一個戰鬪奇跡，殲滅了日軍戰力最強的板垣第五師團的快速部隊——第二十一旅團，事實並非如此。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中所殲滅的，只是日軍的補給部隊，而非旅團級的戰鬪部隊。這裏提出以下三項證明：

第一、一一五師在白岩臺夾溝隘路的伏擊作戰，實際就是在蔡家峪、小寨村的伏擊作戰。根據中共出版的山西省地圖，大營鎮在平型關以西，冉莊、下關和上寨在平型關東南、長城以外的三角地域。而東河鎮則在靈邱至平型關線上的中間，白岩臺、蔡家峪、小寨村都在東河南鎮附近，這三者實際就是一個戰鬪場。不僅如此，即連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在作戰當日的報告中也說明所殲滅的是蔡家峪、小寨村的日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四七〇

第二、在日軍進攻平型關的軍隊序列中，板垣征四郎確實是這次作戰的最高指揮官。他所統率的日軍，計有第二師團第十五旅團（藤田誠一部）、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部）、第十二師團第十二旅團（鹽田定布部）、酒井旅團（酒井鍋部）、鈴木旅團（鈴木重康部）、川源兵團（川源侃部）、第四師團第三十二旅團（木岡雅晴部）、河邊兵團之萱島聯隊（萱島高部）、關東軍第十五守備隊、中村砲兵團、攻城重砲第一、第二大隊、馬場英夫戰車聯隊、小西代學隊、偽滿靖國軍（藤田與五郎部）及空軍等。板垣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是攻擊平型關東跑池的主攻部隊，後來突破平型關，還繼續向大營鎮前進，這在日本戰史中，並未記載被殲滅的情況。

第三、根據中共的記述：「在平型關伏擊作戰被殲滅的口軍，有汽車一百輛、騾馬大車二百輛和少數的騎兵。」又說：「口軍車輛都滿載糧食、彈藥、被服和醫藥器材。」從這種裝備來看，如果說是一個快速的戰鬥部隊，那麼它本身就根本沒有具備戰鬥的條件。而且汽車、騾馬大車和騎兵，在行動速度上是無法協調的。筆者非常幸運，發現了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在平型關作戰當日的一份報告。他說：「向蔡家峪、小寨村攻擊，將敵兵站和守備隊步兵的一營全部殲滅，並毀敵汽車八十輛。」這個報告：與日本戰史所載：「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師在靈邱至平型關的山路上，伏擊日軍補給部隊，曾予重大損害。」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揭穿了一件歷史騙案。而中共為了宣傳，竟連當日一一五師師長林彪的作戰報告，也加以隱瞞了。

(四) 中共一向宣傳自己誣蔑他人，對作戰也不例外。

中共說：「一一五師在白岩臺一線，以居高臨下之勢，向日軍猛烈襲擊，十餘里長的山溝，全是手榴彈和喊殺聲。經過這樣的幾乎整日的肉搏，終於將平型關以東十里內的敵人全部殲滅。」又說：「一一五師殲滅了夾溝隘路的日軍之後，就進攻平型關前日軍陣地——東跑池高山，那裏是山西軍出擊的目標，他們始終沒有露面。」中共又引述山西變節份子續範亭的文章，指國軍第七十一師郭宗汾部「臨陣脫逃」。以上前者宣傳一一五師作戰英勇，這是事實。而後者郭宗汾部臨陣脫逃，則與事實不符。

關於平型關作戰，重點是在東跑池和團城口這條防線上；前者由國軍第七十三師劉奉濱部駐守，後者由國軍第八十四高桂滋部駐守。東跑池從九月二十三日，團城口從九月二十四日，都進入激戰狀態，日軍使用其主力於這個

並不太寬廣的地域，目的在一舉摧毀中國軍隊在晉東北的防線，故作戰狀況非常慘烈，而且持續甚久。根據中國戰史，在平型關作戰中，國軍傷亡官兵三萬九千四百零二人，佔參戰部隊人數的百分之二六·二二。這其中，除部份是其他作戰傷亡之外，大部份是在東跑池和團城口傷亡的。而在這一陣地督戰的指揮官，就有楊愛源和傅作義兩位總司令，這絕非如中共所說：僅在平型關方面，「聽到時隱時現的砲聲」而已。

所謂一一五師在殲滅夾溝隘路日軍之後，曾經轉移兵力，攻擊東跑池高山的日軍陣地，這個問題這裏不擬評析。因為中國和日本戰史都無記載。不過，中共指國軍第七十一師郭宗汾部「臨陣脫逃」，這是中共和山西變節份子續範亭的有意造謠，目的在詆毀國軍名譽。根據中國戰史，平型關作戰時，郭宗汾的防地是在團城口以西的西河口和上庄堡。這個防線的作戰情況並不嚴重。因此，在九月二十五日，團城口作戰發生危險時，郭宗汾曾指揮本師——第七十一師及歸他指揮的新編第二師，支援團城口第八十四師作戰，並規復綏子潤、團城口各附近高地，使戰局趨於穩定。這說明郭宗汾部當時根本不在東跑池，這能說他是臨陣脫逃嗎？

(六) 山西地略形勢和平型關地理特性是造成日軍失利的原因。

山西四面環山，北有長城及陰山支系，南屏中條山及黃河，東臨太行山，西無呂、梁，地處高原，為華北屋脊，有高屋建瓴之勢。故中國歷代用兵，多有先據山西，爾後乃能鞏固河北的史例。省會太原，據汾河左岸，披山帶河，古稱重鎮。忻口右托五臺，左依雲中，為太原北方屏障。而娘子關、平型關更為忻口東北之咽喉。平綏、正太兩路橫貫北部和中部，而同蒲路沿汾河貫通南北。就地略言，對當時在河北的日軍，形成側背威脅，因而必須舉兵西行，企圖據有山西，作為河北的拱衛，這就造成了中國軍隊憑藉山西地略，進行後退決戰的良機。

在整個山西的地略上，平型關雖然只是長城線上的一個小關口，但它的戰略價值却與雁門關同等重要，尤其平型關的地形，更是易守難攻。故口軍板垣師團從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起，即對平型關展開慘烈攻擊，直到九月二十九日，仍然未能得逞。如果不是改探大迂迴，繞道陽原、渾源、應縣，突破平型關後方的姑越和鐵角嶺，中國軍隊在平型關的防線，還不至過早棄守。

若檢討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戰的勝利，首先應歸功於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及楊愛源、傅作義兩位總司令對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四七二

一五師運用的得當。從九月十三日起，即令一一五師向平型關至靈邱間隱蔽活動，並再指示一一五師攻擊日軍的後方，尤其九月二十四日的指示，特別以東河南鎮及蔡家峪爲一一五師攻擊目標，終於使一一五師在九月二十五日，不畏艱苦，達成了對日軍伏擊的任務。

其次則應歸功於平型關前的夾溝隘路。這種隘路，是中國北方，尤其西北方所特有的。它的原始路面本爲自然路面，經過了騾馬大車的鐵輪不斷輾過，路面便不斷的被切割，變成了沒歷的浮土，大風吹來，浮土飛揚，這就是漢高祖大風歌所說的那種狀態。時間一久，便形成地溝，且隨着時間而日益加深，於是就變成夾溝隘路了。一一五師在平型關進行伏擊作戰的夾溝隘路，約有十四華里，其中一半是山谷隘路，兩側山嶺高達三丈，一半是地溝隘路，兩側自然地面也高丈許。這種地形，不僅日軍進入，如入死胡同，即一一五師的官兵，爲了殲滅日軍，跳入這個死胡同展開肉搏，也只有你死我活的一條路走。故一一五師在這場作戰中是非常艱苦的。幸而地形有利，使一一五師發揮了突然襲擊的效果；否則，其作戰情況亦可能改寫了。

(乙) 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作戰的戰果需要檢討。

中共說：「進入平型關夾溝隘路的日軍，共約四千人，前面是一百輛汽車，緊接着是二百輛騾馬大車，最後是少數的騎兵。」又說：「在這次戰役中，殲滅了敵人三千多人，毀敵汽車一百多輛，大車二百多輛，繳獲九二式野砲一門，輕重機槍二十多挺，步槍一千多支，擲彈筒二十多個，戰馬五十三匹。」這些數字頗有問題。

本來在前面第四項分析中，已經根據歷史資料，肯定一一五師在平型關所殲滅的是日軍一個補給部隊，不是快速作戰部隊。這裏爲了檢討一一五師伏擊作戰的戰果，不妨再就這個日軍的人與物加以分析：

第一、如果一一五師所殲滅的確實是四千人的日軍，那麼這支日軍既然沒有一個是步行的，連乘馬的也是少數，而絕大多數都應該是乘車的。然而，那一百輛汽車，二百輛騾馬大車，都是載的補給品，這些日軍又乘什麼車呢？

第二、如果一一五師所殲滅的確實是日軍板垣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那麼它所擄獲的就應該不止步槍千支，輕重機槍二十挺，擲彈筒二十個。尤其輕機槍與步槍的組成，通常是八或十比一。那麼在擄獲步槍千支時，也應該

擄獲輕機槍百挺才算合理。何至少到連重機槍在內也只有二十挺，還不足一個營級部隊的裝備？還有，那一門九二式野砲又是從那裏來的？中共並沒有說明這個日軍有野戰砲兵的配備。

第三、如果一一五師所伏擊的日軍，確實有三千多人傷亡，那麼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整個平型關作戰的戰果。因為根據中國戰史的統計：從廣靈、靈邱、蔡家峪、小寨村、東跑池、團城口、董家庄、講堂村、牛槽峪、茹越到鐵角嶺戰鬪等，日軍共傷亡二千九百五十二人，佔其參戰人數的百分之二·六八強。而這個數字是根據若干資料（包括日軍資料）綜合鑑定而來。所以對中共記述的數字，還應該再打折扣。

根據以上分析，中共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作戰戰果的記述，確屬失實。由此更可肯定一一五師師長林彪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蔡家峪、小寨村的作戰報告，說明殲滅日軍兵站和一個步兵營的正確性。除此之外，中共還有兩個報告，一個是正確的，一個是失實的；屬於失實的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分送各報社的電稿，妄稱「擄獲日軍坦克」。屬於正確的，則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在中共太行軍區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平型關作戰，沒有能夠俘虜一個日本兵，只繳到不上一百條完整的步槍。」這裏筆者應該加以補充。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作戰中，確實俘虜了一個日本兵，並且是一位營長俘獲的。那個日本兵偽裝不能行走，由營長背負着走，不料那個日本兵竟然將營長的一隻耳朵咬去逃走了。

註一：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頁一六一六—一六一七。

註二：董霖：「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一〇一—一〇四。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三六—三三七。另見太原會戰(1)，頁二九—三二。

註四：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編，頁一七八。

註五：「匪情月報」，第二二卷，第六期。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修正公布「要塞堡壘地帶法」。

國民政府本日修正公布「要塞堡壘地帶法」，共十七條。其條文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日

四七四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防上所設各種要塞堡壘，其周圍之區域，稱爲要塞堡壘地帶。

第二條 要塞堡壘地帶之幅員，以要塞堡壘各據點爲基點，或連結建築物各突出部之線爲基線，自此基點或基線起至其外方規定一定之距離均屬之。

第三條 要塞堡壘地帶除特別規定外，無論陸地、水面均分爲兩區及天空區，規定如左：

一、自基點或基線起至前方約四百至六百公尺以內爲第一區。

二、自第一區界線起至前方約三千至四千公尺以內爲第二區。

三、禁止航空器飛越之地帶之上空爲天空區，其禁航區域就其所以禁航之必要情形逐一加以規定，但遇必要之時，要塞司令對於禁航區域得附以地形地圖，詳確繪明其區域。

前項各區由軍政部協商參謀本部定之，但與軍港、海軍防禦建築物、飛機場、空軍防禦建築物相關連之區域與海軍部、航空委員會協商定之，均應會同公告。

第二章 限制及禁止事項

第四條 第一區內之限制及禁止事項：

一、非受有最高軍事機關之特別命令，不得爲測量、攝影、描繪、記述及其他關於軍事上之偵察事項。

二、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爲漁獵、採藻、繫泊船隻及採掘沙土、礦石等事。

三、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新設或改設各種建築物、堆積物、墳墓、窖窖、林園、牆垣、溝渠、池塘、水井及變更地面高低之工程。

四、建築物應以可燃質物爲主要材料，如係不燃質物建築之部分，高度不得超過一公尺。

五、堆積物之高度不燃質物不得超過二公尺，可燃質物不得超過四公尺。

第五條 第二區內之限制及禁止事項：

一、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爲測量、攝影、描繪、記述等事項。

二、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以可燃質物新設或改設高過六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及變更地面高低一公尺以上之工程，但以鐵筋混凝土爲建築物之部分，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高過一公尺。

三、堆積物之高度，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可燃質物不得超過三公尺，可燃質物不得超過六公尺。

第六條 第一、第二兩區內應共同限制及禁止事項：

一、非經政府之許可，外國商輪、軍艦不得通過停泊。

二、非經軍政部部长之許可，不得新設或變更鐵路、道路、河渠、橋樑、堤塘、隧道、永久棧橋等工程。

三、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航空器不得在空間飛行。

四、要塞司令對於居住區內及經過之人認爲有窺察軍事之嫌疑者，得令其立行退出或押出區域以外。

五、要塞司令對於居住區內之人民裝置無線電收音機或播音機，及畜養鴿類、犬類或施放鞭炮、煙火

及其他類似事項得加以禁止。

第七條

天空區內禁航區域之限制及禁止事項：

一、國外航空器非經政府之許可，不得在天空區禁航區域經過、航測、攝影、繫留或者發。

二、國內航空器非經最高軍事長官之許可，不得在天空區禁航區域經過、航測、攝影、繫留或者發。

三、軍用航空器非經最高軍事長官或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在天空區禁航區域經過、航測、攝影、繫留或者發。

第三章 懲罰

第八條

違背本法所規定及限制事項，無論新設變更改築增築之房屋、倉庫，並其他之建築物或堆積物等，應限期令其自行拆除，如係變更地形應令其回復原狀。倘在限期內不能完全除去或回復原狀或其所施方法不適合時，官署得逕自執行或令第三者執行之，其費用由違背者擔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日

第九條 犯第四條第一款或第六條第三款或第七條第一款、第二款之禁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並得沒收其器具、底片、底稿及航空器。

第十條 犯第四條第一款以外各款或第五條各款之禁令者，處十五日以下拘留或五元以下罰金。

第十一條 犯第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之禁令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金。

第十二條 私行移動或毀壞要塞、堡壘地帶區域內所設各種標識者，處拘役或四十元以下罰金。如係出於過失者，處三元以下罰金。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三條 已經決定建設要塞堡壘之地區，在未建設之前，亦得公告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法所禁止及限制事項，軍政部部長得斟酌時宜，就某區域內解除或緩行其全部或一部，但應公告週知以後，遇有變更時同。

第十五條 戰時要塞司令按情勢之必要，得於要塞地帶內勒令除去建築堆積種植諸物。

第十六條 適用本法之要塞堡壘，由參謀本部會商軍政部或海軍部後，以命令定之。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國際聯盟遠東顧問委員會決議譴責日本飛機在華濫炸婦孺，轉送國聯大會表決。

本（九）月二十二日，我國照會國際聯盟，請其迅速制止日軍濫炸南京等地非軍事區。事經國際聯盟轉送遠東顧問委員會開會討論。本日，遠東顧問委員會開會，首由我國駐國聯首席代表顧維鈞發言，詳述日本派大軍侵華及飛機濫炸中國非軍事區之平民婦孺，實已違反國際聯盟盟約第十條、第十一條，並違反國際公法、巴黎非戰公約、九國公約，故必須加以譴責，致使與會各國代表，深為感動。

當經與會各國代表發言、討論後，遠東顧問委員會對日本飛機在華非法轟炸，通過下列之決議：

「日本飛機對中國無防禦之都市施行空炸問題，顧問委員會嚴切重視。對於無辜人民，尤以大多數婦孺之遭炸

慘死，表示深摯之悲痛，因即宣告此種暴行實屬無可原有，已激動全世界之恐怖與憤怒，並即鄭重譴責之。」

上項決議，並提交國聯大會討論通過。（註二）

茲誌顧維鈞演講詞全文如次：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國政府歡迎有這出席本委員會並參加其討論的機會。

我發言的首要目的，是向各位略述一下，由於日本重新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而引起的主要問題以及我國政府認為應當採取的對策，請各位討論和採取行動。

遠東局勢的嚴重性，以及與該局勢的直接起因和隨後的發展有關的事實，已在中國政府和中國代表團為通知本委員會以及國際聯盟一般會員國而致國際聯盟的聲明中，以及我上一次在九月十五日在大會的發言中有了說明。我知道這些文件都已放在各位面前，並已由秘書長根據理事會主席的要求，正式分送給各位。

因此，我不必浪費各位的時間，中述詳細的情況，而只想再講一下該局勢所牽涉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對我國的安全、幸福和前途有極重大的關係，並對國聯的將來和世界和平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在此之前，我還要請各位注意：自從我兩週前在大會講話以來，日本又增派了更多的部隊到中國來。目前日本在我國的侵略軍隊已經增加到了三十五萬。他們在北方已攻佔了更多的城市，更加深入內地。在上海地區，他們又發動了新的攻勢。由於中國部隊的英勇抵抗，這些進攻像以前一樣遭到了明顯的失敗。日本海軍實施對全國海岸的非法封鎖，加強了對中外船隻的干擾。日本空軍加緊對老百姓恐嚇和大量屠殺，在南京、廣州、南昌和杭州一帶大為猖獗。這種連續轟炸的做法，違背人類的良心，違背國際公法和國際道義的原則和常例，不吉祥地預示着在將來戰爭中各國無辜男女老幼安全的命運。因此，我等一會，還必須對這個問題稍後再詳細中說。

日本從海、陸、空三方面對中國武裝入侵，顯然是一種侵略行為。所有在開始時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日本人為其侵佔計畫製造出來的表面藉口。即使這些事件不是日本人製造的，它們也不能成為日本對一個熱愛和平的鄰國的領土大舉入侵的理由。假如日方有意和平，則無論這些事件多麼嚴重，都可以用無礙兩國邦交的和平方式，予以解決。因為無論是上海的虹橋機場事件和北方的蘆溝橋事件，中國方面自始就提議並堅持通過正式的外交途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日

四七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日

四七八

予以解決。

另一件有案可稽的事實是：甚至在日本已在平、津一帶結集了兩萬部隊和一百架軍用飛機之後，中國在勸說日本接受和平解決無效之時，仍向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國政府和另兩個在遠東有重大利益的國家，德國和蘇聯的政府，表示中國願意根據國際法或條約和平解決與日本的衝突。但是，日本堅持武力政策，再度傾其全力，入侵中國，企圖實現其征服亞洲大陸的既定計畫。日本的行為完全全是一種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的侵略；中國是國際聯盟的一員，因之，這種行為也就是對國際聯盟的挑戰。根據盟約第十條，會員國承諾『尊重和保护所有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不受外來侵略。』這種行為也構成對國際和平的破壞，根據第十一條，應是關係到整個聯盟的一件事情。

日本的真正企圖顯然是在於征服中國；以此作為實現其所謂神聖使命，控制亞洲、太平洋而終及全世界的基本步驟。對日本來說，這可能只是一場迷夢，但它却對其他國家的和平與安全構成了實際的威脅。日本政府的負責領袖一再公開聲稱，要『膺懲中國』的缺乏『誠意』。並藉其強大的戰爭機器『迫使中國投降』。請問中國犯了什麼罪過應受日本的『膺懲』？是因為中國不肯主動投降，拜倒在日本脚下？日本要中國怎樣有誠意？是否是遛東京之命，受東京的頤指？

日本外相在回答這個委員會的邀請時，企圖使用埋怨中國政府以反日和鼓動反日為其國策基礎，而且表示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改變態度的手法，而把日本這隻狼披上了羔羊的外衣。可是它對於中國應對日本怎樣改變態度則沒有指明。我猜總不是說中國政府應對日本對中國領土的無饜侵略，對中國成千上萬無辜男女和兒童的殘酷屠殺，對數以億計的財產的瘋狂破壞，和用強大的日本軍隊的力量，一個接一個地分割中國的省份表示親善，或甚至於表示感激。日本外相是否是想通過這樣的蹂躪和掠奪，建立『中日之間的友好合作』？

從日本負責領袖的聲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戰爭狂和侵略慾，正如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是一種國際侵略一樣清楚。我們必須抨擊這種態度、這種政策，因為它們違背國際法的原則和條約的義務，尤其是日本目前仍負巴黎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華盛頓九國公約締約國的義務。因為日本的這種態度和政策是引起在我國的戰事和使中國人

民遭受苦難的原因。因為它們威脅到其他國家的和平與安全。

那末國際聯盟應當怎樣？我知道這裏不乏熱心和平的人士，但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他們會問：國際聯盟能夠做些什麼？雖然根據國聯過去的經驗，我們需要儘量做到謹慎周到，但這並不是說就不能有所作為；在一個會員國的安全和全世界的和平同時受到嚴重危險時，一點也不去想辦法。

如果國際聯盟不能在強權面前維護公理，至少也可以向世界指出誰是錯誤的一方；如果它不能制止侵略，至少也可以加以譴責；如果它不能厲行國際法和盟約的原則，至少也可以向世界公告它沒有放棄這些原則；如果它不能制止非法的和无人道的空襲，對無辜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殘酷屠殺和對財產的瘋狂破壞，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它的憤怒；以增強文明世界要求立即停止這種行徑的普遍呼聲。

講道義、講法律，國際聯盟都沒有不能履行其盟約義務的理由。事實上，爲了它本身的威信，爲了和平——保衛和平是國聯本身存在的理由，而對像目前遠東這樣嚴重局勢，它完全應當公開譴責這種對國際法、對盟約義務和對正義與人道的基本原則的公然破壞。

尤其是對於日本對中國大小城鎮的猖狂空襲，必須表示震驚憤慨。日本空軍在中國的殘酷行爲，已引起了各主要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並遭到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各主要首都的報紙不論其政治背景與對外問題的傳統立場，都異口同聲地加以譴責，並各自要求其本國人民予以抨擊和採取實際行動，聯合加以制止。

也值得注意的是：當日本在上海的艦隊司令發出警告，說日本空軍將把首都南京夷爲平地之後，美國國務卿赫爾便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反對這種危害南京平民和其他非戰鬥人員的行徑，同時也反對把它目前在南京的官員、僑民撤出這個他們正在從事正當工作的地區的建議』，『美國政府認爲：對居民麋集之處濫施轟炸，總是不贊成的，違背法律和人造原則的。』

英國政府在爲英國駐華大使被日機襲擊一事致日本政府的照會中說：『不論在戰區內或戰區外，對非戰鬥人員進行直接的和有意的攻擊，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是最早而最確定的國際原則之一。』照會認爲，轟炸非戰鬥人員『既不人道，又屬非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日

四七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日

四八〇

據報紙所載，在日本空軍最近轟炸南京和廣州之際，英國政府曾訓令其駐東京大使向日本表達「英國對平民的悲慘死傷所感到的震驚和氣憤。」

自從宣佈其準備大批屠殺中國平民的兇狠計畫，日本的軍用飛機已對南京作了九次轟炸，對廣州作了五次轟炸；並把這種殘酷轟炸擴大到蘇州、漢口、南昌、濟南、徐州和許多其他城市，僅在數天之內，就造成了約一萬無辜男女和兒童的死亡。許多非軍事目標，包括南京的中央衛生實驗處和中央醫院，都毀於日本的空襲。

日本堅持採取這種不分青紅皂白、濫殺非戰鬥人員的手段，是對文明的挑戰。如果對此坐視不顧，誰也不能擔保由此開創的可怕先例，不在今後西方戰爭中受到仿效。設想如果歐、美的大都市，也遭受到這種恐怖的屠殺和蹂躪，實在會令人不寒而慄。如果不正視這種挑戰，日本軍隊在企圖孤注一擲，摧毀英勇的保衛中國者的堅決抵抗時，很可能還會採取更為殘酷的手段。日本的官方新聞機構，已經在為其使用窒息毒氣向世界製造輿論。這一點可以由日本一再譴責中國軍隊使用窒息毒氣中得到證明。它對中國的指責是完全捏造的；這只能反映日本自己的惡毒用心而已。

根據盟約第二十三條和第二十五條，國際聯盟負有一種人道的使命。中國代表團認為國際聯盟在不能再遲不譴責日本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的罪惡昭彰的侵略的同時，對遠東局勢的這一方面，也不能再事沉默。對於日本施於平民的非法和不人道的轟炸，國際聯盟至少應予正式譴責，載入記錄，並建議各會員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行的辦法，多多少少抑制一點日本這種違反常情和人道的最基本原則，違反一切傳統禁例，對無辜的非戰鬥人員的轟炸屠殺。

至於一方面阻止全面侵略的繼續，一方面鼓勵抵抗的具體辦法，國聯盟約對會員國的義務有明白規定。雖然，有着過去的經驗，中國政府仍舊相信，國際聯盟能為此向會員國建議一些具體可行的辦法；並認為委員會應該立即研究在目前情況下，最切實可行的和最有效的援華辦法。我們特別要求能夠在現實範圍之外，儘量給予這個受到公然侵略的中國以最大的道義支持和物質援助。

總之，我要再次強調：由日本的武裝侵略而造成的遠東局勢是非常嚴重的，需要由委員會立即討論，採取行動

。對中國來說，就攔一天，便是除在戰場上犧牲的之外，多死幾百或甚至是幾千個無辜男女。他們盼望着文明世界會加以援手，並把希望寄託於這個以維護人道與和平爲己任的偉大組織，祈禱這兩者都會迅速採取行動，制止肆無忌憚的侵略力量，使之免於遭受濫殺，少受一些痛苦。我以人道主義的名義，爲對於我國的正義、爲世界和平，熱切地希望委員會不讓重要問題誤於錯綜複雜的程序，而迅速有效地採取行動。」（註三）

晉北內長城戰事激烈，茹越口遭日軍侵略；我軍退守鐵角嶺繼續作戰。

昨（二十六）日，侵晉北日軍四個旅團全面進犯內長城一線後，即與我守軍展開激戰。其中平型關一帶我軍第七十一師、第七十二師、新編第二師及獨立第八旅與日軍第二十一旅團和十川支隊進行陣地爭奪戰，戰事之慘烈，日軍戰史亦稱之爲苦戰。（註四）另日本關東軍第十五旅團直攻茹越口，遭我守軍第二〇三旅激烈抵抗，茹越口失而復得者三、四次。本日，茹越口爲日軍所攻陷，我軍反擊失利，退守鐵角嶺第二陣地，繼續作戰。（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六九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董霖：「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九五—九九。

註四：「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三七。

註五：閻錫山檔案（要電）：「致南京蔣委員長殷密覽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 平漢線日軍侵略定縣。

平漢線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一軍，於本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後，即沿鐵道兩側繼續南犯，企圖攻取石家莊，打通晉東娘子關之門戶。本日，位於石家莊及保定間之定縣，遭日軍所侵略。（註一）

我軍對平型關日軍反擊失利，程繼賢團長殉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四八二

平型關我軍在傅作義總司令指揮下，本日拂曉展開反擊，其中第七十一師第四三四團在鴿子澗作戰時，因突入太深，反被日軍包圍，僅下級官、士兵數十人突圍，團長程繼賢以下均殉職。（註二）

國際聯盟大會通過「譴責日空軍暴行案」。

自日本侵華戰事爆發後，日本空軍即違反人道立場，不斷轟炸我國不設防禦工事地區，致我國無辜百姓遭受極大生命財產之損傷，經我國出席國際聯盟代表，向國際聯盟遠東顧問委員會提出控訴。昨（二十七）日，遠東顧問委員會通過「譴責日空軍暴行案」，於本日提經國際聯盟大會表決，當經大會一致通過。（註三）

註一：「抗日戰史」，頁四〇。

註二：閻錫山檔案（要電）：「致南京蔣委員長電行印」，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報」。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電囑楊杰、張冲等向蘇俄購買輕機槍一萬枝配足子彈。

自本月日本發動侵華全面戰事以來，淞滬、津浦、平漢、平綏各戰場，戰況益趨激烈，我軍需求軍火禦敵愈感迫切。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乃於本日自南京致電駐蘇大使蔣廷黻轉軍委會參謀次長楊杰、中央執行委員張冲，囑其在莫斯科向蘇俄購買輕機槍一萬枝，配足子彈，與第一批武器同時起運。（註一）

日本侵滬派遣軍擬定大場鎮附近作戰計畫。

自本月下旬以來，侵滬日軍即集結大量兵力，對華發動一次大規模攻擊，除已於上海登陸之三、四個半師團及其他兵力外，另由日本本土調來第一〇一師團（師團長伊東政喜）、第九師團（師團長吉住良輔）及第一三師團（師團長荻州立兵）。

本日，日本侵滬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擬定對大場鎮附近攻擊的作戰計劃，以從右依序第九、第三、第一〇一等三師團爲第一線，擔任主攻，第十一師團爲右側掩護，第十三師團爲第二線。（註二）海軍「楚有」艦被日機炸沉。

自本月下旬以來，我扼守江陰之平海、寧海、逸仙、建康等艦相繼被日機炸沉，致使我擔任封鎖長江之海軍艦隊實力頗受影響。海軍部乃派第二艦隊司令曾以鼎乘楚有艦接防江陰，然日機又大舉來炸。本日，楚有艦以傷重沉沒。至是海軍乃改變防衛策略，拆除艦砲，裝於江岸以腰擊日艦。（註三）

平漢線上之新樂與津浦線上之泊頭、東光等地遭日軍侵略。

在平漢線方面，日本侵華北派遣軍第一軍昨（二十八）日進佔定縣。本日繼沿平漢路南犯，進佔定縣與石家莊之間的新樂；我軍除留宋肯堂之一四一師於正定逐次抵抗外，大部部隊均退守滹沱河南岸，防衛石家莊主陣地。（註四）

在津浦線方面，本月二十四日，日本侵華北派遣軍第二軍第十師團攻略滄縣後，繼沿津浦路南犯；二十五日陷捷地鎮。本日，日軍進佔泊頭、東光兩鎮，並繼續向德縣進犯。（註五）

晉北日軍侵佔鐵角嶺及繁峙，梁鑑堂旅長殉國，我軍放棄平型關轉進五臺山。

本月二十七日，晉北內長城要隘茹越口失陷，我守軍第二〇三旅退守第二陣地鐵角嶺。本日，鐵角嶺又爲日軍所攻陷，梁鑑堂旅長力戰殉國，日軍乘勢南下，侵佔繁峙，切斷平型關後路，致平型關有被反包圍危險，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遂下令我軍向五臺山轉進。閻錫山隨即上電蔣委員長，報告平型關戰況，並自請處分，電文云：

「限卽刻到南京。蔣委員長鈞鑒：殷密。山到平型關督戰，該地戰況雖稍轉佳，敵由平綏路轉進大部兵力專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九、三十日

四八四

鐵角嶺，楊軍長澄源以全部兵力與敵血戰兩晝夜，山並將總預備隊三團加入作戰，卒因衆寡不敵，致敵衝到繁峙。山得訊後，擬抽平型關部隊回兵堵擊，而此時平型關方面敵復猛攻陣地，左翼高地失而復得者數次。黃昏我軍復犧牲一團以上之兵力，將該高地奪回；該高地爲平型關鎖鑰，正擬由平型關抽兵兩旅，雁門關抽兵兩旅，劉茂恩軍前方敵人尙不抵多，並擬將該軍撤下，由山親自督戰，夾擊敵人，命令已下，而晚九時該高地復被敵人奪去，平型關方面亦成危局，高軍長柱滋亦以劉軍一撤，左翼暴露，絕難維持，遂不得已於今早一時，決定由五臺山經繁峙，代州間達雁門關，佔領斜角陣地。山於今早八時到臺懷鎮指揮部署。至損失及佔領之陣地，另行電報。山指揮無方，致失關隘，貽誤國事，非特自疚，實爲國法所不容，請鈞座呈請政府嚴予懲處。山卅申印。」（註六）

註一：「戰時外交」(二)，頁四六八。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九。

註三：「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頁二三七。

註四：何應欽：「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史」，頁八二。

註五：「津浦鐵路沿線之作戰」(一)，頁一七。

註六：閻錫山檔案(要電)：「致南京蔣委員長殷密三十申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三十日 國民政府制定公布「購募救國公債獎勵條例」。

本月一日，財政部發行救國公債五萬萬元。七日，制定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組織章程及修正救國公債募集辦法。本日，國民政府爲鼓勵國民踴躍承購救國公債，特制定公布獎勵辦法「購募救國公債獎勵條例」五條。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凡團體或個人承購勸募救國公債，得依本條例獎勵之。

第二條 團體承購救國公債二百萬元以上至五百萬元，或勸募救國公債五百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者，獎勵辦法

如左：

一、明令褒獎並頒給匾額。
二、頒給匾額。

第三條 個人承購救國公債一萬元以上至二百萬元，或勸募救國公債五萬元以上至五百萬元者，獎勵辦法如左：

一、明令褒獎並頒給勳章。

二、頒給勳章。

三、給予獎章。

獎章式樣另定之。

第四條 購募救國公債應給獎勵，由主管部會同勸募委員會總會查明購募數額，開列清單，擬定應給何項獎勵

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辦理。

第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蔣委員長任命孫連仲代劉峙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自本（九）月中旬，日本侵華北方面軍發動津浦、平漢兩路戰事後，我第一戰區第一、二兩集團軍節節失利。本月十一日，軍委會劃津浦線為第六戰區，任馮玉祥為司令長官，指揮津浦線第一集團軍宋哲元部。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亦因平漢線涿州、保定相繼失守，乃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之職，任命孫連仲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原任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註二）

綏遠省會歸綏遭日軍侵略。

自本月二十五日集寧（平地泉）失陷後，日軍即分三路繼向綏遠省會歸綏進犯，我軍分別於旗下營、西門溝、武川等地與日軍及偽蒙軍激戰。本日，歸綏陷於日軍手中，我騎兵第一軍向包頭方面轉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九月三十日

四八六

(註三)

茲誌騎兵第一軍軍長趙承綬呈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報告歸綏作戰情形如下：

「長官閣：會密。報告。本日武川北烏蘭胡洞發現敵大部騎兵，向武川進攻，井師已向該敵側擊。同時王、安兩旅被優勢之敵壓迫於綏遠城南，敵即集中砲火猛轟綏遠城；石旅、騎七師、彭師等部當面之敵攻擊甚烈。敵復以一部繞攻門軍騎七師右翼，一部繞攻石旅左翼，騎七師及石旅被敵包圍，不得已且戰且退，被優勢之敵壓迫於武川以西。同時烏花胡同之敵已攻佔武川；敵以一部牽制門軍騎七師及井師、石旅等部，以一部連合攻綏之敵，圍攻綏垣，我守兵奮勇激戰，嗣以受敵砲火轟擊，傷亡慘重，城遂被陷，職趙承綬卅印。」(註四)

按：電文中井師爲新編騎兵第三師(師長井得泉)。王、安二旅爲新編步兵第五旅(旅長安榮昌)及新編步兵第六旅(旅長王子修)。石旅爲新編騎兵第二旅(旅長石玉山)。騎七師爲騎兵第七師(師長門炳岳)。

彭師爲騎兵第一師(師長彭毓斌)。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七二號。

註二：孫連仲：「孫連仲回憶錄」，頁四五。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四。

註四：閻錫山檔案(要電)：「趙司令會密三十電」，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

一日 軍委會在廣州設立「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主辦國際運輸。

抗戰軍興，由於我國工業落後，大量軍火須仰賴國外輸入，且國內特產亦須輸出，以平衡貿易。故本年八月，軍委會決定長期抗日國策後，即派沈昌赴廣州籌設運輸處，主辦國際運輸。旋由廣州市長曾養甫兼該處主任，定名為「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因顧慮抗日處境，對外則稱「興運公司」，藉資掩護，不久又改名為「西南運輸公司」。

本日，西南運輸公司在廣州正式成立。（註一）

全國經濟委員會派員至蘭州，組織西北公路運輸處，洽運由俄入境物資。

自抗戰爆發後，我國為輸運蘇俄物資，昔日的「絲路」，已再度成為國際交通大動脈。本日，負責全國公路交通之全國經濟委員會派員至蘭州，組織西北公路運輸處，配合駐武威騎兵師長馬步青所派工兵，重修甘新大道，由蘭州至哈密，以便銜接蘇俄所營造的新疆公路，為中蘇國際運輸大道。（註二）

四川省政府擬定「出征將士及義勇壯丁優待條例」。

四川省政府為優待該省出征將士及義勇壯丁，免除其義務及解決家屬生活困難起見，特擬定「出征將士及義勇壯丁優待條例」，於本日由省務會議通過公布。其要點如次：

- 一、凡合作農貸各種倉儲、義賑、農賑，對出征將士及義勇壯丁之家屬清寒者，應優先貸與，或提早發放。
- 二、各出征將士及出川義勇壯丁所遺田地無人耕種者，應由當地保甲組織耕種隊，輪番代其耕種。
- 三、其家屬所負債務，在出征期間，債權人應暫緩催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一日

四、如有被告未了案件，在出征期間，亦不得向其家屬追問。（註三）

日軍侵滬之戰事，我軍轉至蘆藻浜右岸繼續抵抗。

自上（九）月二十九日，日本上海派遣軍擬定對大場鎮附近攻擊的作戰計劃後，其主力即企圖攻擊我顧家鎮、劉家行、長濱站、施公廟之線，以南進奪取大場鎮，威脅上海我軍的側背。本日，我左翼軍第七七師羅霖部及第十五師王東原部於劉家行對日作戰失利，我第三戰區爲持久消耗敵人，避免全戰區陷於不利狀態，以保優越之戰鬪力計，於本日晚間，下令各部分別轉移至蘆藻浜右岸亘陳家行、廣福、施相公廟、北新涇鎮、瀏河之線，繼續防守，相機採取攻勢，打擊敵人。（註四）

津浦線我軍夾擊侵略泊頭鎮之日軍，惜各軍缺乏互信，功敗垂成。

上（九）月二十五日，津浦線滄縣遭日軍侵略後，軍委會特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轉令各部隊務於桑園、德縣以北擇地固守，並集結兵力，力圖反攻。馮氏奉命後，乃決以右翼鹽山、南皮線上各部隊襲日軍側背，以分鐵路線上東光、連鎮一帶與我第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作戰之敵勢。本日，南皮我第四十九軍（軍長劉多荃）兩旅襲克馮家口，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勳）襲擊泊頭鎮，第四十九軍一旅襲克南夏口，並跟蹤日軍向東光方向進襲，原期與一七九師（師長何基澧）、第一八一師（師長石友三）呼應夾擊，造成有利情勢。乃東光部隊已先兩日經由桑園沿運河向南撤退百餘里，遂使夾擊之功，敗於垂成。（註五）

附錄：簡又文：馮玉祥傳——抗戰初期（註六）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隨引起中日大戰。馮氏即通電各方舊部將領務須努力抗戰、矢忠矢勇，擁護國民政府及服從蔣總司令，有「蔣先生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之沉痛懇切語。其在盧溝橋最先奮起抵抗者爲

馮氏舊將宋哲元所統之團長吉星文。隨而舊將副軍長修麟閣（先騎馬受傷，不治而死）、師長趙登禹（中彈陣亡）相繼在南苑力戰殉國。

全面大戰既展開，馮氏曾受命任津浦線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北上過了濟南到桑園時，有舊部數人來見。在北平時素爲宋哲元「智囊」之「九千歲」蕭振瀛（仙閣）一開口便大罵政府這樣不好，那樣不好。馮氏卽對各人說：「政府已決心抗日，什麼話都不要再說了。我們看準了日本鬼子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我們批評政府，就是減少抗日力量，這是不對的。」寥寥數語可表出馮氏愛國真誠、明大義、識大體。

馮氏自然很高興的再給兵符，尤其躬自擔任抗日戰事，得償夙願。不過，在實際指揮作戰上，馮氏失敗了。原來他麾下本有舊部韓復榘等三個軍團。無奈各將領多不聽命令，不受指揮，甚至有韓部及東北軍萬福麟部等兩個軍團的進退路線及駐紮地點，也不向他報告，馮氏須電總司令部詢問才得知道，可謂大戰時怪聞。（以上是馮親自告訴我的）馮氏一向抱救國抗口之大志，是時機會雖來，本待再顯身手以償夙願；奈時勢大異，環境不利，人事已變，素志難償，兵不服用，將不服調，亦惟有徒呼負負而已，卒至無功而還，此亦國家之不幸也。計此爲其一生親統大軍之最末一次。

日機襲擊徐州、海州、淮陰、蚌埠及津浦路沿線。

日本轟炸機二十架，本日分別向棗莊及臺棗支路、淮陰、蚌埠、徐州、海州等地轟炸，中興煤礦及臺莊大橋亦受波及。另魯南、清江、揚州各地，亦遭連雲港外日艦起飛之飛機轟炸。（註七）

日本四相會議決定「對支事變處理要綱」，並拒絕國聯調解中日戰爭。

自本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後，由於華北、華中戰局的擴大，有演成長期戰爭的態勢。因之本日，日本近衛首相、杉山陸相、米內海相、廣田外相等四相會議決定「對支事變處理要綱」，以十月戰果爲戰局的終結，預定和南京國民政府做和平解決。（註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一、二日

四九〇

同日，日本外務省聲明，拒絕國際間調解中日戰爭，認為在現狀下，仲裁顯無必要，在中國改變態度根本拋棄反日政策前，日本有澈底戰至最後之決心。其聲明要點如下：

「英代表克萊琪謂中日紛爭在兩國以外國家，亦有重大關係，此似暗示太平洋問題有關國家，有召集會議之必要與願望。但日本認為在現狀下，仲裁顯無必要。在中國改變態度，根本拋棄反日政策之前，日本有澈底戰至最後之決心，仍依既定方針，斷然邁進。若列強欲仲裁者，須先充分理解日本目的安在。若列強中欲召集國際委員會或太平洋會議，處理中日紛爭，至少在現時不適時宜。」（註九）

註一：龔學遂：「中國戰時交通史」，頁一五。

註二：簡竿黃：「西北中蘇航線的經營」，頁五，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國史館出版。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八。

註四：「淞滬會戰」(二)，頁一〇一。

註五：「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一)，頁一六、一七。

註六：簡又文：「馮玉祥傳」，下冊，頁三六一—三六二，「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註七：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八：「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四五。

註九：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二 日 蔣委員長令衛立煌率軍自石家莊援晉北。

自上(九)月三十日，日軍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部)攻佔平型關後，繼續前進。昨(一)日，代縣失守。日軍繼續向忻口進犯，有直逼太原之勢。此時在平漢線上，日軍雖已向石家莊北約二十公里的正定逼近，但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盱衡全局，仍毅然轉用平漢線兵力，鞏固太原，因於本日令第十四集

團軍總司令衛立煌率所部第十四軍、第九軍、第八十五師、獨立第五旅等部，由石家莊鐵道運往太原以北增援。（註一）

第八軍黃杰部與第十三師萬耀煌部分別於上海唐橋站、陳家橋對侵滬日軍作殊死戰。

自日軍侵滬戰事爆發後，駐防海州之第八軍稅警總團即於九月十五日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南下禦敵。九月三十日，第八軍在軍長黃杰率領下，於上海南翔集結，隸屬第九集團軍指揮（總司令朱紹良）。本日，日軍第九師團攻擊我蘊藻浜、陳家行至唐橋站一線之既設陣地，企圖由大場以西南侵，切斷京滬鐵路。第八軍奉命據守唐橋站附近陣地，與日軍作殊死戰，以迄十月九日，奉命轉移至蘊藻浜南岸作戰爲止。（註二）

另在陳家橋方面，由於昨（一）日防守該地區一帶之第七十七師羅霖部及十五師王東原部不支後撤，由西安開赴上海之第十三師萬耀煌部，遂成爲第一線，接替第七十七師及第十五師之陣地，與日軍展開殊死戰，迄十月二十二日調赴太倉整理爲止，與日敵苦戰二十餘日，傷亡甚重。（註三）

附錄：黃杰：第八軍淞滬作戰日記（九月三十日—十月八日）（註四）

九月三十日

本軍所屬各部隊，自十五日起自海州開始東運以來，第一支隊之第一、二、三團、第二支隊之第四、五團，及砲兵、工兵、輜重、通信、特務等營、軍部各單位，均先後到達上海近郊之南翔先後下車集合。惟第二支隊之第六團殿後，列車尚在輸送途中。

本軍今日奉令推進至小南翔地區，當即命令各部隊徒步行軍，並限於當夜集結完畢。

本軍各團、營先後到達上海近郊後，各部隊之位置及任務如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

四九二

一、第一團——兩營位置於蘇州河北岸，左自北新涇鎮沿蘇州河北岸，迄新閘橋之線，對租界警戒線。一營位置於方福橋、方家木橋、五卅公墓、晏摩氏女校，佔領據點構築工事。

二、第二團——位置於彭浦鎮樂益山莊、大場鎮朱家、梅園之線，佔領預備陣地構築工事。

三、第三團——暫歸第八十八師指揮，在江灣附近備戰。

四、第四團——位置於葛家巷（江橋鎮東北約一公里）待命。

五、第五團——第一營位置於郁公廟（大場鎮約三公里半）集結待命。

六、第六團——列車尚未到達。

軍戰鬪指揮所：潘家巷（洛陽橋南約二公里）。

各友軍單位：

第六十一師、第八師、第十六師，擔任大場鎮以北蘊藻浜之守備。其戰鬪地境爲：第六十一師、第八師：東牆——嚴宅。第十六師：六號橋——濱西橋亭宅（線上屬左）。

敵軍情形：

當面之敵番號不明，唯挾有戰車甚多，其砲兵因藉繫留汽球之觀測，彈着頗爲準確，且能依我軍之行動爲集中射擊，益以飛機之肆虐，故作戰頗爲犀利。而連日以來，集中兵力向我第八師正面猛攻，我第八師傷亡慘重，有岌岌可危之勢。日來天候均晴和，故敵機無日不出動濫行轟炸。

戰鬪地區之狀態：

村莊均屬竹木成蔭，田原間亦復花樹遍陳，極可收蔭蔽之效。且細流甚多，形成天然有利之外壕，而公路四通八達，故輸送補給極形便利。

本軍隸屬中央作戰軍（總司令朱紹良上將）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朱上將兼）指揮。

同隸第九集團軍之部隊：第七十二軍孫元良部、七十八軍宋希濂部、七十一軍王敬久部、第三師李玉堂部、第十八師朱耀華部。

本日奉第三戰區長官部令，第六十一師鍾松所部配屬本軍指揮。

第六十一師團長以上人員名單：

師長：鍾松、副師長劉安祺、參謀長朱俠

第一八一旅旅長楊文璟

第三六一團團長李忠

第三六二團團長何蒼

第一八三旅旅長鄧鍾梅

第三六五團團長季韋佩

第三六六團團長勞冠英

該師係以第二師之補充旅與六十一師（丙種師）合併編成，故旅、團長均係第二師舊部。據鍾師長語余，該師袍澤聞悉歸本軍指揮，與余再共生死，無不興奮。又稱：該師原守虹口，擔任虹橋機場之警戒任務，此次淞滬戰役，即由日軍擅闖虹橋機場，為該師守軍所格殺引發云。

十月一日

第三戰區中央作戰軍第九集團軍通報，本日六時，本集團軍所轄各部隊之位置如左，並令各部隊相互間密切連繫，共禦來犯之敵：

一、第八十八師在北站至持志大學、東錢家塘（不含）之線，與敵激戰中。

二、第三十六師在東錢家塘（含）、江灣、吳家宅之線，與敵對峙中。

三、第八十七師在吳家宅、唐家宅之線，與敵激戰中。

四、第八軍之稅警總團以一團在北新涇鎮、新涇橋門；以一團位置於彭浦附近；其餘在小南翔沿走馬塘，分別構築工事。

五、第八軍之第六十一師，在唐家宅以西，沿蘊藻浜右岸，唐家橋、黑大黃宅（不含）之線，與敵對峙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

四九四

- 六、第三師位於黑大黃宅（含）、陳家行（含）之間，沿蘆藻浜右岸，加強構築沿河防禦工事。
- 七、第十八師以兩團在閔行、龍華間；一團在北新涇鎮、紀王廟間，分別構築工事。
- 八、上海市保安總團之兩團，在新閘路、北站間、沿蘇州河左岸，對租界方面警戒。

十月二日

拂曉，敵軍第九師團在優勢空軍支援下，配合戰車部隊，由北南犯，攻擊我第九集團軍蘆藻浜、陳家行至唐橋站間之既設陣地，企圖由大場以西南竄，切斷京滬鐵路，以孤立我由大場鎮至江灣之守軍。

本軍之稅警總團（欠兩團）適擔任小南翔至走馬塘地區間工事構築，隨即奉令接替八十七師之作戰，與敵主力相遇，經兩日之激戰，雙方損失均重。敵復以第三師團增援，猛攻我左翼友軍，將陳家行至黑大黃宅寬約三公里之陣地，突破數處，敵渡過蘆藻浜，向南繼續猛攻。致我稅警總團陣線特別突出，陷於三面受敵，孤軍苦戰，工事悉成焦土，但官兵抱守土必爭之決心，堅苦支持，得確保橋站陣地。

十月三日

敵強大部隊繼續向南壓迫，我稅警總團固守嚴家宅、曹家宅之守軍，犧牲重大，相繼失陷。第九集團軍總部令總預備隊第一〇八旅派兵支援。該旅僅以第二一五團第三營增援，發展於黃宅、俞宅之線。

余復以可堪調用之部隊，配合砲兵，協力向敵實施逆襲；於十四時頃，得遏止敵之攻擊，並奪回嚴家宅及西曹宅。敵復集中砲兵轟擊，繼以步兵反撲，數度肉搏，雙方犧牲慘重，我稅警總團在嚴宅守軍全部殉國，嚴宅因而復告失陷。

十七時頃，第一〇八旅奉命接替本軍第六十一師之黃宅陣地；該旅之俞宅陣地，則復移交稅警總團第一支隊第二團接替。

本軍第六十一師之戰況：該師擔任唐家宅以西，蘆藻浜右岸至黑大黃宅（不含）之守備。由於將士用命，雖經敵數度激烈攻擊，均能拒止強敵，確保陣地。本（三）日七時頃，軍爲遲滯敵軍渡河，湧入蘆藻浜南岸，減輕主陣地正面壓力，該師指派部隊增強蘆藻浜北岸唐橋站之橋頭堡；經該師師長鍾松令三六二團二營前往，積極予敵壓制，

使敵在唐橋站火網瞰制之範圍內，不敢越過蘆蕩浜，頗收實效。

我左翼作戰軍第十五集團軍之兩師與敵整日激戰，傷亡頗重，十八時頃，受敵強力壓迫，蘆蕩浜右岸撤退，敵第九師團主力跟蹤追進，致我第六十一師左翼側背暴露，大受威脅。敵欲乘虛進入，經該師急調預備隊，與敵激戰終宵，敵不斷增援，情況危急。余立即親至前方督戰，激勵士氣，並飭稅警團之一部迅速增援，擊退敵三度攻擊，得保陣地完整。惟本軍此時陣地，已形成突出，陷於三面作戰之不利狀態。

十月四日

自拂曉開始，敵空軍向我軍陣地穿梭猛烈轟炸。九時頃，敵地面部隊由東、北、西三面，向我唐橋站之橋頭堡形成包圍攻擊。激戰至十九時，數度肉搏，守軍傷亡慘重。上級以遲滯目的已達成，遂令本軍撤回至右岸主陣地固守，繼續阻止來犯之敵。

十月五日

我固守蘆蕩浜南岸之各部隊，奉命組成多數突擊隊，乘敵渡河未穩，利用敵砲火間斷之時及夜暗，分批向渡河之敵實施突擊，迫敵無法從容建立橋頭陣地線。

本軍之各突擊隊，至爲果敢，多能奮勇穿透敵陣，予敵重創，雖有傷亡，均能返原派遣部隊。

十月六日

午前十一時接第九集團軍朱總司令紹良電話指示如左：

「第八師正面胡家堰（不含）南橋亭宅（含）之線，石駁岸牆門頭間被敵人突破，仰即增援消滅之。」

正午頃復奉委員長蔣公電話如下：

「速親往西塘橋附近儘量援助第八師之作戰」。邊即赴前方與第六十一師及第八師師長會晤，迺令稅警總團第五團向北推進，接守西岸六房石駁岸牆門頭宅之線，而令第四團向北推進至西塘橋。該兩團以白晝於敵砲火、飛機轟炸下，向敵前進，損失自屬不貲，尤以第五團竟奪回已失陣地，受損當益甚。所幸該團士氣磅礴，雖傷亡迭出，而前仆後繼，卒於午后八時將突入之敵完全消滅，因是蘆蕩浜南岸遂無敵踪。而第四團除其第二、三營於午后六時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

四九六

到達西塘橋外，其第一營因迷道行至第十六師右翼後談家頭附近，適該師右翼受敵猛攻岌岌可危，遽見該營到達，遂多方聳其加入戰鬪，該營着眼大局，迺獨斷應其所請，因是該營受損亦大。同夜十時三十分第四團因受稅警總團第二支隊司令王公亮令，該團二、三營先後到達池沟宅與四堵宅。

十月七日

黎明，敵集中砲火向本軍陣地猛擊。拂曉後，敵主力藉空軍之掩護，向我軍正面猛攻；其砲兵復行彈幕射擊，以火力隔絕我部隊之彼此支援，致陣地被敵突破數處。激戰至九時，余飭各部隊逆襲，並親率軍預備隊稅警總團之第五團，配合各逆襲部隊，出敵意表，向敵攻擊，鏖戰三小時，戰況至爲慘烈，予敵重創，卒將進犯之敵全部包圍殲滅，恢復原陣地。

本日西六房方面之敵仍猛烈向我稅警第五團攻擊，故傷亡益衆。下午四時許，石駁岸附近又被突破四、五百米，而黑大黃宅及橋亭宅又復先後告急，迺令稅警第四團第三營前往增援，卒收復該陣地。復令第四團之第一營（該營因第十六師另派部隊接替遂歸建制）及第五團第三營馳往橋亭宅阻止突入之敵向右席捲，然該敵以重兵突擊，截至午后一時，我軍傷亡殆半，勢甚危急，迺以第四團第二營馳援，至午后六時，因兩翼友軍均已呈動搖之勢，致有受兩翼包圍之虞，且該兩團官兵死傷竟達半數以上，彈亦告罄，迺不得已退守王家地、東西趙家、角塘、北宅、盛家宅之線待援。

午后十時奉上級命令：稅警總團第一支隊第一團擔任北新涇鎮至新閘橋，構築陣地之任務交由第十八師接替。迺令該團於大場鎮附近集結，並令第二團以主力佔領馬橋宅、壩石橋宅之預備陣地，以一部向嚴家宅、李宅、三房宅、孫家池、黑大黃宅搜索，各該處如仍在我軍手中，應切實佔領之。

十月八日

晨，敵大增援部隊由塘家站渡河，另部經黑大黃宅（時改由十八師守備）向我友軍側擊。軍爲確保左翼安全，即以軍預備隊支援第十八師之作戰，反擊敵軍，將進犯黑大黃宅、嚴家宅東側小河之敵，盡行逐退；並協力該師抵抗繼續進犯之敵軍。

先是七日午后九時，上峯有見於本總團四、五團傷亡之慘重，非予以整頓不可，迺令將丁家橋宅以東之陣地交與第七十八師二三二旅，但各該友軍遲至今日午前六時始行接收完竣，四、五團各剩一營人，分別撤至楊木橋、林家木橋宅從事整頓。

在大場鎮附近集結之第一團，除第一營撥歸第六十一師使用外，餘部在第二團之右翼佔領陳家宅、俞家宅、朱家宅之線。

正午，敵在其優勢空軍及砲兵支援下，已在第九集團軍之當面，多處渡過蘆蕩浜，建立橋頭陣地。本軍方面，經浴血苦戰，敵進展較遲緩。

十五時，敵主攻部隊，既無法突破我第八軍陣地，乃旋廻西進犯我友軍陣地。經第三十六師一〇八旅頑極抵抗，本軍復以火力支援之，予以重創，使不得逞。

註一：國防部史政局：「中日戰史略」(二)，頁一八四。

註二：黃杰：「崧澗及豫東作戰日記」，頁四二—四五。

註四：「萬耀煌日記」，下冊，頁一八。

註四：同註二。

三 日 陳立夫等電呈蔣委員長稱，已運汽油十噸至新疆機場，備供所購俄機運華之用。

由於我國向蘇俄採購之第一批驅逐機，即將於本月上旬運華。故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派中央執行委員陳立夫、航空委員會軍令廳長毛邦初赴迪化，籌辦俄機過新疆有關事宜。本日，陳、毛二員自迪化電呈蔣委員長，報告已運汽油十噸到新境機場稱：

「據盛督辦云：新境機場已各運到汽油十噸，其餘亦正在陸續起運中，已足敷驅逐機過境之用，請速電王叔銘催俄機飛新。汽車用油已訂購五百噸，俾分配於塔城、蘭州之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三、四日

四九八

蔣委員長批示：「原電速轉莫斯科楊次長、張委員，並托轉王叔銘。」（註一）
按：楊次長即楊杰，張委員即張冲。

侵滬日軍阻擊萬耀煌部轉移陣地，雙方激戰，傷亡慘重。

本（十）月一日，我參加抵抗侵滬日軍之左翼軍第二十五軍第十三師萬耀煌部，奉命轉移至新陸宅、亘廣福、朱北宅之線，該師即以第七十七團第三營佔領新宅、李九房、白沿之線前進陣地，掩護我第一線主力軍及左翼友軍進入陣地。昨（三）日，日軍第三師團第三十六聯隊附戰車四輛，即向該營陣地猛攻，詹劍鋒營長親率所部向日軍反復肉搏四次，予以重創，詹營長於激戰中受傷，連、排長多人身殉。其後日軍二大隊復向我西二房第七十三團第三營前進陣地攻擊，致該營傷亡奇重，營長負傷不退，激勵士兵堅守支撐，阻敵前進。

本晨，日軍復藉飛機、炮火之掩護，分向第十三師第七十七、第七十三兩團前進陣地猛攻；第十七團派第五、第六兩連增援，混戰至十五時，日軍傷亡慘重，我增援兩連官兵大半均壯烈犧牲。至黃昏時，我軍轉移至本陣地。（註二）

日機襲廣州，與我機在黃埔上空激戰。

本日，日機七架空襲廣州，我空軍當即派機一隊截擊，在黃埔上空激戰，日機隨即遁去。（註三）

註一：「戰時外交」(一)，頁四六九。

註二：「淞滬會戰」(一)，頁一〇五。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四日，「中報」，第四版。

四 日 國民政府明令，原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之國民大會延期舉行。

本年二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曾議決，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惟因尚有部份省、市國民代表尚未順利選出，抗日戰爭即已爆發。國民政府因於本日頒布明令，國民大會延期召開。令文云：

「查國民大會原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開會，所有出席大會代表之選舉事宜，雖已大體辦竣，仍有少數省市及特種選舉代表，因事實上之障礙，尚未依法選出。兼以外患突發，禦侮孔亟，當選各代表或在前方、後方擔任重要工作，未能分身出席；或以交通阻礙，不能準備集合。應予延期開會，一俟代表完全選出，時機適宜，再行定期召集。合予明令宣布，俾衆周知。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嚴令前線官兵，禁用生涼之水，以防霍亂與疾病。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關心前線官兵飲水問題，本日特手令各師、旅、團長云：

「臺懷探交閩副委員長：並轉各總司令、各軍長：謹密。希電令各師、旅、團長特別注意前方戰線官兵之飲水，嚴禁飲用生涼之水，必須用已沸之茶，防止靈亂與疾病，千萬勿忽爲要。蔣中正手令。先侍參京印。」

（註二）

日軍侵陷山東德縣。

自上（九）月二十九日，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二軍第十師團侵佔東光後，即沿津浦線向南推進，續攻桑園；適我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部第八十一師（師長展書堂）之一旅到達德縣，乃於當晚派兵一團向日軍進襲，一度克復桑園。嗣日軍後續部隊到達，發動反攻。本月二日，日軍第十師團右縱隊主力在桑園渡過大運河；我軍撤回德縣。三日，日軍約九千人即向德縣進犯，本日夜，德縣被日軍侵陷。

（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四日

四九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四日

五〇〇

鄧漢祥報告川省出兵抗日情形。

四川省政府秘書長鄧漢祥本日出席成都黨政聯合紀念週，報告川軍出川抗日情形略稱：

「四川抽調十四師出川，中央原限八月底開拔。四川於諸種困難環境下，先頭部隊已於九月一日開拔。由東路出川之田冠五等部，早已到達指定地點；陳師亦均分別由渝、萬乘輪出川。其他各部，均已離開原駐地點，分別向渝、萬兩地開拔，候輪東下。至於由北路出川之孫、鄧各部，已早有一部到達寶鷄；大約不出一月，即可全部開赴指定地點。因大部隊之移動，一切準備，白須相當時日。如交通不方便而必須步行，則每日行程不能超過百里。凡非輕裝之長途行軍，都是如此。四川出征軍之所以不能迅即到達前線，實有數因：(一)整軍問題：四川整軍結束期間，原定為八月十五日。一因各軍一切整編驟來不及；一因劉主任任月中晉京，後方整編效率，因以減少。但未到八月底，仍即全部告竣，並廣即抽調各師，立即出動。(二)經費問題：各省應調部隊所有開拔作戰各費，多由中央補助。川省因為向來情形較各省略佳，資成本省自籌，故劉主任商承中央及行營，於萬分困難中另籌四百萬元，作開拔及補發欠薪各費，刻已分別籌發。這是與他省出征部隊有異的地方。(三)交通問題：大部隊之活動，固須全賴交通工具之幫助。川中部隊之開拔，東路經川湘、川鄂兩路，北路經川陝路，皆須步行，不能利用少數汽車，以作軍運。至於渝漢兩線之少數輪船，因早由行營統制，以供運輸中央駐川各部出川之用，無有餘剩。除川旅係輪運外，陳鳴謙師等近始商得行營同意，撥輪運輸，所以能提前出川。否則川鄂相距數千里，自非數日之時間，即可集中。」（註四）

中共軍政治部出版「幾個問題的答案」，顯示其乘抗日機會坐大的野心。

本日，中共人民抗日軍政治部出版「幾個問題的答案」小冊子，凡十條，為中共指示其黨員「不要失掉政治立場」、「保持黨的獨立性」的機密文件。從而顯示中共接洽輪誠之日，即存著乘機坐大背叛國民政府的野心；對於團結抗戰，挽救民族危亡的神聖任務，根本未曾置懷。該小冊子內容如次：

一、問：什麼是共產黨的新政策？

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共產黨的新政策。

二、問：共產黨爲什麼改變這種新政策？

答：因爲日本強盜將他全國的海、陸、空軍開來進攻中國，要佔領我全中國，滅亡我種族，因此共產黨爲了要救中國，救民族，所以就改變這種新政策。主張國內和平統一，團結抗日。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去團結全國人民，打日本，救中國。

三、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是怎樣的？

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是主張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論任何武裝隊伍，不記新舊仇恨，一致聯合抗日，這就是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

四、問：國共兩黨重返合作的雙方讓步，事實是怎樣？

答：國民黨過去對紅軍蘇區的進攻，轉變到停止內戰，和平統一，改變降口爲抗日，將過去對民衆壓迫轉變到給人民以說話、開會、結團體的自由，將曾經被捕的革命份子完全釋放，改組國民黨，排洗國民黨內的親日派份子，過去獨裁的國民政府將召集國民大會，由人民來選舉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這都是國民黨此次的最大讓步。也就是它過去錯誤政策的改變。

國民黨有了上述的讓步，所以共產黨就給他們幾個保證：停止推翻國民黨的武裝暴動，不沒收地主土地，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並接受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指揮，蘇維埃政府改爲特區政府。這種雙方的讓步，是抗日救國的必要前提。這種讓步，我們並沒有吃虧，也並不是誰投降誰。說共產黨是投降了國民黨的人，也不過是漢奸、親日派的造謠與破壞聯合戰線的陰謀，而爲日本效勞罷了。

五、問：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不是變了國民黨的軍隊？

答：紅軍名義的改變，是爲了全國抗日的統一指揮，雖然在名義上是改變了，但是實際上還是照紅軍一樣的辦法，仍然是受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指揮員還是我們的人，國民黨不能派一個人到我們隊伍中來負責工作。通俗的說：外面雖是白的，內面還是紅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四日

五〇二

我們改了名義，要他們發給我們的軍需、軍餉，我們處處佔着便宜，絲毫不曾變成國民黨的軍隊。

六、問：不打土豪怎樣改善人民生活？

答：當然打土豪是改善羣衆生活最徹底的辦法。但現在爲了聯合大衆一致抗日，就按照抗日政綱上開放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項條規，實行減租、減稅，救濟失業與災民，改良工人的待遇，對窮苦的羣衆實施低利或無利借貸，復興農村，改良水利、種籽，實行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綱等辦法來改善羣衆生活，給羣衆利益。

七、問：爲什麼要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

答：現在的蔣委員長已經轉變到抗日的方面來了，他已接受我們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他把原來進攻我們的軍隊，開到前方抗戰，實行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政綱，因此我們擁護他，並不是擁護他個人，而是擁護他實行抗日主張，也就是鼓勵他堅決在抗日民族陣線上走。假使他不抗日或反動了，那我們不僅是不擁護他，而且還要打倒他。

八、問：怎樣保持黨的獨立性？

答：共產黨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團體、什麼軍隊中，工作的時候，要把黨的主張，具體的實現起來，給羣衆實際利益，爭取其中的革命份子，在黨的周圍，切不要被他人同化，失掉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樣才能保持黨的獨立性。

九、問：爲什麼要實行三民主義？

答：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我們可以實行，因爲民族主義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取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民權主義准許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的自由。民生主義實行工人增薪、減時及工廠衛生設備，改良工人待遇與失業救濟；實行減租與改良水利灌溉，低利借貸，接濟貧苦人民，取消一切苛捐、雜稅，改善人民生活，主張耕者有其田……等。

實行聯俄、聯共、聯工農的三大政策，這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精神，在目前階段上是適用的。

，我們不僅是現在要實行，而且在過去的十年中也就徹底實行了，國民黨反而違背了。

十、問：現在改變新政策，是不是過去老政策是錯誤了呢？

答：不是錯誤了，要知道中國革命有兩個大任務，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一個是推翻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這兩個任務又是不可分開的東西。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是為實現上面的任務而建立的，到了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國民黨害怕羣衆力量與革命勢力，所以叛變了革命，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屠殺工農羣衆和共產黨員。

國民黨反動了，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任務又沒有完成，所以共產黨在那時不畏一切艱苦與犧牲，直接領導羣衆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給羣衆以實際利益，組織羣衆自己的武裝——紅軍，打倒屠殺、壓迫工農羣衆的國民黨及其軍隊，推翻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政府，來建立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權，繼續完成這民主革命的任務，是完全正確的。今天日本帝國主義要來獨佔我國，滅我種族，要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就必須轉變過去的政策，實行新的政策，團結全民抗戰，所以說過去的老政策是對的，今天改變也是對的。正因為有過去，才有今日。（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七五號。

註二：「閩錫山檔案」（要電）：「南京蔣委員長謹密手令先侍參京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四日。

註三：「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一七。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八—二九。

註五：「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三冊，頁二七—三一。

五日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鄭占南。

國民政府以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鄭占南，早歲參加革命，籌集餉糈，勛勞卓著，茲聞溘逝，軫悼良深，特予褒揚。令文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五〇四

「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鄭占南，早歲參加革命，馳驅中外，籌集餉糈，勛勞卓著。比年贊襄僑務，精勤規劃，厥功尤多。茲聞溘逝，軫悼良深。應即特予褒揚，並交考試院轉飭銓敘部從優議卹，用彰勛績。此令。」

（註一）

美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防疫隔離」演說，斥責侵略者。

美國芝加哥城新建大橋本日舉行落成典禮，美國總統羅斯福親到主持，發表演說，痛斥侵略者。羅斯福總統認為「戰爭之爲物，無論其已經宣戰與否，均有蔓延可能。特在此信任與安全兩俱破產之紊亂世界中，吾人亦殊難有充分保障耳。」因此羅斯福主張美國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維護世界和平。

茲誌羅斯福演說全文如次：

「余現重來芝加哥，且得有機會以參加重要市政建設之落成典禮，實覺非常愉快。

當余橫貫本國之往返途中，余已見及各地市政府與中央政府依據常識彼此合作之種種結果，且於千萬國民之歡迎聲中，由其言貌，即可察知在近數年間，彼等已在物質與精神方面，均獲有長足之進步。

但當余見及本國農村之繁榮、工廠之興盛、鐵路之發展，以及本國之快樂、安全與和平，余即不得不持以與世界其他之部分相較，則殊覺景象懸殊。須知美國人民，在現代狀況之下，爲其自身之將來計，不能不對美國以外之世界，放眼遠矚。余以本國負責的代表之資格，爰特在此內地大都會之芝加哥，並特就此落成典禮之良會，將一與國家有重要關係之問題，爲諸君一言。

最近世界政治形勢日趨險惡，致使各愛好和平之人民與國家均爲之異常憂慮。

十年之前，六十餘國鄭重擔保不以武力爲行使國家政策之工具，人類對於永久國際和平之期望，因之達於高峯。但此種表現於非戰公約之高尚精神與和平願望，最近已轉爲大難將臨之觀念所摧毀。現在的恐怖狀態與國際之不遵法律，殆不過起始於數年之前耳。

其初係不法干涉他國內政，或違反條約侵略他國土地，馴至今日愈演愈甚，遂將使文明基礎感受重大威脅，文明演進，以羣趨於法律秩序及公理之一切標誌及遺傳，均已掃蕩無餘。未嘗宣戰，又無警告或理由，而多數無辜之平民、婦孺竟橫遭空軍之轟炸殘殺矣。在所謂平時狀態下，亦無原因或通知，而多數之船隻亦正任意被魚雷擊沉矣。

他國雖無傷於我，而偏煽動及助長其內亂；不許別國干涉己國之內政，而偏干涉別國之內政。

無辜之人民與國家，現正爲爭奪霸權者所慘烈犧牲，而此爭奪霸權者，則係絕無正義與人道觀念。

最近某作家有言謂：「吾人或可預想人類如至以殘殺爲快意時，則將橫行全世，使一切文化、藝術及所有千萬年來積存之寶藏、弱者、小者無抵抗，均爲之消滅無遺。」

此種情形，如發現於他處，諸君切勿以爲美國可保無虞，切勿以爲美國可蒙寬恕，切勿以爲西半球不致遭受攻擊，切勿以爲西半球仍能在和平狀態中繼續演進文明之道德與藝術。蓋此不幸之日如果降臨，則武力不足恃，權威無所用，科學失其效，馴至一切文化全遭蹂躪，而全世界人類墮入大混亂狀態中矣。

吾人如欲避免此不幸之口之降臨，吾人如欲在世界上安居樂業自由無慮，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維持爲和平之基礎之法律與原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蓋此種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現正造成國際混亂與不安局勢，而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之波及，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奏功者也。

凡懷抱自由並認識且尊重其鄰人有自由之平等權利而生存於和平中者，須共同努力，期使法律與道德原則俱獲勝利，和公平正與信賴得以盛行於世界。質言之，即必須信賴約言，信賴已簽字條約之價值，必須承認國家道德與私人道德係屬同等重要。

日前某主教致書於余謂：『對於現時實施戰爭之恐怖於無辜平民，尤以實施此種恐怖於婦孺，似應代表一般人類提出抗議。在彼所謂現實派，或所謂此種抗議，爲無補於實際，實則人類心靈，爲現在無謂之犧牲所激動，必能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五〇六

集中絕大力量，以減少將來之殘酷。縱使此種對於野蠻主義之集體抗議，需時二十年始能切實有效，然強有力之輿論，足以加速此日之來臨，則毫無疑義也。』

今日世界技術上、道德上均有一種休戚相關、互相依賴之關係，任何國家欲完全孤立於經濟、政治風潮之外，尤以此種風潮日漸伸張之時，殆為不可能之事。苟非條約及道德標準為各國一致所遵守，無論國際和平或國內和平要均不能穩固。國際間無政府狀態實足毀壞一切和平基礎，而使一切國家，無論強弱，其現在或未來之安全，遭受危險，因此恢復國際條約之尊嚴與維護國際道德，實為對於美國人民至有重大利益與至有關係之事。

今日世界大多數人民及國家，皆希望生存於和平世界，彼等均希望排除壓迫彼等之勢力，彼等寧願為工業、為農業、為商業而努力，生產有利潤之貨品以增加財富，初不願從事製造軍用飛機、炸彈、機關槍、大砲，以毀滅人類生命與有用之財產。

在充實軍備企圖從事侵略之國家，以及畏懼外人侵略破壞本國安全之國家，現均以其國家收入之大宗直接撥費於軍備，其比例或竟達其國家收入百分之三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至吾美國每年所用於軍備者則遠低於此，蓋僅百分之十一、二耳。

吾人目前之環境，容許吾人將金錢用於橋樑與公路，用於水閘及改造森林，用於保存土壤以及其他有用之工程，而不以之用於巨大之常備軍及戰事工具，吾人實非常愉快。

但余對於前途，仍不能不抱殷憂。世界人口百分九十之和平、自由及安全，現正為其餘百分之十之破壞國際秩序、國際法律者所威脅。然此百分九十願依法律及普遍遵行之道德原則以生存於和平之人民，固可以覓取途徑，且必需覓取途徑以實現其願望也。

夫今日之情勢，係與全世界有關，確切無疑。問題所關，不僅在於某一條約之某一條款遭受破壞，實乃為戰爭與和平之問題、國際法之問題，尤其為人道原則之問題。其為違犯條約，尤其國聯會章、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固屬確實，但亦與世界經濟、世界安全與世界人類諸問題有關也。

世界道德意識，對於失平之事，及確有理由之怨望，固須承認其有設法解除之權，但同時對於尊重條約之尊嚴，重視他國之權利與自由，防止國際間之侵略，尤應認為有無上之必要。

不遵法律，猶疫癘也，蔓延全世，有加無已，事殊不幸。當疫癘方興之際，社會人士固知贊同隔離病人，以保護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

余決以和平政策為主旨，並採取適當措施，以免牽入戰爭之漩渦。夫處現在世界，參以過去經驗，猶有國家，違背神聖條約而侵犯對其未加實際損害且力猶不足自衛之他國，因以使全世界有捲入戰爭之危險，是固為不可思議之愚事，然世界和平、列國安全與幸福，今則正在此愚事威脅之下也。

一國不能自制，對於他國之權利與自由不知尊重，決難久強，且亦決不能獲得他國之信任與尊重。一國以妥協精神處理爭議，且能隱忍以考慮他國之權利，亦決不致因此而喪失其尊嚴或地位。

戰爭之為物，無論其已經宣戰與否，均有蔓延可能。即去原來戰區甚遠之國家與人民亦可牽涉在內。是以吾人雖已決定置身於戰外，吾人不能擔保不受戰爭之不幸影響，亦不能擔保不被捲入戰爭漩渦。吾人現正採取必要措施，以減輕吾人受牽入內之危險，特在此信任與安全兩俱破產之紊亂世界中，吾人亦殊難有充分保障耳。

苟欲使文明繼續存在，則基督之和平原則必須恢復，列國間既經破裂之信託亦必須重建，其尤為重要者，則愛好和平諸國之和平意願必須明白表現，以期彼輩同違反現行條約與他國權利之國家，幡然改變其行為。維護和平實有待於積極之努力。美人痛惡戰爭，希望和平，故對此覓求和平，現方積極從事也。」（註二）

附錄：

一、中央日報社評：正義的要求（註三）

美總統羅斯福氏五日在芝加哥發表的演說，是全世界人類共同的福音，美國立國的眞精神，這才充分表現出來。在世界和平運動的史蹟上，美國所盡的力量，向來最光榮、最偉大，每逢正義人道和保障和平的法律原則遭受威脅，美國所採的態度，總是很積極，美國人民總是以全力贊助政府，不避犧牲。全美民族的「任俠精神」，從獨立戰爭到現在，始終一貫，美政治家的「遠識」，從華盛頓到傑佛遜，從威爾遜到羅斯福，都站在時代的最前線。自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五〇八

從暴日發動侵略戰爭，繼而從事殘酷屠殺我非戰鬥員的婦孺、平民，一般人因為美國新通過的中立法案，很懷疑美國維持和平的態度，是否仍舊同往昔一樣的積極？但是深知美國立國精神的，都認為美國決不會坐視其手創的各項和平條約遭受摧殘，更不會坐視人類文明趨於崩潰。從羅斯福氏的演詞，美國維護和平的熱情，已得到證明，對於野心的侵略國家，更是當頭一棒。

維持和平，要「決心」，尤要「行動」，侵略國憑恃其野蠻的暴力，發揮殘酷的獸性，決不是文明詞句所能喚醒，只有實際「行動」，給以切實的打擊，才能希望其覺悟。羅斯福氏對這點認識得最清楚，所以在演詞中籲請各國「急起合作，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在發揮這種合作力量時，美國必以堅毅的態度，積極參加，這是我們所可斷言的。美國務院已經在昨天（六日）正式宣布暴日爲侵略國，在美國外交史上真是破天荒的行動，暴日橫暴的蠻幹，在美所引起的疾視憤怒，可以想見。美國人民本着不肯的「任俠精神」，對本國政府這種光明磊落的行動，自必一致擁護。國聯大會口昨通過諮詢委員會的決議案，文中三要點爲：（一）國聯會員國個別協助中國，（二）各會員國應避免一切足以減少中國抗戰力量的動作，（三）召開華府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會議。對於這種決定，我們誠摯地表示感謝，深信以維持國際和平爲職志的國聯會，其已失去的威信，必能從此恢復。不過中國的抗戰，從小處說，是捍禦外侮的自衛戰，從大處說，則是爲正義文明而抵抗野蠻勢力的神聖戰爭。這種戰爭多繼續一日，人類的文明只有多受到一份摧殘，所以國聯除了建議「避免一切足以減少中國抗戰的動作」以外，最好要規定「採取一切足以制止侵略國發揮暴力的程序」才行。羅斯福氏演詞中的「積極行動」，正是這種用意。

至於英國朝野對我國無辜平民所受侵略戰的慘痛，尤爲關心。本月五日英倫亞爾倍大廈公開會議，會衆通過譴責日本的決議，主席坎特白里大主教和其他政界名流，均以極沉痛的態度，表示同情我國，並要求會衆，督促政府聯合各國對日採取制裁行動，這種維持正義人道的「任俠精神」，本來是英、美共同的特點。英國政治家素有高瞻遠矚之稱，對於維護世界和平，恢復國際道德的義務，也知道是責無旁貸，內有國民的支持，外有美國的合作，今後對於侵略者的制裁，應該有鮮明的態度和堅決的行動，似乎沒有什麼可以顧慮的了。

作者走筆屬文時，日本陸軍已佔領北平和天津一帶，海軍則在上海方面發動戰爭。日本這種破壞條約和威脅美國在華利益的舉動，其嚴重性質甚於一九三一年事件。現在羅斯福政府對遠東的政策，與過去六年所採取的政策相反。滿洲事變的時候，美國務卿史汀生發出九次通告，籲請雙方勿破壞非戰公約義務——在這九次通告中，有五次是單獨送致日政府的。史汀生對這次爭案的處理，曾數度公開與國聯合作。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氏照會中日兩國，聲明任何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所造成的局勢或協定，美國政府均不準備予以承認。這就是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美政府當時力勸英國合作引用九國公約，可是結果失敗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三日，史汀生致波拉函中說：「美政府願意放棄其造艦的領導地位，並不再在非島和關島設防，這是實現九國公約所涵的克己精神。」當時美國單獨集中全部艦隊於太平洋。史汀生在他的近著「遠東的危機」中指出：美艦隊開達夏威夷後，即解除菲島和荷屬東印度受日本攻襲的危機。在這個時期中，美國一般地站於華府條約立場，反對日本勢力膨脹，可是因為英、法不願和美國密切合作，結果使日本達到其最初目的，在滿洲成立傀儡偽國。

相反的，羅斯福政府現在並未訴諸任何條約，對日本在華的行動也未作公開的抗議，並未與英國或任何強國合作保衛，或在中日間進行調解工作，可是實際上美國近年來處理遠東事件，其與英國接近的程度，從未有如今日之密切者。英、美現在呼籲中日和平解決糾紛，是採取一種「平行」政策。羅斯福爲了國內的政治問題，不願公開採取與英國聯合行動政策。對於直接干涉一項，無論美國或英國，都不願爭先進行，不過將來更有力量的合作，則似乎已奠定相當的基礎。

美國務卿赫爾以駐中、日大使爲代表進行接洽，並每日與中、日駐美大使舉行談判，結果爲和平盡了不少力量。七月十二日美國務院發表官報：謂美政府已通知中日兩國，「中日兩國間之武裝衝突，將予世界進步和平以極大打擊。」四天之後，赫爾又發表聲明書，重申條約尊嚴、經濟復興、軍備減縮各項原則，但避免應用「中立」一名詞。這種聲明書曾送達全世界各國政府，至八月十四日，答復美國聲明書的共有六十二國。赫爾的聲明書雖沒有明白說出東方來，但其用意在以間接方法策動世界反日的輿論。可是報界對這種間接的方法表示不滿。同時，美國亞洲艦隊無期展緩訪問日本；宣布將建造兩艘新戰艦；又與蘇聯簽訂新商約，不反對蘇聯在美國造船公司建造數艘戰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五一〇

艦的談判。

世人鑒於史汀生政策的失敗，每謂美國已決定退出太平洋，讓日本自由進行侵略。狹義言之，這種說法也許是不錯的，因為美國或不準備以武力來維護華府條約及中國獨立。由這方面看起來，美國的政策和一九〇一年「拳匪之亂」時並無差異，當時美國務卿海氏曾說過：「對於東方方面，我們不準備單獨或與列強取同一步調，以任何敵對任何國家的示威堅持我們的觀點。」可是廣義言之，這種說法是錯的，因為羅斯福政府採取三種基本政策，始終維護華府會議所樹立的原則，反對日本控制亞洲。

第一種政策是重申華府條約有效，並公開拒絕默認日本的要求。東京外務省發言人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發表聲明，謂為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起見，日本有權單獨行動。美政府即報以一件外交照會說：「美國人民和政府的意見，認為任何國家於未獲得有關各國同意時，不能在各該國有權利、義務、和合法利益的地方任意行動。」——這是九國公約和反戰公約一種間接的註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當華北醞釀「自治」運動時，美國務卿赫爾發表第二次關於遠東政策的聲明。赫爾對這一次的「自治」運動，再次表示美國尊重條約條款，並要求他國也同樣予以尊重。這種聲明是國務副卿菲立士和英大使林西會商後發出的。同日英外相霍爾也作同樣聲明。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美參院外交委員長席畢德門在參院作第三次聲明。這雖不是一種正式的聲明，但很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畢氏引述日艦隊司令的話，即美國如不放棄擴張和保護對外貿易的海軍政策，日本必被逼將其艦隊的遠巡半徑擴展至荷屬東印度，並在南洋羣島委任統治地建設「立足點」。畢德門說：「在現代歷史中，以有這樣地位的國家而作這樣不友誼而傲慢的聲明，實在是空前之事。美國會當然不因被威脅而放棄國防和合法對外貿易的保護，或放棄對華的商業。」

在當前的危機中，美國並未引用任何特殊條約。美政府對日本聲明九國公約無效一點拒絕承認，這就是奠定將來可能的行動基礎。華府對日本要求海軍平等一點拒絕考慮；華府海軍條約去年十二月滿期，英國曾建議該約不設防條款繼續有效，此點美政府予以拒絕。美政府始終不承認「滿洲國」，對澳揆李昂斯簽訂太平洋公約建議，和對

日外相有田作雙方談判以解決華府海約缺點所引起的問題的建議，也均表示冷淡。

羅斯福政府的第二種基本政策是擴充海軍。當國務卿史汀生抗議日本侵略滿洲的時候，美海軍已不能保持「五：五：三」的比率。羅斯福政府乃進行建設海軍，目的在維持一種較日本絕對優勢的力量。美海軍經費，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度爲二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度，已增至五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即在五年內增加約百分之一百。日本的海、陸軍費也大大增加，現在已佔國家總預算之半數。可是日本軍費的總數，僅及美國軍費四分之一，而美國軍費的總額，不過佔國家總預算百分之十三而已。由此足見在實際和潛在的力量上，日本的財力實不能和美國抗衡。

如以噸數計算，美海軍現在有一一三艘逾齡戰艦，共八六九、二三〇噸。日本則有一七一艘，共七〇八、一五八噸。美國的逾齡戰艦，比較日本的強，同時還計畫建造八十九艘新艦（包括四艘新型戰艦），噸數約四十萬。日本的造艦計畫中，僅僅準備建造二十三艘，總數不過七萬九千噸而已。這和美國比較起來，真有點小巫見大巫了。然而美國海軍部相信日本最近採取一種補充的秘密五年計畫。這種計畫的內容我們無法知道，據報紙傳說，將建造五萬噸新戰艦，置華府海約於不顧。日本海軍省這種秘密，比他們拒絕限制十四吋口徑大砲的建議還要利害，這在華盛頓方面自然感覺大大的不安了。這種種事實，已足預見將來無限制的海軍競爭是怎樣一種形勢，雖然日本的資源是有限的。

空軍方面，美國在太平洋的力量逐漸增強，根據威爾哥斯法令，美國可在軍部指定的地點建築空軍根據地；巴拿馬和夏威夷的海軍根據地現在漸次鞏固，並且進行討論在阿魯底安羣島設立一個同樣的根據地。在過去三年中，汎美航空公司得美政府助力，舉辦橫渡太平洋航空線，有權在關島、中途島、瓦基島等處建築飛機場。很明顯的，這條航空線在戰時將有軍事上的價值，在華府海約到期之後不久，美政府在夏威夷西南的浩浪島建築機場，適合軍用飛機和飛船的使用。因爲這種種的發展，美國不久將自阿拉斯加至沿浪島築成一道偉大的空防長城，而與英帝國在新加坡至香港、達爾文港、奧克蘭所築成的空防長城相連接。去年二月十二日，美海軍飛船列隊自聖地牙哥飛至夏威夷，計程二、六五〇英里。美國現在正在試驗飛機由鐵路上起飛，如果這種試驗成功，美飛機的航程最少可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五二

加二千英里。我們見了美國空軍的發展，再證之以菲律賓軍事準備的獨立化，就可以明白美國新軍事政策的梗概了。華盛頓會議之後，美日海軍比率是五與三之比，然而世人每以爲美海軍如單獨在亞洲海上作戰，必不能戰勝日本。可是現在美國既可自由設防，且助以空軍的新力量，太平洋上的現勢因此大變。據軍事專家言：美國如以阿魯安羣島爲中心，其艦隊和航空母艦可用安那斯加爲根據地以作戰，因爲安那斯加離日本不出二千英里。如果美海軍能立足於蘇聯海港伯特羅伯夫洛夫斯克，則日本勢不得不屈服。美海軍如能再與新加坡英艦隊聯合行動，那無疑的大可令日本就範。美國本來不願與日本開戰，不過希望施用壓力之後，日本能夠逐漸改變其政策。

美國的第三項政策是予中國政府以財政上的援助。一九三三年美國建設財政公司以五千萬元棉麥借款貸予中國政府，同時美商部與美飛機製造商合作，選擇美飛行家赴華，助中國訓練飛機駕駛員。美國飛機及飛機零件對華輸出，一九三二年共值一五八、〇〇〇元，至一九三六年已增至逾六百萬元。這種飛機出口的激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美國購銀政策給予中國的損失，至去年五月已告終止，因爲美財部與中國訂立協定，美方允由華方作白銀實質的購入，中國則爲穩定貨幣起見積聚準備金。當七月十二日國務卿赫爾勸告中日勿訴諸武力的時候，中國財長孔祥熙於同日與美財長摩根索訂立新協定，規定中國政府以其中央銀行準備金的白銀購買美金。數天之後，孔部長由華盛頓出入口銀行獲得一批五年借款，用以購買二十輛機關車和其他設備。這種種的事實，足以表示美政府對於中國的同情。

和這三項基本政策相反的，是美國國會和一般民衆的態度，他們反對採取冒與日本衝突危險的政策。一部份參謀部的高級官員也有同樣的觀點，數年前美軍部竟主張撤退駐屯華北的美軍。現在中日戰爭爆發了，有幾位議員又舊案重提，謂如此才可避免捲入遠東糾紛的漩渦。撤退軍隊的權力操在總統手裏，可是羅斯福並不採取這種步驟，一部分原因是想繼續保護數千美僑，但大部分原因却是恐怕這種舉動可被解釋爲對日完全投降。

美國會採取兩種步驟以避免捲入遠東的糾紛：第一種步驟即一九三四年菲律賓獨立法令。根據此項法令，菲島將於一九四六年獨立，從此將在美國主權之下組織自治的共和國。從前總督的位置，現已另設一個權力沒有明晰規定的高級委員。美國會之所以希望放棄菲島者，是準備於菲島獨立之後，對菲島產品建立關稅壁壘，同時又可避免

與日本發生衝突。過去許多年間，菲島的領袖們都要求菲島完全獨立，可是現在他們已認識前途問題的嚴重性了。菲島現在的出口品，百分之八十輸至美國，而由美國運來的貨物，則佔菲島入口品總額百分之六十——都是免稅的。但是一九四六年一到，菲島產品之輸入美國的，將向美國納全稅。緣去年三月，菲總統奎松與助理秘書舍爾曾聯合聲明，優先的貿易關係將儘先終止，而代以相互的貿易協定。這就是說，如果美國對菲島貨物減稅，這種減稅的利益必同時一般的界予第三者。這樣一種相互協定，僅當菲貨在美市場中比其競爭者的貨價低廉時才有利於菲島，無奈菲島缺乏這個條件，菲島的出口品中，糖佔其百分之五十八，全數輸入美國。不幸古巴糖比菲糖價廉，且根據條約可獲百分之二十的優先利益。除非美國保證每年購買定額的菲糖，菲島獨立即足令菲島的糖業崩潰。相互的協定將稅則降低，或可保持菲產麻繩在美的銷場，乾椰肉子的出口也或可增加，但無論如何不能補償糖業的損失。況且多方面的人士鑒於日本的膨脹政策，認為美旗從菲島降下之時，即日本佔領菲島之日。爲了這種種原因，菲島的領袖們暗地裏企望獨立的日期無限的展緩，讓他們一方面得到內政上的實際完全自主，一方面又可繼續享受美海軍和商業的庇護。麥亞杜將軍在菲島所採用的軍事政策，無疑的是這種計畫的一個步驟。美國會和國務院決在可能範圍內與菲島斷絕關係，但菲總統奎松則竭力製造一種局勢，使美國於一九四六年也不能放棄菲島。現在美國已放棄直接管理菲島的行政，但在防務方面則還繼續負責。這種局勢如繼續存在，美駐菲高級委員和菲總統間的衝突，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因此可以說，一九三四年獨立法令所引起的形勢，使美國在菲的地位，比從前完全控制該島時更爲危險。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一九三七的中立法，更足以證明美國會亟謀退出東方。依照現行中立法，總統宣布戰爭狀態存在後，美國對交戰雙方的軍火和借款禁令，即自動發生效力，從此美國人民不能乘坐交戰團體的船隻，美船也不能改裝爲武裝商船，總統還有權禁止美船運輸任何貨品至交戰雙方，有權准許美貨的出口（不過應依照現款購貨和自船運輸的原則，在起運的港口將美國名稱除去）。國會制定此項中立法時，無疑地是顧慮到未來的歐洲大戰，因爲這種中立法在未來大戰中是有利於英、法的。英、法有大量的金準備，商船、和強有力的海軍，在現款購貨和自船運輸原則之下，比較法西斯獨裁國家要有利得多。可是中立法如應用於東方，則日本將獨蒙其益。日本在軍火方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五一四

面可以自給，美國的禁令不能傷其毫髮；可是中國則不然，中國的軍火還須依賴國外的供給，因此將大受其害。在另一方面，中立法准許日本繼續以現款在美購棉花和油，中國海軍無力，不能以武力干涉這種貿易。爲中立法辯護的人說，即令中立法沒有這種規定，日海軍的封鎖，也可使中國不能由美運入軍火。這種說法雖不無相當道理，但事實上軍火可經由蒙古和法屬安南運入中國。而且依照舊日中立法，中國可負責決定其貨物能否通過日海軍封鎖線，可是美國的新中立法，並不以這種機會畀予中國，在中國慘遭侵略的時候，即不許中國購買軍火，這無異科中國以罪；美國這種行爲，也許已被壞九國公約的義務。美國的實利主義者——包括許多和平主義者在內——爲這種不利中國的政策辯護，謂非如此不足以使美國避免戰禍。可是素富正義感的美國民衆，見政府一方面干涉被侵略國的商務，一方面又依舊與強有力的侵略國作棉花和油的交易，他們恐將不能長久忍受了；對侵略者的這種鼓勵，結果必會引起美國民衆的反感。國會如果授權總統，將原料也包括在禁運之列，當可稍爲消弭這種不公平的狀態。美總統如果將對東方的貿易一概禁止，那就是說每年將損失五萬萬元，同時東方的市場又將給別國奪去。這種禁運的政策施諸單方面則不能避免戰禍；於是讓總統擔負繁重的責任，決定何時宣布「戰爭狀態」的存在，以爲施行禁令的根據。羅總統認識南京和東京的外交關係尚未斷絕，如果於此時宣布戰爭狀態的存在，結果必使東方的危機惡化，而更激怒交戰的雙方。

從技術方面而言，中立法並不十分妨礙反日的聯合行動。如果九國公約簽字國與蘇聯合作，同意禁運軍火赴日，讓中國在國聯原則之下，自由由歐洲輸入軍火，美總統必願予合作，將軍火和船隻的禁令施諸中日雙方。

歐洲現勢如此緊張，現在即使希望任何國聯會員國僅對日宣布船舶禁令，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美國國內的輿論如此分歧，政府不能或不願撤退駐華軍隊，或放棄在華利益，或退出菲律賓，故難與太平洋的與國積極合作。目前美國將走的路線，也許是暫時保守，靜靜地擴充軍備以待來口。如果歐洲緊張局勢更加惡化，太平洋的危機必隨之增加。如果事出意外，英國能在歐洲方面鞏固其地位，則美國無疑地願與英國和其他列強合作，籌開新華盛頓會議。日本現在尙無考慮任何此類會議的跡象，但前途如何是沒有人能夠預測的。

國聯遠東顧問委員會通過日本侵華違背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建議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開會處理中日戰爭。

國際聯盟遠東顧問委員會自上年（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開會以來，至本月一日，我國代表即提出議案，要求指認日本為對國聯會員國之侵略者，由國聯加以譴責；惟英、法以中國之建議，不啻請求國聯採取行動，國聯在此實際上荏弱無能之時，實無採取此種措施之可能，致此對日譴責案仍無法通過。後經多日討論，始通過遠東顧問委員會的報告書。（註五）報告書指出日本軍隊侵華，實違背九國公約與巴黎非戰公約，其結論謂：

「中日兩國對此次爭端及事件之所以釀成戰事之意見，顯然大相逕庭。惟日本之強大陸軍，已侵入中國領土。中國廣大區域連北平在內，已在該國軍事控制之下。日本政府，已採取海軍方面之措置封鎖中國海岸。日本空軍在中國境內距離極遠之區域內，從事轟炸。凡此種種，均為本委員會所不得不承認者也。本委員會於審查種種事實後，不得不抱一種見解，即日本陸、海、空軍所採之軍事行動，已逾越惹起此次糾紛之範圍以外。日本政治家標榜增進中日兩國友好合作為政策，此種行動，不足以便利兩國友好之合作。且日本之行動，既非以既存之合法的工兵為基礎，亦不能謂為自衛權，而與日本在華府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下所負之義務，相背馳也。」（註六）

同時，遠東顧問委員會又通過另一報告書，建議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從速開會，以期用協定方法，終止中日戰爭。其報告書全文如下：

「在本委員會業已提出之報告中，日本所採之行動為違反日本之條約義務，不能認為正當。

建立國際法之理解，以為政府間行為之準則，及在有組織之人民相互往來間，應維持對於條約義務之尊重，乃對於各國均有重大利害關係之事。

目前中國之局勢，不祇關係衝突中之兩國，且對於一切國家均有若干關係。許多國家與其人民皆已直接蒙其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日

五一六

響，且世界各國均感覺和平之即當恢復與維持，此亦即為國聯所以存在之根本目的，故國聯有依照盟約及條約下之義務，以謀迅速恢復遠東和平之職責與權利。

本委員會首先研究在此種情形下，盟約對於國聯會員國所加之義務。本委員會係按照盟約第三條而成立，該條授權大會處理屬於國聯舉動範圍以內或關係世界和平之任何事件。

此項條文對於國聯大會之行動，未予限制。中國除其他條文外所援引之第十一條，規定國聯得採取任何辦法視為適當而有效者以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小組委員會業將情勢予以考慮，其目的在決定何種行動為適當而有效者。

現在之衝突，牽涉日本之違反條約義務，非僅由中日兩國政府採用直接方法所可解決之問題。反之，整個的形勢必須予以充分之考慮。尤要者，為應探討任何適當的方法，俾得依照盟約暨國際公法之原則及現在之條約，而重樹和平。

本委員會相信：即在此次衝突之現階段中，於研求其他可能的辦法前，應再努力，以圖用協定方法恢復和平。

國聯在謀以談判解決現在之衝突中，不能不顧及一方之為非會員國，並對本委員會之工作曾明白拒絕在政治事項與國聯合作之事實。

本委員會知悉在九國公約之下，締約各國曾同意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及行政完整，並同意如有涉及適用該約規定之情勢發生，而此項適用宜付諸討論之時，關係國家應相互為完全坦白之商討。因此，本委員會認為大會以國聯名義應採取之第一步驟，厥惟邀請簽訂九國公約之國聯會員國於最早時期開始此項商討，本委員會提議，上述會員國應即開會決定實行此項邀請之最良與最速方法。本委員會又希望關係各國能與其他在遠東有特殊關係之國家聯合工作，尋求以協定方式結束衝突之方法。

各國於進行商討之時期如認為適當，於任何時可經由本委員會之聯繫，向大會提出建議。本委員會提議大會不應閉會，並應宣告國聯對於上述任何建議有考慮給予最充分合作之願望。本委員會無論如何應於一個月以內再行開會一次。

在上述提議之行動未有結果以前，本委員會請大會對中國表示道德上之援助，並建議國聯會員國，應勿採取足

以減弱中國抵抗力量，因而增加其在此次糾紛中之困難之任何行動，並應考慮其單獨援助中國能至如何之程度。」

（註七）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七六號。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二四—四二九。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八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第三版。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六：「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一八、一九號，頁七五。

註七：同註二，頁三六〇—三六一。

六 日 蔣委員長令孫連仲率部入晉，固守娘子關。

山西省表裏山河，地勢雄固，乃華北天然堡壘，抗戰軍興後，山西天然地形，特爲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所重視。因之山西如告急，即抽調平漢線兵力入晉固守。本月二日，蔣委員長盱衡全局，曾令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率部增援晉北沂口。本日，復令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率所屬第二十六軍（第一軍團）入晉增援，固守娘子關陣地。另馮欽哉部再於九日轉向娘子關預定陣地。（註一）

國聯大會通過遠東顧問委員會建議，查明日本破壞國際公約罪責，表示對中國予以精神上之援助，並召開九國公約會議，期終止中日戰爭。

昨（五）日，國際聯盟遠東顧問委員會開會，通過兩報告書後，即遞呈國聯大會。國聯大會於本日開會，當將報告書及決議草案予以通過，表示對中國予以精神上之援助，並建議國聯會員國不特制止任何行動足以減弱中國抗日措施，抑且考慮如何個別對華援助。茲誌決議案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五、六日

五一七

「諮詢委員會關於中日衝突事件所提出之報告書兩件，大會茲特予以通過。」

大會對於第二報告書所載之提案表示贊同，關於所擬召集舉行九國公約各國聯會員國會議一節，茲請求主席採取必要之行動。

大會表示對於中國予以精神上之援助，並建議國聯會員國應避免採取一切動作，其結果足以減少中國抵抗之能力，致加增中國在現在衝突中之困難。又建議國聯會員國，應考慮各該國能單獨協助中國至何種之程度。

大會決定本屆會議現在休會，並授權主席得因諮詢委員會之請求，再行召集會議。」

經本日國聯大會的決議將解決中日問題之責任，完全交諸未來在比京布魯塞爾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而援助中國抗日侵略義務，則出國聯會員國自由擔任後，中國提交於國聯，控訴日本侵華事件之討論，便告一結束。國聯大會閉幕後，中國代表發表詳盡書面談話稱：

「本屆國聯關於中日事件，分為兩報告。第一報告敘明日本侵略事實，加以結論：（一）日本軍事行動，超越初起事件範圍以外；（二）日本不能依據條約或正當防衛以自解；（三）日本違犯巴黎非戰公約及華府九國公約。第二報告為辦法之建議，說明中日紛爭，不能僅認為中日兩國之事，建議由九國公約各國討論，試覓解決途徑。在未得結果以前，國聯大會以精神上援助中國，並勸告國聯各會員國：（一）不為任何減少中國抵抗能力之行爲；（二）各國分別援助中國之辦法。此次我國注意各點：爲（一）指斥侵略；（二）施行制裁及不援助日本；（三）援助中國。結果分列如下：關於（一）關於指斥侵略報告，結論中說明日本侵犯中國領土，違背華府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雖未用『侵略』字樣，而侵略事實業已肯定。（二）關於制裁及不援助日本，自國聯對意大利制裁失敗以後，大小各國，一聞制裁，望而却步。我方乃提議請國聯考量可以阻止日本侵略之辦法，及不得援助日本，增加日本侵略之勢力，乃各國以爲變相之制裁，堅拒不允。我國祇得以後相機續提。各國意見以爲國聯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注重共同調解。既言調解，不能言及制裁。如調解無效，再言其他辦法。故第二報告中，有各國向大會隨時提議辦法之規定，已爲將來執行制裁地步。（三）援助中國，此節在會議中頗多爭論，最後決定由大會向中國

表示精神上之援助，並由各國分別考慮援助中國之辦法。因實際上能援助中國者，僅有數國。有此國聯議決案以後，助我各國，更有所依據。此次國聯將中日事件，建議由九國公約各國處理，曾由我代表說明，如九國公約不能順利進行，我國仍可向國聯請求執行辦法。所以報告中，一面說明九國公約各國須立即討論從速召集辦法，一面規定委員會須於一個月召集，並大會延會而不閉會，皆為將來進行地步。綜觀國聯議決案，當然離我希望甚遠，但以此次國聯處理中日事件，承意阿事件之後，值西班牙糾紛之殷，歐陸多事，無暇東顧，經一月來仰承政府訓令之意旨，從事會外之接洽，會內之爭辯，舌敝唇焦，用心雖苦，結果僅克得此，遠負國民之期望，至深慚愧。但一切未決問題，均經聲明保留。此次報告書議決案，總算有一初步之根據，可為將來進行之張本，且非完全空洞。現美國態度既與國聯一致，則行將開幕之九國公約會議，當有結果。且既有迭次保留，我國仍可隨時向國聯繼續進行也。」

(註四)

附錄：顧維鈞等電呈外交部，報告國聯顧問委員會各國代表之態度

南京外交部。六十七號，六日。極密。顧問委員會各國出席代表中，英代表 Cranborne 態度尚為公正。法政府對我固表同情，惟其出席代表額外次長態度尚佳，嗣由法外部國聯司幫辦前駐華使館一等秘書 Lagarde 發言，對我國不利。澳大利亞代表 Bruce 發言最多，彼之主張往往與我相反，似英代表有不便直言處，由彼陳說。波蘭代表 Komanioki 初多所挑剔，意在袒日，經多方疏通，最後幾次會議彼乃不發一語，然仍根據法理程序上理由聲明不投票。希臘 Gazette 發言太直，有時頗不客氣，彼不致以英國態度，甚好。厄瓜多代表亦佳。其助我最力者為 Litvinov 及紐絲倫代表駐英總領 William Jordan 二人，均明指日本為侵略國，主張積極助我一切議論，均經我方已向該二代表面謝，並面告我方當正式向其政府致謝，請大部即分電駐蘇聯大使及駐紐絲倫領事館照辦。至委員會主席利托尼亞外長 Munthers 主持會務，極為公正，亦經表示謝忱。總之，初開會時空氣頗不佳，嗣後漸漸好轉。鈞、祺、泰。(註四)

美國國務院聲明，日本在華行動不合國際條約與道德，同意國聯大會之報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六日

五二〇

繼昨(五)日，國聯遠東顧問委員會及本日國聯大會通過：日本侵華行為違背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之規定，以及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防疫隔離」演說之後，美國國務院本日發表宣言，表示美國不得不承認日本在中國之行動，係不尊重國際條約及道德。美國政府的意見和國聯大會意見大致相同。

茲誌國務院聲明大略如下：

「自遠東方面發生爭端以來，美國政府即力請中、日政府勿啓戰亂，並願協助雙方謀得和平之方法。國務部長赫爾曾於七月十六日及八月二十三日，兩次聲明美國之立場。美國以爲：國際關係之原則，應竭力避免使用武力及干涉他國內政，國際間各項問題應和平折衝，同時亦須尊重他國之權利及條約之神聖。本日羅斯福總統更詳細闡明此種原則，且鄭重聲明：苟無全體遵守之法律及道德標準，國際間即無安寧與和不可言；而國際間之無政府狀態，即將使和平之基礎摧殘盡絕，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其安全均將遭受危害。故美國爲顧全本國人民之切身利益起見，主張國際條約必須尊重，國際道德必須恢復，美國政府此種意見，與國聯大會之意見，大致相同。」(註五)

林獻堂、蔡培火訪矢內原忠雄，反對日本軍閥侵華。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對日本壓迫臺灣人民極表同情，著有「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人民處境更爲困難。本日，臺胞林獻堂、蔡培火訪矢內原忠雄，表示反對日本軍閥侵華。(註六)

註一：「太原會戰」(乙)，頁七三。另見「孫運仲回憶錄」，頁四五。

註二：「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一輯，十月份，頁七一—九。另見「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一六。

註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一八、一九期，頁七六—七七。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五〇。

註五：同註二。

註六：「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四五。

七日 蔣委員長電囑閻錫山指派專員記載陣中日記，備編纂戰史之用；並讚揚羅斯福「防疫隔離」演說，表示中國抗日決心始終一致。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囑第二軍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派專員負責記載、整理陣中日記。電文如下：

「太原。閻司令長官：謹密。查陣中日記關係將來纂編戰史、銓叙功勳、典令之改善、編制之修正等，極為重大，應指派專員負責記載，整理呈會，並飭所屬遵照辦理為要。中正陽一作貞印。」（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應美聯社記者之請，對美國總統羅斯福於本月五日之「防疫隔離」演說，發表如下談話：

「美總統為人權與條約之尊嚴，已發表名論，力主維護，此不獨我艱苦備嘗之中國人民，聞之而有所感動，即彼列強中向來主張永久和平，應建築於國際道義之上者，必為之興奮。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國際間未能協力堅持遵守條約之義務，坐令世界遭遇種種嚴重影響。今日日本復悍然不顧，在中國全部重施其侵略，是日本自認為彼實超過任何條約或國際法規之上，日本以為關於東亞任何問題，世界各國均應聽從其指揮。頻年以來，中國方已進於統一，力謀和平建設，而日本竟欲一舉而毀滅之，凡日本之行動與策畫，不容各國有所過問與評論，是日本不啻自視為世界無上之法權。日本之企圖，無非欲令中國人民貧弱困苦，將其購買力消滅無遺；而中國購買力為促進國際商業之要素，彼所不問。彼不獨欲奪取我民族之生路，獨佔中國之市場，且將稱霸於全太平洋區域。倘此征服中國之迷夢，中國自己之能力不克制勝，其他有關係國家，又不能依法加以阻止，則中國之偉大市場，勢將淪陷，而太平洋局勢，亦將永無寧日矣。所幸本日消息，美國國務部與國聯大會，均已採取譴責侵略國之步驟，此中國人民所深為感動者也。」

我人現正奮鬥，並將繼續奮鬥，以期達到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之目的，俾吾人可繼續和平建設之計畫。吾人自衛之決心，始終一致，雖至戰至最後一人，領土之最後一寸，亦不稍變更初志，非俟正義確立，條約重申其尊嚴，吾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七日

五二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七、八日

五二二

人之抵抗，決不停止。倘有關係之條約簽字國家，仍放任國際正義與法律之被蹂躪，使日本得繼續其殘暴之侵略，是無異贊助其敗我、亡我之毒計。今美總統已發表其偉論，對於人權與和平均有闡明，足令我人確信，凡堅持正義者，必可如願以償也。」（註二）

侵滬日軍自蘊藻浜北岸強渡，與我軍胡宗南部激戰。

本月四日，侵滬日軍調集第三、第九、第一〇一、第一三等師團及其他有力部隊，擬定進犯大場計劃。本日，日軍以第三、第九兩師團為主攻，突入蘊藻浜南岸，侵犯我左翼作戰軍胡宗南及黃杰部陣地，雙方展開激烈戰鬥。（註三）

註一：閻錫山檔案（要電）：「南京蔣委員長謹密陽一作貞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七日。

註二：「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一輯，十月份，頁一四。

註三：「安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九—三八〇。

八日 國民政府明令：張自忠撤職查辦、劉汝明撤職留任、陳參撤職訊辦，以肅軍紀。

國民政府據軍委會呈稱：天津市長兼第三十八師長張自忠放棄責任，迭失平、津守地；察哈爾省主席兼一四三師長劉汝明於張垣、蔚縣抗戰不力；陸軍第六十一師第三百六十一團團長陳參貽誤軍機。本日明令張自忠撤職查辦；劉汝明撤職留任，帶罪圖功；陳參先行撤職，從嚴訊辦，以肅軍紀。令文云：

「此次抗敵用兵，關係重大，全賴前方將領，忠誠爲國，不避艱危，庶能遏制侵陵，保我疆土，如有違律失職，自難曲予優容。茲據軍事委員會呈稱：天津市市長兼陸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放棄責任，迭失守地；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陸軍第一百四十三師師長劉汝明抗戰不力，致受損失；陸軍第六十一師第三百六十一團團長陳參貽誤軍

機，均請從嚴懲處，以振綱紀等情。張自忠著撤職查辦；劉汝明著撤職留任，帶罪圖功；陳參著先行撤職，從嚴訊辦；以肅軍紀，而儆效尤。此令。」（註一）

外交部長王寵惠呼籲愛好和平各國，積極助華抗日，以維護正義與人道。

外交部長王寵惠本日對於國際間予我國道德及精神之援助，代表政府及國人表示誠懇的感謝；惟認為僅恃陳述道義，不足以抑制日本的侵略，勢非愛好和平之各國，採取積極辦法，來維護法律與道德尊嚴，才能克奏其功。

茲誌王外長談話如下：

「中國此次抗戰，純係為維持正義與人道，近數週來，諸多事實，使人欣慰，即世界愛好和平各國，亦均一致興起，同與中國集於此種鮮明旗幟之下。世界各地之民衆團體，既通過多數決議，向吾中國民衆表示極深切之同情；而各國之大政治家，以及各界領袖，對於日本之侵略中國，尤以對於日本之殘殺中國平民，亦在日內瓦及其他各地同聲譴責。余對於此種種團體或個人在吾國此次國難中，所予吾人之一切道德及精神的援助，茲謹代表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表示誠懇之感謝。蓋中國政府及人民，因始終深信真理與正義終必戰勝強權也。國聯大會關於中日事件最近所通過之決議案，及第一、第二兩報告書，雖與中國所希望國聯按照盟約可以採取之行動，尚覺有所未足；但已是明白表示全體文明世界，對於中國此次之抵抗侵略，至少精神上係與中國同情，而願為中國後盾。且此次報告書，並已確定一重要事實，即日本此次行動，為破壞其條約義務，尤為破壞其在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下之義務，絕對無可辯護。今茲所希望者，則為迅籌積極辦法，使日本對於國際條約，及正義人道根本原則之任意的破壞，得以中止。

又關於此次日本侵略中國事件，美國國務院現已與國聯採取同一之結論，六日，美國國務院所發表之聲明，即謂日本舉動實與調節國際關係之原則不合，且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規定相背。又數日前，美總統羅斯福在芝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八日

五四

哥之演說，尤獲得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之傾誠贊助。羅氏所述之各原則，正可謂恰當其時，而是與美國與國聯共同努力，遏止國際侵略之基礎。羅氏演說中，雖未嘗明言中日衝突，然彼所指出之和平危機，業已存在於現在遠東形勢之中，更無疑義。羅氏復鄭重申言，謂無論何國，均決不可希冀以孤立或中立逃避國際混亂不安之可怖的結果，尤為確切不易之論，只有一切維護和平之國家，明乎此種同心協力挽回潮流，庶可使國際道德不致完全摧毀耳。

茲者國聯內外世界之一致輿論，均已承認在遠東方面重要之和平條約，業被摧殘，現在文明世界當前之問題，即為如何恢復國際條約之尊嚴，而拯救斯世，使不致復返於國際大混亂。

自一九三一年遠東事變以迄於現在之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種種事實已是證明對於軍閥柄政、藐視輿論之日本，僅恃陳述道義通過議案，不足抑制其侵略，如欲恢復遠東和平，勢非愛好和平之各國，採取積極辦法，以維護法律與道德之尊嚴，不克奏功。羅斯福總統曾云：「一切願在國際道德標準下，以生存於和平之國家，可覓取途徑以使彼等志願得以戰勝暴亂不法之惡勢力。」余實完全贊同也。」（註二）

侵晉日軍陷崞縣，向沂口進犯。

侵晉日軍第五師團於本月一日侵佔代縣後，即向我守備崞縣之第十九軍王靖國部進犯，雙方展開一星期的激烈戰鬥；我十九軍因傷亡慘重，無力再戰，遂於本日退出崞縣。日軍即轉而南侵，攻擊我部署原平、沂口一線之中央集團軍衛立煌部。（註三）

平漢線上正定遭日軍侵略。

自九月二十四日，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一軍侵略保定後，即沿平漢鐵路南犯。二十八日，定縣失陷。此時我軍因晉北告急，第十四集團軍第二十六路軍轉援晉北，第一戰區乃以第一四一師（宋肯堂）及獨立第四十六旅擔任正定守備。本月六日，日軍向我正定外圍小慈邑、辛安車站、西慈庭之線，展開攻擊，經我獨立第四十六旅予以痛擊，日軍一再增援，我陣地被突破，該旅乃退守正定東南附近。七日，日

軍第六師團進逼正定城郊第一四一師主陣地，雙方展開激戰。

本日晨，日軍藉砲兵及戰車之支援，猛犯正定城，至中午十二時，正定城垣數處被毀，日軍乘機入城，雙方展開巷戰，迄十八時，我軍撤出，正定遂告失陷。（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七九號。

註二：「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一輯，十月份，頁一六一—一七。

註三：「太原會戰」(一)，頁四〇—四三。

註四：「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二五—二六。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六三。

九日 第八軍黃杰部轉赴蘊藻浜南岸，與侵滬日軍作戰。

第八軍黃杰部自本月二日於上海蘊藻浜北岸唐橋站，與侵滬日軍第九、第三兩師團作戰，已為時一星期。本日一時，奉第三戰區兼司令長官蔣中正電令指示：將作戰軍之兵團區分及作戰地境從新規定，將第八軍（原屬第九集團軍）改配於第十九集團軍（薛岳），歸右地區總指揮胡宗南指揮，第八軍軍長黃杰並為該軍團之右地區副總指揮。至此，第八軍乃轉移至蘊藻浜南岸一帶，與胡宗南之第一軍併肩作戰，該軍之八一迫擊砲會給胡部有力支援。（嗣於十五日再歸建第九集團軍。十九日撤至北涇鎮整補。）（註一）

附錄：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誌（二十六年十月九日—十九日）（註二）

十月九日

一時奉第三戰區兼司令長官蔣委員長電令指示：將作戰軍之兵團區分及作戰地境從新規定，有關第八軍之事項如下：

一、第八軍改配於十九集團軍（薛岳），歸右地區總指揮胡宗南指揮。並任軍長黃杰為該軍團之右地區副總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八、九日

五二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九日

五二六

揮，仍兼第八軍軍長及稅警總團總團長。

二、第十九集團軍右地區指揮第一軍（轄第一、第七十八、第三十二各師）、第八軍（轄稅警總團）、第八師及第十六師。

三、第六十一師解除第八軍之配屬，仍在原陣地擔任守備。

拂曉，當面之敵向黃宅方面之第三十六師第一〇八旅攻擊，戰鬪至十一時，雙方傷亡均重。此時本軍奉兼司令長官蔣委員長電令，飭第一〇八旅暫歸本軍指揮，協同稅警總團，出滬太路向西攻擊黑大黃宅之敵。

同時，第一〇八旅旅長復接第六十一師鍾師長電話，奉第九集團軍朱總司令紹良命令，飭第一〇八旅暫策應第六十一師之作戰。該旅長因指揮系統紊亂，故未實施攻擊黑大黃宅之敵。

十九時第一〇八旅旅長復接其師長宋希濂命令，接替原第六十一師沈家宅（不含）至朱宅之線陣地守備。當兩部隊交接防務之時，敵以主力楔入，向本軍稅警總團第二團之陣地，施行側面攻擊。經該團奮勇抵抗，雙方傷亡慘重。

敵復以强大部隊配合戰車繼續攻擊，我稅警第二團官兵寸土必爭，傷亡逾千，由於兵力薄弱，致被敵突入，奉命退至大場鎮西北之馬橋宅整頓。所失陣地由第十九師第五十五旅向敵施行逆襲。因出敵意表，激戰至二十一時，將敵擊退，恢復柘石橋原有陣地。

十月十日

令稅警總團第二團反攻恢復曹家宅陣地，因該處敵已構築工事，且該村四面環水，不可徒涉，故雖猛撲之下，亦難克復，僅殲敵甚多而已。

晚十一時，因第一師方面突告緊急，遂令方於侯家庫（大場鎮以西約二公里處）以南地區集結之稅警總團第二支隊第六團向葛家牌樓宅、湖裏宅附近移動，到達該地區後，應右與第一支隊第二團聯絡，左與第一軍聯絡，相機策應該兩方面之戰鬪。

十月十一日

午前九時正，我稅警總團第一支隊第二團正面因受敵壓迫過甚，海家宅陣地致被突破，因退守葑塘沿河之線。同時塘亞村第一師右翼告急，迺令第二支隊第六團向該處急進支援之，但仍受第一支隊司令官何紹周指揮。

十月十二日

本日敵仍以重兵向本軍及第一師正面猛攻，我亦竭力迎戰，故戰鬥之烈，為連日以來得未曾有。我軍傷亡迭出，尤以第六團為最，竟至不支稍退，我第二團左翼遂陷於被包圍之態勢，迺不得已退據葛家牌樓宅繼續戰鬥。同時我第五團集結於嚴家浜整理約一營之衆，鑒於突入之敵席捲之勢，已成不利於友軍之戰鬥，遂決令增援，卒會同第一師預備隊挽狂瀾於既倒，重奠固守陣地之基。由於我稅警第六團受創過重，迺奉上峯令回至大場鎮以南地區整頓。同時稅警第二團亦以苦戰過久，七日由第十九師接替亦撤至濮宅（大場鎮以南約一公里半處）從事整頓。

本軍之稅警總團，自九日以來，與向西曹宅、海宅、西塘橋、坍石橋等地進犯之敵苦戰，寸土必爭，屢經肉搏，擊退敵數次攻擊。奮戰至本日晚，仍在俞宅、朱宅、季項宅、葛家神樓以西之線，與敵作拉鋸戰。

本日晚奉右地區胡總指揮宗南電話指示：「為加強正面防禦，縮短稅警總團之防線，由第十九師接替該總團季項宅、葛家神樓、黃港、湖里宅、蘇家宅、張家樓（不含）線之防務，積極拒止敵人，右與稅警總團，左與第一師密取連繫」。稅警總團於交替後，即集中兵力，固守朱宅、馬橋宅地區。

十月十三日

本日凌晨收到右地區胡總指揮宗南命令，為加強正面防禦，縮短本軍稅警總團之防線，由第十九師接替防務。內容與昨電話下達者相同。

第十九師奉命後，當即以第五十五及第五十七兩旅為一線，接替本軍稅警總團該線防守地區，於本日凌晨接替完畢。稅警團交出一部正面後，亦得以縮短防禦正面，加強防禦。

正午，敵機及砲兵不斷向我稅警總團及第十九師正面，加強轟擊，隨即以步兵猛攻，相互衝殺，經三小時之慘酷鏖戰，卒將敵軍擊退。此役計斃敵千餘人，擊落敵機兩架，生俘敵飛行員一人；我軍陣亡營長以下官兵七百餘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九日

五二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九日

五二八

本軍稅警總團第一團參加此方面之作戰，奉令扼守俞宅、朱守之間，本日該方面之戰況殊形沉寂。

十月十四日

本軍稅警總團第一團陣地於俞家宅、朱家宅之間，敵於拂曉及午前九時三十分曾兩度攻此，我第一團均沉着應戰，卒予敵以重創；彼敵不甘，迺據壕圖思接近；我第一線部隊講求破敵之法，加強輕、重機關槍對其壕口精確瞄準，同時集束手榴彈以俟，彼此相持，竟入於夜。

同時，昨日在第十九師正面被我挫敗之敵，經整頓後，於今日九時頃，復向我第十九師正面猛攻，激戰整日。至十五時，該師陣地被敵突入，余即親率本軍稅警總團之預備隊，由側面反擊敵軍，將敵擊退，該師陣地得以恢復完整。

十二至十四日之三日間，敵主力數度攻擊陸宅地區我第十九師五十五旅陣地，該旅配合稅警總團，反復肉搏，將敵擊退。此役計斃敵三百餘人，幽獲步槍五十五枝，機槍四挺，軍刀、旗幟數十件，我軍亦傷亡官兵四百餘人。

十月十五日

奉兼司令長官蔣委員長命令，第九集團軍仍轄原有各部隊：第七十二軍孫元良部、第七十八軍宋希濂部、第七十一軍王敬久部、第八軍黃杰部、第三師李玉堂部、第十八師朱耀華部、松滬警備司令楊虎部。惟第六十一師仍解除第八軍之配屬，與第八軍均直接由集團軍指揮。至是本軍解除第十九集團軍之配屬，再度配屬第九集團軍。

本日拂曉，敵猛攻我稅警總團第一團俞家宅、朱家宅陣地之突出部，曾一度陷落，因我將士戮力反攻，卒行恢復。是役斃敵二百餘人，獲輕、重機槍各一挺、步槍三支。我方亦傷亡六、七十人，即身經百戰之岳營長中林（該團第二營營長）竟以身殉，良足惋惜。日間復受強敵攻擊，因我兵力太弱，難阻其兇勢，以是該突出部被其佔去一部分。

綜計稅警總團第一團自參戰以來，於茲七日，兵力既極單薄，死傷又行迭出，雖士氣未曾稍減，其奈兵單力弱何，迺呈請上峯請予瓜代，未邀俞允，不得已於晚十時令總團部參謀皮宗敏費令前往，嚴飭該團應確保朱家宅陣地迄於十六日午後，如不能達成任務，則以軍法從事。至該團原守備之俞家宅陣地，着交由第三十六師第一〇八旅

接替。

十月十六日

本日自晨起，稅警總團第一團正面戰況極形沉寂，僅稍受敵機之損害。而第一團以疲戰之餘，實有難乎爲繼之勢，遂以前增援第二團之第五團撤下重編之第一營接替之（因該營於第二團撤下時並未撤回），而令其集結於季項宅作該營之預備隊。

迄晚，本軍奉令將馬橋宅、朱家宅陣地，交由第二十六師劉雨卿部接替，我稅警總團第一、二兩團，乃撤至北新涇鎮附近整頓。

十月十七日

本軍奉第九集團軍朱總司令紹良命令：稅警總團所擔任之滬太公路馬橋宅、季項宅、葛家神樓（不含）之線防務，由第二十六師於本日午夜接替完畢。

拂曉，敵向我馬橋宅陣地猛攻，經本軍稅警總團（欠第一及第二兩團）勇猛抵抗，激戰至十六時頃，雙方傷亡均重，敵不支退去。

正午，敵攻俞家宅急，我朱家宅側背咸受威脅，復以第一團撤下之數十殘餘反攻（該團撤下之殘餘仍留季項宅作第五團第一營之預備隊），敵雖被擊退，而連長亦告陣亡，僅餘一排附率領十數名戰鬥兵耳。

十月十八日

敵數度攻佔俞家宅，本軍在該處之守兵復協同反攻，損失更鉅，急待調整。入暮，奉第九集團軍朱總司令紹良令：着即撤下。

十月十九日

本軍稅總團正面交由第二十六師接替，撤至北新涇鎮附近，從事氣勢之恢復。

以上所記，自十月二日至八日間爲本軍參與淞滬戰役唐橋站之爭奪戰；十月九日至十九日，爲本軍參與蘆蕪浜南岸之作戰經過。作戰兼旬，官兵傷亡枕籍，內心傷痛無已，余在此次戰鬥中之觀感如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九、十日

五三〇

敵仍沿襲往昔之戰法，即砲火與兵力集中使用於一點。反觀我方，被攻之處，守軍竭力抵抗外，其他未被攻部隊，則期期自慶，束手旁觀，絕不加以援助；一旦已被敵攻擊時，他部冷眼旁觀，亦復如同出一轍，致敵能逞其到處可行突破之伎倆，因此橫的方面漠不相關，致釀成國軍重大之損失。而此另一之緣因，亦由於部隊過於分割使用，及各級指揮官之獨斷專行之能力欠缺，是爾後當特別注意於此也。

註一：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五一—五八。另見「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頁八二。
註二：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五一—五八。

十日 國民政府明令獎勉前線將士，並頒授友邦人士勳獎。

本日為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日，亦正值我前方將士奮起抵禦暴日強敵之際，國民政府特明令獎勉前線將士，望益加淬勵，邁進圖功。其令云：

「民國成立二十六年，外敦邦交，內圖建設，方冀振興民族，永樹東亞和平之基。乃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東隣恃強侵陵，有加無已，近更違反公約，蔑視人道，調集陸、海、空軍大舉進犯，佔據我疆土，屠戮我人民，並於全國非武裝各城市濫施轟炸，殘忍慘酷，中外震駭。政府衛國保民，責無旁貸，不得已而為全面之抗戰。賴我前方將士，服從軍令，為國先驅，苦戰累月，前仆後繼，忠義之忱，勇銳之氣，足以匡扶世運，振起人心。惟是制暴敵強，貴能持久，尤望益加淬厲，邁進圖功。值茲開國紀念之辰，彌念干城腹心之重，若軍事委員會傳諭前方，優加獎勉，並飭各軍事長官查明陣亡官兵，呈請褒卹，其臨陣受傷者，醫藥將護，務求周詳，以副政府眷念忠勇之至意。此令。」

同日，國民政府明令頒授友邦人士勳獎，其令云：

「柯林給予紅色白鑲大綬采玉勳章，海琦、愛迪派西、道坡密勒、賴德、加伏尼亞利、史丹法尼各給予白色紅鑲大綬采玉勳章，韋羅璧、寶道、畢提達、費折爾、密爾希、馬肯森、伍爾福、愛斯德瓦各給予藍色大綬采玉勳章，安福素谷給藍色大綬采玉勳章，波那內利、畢樓石萬德、雷次曼、梯門、馬格利尼各給予紅色白藍鑲領綬采玉勳章。」

章，齊大廷晉給紅色白藍鑲領綬采玉勳章，畢石曼、巴爾寶磁、石沛爾、臘德馬海、哈森而律、白連多福、巴騰巴赫、羅曼各給予白色紅藍鑲領綬采玉勳章，福郎克、林德各晉給白色紅藍鑲領綬采玉勳章，都馬斯、斐勒地、馬士敦、石彌頓、巴爾寶各給予紅色藍白鑲附勳表襟綬采玉勳章，許格思、羅禾爾各給予藍色紅鑲附勳表襟綬采玉勳章。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發表國慶演說，盼全國同胞鞏固團結，確立必勝信念。並嚴令我軍堅守晉北。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以本（二十六）年國慶日，適值全國奮鬥抗日之際，民眾愛國情緒，益為奮發。特於本日發表廣播演說，呼籲全國同胞，立定犧牲到底決心，貢獻個人力量，在中央領導下，抗戰到底，求得最後勝利。

茲誌蔣委員長向全國廣播全文如次：

「全國同胞們！今年的國慶日，是我們國家憂患困苦最嚴重的時期，但也是我們民族復興唯一重要的時期。我們國家正在遭受暴敵兇橫無比的侵略，全國正在艱苦抗戰，以血肉生命爭取國家的生存；但是在這個抗戰中間，我們海外僑胞的熱誠愛國，全國人民的義勇奮發，足令我們感動鼓舞，深信我們必能從極端的困苦中求復興。臨到這個光榮紀念日，我有幾句緊要的話，要告訴我們同胞。首先我們要知道，這一次抗戰是死中求生的一戰，必須經過非常的危險艱難，纔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全國同胞，一定要有實實在在的覺悟，知道初步努力，必須繼之以更大的勇氣和犧牲。我們要認定這次抗戰，斷不是一年半載短期間可以了結的事，要預想到今後的困苦艱難，只有一天的加重，因此必須準備着一切，來擔當比今天還要艱難困苦到幾十倍的境遇。我們唯有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

自從抗戰開始以來，我前方將士英勇壯烈的犧牲，已經使敵人受到很大的打擊，並且把敵人的弱點已一一暴露出來了！國際上對我國更發生無窮的同情，最近各國對於保持正義、公道，尊重條約、法律，也逐漸有嚴正堅決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日

五三一

表示，正義漸漸的伸張起來了，這固然由於前線將士奮勇犧牲堅決抗戰的精神所感召，但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全國的統一團結。世界各國看到我們國家這二十幾年來分歧散漫，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像今天這樣，具有舉國一致的團結精神的，更沒有像今天這樣能夠整個的對外抗戰。現在我們是意志統一，精誠團結了！由於我們統一團結，使將士們的犧牲，發生加倍的力量；由於我們統一團結，使世界各國，對我們生出無限的同情和贊助。我們更要知道，真正的勝利必從持久苦鬥中去求，決不可以僥倖而得。國際的同情足使我們興奮，但決不可以有所依賴。我們必先自助，他人始能助我，所以我們國民第一必須抱定堅苦卓絕不顧犧牲一切的精神，要百折不回，奮鬥到底；我們要克服一切危險，擔受任何困苦和艱難；我們要從抗戰中磨練自身，改造民族，來創造國家的新生命。

第二，我們不但要始終保持統一，並且要繼續的鞏固團結。我們已經在抗戰開始時證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力量之偉大，我們更要在抗戰中間表現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我們要做到進退生死，共同一致，安危禍福，始終與共。在民族最高利益之下，絕對的尊重紀律，服從命令，博得最後的成功，纔對得起已死將士和先烈，纔不辜負友邦的同情。

第三，我們要確立必勝的信念。我們這次抗戰，不僅為民族生存而抗戰，亦為人類公理和國際信義而奮鬥。反轉來看，敵人是為侵略來求戰，不僅破壞國際信義，而且與世界人類為敵。這種無人道、無信義的侵略戰爭，所謂師出無名，沒有不失敗滅亡的。古人說『師直為壯曲為老』，又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從這次抗戰中，證明敵人在精神和事實上早已宣告他的末日和失敗了！我們只要全國一致，犧牲到底，未有不得到最後勝利的。我從前說過，國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在完成國內的統一，第二期工作在完成國家的獨立，在精神上是一貫的。現在是第二期國民革命遭遇嚴重試驗的時期，也就是將要完成使命的時期；祇要全國同胞齊心一志，照著三民主義的目標，努力邁進，相信沒有不能達到成功的。

我個人既受中央的付託，和國民的屬望，必定始終追隨著全國同胞，領導全體將士，矢忠矢勇，雖僅餘一兵一卒，亦必奮鬥到底。我無論對國家，對民族，對部下，以及對於總理的主義，都有不可推諉的責任，早已抱定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來報效我們黨國和全體同胞。唯望我全國同胞，不論男女老幼，個個人貢獻能力，在中央領導之下，各盡責任，共同努力奮發；必先要集中抗戰的力量，然後方得排除暴敵的侵略，使我們民族做一個堪與各國並立於世界的民族。

同胞們！我們具有五千年文化和歷史，四千萬方里土地和物產，而且擁有四萬萬人民，居世界上第一位最大的民族，我們相信這個偉大的民族，只要我們有犧牲奮鬥的精神，是決不會被敵人消滅的。大家要記住我們總理最後的一句遺教，所謂『和平奮鬥救中國』，這句話不但要自救，也要救世界，這就是基督的犧牲、博愛與和平的精神，這個真理是永久不可磨滅的。我們應知今日之犧牲與奮鬥，是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礎，也正是我們救國、救民、救人、自救的唯一途徑。中外歷史決沒有不犧牲而能生存之民族，也沒有不奮鬥而可致和平的道理，如其有之，那只有居於束手聽人支配的亡國奴，纔會有此夢想。

這次抗戰，越到最后，需要我們的犧牲越大，我們責任也越重，但是我們光明的前途，亦就在此黑暗之中，祇待我們掙扎前進。所以一般同胞，不分前方後方，都要絕對除去苟且偷安、臨難苟免的心理，要繼續努力，愈久愈奮；一切在職人員更要抱定犧牲決心，以身作則，努力奮鬥，我們此時的成敗，關係到民族萬代子孫的禍福安危，我們必須犧牲個人的一切，來求得國家民族永久的幸福。

同胞們！就在今天這個重要紀念日，願人人立定決心，追隨著幾十年來革命先烈的軌範，踏着我們前方將士的血跡，一致奮起，為國努力。抗戰是一定勝利的！中華民國一定有光輝燦爛的前途！最後願大家一致對於這一次為國犧牲的軍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對他們的遺族表示深切的愛護。」（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以晉北為國防要地，時日軍第五師團正攻擊晉北原平鎮，與我軍姜玉貞旅激戰中，遂下令我軍堅強守土，不可怯退。其電云：

「特急，太原閻司令長官、楊總司令愛源、傅總司令作義、忻縣轉劉軍團長茂恩、忻縣高軍長桂滋、並轉各軍師長均鑒：謹密。查晉北為國防要地，應如何堅強抗戰，誓死守土；乃各將士多有望風引退，迭失名城，紀律蕩然，殊失國家養兵之本旨。所有作戰不力諸部隊長官，除由閻司令長官查明分別懲處外，至劉茂恩、高桂滋兩部此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日

五三四

參戰指揮失當，紀律不良，亦令閻司令長官查明呈報，以憑核辦。自此次令後，應各懷於軍律之不容寬貸，衛國責任之不容委蛇，戴罪圖功，收復領土，有厚望焉。中正蒸午一辦印。」（註三）

閻錫山部署晉北原平防務。

本日，軍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下令我軍堅守晉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接令後，即刻下達作戰命令，部署晉北原平鎮防務。令文云：

「太原衛總司令、忻縣楊總司令、五臺朱總司令、大盂傅總司令：敏密。命令：（一）敵自虞午猛攻崞縣城，我王軍受優勢敵人壓迫，現轉進於原平東南地區，原平姜旅仍受敵猛攻中。（二）右翼軍應以一部由東冶鎮通中解村蘇龍口道路，乘中央軍與敵激戰之際，進出於陽明堡方面，斷敵歸路。（三）中央軍應於眞日拂曉前，一部進出於原平東方一六二五高地至神山高地之線，並速向圍攻原平之敵進攻，援助姜旅。（四）左翼軍應於眞日以主力進出於王家莊（原平西偏北約十七公里）彭家塔之線，協助中央軍之進攻。（五）總預備軍以主力推進於部落鎮附近。閻錫山封西行一戰印。」（註四）

我國致書國聯，接受九國公約會議通知，並籲採有效方法制止日本之侵略。

我國本日通知國際聯盟，表示願意參加九國公約會議，討論中日局勢，王寵惠外長在代表政府致國聯書中稱：

「中國政府樂於接受國聯邀請，惟鑒於日軍侵略日甚，希望關係各國及早進行此項會議，以期採取有效方法，立即阻止中日衝突。」（註五）

平漢線上石家莊失陷，日軍西犯娘子關。

自本月八日，石家莊北約十五公里正定失陷後，日軍即於九日渡滹沱河向石家莊全面進犯。我石家莊守軍第一三九師李金田部以兵力單薄，向元氏附近轉進，石家莊遂告失陷。（註六）

同日，日軍於侵佔石家莊後，其第二十師團即沿正太線西犯娘子關，以策應其晉北第五師團合攻太原。（註七）

按：娘子關戰役係由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九日。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八〇號。

註二：「國聞週報」，第一四卷，第四十期，頁四三—四四。

註三：閻錫山檔案（要電）：「南京蔣委員長謹密蒸午一辦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

註四：閻錫山檔案（要電）：「致太原衛總司令等封西行一戰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申報」，第六版。

註六：「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二六。

註七：「中日戰史略」(一)，頁一八五。另「孫仿魯先生述集」，頁一〇〇。

十一日 日軍侵略原平，守軍姜玉貞旅長壯烈成仁。

自本月八日，日本第五師團攻陷晉北崞縣後，繼續南侵，圍攻崞縣與沂口間之原平鎮。我中央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下令第一九六旅姜玉貞部固守原平鎮，以便爭取時間，佈置沂口陣地。姜旅長乃率所部浴血苦戰，抵抗日本陸、空之協同攻擊；至本日下午十七時，全旅官兵傷亡殆盡，姜旅長亦壯烈成仁，原平遂告失陷。（註一）

附錄：姜玉貞事略（註二）

第一九六旅旅長姜玉貞，自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一日，奉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之令，堅守原平，掩護我大軍集結，即積極佈置防守工事，並報告閻司令長官，如達不到任務，即與原平同殉。三日，敵之大部來犯，飛機、大炮不斷轟擊，姜氏指揮若定，身先士卒，官兵亦均効命死拼，苦撐至九晝夜之久，以少禦眾，迭予敵重創（該旅亦傷亡甚重，團長張振鈴、谷樹楓均負重傷），我大軍遂得安全集結。閻司令長官甚為嘉慰，特電報蔣委員長，當蒙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一、十二日

五三六

傳令嘉獎。迄十一日敵復以汽車運到大批生力軍，更番猛撲，姜親率所督部隊，益奮神勇，不幸正在奮臂指揮之時，忽被大砲擊斷一腿，經上兵強負出陣地，嗣經敵人發覺，更行猛追，致復中一彈，遂即殉職。其時所部官長，傷亡殆盡，士兵殘存不滿二百人，不得已退出陣地，該旅之爲國犧牲，可謂壯烈矣。姜氏諱玉貞，字連璧，山東荷澤縣人，民六年由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幹部營畢業，連在山西各軍任司務長，排、連、營長、團長、副師長、旅長等職，前後計二十年。去年作戰有功，中央特授四等雲麾勳章，此次奮勇抗戰，卒以身殉職，享年四十三歲，遺有老母年六十五歲，子一，女三，子年僅七歲。

郵政總局以國難嚴重，通飭各區暫行停止各級員工之晉級、加薪。（註三）

註一：「太原會戰」(二)，頁四四—四六。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註三：「郵政大事記」，第一集，上册，頁二八二。

十二日 國民政府以羅霖在上海作戰中擅行撤退，貽誤戎機，明令褫職嚴辦。

上(九)月三十日，第七十七師師長羅霖率部於上海太平橋、長濱站一線與日軍作戰，在遭日軍猛攻時，未奉命令，遽爾退却，導致我軍在上海劉家行陣地正面崩潰。（註一）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將羅霖褫職嚴辦。其令云：

「據軍事委員會呈，以陸軍第七十七師師長羅霖，此次在前方作戰，未奉命令，遽爾退却，請予嚴辦前來。查該師長身領師干，守土有責，乃竟擅自撤退，貽誤戎機，殊難曲宥，羅霖著即褫職，由軍事委員會依法訊明嚴辦，以重軍紀。此令。」（註二）

胡適偕王正廷謁羅斯福總統，表達中國對日作戰情形。

本日，胡適偕駐美大使王正廷於美國華盛頓謁見美國總統羅斯福，報告中國戰局。羅斯福囑勿悲觀。茲誌王正廷與胡適報告蔣委員長電報如次：

一、王正廷上蔣委員長電

「南京軍委會委員長鈞鑒：今午陪適之兄謁羅總統，彼以中國好友資格，表示數點，確有研究價值：(一)日本恒以人口蕃衍爲侵略理由，中國代表不妨在九國公約會議時表示可與互商經濟問題。(二)會議時，中國代表報告中日問題固不妨遲席，表示深信各國主張公道。(三)羅總統坦白詢問中國抗戰能否持久？答以『能』。羅總統謂『切願』等語，謹此電呈。正廷。文。」

二、胡適上蔣委員長電

「今午大使謁見總統，彼甚關心戰局，問我軍能否支持過多，當答以定能支持。彼談及九國會議日本或不參加，中國代表陳述事實後似可退席，請各國秉公商討對策，但最好同時聲明日本宣稱之困難如人口出路之類，中國願考慮以和平方式助其解決，如此則中國可得更大同情。彼又云依照中立法應先判斷戰爭狀態是否存在，而彼堅避免承認戰爭存在，實已超越憲法權限矣。又云彼今日晚將有演說，仍以求得世界公論同情爲目的，臨別更囑不要悲觀，態度甚誠懇。謹聞。適。文。」（註三）

軍委會收編江南共軍為新四軍，任命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

軍事委員會本日發佈收編江南共軍游擊隊為新四軍，轄四支隊，任命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歸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指揮。依戰區規定，以皖南涇縣及繁昌一帶，為該軍游擊根據地，對日軍實施游擊戰。（註四）

廣西援軍四個師開抵上海。

自「八一三」日軍侵滬戰火爆發後，整整二個月期間，因日軍擁有海、陸、空之聯合作戰，而我軍僅以陸軍爲主力（空軍因飛機缺乏，無法承擔過多的耗損），因而每天只有挨打，傾全國所能徵調而來的部隊，每到一師，如挑土填井，只向戰線上、陣地上填塞，及至本月，步步後移，戰線愈移愈長，需要填補的軍隊也愈多，致有力不從心之感。我第三戰區最高司令長官蔣委員長有感於此，乃決定由廖磊所率廣西軍隊之生力軍爲主力，由陣地正面出擊，全線配合反攻，將日軍壓迫於黃埔江、長江之間的三角地帶殲滅之，若不成功則迅速轉移吳福線固守，準備第二會戰。本日，廖磊所率第二十一集團軍馳抵上海，即積極展開反攻之部署。（註五）

衛立煌率部與日軍板垣師團激戰於晉北沂口。

本月初，日軍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師團、察哈爾派遣兵團向晉北崞縣、原平、寧武進犯；另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一軍由保定向正定推進。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盱衡全局，毅然轉用平漢線兵力，鞏固山西，於本月二日令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率部由石家莊馳赴太原以北增援。本月十日，衛立煌部集中於沂口附近，會合原第二戰區各部，區分三個兵團，以劉茂恩指揮第三十三、第十五、第十七軍爲右翼兵團；王靖國指揮第十九、第三十五、第六十一、第九軍爲中央兵團；李默庵指揮第十四、第八十五、第六十六、第七十一師爲左翼兵團，全歸衛立煌統一指揮。昨（十一）日，原平失陷後，日軍繼向沂口進犯。本日，我軍於沂口北龍王堂、界河鋪、大白水、南峪之線佔領陣地，與來犯日軍展開激戰。（註六）

平漢線上趙縣、柏鄉、元氏相繼失陷。

自本（十）月十日，石家莊失守後，日軍第六、第十四兩師團主力即沿平漢線南犯，攻擊我趙縣、柏鄉一線守備之第五十三軍萬福麟部，該軍爲擺脫日軍包圍，向南轉進。本日，趙縣、柏鄉、元氏相繼

失陷，第五十三軍開赴開封整訓。（註七）

正太線上井陘失守，日軍進犯娘子關。

本（十）月六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為鞏固山西天然堡壘，令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率第二十六路軍固守娘子關。九日，第二十七路軍馮欽哉部又奉令自石家堡轉移娘子關。惟本月十日，日軍第二十師團攻佔石家莊後，即派出一部轉攻正太路口之井陘。本日，我井陘守軍第十七師趙壽山部，在日軍陸、空猛烈攻擊下，逐次後撤，井陘遂陷敵手，日軍繼向娘子關進犯。（註八）

羅斯福宣稱九國公約會議，目的在解決中國問題。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於本月五日在芝加哥發表「防疫隔離」演說，斥責侵略者。翌（六）日，美國國務院即宣稱，日本在華行動不合國際關係原則，違反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之規律。本日，羅斯福總統再發表「爐邊談話」，說明九國公約會議之宗旨，在設法以各國共同之意見，解決中國問題。羅斯福總統略稱：

「予願吾偉大之民主國家，能領悟避戰爭不在乎不聞不問，蓋世界和平必須積極努力始能實現，並非默然希求翹首期待，即能達到目的也。至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宗旨，則為設法以各國共同之意見，解決中國之問題；美國為努力求得解決方法起見，甚願與中日及其他簽字國家盡力合作，此種互相合作之精神，當可為謀求世界和平者楷模。」（註九）

註一：「萬耀煌將軍日記」，下冊，頁一六。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二四八二號。

註三：「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六二—三六三。

註四：嚴錦：「皖南新四軍叛變事件之經過」，中研院近史所，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八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二、十三日

五四〇

註五：同註一，頁二一。

註六：「中日戰爭史略」(二)，頁一八四—一八五。

註七：「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二七。

註八：「太原會戰」(二)，頁七六。

註九：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三版。

十三日 李宗仁抵京晉謁蔣委員長。

第五路軍總司令李宗仁本日偕黃季陸自漢口乘輪抵京，何應欽、白崇禧等均到碼頭歡迎。李氏等人係於本月十日由桂飛湘轉武漢，乘輪赴京，因途中風浪略阻，故遲至本日始抵京。

李氏接受記者訪問時稱：

「此次晉京，係奉中央命令督師抗日，特來京商謁蔣委員長，請示一切。」（註一）

楊森率第二十軍接防上海頓悟寺陣地，與日軍作殊死戰。

抗戰爆發時，第二十軍軍長楊森正率部於貴州剿共，當即自動請纓，率部赴最前線禦敵。及淞滬戰役爆發，蔣委員長調第二十軍至上海參戰。本月八日，第二十軍先頭部隊第一三四師（師長楊漢忠）馳抵上海。本日，楊森率第二十軍接防頓悟寺陣地，保衛大場主陣地，與日軍血戰五晝夜。

附錄：楊森：頓悟寺陣地浴血戰（註二）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變作，蔣先生呼籲全民抗戰，喊出了「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的沉痛號召。我在貴州，讀了蔣先生的文告直感到熱血沸騰，血脈憤興。因此我接二連三的電呈蔣先生，自動請纓，請他將我所統率的二十軍，迅即編入戰鬪序列，到最前線去和日本軍作戰。

蔣先生立即覆電嘉勉，同時令我加強準備，以便隨時出發抗敵。一個多月以後，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



日，淞滬之戰又度爆發，蔣先生撥調我軍開拔，先到安徽省會安慶待命。他叫我在部隊開拔之前先走，乘飛機到南京出席最高軍事會議，共籌大局。我飛抵南京後，首先見到的是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林主席是黨國元老，知人抑且知兵，他見我的第一句話，便是問我的部隊現在何處，我本人又將作何打算？

我敬謹回答這位藹藹長者，我說我的部隊已經首途出發，目的地是蔣先生指定的安慶。水陸兼程，依我最保守的估計，從黔南進軍湖南長沙再乘輪到安慶，最低限度要走四十天。

至於我個人，我向林主席要求，我說我是否可以先到沿海一帶去察看一下地理情勢，以及軍事部署。我計畫先到淞滬前線，然後北上青島、開封、鄭州，再折回漢口，和我的部隊會合。

林主席答應了，我便到上海，淞滬之戰正在激烈進行，黃浦江上敵艦排列如山，貼紅膏藥的日本飛機每天輪番轟炸，想去最前線瞭解一下實際戰況，部隊長爲我安全着想，要我在夜晚活動。夜間我到達最前線，將士們士氣倒很高昂，只是敵人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太厲害，以平面戰術應付海、陸、空的立體戰，血肉之軀怎敵得過猛烈的轟炸與砲火？白天受傷的將士，要等到夜晚才能運到後方救治，因爲敵人一發現目標，炸彈和砲火就會排山倒海的轟來。這個問題實在太大，我匆匆又乘京滬路車回南京，準備向蔣先生提出報告。

一路上，只見上海的國軍傷兵在往南京後運，前進的後方隊伍行軍倒還整齊，就是火砲等重武器的配備實在太少，坦克車更是寥寥可數。我一到南京便去晉謁蔣先生，我把我在上海前線所聞所見，以及我的感想和看法，毫無保留的向蔣先生報告了。蔣先生說敵我武器優劣懸殊，那是必然的現象，如今我們只能憑恃敵愾同仇的決心，和頑敵奮戰到底！

他叫我仍舊按照預定計畫，多方面瞭解各線戰事情形，我便乘津浦路車轉膠濟路先去青島，沈鴻烈在那裏當市長，他很有新智識，思想見解也高。我和他曾作一席長談，他說他正擔心京滬戰事失利以後，青島無法據守，在戰略方面，我們都認爲沿海一帶，便於敵軍機、艦活動的地方，在防務上有極大的困難；未來的決戰，應該是在華中山巒起伏，河流縱橫的地區。我問他對於這次抗日戰爭的態度如何？他主張必須堅持打下去，因爲，他認爲我們與其不戰而亡，曷不戰後而亡？他告訴我，他正在積極準備把青島紗廠的機器，利用隴海鐵路運到開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三日

五四二

在青島住了兩夜，再折回濟南，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很熱烈的招待我，我在一日、兩晚的停留時期，曾經幾度和他長談，簡直談不出道理，我發現這位山東省主席根本是個抱殘守缺的舊式軍人，對於外界的情形非常隔膜，他口聲聲最欽佩蔣委員長，又把他的兵力和武器拼命誇大。一提到日本人，他就怒目奮眦的說：

「我非要跟他們拼個死活不可！」

跑了一趟山東，收穫不多，由津浦而隴海而平漢，兜了一個大圈子，經過徐州、鄭州而到漢口。沿途所見最可喜的現象，則是各地士氣、民心的激昂，全國部隊都在摩拳擦掌，積極備戰。城市、鄉鎮的老百姓舉行示威開會講演，「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處處可見。這種種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的表現使我非常感奮，回想自庚子（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之戰開始，我們喪權辱國，割土失地，不知道吃了帝國主義多少苦頭。如今總算到了跟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時候。我猛記起吳佩孚在洛陽所說的那一番話，不覺精神一振：莫非中國睡獅果已醒了！

在漢口趕上了我二十軍大隊，由於軍情緊急，我軍奉命直駛上海，參加大上海保衛戰。鼓輪東航的那幾天裏我忙於分批召集幹部講解，集合士兵訓話。我將我視察前線的見聞，以及抵抗強敵的作戰要點，不厭其詳的告誡他們，我並且鼓勵全軍將士，要確保二十軍的光榮優良傳統。要儘量發揮全部戰力，因為我們參加的是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禦侮戰爭。

二十軍的將士，絕大部份不會出過四川，對於十里洋場，全國第一大都會難免十分嚮往。但是我們一到上海立刻加入戰鬪，連上海熱鬧成什麼樣子都沒有看見。前敵總司令顧祝同先生指定我的司令部設在甯翔，二十軍除了有一旅人因橋樑被炸毀未到外，全部投入大場一線，負責顧悟寺的防務，退阻正面來攻的頑敵。

那真是一場天崩地裂、日月無光的惡戰，相信日本人和我們二十軍一樣，但在那場惡戰中倖獲生存的人，今時回憶仍還會談兵色變。大場附近河流縱橫，一片平陽，除了砂包戰壕根本沒有掩避，而雙方火力之熾烈簡直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一進戰壕槍砲之聲先就震耳欲聾了，漫天匝地硝煙瀰漫，彈道如織。當時友軍已自第一道防線後撤，口軍挾倖勝餘勢，企圖一舉突破我們的第二道防線，溯江直上攻打首都南京。

他們沒有想到突然間挺上來一支援軍，而這支援軍跟他們以往交手的軍隊頗不相同。我軍短小精悍，動作靈活，尤其我那支部隊在四川可以說是身經百戰的精萃，作戰經驗比日本人豐富得多，每一個士兵都有單獨應戰的能力，指揮官的調度更是機動靈活。還有，二十軍最大的特色是不怕死，不後退，何況這一次又補充了不少的武器、彈藥。部隊裏有一句諺語，說是「新兵怕大砲，老兵怕機關槍」。我那些兵不但連機關槍都不怕，而且因為過去打仗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些好武器，今日一見，頭一個念頭就是把它拿過來。因此常會有若干人一湧而出，前仆後繼，硬是用刺刀、槍托，把日本人機關槍倒曳回陣的精采演出，再則，日本人裝備多，負擔重，訓練的動作過於呆板，我們二十軍是翻山越嶺、涉水渡河慣了的，尤其是我們人人經過長期體育訓練，那邊一吹衝鋒號，日軍剛剛爬出戰壕不遠，這頭早已跑百米，三級跳的趕了去，刀砍、槍挑，殺得日本人跑都跑不掉。

十月十三日，二十軍接防由盛宅到頓悟寺一帶陣地，當面之敵趁我們在最前線換防，陣腳不穩的時候，上來就是一陣猛攻，他們不知道我們的番號，以為這一次猛撲，最低限度也可以迫使我們放棄防線，向後方撤退。豈料我軍作戰經驗豐富，絲毫不受臨陣換防的影響，士兵一進戰壕，舉起槍來就射擊，敵人傾巢而出打衝鋒，後面的弟兄，乾脆跳過戰壕迎頭一陣劈刺，於是在瞬息之間，我方等於構成了兩道防線，而且由於這麼一波又一波的湧上，反倒奪取了敵軍的一道陣地。

日本人吃了虧，老羞成怒，他們退却了幾百公尺，進入第二道戰線，立刻槍砲齊作，又調來大批的飛機，輪處轟炸。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惡戰，一直從十四日的上午六點多鐘，打到十六日的凌晨三點，整整二十一個鐘頭，硝煙瀰漫，火光燭天，不知有多少弟兄被爆炸的巨響震聾了耳朵。陣地前面的沙包轟平了，他們抬出身旁的戰友屍體，伏在上面做掩蔽，二十一小時之中，也不曉得打過多少次衝鋒，經過若干回肉搏，吃、喝、排洩，一概都忘記，即使記起，也找不到空閑來解決。我部的一位團長林相侯，奮不顧身，率隊與敵從事白刃戰，差點要衝到敵軍陣線前，一陣機槍怒吼，他不幸吻彈而亡，弟兄們把他的遺體昇回，立刻報告後方，我聽到噩耗，好半天沒有將電話耳機擱回去。

林相侯，那個英俊健壯的身影，宛然如在我的眼前，他是我的學生，精明強幹，忠貞勤儉，一出學校，就在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三日

五四四

的二十軍當排長，百戰功勳，洵升團長。他結婚時，都還是我當的證婚人，我正希望他能創立事功，他却英年之際為國家壯烈犧牲，當時我心中極為難過。由而想起他的家境很不好，立刻拍電報回廣安，將我的一座莊屋，連同每年可收三百多石穀子的田地，送給他的孤兒、寡婦。這一份私人的撫卹，在當時要值到十多萬銀元。

這一場死傷累累的惡戰，使林相侯的一團犧牲殆盡，死了三位營長、三百位低級軍官；旅長、團長、營長受了傷的，還有多位。連師長楊漢忠都受重傷，日本人的損失，也就可想而知，但是他們砲火熾烈，又有飛機助虐，因此，旋不久我便接獲報告，前方犧牲慘重，局勢岌岌可危。

在我的司令部裏，我咬牙切齒，啪的一聲，將電話機丟了，弟兄們的血海深仇，不能不報！二十軍的防地，斷不容失！我奮袂而起，馳赴前方親自率領作爲後備隊的兩個旅，用最快速度，趕往增援。我們抵達頓悟寺附近，前線已呈不支，他們見我統領大軍趕到，歡聲雷動，轉身再作一次猛撲。將近拂曉，霧靄灰雲之下，天慘地悲，戰場上遺屍遍野，受傷者還在血泊裏輾轉呻吟，我們便踏着先死者的血跡，勇往直前，一時只聽到殺聲震天，衝鋒號淒厲急鳴，兩軍交接，刀槍閃閃，這真是一場生平僅見，驚天動地的血戰！萬千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將頑敵的凶鋒剎時間撲滅無遺，幾次衝鋒，敵人之勢已如強弩之末，於是他們急急後退，一連讓出幾道防線，這便是我們二十軍用血肉換來的頓悟寺之捷。

頓悟寺之戰，敵人受了重創，日本鬼子闖不過人，他們就鬪狠，不曉得集中了多少門大砲，一刻不停的向我們的戰壕猛轟，陣地前面大片的土都給打翻了，落彈率之密，駭人聽聞！他們簡直是在沿着我軍的防線，用地氈式的砲擊，發揮了極大的壓力，把我的弟兄們打得抬不起頭，睜不開眼，然而仍還是一寸一尺也不退，就這麼不見天日不知時辰的日夜挨打，我的弟兄們居然整整撐了五天，傷兵連不出來，人也爬不出戰壕去，沒有飯吃，沒有水喝，一砲擊中總要死好幾十人。這五天裏，中外報紙紛紛以大字標題讚揚：二十軍屹立如山！

二十軍屹立如山，使我付出了生平最大的代價，半生心血，一手訓練，和我相親相愛、如手如足的弟兄，二十軍三個師開上前線，到顧總司令下令後撤南翔整整補的時候，零零落落，七併八湊，只剩下了一旅之衆。

綏遠省城歸綏遭日軍侵略；我軍向包頭轉進。

自上（九）月察哈爾及大同遭日軍侵略後，綏遠情勢即感異常孤危，然我守軍國民兵團及騎兵雖受日僞軍三面夾擊，仍奮勇抗戰，先後在涼城、武川、旗下營等地與日軍和僞蒙軍激戰。本日，日僞軍逼進至歸綏，戰局已難挽回，我守軍新編騎兵第三部（師長井得泉）撤出歸綏，向包頭轉進，歸綏遂陷日僞軍手中。（註二）

蘇俄紅軍助盛世才擊潰南疆馬虎山部。

自民國二十二年盛世才掌握新疆政權後，新疆即動亂不已，馬仲英、麻木提、馬虎山、堯樂博士等，均為盛世才的眼中釘，盛世亟欲消滅此等勢力，才能安心。尤其馬虎山在南疆為反對盛世才的一股大勢力。盛世為擊潰馬部，於本年不惜一切向蘇俄借紅軍吉爾斯團入新。該批俄軍指揮部設在葉爾羌，入新部隊除騎兵外，並有飛機、坦克、裝甲車等，浩浩蕩蕩直入南疆，向馬虎山部進襲。戰爭自本年九月一直繼續到本日，馬虎山部不支潰敗，一部由馬福元率領，退向和闐。（註四）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申報」，第三版。

註二：「楊森將軍紀念集」，頁一二五—一三〇。

註三：「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五七。

註四：張達鈞：「四十年動亂新疆」，頁五九，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亞洲出版社出版。

十四日 孫連仲部與日軍激戰於娘子關。

本（十）月十日，日軍西犯娘子關，十一日與我軍第十七師激戰於井陘一帶，雙方傷亡均重。本日，孫連仲率第二十六路軍與第三軍截擊日軍於娘子關前舊關一帶，戰事激烈。（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三、十四日

日機轟炸廣九鐵路，企圖阻斷港、粵交通。

自抗戰爆發後，連接香港和廣州間的廣九鐵路，成為我國最重要的對外交通幹道。日軍圖阻斷港、粵交通，本日派飛機十二架轟炸廣九鐵路，在距廣州約四十四公里的塘美至仙林間投彈十餘枚，路軌數段被毀，致使港、粵客貨車均暫時停駛；須俟我路局搶修後，再行通車。（註二）

侵滬日軍砲擊美軍旗艦奧古斯塔號，美國向日提抗議。

本日晨，侵滬日軍開花砲彈擊中美軍旗艦奧古斯塔（Augustas）號，艦上無線電人員一名受傷。美軍司令向日方提出抗議。（註三）

註一：「中日戰爭史略」(一)，頁一八五。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版。

註三：「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二八〇。

十五日 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對中央政治委員會負其責任。（註一）

第三戰區長官部下令淞滬國軍先行鞏固現陣地，再行撲滅蘊藻浜南岸日軍，恢復劉家行、羅店陣地。

侵滬日軍連日來不斷向我蘊藻浜南岸攻擊。本日晨，日軍復在唐橋站以南之坍石橋、西塘橋、橋亭宅之線猛烈進攻，其中西塘橋、陳家行兩處戰鬪尤為激烈，雖經我第二十軍楊森部加入作戰，亦失陣地數處。另廣福鎮以南陣地，曾一度被日軍佔領，嗣經我軍預備隊逆襲，又告收復。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

鑒於此一情勢均對我大場主陣地構成威脅，故有重新部署之必要，因於本日下達作戰命令如次：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作戰命令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於吳縣

兵團區分：

一、右翼作戰軍：

① 第八集團軍轄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五十五各師，獨立第四十五旅，砲兵第二旅第二團，教導總隊砲兵營。

② 第十集團軍轄第四十五、第五十二、第一二八各師，暫編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各旅，獨立第三十七旅，寧波防守司令。

二、中央作戰軍：

① 第九集團軍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第三、第六十一、第十八各師，稅警總團，淞滬警備司令，上海保安總隊。

② 第二十一集團軍轄第一、第三十二、第七十八、第一七一、第一七三、第一七四、第一七六、第十九各師。

③ 直屬第二十六師。

三、左翼作戰軍：

① 第十九集團軍轄第五十七、第十三、第九、第六、第一三四、第一三三、第一五九、第一六〇各師，教導旅。

② 第十五集團軍轄第四十四、第六十、第五十一、第五十八、第五十六、第十一、第六十七、第十四、第九十八、第九十、第十五、第七十七、第八、第十六各師，獨立第三十四旅，蘇保第四團，砲兵第十六團。

四、江防總司令轄第一〇二、第一〇三、第一一一、第一一二、第五十三各師，海軍司令、江防司令、江陰要塞司令、鎮江要塞司令、蘇保第二團、砲兵第八團第一營、砲兵第十團之一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五日

五四八

五、第十一軍團轄第三十三、第四十、第七十六各師，及太湖警備指揮部。

六、砲兵指揮官劉翰東轄砲兵第三團第一營，及砲兵第四團，砲兵第十團之一營，砲兵學校練習隊兩連。

命令：

一、本戰區先行鞏固現陣地，再行撲滅蘆蕩浜南岸敵軍，恢復劉家行、羅店之陣地。

二、右翼作戰軍，應鞏固沿江海岸一帶地區之守備，打破敵登陸之企圖，並利用浦東黃浦江岸陣地，對虹口敵根據地及敵艦實行擾亂射擊，松江附近陣地帶，及嘉、乍陣地戰區工事之構築，應迅速完成其計畫。

三、中央作戰軍，應先行鞏固蘆蕩浜南岸之陣線，並迅速加強彭浦至大場及江灣至大場老橋、新涇橋、陳家行一帶預備陣地，再以主力由唐橋站以西地區轉移攻勢，撲滅蘆蕩浜南岸之敵，向劉家行以南地區進展，另以一部擔任滬南、滬西一帶之警戒與守備，及黃浦江西岸陣地之構築。

四、左翼作戰軍，應先以一部擔任江岸之守備，主力先鞏固原陣地線，並加強南翔至馬陸鎮、登橋鎮沿新涇河、劉河鎮之預備陣地，再協同中央作戰軍轉移攻勢，向劉家行、羅店一帶地區進展。

五、第十一軍團（上官雲相）應以主力擔任江岸之守備，一部構築吳福陣地野戰工事，及崑、支陣地，並積極設備太湖地區之防衛。

六、揚子江兩岸江防部隊，應嚴密江陰附近之封鎖，並擔任江岸之守備。

七、砲兵隊應以主力於小南翔以東地區，一部於馬陸鎮附近佔領陣地，須能以全火力指向唐橋站以西、蘆蕩浜南岸及廣福以南地區，支援第二十一集團軍之戰鬪，對砲兵之制壓，應於短時間內急襲射擊。

八、作戰地境：

○ 右翼作戰軍與中央作戰軍間，同前。

○ 中央作戰軍與左翼作戰軍間，為南翔汽車站、唐家橋、陳家行、劉家行南岸相連之線，線上屬中央作戰軍

。（註一）

閻錫山令孫連仲負責娘子關戰事指揮，限期解決舊關之敵。

自本月十日，日軍第二十師團及川岸兵團進犯娘子關，我第二戰區即派副司令長官黃紹竑擔負指揮作戰之責。本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令黃紹竑，將娘子關方面戰事，交由第二十六路軍總司令孫連仲負責指揮。（註三）

同日，閻錫山限孫連仲、曾萬鍾（第三軍軍長），於十六日肅清舊關之敵。其電令云：

「孫總司令、曾軍長：舊關附近之敵，茲限十六日完全解決，並賞洋五萬元，希嚴督進攻部隊拚命殺敵，該總司令、軍長應自督戰，有畏縮不前者，就地槍決，閻錫印。」（註四）

平漢線上之順德遭日軍侵略。

進侵平漢線之日軍第六、第十四師團，於十二日陷趙縣、柏鄉後，繼續南犯。十四日，日軍乘我後方空虛，進佔內邱、任縣。本日，日軍侵略順德。（註五）

比利時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於月底在比京會議，討論遠東時局。

自本月六日，國際聯盟大會通過決議案，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制止中日戰爭，並邀請與遠東有關之國家如蘇俄、德國等國參加會議後，幾經商討，最後決定此次會議，應於十月三十日在比京布魯塞爾舉行。本日，比利時外交部發表公報，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赴比京開會稱：

「比利時政府應英、美兩國之請，決定邀請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政府於本月三十日在布魯塞爾開會，討論遠東時局。」

此外，比外長斯巴克並訓令比國駐在各簽字國之外交代表，務於十六日將此項請柬送達各該國政府。（註六）

偽「晉北自治政府」成立於大同，夏恭出任最高委員偽職。

日本關東軍於侵犯平綏線時，即擬定有統轄晉北和察南的指導方針。本月四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給予其張家口特務機關長松井大佐的訓令，即令其速醞釀組成晉北自治政府。（註七）本日，以大同為中心的晉北和內長城線以北地域組成之偽「晉北自治政府」成立，由清末舉人夏恭出任最高委員偽職，日人前島昇擔任顧問，一切政務由最高委員和顧問協議後施行。（註八）

蘇俄飛機助威世才作戰，猛炸和闐，馬部死傷二千餘人。

自本月十三日，馬虎山部被威世才所引進之俄軍擊敗後，其餘部在馬福元率領下，退向和闐。本日，蘇俄飛機猛炸和闐，死傷二千餘人，馬部死傷奇重。（註九）

註一：「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三一六。

註二：「淞滬會戰」(二)，頁一二四—一二五。

註三：閻錫山檔案（要電）：「致黃副司令長官關子參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註四：閻錫山檔案（要電）：「致孫總司令、曾軍長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註五：「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六四。

註六：「國聞週報」，第一四卷，第四一期，頁四二。

註七：「(日本)現代史資料(9) 日中戰爭」(2)，頁一二七。

註八：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四七六。

註九：張達鈞：「四十年動亂新編」，頁六〇。

十六日 日軍進犯沂口，我第九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長鄭廷珍等壯烈殉國。

自本月十二日以來，我中央集團軍（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即率所部與日軍板垣兵團激戰於晉北沂口一線。本日，我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中將、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中將、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少將等，督率所部，與日軍激戰於沂口山地時，在彈雨中陣亡，爲國捐軀。（註一）

附錄：

一、郝夢齡略歷（註二）

郝軍長夢齡，別號錫九，現年四十一歲，河北藁城縣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歷充東北教導隊排、連、營長，魏益三榆關警師，任團長，十五年夏擢升旅長，十六年改充三十軍第二師師長，五月二次北伐兼充副軍長，十七年三次北伐，改充五十四師一百六十一旅旅長，十九年三月升充師長，七月兼副軍長，旋奉命兼任鄭州警備司令，二十年六月升兼第九軍軍長，本年九月自動保該師副師長劉家麒升師長，本人專任軍長職。此次率部抗戰出發之前，已抱必死決心，並對子女立遺囑云：此次北上，抱犧牲決心，若不幸陣亡，汝等聽汝母、汝祖母之教訓，若中國不亡，可入遺族學校讀書云云。足證郝氏早具殉職決心。遺有八旬老母、妻一、子三、女二俱幼，寄寓漢市法租界。

二、劉家麒略歷（註三）

劉師長家麒，別號鍾磊，現年四十三歲，湖北武昌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科畢業，分發東北，歷充東北砲兵連、營、團長、砲兵司令，十八年任十九軍砲兵指揮，十九年任五十四師參謀長，並迭充旅長、副師長，二十三年入陸軍大學特別班深造，本年九月畢業，升充五十四師師長。爲人刻苦耐勞，治軍之暇，尤好研究新式兵器。遺妻一、女一，無子，居武昌，出發之前，移居宜昌。（註二）

日軍侵陷包頭與固陽。

昨（十五）日，歸綏失陷後，以日軍爲基幹之日僞軍各兵種混合隊約四千餘人，由歸綏西進，續攻包頭、固陽，同時百靈廟之僞蒙軍，亦以汽車部隊數百人進佔黑沙圖，企圖窺伺前山。時我守包頭騎兵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六、十七日

五五二

第六軍佈置新防線予以迎擊，但因馬占山所率之挺進軍內部失調，未克及時應援，致騎六軍陣線爲日軍突破，兩部乃向五原轉移。包頭、固陽兩地於本日均陷敵手。（註四）

比利時正式發出九國公約會議請柬；我國表示接受邀請。

比利時政府本日正式將九國公約會議請柬送達九國公約簽字國，計有英、美、中、法、義、日、荷蘭、丹麥、墨西哥、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印度、瑞典、挪威、波利維亞等國，均爲被邀之列。我國本日已接受比利時駐華代辦送到之請柬；外交部長王寵惠覆電稱：

「中國政府接受比國政府之邀請，並希望會議成功，使遠東和平，得依據國際公約及正義，迅速重新建立。」

（註五）

註一：「太原會戰（一）」，頁五七。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南京「中央日報」。

註三：同註二。

註四：「平綏鐵路沿線之作戰」，頁五八。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上海「申報」。

十七日 日軍侵陷邯鄲，湯恩伯部積極部署漳河防線。

自本月以來，侵平漢線日軍乘我軍衛立煌部轉援晉北之際，乘虛而入，石家莊、元氏、內邱、順德相繼失陷。本月九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部署平漢線防務，升任湯恩伯爲第二十軍團長，改隸第一戰區，轄第十三、第五十二兩軍，防守河北、河南兩省交界之漳河陣地，以禦來敵。本日，日軍陷邯鄲，繼續南犯。（註）

註：閻錫山檔案（要電）：南京蔣委員長謹密佳一作享京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九日。另見中日外交史略（二），

十八日 孔祥熙返抵上海。

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於本（二十六）年四月二日，以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特使身分赴歐，先後至英、法、德、捷、瑞士、義大利、美國等國考察訪問，購買軍火，並與部份國家簽訂交通、金融條款以助抗日。事畢於九月二十四日，自意大利乘維多利亞號輪船啟程返國。本月十三日抵菲律賓馬尼拉。十四日乘美機香港飛剪號由馬尼拉直飛香港。本日，孔副院長乘法國郵船海素號抵上海。（註一）

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在湖南設立長沙臨時大學，學生開始報到。

七七事變後，平、津相繼失陷，平、津地區三所著名大學：北京、清華、南開爲表明抗戰態度，決定南遷長沙，設立聯合臨時大學。九月，租借長沙小吳門外聖經書院校舍，爲臨時大學校舍。

本日，三校南下學生開始報到，由於多數學生是從戰區而來，無法維持生活，嗣經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委會議決：從學校經常費中節省法幣五千元作貸金，救濟困苦學生。這是後來抗戰期間流亡學生實行公費制度的開端。（註二）

日軍侵略磁縣，湯恩伯軍團於漳河南岸佈防禦敵。

昨（十七）日，日軍第十四師團攻陷邯鄲後，繼續南犯，與我徵調而來之第十三軍（湯恩伯）第八十九師（王仲廉）激戰於磁縣。本日，八十九師因傷亡甚重，調安陽待命，磁縣遂陷日軍手中。第二十二軍團長湯恩伯於安陽，佈署漳河南岸陣地，以阻擊來犯日軍。（註三）

註一：郭榮生：「孔祥熙先生年譜」，頁一三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七、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十八、十九、二十日

五五四

註二：吳相淵：「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六七八—六七九。

註三：「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六三。

十九日

外交部呈請行政院派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為我國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代表。

外交部以比利時通知我國派遣代表參加在布魯塞爾召開之九國公約會議，擬派駐法大使顧維鈞、駐英大使郭泰祺、駐比利時大使錢泰前往參加。本日呈請行政院明令特派，呈文云：

「案准比國駐華大使館照會，以比國准英國之提議，經美國之贊同，根據九國公約第七條之規定，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於十月三十日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遠東局勢，期以和平方法，從速停止不幸之衝突。茲特通知中國政府請派代表屆時參加會議等因。查前次國聯會議討論中日事件時，我方曾派駐法大使顧維鈞、駐英大使郭泰祺、駐比大使錢泰為代表參加會議。此次九國公約會議在北京舉行，擬請仍派該員等為我國代表參加會議，以資熟手。理合將該員等參加比京九國公約會議全權證書稿附錄呈請鑒核，轉呈明令特派，照式分別備就全權證書三份，發交本部，俾便電知轉發，實為公便。謹呈行政院」（註）

註：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〇二。

二十日

上海我軍反擊蘊藻浜南岸日軍。

由廖磊所率之廣西部隊第二十一集團軍，於本月十二日陸續開抵上海後，我第三戰區司令部即計劃以該集團軍為主，對入侵上海蘊藻浜南岸之日軍，發動攻勢。本日，廖磊下達向日軍攻擊作戰命令。

（註一）

侵娘子關日軍被我軍圍困於舊關附近高地。

入侵娘子關日軍，在舊關一帶與我第二十六路軍進行激烈戰鬥後，日軍第二十師團川岸兵團，被我

軍圍困於舊關附近高地待援。(註二)

茲誌第二十六路軍總司令孫連仲呈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報告戰況如次：

「太原。司令長官閻：舊關核桃園一帶之敵，係川岸兵團兩個聯隊(七七、七八)，經近日圍攻肉搏，山溝中積屍纍纍，敵傷亡甚多，殘敵千餘退守舊關附近高山，構築工事與我對峙中。職孫連仲號印。」(註三)

註一：「崧澗會戰」(一)，頁一四七。

註二：「太原會戰」(二)，頁八二—八四。

註三：閻錫山檔案(要電)：「孫總司令號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 我軍反擊侵上海蘊藻浜南岸日軍，略有進展。

自本月七日，侵滬日軍第三、第九等師團強渡蘊藻浜，企圖進犯大場後，即與我軍胡宗南、黃杰、楊森等部，展開激戰，雙方寸土必爭。相持至十八日，我第二十一集團軍抵滬增援。我第三戰區即以第二十一集團軍爲主力，反攻蘊藻浜南岸。昨(二十)日，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下達作戰命令。本日下

午十九時，我軍乘夜開始攻擊，激戰澈夜，略有進展。(註一)

侵平漢線日軍強渡漳河，與我守軍激戰兩晝夜。

侵入平漢線日軍第六、第十四兩師團，於本月十日進佔石家莊後，即沿平漢鐵路及其兩側地區南犯。我第一戰區爲阻日軍南犯，令湯恩伯爲第二十軍團長，率第十三、第五十二兩軍，部署漳河防線。昨(二十)日，日軍第十四師團由東、西保障企圖強渡漳河，與我守軍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激戰兩晝夜，雙方傷亡均重。(註二)

日外相廣田弘毅希望德國出面調停中日衝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五五六

自本年八月，日軍擴大侵略中國的戰爭後，在日本軍部中，部份基於確保對蘇俄戰備觀點，而對中日戰線擴大而感到不安的人，也不在少數。其中尤以日本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石原莞爾等人為中心，他們認為蘇俄才是日本的首要敵人，因而希望只要可能的話，不妨通過第三國的仲介，來結束對華戰事。

首先由參謀本部第二部德國股的馬奈木敬中佐（中校）通過德國駐日陸軍武官奧特對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有所策動。此時的德國，以蘇俄為其主要假想敵，故亦認為如果中日戰爭長期化，則必然會把中國逼到和蘇俄一條陣線，結果對德國不利，故亦希望早日結束中日戰爭。於是馬奈木敬乃陪同奧特趕到上海，直接向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說明日本方面的意圖。（註三）

本日，日本外、陸、海三部一致同意由德國出面斡旋中日和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遂正式將日方上述旨意，傳達給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註四）狄克遜即刻將日方旨意電報德國外交部。而此時德國元首希特勒亦盼中日戰爭早日結束，因確立聯日腹案，決定先調停中日戰爭，若不成功，則改變方式，公開支持日本。於是日本的意願及希特勒的腹案，遂開啟德國出而調停中日戰爭的契機。（註五）

註一：「中日戰爭史略」(一)，頁一九四。

註二：同註一，頁一八〇。

註三：「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八九—九〇。

註四：「日本外交史——日華事變（下）」，頁一七九。

註五：張永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一九—二〇。

二十二日 國民政府派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為我國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代表。

本月十九日，外交部呈請行政院，派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為我國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代表。本日，國民政府明令：

「特派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爲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代表。」（註一）

侵晉北沂口日軍再增援軍。

自本月十二日，侵入山西省沂口日軍第五師團，與我守軍衛立煌部展開激戰以來，雙方傷亡慘重，戰局呈膠著狀態。爲此，日本華北派遣軍特由平、津地區抽調萱嶋支隊赴沂口。本日，萱嶋支隊於沂口對我守軍展開攻擊。（註二）

娘子關中日戰事慘烈，孫連仲請速調生力軍增援。

自本月十四日以來，第二十六路軍總司令孫連仲即率部與日軍第二十師團激戰於娘子關前舊關一帶，並曾一度將日軍圍困於舊關附近高地，惜因兵力不足，無法加以殲滅，而日軍又不斷增援，孫連仲因於本日電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速調生力軍增援。其電云：

「司令長官閣下：昨、今兩日，敵軍陸續增加，敵利用飛機、大砲協同步兵猛攻，我陣地多被突破。本路軍自房山、琉璃河、涿州、平山抗戰以來，激戰數十次，實力損失三分之一強，嗣又奉令援晉，在娘子關一帶血戰八晝夜，損失甚重，實力不滿六千人，擔任陣線綿亙五十餘里，兵力分配無餘，敵若攻破任何一點，即難應付，請速調生力軍增援爲禱。職孫連仲養亥印。」（註三）

平漢線漳河失守；我軍退守安陽。

漳河戰事經過二十日、二十一兩日之戰鬪，我五十二軍雖曾一度反攻，奪回東西保障，惟日軍被迫退至漳河河岸後，突向我軍反撲，致我軍傷亡極重。第一戰區爲達逐次消耗敵人之目的，於本日下令我軍退守安陽。日軍於侵佔漳河右岸後，第六師團轉用於沁滎；第十六師團轉用於山西，平漢路日軍僅剩第十四師團一部及偽蒙軍數千人，遂未敢繼續南犯。（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二日

德國表明不參加九國公約會議，惟願從中斡旋中日衝突。

本月六日，國際聯盟大會接受遠東顧問委員會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處理日本侵華戰事。十五日，比利時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於三十日在北京布魯塞爾開會。出席布魯塞爾會議者，依規定除九國公約簽字國外，尚有對遠東有關係的國家參加。（註五）因此比利時亦邀請和遠東有關係的德國與蘇俄兩國參加。我政府基於與德、俄兩國，均有密切關係，希望兩國均能出席九國公約會議。在德國方面，遂由駐德大使程天放於本月十五日，拜晤德國外長牛賴特，探詢德國的態度。（註六）

本日，德國以曾簽字九國公約，但未批准該約，且日本已宣佈抵制九國公約會議，認為會議將不會有結果為辭，表示不便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並由其外交部次長麥根生指示駐華大使陶德曼轉達中國政府，謂德國不參加比京九國公約會議，但非意謂偏向任何一方，同時建議中國政府直接與日本談判，必要時，可由德國從中調停。（註七）

註一：「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六四。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頁三七〇。

註三：閻錫山檔案（要電）：「孫總司令發亥電」，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註四：「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二九—三〇。

註五：董霖：「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二四。

註六：程天放：「使德回憶錄」，頁二一九。

註七：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調停」，頁二〇。

二十三日 顧維鈞電呈外交部，法允我國貨物秘密假道越南。

自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即於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五日兩度宣佈封鎖我國瀕臨太平洋各口岸，

以圖阻斷我國對外交通。我國爲突破日軍之封鎖，即令駐法大使顧維鈞和法國交涉，假道越南。本日，顧氏將與法國交涉假道情形及渠在歐洲觀察國際間對中日情勢，電呈外交部。電文云：

「頃約晤美大使交換意見。渠言，『(一)昨晚見法外長談我國假道越南事，悉法閣昨已議決在北京會議決定辦法以前，法方允准我國一切在途中之貨物通過越南。惟切望我方慎密將事，勿致洩漏。北京會議決定各國假道後，日如對法爲難，各國應協助法國一致應付。(二)美政府對北京會議除首重調解外，尙無具體方案，惟希望各國本九國公約第十屆之精神開誠交換意見，共同決定辦法，美政府亦須視各國之意見如何再定步驟。此係渠上星期離美時情形，嗣後美總統對美代表團另授訓令與否，須俟約晤美代表接洽後奉告。(三)義、德與日合作，在會態度深堪注意。(四)蘇俄向各方表示不同，惟據最近消息，除物質外難期有進一步之協助。(五)我國抵抗能力與精神，令全世界欽佩，此後國際態度仍以我國抵抗情形爲實際標準。』謹聞。顧。」(註一)

上海我軍反攻蘊藻浜南岸受挫，退守小石橋、大場、新涇橋、唐家橋一線。

自本月二十一日夜，我第三戰區以第二十一集團軍爲主力，反攻蘊藻浜南岸，惟未能奏功。日軍四個師團隨即在其飛機及艦砲支援下，向我軍反擊，戰鬪至本日，我軍退守小石橋、大場、新涇橋、唐家橋一線。此役，我第一七三師旅長龐漢禎及第一七一師旅長秦霖以下，犧牲慘重。(註二)

註一：「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六四。

註二：「中日戰爭史略」(一)，頁一九五。

二十四日 外交部電示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代表與會原則及應付方針。

本日，外交部致電巴黎中國大使館，轉告我國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代表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等三人，有關我國政府應付九國公約之目的，在使各國於會議失敗後，對日採取制裁辦法。其電略云：

「(一) 依照目前形勢會議無成功希望，此層我方須認識清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

五六〇

(一) 但我方對各國態度須極度和緩，即對義、德二國亦須和緩週旋，勿令難堪。並須表示會議成功之願望，我方求在九國公約規定之精神下謀現狀之解決，此係我方應付之原則。倘各國以具體問題徵詢我方意見時，因日本以武力侵犯我領土，應先知日方之意思，故先請其轉詢日本後再由我方予以考慮。

(二) 我方應使各國認識會議失敗責任應由日本擔負，切不可因中國態度之強硬，而令各國責備中國。

(三) 上海問題應與中日整個問題同時解決，切不可承認僅謀上海問題之解決。

(四) 我方應付會議之目的，在使各國於會議失敗後，對日採取制裁辦法。

(五) 我方同時應竭力設法，促使英、美贊成並鼓勵蘇聯以武力對日。」(註)

註：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〇三。

二十五日 蔣百里訪羅馬拜晤墨索里尼。

上(九)月七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分派胡適赴美；蔣百里赴德、義，說明日本侵華暴行及中國抗日決心。本日，蔣百里訪羅馬拜晤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蔣氏略言：

「日本侵華爲正義所不容，日本藉反共之名，締結日德防共協定，實爲偷天換口。近來義國加入日德防共協定之說甚囂塵上。日本反共，盜名欺世，願閣下鄭重考慮，作英智的扶擇，以勿加入日德防共協定爲是。」

墨索里尼亦很直率說明，義大利將來參加日德防共協定，並非反對中國，仍因爲西班牙問題困於英、法，故請中國及蔣委員長不必有所顧慮。(註)

註：蔣百里先生全集，第五輯，頁一〇五——一〇六；第六輯，頁二三七——二四一。

二十六日 錢塘江鐵橋修築完成通車。

錢塘江橫亘浙中，地處衝要，自民國十七年全國統一後，東南建設，日異月新，交通需要益切。諸如民國二十二年杭江鐵道的通車，七省公路的修築及滬杭甬鐵路亟待展築至紹興，無不因錢塘江一水阻

隔，截然中斷。故倘能造橋過江，聯貫通車，不僅有助於浙省經濟、文化之發展，即於東南國防亦有莫大助益。基於上情，浙江省政府因與鐵道部合議，各贖資一半，修建鐵橋，由杭州閘口六和塔附近橫跨錢塘江，橋分上、下兩層，上層中間爲公路，兩旁各爲人行道，下層敷設單軌鐵道。（註一）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錢塘江橋工處正式成立，十一月七日，鐵道部派茅以昇爲工程處長，羅英爲總工程師，十一月十一日正式開工。此橋總長一千三百八十七公尺，預計十八個月完工（即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完工）。惟自開工後，由於錢塘江濶而水深，時有潮汛，兼以上游洪水又不時爆發，致江流極不穩定，且江底積沙甚厚，橋墩根植頗爲不易，工程進度一再遲延。（註二）迄本日，錢塘江鐵橋始在逾千工作人員的日夜趕工中，順利修築完成通車，耗用工款達七百萬元。（註三）

侵滬日軍陷大場鎮，我軍轉進蘇州河南岸。謝晉元奉命率部孤守四行倉庫，表明政府抗戰決心。

自本（十）月四日，侵滬日軍上海派遣軍策動大場鎮攻略計劃後，即以其第三、第九兩師團爲主力，在其第十一、第十三兩師團之側面掩護下，主攻大場鎮西面顧家宅、唐橋站、頓悟寺等陣地，與我胡宗南、黃杰、楊森等部展開激戰，迨本月中旬，我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等部由廣西馳援上海。二十一日，我軍開始反攻蘊藻浜南岸陣地，是時日軍四個師團全數投入戰場，藉飛機與艦砲支援下，向我軍反擊，相持至二十三日，我軍不支後撤。（註四）本日，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下達我軍轉移陣地命令，大場鎮遂陷日軍手中。

茲誌命令要旨如下：

一、戰區以持久戰之目的，除以一部據守鐵路附近諸要點外，將南翔以東陣地逐次轉移於蘇州河右岸。
二、中央作戰軍應派隊固守北站附近、彭浦、暨南新村、眞茹鎮、倪家街諸要點，妨害敵軍之前進，北站附近據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五六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五六二

着由第八十八師派兵一團擔任之，於上海西站、豐田紗廠、北新涇、姚家渡之線，沿蘇州河右岸與右翼作戰軍連繫，佈置新陣地，另於杜家宅、錢家宅、郁家宅之線，沿此江右岸佔領前進陣地，其原任滬南及滬西之守備部隊，仍應嚴密警戒，增強工事。

三、左翼作戰軍應派隊據守洪橋濱、顧家濱、陳家宅、洛陽橋、新涇橋西端諸要點，妨害敵軍之前進，並於姚家渡（不含）上行上、小南翔、唐家橋之線，連繫蘆藻浜左岸原陣線，佔領陣地，另於石橋、劉家池、孟家宅之線，佔領前進陣地。

四、兩軍作戰地境線如左：

黃渡鎮（紀王廟鎮西北六公里）、蘇州河南岸、姚家寶、倪家街、九王廟、洛河橋宅相連之線，線上屬中央作戰軍。

五、各軍應將接近敵方公路、橋樑盡數破壞。

同日，我第三戰區中央作戰軍總司令朱紹良接奉命令後，決定於本日晚由現陣地向蘇州河右岸轉進，並作如下之部署：

一、第八十八師應以一團留置閘北、彭浦，掩護我左翼部隊撤退，十二時後轉進至真茹（不含）江橋間，疏開佔領各村落拒止敵人，並掩護我虬江前進陣地之構築。

二、保安總團以一團佔領真茹鎮、暨南新村各據點，非有命令不准撤退。

三、第三十六師以一團構築虬口右岸真茹鎮西南工事。

以上各部隊均歸第八十八師廖旅長指揮。

四、各部隊之撤退，應各留置少數部隊掩護，稍加統制後，即於其地區內向指定地區集結待命。

五、各部隊戰鬥地境區分如左（線上屬右）：

① 右地區（第八十八師）與左地區隊（第六十一、第八十七、第三十六師）間，為朱家港、陳家宅、葉家宅相連之線。

1. 第六十一師與第八十七師間，爲王家宅、黃家宅、暨南新村西端、大場東端相連之線。

2. 第八十七師與第三十六師間，爲唐家宅、西沙、大場西端相連之線。

③ 左地區隊與左翼作戰軍間，爲紫堤鎮、華漕鎮、江橋相連之線。

六、各部隊撤退後集結地點如左：

① 第八十八師、保安總團、稅警總團，集結北新涇鎮附近地區待命。

② 第三、第三十六、第六十一、第八十七等師，集結虹橋鎮西北附近地區待命。

七、總司令部在真茹鎮附近，爾後轉進至青浦以東北崑山附近。（註五）

是時，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向世人表明我政府抗戰決心，下令留置一部兵力，死守閘北。第三戰區代司令長官顧祝同仍指示中央作戰軍總司令朱紹良，下令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由五二四團團副謝晉元率一加強營（四百五十二人）孤軍鎮守四行倉庫（大陸、金城、鹽業、中南四銀行聯合倉庫），卽爲國人所稱頌的「八百壯士」。（註六）

附錄：

一、朱紹良將軍與上海會戰（註七）

上海會戰：本會戰足爲朱將軍讚譽的：爲膽識、勇與謀。民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戰役初起，我軍最高指揮官爲張治中。爾後淞滬戰場擴大，成立第三戰區，乃畫分爲三個作戰區，卽右翼軍、中央軍、左翼軍，每一作戰區指揮一至兩個集團軍，而將軍亦於此時接替張治中職務，調任中央軍總司令，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作戰正面爲北站至蘊藻浜南岸，亦爲主作戰方面，兵力最大時，指揮二十餘師，數十萬衆。

將軍之勇：將軍於赴任之日，只率同我與另一中校參謀及一上尉副官前往，當時因白晝行動困難，故於夜間由南京乘汽車出發，於黎明前抵達總司令部。時總司令部位於南翔以西的安亭鎮，至則總部主要幕僚人員，除軍法處長外，其餘均隨前任離職，總司令部幾乎陷於癱瘓狀態。將軍當時以情況不甚明瞭，各級指揮官尚未謀面，而且總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五六三

部的指揮機能，一時亦難恢復，故隨即率同副總司令與我一副官乘車前往第一線視察。車行至暨南大學附近，迎面飛來日本飛機數架，他是專為監視戰場活動的，遇有車輛及部隊行動時即俯衝掃射或投彈，戰場道路彈痕纍纍，隨處都有被炸的車輛。此時將軍下令座車漸停路旁，以避敵機視察，不意司機因非軍人出身，聞敵機飛來，即驚慌離車跑向路旁一大樹躲避，不意為敵機所窺見，即俯衝向該樹掃射，司機環繞大樹躲避，有如捉迷藏一樣，但却安然無恙。敵機去後，將軍若無其事，亦不責備司機。一日間將所有師級以上的指揮所全部視察完畢，並隨時而不機宜。晚間回總部，並命令總部於次日即推進至真茹暨南大學附近四號橋指揮所，此後將軍白晝則親往前線指揮，晚間始回總部處理公事。總部經常遭敵機轟炸，將軍則從不進入防空洞。有一次戰事最危急時，大場陣地為敵軍所突破，敵軍先頭裝甲車已進至總部附近，將軍却神色自若，除命令警衛營進入陣地，準備作戰外，並即調整部署，抽調第一線有力部隊側擊突入之敵，卒能挽轉危局，恢復陣地。會戰至最後於奉命轉進至蘇州河南岸時，則於一夜之間，全部安然渡河，並重新部署完畢，這除了將軍的智謀外，就是有賴於將軍的膽量了。當轉進時，前有強敵，後有蘇州河地障，而且又都是久戰疲憊之師，在這種情況下退軍，實非易事，將軍了解兵情，為安定軍心，乃將總部前進指揮所人員列為最後轉進的序列，將軍率同少數幕僚人員於指揮掩護部隊已撤退至總部指揮所附近時，並向委員長報告部隊安全轉進完畢，始隨掩護部隊撤退，其沉着勇敢，實為常人所難及。

將軍之謀：上海會戰，戰場狹窄，部隊缺乏機動空間，全會戰有如陣地攻防，故少戰術運用，亦不易表現指揮藝術。但在本會戰中，將軍仍有極為卓越的指揮表現，亦就是表現於指揮部隊的轉進。上海會戰於是年八月十三日開始，至同年十一月間敵軍於杭州灣金山衛登陸，始告結束，全戰役進行時間約為三個月。作戰最高潮為十月間，在此時期敵軍始終採取中央突破方式，並於大場、羅店為會戰的焦點，尤於蘆漢浜之大場、八字橋，為我中央軍與左翼軍的接合部，敵軍更傾全力攻擊。十月中旬大場、八字橋幾次易手，戰事慘烈，我精銳部隊幾喪失殆盡，最後的預備隊為戰鬪力較為薄弱的朱耀華部，亦使用於此主作戰方面，結果無濟於事，大場、八字橋終於陷落，陣地被突破。此時已無預備隊可資使用，只有調整部署，將第一線部隊抽調來填補缺口。戰事進行至最為危急時（十月下旬），將軍建議轉進至蘇州河南岸，最初委員長指示盡可能多延長時日，但最後敵軍先頭已進至總部指揮所時，委

員長指示於次日晚間八時接受重要命令，但未明示轉進意圖。將軍隨即作如此的處置，令我以電話下達命令，要第一線部隊即準備於後日拂曉全面反攻，但爲免妨碍部隊運動，所有輜重全部即晚移駐蘇州河南岸，並命令工兵利用夜暗於蘇州河增架應用橋數座，並要我即刻擬就轉進命令，並告知各部隊派受領命令的軍官於明晚八時前到達總部指揮所受領命令，但當時是告知前來受領反攻命令的。果然，屆時委員長的電話來了，詢問將軍一切準備好了沒有，將軍答以已經準備完成，委員長乃令轉進蘇州河南岸已設陣地。一夜之間，十數萬衆於敵前轉進完畢，敵軍於次晨始發覺我軍撤退，這是由於將軍欺敵所發生的作用，敵軍還以爲我軍將行反攻。這裏還有一段小插曲，可以提出報告的，也可以說明將軍的機警與智謀，當轉進命令已經下達，部隊正在行動，於當晚十時委員長又來電話，詢問將軍在閘北留置了若干部隊固守，將軍答以無此計畫，並建議不必留置，但委員長命令爲向世界人士表明我政府抗戰到底決心，必須留置一師兵力死守閘北。將軍於接受這個困難任務後，幾經考慮，認爲此時，軍師長均在行軍中，電話亦已撤除，遂級傳達命令已不可能，但將軍却很快就想出了一個妥善的辦法。閘北原有一個師防守，當然留置一個師是不可能了，但一個師撤退照一般原則應有一個團的掩護，所以他馬上寫了一個手令，書明閘北守備部隊團長以上的指揮官拆閱，並規定拆閱者就是受領命令的，手令規定的就是負責死守閘北。並隨即派參謀傳令，至則只見及掩護部隊的指揮官謝晉元副團長，他只率一個加強營的兵力負師的掩護任務，因爲他是代表團長指揮的，所以他就以團長的身份拆閱此命令，並欣然的接受了這個命令，抗戰中名振中外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就是由這個小插曲中產生的。這雖然是無關宏旨的小事，但亦可充分表現將軍的智慧與機警。

二、孫元良：四行孤軍——八百壯士（註八）

第八十八師孤軍的由來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日之役，國軍堅強抗戰，日軍屢攻不逞，相持三閱月。十月二十六日，我大場陣地失陷，迫得國軍於當夜從第一線轉移至滬西。十一月十二日更向後總退却。

十月二十六日早晨，上海戰區國軍最高指揮官顧祝同先生打電話給我：「委員長想要第八十八師留在閘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見怎麼樣？」我略加思索，答：「我不同意。爲什麼呢？如果我們死一人，敵人也死一人，甚至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五六六

們死十人，敵人死一人，我就願意留在閘北，死守上海。最可慮的是，我們孤立在這裏，於激戰之後，幹部傷亡了，連絡隔絕了，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第十八師的士氣固然很高，並且表現了堅守閘北兩個多月的戰績，但我們也經過五次的補充啊。新兵雖然一樣忠勇愛國，但訓練時間較短，缺乏各自為戰的技能。這——是實際的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最後終於奉命留下一個團，死守閘北。——這就是「八百壯士」的由來了。

孤軍光榮達成任務

在全軍退却滬西前，我請第五二四團的團附謝晉元中校和該團第一營營長楊瑞符少校兩位同志到「四行倉庫（大陸、金城、鹽業、中南四銀行聯營的倉庫）」我的司令部裏，我親自交給他們「死守上海最後陣地」的命令。

我向他們說：「你們最好把指揮所和核心部隊位置在這裏。這幢龐大的建築物不只堅固易於防守，同時更易於掌握部隊，我們的新兵實在太多哪。這裏糧彈存儲很多，為防自來水管被截斷，飲水也有存儲。有這樣好的根據地，你們可以堅持下去，好好地打仗了。」他們很驕傲地接受了我的命令。後來果不負我所期，在抗戰史上留一極壯烈的史蹟。

堅守最後陣地三天後，晉元同志給我一封信：

元良師長鈞鑒：竊職以犧牲的決心，謹遵鈞座意旨，奮鬥到底。在未完全達成任務前，絕不輕率怠忽；成功成仁，計之熟矣。工事經三日夜加強，業經達到預定程度。任敵來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敵軍再次來攻，結果，據瞭望哨兵報告，斃敵在八十人以上。昨（二十八）晨六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見，咸拍掌歡呼。現職決心待任務完成，作壯烈犧牲！一切祈禱鈞念。職謝晉元上。二十九日午前十時。於四行倉庫。

我的回信：

謝團附、楊營長、暨我諸忠勇同志：余頃在滬西前線。余雖在滬西前線，余之魂魄與諸同志同在閘北。

余奉命防禦閘北軸心陣地，保我疆土。諸同志奮勇却敵，固守二月有半，倭敵終未能越雷池一步，所以報國，幸不後人。近以一髮之動，全線西移！本軍亦奉令轉移陣地，而以最後守衛閘北之責付託我忠勇之諸同志。

諸同志能服從命令，死守據點，誓與閘北共存亡！此種堅毅不拔，臨危受命之精神，余與全軍同志同致無上之敬意。

我中華民族自古多果敢赴難之士，岳家軍屹然不動，戚公軍驍悍却敵，以身許國，浩氣長留天地間。我國民革命軍賦此美德，重以最高統帥之教訓，不吝犧牲，早抱成仁之決心。此次殺敵致果，實開震天動地之歷史偉績。我黃帝億兆子孫，全世界千百萬後世人，必以血誠讀此史頁。

諸同志孤守閘北已三日夜矣，敵之畏葸與我之勇敢已爲舉世所共見。滬上中外人士交口欽佩，民衆奔走援助；咸負「如可贖也，人百其身。」之願。此誠中華民族之光榮，我中華民國之光榮，亦我國民革命軍人之光榮。

望繼續奮鬥，完成抗敵使命，流最後一滴血！我最高統帥於諸同志之壯烈犧牲，殊深嘉慰。余敬以轉告。十月二十九日，孫元良於滬西。

三、外電對我上海變換陣地之各種評論（註九）

一

倫敦二十八日海通電：此間各報，本日對上海前線華軍於猛烈抗戰之後，始按照預定計畫，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業經布置妥當之新防線，一致表示欽佩。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特別提出華軍之英勇抵抗，並稱日軍尚未獲得其摧毀中國軍隊主要目的，即此次兩軍作戰，華方傷亡固極慘重，但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之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須知若干華軍器械，猶未充分，但一般所認爲不能保持一日之陣地，彼等竟守至十週之久，此種奇蹟，自屬難能可貴，上海一隅之抵抗，對於整個中國均有極大影響云。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五六八

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泰晤士報二十八日社論，對淞滬戰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評論，先謂本報對於此次上海作戰中國軍隊之英勇智謀表示最大敬意，繼謂日軍欲使滬華軍局部而有計畫退却變為總潰散，殆將感力盡精疲之苦。日軍之最大與唯一目的，在摧毀中國陸軍，使之不復有堅強有效之戰鬥力，苟無以達此目的，則土地縱有所得，亦無大關係，以目前所知，日軍殊未有達此目的之可能。日軍縱謂殺死華兵甚多，縱謂上海戰事此後不再延長，然實則未必如是，上海十週血戰，將有一口證明中國已安置從來未有的兵力之基礎矣，華軍現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雖華軍大部係現猶訓練未充足，武裝未齊備，並因無力置備雨衣，猶攜傘與俱，然外人所認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至十週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陸軍不能抵抗的猛烈砲火轟炸之下，仍能有序作整齊之退却。吾人於此見滬華軍之抵抗，將在中國各處發生精神上影響，不獨今日如是，即將來亦然云。

三

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新聞紀事報二十八日社論稱，華軍在滬抵抗日軍攻擊之戰績，實為歷史中最英勇光榮的一頁。滬地華軍之忠勇抗戰，當可感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諸代表，為維護國際法起見，同取均等之堅決立場。各國有較中國所有更強之武器，力能發起對日之國際抵制，此舉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棄侵略之狂暴行動。

侵正太線日軍攻陷娘子關，孫連仲等退守平定。

侵正太線之日軍第二十師團，由於無法突破我娘子關正面陣地舊關一帶，乃另派有力部隊為左縱隊，於二十五日突破我娘子關南約五十公里的束回鎮。本日進佔娘子關西南約二十五公里之柏木井，攻擊我娘子關及舊關一帶陣地之背面。我軍以背後交通線有被敵截斷之虞，乃全面白娘子關撤退，逐次抵抗，退守平定。（註一〇）

茲節錄孫連仲回憶錄中有關娘子關戰役情形如下：

「（九月）三十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免職，任連仲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而平漢線軍事，改由第一戰區

長官程潛指揮。此時日軍指揮官爲土肥原，率其第十四師團，第二十師團之一部，及河邊旅團主力，沿平漢線南下。時值晉北戰事告急，連仲奉命守娘子關要隘。十月十日石家莊淪陷後，敵軍第六師團之一部、河邊旅團之一聯隊及第二十師團之全部，轉攻娘子關，連仲乃嚴令各軍，沉着應戰，相機殲敵，擊敗來犯之日軍。是役殲敵一千餘人，獲步槍一千三百餘枝，機關槍三十餘挺，重砲三百門。嗣以敵人陸續增加，乃展開慘烈之拉鋸戰，迭創殲敵，激戰兩週，敵乃集中砲火猛轟我軍陣地，掩護工事俱被摧毀，加以左右友軍均已轉進，娘子關於二十六日被迫棄守，連仲奉命轉進之趙城方面，嗣又移駐臨汾。」（註一一）

九國公約會議展期至十一月三日舉行。

九國公約會議原訂本月三十日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頃因比利時內閣發生變動，比利時政府決定展延至十一月三日舉行。（註一二）

註一：交通部檔案：「錢塘江橋籌備報告」，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註二：吳笠田：「曾養甫先生言論集」，頁四二八—四二九。

註三：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頁一〇。

註四：「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八〇。另見中日外交史略(二)，頁一九五。

註五：「淞滬會戰(二)」，頁一六五—一六七。

註六：「孫元良回憶錄」，頁一八六。

註七：「朱紹良先生年譜」，頁一五三—一五五。

註八：同註六，頁一八〇—一八二。

註九：「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一三，頁四六，正中書局印行。

註一〇：同註四，頁三七一。

註一一：「孫連仲回憶錄」，頁四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五七〇

註一二：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二十七日 外交部電示顧維鈞等，可於九國公約會議中，列舉日本侵華違反九國公約之事實。

外交部本日致電我國參加九國公約代表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等人，可在九國公約會議中，列舉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違反九國公約之顯著行動十八條。其電云：

「顧、郭、錢大使鑒：九國公約會議時對於九一八以來，日本違反該約之顯著行動，我方代表如有陳述之必要，可列舉：(一)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之佔領。(二)偽國之產生與維持。(三)二十一年進攻上海。(四)二十二年進攻冀察。(五)冀東偽組織之產生與維持。(六)干涉冀察行政，庇護匪偽，佔領察哈爾之一部。(七)華北大規模走私，並強力阻止中國海關之緝私。(八)日本軍用及民用飛機在中國各地，尤其華北非法飛行。(九)特務機關之到處設置。(十)縱容日、鮮人販售毒品。(十一)在中國領海內侵犯中國漁業權。(十二)二十五年冬日軍庇護匪偽攻擊綏遠。(十三)日駐屯軍之非法演習。(十四)本年七月七日日軍攻擊盧溝橋。(十五)日政府拒絕中國政府撤退軍隊用和平方法解決糾紛之建議。(十六)日本增調大批陸、海、空軍來華。(十七)本年八月十三日日本陸戰隊開始攻擊上海。(十八)日軍現已侵入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河南各省，並在佔領各地設立所謂治安維持會，操縱一切行政。外交部。」（註一）

日本正式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

自本（十）月十五日，比利時政府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十九國與遠東有直接關係之德、俄兩國，參加比京所召開之九國公約會議後，比利時駐日大使即於本月二十一日拜晤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親自邀請日本出席會議，惟此時，日本已與德國連繫，決定不參加九國公約會議。

本日，日本正式回復比利時，表明決定不參加，並以「關於中日兩國紛爭，他國沒有干涉的權利。」再度發表長篇聲明。（註二）其大意如次：

「國際聯盟根據中國片面虛偽報告，通過了支援中國決策的決議。此次受到邀請的九國公約參加國，當然要受國聯決議的約束；是則日本即或參加會議，也難期有公正妥當的結果。包括有和東亞毫無利害關係的國家在內之此一會議，會徒然刺激中、日兩國的民心，反而使事態益趨糾紛。」（註三）

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於歸綏。

本日，日本關東軍依據其十月二十五日所發出之偽「蒙古自治聯盟施策」，於本日在歸綏召開第二次蒙古大會，成立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由雲王擔任偽主席，德王爲偽副主席，日人金井章擔任最高顧問。（註四）

註一：「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〇三—四〇四。

註二：上村申一：「日本外交史——日華事變（下）」，頁一七四。

註三：「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八五—八六。

註四：「現代史資料」⑨，日中戰爭（2），頁一五六。

二十八日 蔣委員長在蘇州訓示第三戰區將領對日作戰注意事項。

日本侵滬戰事，自本月二十六日，我軍自大場轉移陣地後，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鼓舞軍隊士氣，本日親臨蘇州前線巡視，並召集第三戰區師長以上將領，面授機宜。其訓話云：

「此次淞滬陣地轉移，本委員長特來前方巡視，和各位相見，趁此機會要將今後作戰應該注意的幾件事情，和各位說明。

上海的戰事，自始至今，將近三月，各位統率所部，努力抵抗，不惜以壯烈的犧牲，給倭寇以絕大的打擊，此種爲主義、爲國家拼死抗戰的精神，已經充分的表現出來了！一般外人看見中國軍隊裝備欠缺、武器不良，以爲一旦對日作戰，必不能抵禦侵略。這一回我們淞、滬各軍經兩月半的抗戰，左翼仍能維持原有陣地，右翼陣地亦按照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計畫祇作戰略上的移動，這種奮勇超絕的戰績表現出來，無論中外人士，對於中國軍隊，不僅改變了從來輕視的心理，而且都不能不表示非常的贊歎和敬佩！英、美各報且讚揚我軍隊已因瀾戰之英勇，與此次有秩序之轉移陣地，安全退却，證明中國軍隊已建築其國軍基礎於從來所未有的歷史之上云。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仗，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策略之下，已使敵人受到意外大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

但是我們一想到前方，犧牲了許多官兵都是各位親自培養、訓練出來的，無異是各位親愛的子弟，對於他們的犧牲，大家一定感覺十分悲痛，全國同胞亦莫不一致表示哀悼！但是他已為救國而死，死有無上的光榮和價值，故他們一定安心瞑目。我們高級將領要安慰已死部屬的英靈，就要繼續他們的精神，不怕失敗，不怕犧牲，死傷越多，越能振作士氣，犧牲越大，越要堅定志向，就越能夠發揮我們的抗戰力量，來提高國家的地位，增加軍人的榮譽，完成死者的遺志！不要以為傷亡很多就覺得氣餒，或貪生怕死，保全實力，不顧國家民族的存亡，和友軍的生死；如此愈怕死的軍隊，必愈無生路，越想保存實力的，就越要被敵人消滅；當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軍人有一分力量，就應為國家作一分的犧牲，以一分犧牲，就要挽回一分國運，再接再勵，堅持到底，就是我所說的，流盡最後一滴血，射盡最後一顆子彈，準備最後的犧牲，直到消滅倭寇的侵略，獲得最後勝利為止，纔算盡到了我們後死者的責任。我們高級將領要抱定決心，認定目標，凡屬被敵人所佔領的土地，必須洒遍我們自己部下的鮮血，方能對得起我們國家祖先，使我未死的部下或後世子孫，仍能踏着我們的血跡，繼起奮鬥，以為將來收復一切失地的基本和規範。

各位都是高級將領，各人都帶了幾千、幾萬的部下，為了爭取民族的生存，我們固應不惜任何犧牲，但並不是無愛惜部下的生命，而是要使一兵一卒都要作最有效果、最有代價的犧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全靠各位高級將領能夠操心慮危，加倍勤勞，本着過去幾個月以來所得的作戰經驗和教訓，努力改進自己的缺點，以增加部隊的戰鬥力量，尤其要多用腦筋，苦心研究，設種種方法來打破敵人的慣伎，以減少官兵的死傷，如此，即可使已死者的價值，格外提高起來；現在我們各個部隊各方面的缺陷，隨時都可以發現，但大家總是輕易放過，沒有認真考察出來，

或是考查明白了，而沒有切實督促部屬嚴格改進，以至各師官兵，並不會因參戰時期的長久和戰鬪經驗的增加而減少死傷，我們各軍長、師長，對於這一點，實在應該特別注意，不好以爲部下的傷亡事屬平常，就輕輕放過，總要時刻用心，精神貫注，凡屬發現那一團、那一營戰術、戰略上的錯誤或缺點，和衛生、勤務等各方面的毛病，就要切切詳明的告誡他們，嚴厲督促，立刻改進。現在敵人的弱點已完全暴露出來了；敵人的慣伎，我們一般官兵也都知道了，如果我們能隨時改正自身的缺陷，講求有效的戰術，就一定可以打破敵人的慣伎，發揮我們革命的威力，殲滅倭寇。現在各師犧牲如此重大，兩月半之中，每次無論新舊部隊，一上火線，即傷亡很多，這完全是我們高級指揮官平時對於減少傷亡的戰術沒有用心研究，或是明知缺點所在，而不去切實改進。這個毛病，大家今後要澈底改變過來纔好，不但如此，各位並要將改進自己部隊的心得和克敵制勝的經驗，隨時報告上級指揮部，和鄰近新到的部隊和友軍，使全軍都能夠避免由於同樣毛病或缺陷所發生的損失和死傷；如此，纔能夠使我們的戰鬪力愈戰愈持久，愈戰愈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現在各個部隊最要改進的毛病，就是不注意縱深配備，與兵力疏散的二點，工事構築亦不甚着力。大家又不曾切實用心研究，以致陣地常易被敵人突破，許多官兵在敵人飛機、炸彈、大砲、戰車攻擊之下犧牲了；如果我們在未戰之前，有十分周密的縱深與疏散配備，敵人無論如何兇猛，也不能打破我們的陣地；如果工事能夠盡量加強，掩護確實，無論敵人飛機、大砲如何厲害，也減少我們官兵的傷害。所謂『平時多流一點汗，戰時少流一點血』，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現在我們右翼既轉移到新陣地，乘敵人精力疲憊陣腳未穩之際，要趕快嚴密縱深配備，多築強固工事，凡有重要據點工事，我們都要去親自檢查督促，利用當地軍民，日夜趕築，務求堅不可拔。又現在每營作戰正面爲五百米突，縱深也要有五百米突，構成一五百米突平方面的陣地，多築如鱗式及斜交陣地等各種不規則的工事，使官兵疏散，層層據守，尤其要多築交通壕，如此，敵人每人每一個砲彈或一個炸彈，頂多祇能損害我們一、二人。故一營人擔任五百米突平方面積的陣地，就是戰術上一個原則，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酌量地形、地勢，善用這個原則。至於敵人以大砲攻擊和飛機轟炸，我們可以做用劉河劉和鼎軍長、良鄉孫連仲總司令應戰的經驗，就是敵人以飛機大砲、轟擊的時候，前陣官兵可以暫時退避到兩側或後方交通壕內，一俟轟擊停止，敵人步

兵將要衝上來的時候，立刻將全線官兵由交通壕前進，攜帶麻袋、沙包搶補原有陣地，乘勢出擊，以消滅敵方衝來的步兵，這是躲避大砲、炸彈固守陣地一個最好方法。我們前線官兵無論日夜鏖戰，如何辛苦，對於這種減少死傷，固守陣地的戰術，應盡量研究習練，運用嫺熟，決不好存絲毫苟且、偷惰的心理，坐令部屬徒然犧牲！這是今後作戰亟應改進的第一點。

第二、各級官長應身先士卒，發揮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的精神。現在前線有許多傷兵下來，常對人說，他們在前線不僅從未見到師長、旅長，即團長的面目，亦很少看到，認為高級長官都不在前方，表示不滿；各位當然是不會如此，但一般傷兵對於中外人士既有此傳說，我們就不得不特別注意，嚴格檢查一下，如果在戰事緊急關頭，我們高級長官，不親臨前線指揮督戰，試問如何能夠使部下不退而能達成任務呢？我們軍長、師長應該每天或夜間都要到前線巡視陣地，旅長、團長尤其要常在前線指揮督戰，如此，一方面可將我們高級將領的精神貫注到最下一層的士兵，一方面前線官兵得到高級將領的鼓勵指導，人人感奮，就格外能夠衝鋒陷陣，殺敵致果。

第三、對於前方部隊的經理、衛生應特別注重。現在前線官兵，有幾月未曾發餉，幾天沒有飲食，甚至到飢寒、疾病，種種的痛苦，似此身心感覺疲乏，士氣何能旺盛？士氣不能維持，戰鬥力量何能發生，這是頂可擔憂的一件事，我們高級指揮官，除掉指揮作戰之外，更要以改良部隊經理、衛生為最主要的任務。官兵薪餉應按期儘早發給，乾糧要充分預備，並要分配得當，限制食用；其餘服裝的換補、戰地的衛生、戰場的清掃、疾病的預防治療等，都要我們高級將領隨時檢查，督促改良，使官兵常能保持飽滿的精神，俾得發揮強大的戰鬥力量。

第四、對於傷兵管理與死傷的撫卹應從速設法改進。本來對於傷兵管理與死傷官兵撫卹的事務，在軍政部設有傷兵管理處與撫卹委員會等機構來辦理，但是各軍、師長對於自己部屬的死傷，不好置之不顧，要知道我們要保持士氣，增加戰鬥力量，第一個要件就是對於死傷官兵的撫卹、慰問，應有迅速妥當的處置，尤其對於陣亡官兵的忠骸，應負責尋找，招回安葬，即使就地掩埋，亦要設法標明；他們的家屬應酌給救濟金，派員慰問。總要盡到我們長官的心事，使「存歿俱感」纔好；至於傷兵管理最要緊就是要分別輕重傷，各師自己設法，指定地點來集中醫治，重傷者可以送往較遠的後方醫院，輕傷者不可任其流轉後方，應就戰地附近臨時醫院收容調治，以便傷癒歸隊。現

在各部隊的傷兵散在後方，無人管理，難免不發生滋擾情事，各軍、師長官亟應派員到各地醫院調查、慰勞，重傷的應該酌量發給慰問金，輕傷治癒，即應召集歸隊，總要使他們百折不回，跟隨我們官長共同生死，始終不渝纔好；要知道：我們能夠得一個有作戰經驗和戰鬥能力的傷兵回來，較之補充十個新兵，力量還大，並且傷癒的士兵，都願歸隊，重上戰場，格外能夠強固全軍士氣，增加戰鬥力量；所以對於傷兵照料管理，實是我們高級長官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不妨多費一點金錢，多派專員，竭誠辦理。我所發給各位特別費，其用意就是在此。

第五、對於上級命令應敬謹奉行，絕對服從，並須盡心研究，務求貫徹到底。要知道：上級官長對我們下一個命令，就是指示我們全部官兵一條生命的道路，我們如能遵照命令去作，並能確實達成命令所規定的任務，就能夠保存我們上官、部下和自己的生命，從而延續光大國家民族的生命。反之，若將命令當作具文，敷衍塞責，就是違反命令、違犯命令，就是毀滅自己的生命，而且要累害上官與部下，和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這個道理在平時是如此，在這空前大戰的時候，更屬顯而易見，所以大家無論對於軍事委員會、戰區司令長官，或各集團軍總司令所頒發的命令，一定要當作一件關係全軍生死，全戰勝敗，全國存亡的大事，敬謹接受奉行，絕對服從；尤其軍事委員會所下的命令，都是有關整個的戰略大計，與全部的戰術改正等事，而且綜合各方的經驗報告，切實研究的結果所編成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什麼通令或訓令可比，可以隨便看過就算完事的，大家接到命令之後，就要研究實施的辦法，不但要立刻奉行，而且要督促部下，力求貫徹。要知道：我們高級將領唯一統馭部隊的方法，和戰勝倭寇的道理，就在如何使命令貫徹到底。我們要使命令貫徹到底，就要我們自己能絕對服從上官命令，我們要此人格和精神，使部下對我們信仰，不致動搖，然後纔能夠以身作則，使全體部屬都養成服從命令的習慣，來完成抗戰的任務。

第六、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要持久抗戰，就要不怕陣地毀滅，不怕犧牲一切，要以精神勝過物質，爭取最後的勝利。現在我們陣地雖被敵人突破，但我們第一道陣地失了，還有第二道陣地與敵抵抗；第二道陣地再失掉了，還要在第三、第四道陣地與敵抵抗，我們時時要存最後必勝的心時時要作轉為勝之計，處處設防，步步抵抗。有一個據點，就要出死力固守，有一點工事，就要盡全力守住，雖剩一兵一卒，未奉命令，至死不退。總要如我前面所說：凡是我們失却的陣地，或萬不得已而被敵人所佔領的地方，無論寸土尺地，總要洒遍我們自己與敵人的血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八日

五七六

，方能對得起我們國家與已死的先烈，如此，敵人雖佔領我們國土，亦永不能得到結果，使倭寇雖勝，亦不得不償所失。我們的武器雖不及他，但我們這種抗戰圖存的精神已勝過他，他的精神早已受了打擊，最後必至崩潰。

我們這次抗戰，許多的官兵已作了壯烈的犧牲，而前途還有千百倍於今日的艱難和困苦，更待我們去克服，只要大家能按照我上面所講的幾點，切實做到，我們忠勇奮發的士氣，必可長久維持，來達到持久抗戰的目的。現在我們右翼陣地已移到蘇州河的南岸，這是我們瀾戰最後的一線，也是我們保護上海最後一條生命線，我們要保有上海，以保持東南唯一的門戶，就要抱定最後犧牲的決心，死守這一線陣地，我們至少要能支持三、四個月，始可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操最後必勝之權。

最後要告訴大家的，就是這次我們與敵人作戰，如果單靠我們一國現有的軍力，與他對抗，那末，我們建設未成，準備不足，當然不容易打敗他，但是我們是被侵略的國家，我們是為國家生存而戰，是為擁護國家正義而戰，這種神聖偉大的民族抗戰，世界各國除了倭寇之外，都要同情我們、贊助我們，我們就可以國際形勢壓迫敵人。但是我們要獲得國際的同情和贊助，必須我們自己先要有抗戰的精神和決心，能夠持久不懈，拼戰到底；如果我們在這次上海戰爭發生以後，到雙十節為止，不能以壯烈的犧牲，予倭寇以最大的打擊，來支持陣地，制止敵人的進犯，則本月五日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正義演說，不會發表，國聯譴責日本暴行的議案，也不會通過。現在各國之同情我們，贊助我們，這就是我們官兵兩月半以來抗戰犧牲的結果。日前九國公約會議即將召集，倭寇顯已成為舉世所共棄的國家了，如果我們再能維持三、四個月，則我們軍民的精神愈益發揚，我們國家的地位愈益提高，國際對我們的同情愈益深切，而倭寇武力的破綻和其野蠻殘酷的暴行愈益表露於世，則國際形勢的轉變將更不利於敵人；何況他們國內的矛盾太多，此次侵略我國，師出無名，勞師遠戰，他們一般軍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戰爭，都不願意侵略中國而送死異域；他們被迫到上海、華北各地與我軍作戰，如果沒有優越的大砲、飛機轟擊掩護，他們就不敢前進一步。他們全國軍民實在都已懷着厭戰、反戰的心理，不久內部必要解體，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必然的道理，你們看各國的輿論，就可知道倭寇地位之危險如何。

我們過去悲壯的犧牲，誠足以驚天動地而泣鬼神，但此犧牲而換得來的光榮勝利、軍人榮譽和國家前途的光明

，實在是無限量。敵人以為動員他們的陸、海、空軍就可以威脅我們，但我們決不為他的威脅所動搖；他們以為飛機轟炸、大砲轟擊就可以使我們屈服，但我決不為他的暴力所屈服。雖然開戰以來，僅就上海方面而言，我們死傷官兵已在不少，但我們官兵軀殼可死，而其忠勇壯烈的精神是決不會死的，由這壯烈犧牲所喚醒的國魂，更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古長存，何況我們擁有四萬萬五千萬的優秀同胞，人人都有保衛國家、收復失地、洗雪國恥為這死亡官兵繼續報仇的準備和決心，我相信我們就再犧牲十倍、百倍，也不能被人征服的，我相信我們如過去一樣犧牲，持久抗戰下去，國際正義必然伸張，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們。這次大場、江灣、閘北的部隊，依照計畫作有秩序的撤退，我為什麼還要留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團人死守閘北，外國軍人看見我們這一團人孤立死守，危急萬分，發現人類的同情，就力勸我們官兵由租界安全退出，但是我們官兵以未奉命令，謝絕友軍的勸告，寧願死守不退，這就是表示我們中華革命軍人的精神，有了一個根據地，非得命令，就該效死勿去，與敵人拼死到底，使各國人士知道我們中國軍人已有為主義而戰、為衛國而死的程度和精神，決不是區區倭寇的全部陸、海、空軍所能威脅得到的。我們死守閘北一團人這種精神的表現，就是以使貪得無厭、偷生怕死的倭寇為之喪膽，只要我們全國軍人都有了這種為國家、為主義而犧牲的精神，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在一個命令之下同進退，共生死，必可永久的保持已有的光榮，奪得最後勝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復興中華民族。」（註一）

上海女童軍楊惠敏獻國旗給孤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本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場我軍轉移陣地時，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副團長謝晉元奉令率部孤守閘北之四行倉庫，係為六層樓的鋼筋水泥建築物，為蘇州河北岸的唯一大廈，其三面被日軍包圍，一面與英租界接連。我孤軍「八百壯士」奉命扼守此據點，原在顯示中華民族誓抗侵略的不屈精神。本日晚間，上海女童軍楊惠敏受此精神之感召，冒險將青天白日紅的國旗，送達四行倉庫，更顯示出我中華民族屹立不拔的抗戰精神。

上海女童軍四十一號楊惠敏，江蘇鎮江人，她自南京三民中學畢業後，轉入上海土地測量班就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八日

五七八

抗戰爆發時，任職美的糖果公司，隨即加入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擔任救護等工作。當我「八百壯士」孤守四行倉庫時，楊惠敏等四十名童子軍，曾於昨（二十七）日冒險運送慰勞品到四行倉庫。時楊惠敏見四行倉庫矗立於三面太陽旗、一面英國米字旗之間，心中有一迫切企求，認為爲鼓舞上海的人心，表現中華民族的凜然正氣，四行倉庫屋頂須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乃於本日夜間，攜帶一幅國旗，冒險送達四行倉庫，交給守軍，爲升旗之用。（註二）茲誌楊惠敏自述獻旗經過情形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時局一天天的緊張。八月初，敵人的砲火已經迫近淞滬了。那時我在高中畢業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職，此時已經停工。我像其他愛國青年一樣，獻身捍衛祖國的洪流，加入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對前後方軍民展開廣大而深入的服務工作。

經過三個多月的保衛戰，上海終於失守了！我們童子軍服務團有的隨軍隊撤走，一部份隨着難民撤進租界。我率領七個男女童軍，在公共租界蘇州河畔一個尼姑菴裏爲一千多難民服務。

這天（十月二十七日）夜裏，沉寂的夜空忽然響起激烈的槍聲，我悄悄的溜出尼姑菴去偵察。上海十月的夜是寒冷的，疏星幾點，像往日一樣還是那麼懶洋洋地掛在天幕。遠近的建築物靜靜地羅列着，蘇州河水默默地流着，沒有半點聲音，我聽着自己膠鞋擦在柏油路面的單調腳步聲。

沿着蘇州河往西邊的垃圾橋走，毫無目的地，我不知道槍聲從那裏來，也不知該往那裏走。走到垃圾橋，一排鐵絲網擋住去路。我正在探望，想找一個空檔鑽過去，忽然「撲」的一聲，星光下一把寒光閃閃的刺刀擋在我胸前。幾個月來槍林彈雨下的服務，我的膽子也磨大了；加上四周岑寂似水的夜空，使我的心情格外鎮靜，我一點也不害怕。我的眼光沿着刺刀往上移，朦朧星光下，隔鐵絲網站着一個高大的英國兵。他用生硬的中國話問我：「你是什麼人？」我沒有答他，只伸出三個指頭敬禮，他喊了一聲，用英語說：「Boy Scout」。

我告訴他，我要偵察槍聲的來源。他見我說得輕鬆，態度又漫不在乎，再加上我的裝束是男童子軍，說話却是娘娘腔，他找不出一句適當的中國話來問我，只好跟在我的後面走。我們過了垃圾橋，進入橋頭的英國守兵碉堡，

從槍眼中清楚看見僅隔開一條馬路的四行倉庫。

英國兵告訴我，四行倉庫裏的中國守軍要死守，剛才的槍聲正是與敵軍在激戰。我聽得興奮，心中昇上一個念頭，——我要幫助我們勇敢的守軍。

天已破曉，我只望見一座彈痕纍纍的四層樓大建築物，看不見人。我又望見這大建築物矗立在三方是太陽旗、一方是英國米字旗的中間，我心裏發生一個迫切的企求。爲了鼓勵上海市的人心，表現我中華民族的凜然正氣，四行倉庫的屋頂必須飄揚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回到住處，到了晚上，我脫下童子軍制服，將一面大國旗緊緊地纏在身上，再罩上制服。夜空是黝黑的，有英國兵走動的影子，馬路對面的四行倉庫像一個巨人，俯視着我，我觀察了一下地形，若是溜過馬路，勢必要被左右的英國警戒兵發現，把我作爲槍靶子。過了馬路，四行倉庫有重重鐵絲網圍着，只有沿着鐵絲網工事爬到缺口處，再從窗子爬進去。終歸是要冒險的，我臥倒地上，爬過馬路。我急跳的心剛穩定下來，忽然槍砲聲大作！我以爲我被敵人或是英警戒兵發現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裏不敢動。紅綠的火舌在我頭上飛舞，原來是敵人又向四行倉庫進攻哩，不過敵人似乎不敢過份亂放槍砲，因爲隔蘇州河對岸英租界裏聳立一排大汽油坦克，一顆子彈飛錯方向，全上海市民連日本人也不例外，都要遭受禍殃！

不久，槍砲聲沉寂下去，我又開始慢慢爬，終於到了東側的樓下。謝晉元團長、楊瑞符營長早有消息，知道我要來獻旗，他們都在等候我。

我脫下外衣，將浸透了汗水的國旗呈獻給他們，在朦朧的燈光下，這一羣捍衛祖國的英雄都激動得流下淚來了！謝團長說：「勇敢的同志，你給我們送來的豈僅僅是一面崇高的國旗，而是我們中華民族誓死不屈的堅毅精神！」

他立刻吩咐準備升旗，因爲屋頂沒有旗桿，臨時用兩根竹竿連接繫成旗桿。這時東方已現魚肚白，曙色微茫中，平臺上站了一、二十個人，都莊重地舉手向國旗敬禮。沒有音樂，沒有排場，只有一兩聲冷槍響，但那神聖而肅穆的氣氛，單純而悲壯的場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輩子永遠不會忘記。謝團長帶我參觀各處，窗口和各種工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八日

五七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五八〇

都就地利用倉庫積存的整麻袋黃豆或麥子堆成，十分堅固。負傷的弟兄們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熱淚長流，我堅決要留下來替他們服務，但是謝團長硬把我送出門口，將我推出去。他喊：「衝過馬路，跳下河！」

我猛衝過去，躍下蘇州河，頭上槍聲大作，我知道敵軍發現了我，這時已是白天了，我平日練就的游泳技術救了我，我深潛水中，游至對河公共租界登岸，抬頭一看，蘇州河畔站滿了人，紛紛向四行倉庫屋頂迎着朝陽招展的美麗國旗招手歡呼！（註三）

日本再度表示歡迎德國勸說中國政府與日本談判。

由於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即將揭幕，商討處理日本侵華事宜，日本為阻撓此會議之召開，本日再由外相廣田弘毅訪晤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日本準備和中國直接談判，歡迎德國說服中國政府，尋求中日和平解決爭端。狄克遜乃於本日，即刻將廣田意旨，電請德國外交部對華施予友好影響，以便打開和平談判之門。（註四）

註一：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六二—七二。

註二：楊惠敏述，張力行記：「八百壯士與我」，頁三九—四五，博愛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註三：「孫元良回憶錄」，頁一八三—一八五。

註四：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調停」，頁二〇。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在國防最高會議報告「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與抗戰前途」。

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於國防最高會議中報告「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略謂：

「目前淞滬外圍以至蘇、常一帶戰事日益緊張，暴敵繼續增援，似乎我們的軍事應付，處於更艱難的地位。北戰場自敵人佔領太原後，亦形不利。但就全局來觀，我並未失敗。要知道，此等情形原來並非意外，而是為我方所預期的。軍事上最要之點，不但勝利要立於主動地位，就是退却也要在於主動地位。然後一時的挫折，不致有全盤

潰敗之憂，而可以把握最後的勝利。今天我們主動而退，將來可以主動而進，大體上說來是不足慮的。」（註一）

李濟深等宣言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効力抗戰。

民國二十三年春，閩變失敗份子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陳友仁、徐謙等人，相繼逃避於香港，假抗日救國為號召，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藉以反對政府。惟自抗日爆發後，該同盟已失其號召力，乃於本日宣言解散。（註二）其宣言云：

「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成立，其目的端在促進全民族力量之集中，對日抗戰，以達到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自盧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統一，在此偉大民族戰爭逐步展開之時，吾人應本公誠之態度，共求民族統一之鞏固，促進全民抗戰之成功。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明之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海內外同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効力抗戰，以貫徹吾人之素志。所望全體盟員，此後各自淬厲，本歷年抗戰之決心，作民族忠貞之戰士，並望政府在此存亡一髮之秋，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謹此宣言。」（註三）

附錄：張季鸞：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告解散感言（註四）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負責人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陳友仁、徐謙等日前宣言自動解散該同盟之組織。其宣言略稱：「自盧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明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海內外同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効力抗戰。」我們讀此宣言，非常欽佩，現在貢獻幾句話。

這個自衛戰爭，太艱難、太重大了，至少，今後中國一百年的歷史，要決於此一戰。勝了就是自由民，敗了就做日本奴隸。而我們國家本來無國防，有一點，只是近年掙扎勉強準備的。今天既被迫上了這最後拼命之路了，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九日

五八二

們憑什麼，當然先憑人，暴敵這一把無情之火應當是把我們內部一切矛盾都銷毀了，只留下一個共同意志，一切有智識不甘作奴隸的人，都只許有一個共同意志：就是自衛到底，抗戰到底。這本是三個月以來全國業已充分表現的，但是還有一更要之點，就是，中國今天是軍事高於一切。而軍事的本質，是要統一，要集中，所以全國人才、物力必須集中於最高戰時體制之下，全國要成惟一的組織體，以共同擁護政府，貫徹抗戰。

中華民國革命同盟的解散，可謂適於此種需要。這證明該同盟之至誠愛國，毫無私念，當然對於內、政外交，皆有極好的影響。我們因此希望一切在過去自有政治組織的愛國人士，精神上都要這樣。關於貫徹自衛戰爭的政略、戰略上許多問題，大家要扶助並信任政府，要完全服從最高統帥指導。特別關於國際問題，政府領袖正殫精竭慮為最善之努力，大家要以統帥部之認識為認識，不使敵人奸計絲毫得逞，我們同時則請求政府要如李濟梁諸氏宣言所云：「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我們呼籲取消意志歧異的小組織，但同時必須主張積極的實現意志共同的大組織。中國建國原則則是確定了的，只求政府本三民主義的精神，更集思廣益制為政治的、經濟的各項實施綱領。全國一切人要信守綱領，共同奮鬥。政府要負責使全國有熱烈民族意識有衛國決心的政治上、文化上一切人，都能實際做擁護政府抗戰的工作。歸根一句話：要團結，要互信，要激上激下，無黨無派，都至誠相見，以共同擁護領袖，貫徹這艱難困苦之自衛戰爭！

德駐華大使陶德曼晤外交部次長陳介，轉達德國調停中日戰爭之意。

昨（二十八）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達日本歡迎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後，本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即奉令拜晤我國外交部次長陳介，進行對中國方面謀和試探，表示「中國和日本覓取解決的時機現在已經到了」，陳次長表示在中國答覆之前，須先知道日本謀求妥協的條件。

陶大使應允向德國政府請示，以便回應中國方面的請求。（註五）

蘇俄決定參加九國公約會議。

本(十)月十六日，比利時發出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及與遠東有直接關係之德、俄兩國參加比京布魯塞爾所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其中德國以曾簽字而未批准該約爲辭，拒絕邀請；蘇俄則於本日，由其人民外交委員會致比利時駐莫斯科公使館照會一件，應允出席參加。其文云：

「接准本月二十八日貴公使館節略，請蘇聯政府參加十一月三日貴國京城所召集之會議等因。查蘇聯雖非華盛頓條約簽字國之一，但鑒於此次貴國京城之會議，是依據十月六日國際聯盟大會決議所召集，蘇聯政府因關心遠東事務，故決準備參加上述之會議，謹此敬覆。」(註六)

註一：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第四冊，頁三二。

註二：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人物小傳」，第五冊，頁一二四—一二五。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漢口「大公報」。

註四：張熾章編：「季鸞文存」，下冊，頁二九、三一。

註五：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調停」，頁二一。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南京「中央日報」。

三十日 張發奎代朱紹良為上海戰區中央軍總司令，劉建緒繼任右翼軍總司令。

上(九)月二十一日，軍委會調整第三戰區國軍部署，分爲右翼、中央、左翼三個作戰軍，分由張發奎、朱紹良、陳誠擔任總司令，與日軍在上海作殊死戰。本(十)月二十六日，大場棄守，我軍在朱紹良周全部署下，順利地轉進蘇州河南岸，贏得友邦人士之讚佩。惟此時，綏遠、包頭失陷，西北告急。軍委會於蘭州成立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部，由蔣委員長兼任司令長官，派朱紹良任副司令長官，攝行司令長官職權。本日，軍委會任張發奎代朱紹良爲上海戰區中央軍總司令，另以劉建緒繼張發奎爲右翼軍總司令。(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九、三十日

五八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三十、三十一日

五八四

侵正太線日軍陷陽泉。

自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棄守後，日軍即分由正太線西犯。昨（二十九）日，日軍左追擊隊自柏木井陷平定。本日，日軍右追擊隊沿正太路西犯，陷陽泉。（註二）

德國表明僅願擔任日本向中國求和的遞信員。

本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照會日本政府，將昨日陶德曼和我外交部次長陳介晤面情形，告知日本，並表明德國已盡一分力量影響中國，但欲期待中國對日態度的重大改善，則時機尚未成熟。然而日本外務省竟爲了掩飾其主動透過德國向中國求和真相，故意發表談話，宣稱日本「將不拒絕中國提出的和平建議」。此舉使德國外交部認爲「日本對於製造宣傳效果，比對於實際進行談判，更爲關切。」即刻電令駐華大使陶德曼，告以「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們並不想超出一個遞信員的地位。」（註三）

註一：「朱紹良先生年譜」，頁二二—二三。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

註三：張永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調停」，頁二二。

三十一日 蔣委員長下令上海四行倉庫守軍撤退英租界。

自本月二十六日，謝晉元副團長奉令率一加強營，孤守上海閘北四行倉庫，抵禦四天來日軍六次的進犯，其不畏強敵的英勇表現，已引起中外人士的注目。惟英國以四行倉庫緊鄰英租界，爲免英租界遭到日軍砲火的波及，極力請求我政府，下令「八百壯士」撤退。我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亦以四行倉庫守軍，四天來的英勇表現，已達成所付任務，值此長期抗戰開端之際，國家所期待於「八百壯士」者，實至深且遠，如任其孤軍死守，壯烈犧牲，亦爲國家莫大損失，因諭令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指導該部隊

撤入英租界。楊司令奉令後，即會同該部隊師長孫元良，排除困難，傳達撤退密令。（註一）

本日晨二時，四行倉庫守軍奉令經由西藏路向英租界撤退，時日軍在西藏路架設機槍兩挺，並放射探照燈，等我軍撤退時，加以射擊。我守軍以每組三十人，穿越日軍火網，達兩小時之久，始全部撤走，其中約有四十人因而犧牲。當我守軍走進西藏路對面英軍防地時，受到英軍歡迎，彼等即將一切武器交出，並將受傷者由英軍送往醫院治療。時路透社記者往訪，謝晉元副團長以極悲痛之言調答稱：

「我們實在不願意離開我們的陣地，但是接到了命令，我們不能不遵守。」（註二）

附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註三）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日寇進攻淞滬，國軍迎頭痛擊，十月二十六日，上海閘北、江灣國軍奉令撤退，第十八師第五二四團擔任掩護，韓憲元團長率領兩營逐次抵抗，謝晉元團附、楊瑞符營長率領八百餘人，扼守要點。二十七日四時，閘北我軍全部撤竣，韓團長下落不明，謝團附以一小部士兵扼守新垃圾橋北各大廈，大部雄踞橋西之四行倉庫，與各大廈我軍互為犄角。四行倉庫高六層，用土敏土及水泥鋼骨築成，雄偉堅固，謝團附率八百壯士進入後，一面構築防禦工事，一面分駐各層，憑窗固守。當時西藏路租界英駐軍，以我軍陷於絕境，婉勸卸去武裝，由租界通過，但我全體將士毅然謝絕。未幾，敵軍向該地全力猛攻，我守軍以糧彈不繼，非敵兵衝至射程以內，決不射擊，沉着固守。敵軍有恃無恐，爭先挺進，經我軍精確之射擊，射殺其先頭十餘人，餘敵退走。至午，敵軍復大舉進攻，勢如潮湧，爭擬奪門而入，我即以六樓上機槍射擊，同時以手榴彈由各樓窗口投擲，斃敵八十餘名，自此敵不敢再攻，乃改行長期圍困。十八時三十分，謝團附、楊營長宣佈「誓與敵死拼永無遺憾」。民衆聞訊，咸自動捐送食品，冒險前往慰問，孤軍精神益振，勇氣倍增。二十八日晨，敵兵兩名潛登六樓屋頂，持槍猛撲，謝團附對先登之敵兵一手挾其槍，一手扼其喉，敵兵立斃，第二兵觀狀大駭，遂亦為謝處死。十五時，敵軍一部再向四行倉庫攻擊，未敢迫近，乃將四週房屋焚燒，我小部士兵守各大廈者，大半光榮犧牲。十七時許，守軍不但戰志昂揚，且巨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更在敵火下高舉樓頂，隨風飄揚，壯麗無比。此旗為一十四歲女童軍楊惠敏代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五八六

上海各界民衆所獻者。是日，英租界駐軍再度力勸退入租界，我八百壯士以四行倉庫爲隔北最後陣地，誓以堅守，當予堅決拒絕。時有德籍婦女一人，以汽車裝載大量麵包接濟，苦無法投進，當由俠義之士冒險送入。二十時，倉庫附近之敵稍事後撤，企圖誘我出擊，但我未爲所動，二十一時，敵先後兩度猛攻，均被我以手榴彈擊退，並斃敵六十餘人，至三十日一時，敵藉砲火掩護猛攻，亦被奮勇擊退。三十一日，蔣委員長以該團官兵盡忠職守，達成固守目的，深爲嘉許，除將全團官兵一律晉升一級，並呈請國民政府給與榮譽勳章外，遂令淞滬警備總部指導該團撤退。該團官兵奉令後，於當夜二時，揮淚退出，一部越過敵軍警戒線歸建，大部退入英租界。十一月十六日，國民政府頒發謝晉元、楊瑞符青天白日勳章各一座，以昭懲賞。

陶德曼大使電呈德國外交部，報告設法將日本謀和之意轉達中國。

由於九國公約會議，即將於比京布魯塞爾召開，以討論日本侵華事宜。日本政府爲掩飾其侵華行動，即在國際間宣稱可與中國和談，請德國擔任調停者。爲此，日本參謀本部即將一份議和備忘錄交給德國駐日武官歐特（Fugen Ott），再交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或德國駐華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轉達給中國最高軍事統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陶德曼將上情電呈德國外交部，請示處理方針。（註四）

註一：「孫元良回憶錄」，頁一八六。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壯烈光榮戰史選輯」，頁一七一—一八。

註四：「日本外交並主要文書」（下），頁一〇八。另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七三一。

十一月

一日 外交部發表駁斥日本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聲明書。

上(十)月十五日，比利時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於當月底集會比京布魯塞爾，解決中日紛爭。惟日本於十月二十八日，發表聲明，謾稱侵華乃自衛措置，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本日，外交部特發表聲明，駁斥日本，並謂中國根本無排日之事實，現在不幸之局勢，完全由於日本連續侵凌壓迫所造成。日本佔據我國領土，尙謾稱無領土之野心，則天下之人，其孰信之。茲誌外交部聲明如次：

「口政府決定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後，於十月二十七日以正式復文送至比國駐日大使，申述所謂理由。二十八日更發表冗長之聲明書，闡明其所謂立場。綜觀兩文，不獨對中國多誣蔑之詞，即對國聯與美國維護和平之苦心，亦不予諒解。日本聲明書首謂中國糾紛之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辛亥革命以來之一貫排外政策，尤其是激底的排日政策。並謂日本對於中國國家意識之覺醒，抱有無限同情，且曾予以種種贊助，乃中國非獨不感盛德，反譁張其排日之武器，以致釀成今日事態，故解決中日糾紛之要諦，在於中國放棄其排日政策，而改與日本提携。此種論斷，稍明東亞近事者，不難立見其僞。中國之國民革命，其對外政策，在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為中華民族合理之願望，亦為友邦人士所深切了解，而寄予同情者；對於外人之合法權益，中國政府素予尊重，對於外國資本與技術人才，中國政府尤深表歡迎。今日中外商務之發達，人民之友好，均足為中國善後政策之鐵證，絕非日本謬言所可蔽蔽者也。日本為中國之近鄰，且屬同文同種之邦，中國政府及人民親善之不暇，寧肯加以歧視。顧自辛亥革命以來，日本對於中國侵凌壓迫，無所不用其極，二十一條之要求，至今猶在世人口憶之中；國民革命之後，日本阻撓革命軍北上，破壞中國統一，造成十七年之濟南慘案，所謂對於中國國家意識之覺醒，表示歡迎者，其行為固如是耶！至於日本所稱首先協助中國恢復關稅自主，並對於中國撤廢領判權之期望，表明好意態度，亦與事實不符。中國於十七年已與關係各國簽訂關稅條約，完成關稅自主，獨日本多方要挾，直至十九年始獲訂約，且附有種種條件；

近二年來，日本更一方面協助大規模走私，一方面阻礙中國緝私，致中國關稅收入、關務行政，遭受重大打擊。關於領判權問題，日本近年以來，儘量利用此種特權，掩護種種非法行為，舉其大者，如自由飛行，如私設特務機關，如接濟匪盜，如販賣毒品，不一而足，所謂採取政策以副中國正當的期望者，又如是何耶！迨至九一八後，日本竟強佔中國之領土，危害中國之生存，更明目張膽，肆行無忌，滿洲偽國之後，繼之以冀東偽組織，現更於綏、察兩省，製造其所謂『蒙古國』，以逐漸實現其併吞中國之陰謀；種種情形，為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所不能忍受者，中國仍一再忍受，以期日本之最後覺悟，政府對於人民再三告誡，曉以容忍之旨，人民對於政府之苦衷，亦均能諒解，即中、日人民間，偶有一、二不幸事件，其曲或並不在中國，中國政府亦一本親睦之旨，予以圓滿解決。近三年來，日本對華貿易，逐年增進，本年前六個月幾躋於第一位，中國之無排斥日本行為，於此可證。至於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各地日本僑民之撤退，純係日本一種有計畫之行動，意在預謀日僑之安全，便利日軍之暴行，而當日僑撤退之時，中國官廳所予以種種便利，撤退之後，復為代管財產；以視日本官廳對於中國僑民離日時，予以種種留難者，其厚薄何啻天壤！然容忍自有一定限度，日本之壓迫與侵略行為，既日進不已，中國人民忍無可忍，遂不得不起而抗戰，以實行其天賦自衛之權；但即在抗戰之中，中國人民所引為公敵者，並非全體日本人民，乃為少數侵略之軍閥，中國人民所欲排除者，並非日本僑民在華之合法事業，乃為日本軍閥之侵略行為。總之，中國根本無排斥之行為，初亦無排日之事實，現有不平之局勢，完全由於日本連續的侵略壓迫所造成。日本聲明有謂中日事態之近因，在華北方面由於中國違反所謂『何梅協定』，遣派中央軍隊北上；在上海方面，由於中國不顧『上海停戰協定』，侵入停戰區域，故日軍在河北及淞滬行動，純為自衛措置，並未違反九國公約，此種語調，純為強詞奪理，抹煞事實，盧溝橋事件與上海虹橋機場事件，如何因日軍挑釁而發生，中國政府如何竭盡智能，期求和平解決，日本政府如何缺乏和平誠意，集中大批海、陸、空軍，向華軍進襲，中國軍隊如何不得已起而應戰，日軍如何殘殺非戰鬥人員，及燬壞中國文化機關，中國政府已歷次宣告，中外各國報紙亦多客觀忠實之記載，國聯大會十月六日且有公平詳盡之報告與決議，孰為侵略者，孰為自衛，事實俱在，豈巧詞所能掩飾。況中國政府在本國境內自由調度國軍，乃為國家主權之行使，絕不受任何束縛，若謂日本調派大軍侵入中國領土，而中國反無權派遣軍隊以事防備，

天下寧有是理？至於『上海停戰協定』，則近年以來，上海日軍之非法侵入停戰區域，滬上中外人士類皆耳聞目睹；淞滬變起，日本軍隊公然以公共租界爲軍事行動根據地，尤爲舉世周知之事。日軍已屢次違反停戰協定於先，何能責中國以獨守於後？日本爲九國公約之簽字國，該約明白規定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行政之完整，亦即日本有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行政之完整之義務，今乃毫無真實理由，派遣海、陸軍五十餘萬，大舉侵略中國，佔據城池，屠殺人民，蹂躪土地，而尚諉謂『自衛措置』，尙自稱無領土野心，尙以爲未違反九國公約，天下之人，其孰信之？日本聲明書及致比國駐日大使覆文中，數數提及中國之共產黨及共產主義問題，並謂共產主義與排日政策，同爲中日兩國間和平之障礙，此純爲虛妄之宣傳，世人當不覺信。中國之立國國策，基於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十年以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對於消滅共產黨之暴動主義及赤化政策，曾爲最大之努力與犧牲，其中經過情形已爲世所熟知，無待贅述。最近中國共產黨鑒於中國外侮日亟，救亡圖存之道，唯有奉行三民主義，於是於九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告：(一)放棄暴動政策；(二)停止赤化運動；(三)取消蘇維埃組織；(四)取消紅軍。故在今日之中國，人人奉行三民主義，全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共同奮鬥，抵禦外侮，以實現三民主義之崇高理想。日方宣傳，無論如何巧妙，終難掩飾明顯之事實也。總之，中日兩國之不幸事態，完全起因於日本對中國繼續不斷之侵略，倘使日本政府一旦放棄其一貫的侵略政策，停止其侵略行爲，撤回其侵略武力，東亞和平不難重見曙光。」(註一)

中蘇簽訂第一次信用借款五千萬美元。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日、德簽訂防共協定，以共同防衛共產國際的破壞及防止蘇聯赤化世界爲宗旨，自此德、日兩股力量，如鉗之兩端，分自東、西兩面包圍蘇俄，使蘇俄惴惴不安。(註二)蘇俄乃一面向中國示好，一面訓令中共發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挑起中日戰爭，來紓解其東面威脅。但蘇俄仍然存著一份顧慮，即假如中、日之戰，正如日本軍閥所揚言，日軍在幾個月內就可以結束「中國問題」，(註三)則將會造成一個雄霸東亞的日本帝國，到那時蘇俄勢必倍受威脅。故蘇俄所最樂見者

，莫如中、日陷於長期戰爭，蘇俄即可免受威脅。因此蘇俄在不削弱自身安全及不引發日、蘇大戰前提下，和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給中國信用貸款，讓中國得以向蘇俄購買武器，與日本長期火拚，對蘇俄最爲有利。因而民國二十六年四月，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回國請訓返任後，即向我國提議：蘇聯政府爲對中國表示「好意」起見，擬貸予信用貸款，名爲機械借款，中國可以此信用貸款向蘇俄定購機器及軍火。（註四）

對於此項信用貸款，我政府明瞭蘇俄助華抗日爲另有企圖，因抱極審慎態度處理。及中日戰爭爆發後，因應抗日之急需，乃於本日與俄簽訂第一次信用貸款國幣一億元。惟嗣後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應蘇俄要求改折美金五千萬元（按民國二十六年一美元折合二·九三國幣，一億國幣約爲三千四百萬美元）。

（註五）

軍委會令湯恩伯部馳援太原。

本日，軍事委員會以日軍由同蒲、正太兩路圍攻太原，令在平漢線河南安陽防守之第十三軍湯恩伯部，經水冶、古城、涉縣，西越太行山之東陽關，再經黎城、襄垣、武縣、榆社，策應太原作戰，阻擊沿同蒲線入侵之日軍。

按：十三軍赴太原因運輸困難，未能適時參加戰鬪，太原已陷。（註六）

閻錫山電令衛立煌自忻口退保太原。

自上（十）月以來，日軍由同蒲、正太兩路，進犯太原，與我軍激戰於忻口、娘子關兩地。十月二十六日，正太線之娘子關失陷，日軍乘我轉進部隊立足未定之時，乘隙西犯，直迫榆次，致太原震動。閻錫山司令長官於本日急令在忻口之第十四集團軍衛立煌部，退保太原，協助傅作義，依城野戰。其電

云：

「限即刻到。衛總司令俊如兄惠鑒：固密。晉東方面我軍因受優勢之敵壓迫，正逐次向太原以東地區轉移中。除已令傅（作義）總司令在太原佈置城防，以固我資源重地外，希貴部在榮水壩、青龍鎮、天門關一帶佔領既設陣地，俟敵接近一舉而殲滅之；並協助守太原之傅軍，依城野戰，以保固太原。閻錫山東印。」（註七）

楊杰等電呈蔣委員長，報告蘇俄已表示決在北京會議中幫助我國。

軍委會參謀次長楊杰、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冲，本日自莫斯科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蘇俄伏羅洛夫元帥招談，稱比京九國公約會議，蘇俄決助華，已令出席代表與我國代表切取連繫。其電云：

「本午蒙伏元帥招談，稱比京會議蘇決助我，已令出席代表盡無限之力量，與我代表切取協助應付。惟會議主角爲英、美，務從英、美作強有力之主，力與實際之行動，方爲有利。又養（二二）電所示第四項已得具體答復，伏帥深恐電報不密，職擬返京面呈。再，職在蘇工作大體已竣，留此無事。」

蔣委員長批示：「此養電第四項所定何事？查報。中正。」

辦理：養電第四項「如會議失敗，我國用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期，盼坦白相告。」

（註八）

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在長沙復校開課。

抗戰爆發後，本年七月底八月初，平、津相繼失陷，平、津著名學府北京、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奉教育部命令，南遷長沙，成立聯合大學。本日，三所大學在長沙正式開課，計到學生一千兩百五十人，另有他校轉來借讀生二百二十名。（註九）

註一：「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一輯，十一月份，頁四一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一、二日

五九二

註二：重光葵：「昭和の動亂」，頁六八—七〇。

註三：同註二，頁八五。

註四：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頁四〇七。

註五：中央日報社編印：「我們的敵國」，頁一一一。

註六：中研院近史所編印：「石覺先生訪問紀錄」，頁一〇四。另見國防研究院編印：「抗日戰史」，頁三四。

註七：閻錫山檔案（要電）：「致衛總司令東電」，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註八：「戰時外交」(一)，頁三三四。

註九：蔣夢麟：「西潮」，頁一六九—一七一，中華日報社，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二 日 日軍侵略壽陽、昔陽；衛立煌部自忻口退保太原。

本日，侵正太線之日軍第一〇九師團，乘我娘子關守軍轉進，立足未定，加以攻擊，昔陽、壽陽兩地因之失陷，日軍繼續西犯，逼近榆次。（註一）

同日，負責指揮忻口作戰之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因昨（一）日奉閻錫山司令長官之令，自忻口退保太原。衛總司令於上午十時、十一時下達作戰命令第五、第六號，令忻口我軍轉進太原。忻口遂陷日軍手中。茲誌衛總司令轉進命令要旨如次：

其一 作戰命令第五號

一、娘子關、平定、陽泉先後失陷，我晉東軍受敵壓迫，正逐次向太原以東地區轉移中。

我第二〇三旅已於曹村、芝郡村、匡村堡、東社村、外澗溝西南一〇九八點四高地之線佔領陣地（按該旅原任該線陣地之構築）；第六十六師之二〇六旅（欠一團）附山砲一連半及第二十一師已令於楊家坡、王家山、石嶺關、南山上、宋川村之線佔領陣地，歸王靖國總指揮指揮，掩護軍之轉進。

二、集團軍以確保太原，待敵深入，協同友軍將其殲滅之目的，擬於本（二）日夜向太原以北附近地區轉進，佔領

既設陣地。

三、各部隊任務：

(一) 飛行隊應於明(三)日拂曉，以全力掩護軍之轉移。

(二) 右地區隊應於本(二)日二十一時起，由現陣地分經王會村、代羣、南湖村、鴉兒坑、晉莊、城晉驛、趙莊、水溝道路及其以東平行路，先向鄰都村、錢家坡附近地區轉移，明晚續向川套裏、峯子山之線轉移，佔領陣地，並以一部於黃代溝、趙莊之線佔領前進陣地。原配屬該地區之砲兵一部，着即於日暮後歸還第二十八團建制。

(三) 中央地區隊應於本日日暮直後，酌派一部增強第二〇三旅，其餘部隊於二十一時起，由現陣地分經忻太公路及其兩側平行路，先向石嶺關、宋川村以南附近地區轉移，明晚續向峯子上、青龍鎮、周家山之線轉移，佔領既設陣地。該地區所屬砲兵，除酌留一連支援掩護部隊外，餘於黃昏直後速向黃家園附近地區轉移，佔領陣地。

(四) 左地區隊應於本日日暮直後，酌派小部逕先佔領會理村東側小道亘合索村、陀羅村各南側一帶高地之線，確實連繫第二〇三旅，掩護軍之轉移；其餘部隊於本日二十一時，分經南高村、東馮村、依提村、石家嘴、土牆山道路及其以西平行路，先向田莊、復交附近地區轉移；即以有力一部，佔領邢家莊、馬狐溝、南馮村之線一帶高地，並與第二十一師切取連繫，掩護軍陣地之佔領；主力於明晚續向觀象坡、東青善、西青善及東塢村迄天門關之線轉進，佔領縱深陣地，以一部於泥屯鎮佔領前進陣地。該地區所屬砲兵，除酌留一連支援掩護部隊外，餘於黃昏直後，逕向東留村、宇文附近地區轉進，佔領陣地。又爾後酌抽調一師以上兵力於新城村以南附近地區集結為軍預備軍。

(五) 軍砲兵隊(砲兵第二十三團)應於本(二)日日暮直後，由現陣地經忻太公路向前後李家山、趙家峪附近地區佔領陣地。

(六) 裝甲車隊着配屬於中央地區隊，應盡量阻敵前進，並充分破壞沿途橋樑，務使於半個月內汽車不能通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日

五九四

(七)各地區隊於本晚主力轉移時，第一線應各留置小部竭力拒止當面之敵，非受敵真面目之攻擊，明拂曉前不得全撤。對涼樓台、代羣、辛莊、部落鎮、寺坪及白家山、鴉兒坑、麻會鎮、莊磨鎮、三交鎮兩線，應各置有力後衛，如受敵壓迫時，應講求以小部隊利用村落、山地襲擊敵側背，以遲滯其前進。

(八)各地區隊限四日午前到達指定地區，並佔領陣地。

四、轉進間作戰地境如左（線上屬右）：

(一)右地區隊與中央地區隊間，為王會村、大有張村、曹村、溝北、棘針溝、趙莊、水溝相連之線。

(二)中央地區隊與左地區隊間，為井溝、南高村、蕭家峪、大石村、宋川村西側一五〇〇高地、周家山、土牆山、東塢村、新城村東端相連之線。

五、軍通信在行進間，除中央地區隊以有線電為主外，餘以無線電為主（注意須用本部加發之密碼單）。各地區隊須於明晨各在到達地開設無線電，向本部聯絡。軍通信隊應速以太原城內為基點構成通信網，各地區隊及砲兵隊，爾後速向本部架設電話。

其二 作戰命令第六號

一、軍隊區分：

(一)飛行隊：偵炸機全部，指揮官北正面空軍支隊司令陳棲霞。

(二)右兵團：第十五軍、第十七軍（欠第二十一師）、配屬砲兵一營（到達陽曲鎮後配屬之），兵團長第十五軍軍長劉茂恩，副兵團長第十七軍軍長高桂滋。

(三)中央兵團：第十九軍、第三十五軍一部、第六十一軍、第二十一師、第四十七師（已到達太原）、第一二六旅、第五十四師、第七十二師、第七十三師、第二〇六旅、第一〇一師（第二〇二旅已到達太原）、第二〇三旅、獨立第二旅、獨立第三旅及原配屬之砲兵與裝甲車隊，兵團長第十九軍軍長王靖國，副兵團長第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

(四)左兵團：第十四軍、第六十八師、第七十一師、第九十四師、獨立第七旅及原配屬砲兵第二十七團（欠第四

連)與第二師山砲營，兵團長第十四軍軍長李默庵，副兵團長第九十四師師長朱懷冰。

(五)軍砲兵集團：砲兵第五團、第二十三團、第二十八團，指揮官砲兵司令劉振衡。

(六)軍總預備隊：第八十五師、獨立第五旅、第五二九旅。

二、各部隊任務：

(一)飛行隊：應於四日拂曉偵炸由忻口南進之敵。

(二)有兵團應以主力確保萊水塢、川套裏亘前坡迄窰子上之線，一部於黃代溝、西萬壽、趙莊之線，利用既設陣地，縱深配置之，重點置於左翼。

(三)中央兵團：應以主力於窰子上西北端亘西黃水、青龍鎮迄周家山之線，對東北佔領陣地，周家山方面須特別鞏固；以一部佔領鳳樓閣迄東塢村之線。

(四)左兵團：應以主力確保觀象坡、東青善、西青善及東塢村、欄崗村迄天門關之線，以有力一部於泥屯鎮佔領前進陣地，並另以一小部佔領凌井關警戒軍之左翼。

(五)軍砲兵集團：應以主力於鳳樓閣、陽曲鎮，一部於欄崗村附近佔領既設陣地，限五日拂曉前完成射擊準備。

(六)軍總預備隊：第八十五師在太原附近，獨立第五旅在新城村附近，第五二九旅在新店村附近。

三、各兵團統限於四日午前佔領陣地完畢，並迅速加強工事。

四、中央及左兵團所派石嶺關及東社一帶之掩護部隊，應於軍主力確實佔領陣地後，待命撤回。(註二)

日外相廣田向德駐日大使遜克遜提出對華不合理的和平條件。

由於九國公約會議即將於比京布魯塞爾召開，討論日本侵華問題。日本爲破壞九國公約會議，一面拒絕接受邀請，另方面則透過德國，向中國提出和平條件。本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向德國駐日大使遜克遜(Dickson)提出極不合理的對華和平條件七條，希望中國政府接受。其條件如下：

一、內蒙古自治，一切體制類似外蒙古。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三日

五九六

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至平津鐵路以南，如立即締結和約，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政府，惟希望委派一個親日的首長。如現在不能締結和約，華北又有了新政權，應讓它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本尚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戰爭爆發前正在談判的開發礦產事，仍繼續辦理。

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更擴大，由國際警察管制。

四、停止排日，依照一九三五年南京談判時日本提出的要求辦理（修改教科書等）。

五、共同防共。

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

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

廣田宏毅和日本軍人向德國大使狄克遜和武官奧特少將表示：日本確實希望在上述條件的基礎上談和平。如果中國政府現在不接受這些條件，日本決心無情地繼續戰爭，直到中國最從崩潰為止。（註三）

註一：「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一。

註二：「抗日戰史 太原會戰(一)」，頁六七—七一。

註三：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册，頁四二五—四二六。

三 日 蔣委員長主持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在九國公約會議中對日決不妥協；並糾正中共不守諾言及誇大宣傳。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主持國防最高會議，決定：

一、對於九國公約會議，我應協助各友邦力促其成，並使公約發生實效。

二、對我國出席代表之態度指示：(一)對日決不妥協；(二)對與會代表力持合作；(三)破壞會議之責任應由日方負責。

三、中國共產黨之不守諾言與誇大宣傳，亟應糾正。（註一）

國民政府明令修正「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修正公布「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第四、第六、第八條及第九條條文，其修正之條文如次：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國民政府特派委員二十一人組織之，就中指定常務委員五人執行會務。

第四條 園林設計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由本委員會就委員中推舉，並聘請專家充任之，擔任陵園全部設計事宜。

第六條 總務處分設文牘、會計、事務三課及工程、園林兩組。園林組分設森林、園藝兩股及植物園，置主任七人、工程師一人、技師四人或五人、專員一人、課員十四人至十七人、工務員六人或七人、技術員九人至十二人，並得酌用雇員。

第八條 警務處分設總務、管理兩課及警衛大隊，置主任二人、大隊長一人、課員六人及八人、副隊長二人，並得酌用雇員。

第九條 本委員會處長簡任，主任工程師、技師、大隊長及專員薦任或聘任，其他職員薦任、委任或聘任。職員俸額由本委員會制定呈報國民政府。（註二）

九國公約國在比京布魯塞爾集會，我代表顧維鈞說明日本侵略中國事實。

爲調解中日戰爭而召集的九國公約國會議，本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開幕。由地主國比利時外相史巴克（Spark）擔任主席，與會者有英國之艾登（Eden）、法國之迪爾（Delbos）、蘇聯之李維諾夫（Litvinov）、義大利之阿爾居洛芬底（Aldrovandi）、美國首席代表戴維斯（Davis）、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中國代表團另有團員包括駐英大使郭泰祺、駐比利時公使錢泰、駐荷蘭公使金問泗）及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印度、荷蘭、葡萄牙、瑞典、挪威、丹麥、玻利維亞、墨西哥等國代表。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三日

五九八

議中，主席、美、英、法、義代表均先後致詞，英、美、法代表皆主張與會各國共同努力公平，消弭中日戰爭；義代表則主張中日直接交涉。嗣由我國首席代表顧維鈞發表演說。其大要云：

「中國祈求和平，但在日本侵略繼續進行之中，中國決將抵抗到底。蓋任何代價之和平，非但中國不能獲得公道，即於文明亦無裨益。和平必須根據於九國公約第一條之原則。吾人深知君等均信條約神聖之原則，敢以中國政府全心全意之合作相貢獻。」

顧氏於演說中，復曾提及日本武力侵略之事實，曾經二十三國之代表詳細審查其報告書後，即經五十一國一致通過，證實日本之軍隊已侵入中國之領土，佔領廣泛之區域，北平亦在其中。而日本政府並已派遣其海軍封鎖中國之海岸，復將日本強大軍事之壓力，在海、陸、空三方加諸中國無辜民衆之身。再則日本之軍事佔領，包括與英、德二國領地同大之冀、察、綏三省，及晉、魯兩省之一部份。因之目前戰爭之發生，其爲日本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發生佔領東三省後土地擴張政策之繼續，實已毫無疑義。

顧氏復稱：「中國所抱憾者，即近年以來之軍備整頓，未能更迅速而廣泛，俾得更有效的抵抗侵略，而使國內民衆受慘殺之數目減少。」顧氏繼謂：「日本屢言遠東之局勢係西方人士難於了解者，實則唯一難於了解之點，即日本一意孤行之侵略，不惟破壞其諾言，且與其本身利益亦相抵觸是也。再則日本復時責中國缺少穩固有力之政府，而在其本國政府之內，文人今日所宣稱之和平意旨，明日卽爲其軍人之行動證實其虛偽，故於日本亦毫無利益。」顧氏復稱，提及華北「鉅大之走私運動」，謂其目的在給與中國政府以經濟打擊，在華北造成中國之分裂，而增強日本在該地之控制。關於日本之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顧氏認爲更足證明日本蔑棄條約義務之行爲，使日本有理由可言而捫心無愧者，日本實不必畏懼其理論之不爲人諒解也。再則顧氏對於中國境內排日情緒之存在，並不加以否認，且聲明排日情緒實爲日本侵略當然之結果。至如日方所稱中國政府受共黨份子所操縱云云，則予以非笑。

(註二)

附錄：顧維鈞等呈外交部報告九國公約會議開幕情形電（註四）

南京外交部，八號，三口。九國公約會議，今日上午開幕，由和蘭代表提議，英、法、美、義贊成，公推比國外長爲會長，前駐華代辦戴福祿被選爲秘書長。首由比國外長致歡迎詞，繼謂西班牙事件後發生遠東事件，幾使今晨疑爲世界大戰之先聲，德、日不來，深爲可惜。就德國復文觀之，查其不來或爲暫局。至日本復文應加以詳細考慮。本會議並非一種國際法庭，目的在停止戰爭間之衝突，均可以調解或仲裁加以解決。蓋維司謂戰爭與世界各國皆有關係，損條約之尊嚴，造財政經濟之恐慌，即無條約根據，吾人亦應討論。華盛頓會議各國對於中國前途抱有一種信念，即深信中國民族必能自拔，年來中國進步，此項信念經已證實。不幸中日戰起，不特中日受損，世界各國咸受其害，吾人應設法尋覓雙方可以接受根據條約之公平條件。美國此來除條約外，別無他種義務。英外長謂戰爭易於傳染，即係局部戰爭，亦與全世界有關。日本雖未來，不能減少吾人恢復和平之努力，希望到會者努力合作，英國願以最大之合作求和平之實現，應速即組織小委員會以利進行。法外長謂吾人應從速進行積極工作，不特對於人類之義務，亦爲維持和平及公平之義務，如意存自私不加盡力，反有被牽入漩渦之危險。尊重條約爲文明生存之原則。華盛頓會議各原則，諸君當公論其永久價值，希望雙方同意予公平榮譽之條件，則世界恢復和平，此其發軔。義代表謂此次會議之任務，首限於不能用強制方法，並不能施行譴責，恢復和平同屬願望，但欲求爭端不再發生，不應僅調查爭端直接之起點。因何方啓釁，往往不易判明，東三省、大夏谷兩次國際調查，毫無結果，可爲殷鑒。必須追求爭端深遠之來源，或係內部，或由外來，內部者即受中國民族愛家庭土地不相容之學說之影響。會議目在邀請雙方直接交涉，以後吾人即不必過問。又稱對於不注意實際之會議結果表示保留，余不求諸君鼓掌，但余言與實際相合。下午李維諾夫演說蘇聯應邀來會，此會乃根據國聯議決案而召集者，蘇聯反對侵略，其他對於本案之意見業經詳述，無庸再述。自國際情形日惡，各項國際會議往往忘其成立之目的，或竟與侵略者攜手，其餘侵略者利益冀獲一時苟安，因之新侵略事件又發生，新會議又招集矣。加以各國向不一致，更與侵略者以機會，希望此項會議不蹈覆轍，得有結果，立成一公正之和平，不可因求會議之成功，犧牲被侵略者。嗣鈞演說，大意另用新聞電，各國皆表同情。（義大利未鼓掌）繼謂以中立立場及地理關係將以誠意合作，期復和平，會外一般評論均謂措辭和平，主張堅決。顧、郭、錢。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三日

六〇〇

閻錫山特委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負責太原防衛；並令第八路軍破壞晉東日軍交通。

本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為防衛太原，特呈南京大本營，委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指揮各軍作戰。其電云：

「南京大本營：極密。茲為本戰區作戰指揮統一起見，特委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所有第二戰區各軍均聽該總司令指揮。除分電外，謹電請備案。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江末添戰印。」（註五）

同日，衛立煌部署太原防禦計劃，電呈閻司令長官如次：

「長官閣：固密。茲擬定部署如左：一、以第十五軍、十七軍（欠二十一師）山砲一營為右兵團，以主力佔領菜水塢、川套里亘前坡迄窰子上南端之線，一部於黃代溝西方亘趙莊之線，利用既設陣地，鱗次配備，重點置於左翼。二、以前三十五軍一部、第二十一師、四十七師、四十二師王旅、五十四師、七十二師、七十三師、一〇一師、六十六師之二〇六旅、第二〇三旅、獨立第二、第三旅各部隊原配屬之砲兵、裝甲汽車隊為中央兵團，以主力於窰子上西北端亘青龍鎮迄周家山線，對東北佔領側面陣地，並對周家山須特別鞏固，以一部佔領風閣梁迄東塢村東端之線。三、以第十四軍、第六十一軍一部、七十一師、九十四師、獨立第七旅、砲二十七團（欠第四連）、第二師砲兵營為左兵團，以主力佔領觀象坡、東青善、西青善及東塢村亘欄崗村迄天門關之線，以有力一部於泥屯鎮佔領前進陣地。另以一小部佔領凌井村警戒軍之左側。四、各兵團統限四日午前陣地佔領完畢，並星夜加強工事。五、作戰地境如左：

右兵團——長溝村——前李家山——窰子上——趙莊——大屯莊——城營驛東端——棘針溝相連之線線上，及以東屬右兵團
中央兵團——新城村東端——小坟村——東塢村東端——南嶺——起見溝——神坡村——土牆山相連之線線上，及以東屬中央兵團
左兵團——

六、以砲兵第五團、砲二十三團、砲二十八團為軍砲兵集團，歸砲兵副司令劉振衡指揮，以主力於風閣梁、陽曲鎮

，一部於獺崗村附近，佔領既設之陣地，限於五日拂曉前完成射擊準備。七、中央及左右兵團所派石嶺關及下社（石嶺關東北）一帶之陣地佔領掩護隊，應於軍主力確實佔領陣地後，待命撤回。八、軍預備隊應如左之規定位置：第八十五師太原附近，獨立第五旅新城村附近，第一七七師五二九旅新店附近。謹聞。衛立煌江印。」（註六）

同日，閻錫山致電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令該軍以主力牽制晉東日軍，破壞交通，遲滯日軍西進。

其電云：

「限即刻到。朱總司令：一、敵情如貴官所知。二、貴部應以主力牽制晉東方面之敵，並廣為破壞交通，極力遲滯敵之西進。以一部協同騎兵趙承綬部，努力牽制敵之南進，爾後並乘機進出東關口西北地區，威脅敵人，以掩護本軍之左側背。閻錫山江戌泰戰印。」（註七）

德國外交部令陶德曼將日本和平條件轉達蔣委員長，勸與日本談判。

由於本（三）日九國公約會議開幕，日本並未參加，故要想在會中達成任何與日本有關議案，對日制裁，似乎不太可能。德國外交部因即致電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Trautmann），將昨（二）日日外相廣田所提之對華和平條件轉達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以期打開中日和談之門，並促蔣委員長接受日本條件。時蔣委員長以日本之條件，不僅對中國極不平等，而且極苛刻難堪，故表示「決無遽爾接受斡旋之可能。」然而爲了尊重「第三國之友誼，不能拒絕其好意。」乃勉強同意陶德曼進行連絡。（註八）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册，頁一三五。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二五〇一號。

註三：「國聞週報」，第一四卷，第四十四期。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九四—三九五。

註五：閻錫山檔案（要電）：「致南京大本營江未參戰電」，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註六：閻錫山檔案（要電）：「衛總司令固密江電」，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三日

六〇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三、四日

六〇二

註七：閻錫山檔案（要電）：「致朱總司令江戌參戰電」，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註八：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頁九一，天行出版社，民國五十一年出版。

四 日 國民政府明令修正公布「省警務處組織法」及「首都警察廳組織法」。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修正公布「省警務處組織法」，共九條。規定省警務處直隸於省政府，受省政府之指揮監督，掌理全省水、陸警察事務。

同日，國民政府明令修正公布「首都警察廳組織法」，共二十四條。規定首都警察廳直屬於內政部，受內政部之指揮監督，處理首都警察事務，其轄境以南京市之區域為限。茲誌兩組織法如次：

一、省警務處組織法

第一條 省警務處直隸於省政府，受省政府之指揮監督，掌理全省水、陸警察事務。

第二條 省警務處對於所屬機關職員所為之處分或命令，認為違法或不當時，得變更停止或撤銷之。

第三條 省警務處設處長一人簡任，由內政部部长遴員提請任命，綜理處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及全省各級警察機關。

第四條 省警務處得設秘書一人至三人，承處長之命掌理機要事務。

第五條 省警務處設三科或四科，每科設科長一人，科員三人至六人，分掌各科事務。

第六條 省警務處得設視察二人至四人，辦事員六人至十人，並得酌用雇員。

第七條 秘書、科長、視察由省政府咨請內政部呈請薦任，科員由處長呈請省政府核委，辦事員由處長委用。

第八條 省警務處辦事細則、服務規則及會議規則，由處擬訂呈請省政府核准轉報內政部備案。

第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二、首都警察廳組織法

第一條 首都警察廳直隸於內政部，受內政部之指揮監督，處理首都警察事務，其轄境以南京市之區域為限。

首都警察廳對於南京市政有協助進行之責。

第二條 首都警察廳爲執行法律命令，或依法律命令之委任，於不抵觸法令範圍內，得發布單行警察章程，但

應呈報內政部核准。

第三條 首都警察廳對於所屬機關職員所爲之處分或命令，認爲違法或不當時，得變更停止或撤銷之。

第四條 首都警察廳設廳長一人簡任，由內政部部长遴員提請任命，綜理廳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職員。

第五條 首都警察廳設秘書二人至四人，由內政部呈請薦任，承廳長之命掌理文牘及機要事務。

第六條 首都警察廳設左列各科處：

一、總務科。

二、行政科。

三、司法科。

四、督察處。

首都警察廳於必要時，得呈請內政部核准臨時增設管理外事人員。

第七條 總務科學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職員長警之考核、任免、升降、獎懲及撫卹事項；

二、關於警察經費事項；

三、關於典守印信及收發文件、保管檔案事項；

四、關於圖書刊物之編譯、發行及搜集、保管事項；

五、關於公產、公物之保管及修繕、營造事項；

六、關於服裝、槍械之經理事項；

七、關於調查、統計、報告事項；

八、關於庶務事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四日

六〇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四日

九、不屬於其他各科、處事項。

第八條 行政科掌理事務如左：

- 一、關於警察編制、訓練、調遣及配置事項；
- 二、關於警區設置及變更事項；
- 三、關於調查戶口事項；
- 四、關於保安、正俗事項；
- 五、關於交通、衛生事項；
- 六、關於消防、救災事項；
- 七、關於外事警察事項；
- 八、關於市容整理事項；
- 九、關於營業、建築事項；
- 十、關於協助市政進行事項；
- 十一、其他行政警察事項。

第九條 司法科掌理事務如左：

- 一、關於違警案件處分事項；
- 二、關於刑事案件之偵查事項；
- 三、關於拘留人犯之管理事項；
- 四、關於強制處分事項；
- 五、關於指紋檢查及保管事項；
- 六、其他司法警察事項。

第十條 督察處掌理事務如左：



- 一、關於督察內外勤務事項；
- 二、關於糾察長警風紀事項；
- 三、關於稽查、彈壓事項；
- 四、關於警衛戒備之指揮、監督事項；
- 五、關於情報事項；
- 六、關於長警校閱事項；
- 七、其他臨時命令派遣事項。

第十一條 首都警察廳設科長三人，科員三十五人至五十五人。督察處設處長一人，督察長二人至六人，督察員十二人至二十人，稽查員十六人至二十四人，承長官之命分掌各科處事務。

前項科長、處長、督察長由內政部呈請薦任。科員、督察員由廳長呈請內政部委任，稽查員由廳長委用呈報內政部備案。

第十二條 首都警察廳因辦理特種事項，得設特務組，設組長一人，由內政部呈請薦任，特務員二十人至二十四人由廳長委任，呈報內政部備案，分承長官之命，掌理主管事務。

第十三條 首都警察廳得設技正一人至三人，由內政部呈請薦任，技士二人至四人，由廳長呈請內政部委任。

第十四條 首都警察廳得於各科處設辦事員五十人至六十四人，由廳長委用，並得酌用雇員。

第十五條 首都警察廳得就管轄區域內人口、面積、交通及其他社會情況，呈准內政部盡分若干區，每區設置警察局。

第十六條 警察局設局長一人，承廳長之命主管本區事務，局員一人至三人，輔助長官掌理本區事務。

前項局長由內政部呈請薦任，局員由廳長呈請內政部委任。

第十七條 警察局得就管轄區域內酌設警察分駐所、警察派出所，並劃分警管區，以巡官、長警分任該管職務。前項巡官由廳長委用呈報內政部備案，長警依警士、警長教育規程錄用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四日

六〇六

第十八條 警察局、警察分駐所、警察派出所及警管區之設置及裁併，均應呈報內政部核准備案。

第十九條 首都警察廳於必要時，得呈准設置保安、交通、消防、偵探、水上各警察隊或大隊，以大隊長、大隊附、隊長、隊附、中隊長、分隊長、長警分任各該隊職務。

前項大隊長由內政部呈請薦任，大隊附、隊長、隊附、中隊長、分隊長由廳長呈請內政部委用，長警依照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首都警察廳為訓練警察得呈准設置警察訓練所，以所長、教務主任、事務主任、總隊長、隊長、副隊長、教官、教員，分任該管職務。

前項所長由內政部呈請薦任，教務主任、事務主任、總隊長、隊長、副隊長、教官由廳長呈請內政部委任，教員由廳長聘任呈報內政部備案。

第二十一條 首都警察廳因辦理員警治療，得設警察醫務所，以所長、醫官、司藥，分任該管職務。前項所長由內政部呈請薦任，醫官、司藥由廳長委用，呈報內政部備案。

第二十二條 首都警察廳所屬各局隊所編制員額，由廳擬訂呈報內政部核定之。

第二十三條 首都警察廳及所屬各機關辦事細則、服務規則，由廳擬訂呈報內政部核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日軍侵陷安陽；商震部退守七里店至東尚莊一線。

平漢線上日軍自十月十九日侵佔漳河右岸後，其第六師團轉侵淞滬；第十六師團轉侵山西。截至本月二日，平漢線正面磁縣、武安、臨漳、岳城鎮、東西保障等地，僅日軍第十四師團及偽蒙軍數千人。本月二日，我第一戰區為策應娘子關方面作戰，決兵分左、中、右三路攻擊漳河附近之日軍。

本日，我擔任主攻之中央軍第二十集團軍（商震）開始攻擊，與日軍激戰，日軍迫近安陽。十六日，第二十集團軍撤出該城，退守七里店、東尚莊一線，拒日軍南犯。（註二）

同蒲路關城失陷，日軍南犯太原；山西省政府遷臨汾。

自本月二日，同蒲路忻口我軍轉進，退保太原後，日軍即隨後追躡，並以飛機猛烈轟炸，使我軍無法立足。本日，日軍第五師團進佔太原外圍關城鎮，並沿同蒲路向南進犯。（註三）

同日，山西省政府以太原受敵威脅，遂將所屬各機構遷移至臨汾辦公。（註四）

侵滬日軍越蘇州河南犯。

自上（十）月二十五日，上海我軍大場陣地撤守後，即轉進至蘇州河南岸。自本月一日起，日軍第三、第九兩師團即企圖越蘇州河南犯，遭到我軍激烈反擊。本日，日軍第九師團右翼渡蘇州河南犯。

（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五〇二號。

註二：「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三〇。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一。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漢口「大公報」。

註五：同註三，頁三八一。

五 日 侵滬日本援軍第十軍自杭州灣金山衛登陸；淞滬國軍陷於兩面防禦苦戰。

上（十）月二十日，日本參謀本部增派其第十軍開赴上海，加入侵華作戰。本月二日，日本第十軍在柳川助平率領下，於濟州島附近集結後，即向杭州灣出發。本晨，該軍第六、第一八兩師團利用濃霧掩護，於金山衛一帶登陸；我淞滬右翼守軍第八集團軍（張發奎）之第六十三師（陳光中）因兵力薄弱，陣地為日軍突破，日軍即迅速攻松江城。（註一）其詳情如下：

本日，日軍於拂曉利用濃霧掩蔽，秘密集結軍艦數十艘，向我金山咀附近陣地砲擊，歷四小時，其停泊海面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四、五日

六〇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五日

六〇八

航空母艦，亦於霧散後，以飛機輪番轟炸，掩護其華北調來之第六師團、第十六師團各一部由全公亭、金絲娘橋、金山街、金山咀、漕涇等處登陸，同時乍浦、全公亭間亦發現敵人登陸。是時我在大小營、全公亭、黃姑塘等處擔任警戒之部隊，爲第六十三師之步兵二個連，因兵力薄弱，敵登陸遂得成功，至十時，全公亭方面登陸之敵已達三千餘人，此時該師特務連雖趕到增援，亦以力弱，傷亡慘重，旋第三七八團之第二營到達獨山附近，陳師長當令該營循公路左側側擊全公亭、金絲娘橋北竄之敵，由金山衛、拓林間登陸之敵，其數目亦逐次增加，該師第三七三團之兩營，因受敵優勢兵力壓迫，無法阻止敵之突進。

第六十二師第一八六旅（原奉命北上移駐虹橋，於四日行抵南橋及閔行附近），又奉命於九時頃陸續回抵關里附近，十時向當面之敵攻擊，十一時二十分，佔領關里，惟關里附近沙洲之敵，尙憑工事頑抗，第一八四旅之第二六七團，於十三時已由奉賢趕到拓林，當即協同第一八六旅，分向漕涇及沙洲之敵攻擊，戰鬪至日暮，已將沙洲之敵殲滅，惟漕涇之敵據守我既設海防工事頑抗，迄晚，攻擊仍未奏功，是役我傷亡重大，第一八四旅第三七一團朱再生團長負傷，第三七二團王子隆營長陣亡。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本五口接獲敵在杭州灣北岸登陸報告後，遂爲如左之處置：

- 一、第七十九師即由嘉興分別開往金山縣、平湖、乍浦、獨山一帶，迎擊各該方面之敵。
- 二、第一零七師即由青浦開往金山縣松穩鎮待命。
- 三、第十一預備師，即開嘉興集結待命。
- 四、以上各師，均歸第十集團軍總司令指揮。

同日，越蘇州河南犯之日軍第三、第九兩師團繼向崑崙我左翼逼攻。至於崑崙戰區我守軍陷於兩面作戰困境。（註二）

日軍侵陷陽曲，逼攻太原。

本日，太原周圍要地陽曲鎮爲日軍第二十師團所攻陷，時我由忻口後撤之衛立煌部，在日軍追蹙下

轉進至太原北郊，但因東山高地失守，受日軍瞰制，乃率第十四集團軍各部，渡汾河西撤。是時由正太路娘子關西撤之第二十六路軍、第四十一軍、第三軍等部，亦到達太原城南，知太原已被日軍包圍，即分別南移西渡。至此太原城僅由守軍傅作義部留守。（註三）

陶德曼向蔣委員長轉達日本和談條件；蔣委員長表示須先恢復七七事變前狀態，方可進行談判。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本月三日，請求晉見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轉達日本和談條件。蔣委員長不忍峻拒第三國好意，勉為答應。本日，蔣委員長於南京接見陶德曼，表示中日間須先恢復七七事變前狀態，方可進行談判。如中國接受日本條件，將不為輿論所容；日本如繼續進侵，國民政府如崩潰，則共產黨將得勢。茲誌蔣委員長與陶德曼談話大要如下：

一、蔣委員長表示：「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浪潮所衝倒。」

「日本正在執行錯誤的政策……現在不對中國採取友好的態度，以奠定日後的友善基礎，却但願提出要求。假如日本繼續作戰，中國也不會放下武器。」

「假定國民政府因日本採取的政策而傾倒了，則結果是共產黨在中國佔據優勢。」

「中國不能正式承認收到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正是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各國關切的對象，各國是要在九國公約的基礎上覓取和平的。」

二、陶德曼表示：「我現在的步驟僅僅是極秘密地通知中國政府。」（註四）

註一：兒島襄：「日中戰爭史」，第十三卷，頁一四〇—一四四。另見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七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五、六日

六一〇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一七八—一七九。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一。另見抗日戰史，頁三四。

註四：「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九二—九四。

六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民國二十六年山東整理土地公債條例」。

本日，國民政府爲應山東省政府辦理全省土地陳報及試辦地籍測量，發行公債，明令公布「民國二十六年山東整理土地公債條例」，共十四條。其條文如次：

民國二十六年山東省整理土地公債條例

第一條 山東省政府爲辦理全省土地陳報及試辦地籍圖測量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六年山東省整理土地公債。

第二條 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二百五十萬元。

第三條 本公債利率定爲週年六厘。

第四條 本公債分二期發行，第一期定額五十萬元，定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發行；第二期定額二百萬元，定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一日發行，均專充抵借兩款擔保之用。

第五條 本公債債票票面額定爲萬元，概不記名。

第六條 本公債按票面額九八實收。

第七條 本公債每年付息兩次，第一期公債以二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三十一日行之；第二期公債以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行之。

第八條 本公債第一期以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三十一日爲還本之期，用抽籤法分兩次償還，每次抽還總額二分之一計二十五萬元；第二期以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爲第一次還本之期，用抽籤法分二年四次償還，每次抽還總額四分之一計五十萬元，至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息全數償清。

前項抽籤於各期還本月份十五日在省府舉行，由財政部、審計部派員並由銀行界推舉代表會同監視，即於各該月底開始付款。

第九條

本公債還本付息由財政廳於全省田賦收入項下劃撥一部份作為基金，按期撥交基金保管委員會分存中央、中國、交通及山東省民生銀行備付。

前項基金保管委員會，由財政部、審計部、省政府、民政廳、財政廳各派代表一人，銀行界推舉代表二人組織之。

第十條

本公債以前條指定之銀行為經理還本付息機關。

第十一條

本公債中籤債票及到期息票，得用以完納本省一切賦稅。

第十二條

本公債債票由省府主席及民政廳廳長、財政廳廳長簽名蓋章、鈐蓋省政府印信，並將本條例刊明票內。

第十三條

對於本公債如有偽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蔡元培等籲請世人一致譴責日本摧毀我教育機構暴行。

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日軍在中國各地，利用飛機、大砲，毀滅我各級教育機關，業已不勝枚舉，此實為日本最惡暴行，且亦為世界文明史上最大污點。本日，我教育界人士：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一百零二人，聯名發表長篇之英文聲明，歷述日本破壞我國教育機關之經過。其大要略稱：

「北自北平，南迄廣州，東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國教育機關被日方破壞者，大學、專門學校有二十三處，中學、小學則不可勝數。僅以大學而論，其物質上之損失，按照一九三五年之估計在六千七百萬元以上，至文化上之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一二

失則無法計算，誠所謂中國三十年建設之不足，而日本一旦毀之有餘也。」再次則敘述：「日方此種舉動，係有計畫、有系統，故如中央大學即爲日本空軍所圈定之轟炸目標，嗣果陸續慘被轟炸四次。又如南開大學則轟炸不足，繼以焚燒，全成焦土。日方此種舉動，每以軍事必要爲藉口，殊不知此種種教育機關分佈各地，往往距軍事區域非常遙遠，且絕與軍事無關，日人之蓄意破壞，殆即以其爲教育機關而毀壞之，且毀壞之使其不能復興，此外皆屬通辭耳。」「日本此種舉動，實爲對於文明之大威脅，應請世界開明人士，協同吾國，一致譴責。如果此種威脅不能制止，則世界將無進步與和平之可言。」且以爲「遲疑不決，即不啻與侵略者以鼓勵，惟有舉世決心實施有效制裁，始爲保障文明最簡便、最迅速之唯一方法。」（註二）

附錄：洪桂己：日軍破壞之文化設施（註三）

一九三六年，日本關東軍在安東逮捕教育局長鄧之傑；安東省教育廳長孫文敷和鳳城第二師範校長，以反滿抗日罪名逮捕；通化第六師範校長馬冀北、佟冠英亦均遭受迫害。七七抗戰開始後，我國文化教育機構到處被破壞，文物流失。日軍的破壞分：（一）飛機的轟炸，（二）大砲轟炸，（三）艦隊射擊，（四）士兵之搶奪等。其破壞之程度遍及華中、華北及華南各地區。上海市政府前之國父銅像，竟也被日軍推倒。國父故鄉廣東省中山縣，日軍也進入搜查。甚至寺廟、教會都有很多被破壞，當然也有日軍部隊長愛好中國文化下令保存者，例如山東孔廟、靈崗石佛寺市部隊長下令禁止破壞、掠奪。但此類保護文化者到底是少數，尤其華中一帶破壞最爲嚴重。

第一節 炸燬商務印書館與正中書局

商務印書館始創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正月，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其總廠設於上海閘北寶山路，佔地八十餘畝，爲總務處、印刷所、編譯所、尚公小學及東方圖書館所在地，後於棋盤街新建發行所，設備日益充實。在歷任總經理夏瑞芳、張元濟、王雲五等領導下，確定其出版事業之方針，一方面發揚固有文化，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化，謀溝通中西，以促進整個中國文化之光大。其次，該館復舉辦實際教育事業，如尚公小學及幼稚園，培植職員及閘北居民子女。而創設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之東方圖書館，尤爲著名，此館係由「涵芬樓」蛻化擴充而成，館址設寶山路以西，佔地十一畝九分四釐三毫，館屋爲最新式五層鋼骨水泥大廈，所藏圖書，除涵芬樓原有

者外，歷年多方蒐購，全部計有四八八、三九五冊，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陸戰隊突襲閩北，翌日十時，自航艦起飛之日機竟轟炸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總務處、印刷所、棧房、木匠房、儲電室、自來水塔、住宅、暨東方圖書館之房屋，皆被炸燬，濃烟蔽空，焚餘紙灰飛達十數里外。而編譯所與東方圖書館之機器、工具、圖版、中外圖書、目錄卡片、書稿、圖稿，以及印刷所之儀器、文具、鉛件、機件、紙張、原料、寄售書籍、寄售字畫，悉化灰燼。當時由日本水上飛機四架，輪番轟炸，據日本海軍上尉小田所記，皆携有五百基羅格蘭姆炸彈多枚。三月二日，日軍佔據閩北後，復派兵侵入該館，繼續縱火焚燒，損失之巨，難以數計。一時中外震驚，上海市商會等團體致電美總統胡佛（Herbert C. Hoover）請主持公道，制止日軍毀壞文化之暴行；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等亦致電國際聯盟之「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請制止此類「破壞文化事業及人類進步之殘暴行為」。而國聯所派之李頓（Lord Lytton）調查團，亦於是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往被燬之東方圖書館察看。即單以東方圖書館而論，其損失包括中外圖書、照片、圖表、方志、雜誌、報章等，分列於後：

甲、普通書

1. 中文

二六八、〇〇〇冊

2. 外國文

八〇、〇〇〇冊

3. 圖表照片

五、〇〇〇冊

乙、善本書

1. 經部

二七四種，二、三六四冊

2. 史部

九九六種，一〇、二〇一冊

3. 子部

八七六種，八、四三八冊

4. 集部

一、〇五七種，八、七一〇冊

5. 購進何氏善本

約四〇、〇〇〇冊

6. 方志

二、六四一部 二五、六八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一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一四

7. 其他（中外雜誌報章）

丙、目錄卡片

四〇、〇〇〇冊

四〇〇、〇〇〇張

上列善本書中之四部舊籍，皆由國內各著名藏書家，如會稽徐氏、長洲蔣氏、太倉顧氏、豐順丁氏、江陰繆氏等先後流散，商務印書館以重金購入，多為歷代珍籍或抄校秘本。期刊之類則係中外著名刊物，首尾完具，未有間斷。誠如商務印書館所稱：「書籍損失一項，以東方圖書館收藏圖書為最多，係宋元精槧，明清佳刻，與夫中外著名孤本珍籍，價值連城，無法估計。」這些都是該館費了數十年的時間心力，日積月累，始克臻此，乃竟被日軍付諸一炬，實為東方文化之重大損失。據該館初步估算，這些書籍購進時的價值約為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五元，損失時的價值較原價高出何止數倍，這個數額是相當驚人的。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中日全面戰爭開始，是日下午五時，日本大川內司令官下令攻擊，翌（十四）日日本海軍航空隊開始轟炸，九月二十四日，閩北陸戰隊開始攻擊商務印書館，寶山路總公司旋被佔領，第五廠、存水池、製版廠、棧務科、自流泉水塔等處的機器、工具、生財裝修、原版西書、本版圖書、儀器、文具、紙張等皆為日軍所有。及國軍退出淞滬後，該館為保障文化事業之自由發展計，決將總管理處遷往長沙，編審部人員首先出發，經港至粵，再轉長沙，十月初已在湘辦公，可謂愈挫愈奮。

據商務印書館之估計，自七七事變起至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止，這段期間，該館除上海總公司和香港分廠的資金全部損失外，其各地分支館、廠、站之資產經查明確遭損失者，有如下各處：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保定、邢台分館之本版圖書、儀器，被日軍攻佔掠奪；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北平琉璃廠分館本版書籍，被日軍掠奪；青島中山路支館於青島淪陷後，為保全贖餘財產計，改稱敦源書店，亦於同年四月被日憲兵隊沒收；漢口中山路分館之本版圖書，則於十月二十五日被攻佔掠奪。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八月，成都春熙路分館之本版圖書被炸；翌年五月，重慶白象街館屋遭日機轟炸焚燬。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天津大肥同分館之本版圖書、儀器文具，悉被日軍掠奪。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萬縣環城路支館之本版書籍及貨棧，皆被日機燒夷彈焚燬。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衡陽八元坊支館之財產

，於淪陷時被日軍所焚；九月，桂林桂西路分館被攻佔掠奪；十一月，柳州培新路館屋被日軍焚燬。而該館最大的兩個分館：一爲南京太平路分館，其房屋、圖書、原版西書、儀器文具等，於二十六年十二月首都淪陷時，全部被焚；二爲杭州保佑坊分館，其儀器和本版圖書，亦於同年十二月杭垣淪陷時，悉被劫掠。以上計共損失一千三百一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元。

此外，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底（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該館由香港經法屬越南之海防，及英屬緬甸之仰光，將各分支館廠之書籍及物資，擬運入後方之重慶、成都、康定、南鄭、蘭州、昆明、梧州、桂林等地。未料這批書籍物資，於滯留海防及仰光時，遭佔領之日軍掠奪，全部損失。照購進時原價合計國幣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元六角六分，損失時物價上漲，價值自不止此。商務印書館屢遭日軍的轟炸、砲轟、縱火、剝掠、侵佔，元氣大傷，而該館與全國教育界關係密切，所藏又多無價典籍，日軍竟橫加摧毀，實爲蓄意破壞中國文化之鐵證。

商務印書館之外，正中書局戰時在京、滬兩地的損失，亦極爲慘重。在南京方面，以坐落於河北路的正中書局總局和南京印刷廠所受的破壞最烈，計二層總廠房一幢，裝訂房七間，淺膠磨版房五間，地下室兩間，材料庫十間，職員宿舍十二間，三層樓房辦公室一幢，成品棧房八間，全部損毀。印刷廠的機件損失者，包括全張印刷機十二部，對開印刷機四部，德製銅版對開印刷機兩部，德製三色版印刷機兩部，大二號圓盤印刷機十二部，及其他各類銅模、機械、鉛字等，數量甚爲可觀。此外，在太平路楊公井口的南京發行所，在戶部街的雜誌推廣所，在昇平路的分印所，在蘆蓆營的臨時辦事處，在黃泥岡的時事月報社，不是被佔領，就是被破壞。在上海方面，計有四馬路復興里的正中書局上海分局，新閘路的上海印刷廠，戈登路的上海貨棧及出版分部，三馬路同安里的分局宿舍及棧房，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生財和設備的損失，尤以新閘路的印刷廠損失最大，各類的印刷機全被日軍佔奪。以上所舉的兩家書店，僅係作爲例證；其他著名書局，如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受損者尙多，因缺乏資料之統計，未克逐一枚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一六

第二節 各學校受到之損害

中日開戰不到四個月，我國各級學校遭受日軍破壞者已屬不少。只以上海一市而言，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出版的英文雜誌青年呼聲第一號即提出我國損害統計表；

上海各文化機關損毀統計表

(根據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出版之英文雜誌青年呼聲第一號)

1. 文化機關

機 關 名 稱	損 毀 情 形	損 失 數 目
市立博物館	全毀	三九〇、〇〇〇美元
市立圖書館	全毀	四七〇、〇〇〇
市立運動場	全毀	一、〇〇〇、〇〇〇
商務印書館	未詳	
航空協會	未詳	
新中國建築協會	未詳	
工程師學會	未詳	
奧德比同學會	未詳	
合計八機關		一、八六〇、〇〇〇美元

2. 大學

學 校 名 稱	損毀情形	損失數目
國立同濟大學	全毀	一、八六四、〇一八美元
國立暨南大學	毀一部分	一〇、〇〇〇
大同大學	毀一部分	一、六七九、七四九
滬江大學	毀一部分	一七一、六三二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毀一部分	二〇一、〇〇〇
上海商學院	全毀	二一〇、〇〇〇
上海法學院	全毀	一五〇、〇〇〇
正風文學院	毀一部分	五〇〇、〇〇〇
同德醫學院	毀一部分	一、二〇〇、〇〇〇
持志大學	毀一部分	四〇六、七六〇
復旦大學	毀一部分	二五〇、〇〇〇
國立商船學校	全毀	六、六二五、一五九美元
東南醫學院	全毀	
上海體育專科學校	被敵占領	
合計十四大學		六、六二五、一五九美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

3.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
中學

學 校 名 稱	損 毀 情 形	損 失 數 目
新陸師範學校	毀一部分	一〇九、〇〇〇美元
立達中學	全毀	二五、五〇〇
吳淞中學	全毀	五〇、〇〇〇
復旦中學	全毀	一一九、四〇四
愛國女學校	全毀	一〇九、九五〇
持志附屬中學	全毀	四〇、〇〇〇
新民中學	全毀	四〇、〇〇〇
育青中學	全毀	四〇、〇〇〇
東南女子體育專科學校	全毀	一五〇、六〇〇
澄衷中學	毀一部分	六〇、〇〇〇
麥輪中學	全毀	八二、八〇〇
滬北中學	全毀	五〇、〇〇〇
惠羣女學	全毀	一〇〇、〇〇〇
建國中學	全毀	一〇〇、〇〇〇
安徽中學	設備被毀	三、〇〇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一九

市	區	學校數	日	損毀情形	損失數目
閩	北	八	全	毀	四七、九五三美元

4. 初級小學

新亞中學	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	浦東中學	市北中學	啓秀女學	大公職業學校	崇德女學	廣東初級中學	嶺南初級中學	同德助產學校	三育初級中學	粵東中學	合計二十七中學
設備被毀	損毀	毀一部分	全毀	全毀	毀一部分	全毀	全毀	毀一部分	毀一部分	損毀	全毀	
六、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二〇、〇七〇	二二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二、一九九、九五四美元

合	殷	市	吳	江	引
計	行	中	淞	灣	翔
四四	八	三	九	九	七
	全	全	全	全	全
	毀	毀	毀	毀	毀
二五九、一二九美元	二五、五三九	五四、三五六	六一、八九〇	六一、八九〇	五〇、一八五

自戰爭爆發以來，日軍對中國的各級學校和社教文化機關，便特別注意，選為目標，恣意破壞，不遺餘力。不僅戰地如此，即在非戰區之學校，亦同遭殃及。最先受到毀滅性的打擊者，就是聲望素著的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為張伯苓博士所創辦，有悠久之歷史，盧溝橋事變之前，已有學生三千餘人。大學部除文、理、商學院外，並有南開經濟研究所及南開化學試驗所，均聞名全國。經濟研究所發行之各種期刊，尤飲譽國際。因張氏一向主張「讀書救國」，學校素重紀律，學生多穩健持重，故各部校舍，雖皆密邇日兵營及日飛機場，並未發生任何事端。未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日軍進攻天津，當日下午二時半，日機兩架即濫炸八里臺南開大學，同時，日軍濫施砲擊，三時，秀山堂（即辦公室及文商學院課室）、芝琴樓（即女生宿舍）、木齋圖書館（為國內著名圖書館之一）均起火，其他秘書處、註冊課、男生宿舍、及教職員宿舍等均被毀。日軍企圖毀滅南開大學，是有預定計畫的。日機先在南開上空飛翔盤旋甚久，投一紅旗於秀山堂樓頂，旋即以此為目標，連續砲擊。日軍這種破壞文化機關的行為，在人類文化歷史上，實在留下了極大的污點。而天綽路的河北省立女師學院、黃緯路的河北省立工業學院，亦同時被焚。翌日（七月卅日），日軍因對南開校舍尚未全部破壞，僅轟炸部分大樓，木齋圖書館亦僅部分被焚，為毀滅其全部計，於下午三時許派騎兵百餘名，汽車數輛，滿載煤油，到處縱火，秀山堂、圖書館、教授宿舍等二度被焚，思源堂（理學院課堂）及鄰近民房，一一被焚，烟頭十餘處，紅黑相接，烟雲蔽天，全城視線皆注視八里臺之烟火。

，居民咸嗟嘆不已。同時，日機四架，續向南開中學投燒夷彈，日砲隊亦自海光寺續行射擊，經兩日之摧殘，南開已成一片瓦礫。張伯苓校長甫參加廬山談話會完畢，正在南京接洽公務，聞訊憤慨異常，對記者發表談話云：

「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燬者爲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挂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爲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憑此種精神，絕不稍餒。」

蔣委員長亦特別安慰張校長說：「南開爲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必有南開」。八月一日，教育界領袖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羅家倫、竺可楨、王星拱等七人，致電國際聯盟「智識合作委員會」，陳述日軍侵略華北的暴行。電稱：

「日軍除殘殺數千非武裝的市民外，並以炸彈、燃燒彈蓄意毀滅南開大、中學之圖書館、實驗室及宿舍之全部。南開爲張伯苓博士三十三年來辛苦經營之學府，爲文化及人道計，鄙人等請求貴會對於此種野蠻屠殺及肆意摧毀教育機關之行爲，公開加以譴責。……庶公道復彰，而此項慘酷行爲不致再現。」

南開的被毀，激起中外人士的同情、惋惜與痛憤，亦足證明日軍之堅欲根本摧殘中國文化。

八一三滬戰爆發後，日機首先狂炸真如之暨南大學及東南醫學院，前者半毀，後者全毀。八月十五日，日機第一次轟炸並掃射南京之中央大學，彈中圖書館之後牆，及附屬實驗學校大門。第二次轟炸則在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時許，中大化學實驗室爲燃燒彈所毀，發生大火，旋即撲滅。統計此次大學圍牆內落了二百五十公斤（五百五十磅）的炸彈共七枚，損毀房屋七、八處，炸死校工七人。大禮堂的講臺被炸，牙醫專科學校的房屋被毀，辛貴重圖書儀器，則已先期運走，未有損失。男、女生宿舍亦皆被炸，學生已先期遷出，未有傷亡。八月二十六日晚，中大第三次被炸，實驗學校損失慘重，旋遷安徽屯溪，繼遷長沙岳麓山，最後遷至貴陽。

此後，日軍特以文化教育機關，尤其是學校爲其轟炸的目標。九月十三日，國聯大會第十八屆常會在瑞士日內瓦開會，出席者計有四十四國代表。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博士，以政府公文一件致送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對日軍侵華暴行提出申訴，並提補充聲明一件，內有一節譴責日軍摧殘文化，略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二二

「自戰爭爆發以來，日軍對中國教育文化機關，選為目標，恣意摧殘。南開大學及附屬中學同遭日本縱火焚燬，是為其佔領天津以後最早暴行之一。自此以後，各級學校局部或全部見燬於日方空軍轟炸者，不一而足。南通、鐘英女校、南昌葆靈女校、農學院及鄉村師範、南京中央大學及附屬實驗學校、遺族學校，以及吳淞同濟大學，均其最著者。尤可注意者，受日方空軍襲擊之各校，除同濟大學而外，俱係去戰區極遠，與戰事絕無關係。即以同濟，亦不在實際之作戰區域，而於其被燬之時，亦絕未有中國軍隊駐紮在內。以上所述，足以證明日本係決心擴大其侵略行動於中國全境，且正如日方自認，冀以毀滅中國政治機構，消滅中國古國文化，以遂其征服之迷夢。」

此一聲明，雖可博得國際上一時的同情，然並不足遏止侵略，於事無補。即以上海一市而論，據該市社會局調查之結果，自八一三開戰以來，迄十月十五日止，統計大學損失六百六十二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元，中學損失二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元，小學損失二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元，社教機關如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等損失一百八十六萬元（商務印書館並未估計在內），總計一千零九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二元。

十月二十日，教育部經搜集調查，獲得正確資料，向國人宣布自開戰以來，全國大學已有二十餘校全部或部分被毀，計包括天津的南開大學，保定的河北醫學院和農學院，上海的同濟大學、暨南大學、大同大學、復旦大學、大夏大學、上海商學院、上海法學院、持志學院、正風文學院、東南醫學院、同德醫學院、音樂專校、商船專校、市立體育專科等，南京有中央大學、牙科學校，廣州有中山大學。滬江大學雖被佔領，尚無重大破壞，故不計算在內。北平各大學雖未炸毀，而亦橫遭日軍之劫掠盤據。此種事實，足證日軍處心積慮，特以學校為轟炸目標。

廿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首都淪陷，戰爭前期的第一階段結束。國軍主力內移，戰事已逐漸演變成持久戰。惟日軍以學校為轟炸目標的策略，則未曾稍有改變，往往藉長程的空襲，破壓中國後方的大中學校。首先受到損害的是武漢大學，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陷落，日軍佔領珞珈山武漢大學校本部，所有器具、服裝、舟車、牲畜、機械儀器、土地房屋等之損失，達國幣六十八萬餘元。武大師生先遷宜昌，十一月十七日遭日機跟踪轟炸，又損失化學藥品、動力室機械、印刷用品及紙張等，約值國幣十四萬餘元。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

再遷四川萬縣，二月四日復被日機轟炸，損失工廠機械、電氣機械、熱工機件，約值國幣三萬二千八百餘元，暨二千四百美元，四百四十英鎊。武大旋遷往四川樂山之文廟，是年八月十九日正午，日機三十六架猛炸樂山縣城，該校之神龍祠第二男生宿舍全部焚燬，宿舍器具、電燈電線，以及學校圖書、教職員、學生、工友的衣服，皆付焚如。武大遷移的過程，實在是多災多難。比較起來，中央大學是較為幸運的，在羅家倫校長的高瞻遠矚下，遷校最早，也最為順利，圖書儀器，也毫無損失。遷到重慶後，校址分為四處，一為沙坪壩本部，二為柏溪，係一年級學生的新校舍，三為成都，僅有醫學院與牙醫專科學校，四為貴陽，係實驗學校的所在地，因為遷移早有計畫，所以短時間內學校的規模粗備，學生的人數激增，二十八年五月，日機濫炸重慶，中大倖免於難。翌年（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的夏秋之間，川省天氣明爽無霧。從五月至十月，半年之間，日機長期空襲重慶，被稱為「疲勞轟炸」。這段時期，日機連番轟炸中央大學，第一次為六月二十七日，在沙坪壩中渡口投燒夷彈，第二次為六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為七月四日，也是最猛烈的一次。中大和其毗鄰的四川省立重慶大學，共落彈兩百餘枚，校舍被毀一百餘間，包括石門村教授宿舍，學生第四宿舍和文學院的部分教室，農場也落了多枚炸彈。因為正值暑假，人員傷亡僅有數人。但教授的圖書損失慘重，工學院長陸志鴻損失古版中文書八千冊，西文原版書五百冊；教育系教授戈定邦損失中、西文書一千二百餘冊；日文教授汪揚寶損失碑帖、字畫、瓷器、湘繡多件。其餘蕭孝嶸（心理系主任）、胡煥庸（地理系主任）、孫光遠（理學院院長）、羅根澤（史地系教授）等，亦各有部分損失。同時日機亦於六月杪轟炸重慶兩路口之川東師範學校，該校大禮堂、辦公廳、圖書館、大教室、學生寢室、教職員第一、第二宿舍、醫藥室、食堂、附小及幼稚園的一切設備，全被炸毀，原建價格為一百五十萬元。另外工字形實驗室炸毀前半部，校門僅存磚柱二根，學生養病室屋頂全毀，兩端亦炸裂，該校損失慘重。總計重慶在五月份被狂炸七次，六月份被狂炸十次。五月二十七日，日機轟炸渝郊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時，復旦師生死傷約二十餘人，教務長兼「文摘」旬刊主編孫寒冰教授，重傷逝世，因「文摘」為戰時擁有多數讀者之刊物，故噩耗傳來，文教界同聲悲悼。同時，劉航琛之長子曉成亦在此次轟炸中殉難，郝更生則傷一腿。

由於日機連日轟炸學校，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等特聯名致電美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二四

人民呼籲，請速禁運鋼鐵與石油輸日，以制止其暴行。略云：

「自五月二十一日以還，日本每日動輒以百餘架以上之轟炸機，狂炸此間各大中學、醫院、住宅區，徒使無辜男女與青年學生體解肢離，血肉狼籍，各該校舍課室，盡夷爲瓦礫之場，凡此慘目驚心之現象，實暴露口人慘無人道之暴行。……欲求加以及時制止，實有賴於貴國之同情與合作。蓋日本如無美國輸入石油，即無法繼續支持其侵略之戰爭……草此書時，日機正在頂上盤旋，正未知暴行將續展至如何程度？辭簡意切，蓋日本摧殘文化之蓄意，使我後死者刻骨銘心，惻怛無已也。」

此一電文，實可代表戰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七、八月，日機又瘋狂的轟炸重慶，尤其從八月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連續狂襲，不分晝夜，沒有六小時以上的間隔，市民斷炊失眠，忍受極大的痛苦。在此時期，中央大學又遭了兩次轟炸，一爲八月二十三日，沙坪壩一號大大畜牧場被炸，屋毀物散。一爲八月卅一日，中大校門口木板房被投燃燒彈燒毀。幸兩次損失都不大。及太平洋戰事爆發，日機無力再擾中國的後方城市，各級學校始漸復常態。

第三節 中央研究院的損失

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正均教授說：中央研究院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創始於南京，成立以後，陸續增設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及動植物等十個研究所，除理、化、工程三所，爲就煤氣及電力設備之便，設於上海外，其餘各所均設於南京，並設總辦事處，以辦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及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作，時局急轉直下，中研院各所奉命內遷。此時，院長蔡元培臥病在滬，總幹事朱家驊又出任浙江省主席，不能常川在京照料，故遷移事宜，即委託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主持。各研究所一再轉徙，或經廬山，或經長沙、南嶽，分別遷至四川、廣西和雲南三省。蔡院長則是年年底自滬移港養病，然對中研院重要事務，仍遙爲指示。翌年，朱家驊到漢口，偕同留在長沙的各所長赴港，舉行院務會議，決定遷移的辦法和方針，由於因應得宜，所受的損失尙不嚴重。日軍對中研院的破壞，遠不若對各大學之烈，其因有三：一、該院十個研究所分設京、滬兩地，在京各所亦極分散，並未集中一處，故非轟炸的顯著目標。二、各所的遷徙都預定計畫，逐步爲

營，分頭搬遷，或往重慶，或往桂林，或去昆明，此種化整爲零的辦法，適可避免日機的追蹤空襲。三、各所原有之書籍、儀器、設備及歷年收集之各種研究材料，除笨重難移者，如天文臺之鋼鐵大件（其實貴重部分如鏡頭等件均已拆卸運出）等而外，均能分別運到新址，照常使用，減少損失到最低限度。雖然如此，仍無法避免部分財產之損失。

據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所存之「中央研究院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所載，該院共有職員三三五人，工役一一九人，警衛十一人，幸無傷亡。惟院舍被日軍侵佔者八處，被轟炸者有一次，此表的調查日期係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至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茲依表中所列，將各單位受損情形，分述於次：

一、中研院總辦事處 原設南京鷄鳴寺，計有職員十九人，工役十人，遷往重慶。首都淪陷後，南京房間三幢（係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辦公），包括辦公室研究室等四十八間及書庫一座，全被日軍佔領。器具（桌椅、傢具及打字、印刷、計算等機器）一千零五十件，完全損失。圖書四千冊，期刊雜誌一萬一千冊，移存粘嶺，由美國學校代管，後亦全部損失。

二、化學研究所 原設上海，計有職員三十一人，工役十九人，衛兵二人，遷往昆明。上海房屋一幢，計三十間，未損壞，亦未被佔。僅損失文具、筆墨等二百件，紙張兩萬張，化學藥品四十瓶，木炭一萬斤，實驗衣及工人衣各一件。

三、地質研究所 原設南京鷄鳴寺，計有職員二十八人，工役十三人，遷往廣西桂林良豐。首都淪陷後，南京所址房屋三幢五十間，被日軍所佔。損失測量儀器、書架桌椅等三百八十件，圖書二千七百餘冊全部運出。

四、工程研究所 原設上海，計有職員三十人，工役五人，警衛三人，遷往昆明。上海房屋五幢，計八十二間，未損壞，亦未被佔。損失書籍四十件，期刊雜誌六十件，儀器（打字機、油印機）三件，文具紙張一千二百件，文卷五十宗。另有冊籍三千六百冊，運漢口後散失。

五、天文研究所 原設南京紫金山，計有職員十二人，工役三十人，警衛四人。廿六年八月間，日機曾在南京市內該所將軍巷辦公處轟炸一次。十一月底播遷湘、桂、滇各地，後遷至昆明。首都淪陷，紫金山所址房屋九幢，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二六

計九十四間，全部被日軍佔領。並損失馬達、電池等二一八件，桌椅書櫃等七百件，汽車三輛，自行車一輛，文具、筆墨四百件，中文書一千一百二十冊，西文書七百七十冊，儀器二十四件，在各所中係損失較多者。

六、氣象研究所 原設南京北極閣，計有職員三十人，工役十人，警衛二人，遷往四川北碚。北極閣所址雖未被轟炸，然於首都淪陷後，房屋四幢六十間，全部被日軍所佔。所有之傢具、印機、汽車及地震儀二架、步槍二支，未及運出，悉為日軍所劫。幸圖書兩千部，文卷四百宗，及冊籍六百冊，已全數帶出。

七、歷史語言研究所 原設南京鷄鳴寺，計有職員八十二人，工役八人。初遷昆明，二十八年復遷四川南溪縣李莊。南京所址雖未被日機轟炸，然首都淪陷後，房屋二幢計五十間，全被日軍侵佔，所有傢具一千五百件悉數損壞，筆墨紙張亦完全損失。幸中文圖書十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九冊，西文書八千三百四十二冊及數量甚夥之儀器古物，全部運出，絲毫無損，史語所對維護中國文物之貢獻，的確值得稱道。

八、心理研究所 原設南京鷄鳴寺，共有職員廿人，工役八人，遷往桂林良豐。首都淪陷後，所址房屋三幢，計三十六間，書庫一座計三層，全被日軍侵佔。損失傢俱一百零二件（包括冰箱、打字機、腳踏車），儀器二百八十三件（包括變電機、顯微鏡、大小電池及其他零件）。書籍四千四百餘冊，已早運出，僅損失期刊一百餘冊。

九、社會科學研究所 原設南京鷄鳴寺，所址係在總辦事處大廈內，計有職員六十三人，工役八人，為僅次史語所之第二大所。初移昆明，繼遷四川南溪縣李莊，與史語所比鄰。首都淪陷，南京所址與總辦事處同被日軍侵佔，器具及雜件損失一、三三七件，但重要器具早已搬走，所幸損失尚不大。惟中日圖書一萬八千六百冊，西文圖書兩千七百冊，期刊雜誌兩萬七千二百冊，三項共損毀四萬八千五百冊，佔該所圖書之半，極為可惜。

十、動植物研究所 原設南京成賢街。計有職員二十人，工役八人，初移重慶，繼遷渝郊之北碚。南京所址房屋大小十一幢，共六十三間，淪陷後悉為日軍佔領。損失傢俱器皿四百四十件，電器冷氣機一套，自行車一輛，文具一百五十件，圖書兩百冊，儀器四套，叢刊三千冊，化學藥品兩百種，普通藥品五十種，烏槍三支，子彈三千發，在各所中損失為較重者。

十一、物理研究所 原設上海，遷往桂林良豐。然賠償委員會檔案中獨缺該所之「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職員、

工役若干亦無記載，損失情形更無從得悉，只好從缺。

根據以上的記載，對中研院損失的情形，作一個簡略的統計。該院天文研究所南京市內辦公處曾被日機轟炸，南京陷落後，有七個研究所和總辦事處原址的房屋被日軍佔領，器具損失約值國幣二十七萬六千餘元，交通工具損失約值一萬五千餘元，文具紙張損失約四千六百餘元，圖書損失六萬五千八百餘冊，約值十九萬二千餘元，文卷損失八十宗，冊籍損失三千零二十冊（內多係叢刊），約值八千餘元，藥品損失兩百九十件，約值五千六百餘元，其他燃料、槍械等項，尙未計算在內。中研院係未受日軍嚴重破壞的學術機關，尙且損失不貲，其他文化機關所受的摧殘，更可概見了。

第四節 寺廟及文物之破壞遺失

日本人普遍相信佛教，因此不少日本部隊長下令不准破壞寺廟及孔廟，但日本空軍轟炸及大砲之掃射，致寺廟的文物被破壞者到處都有。至於教會被破壞或掠奪者更屬不少。廿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發生衝突事件後，自七月十二日起，日本天津惠通飛行隊陸軍九四式飛機，及關東軍飛行集團之偵察、戰鬥、重爆二個中隊即在天津轟炸，天津市政府首先被炸。接着在北平天安門、南苑、西苑發生戰鬥。我軍爲保護北平之文化資產，避免在名勝古跡之古都戰鬥，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也下令「禁止城內砲爆擊」佈告。但在上海之戰鬥則空前激烈。七月廿六日起先是以天津、承德爲基地之日本八中隊二二三機轟炸滄州。八月十三日上海爭奪戰中，上海市政府首遭其衝，大廈被砲彈擊了好幾處，上海國父銅像被推倒，商務印書館兩次被陸戰隊攻擊而牆壁倒塌。日軍在空軍掩護下，武器較中國優秀，飛機、戰車、大砲破壞了很多中國文物、交通設施。十月廿七日，日海軍轟炸破壞了擁有四十座的無線電臺。日軍發表上海攻略戰中日軍戰死九、一一五人，負傷了一、二五七人，可見戰況之激烈。日本海軍軍令部在七月十一日以軍令部機密二四二軍令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第二艦隊吉田善吾中將於八月十四日開始在中國各地轟炸。因疏散不及，未能運出的文物被掠奪者爲數不少。據王世均教授的報告稱：

存於故宮博物院的歷代文物，幾經播遷，幸都完好的運到後方，南京中央圖書館的重要圖書，也運出一三〇箱到重慶。可是江蘇省立圖書館寄存南京郊外的圖書全部毀於戰火，清季江南各公署的檔案全被日軍運走或焚毀。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二八

民政府文官處及各部會、學校的圖書，被日軍運走不下六十萬冊。北平圖書館有部分書籍也被日人和漢奸擅行取去。中央圖書館在滬港蒐購失散的私人藏書約三千餘種，計三萬餘冊，除少數的孤本和珍貴的善本書航運重慶外，其餘陷於香港，悉為日人所覓。存於北平協和醫院實驗室中的北京人化石，也神秘失蹤，迄今成謎。日軍對中國文物的劫掠，也普遍及於民間，尤以江南為甚，個人的蒐藏亦為其奪取的目標。

以上各機關被劫之文物書籍，因無詳細統計，其實數量和內涵，無從得悉。惟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被劫文物，則有紀錄可查。該處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由李濟博士為主任，曾昭燏為代理主任幹事，曾將該處戰時被劫之部分文物，列表呈報。第一部分為廿六年八月，日軍侵佔北平後劫走者，皆係專門設計委員王振鐸所保管，計書籍拓本字畫類、器物類合共八十八件，書籍多乾隆刊本，器具多繡花屏風，宋、清瓷器及洪憲茶蓋碗等，原由北平南海懷仁堂北平研究院代存，北平失陷後被劫。金工類、木工類、鍛爐類、動力類、儀表工類、電氣類共二十九套又數百種，如英比製造車床，日本製造壓力機，另有磨光機、輪鋸、手錘、硬度儀、測厚儀及繪圖儀器、電鍍設備等，俱存於保定後衛街王振鐸家所設之留春園機器廠內，廿六年十二月全被日軍沒收。第二部分為曾昭燏（當時為專員）在南京傅厚崗三十四號所保藏者，計古物類八十五件又一箱，書籍類五十五件又二櫃，及服著衣物等。書籍以湖北官書局和金陵官書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種拓本為多，古物則有南齊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齊塔內出），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四塊，乾隆五采瓷鑲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蓋碗二十件及古墨硯。對聯、字畫等。於南京失陷時，俱遭日軍劫掠。另書籍兩箱，運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炸斷，未能運滇，於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日軍進據越南時，亦被劫走。

日軍陷南京後，即於十二月十三日，進入寧海路八號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搶去書籍、古物、字畫甚夥，重要者計有兩類，第一類為圖書，共一千七百冊，包括湖北官書局版之十三經註疏，毛邊紙本王應麟玉海、古香齋本史記、汲古閣本漢書後漢書，竹簡齋本三國誌、掃葉山房本資治通鑑正續編、金陵局刻文選、掃葉山房本子書三十三種，漢碑三十種。第二類為古物玉器金石，約五十餘種。包括星雲鏡五面、蟠螭鏡三面、菱花鏡三面、宋鏡四面、玉質素璧一具、玉璫玉珩十個、銅質漢印三方、銅質六朝印五方、銅質唐印五方、石質虎符一個。銅器部分

有夔鳳紋尊一個、夔龍紋角尊一個、青銅劍一柄、青銅戈四具、青銅帶鉤二具。另有存於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之該校古文字、經典、器物等，計有殷墟龜中獸骨文字一百八十三片，原爲劉鐵雲藏物，極爲珍貴。敦煌千佛洞唐人寫四分戒經一卷（長文餘，裝成卷軸）。壁畫天女像乙幅、彈絲山水一幅（裝成玻璃框）、大理石插屏（裝成木座）、其他只器、康乾瓷器、山水書畫甚多，亦皆被日軍沒收。

個人方面的蒐藏，被劫者不可勝計，可以燕大教授顧頤剛爲例。珍珠港事變後，顧氏聞關赴渝，而其留於北平燕京大學之書籍、字畫、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爲日軍所掠。茲將其蒙受的損失，列舉如下：

普通書及雜誌

三〇、〇〇〇冊

明及清初善本書

六、〇〇〇冊

鈔本

五〇〇冊

小說唱本

三、〇〇〇冊

史料

五〇〇冊

稿本

三〇〇冊

信札

三〇、〇〇〇件

稿本及印本講義

二箱

以上書籍類

碑帖

三〇件

印譜

二〇部

金石拓本

一〇〇種

珂羅版印書畫

一〇種

書畫

四〇件

以上書畫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

六二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古	石	古	古	照	印
經	刀	鏡	錢	片	章

以上古物類及其他

六三〇	一五〇方	一、〇〇〇噸	六五〇枚	三枚	二柄	二卷
-----	------	--------	------	----	----	----

一個畢生以學術爲職志的學者，珍愛其藏書稿本不亞於生命，日軍不分公私文物，一概掠奪，乃係對中國知識份子極大的迫害。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海空軍偷襲珍珠港公開與美國爲敵，不再有所顧忌，立即派兵封鎖燕京大學，驅逐師生出校。旋又下逮捕令，教授被捕者計有陸志韋、張東蓀、洪煊蓮、鄧之誠、趙紫宸、衛衡遜（美籍）、陳其田、趙承信、戴艾楨、蔡一謬、蕭正誼、袁文梓等十二人，皆係知名之學者。日軍對知識份子除迫害外，復用各種手段加以殘殺。「文摘」主編孫寒冰死於轟炸，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死於暗殺，作家陸蠡原上海被捕，受日本憲兵隊毒刑身亡，創造社巨擘郁達夫遠走南洋，易名避禍，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後不久，竟在蘇門答臘爲日軍誘出遇難。上舉數人，僅係較爲著名而爲世所知者；至於無籍籍名之戰區教育人員，無辜受害喪元斷脰者尤衆。日軍對中國知識份子的仇視，於此可見。

歐亞航空公司在昆明建總修理廠及機場。

由中、德合辦之歐亞航空公司，由於上海戰事逆轉，本日在雲南昆明建總修理廠及機場，配合未來抗戰之需要。（註四）

九國公約會議公布對日第二次邀請書。

本（十一）月三日開幕之九國公約會議，其目的即爲和平調解中日戰爭；但日本却拒絕與會。故大

會開幕之日，英、美、法、比等主要國家代表舉行會外私人商談後，即決定接受美代表臺維斯的建議，向日本提出第二次邀請書，要求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爲迅速推動此一會務，決定組織一小組委員來推動。

本月四日，大會即原則通過小組委員會之組織，其任務爲：

- 一、對於日本答覆比利時政府之最初邀請之通牒及備忘錄草擬答覆；
- 二、研究日本合作之可能性；
- 三、最後斡旋調解中日間之戰爭。

五日，九國公約大會由主席史巴克宣讀致日本政府邀請書草案，內容包括三點：

- 一、日本對於邀請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一事所提出之覆文，承認九國公約仍屬有效。在九國公約第一條，曾就中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有所規定，然則日本對於九國公約條文相符合之九國公約會議，自不應採取反對態度。
- 二、九國公約會議之召集，雖在國聯會中日問題諮詢委員會開過決議案之後，但此項會議係獨立存在。爲應付遠東局勢起見，有召集之必要，即無諮詢委員會之決議案，亦仍當加以召集。且美國非國聯會員國，蘇聯並未簽字於九國公約，亦均出席會議，尤足證明會議之係獨立存在。
- 三、倘日本接受參加談判，則九國公約會議擬指派一人數有限之委員會，僅令與遠東有關之少數國家參加討論，藉以滿足日本之願望。邀請書之結論，則希望日本作有利之考慮，俾決定就上述情勢之下，是否可與中國及九國公約會議相接洽。

史氏讀畢，即宣告延會，以便各國代表團從事研究，然後提出討論。

本日，九國公約會議通過致日本邀請書之修正稿。會議即畢，邀請書即送日本駐比利時大使，並電致比利時駐日本大使館轉遞日本政府。該邀請書全文共分六段，內稱：

日本政府上月二十七日答覆比國之照會，曾說明：（一）對於中國並無領土野心；（二）此次對華行動並未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三二

反九國公約；(三)對於中國不滿之處甚多，九國公約會議業已備悉。同時中國政府亦提出照會，謂日本違反九國公約，對於日本所指摘之各點，予以反駁，且列舉對於日本不滿各點。「九國公約對於此種局勢，原載有各項規定，可以適用，比京方面現所進行之談話，即以此項規定為其主要基礎，亦即公約第七條所載締約各國相互完全坦白通知之辦法也。查九國公約會議之目的，乃在用和平手段協助解決締約國間之爭端，爭端之一造即中國，既已派員出席，並準備完全參加會議工作，另一造亦望其出而合作，是則日本未能蒞會，自係至可惋惜之事。」日本照會又謂，由多數國家舉行會議以覓取解決方案，適足以使現行局勢愈益複雜，關於此層，九國公約會議以為締約各國，均有行使公約所載各項權利之資格，各國凡在遠東方面保有利益者，咸已受有中日戰事之影響，而此項戰事，對於國際和平所可發生之後果，全世界各國均已加以注意，因此召集會議加以討論，原屬適當辦法。「雖然，與會各國代表認為日本政府所願慮各點，實有補救之餘地，未審日本政府是否準備派遣代表一人或數人，俾在公約機構之內，與會議所指派某數國代表交換意見，此項交換意見之目標，乃在就爭端兩造所聲明之某某數點予以澄清，並從而覓取解決方案。以上辦法，日本政府能否予以接受，務望迅速見復為禱。」此外，大會並通過美代表台維斯之提議，不論日本已否提出覆文，大會應於十月九日繼續集議，以免工作停頓。(註五)

據參與此會的中國代表之一金問泗認為：該文措辭十分遷就，根本不提國聯，亦不提及日本的侵華行動，以期避免刺激；然聲明交換意見，須在九國公約範圍之內。(註六)

附錄：程天放：九國公約討論致日邀請書情形（註七）

十一月三日上午十一時，九國公約會議在不魯色爾舉行開幕式，到了十九國的代表，只有日本和德國不肯參加。比利時外長斯巴克（Paul Henri Spaak）擔任會長致開幕詞，講會議的任務在調停，所以到會各國代表，不可自居為法官。美首席代表戴維斯、英首席代表艾登、法首席代表德爾博斯（Delbos）的演說，都注重在解決遠東糾紛，恢復和平。只有意大利首席代表馬勒斯可地（Hidasvandi-Marescotti）講，會議應該促成中日兩國直接談判，解決糾紛，顯然有袒護日本的意思。中國首席代表顧少川在下午會議中才致辭，說明幾點：(一)中國並不仇視日本，所反對的是日本對華侵略政策。(二)中國抗日並不是共產化。(三)日本人常講歐美國家不能了解日本，歐美所不能了

解的是日本侵略中國對世界有何益處，對日本本身又有何益處。最後駁意代表的話講，中日衝突不但是兩國的事，而是與全世界有關的事，所以不應該由兩國單獨解決。

中國代表團除了顧少川外，還有駐英大使郭復初（泰祺）、駐比公使錢階平（泰）、駐荷公使金純儒（問泗）、駐瑞士公使胡世澤等。因為德國不參加會議，所以政府也沒有派我參加代表團，可是外交部却要我夫不魯色爾走一趟，將德國情形面告少川等人，供他們參考。十一月五日上午我和正在柏林的外交部顧問蔣百里，同坐飛機去不魯色爾。那時飛機速度很慢，飛了三小時才到達。我們也住代表團所住的亞士多利亞（Astoria）旅館，當天下午就在旅館談話。首先由我報告德國對會議的態度，和一九二六年中國反對德國加入九國公約經過。少川、復初，對這件事也不知道，聽了很感詫異。代表團正接到胡適之、張忠絳、錢端升等人，從美國拍來的電報，講各國將請希特勒出來擔任調人，如果確實，對中國不利，中國應宣告退出九國公約會議。少川問我是否可靠，我講絕無其事。希特勒知道中國所希望的條件日本不肯接受，而日本所主張的條件中國也決不能接受，所以除非中日兩國願請希出來調解，希目前不會自動調解。少川聽了我的話，就叫秘書起草一個聲明，講中國駐德大使新近自柏林來，否認希特勒調停之說，以關外面的謠傳。

我講完後，由少川報告三天來會議經過。他講，美、英兩國都想制裁日本，但又都不願負這個重大的責任。美首席代表戴維斯曾說，美國參加會議決非為開玩笑而來，但也不願擔任打先鋒的責任。開會以前，少川和戴維斯曾一再交換意見；但得不到具體辦法。現在各國代表所注意之點，是如何與日方發生接觸。起初大家擬成立一個小組，和日本接洽。英國主張人數不可太多，美方提出由斯巴克、艾登、和戴維斯三人組織，但是法國要求加入。美國就講，如果法國加入，意大利一定作同樣請求，將無法拒絕。因為人選沒法決定，小組的事就擱置起來。現在又有人主張由到會各國共同致送照會與日本政府，請它派代表出席，以便申述日方理由，如不願到會，那末請它指定國家，和它接洽。講到此，復初叫代表團秘書將會議主席預議的照會稿取來，大家傳閱。內容主要引用日本政府對比利時的覆文，和外交省的聲明，敘述日本對中國種種不滿的地方，又講日本沒有違背條約，也沒有侵略中國領土野心，最後則請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席說明這幾點。我看後就講，這個文件很不妥當，因為這樣一來，無異乎承認日本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三四

是原告，中國反成爲被告。復初亦承認這個文件有許多地方不妥，中國代表團正將中國方面意見送往主席處，其他各國也有修改意見，大約明天可以提出討論。

少川又報告，戴維斯曾通知他，討論到調停中日衝突時，中國代表最好自動聲明，如大家感覺中國代表在場，對討論有所不便，則中國代表自願退席。少川將此事報告政府，得到允許後，就擬好一個聲明，今天上午在會場宣讀。宣讀以後沒有人講話，因爲儘管戴維斯示意中國這樣做，可是他却不願公開表示贊成，英、法代表自然更不肯講話，結果造成僵局。後來還是意大利代表發言，講中國代表沒有退席的必要，大家鼓掌，這個問題才算告一段落。意代表當時誤會，以爲中國代表的聲明是對意大利而發，所以說無退席的必要。實際上戴維斯的意思，是因爲日本聲明中講國聯偏袒中國一方面的話，所以示意中國代表表示退讓，也表示與會各國並沒有偏袒中國的意思，可是事前他沒有和其他各國聯絡好，以致各國不知所措，既不便贊成，也不便反對，幾乎使中國代表下不了臺。意代表雖則在這件事上替中國解了圍，可是在會議中，態度一直袒護日本。當開幕式正在進行時，忽然有東京來的長途電話，秘書處人員在會場裏大聲報告，要他去接。他覺得非常難爲情，遲遲不肯去接，因爲他表面上還要裝中立面孔，不料一個長途電話，暴露了他的真相。

十一月六日上午，我和少川、復初、階平、純儒、百里等人，同去參加會議。議場設在比利時通儒院裏面，議席佈置成一個長方形，各國代表依國名第一字母次序，繞桌而坐，秘書和譯員則坐在長方陣中間。到會各國代表共三十多人，其他職員則坐在代表後面。預定十一時開會，但因爲要等各國代表到齊，一直延到十一點四十二分才開始。主席斯巴克宣佈，今天討論送給日本政府的照會，於是他就宣讀法文稿，讀完後譯員宣讀英文稿。一共分七段。前面三段講到會各國代表已見日本對比國邀請書的覆文，和外務省的聲明，日本聲述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願意贊助中國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建設，願意和列強從事在華的文化和經濟合作，並且尊重列強的權利，這都是九國公約所規定的原則。第四段講，日本政府否認違背九國公約，而且提出對中國不滿意各點，然而中國政府則指摘日本違背公約，一方面否認日本所提各點，同時提出對日本不滿意各點。第五段講，九國公約會議係根據公約第七條而產生，用意在以和平方法解決會員國間的爭端，中國政府已表示願與各國合作，而日本不願參加會議，很可遺憾。第

六段講，日本復文說參加會議的國家太多，有的和遠東毫無關係，如此可使遠東情勢更加複雜，實際上與會各國因中口衝突可以影響國際和平與安全，故都非常注意，可是大家仍了解日本意旨，現在想問日本，能否派代表與一部分國家的代表交換意見，使得爭端易於解決。第七段講，與會各國都願儘速知道日本對這建議的意見。

宣讀完畢後，先由各國代表大體發表意見，然後逐段討論。第一到第四段無異議通過。到第五段，挪威代表奧培爾(Oper)講，會議應該注重人道原則而少談法律條文，主張刪去。丹麥代表贊同。戴維斯講，這一段是會議精神所在，如果刪去，則會議沒有了意義。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和加拿大、墨西哥，均主張維持這段。玻立維亞提出修正案，將引用九國公約第七條原文刪去，其他部分保存。南非和紐西蘭代表，又有文字上的修正，然後全文通過。第六、第七兩段也無異議通過，少川乃聲明，中國政府對第六段不能同意，請在議事紀錄中載明此點。照會通過後，又討論下次開會日期。戴維斯提議十一月九日，好幾個國家代表都表示反對，謂如此等於給日本一個哀的美敦書，限它在九日以前要答復，很不妥當。戴維斯講，九日開會並不一定討論日本復文，可以進行其他事項。英國代表講，爲了避免日方誤會，可以在報紙發表消息，下次會並非討論日本復文，如此就沒有限期答復的意思。經兩人說明後，才決定九日再開會，至此議程完畢，就散會，那時是下午一點半鐘。

散會時，少川介紹我和首席代表戴維斯，和國務院遠東問題專家賀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見面。都德曾替我寫一封介紹信給戴維斯，我當面交給他，他因要回去午餐，就約我四時前往一談。到時少川陪我同往墨特羅波爾(Metropole)旅館，在戴維斯所作套間談話。戴年紀不太大，大約五十左右，頭髮全白，可是精神却很飽滿。戴見我後第一句話就問我，怕不怕希特勒出來調停。我講，目前德國不肯出面調停，如果希特勒出面調停，則必然先得日方同意。他又問我戰事發生後，德國對華態度如何？我講，有些地方我們很滿意，但是有些地方，則很不友好。我於是將國社黨幹部，和外交、國防、經濟各部，對華政策矛盾情形，告訴他。他講，我所說和他在別的面所得感想相同。他又問我，德國如出來調停，中國願不願意接受？我講，這要看德方所提條件如何？他問，怎樣條件中國才可以接受？我講，我沒有奉政府命令，沒法正式答復這個問題，照我個人意見看，任何調停，都須有先決條件，那就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日方願意接受此點，中國才能開始談判。他又問，德國願意單獨調停，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三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六三六

或是和其他國家共同調停。我講，依我和牛賴特的談話看，德國似願意和別國共同調停。他講，現在九國公約會議已開幕，中日問題與九國公約的簽約國都有關係，所以中國現在不可接受會議以外的調停。

他又和少川研究本日會議通過之照會送達日本後，日本將取何種態度，以及小組人選問題。我就問他，如果日本對於和少數國家代表商談的事，依然拒絕，會議將採何種對策？他笑說，如此我們又到了一座橋頭，大家是否願意過橋，則須到那時才能決定。少川講，如果美國願意過橋，他相信別的國家一定也跟着過去，美國決不致有寂寞之感。大家都大笑。講到這裏，已經快半小時，戴維斯另有約會，我和少川就辭出。當晚我們聯名將談話情形電告外交部，到八日接到柏林轉來外交部的電報，正式否認德國調停的傳說，強調中國決不在九國公約會議以外，接受任何調停。

九國公約會議開幕以前，政府和人民對於它自然都有一種期望。我在柏林聽了德國外交部和外交團的意見後，雖則不存太大希望，然而總覺得日本的侵略行爲，完全違反九國公約的原則，簽約國家即使不肯以實力支援中國，至少也應該主張公道，譴責日本，給中國以精神上的鼓勵。可是等到我到了不魯色爾，參加了一次會議以後，一切幻想都消滅了。在會議中，不但小國的代表畏日本如虎，講話小心翼翼，惟恐引起日本的不滿，就是英、法兩個強國，甚至發起九國公約的美國，也不敢作任何堅決的主張。它們不但不敢提出制裁日本的意見，甚至譴責日本侵略的話，也都避免不講。它惟一的態度就是請求日本派代表來參加會議。儘管日本毫無保留地拒絕了比利時政府的邀請，然而它們並不死心，不惜遷就日本，只要它肯派代表，那怕不參加會議，而只是和到會各國代表中某幾個人晤面商談，也竭誠歡迎。這種情形，不但不能制裁日本，只有提高日本的地位，助長日本的氣焰，使得它更在侵略道路上進展。

德、日、義簽訂「反共協定」。

在德國希特勒親信里賓特羅甫前往義大利的奔走下，德、日、義三國本日於羅馬簽訂「反共協定」，強調三國聯合反對共黨的重要性。此一協定之簽訂，使德國對中日戰爭之立場，逐漸傾向於親日。其

協定內容摘錄如下：

義、德、日三國政府認為共產主義國際危害西方及東方文明世界，擾亂並毀壞和平與秩序，迄無寧止，相信關心維持和平與秩序之各國，必須密切合作，以剷除此禍害，且認為義國前曾以不可動搖之決心，排除此種禍害，消滅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在義國內之勢力，而建立法西斯制度，嗣後德、日效法義國之所為，以同樣決心，剷除共產主義國際之勢力，故義國自亦當加入德、日之一方，為反對共同敵人而鬭爭，因此三國政府按照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在柏林所簽反共協定第二條規定，商得同意，訂立條文如下：

第一條 義加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反共協定及其補充議定書。

第二條 三國政府業已商得同意，應承認義國為反共協定及其補充議定書之最初簽字國。

第三條 本公約應成為第一條所指之反共協定及其補充議定書之完整部分。

第四條 本公約以德、義、日三國文字分別繕成，並有同等法律，自簽字日起，即發生效力。

按德、義、日反共協定共分三條：（一）關於共產主義國際活動情形，簽字雙方應交換情報，並會同磋商共同防衛措置。（二）各國凡感受共產主義國際之威脅者，應由簽字雙方會同進行接洽，俾各該國依照本協定精神，採取防衛措置，或加入此項協定。（三）本協定有效時期定為五年，此外補充議定書則規定各種反共之實際方法，如設立常任聯席委員會，以交換關於共產主義國際活動之消息等項。（註八）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五〇四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洪桂己：「日本在華暴行錄」，頁六八三—七〇〇，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國史館印行。

註四：凌鴻勛：「對日抗戰八年交通大事記」，頁七。

註五：「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十四期。

註六：金問泗：「舊國聯如何受理我國對日本的聲訴」，原載「傳記文學」，第十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六、七日

六三八

註七：程天放：「使德回憶錄」，頁二二二—二二六。

註八：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七日，漢口「大公報」。

七日 蔣委員長向外報記者表達我國抗戰決心。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下午接見外報記者，表達我國不與日本直接交涉，尊重九國公約及一切國際條約，如國際公理未張，我國惟有抗戰到底。茲誌蔣委員長與外報記者問答如下：

記者問：比京九國公約會議，如有主張中日兩國直接交涉者，委員長之意如何？

委員長答：主張中日直接交涉，無異於增加中國之危機，且與九國公約會議之精神完全相反。蓋日本背義蔑信，自無公理，如由兩國直接交涉，毫無其他保證，無論條件如何，其結果必使中國國家生命陷於隨時隨地可被消滅的危境，永無獨立自由之機會；此不獨中國所不能忍受，且亦為九國公約會員國所無法接受也。

問：目前軍事形勢如何？前途是否樂觀？

答：我國此次抗戰，其要旨在於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而盡量消耗敵人力量，使我軍達到持久抵抗之目的。過去三個月抗戰情形，足以證明我方此種戰略，已獲初期勝利。以淞滬言，我方在該地本無險可守，且毫無堅固工事可以憑藉；敵人雖盡用其海、陸、空軍之全力，憑藉其武器之優越與海運之便利，而我軍仍能與之周旋至今，且予以重創；敵方損失之重大，恐為日俄戰爭後之第一次。最近滬杭公路金山衛地方，雖被敵軍登陸一部份，對於我軍嘉、翔本陣地，仍絲毫不能動搖。故我軍仍能進退自如，始終立於主動地位。北方戰場，山西方面我軍亦步步為營，寸土必爭，在過去兩月中，予敵軍以重大打擊。敵軍費如此鉅大代價而所得者仍僅沿鐵路之一線地，此後敵軍深入腹地，其困難必更加多。總之，敵軍入我內地愈深，我方形勢亦愈為有利，最後勝利終必屬我方也。

問：委員長對九國公約會議之觀測如何？

答：余始終深信公理正義之力量，一經發動，必至貫徹目的為止。余意會議必能有所成就。若就中國而論，在國際

公約不發生效力，正義公理未能伸張之時，唯有對侵略我國之敵人，堅忍抵抗，貫徹到底。

問：在九國公約國開會之時，近數日內，盛傳有會議外進行調解之說，其真相如何？

答：絕無其事。中國立場始終爲尊重九國公約與國際一切條約，中國除竭誠與合法集團的努力合作以外，決無單獨行動之理。中國最重信義，斷不自行違反一貫之立場。（註一）

第八路軍擅設「晉冀軍區司令部」於五臺山。

本（二十六）年九月，第八路軍進入山西後，即由林彪之第一一五師進據五臺山，建立解放區基地，來擴大武力。本日，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擅令第一一五師副師長韓榮臻設「晉冀軍區司令部」於五臺山。（註二）第一一五師並留下一個獨立團（團長楊成武）一個騎兵營和兩個不完整的連，共約兩千人，爲晉冀軍區的基本武力。（註三）

德國將中國和談條件轉達給日本；陶德曼認為依日本提案議和希望甚微。

本（十一）月五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向轉達日本和談條件的陶德曼表示，須先恢復戰前狀態，方可進行談判。本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將蔣委員長之意轉達日本外相廣田弘毅。

同時，陶德曼向德國政府報告：「南京方面反對妥協，但主張英、美調停，先成立停戰協定。」並說明依據日本提案的議和希望甚微。（註四）

註一：「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十四期。

註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北支那の治安戰」，頁三五、三六。

註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頁一六一—一七。

註四：「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九四。

八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民國二十六年安徽省完成公路建設公債條例」，並修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七、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八日

六四〇

公布「陸海空軍勛賞條例」。

國民政府爲應安徽省政府完成該省公路，發行公債，本日明令公布「民國二十六年安徽省完成公路建設公債條例」，共十二條。

同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陸海空軍勛賞條例」，共二十四條。茲誌兩項條例條文如次：（註一）

一、民國二十六年安徽省完成公路建設公債條例

第一條 安徽省政府爲完成本省公路，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六年安徽省完成公路建設公債。

第二條 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二百萬元。

第三條 本公債定於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一日發行，按照面額九八實收。

第四條 本公債利率定爲週年六釐，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各付息一次。

第五條 本公債償期定爲十五年，第一期祇付利息，自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起開始還本，分二十九次抽還，每半年抽還一次。第一次至第二十次各還總額百分之三，第二十一次至第二十七次各還百分之四，第二十八次及第二十九次各還百分之六，至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全數償清。

前項還本於每年三月及九月之十五日在省府所在地舉行抽籤，由財政部、審計部、省政府派員，當地商會及銀錢業公會推舉代表，蒞場監視。

第六條 本公債還本付息，指定以已成公路營業盈餘爲第一基金，歛路公債基金餘款爲第二基金，二十四年公路公債基金餘款爲第三基金，由財政廳依照還本付息表所載，每期應付本息數目，按月平均撥存安徽省地方銀行，收入民國二十四年安徽省公路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本公債帳戶專款存儲備付，如有不足由財政廳另在省庫收入項下按月如數撥補足額。

第七條 本公債還本付息指定安徽省地方銀行及分行辦事處爲經理機關。

第八條 本公債分百元、十元、五元三種，均爲無記名式。

第九條 本公債得隨意買賣、抵押，凡本省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爲替代品，其中籤債票、到期息票並得抵納本省一切捐稅。

第十條 本公債債票由安徽省財政廳、建設廳會同發行，加蓋省政府印信。

第十一條 對於本公債如有偽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二、陸海空軍勛賞條例

第一條 陸海空軍軍人於戰時、平時著有戰功或勳績者，其敘勳行賞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軍屬人員之助賞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助賞之種類如左：

一、國光勳章；

二、青天白日勳章；

三、寶鼎勳章；

四、雲鷹勳章；

五、勳刀；

六、榮譽旗。

第三條 國光勳章不分等級，凡陸、海、空軍軍人於戰時捍禦外侮，保衛國家，著有特殊戰功者頒給之。

第四條 青天白日勳章不分等級，凡陸、海、空軍軍人於戰時捍禦外侮，保衛國家，戰功卓著者頒給之。

第五條 寶鼎勳章分爲九等，凡陸、海、空軍軍人捍禦外侮或鎮懾內亂，著有戰功者，依左列規定分別頒給之：

上等官佐一等至四等；

中等官佐三等至六等；

初等官佐四等至七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八日

六四二

准尉、准佐及士兵六等至九等；

第六條

雲麾勳章分爲九等，凡陸、海、空軍軍人對於國家建有助績，或鎮懾內亂立有助績者，依左列規定分別頒給之：

上等官佐一等至四等；

中等官佐三等至六等；

初等官佐四等至七等；

准尉、准佐及士兵六等至九等。

第七條

勳刀分爲三等，凡陸、海、空軍上等官佐所受勳章皆至最高等，而復建有戰功或助績者給與之。

第八條

榮譽旗不分等級，凡部隊、艦艇、航空隊或要塞於戰時特著忠勇之戰功者頒給之。

第九條

非陸、海、空軍軍人或外籍人員，對於戰事建有助功者，得依本條例之規定，頒給寶鼎或雲麾勳章。

第十條

勳章、勳刀由國民政府以明令頒給，並填給勳章、勳刀證書。

第十一條

勳章、勳刀除由國民政府明令頒給外，得由各主管長官將立功人員之功績事實，造具助績調查表，在陸軍人員逕呈最高軍事機關核定；在海軍或空軍人員呈請陸軍部或航空委員會審核，轉呈最高軍事機關核定；咨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頒給之。戰時得交由最高軍事長官先行授與補呈國民政府備案，並交該管機關註冊。

第十二條

勳章、勳刀之頒給，上等官佐由國民政府主席或最高軍事長官親授，或派員代授之；勳章之頒給，中等以下官佐及士兵，由主管長官或原呈請機關授與之。

第十三條

榮譽旗由最高軍事長官報請國民政府審核頒發之。

國民政府核定後，交由最高軍事長官親授，或派員代授之。但助勳特異者，得由國民政府派員親往戰地或所在地頒給之。

第十四條

受勳人員或部隊受領勳章、勳刀或榮譽旗後，應將受領日期在陸軍者呈報最高軍事機關備案，在海軍

或空軍者呈由海軍部或航空委員會，轉呈最高軍事機關備案。

第十五條 初授寶鼎勳章、雲麾勳章、勳刀應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之規定，由最低等起給，但由國民政府特令頒給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晉授勳章時，應將其前授之勳章，呈繳主管機關轉報核銷，勳刀晉授時亦同。

第十七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繳銷其勳章、勳刀：

一、褫奪公權終身者；

二、明令褫奪勳章、勳刀者；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十八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停止佩帶勳章、勳刀：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受有期徒刑尚未滿期者。

第十九條 受勳人員身故時，勳章、勳刀均免繳銷。

第二十條 部隊、艦艇、航空隊或要案改編或解散時，所受榮譽旗應繳還註銷。

第二十一條 勳章、勳刀如有遺失時，得聲敘原保案及遺失原因呈請補給。但原件查獲時應立即呈報註銷。

第二十二條 勳章、勳刀不得轉讓他人或抵借財物，違者除將勳章、勳刀追繳註銷外，並科以相當之處分。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及勳章、勳表、勳刀之制式，章綬刀總之色別，與授助儀式，由最高軍事機關定之，

並呈請國民政府備案。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太原失守，傅作義率部突圍。

本月六日，日軍第五師團開始進犯太原城。由於我退防太原之衛立煌、孫連仲等部，在日軍追蹙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八日

六四三

日機轟炸下，無法立足，已盡先撤離，僅餘傅作義部憑藉堅固工事孤守。本日，太原城北爲日軍侵入。傅作義率部向西山突圍，太原遂陷日軍手中。（註二）

附錄：石覺：太原之戰備與陷落（註三）

據悉太原及其附近之防禦工事，曾作巨大之投資，堅固之設計，與長久時間之經營，大致以太原爲中心，包括東山、西山在內，構成點、線、面具備之要塞區域。太原城牆突出，轉角部份，皆有能抗十五榴砲彈之鋼骨水泥機槍掩體，東山、西山有甚多四週發射之活動砲塔，及鋼筋水泥之窟窿壕塹，各種障礙物及生活設備無不齊全。據日擊者稱：以我國抗日築城論，堪稱最堅固、最優良者。守城軍司令官爲傅作義將軍，率領十四個團之兵力，據守該區。敵於忻口會戰之後，直薄太原城下，以一個砲兵聯隊於北面城牆外近距離放列，直接瞄準向城牆射擊，轟毀城牆多處，要部機槍掩體射口亦爲擊倒之城牆磚石所堵塞，數十輛戰車領導步兵，蜂擁向前，從城牆缺口衝入城內；真面目之戰鬥僅一天，太原遂告陷落，再度證明「工事之堅，不如兵器之利」一語之正確。雁門關、娘子關等歷史上著名之雄關，亦未發生本有之效能。敵沿正太、同蒲兩路長驅南下，我狼狽情形與平漢路正復相同，實爲華北戰局之最黑暗時期。

淞滬國軍腹背受敵，放棄上海陣地，向嘉興、蘇州轉進。

自本月五日，侵上海日軍分越蘇州河及在杭州灣登陸後，我上海守軍已陷腹背受敵困境。時甫自豫東調來守松江之生力軍吳克仁第六十七軍，又因抵上海集結未畢，被日軍各個擊破。我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不得不於本日夜下達我軍向嘉興、蘇州一帶撤退命令，以便利用平嘉、吳福一線既設陣地抗敵。（註四）茲誌第三戰區第三期作戰計劃如次：

第一 方針

戰區依鞏固首都之目的，先期向平、嘉、吳、福既設陣地線轉移，以節約並保持國軍戰力，拒止敵人，待後續

兵團之到達，再以廣德爲中心，於錢塘江左岸方面，轉取攻勢。

第二 指導要領

一、京滬方面，以最小限兵力，利用吳縣、福山鎮線陣地拒止敵人，不得已時，逐次轉移於無錫、澄及宜興、武進等線陣地。

二、由京滬方面，抽調二師（除第七軍）經宜興、長興至吳興，歸張發奎總司令指揮，同時以砲兵大部轉移於滬、杭方面，另抽調較次之三至五個師，回任首都之鞏衛，並構築工事。

三、滬杭方面，守備崇德縣、石灣鎮、南潯鎮線及臨平鎮、吳興縣線，最後以劉建緒總司令所部（第十集團軍），退守杭州附近，第七軍之徐、程兩師退守長興縣附近，待川軍到達後，轉移攻勢。

四、續到之川軍六個師，車運者，由南京汽車輸送至廣德附近，船運者，由蕪湖、宣城再用汽車輸送至寧國附近集中，置重點於廣德方面，攻擊滬、杭方面之敵人。

五、京、滬方面不構成作戰之團體，及可抽出之資材即運送後方。（註五）

西南運輸處開始由鎮南關運輸進口物資。

本（二十六）年十月一日，軍事委員會爲戰時運輸進出口物資起見，設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簡稱西南運輸處）於廣州。本日，西南運輸處汽車特別大隊，出發南寧，開始運輸由越南轉運至鎮南關的進口物資。（註六）

狄克遜電德国外交部，建議由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迫將委員長接受對日和談。

由於本月五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交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和談條件失敗，其後德、日、義三國反共協定簽字，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遂向德国外交部建議，利用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向蔣委員長施以壓力，以達成中國接受日本條件之目的；狄克遜並提醒德国外交部，謂若和平努力失敗，則日本必然要求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八、九日

六四六

德國撤回在華軍事顧問。(註七)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二五〇五號。

註二：「中日戰爭史略」(二)，頁一八六。

註三：「石覺先生訪問紀錄」，頁一〇四—一〇五。

註四：「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二。

註五：「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一八七—一八八。

註六：凌鴻勛：「對日抗戰八年交通大事記」，頁五—七。

註七：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二五—二六。

九 日 侵滬日軍陷松江與楓涇；我軍向蘇州轉進。

本日，由金山衛登陸之日軍第六、第十八兩師團侵陷松江及楓涇兩地，守備松江之第六十七軍第三二二旅旅長劉啟文陣亡，致滬杭路被阻斷。時我上海轉進之軍隊只有向京滬線崑山、蘇州一帶後退。由於這一帶地形，河汊縱橫，水深不能徒涉，公、鐵路兩旁又無平行道路，我後撤部隊單位既多，造成沿途擁塞，加以日機轟炸掃射，死傷不少，秩序因之混亂。(註一)

劉湘晉京請示抗戰機宜。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以淞滬國軍轉進，國府有遷都重慶之議，乃於本日由蓉經陝飛京，請示抗戰機宜及整理四川財政、國防計劃，四川省政府政務由秘書長鄧漢祥代行。(註二)

德在華顧問法肯豪爾向蔣委員長等提出軍事危急警告，陶德曼要中國與日謀和。



昨（八）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建議其政府利用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促使中國接受日本和談條件。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即依狄克遜的建議行事，在陶德曼要求下，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爾本日向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及參謀總長白崇禧指陳「軍事情勢危急」。

同日，陶德曼再度與孔祥熙討論和不條件。陶德曼指出：中國要求恢復原狀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持續的戰爭，意謂著中國的自我扼殺，同時中國存在著共黨革命的危機，中國確需有一喘息時間，以鞏固未來。孔副院長回覆：中國不需要喘息，因為五年後中日之間將會發展新的戰爭，中國被迫不得不繼續作戰；但是日本也會因長期作戰而導致毀滅，此因中國會運用策略，利用廣大空間來消耗日本。（註三）

註一：「墨三九百白述」，頁一七二。另見「抗日戰史」，頁五三。

註二：「民國川事紀要」，頁三〇。

註三：張本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二四—二六。

十一日 蔣委員長謁林主席，決定遷都重慶。

我國對日作戰，其最高指導原則，厥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長期抗戰。先是民國二十四年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入川剿共之際，即認定四川為民族抗戰復興基地，蓋其地大、物博、人眾，足以支援長期作戰；且四川深處內陸，不致遭敵人直接威脅。至本年七月，川、康軍事整理完成，為抗戰基地奠立更佳基礎。復於本月九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晉京時，又力促中樞遷川，領導長期抗日作戰。

本日，蔣委員長盱衡長期抗戰需要，謁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會商，遷都重慶之議乃定。（註二）

平漢線上日軍侵陷大名；劉汝明部轉進臨清。

平漢線上我軍自本月四日起，分左、中、右三路開始反擊日軍。其中右翼軍劉汝明兵團（轄第六十八軍、騎兵第三軍）於本月五日，自南和、任縣分向官莊、邢臺進擊；惟日軍第一〇八師團集中兵力由

邯鄲、磁縣向大名反攻。本日，大名失陷，劉汝明部經威縣向臨清、莘縣方面轉進。（註二）

魯北惠民失陷，日軍繼攻鵠山，迫濟南。

自本月五日，津浦線上日本侵華北方面軍第二軍，開始策動進犯山東作戰。其本川旅團自滄縣經鹽山、慶雲、惠民、臨邑直攻濟南對岸之鵠山，企圖渡黃河；另股日軍第十師團自德縣沿津浦鐵路南下，並分兵攻高唐。

本日，魯北惠民在日軍本川旅團攻擊下失陷；第三集團軍韓復榘部退濟陽、鵠山。（註三）

日軍侵陷上海；俞鴻鈞書勉市民建立長期抗戰之精神與信念。

上海我守軍於本月九日自滬西沿京滬線後撤後，浦東、南市已陷日軍包圍中。我軍事當局爲便利該地區居民安全後撤，曾嚴令第五十五師（李松山）、蔡勁軍旅會同警察總隊及蘇浙行動別動隊死守南市。惟在日軍第三師團猛烈攻擊下，日埠港首被突破，我軍苦戰至本日深夜，在軍事當局命令下撤出，上海市因之淪陷。

同日，上海市長俞鴻鈞以上海市淪陷，發表告市民書，謂我軍在滬抗戰九十日中已予日本以鉅大損耗，博得友邦讚揚，今後當記取滬戰之抗戰精神與經驗，繼續奮鬥。俞市長告市民書全文如次：

「滬市抗戰，於今三月，吾市民奔走輸將，流離轉折，遭顛沛而不怨，履艱險而不辭。上承最高領袖長期抗戰之訓，下矢整個社會同舟共濟之忱，軍旅因之而克盡職責，將士因之而益激奮勇。在此九十日中，予敵人以鉅大之損耗，博友邦誠摯之讚揚。鴻鈞適受命於此危難之際，所以倉猝應變，勉効微薄，於最可敬仰之師旅，略減懲尤於無可旁貸之職責者，胥由吾全體市民、各界領袖之最大犧牲與努力而來。與言及此，感慚交并。今者，爲增強抗拒之戰略起見，前線已離開市境，市政推行勢將淹滯。鴻鈞回溯既往，默維將來，有不能已於言者，敬掬悃誠，以告有衆。吾人以往在此抗戰中，堅苦卓絕之績，不僅在轉移外人之視聽，而所以增強吾人之自信心者，彌可重視。蓋

以酷愛和平之民族，被迫而與黷武之強敵抗戰，所恃者惟此堅恆不撓之志願、沉毅果敏之行爲；但使尺寸土地之進退，胥有代價可言，則目前之小勝、小負，胥無與於最後得失之衡量，此長期抗戰之精神與意義，所以必須洞澈瞭解，無所用其旁皇、顧瞻者也。滬市抗戰之持久，已足證明吾民衆認識之精到，估量之確切。但吾人此三月中之經歷，應再加以探討，舉凡吾人之所作爲，某者可以爲法；某者可以爲戒；某者組織未盡周；某者措施未盡密；一隅之警惕渾勵，卽全局之借鑑取法，然後充滬市民衆抗戰之精神，足以爲全民族抗戰之精神，俟滬市民衆抗戰之經驗，足以爲全民族抗戰之經驗。吾數百萬民衆具此信念，即可使全國數萬萬民衆同守此信念而不渝。故切望吾滬民衆不可因戰地略移而誤滋沮喪，更當因環境較異而益矢忠誠。鴻鈞奉職無狀，深懷慙尤，茲謹於吾民衆勞瘁奮闘之餘，特舉長期抗戰之精神與信念以相告，竊願深思而共勉也。」（註四）

同日，我上海京滬線西撤國軍，因地形關係及部隊雜多，兼在日機轟炸下，秩序混亂，致日軍乘隙進擊。青浦、白鶴港一線，在日軍第六師團進犯下失守，我守軍第一七四旅旅長吳繼先因督部阻擊陣亡。（註五）

附錄：黃杰：上海作戰檢討（註六）

壹、敵軍方面

一、戰爭準備周密：日本企圖侵佔我國領土，爲其既定國策，故數十年來，舉國上下無不處心積慮，從事戰爭準備，凡所作爲，皆有作戰準備因素存在乎其間。徵諸日本設於上海之公大紗廠、海軍司令部、虹口公園、兩俱樂部及滙山碼頭等項建築，莫不以軍事爲着眼，其堅固不亞科布多防禦工事，故我軍屢攻不克。他如江南河流縱橫，湖沼密佈，然日軍之渡越工具，皆能得心應手，使兵力得以靈活運用，此皆由於戰爭準備周密有以致之。

二、憑藉海、空軍之優勢，配合兩棲作戰實施包圍：淞滬作戰之敵，藉其優勢海、空軍力量，在海上、在長江、在黃浦江始終保持行動自由，隨時隨地可實施兩棲作戰，爭取外線，放膽實行包圍。如在瀏河、在杭州灣、在澆浦、在太湖，而獲致多次作戰效果。

三、三軍聯合作戰運用良好：淞滬會戰之初期，敵以航空母艦之飛機支援地面作戰，後得擴大戰場，陸續開闢前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一日

六五〇

機場，配合航艦更爲加強，保持空中絕對優勢，隨地面作戰之需要，充分予以支援。尤其是在我軍轉進時期，所受損害及干擾更多。

其海運所負運輸諸任務，以及配合兩棲作戰之艦砲火力支援，均能運用良好，收效甚大。

四、包圍攻擊之效果，遠較中央突破爲大；敵在淞滬會戰之初期及中期攻擊，多採取突破方式。以對我第八軍之攻擊而言：如蘆藻浜作戰時，唐橋站之爭奪戰；渡河後之陳宅、嚴宅各役；又蘇州河作戰時，劉家宅爭奪戰；渡河後之陳渡、大金家宅各役；均係向我既設防禦，採取中央突破，不但收效遲緩，且犧牲慘重。而敵在劉河、許浦等處，逐次延伸之兩棲包圍，以及杭州灣登陸形成之大包圍，均收獲極大效果。

五、敵空軍及砲兵支援步兵攻擊，配合密切；敵人每向我第八軍攻擊前，均先以空軍預向進犯地區施行猛烈轟炸，繼之以砲兵集中射擊，頗收心理破壞及殺傷效果。其步兵則趁此火力制壓之餘，向我進攻，此時，其砲兵復延伸形成彈幕射擊，空軍則不斷尋求活動目標炸射，以阻我增援及補給，配合密切，常能孤立我陣地之守軍。

六、乘隙進攻，趁機席捲：（一）敵於蘆藻浜渡河之先，首攻我唐橋站；受阻後，即轉移重點，向我兩軍團之接合部乘隙進攻（黑大黃宅以西）。我雖能機先識破，適時加強左翼側面陣地，而友軍陣地終被突破，得建橋頭堡，續向兩翼席捲，致第八軍三面受敵，孤軍陷於苦鬥。（二）其後多次續犯，以及蘇州河之作戰，亦多如此，力求製造「新的側翼」，以便攻擊我之側背。

七、對國軍戰力判斷錯誤，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失：日軍過度驕橫，始認三個月內可以結束戰爭，滅亡中國，較其祖師豐臣秀吉之兩年，狂妄尤甚。豈知事出意外，淞滬會戰陸軍先後投入十九個師團，且均係逐次使用，倘開始即以此全數投入有利戰場，戰局必爲改觀，我之損失亦必更大也。

八、未靈活運用「奇襲」原則，不敢大膽深入：淞滬會戰之陣地作戰時期，敵每行突破後，均未靈活運用奇襲原則，不知組織強大之機動部隊，適時擴張戰果，深入我後方佔領決定性要點，以瓦解我全面陣地。以第八軍當面之敵而言，在蘆藻浜防線被敵突破後，我軍仍能安然轉進至蘇州河繼續抵抗，迫敵再行攻擊，予敵重大損失。倘敵大膽深入，原可避免此種損失，足見敵在戰術運用上過於呆板，非但不能製造戰機，有此良好戰機，亦未

知適時捕捉。

貳、我軍方面

一、最高當局衡量淞滬戰力，決策正確：(一)淞滬毗連蘇、浙，屏障京都，為華東之門戶、長江之咽喉，一經輕棄，敵深入矣，倘不力阻，敵可達速戰速決之目的，我不能爭取長期備戰之時間，勢將影響對敵進行「持久消耗」作戰之運籌，此其一也。(二)對內喚起全國國民之自覺，促進精誠團結，鞏固抗戰基礎，故淞滬力戰在政治上實具有莫大之價值，此其二也。(三)對外充分暴露敵人侵略之野心，表現我民族自衛之決心與力量，爭取國際同情及主持正義。上海為我國經濟中心，列強商務所在，國際關係錯綜，國民心理重視，不有激烈之爭奪，殊難啓迪友邦人士深刻之認識，揭發日本侵略之狰狞面目，此其三也。(四)華北平原，不利於劣勢裝備部隊對抗優勢裝備之敵作戰，故我以主力使用長江方面，誘敵在河渠、沼澤地區與我作戰，使其不易發揮機動力及火力，我則利用特殊地形，採取持久戰略，迫敵消耗較多之戰力，以爭取時間，而奠定長期抗戰勝利之基礎，此其四也。

二、三軍充分發揮大無畏之革命精神：淞滬會戰期中，我三軍將士均抱必死決心，同仇敵愾，前仆後繼，視死如歸，參戰各軍一如我第八軍，以血肉之軀，無視敵之漫天槍林彈雨，忍饑渴，冒萬死，寸土必爭，裹傷再戰，被包圍不懼，戰死不屈，浴血捐軀寫成壯烈史篇，誠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成仁取義，可歌可頌，已充分發揮大無畏，不怕死之革命精神，堪為我國未來戰爭之楷模。

三、兵力不足，裝備欠佳：(一)稅警總團成立之目的，原為建立新制陸軍。惟成立未久，步兵只六團、二營，僅及當時之乙種師，即奉命參加作戰，而其所負任務，均超過任何甲種師。以敵情言，適其主攻方面，重點所指；以戰術言，正而常在十公里以上，超過兵力負擔；以地形言，屬於河川防禦，無法控制強大預備隊，用於決戰時期，敵人一旦渡河成功，不能達成「半渡」殲滅敵之目的；不論蘆蕩浜及蘇州河，河幅多在二百公尺以內，採取直接配備；於敵渡河前，則須承受敵之強大火力；採間接配備，於兵力機動時，則承受敵空軍之低空炸射，及砲兵之彈幕阻絕。前者尚可加強工事稍予補救，後者須冒兵力消耗之最大危險。故第八軍之作戰，除控制較大之預備隊，使能有效反擊外，仍採直接配置，並飭各防禦區注重縱深，講求彼此策應。此項決策，頗收實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一日

(二)砲兵火力至感不足，第八軍僅稅警總團之砲兵一營，只七五榴砲十二門，且無軍砲兵，射程不及敵人，無力壓制，任其自由轟擊，遭受損失及影響士氣均大。除榴彈外，無穿甲彈，對敵戰車、堅固工事及竄入混凝土建築物內之敵，不易殲滅。一旦裝備損失，無法補充。彈藥補給遲緩且不足，難以適應戰況。(三)工兵因裝備關係，只限於土工作業、沙包壘積、部分障礙物之急造。(四)無車輛裝備，戰場機動，全賴徒步，運動遲緩，暴露愈久，損失愈重。與敵接觸時，兵力損失常近半矣，壯士身先死，未見敵面目，遺恨九泉。且無適切之補給運輸能力，常感補給不足。(五)缺乏高射火力，僅於參戰之直前，領有少數重機槍之高射腳架，訓練匆促，制空不足，難收實效。復無空中支援，任敵機肆虐。我第八軍能於十月十三日，擊落敵機兩架予敵些微打擊，當時士氣大振，誠屬難得之事也。(六)通信能力不足：1.有線電通信裝備不足，電線常被炸斷，查線者於作業中傷亡。2.步兵營多無法建立無線電通信網，團級以上只有電臺一至二座；且於電報，一旦損失，即告中斷。3.第八軍之作戰，除積極發揮原有通信效能外，多賦予較遠程之任務；並予各級部隊長以獨斷之權，故在全期作戰過程中，勉可保持掌握實效。(七)輜重兵全賴人力及少量獸力輸送，在敵強大空軍之制壓下，補給品能送達前方者，不及所需三分之一。傷患、傷亡棄置品及擄獲品之後送，尤感困難，影響士氣。(八)醫療能力不足，民間醫護支援極少實效。

四、建制常被分割，影響戰力至大；稅警總團在淞滬作戰全期，各步兵團經常奉命配屬於友軍，擔任各該方面之艱苦任務。為國犧牲固屬光榮，但短期內難望歸還建制，而本身任務並未因此減少。分割建制，影響戰力，莫此為甚。此上級參謀作業，深欠思考也。

五、加強工事效力，甚於增加兵力：本軍稅警總團在蘆藻浜作戰期間，因參戰匆促，臨時急造工事多欠堅固，傷亡較大。且係一線配備，缺乏韌性，然在蘇州河之作戰，曾先期構築工事；主力轉進到達，亦深知築城之實效，較增加兵力為大，莫不斷積極加強；並請求縱深配備及互為支援，得收殲滅實效。

六、既設國防工事，未能適切利用；在戰端未啓之前，我軍在吳縣至福山及無錫至江陰兩線，原設有永久性之國防工事，但在戰爭既發之後，却多未適切獲得利用。如本軍奉令守備無錫以南地段，亦係既設國防工事之線，部

隊匆忙到達，上級既未發下工事構築圖形，亦未交下開啓工事之門鑰，既無從知其位置，偶或在荒草叢林間發現一、二堡壘，則鐵門堅鎖，亦無鑰匙開門。此時之工兵，久經激戰，缺乏炸藥，亦無法炸開鐵門。戰地機關民衆，早已避戰遠離，亦無從查問，使既設之國防工事，未獲發揮其應具之有效價值，至爲可惜。而主事者事前之計畫有欠周密，尤深值檢討也。

七、部隊長親臨前線，最能鼓舞士氣：(一)率先躬行，與生死，鼓舞士氣，克敵制勝，收效最大。(二)能適時把握戰機，迅速變更部署，靈活實施奇襲。(三)使所屬知其重點之所在，產生「向心維護」心理，專意殺敵，較之宣布「連坐法」，更收實效。(四)戰時不論攻防，無分部隊或個人，均「時感孤獨」，此爲戰場心理之一，部隊長既在前線，即可祛除。因此，作戰時余常抱殺敵在前，轉進在後，倖生不生，必死不死之信念，經常在第一線督師，與士兵共生死，確能收提振士氣之效果。

八、支援友軍即維護我軍，亦所以報效黨國：(一)蘊藻浜及蘇州河各役，第八軍之友軍每遇危急或陣地被敵突破，余必篤行「向砲聲（危急之處）前進」之格言，自動支援，戮力殺敵；力保友軍安全，即所以維護我軍也。(二)會戰末期，我百萬大軍被敵三面包圍及強大空軍炸射之下，通信中斷，陷於混亂。本軍多能在危難之中，力保通信連絡，確實掌握所屬，整然一體，依既定計畫行動。因此，三次奉命擔任掩護部隊，均圓滿達成任務，使我大軍減少損失，得保戰力，繼續抗戰，亦所以報效黨國也。

九、效忠領袖，殺敵祝壽：當敵軍集中陸、空武裝部隊之主攻，在蘇州河劉家宅向我第八軍猛攻之日，正值領袖五十一華誕之期，我特爲此衝過敵猛烈砲火形成之彈幕，親赴劉家宅之第一線，以時、地、人三者，懇切激勵全軍，趁此良機，殺敵祝壽，全軍奮勇殲敵數倍，建功宏偉。

十、本軍稅警總團平時教育至爲嚴格，對官佐雜兵及後勤部隊之戰鬥訓練，一體重視，此次作戰，每能發揮最高價值。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三八。

註二：「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三〇—三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一、十二日

六五四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三九。另見中日戰爭史略(二)，頁一八三。

註四：「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十五期。

註五：「松井石根大將の陣中日誌」，頁九二—九四。另見「中日戰爭史略」(二)，頁一九六。

註六：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九〇—九八。

十二日^{12.12} 楊杰等電呈蔣委員長，報告與史達林晤談情形；若中國抗日不利時，蘇俄可向日本開戰。

軍委會參謀次長楊杰、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冲，本日自莫斯科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與蘇俄領袖史達林等會晤，談蘇俄助我自製武器、飛機及請蘇俄參戰等問題。其電文如下：

「委座鈞鑒：謹將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七時半至十二時，亘四時半，與史達林先生談話內容摘呈：

(一) 史達林先生云：

1. 中國要作戰保全領土，非建設重工業及軍需工業不可，否則國家常在飄搖之中。
 2. 現代軍隊非有重砲及重兵器不能作戰，舶來之品質既不良又不可靠，予願幫助中國在抗戰中建設工場一個，能製野戰用各種口徑之砲，直到能出十五生的五之重砲。
 3. 飛機由外供給，既不經濟又不能如期辦到，此次蘇聯飛機飛到中國途中，已有二十餘架失事，因氣候惡劣，五十公里以外不能見物，在高速之兵器自然要遭意外。中國所缺者為飛機發動機，此後予承認無限的供給中國，但其餘機體均可派專家到中國製造，每月能出五十架，再加以擴充，即可每月增至三百架。飛機在作戰期間，三、四個月即須更換，故機體不必用輕金屬，用木製亦良，因其效用相同而經濟也。
 4. 無汽油亦不能作現代之作戰，陝、川、新均有油礦，蘇聯可代為組織，數月之後即有滿足中國之所望也。
- (二) 史達林先生鄭重答覆職請蘇聯參戰之談話：

1. 蘇聯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時機。其理由：

甲、日本現在打中國是軍閥之主張，財閥如三井、三菱等贊成之，但一般商業階級、農民皆不願意，因彼人民等認日軍閥壓迫中國，愈陷兩民族於仇深似海也。

乙、若蘇聯向日本開戰，日人民必以為蘇聯亦係分潤中國之利益者，刺激日本國民之反抗，激成日全國民之動員，結果反助日本之團結，故蘇聯對日本之開戰等待時機之到來。

丙、日本之政權操於廣田，蓋彼純粹為法西斯主義與軍閥結合，近衛不過傀儡而已。

丁、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良好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

戊、目前中國打仗，蘇聯當盡力幫助，若即時與日開戰，必使中國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

2. 蘇聯最近扣留日漁船三百艘，又將濱海省之居住（朝）鮮人十五萬人，認為有可供敵之偵探者，於兩星期內遷入中亞細亞，此亦可以表明蘇聯向日挑釁之一種。日本雖提抗議，但蘇聯不理，彼亦不敢強硬，可知日本之力量已為中國消耗不少矣。

3. 誠然中國處此抗戰境遇，其困苦不堪言狀，但不經過此種環境，不能復興，望忍耐。

4. 蘇聯是中國最可靠之同盟者，但英、美、法、德等國願意供給軍火打日，亦要接受。總之予是黨人，所說的話完全要辦到，亦不必要條約或合同，誓必定履行的。

餘由張委員冲面呈。職楊杰、張冲謹呈。十一月十二日。」

同日，楊杰又將晤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探詢蘇聯對比京九國公約會議及會議後對我之態度，與軍事協助中國抗日的程度，呈蔣委員長。呈文如次：

「職等奉電諭探詢蘇俄對比京會議時及會議後對我之態度，與軍事協助之程度，當即趨謁伏羅希洛夫元帥。茲將談話紀錄呈閱：

(一) 伏羅希洛夫元帥面稱：

甲、蘇聯所供給者為蘇聯軍隊之用品，其量已屬不少，此後當應中方之請求，源源接濟，但以不妨礙蘇聯對東、西兩方作戰之準備為限。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二日

六五六

乙、中國長期抵抗中，亦應作軍需品大量之生產，方能應付自如，目前之環境自不能作新的建設，最好擴大舊有之兵工廠，增加機器，如機器及技術人員不足時，蘇方可以商洽。

丙、北京會議蘇聯扶助中國，已令出席代表與中國代表切取協調，惟會議主角爲英、美，須作多方面之進行，促成英、美合作，使其有強硬之提案，並作實際之行動，如英、美海軍能在太平洋上示威，則蘇聯亦可向東方邁進矣。

丁、蘇聯參戰，一舉即可奠定東方和平之基礎，誠如君所言。但蘇聯敵人甚多，東方開戰，西方亦必接踵而起，東西兼顧恐無勝利把握，故目前積極準備，其時期固難定，但可以告訴君者，準備已快了。

戊、鮑大使決更換，因彼迭次報告：第一、上海戰事一起，中國即遭失敗。第二、中國戰爭之準備相差甚遠。第三、釣座無徹底抗日之決心。第四、中國內部若遇戰爭不能統一等語，可云觀察錯誤，現決派能力較優之人前往，使中蘇間得到最大之貢獻。雷平武官之報告，亦近之有失軍人之儀態，亦決更替，並請轉達蔣委座云云。

己、余盼望中國強盛，尤其盼蔣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日得到最大的勝利，但對外作戰非意志統一、戰線鞏固不可，若打仗不力或動搖份子，應剷除之，不必加以愛惜，因澈底的統一內部是戰勝成功唯一之條件，余愛中國，余佩蔣公，故作是語。

庚、防毒面具二十萬爲數甚鉅，但爲中國同志作戰必要之工具，不得不應允，現政府決定可代製，請備價購買可也。

辛、口竊報方法甚多，要件以使人來往傳達爲妥。

(二) 參謀本部周處長明由莫斯科赴伯力與俄交換情報，職告以代表杰，其與加倫將軍晤談來電如下：

甲、加倫將軍極佩委座抗戰，並有建議三點：

1. 戰線既長，若處處顧及，力散易受敵制，應集中一點破敵，引起全部變化。
2. 嚴密組織農民，破壞敵之交通給養。

3. 滬爲京之門戶，關係國際；平綏線西達五原，威脅中蘇交通；應注意。

乙、對於參戰一節，個人極願意，惟大計應決於政府。」（註一）

川省頒訂「救濟戰區來川借讀大學生辦法」。

四川省政府本日頒佈「救濟戰區來川借讀大學生辦法」，對來川之大學生，其家庭確在戰區內而又無法維持學業者，予以救濟。救濟費除學費外，每月至多不得超過十元，按月發給。另來川之大學生，其家庭不在戰區，但接濟暫時斷絕者，予以一月或二月之臨時救濟。至於川籍學生由戰區返川借讀者，以不予救濟爲原則；學生原籍雖在戰區，而其父兄在非戰區服務者，不予救濟。（註二）

招商局與美商衛利韓公司訂約，將全部產業在名義上移轉該公司經營。

招商局總經理蔡增基於上海淪陷後，爲保全招商局產業免陷日本人手中，本日與美商衛利韓（William Hunt）公司訂約，將招商局產業，在名義上移轉該公司經營，按月提總收入百分之三爲酬，以兩年爲期。隨後蔡總經理即率招商局部份人員赴香港，設處辦公。（註三）

日本再度拒絕九國公約會議邀請。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之九國公約會議，曾於本月六日通過第二度日本與會邀請書。大會於十一月七日照會日本政府，希望接受調停，並願任命一小組委員會與日本代表交換意見。惟日本於本日回覆，斷然予以拒絕，認爲彼之在華行動純屬自衛措施，且只關涉爭執之兩造。（註四）

茲誌日本覆文如次：

「日本政府接准十一月七日以九國公約會議名義送來之文件，欣悉與會各國在該文中所表示之意見，係經審慎考慮之結果；惟日本政府以爲該項意見未足以使日本政府變更其十月二十七日復文暨同日聲言中所表示之見解，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二、十三日

六五八

以爲憾。與會各國聲言準備派遣代表與帝國政府代表依據九國條約交換意見，然日本政府不得不保持其見解，以爲日本既迫不獲已而採取目前之自衛行動，則此項行動自不在九國公約範圍之內；且日本政府既經被指爲破壞公約之條款，自不能同意參加根據該約條款所召集之會議。目前事件既發生於遠東特殊之情勢，故最適當公允之解決，惟有於有直接利益關係之雙方努力商談中得之。日本政府深信以集體機構，如比京會議所爲之干涉，徒刺激兩國之民情，而使各方引爲圓滿之解決更不易得。然使各國於明瞭上述見解以後，依據實際情形對東亞之安定有所貢獻，則帝國政府深表欣慰。與會各國聲言凡在遠東有利益之國家，對於目前戰事均甚關切，而全世界亦以戰事影響國家團體中各國之安全引以爲慮。日本政府更願明白揭示者，卽盡力尊重外國在華之權益，而所最重視者要在圓滿解決此次事件以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也。」（註五）

註一：黨史會編印：「戰時外交」(一)，頁三三五—三三八。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〇。

註三：王洸：「我與航運」，頁六六。

註四：董霖譯著：「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二六。

註五：「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八四。

十三日 蔣委員長籌定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籌定抗戰大計，自記云：

「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鐵路以西。」

又云：「抗倭最大之困難，當在最後五分鐘，此時猶未足爲難也。」（註一）

顧維鈞在九國公約會議演說，請各國停止對日供給軍火原料。

由於日本昨（十二）日再度拒絕九國公約會議之邀請，本日我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即在大會中發表演

說，盼各國維持九國公約尊嚴，制止日本侵略，停止日本財政、軍火、原料之接濟，予中國以精神與實質經濟之援助。茲誌顧維鈞等呈外交部報告本日開會情形電文如次：

「南京外交部：會七號，十三日。今晨十一時開會，首由會長宣讀日本覆文，次由鈞演說，略謂會議雖以種種平和方式及詞句，而日本僅答一否字，中國自始即表示合作，甚至提議暫行退席。日本覆文並無新理由，所謂正當防衛完全與事實公平不符。即日本自信如此亦不能謂爲在九國公約範圍之外。直接交涉，中國已試行四年，中國每次讓步，日本即認爲示弱，致有此次事件。遠東情形並不比九國公約簽字時特別，中國決心抗戰到底，各國決不能承認既成事實，希望各國維持條約尊嚴，制止日本侵略，停止日本財政、軍火、原料之接濟，予中國以精神、實質經濟之援助，並宜從速，否則範圍日廣，非世界戰爭外無可遏止。次法、英外長及墨維斯演說，首言普通原則，查係先經商妥爲對付口義協定之共同表示，故三人措詞相同，大抵謂世界和平必須以謹守條約及尊重他國獨立爲原則，條約並非永久不變，但須用和平方法修改，不能以武力變更。至於各國內政制度，有自由選擇之權，他國不能強行干涉。關於中日問題，三國均惜日本不來，法國謂由日覆文發生新問題，須加考量，無論如何不能以武力爲解決爭端之基礎。英外長謂中日戰爭不能認爲僅係中日兩國之事，會議應從速考量日本覆文，聲明對於日本覆文之意見。墨維斯謂中日間以前如交涉自行和平解決，豈不甚善，無如已發生戰爭，至解決爭端，除遵守條約外，別無他途，九國條約爲日本所手簽，以日本利益着想亦宜依約彼此合作，希望日本尚能同意。蘇俄代表謂，調停既已失敗，應由各國採用共同切實辦法，蘇俄願予贊助。義大利謂，關於條約神聖及條約非永久不變各節，義大利亦可贊成，但會中有提及辦法者，則會議之目的有定，前已於開會詞中述及，試問會議尙有何事可做乎？次會長提及英、法、美起草會議宣言定下午四時再討論宣言全文。另英、美、法代表對我國演說立場均表示贊同，又墨維斯密告，深盼我國抗戰能繼續撐持云。顧、郭、錢。」（註二）

河北廣平、南和失陷；日軍繼向廣宗、威縣進犯。

自本月初，第一集團軍（宋哲元）劉汝明部，配合平漢線國軍反攻失利，十一日大名失陷後，日軍

即大舉進犯退守冀南平漢線與衛河之間的第一集團軍陣地。本日，廣平與南和兩地在日軍第一〇五旅團及第一〇八師團攻擊下失陷。日軍繼向第一集團軍主力所在的廣宗、威縣進犯。（註三）

侵滬日軍陷嘉定、安亭；我軍右翼退守乍平嘉線，左翼退守吳福線。

日軍進侵上海，自本月九日陷松江縣城後，我右翼守軍第十集團軍劉建緒部退守乍浦經平湖至嘉善一線。左翼方面，由於嘉定、安亭本日失陷，我軍退守蘇州、福山一線。（註四）

同日，日軍重藤支隊及第十六師團一部，於長江沿岸澆浦、白茆口一帶登陸，攻擊福山等地。

（註五）

同日，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為轉移部隊就國防陣地，以拒日軍進犯計，下達命令如次：

第三戰區作戰命令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於吳縣長官司司令部

一、戰區以佔領乍浦、平湖、嘉善、吳縣、福山線本陣地，拒止敵人之目的，即向該陣地轉移。

二、左翼作戰軍，以稅警總團、第五十一師、第三十六師、第六師、第四十六師之一團、第四十四師、第七十六師之第二二八旅、第一七一師、第一七三師、第一七四師、第一七六師，佔領大墅鎮、青陽港、支塘鎮、白茆口之線，掩護戰區主力軍之轉移，及左翼作戰軍吳福線陣地之佔領。

三、右翼作戰軍，堅固佔領乍、平、嘉本陣地，拒止敵人，其在京滬方面之各師，應照左列規定：

第五十五師，到平望鎮嚴還建制。

第六十二師，經蘇嘉鐵路車運至嘉興城。

第五十九師、第九十師到唯亭、直義上車，向嘉興、盛澤鎮輸送，第十九師、第十六師、第一〇七師餘部，徒步行軍，行蘇嘉公路向嘉興轉移。

第一〇八師、獨立第四十五旅到吳縣城附近集結後，經蘇嘉公路向嘉興轉移。

第六師，待崑支陣地奉命撤退後，速經蘇嘉公路向嘉興轉移。

四、左翼作戰軍，應依照下列規定，向吳福本陣地轉移。

(一) 第一陣地帶：

第八師、第十四師佔領蘇州河右岸角直鎮；雲龍之線，第一五四師、第一五九師、第一六〇師佔領蘇州河左岸港田里、眞義鎮、傀儡湖、余涇村之線，及對蘇州河方面之警戒。

第四十四師、第七十六師之第二二八旅、第三十二師、第九十八師，佔領巴城鎮、東墅塘、古里村（不含）之線，但第四十四師、第七十六師之第二二八旅須俟崑支陣地奉命撤退後，開始轉移。

第六十師、第十三師、第五十六師、獨立第三十四旅、第四十師、第七十六師（欠第二二八旅）佔領古里村（含）、梅李鎮、澣浦鎮之線，及澣浦、耿涇口、福山鎮間之江防。

(二) 第二陣地帶：

第一〇七師，平望鎮（不含）、北圻鎮（不含）間地區。

第八十九師、第三師、第五十八師，北圻鎮、同里鎮、車坊鎮、蘇州河右岸地區。

第五十七師，外跨塘、唯亭間地區。

第五十三師，沙湖塘、浦村、斜塘鎮間地區。

第一三三師，湘城鎮、崑城湖間地區。

第六十七師、第十一師，莫城鎮、常熟（含）間地區。

第一七一師、第一七三師、第一七四師、第一七六師，俟崑支陣地奉命撤退後，轉移於常熟（不含）、蘇家灣（含）、福山鎮間地區。

第十八師、第四十六師，吳縣城西澹墅關附近。

五、兩作戰軍之作戰地境，爲陸家港鎮、平望鎮、陶莊鎮、張練塘鎮、天馬山鎮之線，線上屬右。

六、江防部隊，擔任福山鎮（不含）以西、長江右岸及左岸之守備。

七、戰區預備兵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三日

六六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三、十五日

六六二

第一師、第七十八師、第三十六師、第六十一師、第八十八師、第一〇二師及保安總團至錫澄陣地擔任野戰工事之構築，統歸胡宗南軍團長指揮，但第三十六師、第八十八師、稅警總團須俟崑支線陣地奉命撤退後，方開始轉移。

第一五六師在吳縣附近集結待命。

第九師、第五十一師在吳縣城（不含）、吳江城間地區集結待命，但第五十師須俟崑支陣地奉命撤退後，方開始轉移。

八、予現在吳縣城，爾後到武進城。

陳前敵總司令暫在吳縣城指揮，俟吳福主陣地部署完畢後，位置於宜興城。（註六）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上冊，頁一三八。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三九九—四〇〇。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三七七—三七八。

註四：「墨三九自述」，頁一七三。另同註三，頁四〇四。

註五：「松井石根大將の陣中日誌」，頁九七。

註六：「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二)，頁二〇四—二〇六。

十五日 九國公約會議通過譴責日本宣言書，聲明於必要時當考慮應採之共同態度。

出席九國公約會議各國代表，由於日本於十二日以粗率傲慢之態度，再度拒絕邀請，極感茫然，惟咸認使用武力干涉他國內政，於法無據。大會經過討論後，決定於本日發表宣言，其最後一段略謂：

「出席布魯塞爾會議各國，必須考慮採取何種共同態度，應付與其他締約國意見相左，而堅持不受九國公約限制之締約國。」

義大利代表對於此項決定，獨持異議。斯堪的納維亞之瑞典、丹麥、挪威三國放棄投票，蓋彼等根本上同情中國，但因在遠東權益有限，而對日制裁需負有責任，故不無顧慮之處。

上述宣言措辭尙屬溫和，惟已顯示大會正考慮對日採取較強硬態度。（註一）

侵滬日軍陷太倉、嘉善、平望。

昨（十三）日，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下達上海我軍退守吳福及乍平嘉線後，我軍各部隊相繼轉進；日軍則乘隙進犯。本日左翼太倉爲日軍第十一師團所進佔，右翼嘉善、平望爲日軍第十軍所攻陷。（註二）

日軍進侵山東鵠山；韓復榘炸毀黃河鐵橋，退守濟南。

自本月十一日，津浦路 upper 日軍本川旅團進佔惠民後，繼續南犯，十三日陷濟陽，本日進佔濟南對岸鵠山。同時日軍第十師團，亦沿津浦路南侵。本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將所部撤退黃河南岸，炸毀黃河鐵橋，與日軍夾河對峙。（註三）

註一：「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二六—二七。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〇三—四〇四。

註三：同註二，頁四三九。另見「中日戰爭史略(一)」，頁一八三。

十七日 國民政府特派蔣鼎文爲軍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陳儀兼駐閩綏靖主任。
謝晉元、楊瑞符各給青天白日勳章。

本（二十六）年一月五日，行政院會議決定陝、甘善後辦法，派顧祝同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處理西安事變善後事宜。迄抗戰爆發後，八月二十四日，顧祝同被任命爲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五、十七日

六六三

，指揮淞滬地區對日作戰。本月，國民政府內定顧祝同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乃於本日發佈人事命令，特派蔣鼎文接任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原任之駐閩綏靖主任則特派陳儀兼任。

同日，國民政府頒勳四行倉庫抗戰有功人員副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各給青天白日勳章壹座。

(註一)

國防最高會議決議遷都重慶，林主席乘艦西行，政府各機關開始遷移。

本日晚，國防最高會議在鐵道部防空室舉行，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宣佈國民政府遷駐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席辭別，乘軍艦赴四川。當場空氣沉鬱，有人起謂重慶乃重慶重生之意；遷都重慶，乃更生之兆，最後勝利可操左券。與會人員精神爲之一振。(註二)

同日，國民政府所屬機關開始西遷；財政、外交、交通等部及衛生署先遷漢口。(註三)

渝港航線試航，籌劃川省土產出口。

中國航空公司所籌劃開闢之重慶至香港航線，本日由香港起飛，試航重慶成功。此航線開航後，擬運輸四川省土產出口。(註四)

日皇批准設立大本營，為侵華最高統帥部。

日本在中日戰爭初期，因未對華宣戰，天皇統帥權之施行，悉依平時之程序，由陸、海軍各自為政。惟本(二十六)年八月，日本擴大侵華後，其參謀本部及近衛首相認為有必要將陸、海軍、參謀本部及首相納入戰時體制，以應付中日長期戰爭；因而有設立大本營之提議。大本營之組織包括陸、海兩相與陸軍參謀部長、海軍軍令部長，由日皇直接管轄。同時，首相可奉日皇特旨出席大本營之御前會議，以討論關於統帥與行政之相關事項。

有關大本營條例，昨（十六）日經日本內閣會議正式通過。本日由日皇批准。其全文如下：

「軍令第一號，大本營令。第一條，天皇大權之下，設置最高統帥部，稱爲大本營，大本營於戰時或事變之際必要時設置之。第二條，參謀總長及軍令部總長，各爲其幕僚之長，奉仕帷幄機務，參劃策戰，以應終局目的，圖謀陸、海兩軍共同策應爲任務。第三條，大本營之編成及勤務另定之。」（註五）

附錄：符濤塵：日本大本營成立與軍權的擴大（註六）

在日本，傳聞多時的設立大本營問題，於本月十六日閣議正式決定後，經過日皇十七日的批准，已於二十日在宮內正式公布成立了。這大本營組織的手續，首先便是廢除明治三十六年公布的戰時大本營條例；其次便是頒布大本營的新軍令。新軍令除將舊條文第四、第五兩條取消外，其與舊條文不同之處約有下列數點。第一，新軍令在舊條文中「日皇大權之下置最高統帥部稱之爲大本營」一節中，加以「戰時或事變之際」之句；以表示非但「戰時」，即在「事變」之際亦可適用；第二，舊條文第二條中有「高等部」字樣，新條文則完全刪除，僅記明「大本營之編製以別文定之」，以表示大本營之設立，係由勅員制定，其組織則依照戰時編製；第三，舊條文「參謀長與海軍軍令部長各爲其幕僚之長，奉仕帷幄之機務，參劃策戰，以應終局目的，圖謀陸、海軍之共同策應爲任務」一節中，新條文則將「海軍軍令部長」一語，改爲「軍令部總長」。——這是此次日本大本營組織的大概。

在這組織中，我們首要指出的，第一，是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公佈的舊戰時大本營令，係用勅令公布；此次大本營令却用軍令發表。「勅令」與「軍令」，雖同須奏請日皇裁可，但前者的奏請權屬於內閣，而後者則屬於軍部。換言之，即前者須經閣議決定而由首相奏請；後者奏請權既屬軍部，則僅須陸、海軍兩大臣奏請，即可生效，其他閣員無從過問。所以不用「勅令」而用「軍令」的結果，便是內閣該項權力的剷除，同時即是軍部統制權的擴大，因而今後大本營的組織，大本營令的修改或廢除，均操於軍部之手，其他閣員則無發言餘地。

在新軍令的第一條上，既規定大本營爲日皇大權之下所設置之最高統帥部，第二條復明白指定「參謀總長及軍令部總長，各爲其幕僚之長」，在日皇之下，「奉仕帷幄機務參劃策戰」，所以實際上大本營的構成份子悉屬軍人，其他如國務總理大臣及樞密院議長等，均不能參與大本營的組織。此其結果，便可以使軍部得爲所欲爲，不復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

六六六

任何政治社會勢力的牽制。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這次大本營的組織，軍部非特在組織上增大了無限的權力；在設立大本營的時期上亦獲了隨時可以設立的法律上根據，牠不但僅在戰時享有此種「軍權統治」的權利，且在任何彼等認為必要之時，均可視為「事變」而採取此類方式，便宜行事。新軍令第一條所以加以「戰時或事變之際」字樣，其作用實即在此。當然，軍部的此種收穫，並不是偶然的。在過去，軍部為着爭鬭政治的領導權，已做了種種的嘗試，也受了種種的阻力，因而引起對政黨財閥和元老等的磨擦。這次，在組織大本營的運動中，同樣，我們也未嘗不可找出這種鬭爭的痕跡。

這顯然是有計畫的。軍部在上海掀起戰事以後，軍部系統的勢力便已開始做這種活動了；九月初旬，素與軍部有密切關係的中野正剛更在七十二屆議會中正式提出這個組織大本營的建議。其間，曾經近衛內閣的一再敷衍：設立「企劃院」，創設「內閣參議」，制，以為戰時統制及動員對付中國抗戰的機關，來緩和組織大本營的運動，這才阻止大本營的組織遲遲沒有實現。

然而，這一切阻止軍部擴大軍權的努力，顯然已完全失敗了，在軍部系統的積極活動之下，日本大本營的組織終於正式宣布成立了。這不能不說是軍部企圖獨攬大權的嘗試已獲得相當的成功。這種成功，使日本不能有獨立的外交，也不能有獨立的行政，軍權高於一切，內閣僅為其附庸，一切均將在軍部的領導之下進行，一切均將握在軍部的掌握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疑的在日本自身，今日是陷入更危險的路線了；對世界尤其中國亦不能不說是遇了更大的威脅吧。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一號。

註二：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頁一八八。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申報」。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漢口「大公報」。

註五：「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六期，頁四三—四四。

註六：「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二〇、二一號，頁一一二。

十八日 張冲電呈蔣委員長，報告伏羅希洛夫表示願助中國抗戰情形。

中央執行委員張冲由蘇俄返國，行抵阿拉木圖，因大雪阻滯行程，本日特先將其返國前，於十日會晤蘇俄伏羅希洛夫元帥，談蘇聯助華抗日要點，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其電云：

「卽到南京。委員長蔣鈞鑒：職返國途中，在阿阻雪，恐遲滯，先將最要點電呈。本月蒸（十日）晚，職與伏氏宴別時，囑轉呈：（一）如吾抗戰到生死關頭時，俄當出兵，決不坐視；（二）飛機、重砲、汽油、坦克等當繼續儘量接濟維護，爲減少運輸困難及途中無謂損失計，擬按月車運飛機發動機及戰車主要機件，到華就地裝配，計月可出飛機百至百五十，其他軍火亦多，如此可以長期抗戰。可否飭檢查南昌、杭州飛機工場及漢陽、鞏縣兵工場，將機器集中安全地帶，俄方常派技師多人來華裝造，餘俟而陳。雪止後卽同王叔銘飛京。職張冲叩。巧。毛邦初。號。轉發。印。」（註一）

海關發布十月份對外貿易狀況，出入口較去年同期損失五千餘萬元。

海關本日發布上（十）月份對外貿易狀況如下：

十月份對外貿易入口總數爲八、一六〇、二〇七元，與去（二十五）年同月份入口總數四二、六八二、三九七元比較，相差三四、七〇二、一九〇元。又十月份出口總數爲一四、二二三、八四〇元，與去年同月份出口總數三一、二八〇、四六三元比較，相差達一七、〇六六、六二〇元，出入口貿易損失五千一百餘萬元之鉅。（註二）

日軍侵佔河北威縣；宋哲元部轉進衛河南岸。

自本月十三日，冀南廣平、南和爲日軍所侵佔後，日軍第一〇八師團繼續進犯廣宗、威縣。時宋哲元部第一集團軍以廣宗、威縣陷入日軍包圍，遂轉進至衛河南岸。（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十八、十九日

六六八

日軍進佔煙臺。

山東半島煙臺我軍於本日全部向西撤退，市面治安由警察維持。我軍撤退時，已將石隄炸毀，同時該處各銀行及一部公務員亦隨同軍隊撤走。同日，煙臺爲日軍佔領。（註四）

註一：「戰時外交」，頁三三八—三三九。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支那事變——陸軍作戰」，頁三七七—三七八。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漢口「大公報」。

十九日 侵滬日軍進陷常熟、蘇州、嘉興；我軍退守錫澄線及吳興。

自本月十六日，左翼日軍於澣浦登陸及攻佔太倉、崑山等地後，即沿京滬線鐵路向吳福我軍陣地常熟、蘇州進犯。本日，蘇州、常熟危急，我左翼軍代總司令薛岳下令放棄吳福陣地，退守錫澄線陣地（無錫至江陰）；命令要點如下：

一、我吳縣方面部隊已陸續撤退，現留置有力部隊於望亭附近，阻止敵人。

二、木翼軍決放棄吳福陣地，逐段撤退，以掩護錫澄陣地之佔領。

三、第十五、第二十一集團軍可逐段轉移，應繼續遲滯敵人，三日至二十二日黃昏前，不使敵接近錫澄線之前進陣地鴻山、安鎮、何塘橋、烏龜山、開山鎮之線。

四、兩集團軍轉移後，仍按前令，蕭之楚、劉和鼎兩軍及第六十師留於錫澄線使用，其餘第十八軍至宜興待命，第二十一集團軍至武進待命（爲顧慮錫澄線作戰，以後能掩護南京外圍陣地之佔領，已得顧副長官同意，務請注意照辦）。

五、兩集團軍轉移之部署及作戰地境等，由羅、廖兩總司令會商協定之。

六、予侯錫澄線部署完畢，即往武進。（註一）

同日，右翼日軍第十軍越嘉善沿滬杭鐵道攻佔嘉興，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以新到戰場的第一七〇及第一七二師，沿吳淞路（蘇州至南潯）作戰，負確保吳興任務。（註二）

註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三二二。

註二：「墨三九十月自述」，頁一七三。

二十日 國民政府發表宣言，移駐重慶。並改組內政、實業兩部及湘、鄂、皖、黔四省政府。

本月十一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為長期抗日之需要，謁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商定遷都重慶事宜。此案經十六日國防最高會議通過。本日，國民政府正式發表遷都重慶宣言，決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最持久之戰鬪。茲誌國民政府宣言如下：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衆，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各省，均有極急劇之戰鬪，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互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灰燼，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鬪。以中華人民之衆，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衆之團結，繼續抵抗，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特此宣言，惟共勉之。」（註一）

同日，國民政府發佈人事命令，改組內政、實業兩部及湖南、湖北、安徽、貴州四省政府，其情形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日

六七〇

如下：

- 一、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調任內政部長，遺缺由張治中繼任。
- 二、湖北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另有任用，遺缺由何成濬繼任。
- 三、安徽省政府主席劉尚清另有任用，遺缺由蔣作賓繼任。
- 四、貴州省政府主席顧祝同另有任用，遺缺由吳鼎昌繼任。
- 五、實業部長吳鼎昌調貴州省政府主席，遺缺由程天固兼代。（註二）

附錄：漢口大公報社評：恭讀國府宣言（註三）

國民政府昨發表重要宣言，恭讀之下，萬分感慰，謹爲數言以頌之。

國府此一紙宣言，足以抵百萬生力軍。因爲自失太原，退淞滬，接着敵軍一面攻濟南，一面攻蘇、嘉，一部分人心理上，不免有憂鬱之暗影，而這個宣言發表後，頓時把這憂鬱一掃而空，全國士氣之振奮，人心之感激，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宣言中說得明瞭：「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並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爲城下之盛，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卽已深知此爲最後關頭，爲國家生命計，爲民族人格計，爲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決心。」這本是政府一貫的立場，也就是國民一致的認識。今天政府在這第二期激戰進行之始，重行聲明，對外更能確切把握國際之同情，對內更增強民衆對於勝利之信仰。而其最後所指示全國者，是：「國民政府茲爲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府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鬪。」國府所在地臨時遷移，這就是在事實上表明持久戰鬪，到底不屈，況且爲統籌全局之計，政府移駐上游便利甚多。我們恭讀宣言全文，及國府移駐辦法，惟有感激欽佩，認爲非常適當。

全國軍民讀此宣言之後，應當一致以政府之決心爲決心，而各盡職責，求取勝利。宣言前段，稱讚全體將士之忠勇奮發。說道：「被侵各省，均有極急劇之戰鬪，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亘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灰燼

，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全國軍民們都記着！這三個多月勇戰與犧牲，已如國府宣言所云：發揚獨立精神，奠定復興，戰士們的勤勞，偉大極了。但是暴敵猖狂，還在進攻，今後正需要更廣大、更持久之戰鬥，所以全體將士必須更努力，全國民衆也必須組織訓練，爭上前線，一定要做到國府宣言所說：「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爲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這就是政府指示的抗戰方針，也就是我們軍民各界的共同義務。

國民還要知道：政府對長期抗戰，確有把握。宣言中有兩語：「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衆之團結，」這就是把握。關於我們自身的，大家自己應同心努力，全國擁護及服從政府，繼續戰鬥。這一點，在精神上早已成就，但有許多事更要工作。至於國際關係，則政府負全責在辦。宣言中說明：「外得國際同情」，這當然是有內容，不是說空話。舉一端說，我們外交部，大概爲辦事便利之計，特別要到武漢辦公，而各國大使館，皆已決定來漢。大家記得：國府定都南京後幾年，各國使節還輕易不進京，現在都毅然同我們外交部共患難。這也是國際同情之一種象徵，其他暫不必詳論了。

最後我們恭祝林主席、蔣院長、國府各位的健康！請政府殫精竭慮的主持！全國公務員及軍民各界一致服膺昨天宣言的精神，共同奮鬥！此次抗戰，本來要長期，國府在任何地點發號施令，都是一樣貫徹於全國。「重慶」是慶祝復興，我們謹祝此宣言爲中華復興之開篇！

四川省政府電呈林主席，歡迎國府移駐重慶。

四川省政府以國民政府已於本日發表移駐重慶宣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亦已首途赴川，本日電呈林主席，歡迎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原電云：

「國民政府主席林鈞鑒：頃讀我政府宣言，知爲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移駐重慶。有此堅決之表示，益昭抗敵之精神；復興既得根據，勝算終自我操。不特可得國際之同情，抑且愈勵川民之忠愛。欣誦之餘，謹率七千萬人，翹首歡迎，伏乞睿鑒。職劉湘叩號中印。」（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二十一日

六七二

日本成立「中國海艦隊」，阻攔我國船隻航行中國領海。

日本第二、第三艦隊合併爲一，改稱「中國海艦隊」，歸長谷川中將統帶。本日，長谷川下令：自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六時起，禁止中國政府所有與私人所有之船隻，在中國領海航行。（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漢口「大公報」。

註四：「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一。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申報」。

二十一日 蔣委員長為遷都重慶，電勉全國各將領作更堅決勇敢之奮鬥。

昨（二十）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移駐重慶，決以更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抗戰。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通電全國各將領，訓勉作更堅決、更勇敢之奮鬥。其電云：

「國民政府移駐重慶，我前方軍事不但絕無牽動，必更堅決奮鬥，就整個抗戰大計言，實爲進一步展開戰略之起點。我前線將士白茲一心殺敵，更無顧慮，遵有計畫、有步驟之策略，作更堅決、更勇敢之奮鬥。中正必與我全體將士共安危，同生死，以盡我革命軍人之天職，而策光榮之勝利。」（註一）

空軍第四大隊長高志航於周家口機場遭日機轟炸遇難。

「八一四」空戰英雄、空軍驅逐司令兼第四大隊長高志航，於本月十五日率員在蘭州接收俄機十三架，奉命飛南京參戰。惟飛抵周家口加油後，以天氣惡劣，留原地待命。本日，天氣轉好，高司令正準備率隊飛京時，日機來襲；因情報太遲，日機已臨空投彈，高司令護機心切，決起飛應戰，但因天寒，發動不易，未及起飛，不幸在機場爲日機炸中遇難。（註二）

附錄：高志航事略（註三）

一、家世：高烈士志航，遼寧通化縣人，先世務農，家道尙豐，父煥章先生，母李氏太夫人，一家忠厚勤儉，樂於扶困濟危，極爲鄉里敬重。

烈士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年五月十四日，昆仲六，烈士居長，賦性聰明剛毅，篤重孝悌，而好學不倦，尤爲長上所喜愛，日俄之戰，以我東北爲戰場，民衆餘悸猶深，烈士每聞道及，輒憤恨填胸，其抗敵禦侮之念，幼卽沛然而興矣。

二、求學：烈士年十七畢業於瀋陽中法中學，目親日寇強暴，軍閥割據，益感恥恨，每擲書憤然曰：「大丈夫何能寂寞處此，忍受帝國主義者之侵凌魚肉耶。」遂決志報國，考入東北陸軍軍官學校，習砲科，於十四年畢業，同年八月赴法，入莫拉諾高等航空學校，期年而成，九月再入義斯特陸軍航空戰鬪學校，習高級飛行，十一月至法國夜間爆擊第二十一團任少尉見習飛行員，於是奠定畢生獻身空軍之基礎矣。

三、立功：民國十六年，烈士由法返國，任東北空軍飛鷹隊少校隊員，翌年參加救平蒙變之役，因功升東北航空隊少校中隊長。十八年春，烈士以隊中係使用偵察機，無驅逐機，乃於倉庫中，尋獲廢機一架，極力修竣，用之試飛特技，終於骨架不堅而毀，烈士傷右腿，治療經年始癒。翌年初，調東北航空教導隊受訓，二十年夏卒業，原級調東北航空軍教育班少校教官，加入中國國民黨。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烈士憤國難之彌殷，痛家園之破碎，爰隻身赴京，痛陳倭寇暴行，力申復仇之願，十月中，受命爲軍政部航空署第四隊少校飛行員，備諮參議，對當時敵我空軍之情勢比較與建設空軍之教育方針，及作戰計畫建議，頗多獨特之處，而其踐諾信守，勇敢力行之才能，與夫精湛之飛行技術，尤獲同儕欽佩而受獎於上峯，翌年二月，原職晉升中校。

九一八事變後，政府積極備戰，並以全國精神武裝與精誠團結爲急務，第以戰爭未啓，必須先堅強戰鬪意志，培養戰鬪力量，領袖指示黨政軍幹部，應基於民族精神，愛國觀念，加強革命信心，並深修智能，備爲國用。民國二十二年二月，烈士景於啓示，入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高級班肄業，此際政府以整備戰力先應建立三軍人事制度，銓階敘級，應依績資，任職授命，則重德智，階級貴嚴，待遇寧寬，烈士卒業時，適逢空軍軍制初創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六七四

，階級改敘，乃據其年資考績，改敘爲空軍上尉上級，任軍政部航空署署員，六月，原級調任中央航空學校飛行教官，十二月，兼該校暫編驅逐隊長，斯時也，烈士教用相輔，益自磨勵，以冀報國之宏願。

民國二十三年初，中央航空學校暫編驅逐隊，正式編爲空軍驅逐第一隊，烈士以成績優異，升任該隊少校隊長，時陳銘樞、蔡廷鍇等不法軍人，倡亂於閩，中央政府循和平方針，力求國家統一，雖委曲求全，仍不能冀其醒悟，乃嚴整紀綱，明令討伐，烈士奉命率隊進駐蒲城，對閩北仙霞山與武夷山一帶叛軍，克奏脅制之功。七月，調任第六隊隊長。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烈士奉命赴義大利考察空軍，次年四月返國，任空軍教導總隊總隊附，時世界各國空軍之運用，除轟炸、偵察外，對驅逐部隊多重視空中戰鬥，卽所謂纏鬥與射擊，領袖特指示，務須熟習此等技術，烈士對此，尤能率先躬行，訓練所部，成績斐然。二十五年七月，烈士以原級調升第六大隊大隊長，十二月，復調長第四大隊，翌年五月，以規劃謹嚴，訓練精進，成績極優，晉升中校本級。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戰火既起，全國抗戰情緒，如火如荼，八月十四日，烈士率隊由周家口進駐杭州，任戰場制空，甫行若陸，日本木更津空軍聯隊，由臺灣越海竄入笕橋上空，烈士倉卒升空，與敵重轟炸機十八架應戰，瞬即擊落敵機二架。是役也，敵機共被我擊落三架，我機無損失，首開我國有史以來重創強敵於空中之紀錄，不但一新世人耳目，鼓舞民心士氣尤大，而空軍「八一四」之光輝，永昭史冊。烈士因受傷，且以指揮優越，積功晉上校本級。

同年十月，烈士不待傷癒，卽過返南京，擔任空防。時我機補充不易，更處劣勢，烈士乃苦思籌謀，力求補救，經一再審慎研究，深認霍克三式俯衝轟炸戰鬪機，如能變成純粹之戰鬪機，則其靈活，必可與日本九六式戰鬪機相媲美，乃呈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蔣夫人核准，並蒙支持，遂漏夜改裝，不旋踵事成。十二日上午十時許，江陰傳來警報，烈士決及鋒而試，卽親任領隊，率機起飛，攔截敵機於鎮江上空，將其偵察機二架一併擊落。斯役也，重振空軍健兒信心，迫敵空軍偵察中斷，裨益我陸軍作戰尤大。烈士設計改裝機械，功不可沒，但勝不居功，謙抑備至，復默察戰機，判斷日機掌握十餘日之制空權，忽遭我有力空軍擊敗，必將企圖一舉將我新

生力量擊潰，故益自警惕，積極備戰。烈士處事每能洞悉機先，屢為中節。尤其對空軍作戰判斷，至為正確。是日午後一時許，果傳敵重轟炸機三批，各九架，仍自臺灣竄飛南京，另有驅逐機若干架掩護。烈士聞訊率隊凌空應戰，敵逞狡計，先分批引誘，繼以戰鬪機伺機奇襲，而烈士沉着週密深謀熟慮，不為中計，敵雖優勢，經我智取力鬪，終鎩羽而遁。是戰，烈士擊落敵機一架，餘機亦有斬獲，而烈士由此戰鬪舊創發作，猶忍痛搏鬪，雖至昏迷，幸終安降溧水。十月末，升空軍驅逐司令，烈士慨然曰：「委員長擢我於稠人中，我必以死報領袖知遇之恩，豈能安坐室內指揮，快於領導作戰耶。」以其勇而志堅，遂仍兼空軍第四大隊長，其勇於冒險犯難之精神，洵足珍貴。

四、成仁：十一月，烈士奉命赴蘭州接收俄機，初次試飛即使俄人驚服。嗣率機六架東旋，因天氣惡劣，而烈士赴陣心切，冒險勉強南航，以致迫降安康，因機場過小，落地失事，機毀人安，有怨其處置乖錯者，烈士毫不聲辯，僅以沉痛堅決信心答曰：「我必擊落日本飛機償還之。」痛憤之餘，益增雪恥殺敵之念。嗣復赴蘭州再度接機，十五日率機十三架，進抵周家口，以天氣惡劣，奉命留原地待命，至二十一日，天氣轉佳，正準備續航飛京時，忽傳警報，由長城方向有敵機九架來襲，各飛行員躍上座機，不及開車，敵機已臨空投彈，時在場俄人，疾奔四散，棄機保命。而烈士奮不顧身，冒險強行登機，雖機械上勸阻，仍堅令開車，開車三次，均告失敗，蓋北地天寒，加之俄機製造粗陋，發動遲鈍，致終未獲發動而敵彈已密下如雨，烈士仍高聲疾呼全隊起飛應戰，瞬息間距烈士座艙三公尺處落彈，機燬，而一代英傑亦壯烈成仁矣。

噩耗傳來，時適領袖在京，於戰報中得知詳情，並悉機場內全部人員同哭云：「寧損百機，毋失一高志航。」國失良才，極其震悼，緬懷忠烈，領袖特請政府追贈空軍少將，並明令褒揚優卹。

煥章先生，已逝於通化故里，太夫人及其哲嗣二，政府亦已按忠烈遺族均厚予安頓，今仍居臺，太夫人懿德足範，有子成仁，自深榮慰，猶善視空軍子弟如其子，全國空軍尊之為「模範母親」。

五、論讚：（一）富創造重研究：烈士於十八年春，任東北航空隊少校中隊長時，修復廢機。及二十六年十月，任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時，改裝霍克三式機為純戰鬪機，其目的固在增強戰力，而烈士之化無用為有用，其富創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六七六

造重研究之精神，足爲袍澤效法。

(二) 勇於犧牲奮鬥：二十六年十月，烈士因功升空軍驅逐司令，不顧安處地面執行指揮，而爲發揮領導功能提高士氣，雖明知戰危，猶堅求臨空戰鬪。又其於八一四之空戰中，負傷降落后，阻止服勤之機械士聲張，仍談笑慰問僚屬，巡視佈署既畢，始覓醫裹創，其大公無我、視死如歸、勇於犧牲奮鬥之精神，堪資矜範。

(三) 愛袍澤柔遠人：烈士御屬，恩威並濟，而言出必行，部屬亦澈底奉行不悖，任大隊長時，與部屬共進食中，一度發現己桌菜餚獨豐，乃當衆詢斥副官，並立予開革，其同甘苦若此。宜乎部屬共患難誓死不渝者，烈士至誠善愛之所感也。

烈士對於袍澤眷屬，尤眷顧殷殷，二十五年奉命率隊赴太原時，官兵擬先安置眷屬，烈士召衆曰：「諸君之子女，卽爲領袖、國家之子女，未出發前，早已安排，舉凡家中生活，子女教養，均已派專員照料，諸君可放心出發，絕無後顧之憂。」嗣後每出發率安排如此，以是官兵益爲用命。

烈士處人朗爽親誠，曾有一日本空軍戰俘，受其解衣之賜亦感而敬佩，衷心將其戰法、航路圖、飛行儀等，詳爲解說，其統馭接物誠愛感人有如此者。

(四) 躬行實踐：烈士訓練所部，要求至嚴，號召平時如戰時，故吃飯五分鐘用畢，加油則不假手他人，行之如素，致「八一四」於笕橋落地後，於警報聲中各機均能迅自加油，卽速起飛，造成空戰大捷，發揮爲輝煌戰果，良非偶然也。

烈士每有要求，必先示範，教而後求，已不能不施於人，故其地靶、飛機射擊，獲百分後，示衆者三，然後求衆亦須百分，其躬行實踐之風，彌覺可貴。

(五) 負責任重氣節：烈士之殉職也，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此非魯莽輕生，負責任，重氣節使然也。蓋安康毀機，志切踐諾，而獲機不易，益以京畿亟需，乃不以己身安全爲念，觀乎十月十二日南京空戰，烈士沉着機敏，不爲中計，且執機先，足證智勇兼備，而烈士之英勇善戰，及謀定後動，洵不易多求之將才也。

綜烈士畢生，少而智，壯而勇，終而成仁，一身備三達德，茲雖形化，而其精神浩氣，既足爲法，亦永垂

千古矣。

日軍要求上海租界工部局取締反日言論與禁止中國官方活動。

日本侵滬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本日派陸軍武官原田偕日本駐上海領事岡本訪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要求：

- 一、嚴厲取締共黨及反日份子；
- 二、日軍保留自由行動權；
- 三、允許日本武裝軍隊通過租界。

同日，日軍亦對法租界提出五項要求：

- 一、停止一切反日宣傳；
- 二、取締反日份子；
- 三、租界內之中國團體應予監視；
- 四、租界內之中國官廳應予停止活動；
- 五、查禁中國官廳之新聞報紙。

並謂如無滿意之答覆，日方保留自由行動之權。（註四）

註一：黨史會編印：「作戰經過（一）」，頁二三一。

註二：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忠烈錄」，第一輯，頁一二一。

註三：「革命人物誌」，第四集，頁一〇六一—一二。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漢口「大公報」。

二十二日

顧維鈞為九國公約會議宣言空洞，無實質性建議，發表沉痛演說，提出嚴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六七七

重抗議。

九國公約會議於十五日決定發表宣言後，休會一週，給予各國代表利用時間將情況呈報各該國政府，並研究如何採取共同立場以及下一步驟。此期間，九國公約簽字國放棄對日強硬立場，已漸明顯。英、法因困於西班牙之情勢；德、義援助佛朗哥政府，欲使西班牙脫離法國勢力範圍，如此則法國與其非洲殖民地間交通遭受威脅；此外，一不友善之西班牙亦足威脅英國在直布羅陀及整個地中海之安全。同時，盱衡之美國輿論與國會情緒，對日採取劇烈步驟之時機尚未成熟。

故九國公約大會於本日復會，英、美兩國代表起草之宣言稿，只述空洞原則，並無富有實質性之建議。我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對此空洞宣言，頗為不懌。因而在演講中懇切陳詞，指出統一目標必須繼之以統一行動，若照決議草案所擬宣言之措辭，則一切努力不啻半途而廢，如此則本大會雖非故意，但實際上反增長目前普遍之不安全感，更無補於世局之正常與穩定。（註一）顧維鈞演說大要如次：

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發表其演說詞時，聲稱目前遠東之衝突，很明顯的為一國對於其餘各國破壞條約之行爲，因此會議之任務，亦至明顯，即考慮在此種狀態下各國應採取之共同態度是也。中國代表團並深知空言無補於事宜，若無積極之行動，不論直接或間接，則一切宣言及決議，無論其精神如何誠懇，均不能發生實效。在過去兩年以來，世界之事變所已曉示者，即各國雖有在國際關係中維持法律治安之志願，但均躊躇或拒絕對於一致行動之作積極之贊助。其結果則非但未能阻止，反已助長促成暴行與紊亂。後顧氏復對於中國在過去四年中對於和平解決努力之經過有所陳述。並稱中國之資源極屬有限，故其努力之結果，亦必相當菲薄。但可向各國宣示者，即中國將繼續竭力奮鬥，非但盡其九國公約及凱洛格公約簽字國家之一之義務，並將盡其為國際間愛好和平國家之一之天職。至其他各國，除一國之外，俱已宣告遠東之戰爭在法律方面與九國及凱洛格公約參與諸國均有關係。並在事實上與國際間一切國家莫不有關係也。至此，顧氏所謂：「以君等國家無限之資源及力量，豈君等尚不能採取一種積極之行動，即使係屬間接者，對於維持法律治安以及世界之安全及和平盡其一份子之力量乎？豈君等尚信原則之簡單宣言

以及諸言誠信之最高昭告即屬已足乎？若等之拒絕援助中國，豈君等欲中國停止抵抗，或以爲中國能不藉相當之實力即可永此抗戰乎？「願復稱意志之團結，必須隨之以動作之團結。中國深信彼有權可以要求九國公約各簽字國家共同努力，非但使條約受尊重，並爲公理治安及世界和平着想云。最後顧氏聲明保留提出修正案之權，俾得向本國政府請求具體之訓令云。」（註二）

註一：董霖譯著：「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二七。

註二：「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十六期，頁四二。

二十三日 蔣委員長於常州召集將領訓話，勉穩定錫澄線。

本月五日，日軍自杭州灣登陸後，我淞滬戰局逆轉。八日，上海戰事失利，我軍後撤。二十日，蘇州失陷，吳福線未能有效利用。我軍嗣退守錫澄線（無錫至江陰之線）陣地禦敵。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激勵我軍士氣，親到常州（武進）召集守禦錫澄線將領，指示機宜。同日，蔣委員長自記云：「自此陣地，當能穩定矣。」蔣委員長旋於當日深夜返回南京。（註一）

汪兆銘說明國府遷移重慶，在不受日本威脅及更能發動廣大抗戰力量。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兆銘，本日由南京抵漢口，發表談話，說明國民政府移駐重慶，主要意義有二：第一不受敵人威脅；第二期能發動全民最廣大之抗戰力量。汪主席談話云：

「吾人爲求國家民族之生存長期抗戰，已爲全國上下確立不移之一致信念。國民政府移駐重慶，主要意義有二：第一不受敵人威脅，第二期能發動全民最廣大之抗戰力量，此舉絕非放棄首都。吾人對於首都之捍衛，誓必以最最大之努力作最持久之奮鬥，卽滬杭、京滬兩路沿線，吾人亦必節節堅強抵抗而予敵人以重大打擊。現在林主席業已啓節赴渝，按本黨總章，規定中央黨部必須設於國民政府所在地，故中央黨部亦決移駐重慶，中樞及其他機關，因事實上必要，或在各適當地點設立辦公處。就外交方面言，吾人始終信任國際和平機構，吾人對於國聯及九國公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六八〇

會議之種種努力，相信終必有益於遠東以及世界和平。自我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國際間咸具深切同情，目前九國會議尙無具體成就，吾人相信對於援助中國一點，當不致使吾人失望；卽制裁侵略國問題，遲早或亦可見諸實行。關於中蘇、中義、中德間關係，蘇俄與中國具有共同利害關係，必須共同努力，以遏止危害遠東和平之暴力。義國加入日德協定，爲對付歐洲問題之一種國策，其對華友誼當不致蒙何影響，最近陳專使（公博）已抵羅馬，中義友誼關係必能因此而益臻鞏固；吾人所深切盼望於義政府者，在不袒護日本，致有損於中義友誼關係。中德經濟、商務關係極爲深切，自日本發動侵略戰事以來，中國固遭受最大損失，德國在商務上損失亦非常深重，故吾人希望德國不致因日德義防共協定而影響中德間密切關係。」（註一）

各國駐華使館離京赴漢。

由於國民政府發佈移駐重慶宣言及政府各部會紛紛暫遷漢口，故英、美、德等國駐京大使館人員，亦於本日離京赴漢口，以便跟隨我政府西遷。（註三）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上冊，頁一四二。

註二：「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十六期，頁三九—四〇。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申報」。

二十四日 國民政府特派唐生智爲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自本月八日上海失陷後，日軍大舉西犯，圖侵奪我首都南京。我政府爲表示抗戰決心，除將五院遷渝外，並調集軍隊，拱衛南京。本日，國民政府特派唐生智爲南京衛戍司令長官，負指揮守備南京之責任。（註一）

九國公約會議通過二次宣言及報告書後，宣告無定期延會。

於本月三日開幕的九國公約會議，雖經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屢次懇切陳詞，請求大會通過實質有效

辦法，阻止日本侵華行動。但因與會各國爲其本身利益關係，於本日所通過之決議案「九國公約會議報告書」僅重申普通原則，促使中日雙方共循和平程序，中止戰鬪狀態，即宣告閉幕。（註二）

「九國公約會議報告書」分爲兩部份，一部份係將會議經過情形概述一過，並將各項主要原則重新加以敘述。第二部份宣言共分十二段，大要如次：

一、現行各項國際條約中，有九國公約一項至堪注目，其中載有若干項限制，用以釐定各簽字國相互關係。各簽字國依照此項原則與限制，咸皆鄭重允諾尊重其他各國主權，不在政治、經濟上凌駕其他各國，亦不干涉他國內政。

二、此項條約業已組成一種機構，可藉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不必使用武力。各民族相互關係，必須以此種機構爲基礎，乃可達到誠信相孚，並在商務、財政上互沾利澤之目的。

三、各國若果違反上述各項原則，整個國際組織即以現行條約所載義務爲基礎者，勢必爲之破壞，而各國亦即不得不擴充軍備以求安全，結果所屆，國際間自必一般的感覺不安。特此項原則，乃係文明進步之基礎，無人能加以否認，而其效力，亦非武力所可摧毀，則可斷言耳。

四、九國公約會議，一如比國政府請柬所述，乃係依據上述各項原則而加以召集，而目的即在根據九國公約第七條所載，討論遠東時局，並設法用友好方法對於可憾的現行爭端，迅速獲致解決方案。

五、九國公約會議自本月三日開幕以來，對於促進調解工作一層，不斷有所努力，並竭力設法邀請日本政府出面合作，以冀制止戰事而成立協定解決國際爭端途徑。

六、九國公約會議深信任何國際爭端，若欲獲致公允與持久的解決方案，決非武力所能濟事。關於中、日兩國爭端，關係各國曾向當事雙方提議調停，藉以迅速制止戰事，並成立一般的持久的解決方案，會議現仍相信爲當事雙方利益計，實以接受此項提議爲宜。至若僅由當事雙方直接談判，決難成立滿意解決方案。反之，惟有與主要關係各國相互諮詢之後，乃可成立公允而持久的協定並爲當事雙方所接受。

七、九國公約所載各項原則，乃係維護世界和平，促進有秩序的國家生活與國際生活所必須加以尊重之基本原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六八二

此層茲當重言以申明之。

八、九國公約會議相信中、日兩國戰事若能迅速停止，非特為各該國之真正的利益所在，即全世界各國亦均利賴之。反之，戰事若繼續一口，則解決爭端之困難亦即隨之增加一重。

九、因此九國公約會議向當事雙方懇切建議，停止戰事，並改取和平程序。

十、九國公約會議並以爲一切和平的、公允的解決方式，均不能加以忽視或有所遺漏。

十一、九國公約會議對於上述各項原則，信守不渝，但爲使與會各國政府得有充分時間以交換意見，並廣續覓求和平解決方式起見，認爲暫時延會，實乃賢明之舉。特與會各國，或爲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或在遠東方面保有特殊利益，或對於該處現行局勢與發展情形受有直接影響，因此關於現行爭端，仍當加以注視。其中九國公約各簽字國，依照該公約所載各項條款，尤其是第一、第七兩條，對於穩定遠東局勢一項政策，既曾明白加以接受，目前自仍負有此項義務。

十二、九國公約會議延會之後，他日主席或兩會會員國若果認爲廣續開會乃屬有益之舉，仍可加以召集。

我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對此項無實質意義的宣言，曾發表沉痛演說，謂此項宣言草案，對於第一次宣言最後一項所規定的共同態度，既無隻字加以道及，而內容僅將若干種一般的原則重加以申明之，殊屬令人絕望。九國公約如此匆匆結束，而毫無收穫，徒使一般的不安情感，爲之增加而已。（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一號。

註二：「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頁二八。

註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二十、二十一號，頁七六—七八。

二十五日 蔣委員長策定固守南京方案，接見外國記者，說明政府堅持抗戰到底。

昨（二十四）日，國民政府派唐生智爲南京衛戍司令長官，負責拱衛首都。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策定固守首都方案，並召集高級將領及守城將領訓話，令以首都古物運往西安，暫交軍委會西安行

營保管。(註一)

同日，軍委會對第三戰區、第七戰區及首都衛戍區下達作戰命令要旨如下：

一、戰鬭序列：

(一)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仍由中正兼，副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兼副總司令上官雲相，轄第十一軍團上官雲相部。

第十七軍團胡宗南部，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副總司令香翰屏，轄第十五軍團劉興部、第十八軍團吳奇偉部。

(二) 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副司令長官陳誠，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兼副總司令劉建緒，轄第二十三軍團劉建緒部、第十六軍團羅卓英部，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兼副總司令廖磊，轄第七軍團廖磊部，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劉湘，兼副總司令唐式遵，轄第二十四軍團唐式遵部、第二十五軍團潘文華部。各戰區軍團以下軍隊區分，由各戰區區分呈報。

(三) 首都衛戍部隊之戰鬭序列另定之。

二、作戰地境：

第七、第三兩戰區作戰地境，爲涿安城、涪安城、昌化城、廣德城、蜀山鎮之線，線上屬右，特須對太湖方面警戒。

三、第七戰區，以一部確保許村、博鹿、洛舍鎮、埭溪鎮陣地，以新銳之川軍，攻擊吳興城方面之敵，並以一部確保廣德、孝豐各據點，其應加整理之部隊，着向蘭溪及其西南地區轉移。

四、第三戰區以有力部隊，扼守錫澄線，保持重點於無錫方面，並各以一部確保南渡鎮、溧陽、宜興各據點，須與南京衛戍部隊連絡，其應整理之部隊，着向徽州及其以西地區轉移。

五、首都衛戍部隊，迅速構築工事，固守南京，並與第三戰區連絡。(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在南京以茶會招待外國記者，重申中國繼續抗戰之決心，並深信公理必勝強權。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八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八四

委員長談話略稱：

「吾人堅信，公理終必戰勝強權，抗戰到底，至最後一寸土與最後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

「中國將防衛南京，外人之生命財產，當予保護，外傳南京如有陷於敵手之危險，將付諸一炬之說，僅屬謠言。」

「中日停戰之可能性，此事取決於日方。外傳日機近擲下一盒，內載一函，其內容希望早日停戰，並聲明日本不欲提出嚴厲條件，僅欲得中國防共之合作，此種言論殊與事實相反。」

另記者詢以和議如何打開？

蔣委員長稱：「討論此事，今尙非其時，第一日本必先覺悟。」

記者又詢以是否希望蘇聯扶助？

蔣委員長答稱：「余所希望者，乃國聯機構內所規定之扶助。」

記者復詢以九國會議既無助於中國，中國能希望他方面之援助否？

蔣委員長答稱：「余確信九國公約簽字國將援助中國。如無此援助，則所有條約恐屬無效，而破壞條約之舉動反得獎勵。」（註三）

國民政府重慶府址改建完成。

自國民政府爲應抗戰需要，決定遷駐重慶後，重慶市政府工務科即奉令將曾家岩重慶高級工科中學，改建爲國民政府府址，經晝夜趕工，於本日改建完成。（註四）

侵滬日軍進陷無錫、長興；我軍放棄錫澄線後撤。

自本月十九日，日軍進陷常熟、蘇州，我戍守上海之左翼軍第十五、第二十一兩集團軍即放棄吳淞線，退守錫澄線（無錫至江陰）。本日，無錫、長興失守，我軍主力向浙、贛、皖邊區轉進。（註五）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以新到戰場的川軍五個師，擔任保衛京杭及宜廣長公路的任務，於長興、廣德、宜興、溧陽附近，拒止日軍西侵。（註六）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上冊，頁一四四。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頁二三一——二三二。

註三：「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一輯，十一月份，頁四五。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一。

註五：「中日戰爭史略」，頁一九六——一九七。

註六：「墨三九百白述」，頁一七三、一七四。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改組江蘇、浙江兩省政府，任命顧祝同、黃紹竑分任主席。

國民政府本日發表人事命令，改組江蘇、浙江兩省政府。原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均免兼職。任命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江蘇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為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浙江省政府主席。（註一）

林主席抵重慶，民衆夾道歡迎。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於本月十六日在南京出席國防最高會議，決定遷都重慶後，即席辭別與會各委員，乘軍艦入川。本日午後四時，林主席抵重慶，民眾十餘萬人夾道熱烈歡迎。五時安抵李子壩官邸，由參軍長呂超代為接見渝市新開界，談國府移渝情形。呂參軍長談話大要如下：

「我國自九一八以來，國難日趨嚴重。本年七七以後，民族生存已至最後關頭，全國上下，莫不抱必死之決心，挽救危亡。四川地大物博，甲於全國，今國府移駐此間，作持久抗戰，其所負之責任，自必更大，而前途之希望，亦必無窮。其望川民在政府領導之下，一致努力，為國家、為四川樹立新基礎。過去國家衰弱之原因，即在國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六八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八六

意志之不一致。今者各方精誠團結，已無一任何分歧之政見，咸在救亡目標之下，堅苦奮鬥。雖前方戰事稍有進退，然吾人以四萬萬人統一之意志，捍衛國家，則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必無疑義。近世土耳其之獨立，德意志之復興，均可爲吾人之借鏡。土耳其戰敗之後，軍隊所餘無幾，卒以其國人意志之堅定，完成其獨立之工作。德在戰前，其武力確有征服全歐之可能；但因戰事持久，內部即發生主戰、主和之分歧意見，因此雖未戰敗，亦至不能支持。戰後德人隳於已往失敗之原因，全國團結，統一意志，以謀復興，以足不數年又臻強盛。凡此皆可爲吾人復興之信念。若吾人具有統一堅定之意志，抗戰到底，縱暫時戰事失利，亦不足慮也。此次國府移渝，隨主席同來者約十餘人。文官、參軍、主計三處職員，定二十九、三十兩日，分乘民政、民責輪到渝。國府預定十二月一日開始辦公。至各院、部在渝開始辦公之日期，則視到達之早遲而定。」（註二）

蔣委員長謁辭國父陵寢及革命陣亡將士公墓。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謁辭國父孫中山先生陵寢及革命陣亡將士墓。同日記云：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殊難爲懷也。」

又云：

「成敗利鈍，非所逆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註三）

軍委會頒佈首都保衛軍戰鬪序列；唐生智策定南京城防禦計畫。

自本月五日，日軍於杭州灣登陸後，戍守上海我軍兩面受襲，戰事因之轉逆，逐漸向南京撤退。此時國民政府爲長期抗戰計，於本月二十日，宣言移駐重慶。二十四日任命唐生智爲首都衛戍司令長官。本日，軍委會頒佈首都保衛軍戰鬪序列如左：

一、首都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

二、第七十二軍孫元良（第八十八師）。

三、第七十八軍宋希濂（第三十六師）。

四、首都衛戍軍谷正倫。

(一) 教導總隊。

(二) 憲兵部隊（約二團）。

五、其他特種部隊之一部。

同日，唐生智司令長官策定南京城防禦計劃如左：

首都保衛軍作戰計畫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於南京

第一 方針

保衛軍爲使第三戰區主力軍作戰容易之目的，卽利用雨花台、天堡城、紅山及幕府山已完成之骨幹工事，編成核心陣地，強固守備南京，以牽制敵軍。

第二 指導要領

- 一、要塞以全力掩護長江封鎖線，並協同核心守備隊之戰鬥。
- 二、核心陣地，雖寸土不讓敵軍，各守備部隊須作物資及械彈上準備，俾具獨立作戰之能力。
- 三、各守備地區應多築掩蔽部，並起築永久與野戰工事，及速編成堅固障礙物。
- 四、各部隊對於既設陣地工事位置，應預先檢查修補，並多作戰鬥預行演習。

第三 兵團部署

- 一、第八十八師以主力位置於雨花台附近，任水西門、中華門至武定門及雨花台之守備。
- 二、第三十六師以主力位置於龍王廟附近，擔任玄武門、紅山、幕府山至挹江門之守備，並與幕府山要塞協同作戰。

三、教導總隊以主力位置於小營（在中央軍校西），擔任光華門、中山門至太平門及天堡城之守備，並以一團歸要塞邵百昌司令指揮，任烏龍山要塞守備。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八八

四、憲兵隊以主力位置於清涼山附近，擔任定淮門至漢中門及清涼山之守備，並於龍潭、湯水、淳化等處，各派兵一連，處置退回之散兵，待命撤回。

五、警察隊擔任城內秩序之維持，及交通點、重要倉庫、自來水塔、電燈廠等處之守護。

六、要塞部隊固守烏龍山、幕府山之要塞地區，並掩護長江封鎖線。

七、防空隊以七公分五高射砲位置於五台山附近，其餘分別位置於大校場及下關等處，主任城市、大校場、輪渡、自來水塔、電燈廠之掩護。

八、運輸、通訊、衛生、補給等項，另行擬定計畫。（註四）

陶德曼訪孔祥熙，調停中日問題。

本月上旬，德國曾出面調停中日衝突，由於日本所提條件甚苛，且中國寄望在北京布魯塞爾所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期獲得助力，因而此階段德國的調停觸礁。本月二十四日，九國公約會議閉幕，只發表空洞的一般原則，對於解決日本侵華之舉動，並無實質意義。德國乃再接受日本第二度邀請，出面調停中日問題，要中國接受日本於本月五日所提條件。

爲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本日訪晤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轉達德政府願負責調停中日戰爭之意。

（註五）

上海租界工部局屈於日軍要求，迫上海時事新報停刊。

本月二十二日，日本侵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派員要求上海租界工部局，取締反日言論及檢查郵電。本日，上海時事新報被迫宣布停刊，於報端刊出告別書，謂在暴力之下，不能自由，故決停刊。

（註六）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一號。

註二：「四川文獻」，第七十五期，頁三一。

註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上册，頁一四四—一四五。

註四：「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二四七—二四八。

註五：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二七—二八。

註六：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漢口「大公報」。

二十七日 蔣委員長以國府西遷重慶，記離京感言，自勉振作精神，迎接旋乾轉坤之機運。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以遷都重慶既定，行將離京，悵觸實多，因自記云：

「余能多留京一日，則國家與人民及前方軍隊，則多得一日之益。總理與陣亡將士之靈，亦必多得一日之安，對上、對下、對生、對死，對艱難締造之首都，實不忍一口含棄，依依之心，不勝言矣！」

又云：

「今後當如何整飭軍紀，整頓部隊，補充實力，振作精神，此全為余一人之責任，頂天立地，旋乾轉坤之事業，此其時矣。」（註一）

江蘇省政府遷揚州辦公。

昨（二十六）日，國民政府發表願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時顧氏實際在淞滬前方指揮軍事，無法兼理省政，乃報經核准，以韓德勤為江蘇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並兼代省府主席。本日，江蘇省政府以鎮江易受日軍威脅，將省府遷往江北揚州辦公。（註二）

偽「河南自治政府」成立於安陽，蕭瑞宣為傀儡主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六八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六九〇

自本月五日河南安陽失陷後，日軍即於本日在安陽成立偽「河南自治政府」，由曾爲吳佩孚部下之蕭瑞宣擔任傀儡主席，其範圍僅限黃河北岸一帶。（註三）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四五。

註二：「墨三九十日述」，頁一七四—一七五。

註三：「北支那の治安戰」，頁四五。

二十八日 唐生智發表談話，決與南京共存亡。

新任首都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本日接見各國領署、教會、報館及大商行代表多人，發表談話如下：

「首都或在最近之將來，成爲戰場。最高軍事當局已擬定死守首都之意志。吾華人必須犧牲，今有兩事可決者：一余爲中國軍人，擬爲國家犧牲己身；一爲吾人之犧牲，將使敵人多所喪亡是也。外人之能離京者以離京爲上，惟中國政府自將竭其能力，擔保留京外人之安全。在長期戰爭之後，紛亂實不可免，卽一醉漢，猶將行其清醒時所不爲之事，則受砲彈、炸彈猛轟而處於艱難困苦中之大軍，有時作越軌之行爲，亦何足爲異乎？首都現由編制完善之軍隊衛守，其餘軍隊正在陸續撤退，若輩雖望其嚴守紀律也。假使外人有不滿之處，吾人聞悉之後，卽當竭力矯正之，余爲負責之員，擬盡余力所能爲，以遏止紛亂。在數日之中，局勢尙不致驟行嚴重，惟一旦局勢轉危，則各城門均將緊閉，且將取其他行動，但無論如何，余必竭力保護外僑也。當局業已佈置駐兵各地點，保持紀律，不特注意本城，且注意本城四周五十公里一帶，勿容許其他軍隊開入首都，如欲開入者，必須聲明願與共存亡。」（註一）

日軍侵陷宜興，繼向廣德、溧陽進犯。

上海戰事，自本月二十五日，日本第十軍侵佔長興後，繼向宜興、廣德進犯。時駐守泗安、安吉之第二十三集團軍四川部隊三個師曾向突入日軍反擊，惟未能奏效。本日，長興失守，日軍繼向廣德、溧

陽進犯。(註二)

日軍派人監督上海海關稅收、檢查新聞及接收電報局。

日本上海派遣軍本日派員多人，以稅務人員名義，監督海關稅收部，並派日人多名為海關外班職員。同日，日軍便衣人員到新聞檢查站，檢查新聞，並接收電報局，上海電訊交通因之停頓。(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十一號，頁一〇二。

註二：「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三九一。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漢口「大公報」。

二十九日 粵漢鐵路因日機空襲，交通一度中斷。

自本年八月，日軍侵滬戰事爆發後，粵漢、廣九兩鐵路即成為我國連絡香港的最主要對外交通要道。惟本月以來，日軍為阻斷我國國際通道，即時常派機轟炸粵漢鐵路，破壞路軌與橋樑，使我廣東與香港交通一度中斷。然我粵漢鐵路局組搶修隊，隨炸隨修，極力維持路線之暢通。(註一)

日軍侵陷武進，繼向丹陽進犯。

上海戰事，自本月二十五日，無錫失陷，我原戍上海左翼軍放棄錫澄線後撤，日軍乘隙進犯。本日正午，日軍第十六師團進佔武進(常州)，繼向丹陽推進。(註二)

晉中我軍向祁縣、文水、太谷推進。

山西抗日戰事，自本月八日太原失陷後，一度轉逆。本月中旬，日軍開始北移。二十五日，太谷、平遙、介休等縣日軍撤退；我軍乘機收復介休、汾陽等地，並向祁縣、文水、太谷推進。(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陶德曼訪孔祥熙、王寵惠，轉達日本議和條件，蔣委員長電孔祥熙約陶德曼面談。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受日本之託，曾本月二十六日拜會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轉達德國政府願負責調停中日戰爭之意。昨（二十八）日及本日，陶德曼兩次訪晤孔祥熙及外交部長王寵惠，除表明日本現在急於與中國談和外，並轉達日方議和條件，其內容與本（十一）月五日轉達蔣委員長者完全相同。陶德曼同時轉達德國元首希特勒勸中國與日本言和之意。（註四）

同日，蔣委員長以陶德曼再次出面促使中日和談，乃電孔祥熙約其面談，並云：

「爲緩兵計，不得不如此耳。」（註五）

美國通知日本勿變更中國海關制度。

昨（二十八）日，日本派員多人，監督海關稅收部。本日，美國國務院命駐日大使口頭告訴日本外務省稱：

「美政府對於中國海關制度之前途，甚爲關切，希望日本對中國海關工作情形與稅收分配事宜，務勿變更之。」

（註六）

義大利承認偽「滿洲國」，在長春設立公使館。

自本月六日，德、義、日三國簽訂反共協定後，義大利即傾向日本，並於九國公約會議中，替日本說話。我國爲改善與義大利關係，曾派陳公博爲特使赴義，於本月十六日晤義外長齊亞諾。十九日繼晤義相墨索里尼。然日本爲促使義大利承認偽「滿洲國」，亦派特使大倉喜七郎，於本月二十一日謁義相墨索里尼。

本日，義大利表示親日外交，正式承認偽「滿洲國」，並在長春設立義大利公使館。（註七）
劉湘胃病加劇，奉命由京抵漢治療。

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於本月十二日由蓉抵京，請示抗戰機宜，並籌組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事宜。劉湘原患胃病，入京後又連日奔波，病遂加劇。昨（二十八）日，奉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指示，以京中空襲頻仍，囑速移漢口休養。本日，劉湘乘專機抵漢，入住美國醫院養病。（註八）

註一：「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二二、二三、二四號，頁一三九。

註二：「松井石根大將の陣中日誌」，頁一一六。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漢口「大公報」。

註四：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二八。

註五：「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册，頁一四六。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一，頁一二八。

註八：周開慶編著：「劉湘先生年譜」，頁一六六。

三十日 國軍部署南京外圍弧形防禦線。

隨著上海戰事結束，日軍繼續西犯。本月二十七日，日本參謀本部決定進犯南京。（註一）國軍爲積極備戰，本日於南京城東七十五公里處，完成弧形防禦線，由北而南，起自鎮江經丹陽、金壇、溧陽而至蘭谿。（註二）

日軍侵略廣德；饒國華師長殉國，蔣委員長特呈國府優予褒揚。

自本月二十八日，日軍第十軍進佔長興後，即開始進犯廣德，與我戍守廣德之川軍第二十一軍一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六九三

五師激戰。本日晚，第一四五師師長饒國華以奉命死守廣德，經兩晝夜激戰後，所餘部屬精力疲竭，知城已不可守，乃親書遺言後，自戕與城共存亡。其遺言略云：

「本部扼守廣德，掩護友軍後撤集中，已達成任務。我官兵均不惜犧牲，爲國效力，忠勇可嘉，深以爲慰。廣德地處要衝，余不忍視陷入敵手，故決與城共存亡，上報國家培養之恩與各級長官愛護之意。今後深望我部官兵，奮勇殺敵，驅寇出境，還我國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余死無恨矣！」（註三）

同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得悉饒國華師長自戕殉職後，即特呈國民政府，請優予褒揚。（國府嗣於十二月十一日明令褒揚）（註四）

附錄：伍鑒：饒國華傳（註五）

陸軍二十一軍一百四十五師師長饒國華，字弼臣，世居四川資陽城北附郭。天資英挺，抱特立獨行之志。隆情孝友，篤志詩書，屏跡俗塵，潛心往哲，此其生平大略也。年十七，值滿清末葉，海內鼎沸，慨然有澄清之志。投筆從戎，畢業於川軍二師所辦頭日養成所，及合川軍官傳習所，成績皆以最稱。迨充下士，由排、連、營、團以及擢膺師干，僅十有餘稔。當任排長時，暇則勤攻書史不稍輟，囑一卒立於側，伺其倦怠，大聲呼曰：國華，國華，國家顛危至此，汝不淬厲精神，猶惛惛乃爾乎？由是憬然勤學如故，日習以爲常。向與士卒同甘苦，居則陋室，衣則大布，食則粗糲，數十年如一日，而治軍迹倅韓、耿，威名竊然，所至壁壘一新，旌旗變色。川康綏署劉主任二十載以前，一見目爲國士，傾衿禮之，不視同僚屬。前此峨山受訓，特任排長，爲委員長暨陳教育長所甄拔，褒勉有加；第二次調訓，尤特任隊附。自國難發生，終日蒐討軍實，彌縫其闕，一切銷耗皆取給公費，或熟支，不另報銷受款，其廉介如此。奉調率師東下，便道還鄉，承歡萱幃，殷懃孺慕，凡先人墜地，逐一躬親拜掃。家中內外諸務，亦無不料理周至。交處皆走辭，識者知其誓死報國之忱，已於不言中露其端倪。廣德之役，身殉危城，以丹忱激勵將士，碧血染成金湯，使我萬夫憤慨，猛氣咆嘯，有如怒潮，敵人當者輒靡，不惟廣德巍然無恙，卽泗安諸要隘，亦相繼克復，京畿賴以保障，河嶽壯其聲靈，其功烈可謂不朽矣。綜考其立身大指，事上臨下，衷於至誠。急

友朋之難，不辭被髮纓冠，必得拯乃止。處世以義理爲斷。假使事涉非義，則色然拒之。志等松筠，心均鐵石，決無游移。如係義所當爲，鼓勇擔荷，抗雷電之氣，冒斧鑕之威，毫不退阻，綽有古人風概。如上年一二新學家倡廢孔禮，明令旣頒，國人知其不可，然無敢非議者。惟君上書廟堂，曲盡審諤力請收回成命，時人以爲朝陽鳴鳳。且駐防銅梁等縣，力倡尊崇孔禮，俎豆莘莘，廟貌亦加丹雘，爲人所不敢爲，言人所不敢言，以斬得其心之所安，其行事往往類此。居恒自奉同薄，然對地方慈善公益，則予求予取，慷慨過人。如助邑中賑款先後近千元，捐圖書館書籍費陸佰元。爲保衛桑梓計，捐購槍枝、子彈洋貳仟數佰元，揮金不吝，爲富有者所望塵莫及。至家庭中衣櫥蕭然，書劍外無長物。竭一生勤苦所得，購產八仟餘元。又另家存一仟六佰元，悉數分與同胞昆弟。其個人所有者，僅新購老屋數楹，薄出數十畝，不及中人一家之產，其恥於自私自利，惟以德澤遺後人，以視世之分符擁產、金玉山積、阡陌連雲者，寧足當其一盼乎？母氏陳太夫人，年逾七旬，洞明大義，初聞噩耗慟甚，繼則謂人曰：吾兒果不負所學。哲配藍夫人，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生男女各三人，長男僅十四齡，肄業重慶南渝中學，忠烈之後，英才彬蔚，爲門楣光，於理洵足徵信。惟入租金有限，以供養親及子女教育等費，品差甚鉅，此則有賴於中央從優撫卹，暨吾川疆吏之責也。弼臣不佞，相知最深，辱承隆以師禮，實增慚慙，然每與接談，必罄款襟。昨於出師前語家曰：自側身戎政，由貧悴躋於顯達，阿母始終未向我索取一文，且時施以忠貞，叮嚀誥誡，銘勸毋敢忘。予益恍然，非此母不生此子，弼臣之賢，實其母所陶冶而成，因效命疆場，懼母教隱而不彰，故罔敢自闕，此蓋孝子之深衷也。又弼臣素謙遜，一日忽然瞿然曰：英雄彪炳之事功，基於聖賢誠實之學問。生不敏，竊有志焉。臨歧復語我曰：此去不成功使成仁。弼臣固篤於自守，其言行皆有矩矱，今死事之烈，眞所謂求仁得仁，能志聖賢之志者也。謹表而出之，以稔世之悼饒將軍者。邑人伍鋆敬撰於雁江書齋。

陶德曼說張嘉璈勸蔣委員長與日本議和。

自本月二十六日以來，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即頻訪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企圖說服中國接受日本議和條件。本日陶德曼又訪鐵道部長張嘉璈，請轉勸蔣委員長與日本議和。（註六）

美國抗議日本擾亂上海關政；泰晤士報警告日軍勿干涉各外國政府在華權益。

對於本月二十八日日軍派員干涉中國海關稅收事，美國務院曾於昨（二十九）日提出口頭抗議。本日，美國駐日大使以正式書面抗議送達日本外務省。美國國務卿赫爾並向報界發表談話稱：

「此項照會，特別提及上海市海關問題，其內容首將中美兩國通商歷史簡略予以敘述，並說明美國在中國境內保有重大利益，因此日本苟欲修訂中國關稅現行稅則，或變更海關行政現行狀況，須先向美國政府徵詢意見。」

同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題為「日本與列強」，對上海日軍對海關行動，加以評論稱：

「日軍總司令松井大將所發出之海盜式言論，業已引起不安之念。」

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行政上，業已享有合法的地位，無論何種嘗試，凡以逾越合法範圍或干涉租界基本法為目標者，匪特英國，即其他關係各國，亦未便加以容忍，即為日本自身利益計，其對於上海租界內各項國際問題，亦以妥善應付為宜。至於上海海關而論，中國外債本息，係以關稅收入為擔保，日本似不致加以妨礙，特中國海關行政基礎，乃係英國人所樹立，向以完整無缺與富有效率著稱，今若採用非法方式，予以破壞，決非英國政府所默許，目前美、法兩國均已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日本政府倘不慎重將事，則其所遭遇之困難，或當出乎日本意料之外。」（註七）

註一：「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二二。

註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册，頁一四六。

註三：「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革命人物誌」，第八集，頁四三七、四三九。

註六：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册，頁一九〇。

註七：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漢口「大公報」。

十二月

一日 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辦公，並制定公布「民國二十六年整理廣西金融公債條例」。

上(十二)月二十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移駐重慶。本日，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辦公。同日，行政院通電知照各單位，該院在渝辦公。其電云：

「各省市政府、西康省委員會、威海衛管理公署：本院依照中央決議，茲經移渝辦公，特電知照，並飭屬知照。」(註二)

同日，國民政府為整理廣西金融，充實桂鈔，發行公債國幣一千七百萬元，特公布「民國二十六年整理廣西金融公債條例」，共十一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國民政府為整理廣西金融，充實桂鈔準備，發行公債，定名為民國二十六年整理廣西金融公債。

第二條 本公債定額為國幣一千七百萬元。

第三條 本公債定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第四條 本公債利率定為年息四釐，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各付息一次。

第五條 本公債期限定為二十二年。自第一年起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各還本一次。第一次至第八次各還總額百分之一；第九次至第二十四次各還百分之二；第二十五次至第四十四次各還百分之三；至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本息全數償清。

前項還本以抽籤法行之。

第六條 本公債應還本息，於中央在廣西省所收鹽稅項下，每年提出國幣一百二十萬元為基金，由財政部令行鹽務總局按月平均撥交中央銀行，收入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本公債戶帳專款存儲備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一日

六九八

第七條 本公債指定中央銀行經理還本付息事宜。

第八條 本公債票面分爲十元、百元、千元、萬元四種，均爲無記名式。

第九條 本公債債票得自由買賣、抵押，凡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並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條 對於本公債有偽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江陰要塞遭日軍侵略；我守軍轉進鎮江。

自上（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我軍吳福陣地被日軍突破後，日軍第十三師團及集成騎兵隊即繼向我扼守長江水域要地之江陰進犯，我守軍第一〇三師（何知重）、第一一二師（霍守義）給予激烈反擊。惟經數日戰鬪，江陰要塞工事大部被毀，守軍傷亡甚重，戰勢無法挽回，我守軍乃於本日實行突圍，向鎮江轉進，江陰要塞因而失陷。（註三）

蔣百里訪德國航空部長戈林。

九月七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尋求國際間對華抗日的瞭解與援助，特派胡適赴美，蔣百里赴德、義。本日，蔣百里訪晤德國航空部長戈林，晤談四十餘分鐘。（註四）

班禪圓寂於青海玉樹。

國民政府委員、西陲宣化使、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額爾德尼，奉派宣化西陲，本日凌晨二時五十分圓寂於青海玉樹，享年五十五歲。圓寂時留有古教、堪布二人侍側簽字之遺囑，諄諄以五族建國精神，共濟國難爲念。其遺囑譯文如下：

「余生平所發宏願，爲擁護中央，宣揚佛化，促成五族團結，共保國運昌隆。近十五年來，遍游內地，渥蒙中

央優遇，得見中央確對佛教尊崇，對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堅。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擬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途回寂。今有數事切囑如下：（中略）宣化使槍枝，除衛士隊及員役自衛者外，其餘獻與中央，共濟國艱，俟余轉生，再請發還。又關於歷代班禪所享權利，應早恢復。最後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國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札薩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繼余志，以促實現。此囑。」（註五）

附錄：班禪略歷（註六）

班禪額爾德尼生於清光緒九（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英兵入藏，達賴走避，駐藏大臣有泰奏請飭班禪兼管前藏政教，力辭不就，赴印遊歷。光緒三十二年回噶什倫班；後於民國十二（一九二三）年離藏，經甘涼而抵阜蘭。民國十三年抵北京，謁當局報告藏政及殖邊意見，不得要領；旋漫遊江、浙、晉、陝、魯、皖、冀、豫、遼、黑、察、綏、寧夏、內蒙等地，宣揚佛教。迄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班禪即虔心擁護，設駐京辦事處，以備接洽，國民政府亦對之極優渥。民國二十一年特任西陲宣化使。二十二年秋，班禪入京。二十三年任國府委員。二十四年五月，御命赴青海宣化。二十五年達賴逝世，即擬入藏，主持政教，而淹滯旅途，心憂國難，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晨，圓寂青海玉樹，享年五十五歲。

牛賴特晤程天放，希望中國接受日本和平條件。

上（十一月）五日，日本曾透過德國，對我國提出苛刻且不平等的和平條件，爲蔣委員長所拒絕。其後，由於九國公約會議，中國期待通過制裁日本侵華案，未獲得實質效果；且淞滬戰局，國軍戰事轉逆；致使日本認爲有機可乘，乃再邀請德國出面，要中國接受日本所提和平條件。爲此，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於本日在柏林約晤我國駐德大使程天放，希望中國不要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以便中日問題儘快達到和平解決。牛賴特亦公開表示，東亞情勢緊迫異常，若中國等待和平的解決時間愈長，則中國被毀滅的危險就愈大。（註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一、二日

七〇〇

日本大本營下達進犯南京軍事命令。

日本大本營本日下達大陸命令第八號，命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協同海軍，進犯我國首都南京。

同日，日本華中派遣軍下達進犯南京的作戰命令如次：

一、日本上海派遣軍於十二月五日，以主力進攻丹陽、句容，進而攻擊磨盤山系西部地區；另以一部攻擊蕪湖背後，並遮斷津浦鐵路及江北大運河。

二、日本第十軍自十二月三日開始行動，以一部經蕪湖包抄南京側背；主力則進攻溧水；並以一部對杭州方面採取警戒。（註八）

註一：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漢口「大公報」。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七號。

註三：「抗戰簡史」，頁五〇。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二一。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漢口「大公報」。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漢口「大公報」。

註六：同註五。

註七：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二八。

註八：「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二一—四二三。

二 日 蔣委員長再接受見陶德曼，與談日本謀和條件。

上(十一)月底，德國再度接受日本請求，出面調停中日戰爭。為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頻訪外交部長王寵惠、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鐵道部長張嘉璈，希能管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轉達日本之意。時上海已淪陷，日軍正向南京逼侵中。十一月二十九日，蔣委員長為爭取時間，作軍事上的佈置，應

允接見陶德曼。陶德曼遂在外交部次長徐謨偕同下，於十一月三十日夜，由漢口乘船東下，於本日晨抵南京。

在接見陶德曼之前，蔣委員長先聽取徐謨報告後，再於下午四時邀集軍委會軍令部長徐永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及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等軍事長官會報，由徐謨報告陶德曼來京任務，爲轉達日方議和條件（如附錄）。

各將領問：有無旁的條件？是否限制中國的軍備？

徐謨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之條件，並無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

蔣委員長就問唐生智意見，唐氏未及答。蔣委員長又向白崇禧有何意見？白氏說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爲何打仗？

徐謨答：陶德曼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

蔣委員長又問徐永昌有何意見？徐氏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

又問顧祝同，顧氏亦說可以答應。

蔣委員長再問唐生智，唐氏亦贊同各人意見。

蔣委員長表示：

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

二、華北政權要保存。（註一）

本日下午五時，徐謨偕德大使陶德曼謁蔣委員長，由徐謨擔任翻譯。陶德曼申述來意後，並聲明日方意見，謂此項條件現在仍無變更，如戰爭繼續下去，則將來條件如何變更，不能預料。蔣委員長表示要點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日

七〇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日

七〇二

- 一、日方無信，已簽字之條約尚往往撕毀，我方相信德方，願德方始終執調停之勢；
 - 二、華北行政主權應當完整，此爲我方堅持之點；
 - 三、日方所提條件，不能作爲最後條件而無可變更；
 - 四、日方不能以戰勝者自居，因我方並未承認爲戰敗者；
 - 五、日方不能將此條件片面的隨意宣布。
- 陶德曼聆聽蔣委員長表示後，即稱中國能否持容讓之態度？蔣委員長答稱：要容讓必須雙方容讓。陶德曼最後聲稱：如兩方接近，我元首（希特勒）或請中、日兩方同時休戰。陶德曼旋即退出，謂將談話要旨電達德政府及德駐東京大使館。（註二）

附錄：徐談：德使調停情形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德大使陶德曼先後訪晤孔部長、王部長略謂：彼奉德政府特向我轉達日方議和條件，據聲稱軍事上雖佔勝利，但仍願設法與中國恢復和平，條件爲：（一）內蒙古自治，（二）華北沿滿洲國邊界至平、津以南一帶設立非武裝區，區內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之，如和議即刻成立，則華北全部行政仍屬於南京政府，但須遴選與日本友善之官吏一人，主持最高行政職務。如和議目前不能成立，而華北有產生新行政機構之必要，則該行政機構於和議成立後，仍將繼續存在。截至現在止，日本政府並無在華北設立自治政府之舉動。在華北經濟方面，所有衝突未發生前，關於礦產權利交涉事項，應予滿意結束；（三）上海設立非武裝區較現有者略大，由國際警察管理之，餘無變更；（四）停止排日政策，此僅指上年在南京商議時日本提出之要求（如修訂教科書），予以照辦；（五）關於反共一層，日方要求有一種辦法，（六）減低日貨有關之關稅；（七）外國人權利當予尊重。日方又謂，如戰爭延長則將來條件必較此苛刻數倍。陶大使並告我，希特勒會謂：竭全力以保存國家，勝於任國家爲光榮之犧牲，意在勸我與日言和。陶大使述畢後表示，希望能有面達於蔣委員長之機會。當經孔部長、王部長分別以電話、電報報告蔣委員長；蔣委員長覆謂，可請德大使往南京一行。遂由談於三十日夜偕同德大使乘船赴京。十二月二日晨抵京，先由談將經過情

形面陳蔣委員長，是日下午四時，委員長邀集徐部長永昌、白副參謀長崇禧、唐司令長官生智、顧主席祝同、錢主任大鈞等商討，余先報告如上述各節，繼將委員長詢問各將領意見，各將領詢問有無其他條件，如限制軍備等，余答無之，諸人相繼表示意見，大致謂既非亡國條件，當可討論，既而余偕德大使謁蔣委員長，德使申述來意後，並聲明日方意思，此項條件現在仍無變更，如戰爭繼續下去，則將來條件如何變更不能預料，蔣委員長表示要點如下：(一)日方無信，已簽字之條約尚往往撕毀，我方相信德方，顧德方始終執調停之勞；(二)華北行政主權應當完整，此爲我方堅持之點；(三)日方所提條件可作爲討論之基礎，但不能作爲如哀的美頓書中所列條件無可變更；(四)日方不能以戰勝者自居，因我方並未承認爲戰敗者；(五)日方不能將此條件片面的隨意宣布。德使聆悉後並稱：中國能否持容讓之態度，委員長答：要容讓兩方容讓，並問貴使對於雙方停戰有何意見？德使答：如兩方能接近，我元首或請中、日兩方同時休戰。德使旋即退出與余商量，將委員長談話要旨，電達德政府及駐東京德大使，現在等候覆電。(註三)

按：此文係徐謨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於漢口出席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第三十四次會議報告詞。

日機炸南京，被擊落四架。

本日，日機兩次侵襲南京，經我空軍升空迎戰，在南京四周共擊落日機四架。(註四)

日本反對第三國干涉上海海關事。

上(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上海派遣軍派人監督上海海關稅收部，引起美、英等國抗議其擾亂上海關政。本日，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政府反對第三國干涉上海海關事稱：

「日本政府認爲上海之海關爲中國之機關，故日方之接收該關，應由中日雙方直接交涉，絕不允許由第三國出面干涉。至於組織有第三國代表參加之委員會，共同管理上海海關事，日方絕難同意。」(註五)

註一：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二七。

註二：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原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五期，頁一七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三日

七〇四

註三：黨史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三）」，頁一二二—一二三。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申報」。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漢口「大公報」。

三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特授空軍將士復興榮譽勳章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特授空軍將士復興榮譽勳章條例」，共十二條，以激勵空軍官佐、士兵於戰時捍禦外侮，保衛國家，在空中作戰著有特殊戰功者。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復興榮譽勳章之授與空軍將士，依本條例行之。

第二條 空軍官佐、士兵於戰時捍禦外侮，保衛國家，在空中作戰，著有特殊戰功者，除依法給予其他勳賞外，並得頒授復興榮譽勳章。

前項復興榮譽勳章，於空軍高級部隊長官（大隊長以上）在空中或地面指揮得力，因而著有戰功者，亦得授與之。

第三條 復興榮譽勳章分一等、二等、三等。

第四條 具有左列各款之一者，授與一等復興榮譽勳章：

- 一、於空戰時連續擊落敵機九架以上者；
- 二、冒險飛入敵境，炸毀敵人重要陣地、要塞、軍艦、兵站、交通線、司令部等，使敵不堪使用者；
- 三、冒險飛入敵境，炸毀敵人航空根據地，或航空母艦，使敵軍蒙受重大損害者；
- 四、冒險飛入敵境，炸毀敵之兵工廠、彈藥倉庫或其他重要機構，使敵受重大損失者。

第五條 具有左列各款之一者，授與二等復興榮譽勳章：

- 一、於空戰時連續擊落敵機六架以上者；
- 二、在陣地冒險低度飛行，掃射敵軍戰壕或施放烟彈，使敵潰敗者；

第六條 具有左列各款之一者，授與三等復興榮譽勳章：

- 一、於空戰時連續擊落敵機三架以上者；
- 二、於重要區域內擊退敵人多數飛機，因而免去重大損害，並有確實證明者；
- 三、冒險偵察，報告確實，賴以洞悉敵情，因獲勝利者。

第七條 凡空軍及陸、海軍官佐、士兵，於戰時立有功績為前三條各款所未列舉，而確應頒給復興榮譽勳章者，得比照前三條之規定行之。

第八條 外籍空軍軍人投效本國，於空戰時著有前四條列舉之勳績者，亦得授與各等復興榮譽勳章。

第九條 已受較低級之復興榮譽勳章，如續有功績時，得晉授較高級之復興榮譽勳章，但晉授後應將前授之勳章，呈由主管機關轉報核銷。

第十條 復興榮譽勳章及勳表如附圖，其勳章均為襟綬。（圖略）

第十一條 關於復興榮譽勳章之頒授、呈報、儀式、佩帶及其他一切事項，在本條例未經規定者，依陸海空軍勳賞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與限制辦法等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蘇俄表示不便即出兵助我抗日，願以技術援助中國，對於德國調停，應以撤回日軍，恢復戰前狀態為條件。

上（十一）月十八日，我國赴蘇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冲曾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謂蘇俄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表示，如我國抗戰到生死關頭，蘇俄當出兵助華抗日，決不坐視。蔣委員長嗣於十一月三十日電蘇俄史大林委員長及伏羅希洛夫元帥，探詢蘇俄可於何時出兵助華，並將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事徵詢其意見。

本日，史大林及伏羅希洛夫電覆蔣委員長，謂時機未至，不便即對日出兵，並稱出兵須經最高蘇維埃會議決定，該會議當在二個月內舉行，在此期間，決以技術援助中國。對於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事，應以撤回日軍，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為和平條件。茲誌原電如次：

「轉蔣委員長：三十電悉。(一)蘇聯政府之方針：假使蘇聯不因日方挑釁，而即刻對日出兵，恐將被認為是侵略行動，是將日本在國際輿論的地位馬上改善。現在日本是侵略國，世界輿論因此就反對他，蘇聯如不因日方挑釁而對日出兵的時候，日本反要謂自己是侵略國之犧牲者，此將予中國與蘇聯以不利。(二)只有在九國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許共同應付日本侵略時，蘇聯就可以立刻出兵。因為在該時，世界輿論要認蘇聯行動是保護法律及正義之當然的行動，而日本在該時不能自謂為被侵略之犧牲者，世界同情不歸日本。(三)蘇聯政府之上述態度，只有蘇聯國最高蘇維埃才能將他改為立即出兵的態度，而最高蘇維埃會議最遲在月半或二月舉行。(四)在此一月半至二月短期中，我們決定用種種途徑及方法，極力的增加對中華民族及其國民政府之技術援助。」

(一)關於委員長與德大使陶德曼談判，我們以為中國政府只好採取下列態度：1.中國向不想而不願打仗，然而他彼攻擊，不得已來保護其民族之獨立及領土之完整；2.攻擊者僅日本而已，雖然如此，日本如撤回其侵華中及華北之軍隊，並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時，中國為和平利益計，不拒絕與日本實行和平談判。3.日本如果實行上述先提條件的時候，中國國民政府就允許談判兩國間一切問題。

(二)德國調停行動之估計如下：1.德國願意救出現時的日本政府，並予他以休息機會；2.現與日本締結任何停戰協定，日本必首先破壞，由此可知日本只要敷衍時間，而德國從旁幫他；3.中國政府之任務，是以偉大民族的政府之資格來講話，而不屈服於威脅。史大林、伏羅希洛夫。」

按：電文正確發文日期不詳，惟查考前後相關電文，當在十二月三日。

同日，我國赴蘇採購軍火代表軍委會參謀次長楊杰自莫斯科電呈蔣委員長，報告蘇俄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告以不能出兵理由，及願盡量以物資力助我國。電文中亦提及有關蘇俄軍火運華卸貨地點等事宜

其電云：

「南京。委員長鈞鑒：莫斯科來電如下：性密。有、勘、斃各電奉悉。(一)鈞座致史先生電已面託伏帥代轉；(二)伏帥所述如下：(甲)出兵問題非常重大，容報政府再答復，惟予個人意見，史先生于十一月十一晚已鄭重言之矣，因時機、環境恐惹起全世界對蘇聯作戰，刻只能盡量以物質力助我。(乙)中國抗戰非常困苦，予與史領袖所深知，但最後勝利在華，務望堅決抗戰到底。查日軍進攻決不中止，現託德轉致言和之意者，一因佔領地方甚大，不加整理不能再進；一欲暗談破中國之團結戰線，誘起親日派之活躍，但儘(其)目前之困難亦不減于華。(丙)雙翼驅逐機六十架，本日起運，用汽車輸送至蘭，我如再需驅逐機，可向售買，但請另案商洽。(丁)蘇政府欲給第八軍野砲二十四門、防戰車砲二十門、機關槍六十架、戰車十五輛、飛機十架，如鈞座許可，即贈與。(戊)第一艘船究在何處卸貨，請確定，並望先將夫役備妥，于短時間卸畢轉運他處，以免意外。卸貨後空船回歐，頗不經濟，能否裝載我給與之金屬原料品，如錫、鉛類運往。已默察蘇于參戰問題顧慮頗多，亦非絕對不可能者，愚見我若以資望素著之大員使俄，一面促成英、美、法對蘇有相當之保障，環境演變，彼必自動出兵矣。未悉可否？謹呈祈示。職楊杰叩。外交部轉。印。」(註三)

陶德曼與狄克遜電德外交部，認德國應把持機會，促進中日和談。

昨(二)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晉見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傳遞日本謀和條件。本日，陶德曼大使從南京乘輪上駛途中，拍電報回德國外交部，報告晉見蔣委員長情形。在電報中，陶德曼大使認為：

「日本的建議，差不多所有的要點上都已得到滿意的反應。」

同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亦拍電報向德國外交部報告，認為當前是德國出面斡旋，促使中日直接談判或協助談判進行的最好時機。因為中國軍事失利，布魯塞爾會議失敗，但還沒有被迫投降，和平談判對中國是有利的；日本已達軍事目的，想避免再繼續作戰——作戰地區會不斷擴大和戰費會不斷增加，和平談判也是有利於日本的。狄克遜認為德國應該把握這個時機，促使中日談判，至少有兩大理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三日

七〇八

一、衆所周知，德國對中、日兩國都很友好，在兩國都有很大的經濟利益；而且日本有反俄的作用，德國也不願意日本削弱或困陷於中國戰爭裏，故德國希望中、日敵對行動早日停止。

二、俄國對中國日漸增加的援助，不久就要使德國抉擇，是撤手離開中國，還是促使中、日敵對行動停止。現在正在發展的情況是：德國軍事顧問使用俄國軍用飛機幫助中國對日本作戰，而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

故狄克遜在電報中，表達他的看法稱：

「現在日本願意談判，我們的努力應該集中在中國這一方面。」

「我們的調停最初應該限於使雙方都到會議桌上來談判。這既符合日本的願望，也不使我們對於任何協議的內容負什麼責任。」（註四）

日軍遊行上海租界，遭愛國志士炸彈攻擊。

本日，日軍在上海租界舉行遊行，激起一愛國華人投彈及一西人義憤撕毀日本國旗。其經過大略如下：

本日晨十一時，日軍在上海租界舉行遊行。租界當局爲避免意外起見，派大批警察及印捕隨行。中午，當日軍行經愛多亞路、虞洽卿路轉角時，突有一中國青年楊劍萍由大世界遊藝場屋頂跳下，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當即跌斃。

及日軍之遊行部隊經過南京路、浙江路轉角時，突有一愛國志士以小型炸彈擲入日軍行列中，致日兵二人受重傷，一日兵、一行路之英人及華捕略受輕傷，一時秩序大亂，而擲彈者則被巡捕開槍擊斃於先施公司門外。由日本大使館人員在該地調查一切。

及日軍經南京路、四川路之轉角時，突有一西人由旁觀之日人手中奪去日本國旗，將其撕毀，引發一場追逐戰，最後該西人爲西捕帶走。

此次日軍遊行路線係由白利南路起，經愚園路、福煦路、虞洽卿路、南京路、黃浦灘、外白渡橋，然後轉入虹

口止，全程約六英里。（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二號。

註二：黨史會編印：「戰時外交」(三)，頁三三九—三四〇。

註三：同註二，頁四六九—四七〇。

註四：「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二八—四二九。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漢口「大公報」。

四 日 國民政府褒獎陳濟棠。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九日，陳濟棠於廣東兵變失敗後，即赴香港定居，及抗戰軍興後，陳濟棠先後滙捐港幣七百萬元，充作國防抗戰之用。本日，國民政府特明令褒獎，用昭激勵。其令文云：

「行政院呈，據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呈報，陳濟棠先後滙捐港幣七百萬元，充作國防抗戰之用，據情轉請鑒核特予獎勵等語。查陳濟棠慨捐鉅款，用濟軍需，愛國熱忱，深堪嘉尚。應予特令褒獎，用昭激勵。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電令軍政長官嚴厲懲處貪污不法，勗勉公務員廉潔奉公；並巡視畿輔陣地，部署首都保衛戰。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令行政院及各省軍政長官，嚴厲懲處貪污不法，勗勉公務員淬勵精神，努力職責，共挽艱危。其電云：

「重慶行政院、各省政府、各行營、各司令長官：現值抗戰期間，整個國家民族生命皆在呼吸存亡之中，所有文武各級官佐務應激發忠誠，廉潔奉公，倘有貪污不法，舞弊營私，或侵漁公款，或剋扣軍餉，或藉端剝削，索詐民財者，一經查出，悉以軍法從事，無論職位高低，皆必嚴加懲處。除由本會隨時派遣要員，分赴各地密查外，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三、四日

七〇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四日

七一〇

主管長官尤應認真糾察，破除情面，隨時檢舉，以肅貪風，而懲頑惡。仰卽遵照，並轉飭所屬各級機關官佐一體懷遵，是爲至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豪秘廳。」（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爲部署首都保衛戰，巡視畿輔陣地，並感懷國事，自記云：

「倭、俄均欲以中國爲戰場，以中國爲犧牲品，我國又焉能不亟圖自強哉！」（註三）

德國外交部將調停中日和談經過備忘錄送日，探詢日本態度。

德國外交部於昨（三）日，接其駐華大使陶德曼及駐日大使狄克遜表達希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的電報後，認爲由德國出面促使中日雙方直接談判，使兩國停止敵對行動的時機已到來了。此時，德外交部又爲了免除一切誤會，覺得有必要給日本一份截至目前爲止，德國所採取的行動的書面紀錄。卽綜合自上（十一）月二日至本月二日，中日雙方當局透過德國駐華及駐日大使所作的表示，製成備忘錄，於本日電令狄克遜送交日本外務省，並且向日本指明：祇有這個備忘錄才是權威性的根據。探詢日本政府是否願意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停戰協定的直接談判，以及此後在中日當局之間進行和平談判。等日本政府做了承諾後，再命陶德曼將同樣備忘錄送交中國政府，取得類似的承諾。（註四）

日機首次襲蘭州。

蘭州爲抗戰爆發後，接收蘇俄飛機、訓練飛行員的重要基地，被日機列爲攻擊的目標。本日，日機十一架由包頭飛蘭州偷襲；因我有備，僅在蘭州機場擲彈數枚而去，我無損失。（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三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五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四八。

註四：「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二九。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漢口「大公報」。

五 日 日軍大舉向南京進犯，句容失陷。

自本月起，日軍大舉向南京進犯。其沿京滬路進犯之日本侵滬派遣軍，大致分三路向南京推進：

一、日軍第十六師團由無錫向丹陽、句容進犯；
二、日軍第九師團由金壇、天王寺道進犯；

三、日軍天谷支隊及第十三師團，則由江陰、鎮江、橋頭鎮道進犯。

另由太湖南岸進犯之日軍第十軍，於攻佔我吳興、長興後，亦分兩路進犯：

一、日軍第十八師團由廣德、宣城、蕪湖道進犯；

二、日軍第一二四及第六兩師團，由宜興、溧陽、溧水道進犯。（註二）

本日，南京外圍句容在日軍第十六師團攻擊下失陷；我守軍第一六〇師後撤。日軍繼向土橋鎮及湯水鎮一線進犯。（註三）

日機炸蕪湖，英國德和、大通二輪被毀。

自本年八月，日軍侵滬戰役爆發後，英商太古、怡和等公司曾將所轄滬、漢間之輪船，轉駛於南京、漢口之間，並設法運輸宜昌、重慶之積貨。詎有怡和公司之德和輪與太古公司之大通輪分於本月三、四日自漢口、南京先後開抵蕪湖靠泊，本日上午十時，日機四架自滬飛蕪湖轟炸，連投炸彈十一枚，德和輪和大通輪相繼中彈被毀。（註三）

註一：「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二三。另見「抗日戰史」，頁五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五、六日

七二二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三四九。

註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二二、二三、二四號，頁一一六。

六日 國民政府褒揚郝夢齡、劉家麒、鄭廷珍、姜玉貞；並任命顧祝同、黃紹竑、蔣作賓、何成濬、張治中、吳鼎昌分兼蘇、浙、皖、鄂、湘、黔等省保安司令。

國民政府以陸軍第一九六旅旅長姜玉貞於本年十月十一日，率部固守晉北原平鎮陣地，阻日軍進犯太原，苦戰殉國，特於本日明令褒揚。令文云：

「行政院呈，為准軍事委員會轉報，旅長姜玉貞固守重要陣地，亘六晝夜，卒於完成任務後，捐軀殉職，擬請明令褒揚等語。查姜玉貞久隸戎行，夙稱忠勇，此次奉命抗敵，苦戰經時，堅守圍城，竟以身殉。眷懷壯烈，軫悼資深。應予明令褒揚，並追贈陸軍中將，交行政院轉飭軍政部從優議卹，以彰忠烈。此令。」

同日，國民政府以陸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等人，於十月十六日率部參加晉北忻口、南懷化之役殉國，特明令褒揚。令文云：

「陸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矢忠革命，夙著勳勤。此次奉命抗敵，於南懷化之役，率部鏖戰，歷五晝夜，猶復身先士卒，奮厲無前，竟以身殉。眷懷壯烈，軫悼彌深。應予特令褒揚，郝夢齡追贈陸軍上將，劉家麒、鄭廷珍各追贈陸軍中將，並交行政院轉行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彰勳業，而垂永久。此令。」

同日，國民政府以顧祝同、黃紹竑、蔣作賓、何成濬、張治中、吳鼎昌等新膺任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貴州等省政府主席，特明令兼任該省全省保安司令。其令云：

「兼江蘇全省保安司令陳果夫、兼浙江全省保安司令朱家驊、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劉尚清、兼湖北全省保安司令黃紹竑、兼湖南全省保安司令何鍵、兼貴州全省保安司令顧祝同均免兼職。此令。」

任命顧祝同兼江蘇全省保安司令，黃紹竑兼浙江全省保安司令，蔣作賓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何成濬兼湖北全省保安司令，張治中兼湖南全省保安司令，吳鼎昌兼貴州全省保安司令。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嚴申軍令，凡戰區內地方官吏放棄守土責任者一律軍法從事。並電史達林等，希望蘇俄予中國實力援助。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以抗戰期間，凡戰區內各省政府及行政督察專員暨縣長等，守土牧民，負有專責。本日特電令戰區各省政府轉各專員、縣長，如遇縣城或駐縣失陷或省會受迫，應即分別移駐鄉區或所屬縣境，繼續工作，領導民眾，努力抗敵，毋得聞警先逃，否則即以軍法從事。其令云：

「查國家設官，守土牧民，責無旁貸，捍禦患難，義所當然，稽諸往史，每當外侮侵凌之際，輒多效死勿去，成仁取義之賢，正氣光昭，日星同炳。我中華民族至於今日得以獨立於世界，不至淪為異族之奴隸者，純賴此至高無上之精神為之撐柱。此次對倭抗戰，尤為我全民族生死存亡所關，舉國皆知，必須以持久之奮鬥，爭最後之勝利，故初期作戰，沿海必遭蹂躪，敵軍難免深入，固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惟吾人制敵之策：在軍事方面，雖戰略或須後退，但必節節予以強烈之抵抗，處處予以奇突之襲擊，決不容其長驅直入，安然盤踞。在政治方面，雖城鎮不免放棄，但鄉村民衆必仍由各級地方政府嚴密掌握，行使治權，決不任其徬徨無主，渙然瓦解，務使敵軍無論如何狂暴，決無傳檄可定之地，更無頤指可使之民，則彼侵入愈深，兵力愈散，防範愈難，隨處皆荊天棘地之場，自必有師老氣衰之日；效命將士反攻其前，戰地民衆響應於內，所謂最後勝利之目的，即將以是而獲得偉大之實現。想我各級地方有司，對於此中因果，咸已深切瞭解。本委員長有鑒於此，特行嚴切申令，凡戰區各省、各縣地方，如遇縣城淪陷，則縣政府應即遷至所屬之鄉區，繼續工作，領導民眾，從事抗敵，或此鄉再陷，則更遷至另一鄉區，或竟全境皆有敵蹤，仍應遷入鄰縣接壤之地。但期有一寸之土，三戶之民，則行政機構決不渙散，工作決不中斷，推而至於行政督察專員及省政府，亦復如是。各縣如有失陷，即應移駐所屬之他縣，省會如受敵迫，即應另移適中之地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六、七日

七一四

繼續督勵所屬辦理一切善後、收容及民衆組訓事宜，以爲作戰部隊有力之協助。其在必須移動之前，所有當地壯丁及積存物資足爲敵用者，尤應儘力設法一併遷移，不可倉皇棄，任其資敵，須知敵寇所恃，唯在機械重器，交通艱難不能進，兵力結集不敢分，斷無處處滿佈、步步追蹤之可能，各地方政府果能預爲布措，隨機應變，儘有從容移徙之餘地，此實我抗戰前途成敗利鈍所關，務仰各級地方有司深懷職責，切實遵照，本委員長尤當此考驗有無報國之血誠，倘有聞警先逃，致使地方管理無人，秩序陷於混亂者，則一律以軍法從事，立賞重典，以昭炯戒。其能見危奮志，守土有功，克盡職責，完成任務者，則必予不次之超遷，特殊之榮貴，以資矜式。本委員長令出法隨，決不姑息，幸勿視爲具文，其各懷遵爲要。」（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以蘇俄史達林等，曾於本月三日表明蘇俄出兵助華抗日，需經最高蘇維埃會議同意，特覆電史達林稱：

「莫斯科。蔣大使轉楊次長。信密。轉史大林先生、伏元帥鈞鑒：尊電誦悉。示以至誠，無任感佩。對德調停之答復，正符鄙意，當不被敵所欺，請勿念。尙望貴國最高蘇維埃能予中國以實力援助，早奠東亞和平之基也。蔣中正。魚。機京。」（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三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戰時外交」(三)，頁三四〇。

七日 蔣委員長移節廬山，並電西陲宣化使署妥辦班禪身後事宜。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以日軍已迫近南京城，乃於本日凌晨五時四十五分離京飛贛，移節廬山。蔣委員長於離京時，感觸萬端，因自記云：

「余能多留南京一星期，於軍事佈置勉強完成，對於軍心、民心亦有裨益，應遷移之物品皆已如數運完，首都

倖免混亂，若早十日離京，則大局更不堪設想矣。」

又云：

「人民受戰禍之痛苦，流離失所，生死莫卜，慘目傷心，無有過於此矣！」（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以西陲宣化使班禪額爾德尼於本月一日圓寂於青海玉樹，特電西陲宣化使署，對班禪身後事宜，妥為辦理。原電云：

「西寧班禪駐青辦事處轉西陲宣化使署：班禪大師闡揚正法，翊衛宗邦，年來周歷邊陲，憂勤國事，尤為中央所嘉賴，當茲國步艱危之日，遽聞示寂，震悼彌深，身後一切事宜，即希使署同人及當地文武官吏敬慎將事，加意維護，是為至要。蔣中正陽印。」（註二）

日軍進犯南京外圍之板橋、淳化、湯水、龍潭一線國軍主陣地。

自本（十二）月五日，日軍對南京發動總攻擊後，昨（六）日，日軍已侵佔宣城、何家鋪、秣陵關及淳化鎮、湯水以東之線，同時日機大肆轟炸。（註三）

本日拂曉起，日軍開始向南京外圍國軍既設陣地之板橋、淳化、湯水、龍潭一線陣地，展開攻擊。國軍第七十四、第八十三兩軍奮勇抵抗，惟因火力不足，阻擋不住日軍機械化部隊，形勢危岌；（註四）秣陵關在日軍第一一四師攻擊下失陷。（註五）

狄克遜將德國調停中日和談備忘錄面交廣田弘毅；廣田認為情況已變，日本要求比以前苛刻。

本月四日，德國外交部綜合一個月來中介中日和談經過情形，製成一份備忘錄，命駐日大使狄克遜先送交日本外務省，尋求日方承諾。本日，狄克遜將備忘錄面交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並將十二月二日蔣

委員長主張轉告廣田。廣田表示，當徵求陸軍和海軍的意見，並懷疑這時是否可以在一個月以前所擬制的基礎上談判。狄克遜說：

「直至十一月中，日本第一次勝利以後，你會告訴我，這個基礎仍然不變。」

廣田回云：

「最近幾星期已經發生了不同的情況，陸軍的要求，已經比以前苛刻了！」

狄克遜又向廣田說明：

「如果蔣介石氏簽訂和約，在日本看來當然是最好的辦法，如果他被推翻或者他拒絕締結和約，對日本就很不利了。」

狄克遜在和廣田會晤後認為：

「日本一定會擴大提出的要求，這是不可避免的。」（註六）

附錄：漢口大公報社評：最低調的和戰論（註七）

我們首都，已不幸在敵人圍攻中，全國人在此時，應當重新對敵人徹底認識，對祖國前途更徹底檢討一下。

昨天東京電，敵外務省發言人說，歡迎第三者調解，但同時東京已準備八十萬人的遊行慶祝，預備於佔領我首都之日舉行。大家只就這簡單兩條消息看看，就可以認識敵人如何玩弄辱沒中國，並可以知道敵人所調解是甚麼意義。

自盧溝橋事變以來，中國沒有一天拒絕過調解，但始終是肯，日本不肯。最近又發生調解的聲浪，但試問假若日本尚有萬分之一的誠意，那當然要停止進攻，然後纔能說到和平調解，現在怎樣呢？這四個月來，以海、陸、空大軍進攻中國南、北省區，其直接加諸中國的軍事的摧殘不用說了，其在城市、在鄉村、在陸、在海，以飛機、以砲火殺戮我們的平民，不知道多少千、萬萬，焚燒摧毀我們平民的財產，又不知道是多少億、多少兆，這都不用了，而是現在一面歡迎調解，一面慶祝進攻我首都。

這可以知道敵人所謂調解之意義，只是慶祝勝利後的納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政府肯接受他佔領我首都後之所謂和議。因為如此則省得他製造傀儡，並且可藉我正統政府之力，以自己消滅國內的抗戰精神，同時使國際上無法說話。這於他太便利、太合算了，而中國怎樣呢？

我們是無黨、無派的報紙，向來擁護統一，服從國策，在開戰以前，從沒有一天以言論壓迫政府主戰，也從沒有附和一部份人年來所謂即時抗戰論，以使政府為難。今年盧溝橋案發生以來，認為大難臨頭，更不容伸張私見，所以始終只是擁護蔣委員長在廬山演說之主旨，並闡揚軍事上、外交上政府屢次發表之正式聲明。所以自抗戰發動以來，一面鼓勵軍民抗戰，一面擁護政府在外交上之立場。因此之故，我們亦向不反對國際調解，亦並不反對外交上之多方運用。但事到今天，却不容不大聲疾呼，請求政府當局，對於最近發生的所謂調解問題，應下明白之決心。我們以為政府即日即時，應當明白宣布，如日本不停止攻南京，如日本佔了南京，則決計不接受調解，不議論和平。我們以為這絕對不是高調，乃是維持國家獨立最小限度之立場。我們不問日本條件如何，總之一面慶祝攻佔南京，一面說和議，這顯然證明日本抹殺中國獨立與人格，那條件之劣，就不問可知。且縱令條件在文字上粉飾得過去，但實行起來，一定在實質上喪失獨立。因為他若誠意議和，就斷不會再攻我首都，既攻首都，就是想叫我正統政府於失盡顏面之後，再屈服給他。敵人既存心如此，試問怎樣和得下去，換句話說，怎樣屈得下去呢？

我們認識國家軍事上、經濟上之種種艱難，同時極不滿於英、蘇、美等比京會議之虎頭蛇尾，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自己努力保持國家之獨立與人格。這個如不能保，則不但抗戰犧牲，付諸流水，並且絕對無以善其後。中國今天，雖在北危急環境之中，但仍有一極強之點，就是軍心團結，永無內亂。倘使我正統政府於失了首都後，反而接受所謂和議，則國家團結，亦將立時不保，那就怕真要成瓦解土崩之大禍了。國民政府遷渝辦公之日，發表宣言，說為的是避免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固然可恥，但猶是政府在城之中。現在第三者動議調解，我已聲明可以考量之時，而還要攻我首都，並且大舉慶祝，這比逼迫我作城下之盟，其意思還要毒辣，其辱我、欺我的程度，還更加幾倍了。我們境遇，現在很艱難，但不可以自己更增加其艱難。敵人的進攻已經夠猛烈了，不可以再加上一個「自潰」。我們當此危急存亡之日，請求全國軍隊、全國各界，共同維護住我衛國抗戰的最高統帥部之大旗，共同擁護蔣委員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七、八日

七一八

於千辛萬苦之中，貫徹疊經聲明之國策。倘南京不幸被佔，應明白拒絕名爲調解實爲屈服之一切議論。所有政治上、軍事上的缺陷，大家誠意扶助領袖，在三民主義之下，不分黨派，同心奮鬥。這樣下去，或者被佔領地，要出現多少漢奸組織，一如上海發現之所謂大道政府之醜怪傀儡，但是那完全代表不了中國，完全是敵人負責，所以並不可怕。我們全國一切擁護國家獨立的人，依然可以守住正統政府，大家心安理得的工作與犧牲。這樣，中國就永不止，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時機緊迫，千鈞一髮，我們貢獻這幾句愚直之言，特別希望在漢口的政府當局們注意。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四八。另見「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頁六四。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中日戰爭史略」(一)，頁一九八。

註四：「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〇〇。

註五：「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二四。

註六：同註四，頁四二九。

註七：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漢口「大公報」。

八日 南京外圍陣地板橋、牛首山、淳化鎮、湯水、龍潭等地失陷，日軍繼向南京複廓進犯；國軍調整首都防衛部署。

昨(七)日，日軍向南京外圍主陣地進犯，其第十六師團與我第二軍團(徐源泉)之第四十一師(丁治磐)部及第六十六軍(葉肇)激戰於龍潭、湯水一線，另日軍第九及第六兩師團則與我第七十四軍(俞濟時)交戰於淳化鎮至板橋鎮一線。我軍雖奮勇抵抗，終因火力不足，致南京外圍主陣地板橋、牛首山、淳化鎮、湯水、龍潭等地，於本日相繼失陷。日軍繼向南京複廓堯化門、下麒麟門、蒼波門、高橋門、麻田橋、將軍山、西善橋一線進犯。(註一)

同日午後，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爲集中力量，固守核心陣地起見，乃令各部隊向預定陣地轉移，下達命令要旨如下：

- 一、第七十四軍之第五十八師，着移西善橋附近，任對蕪湖方面及沿江之警戒，第五十一師於木（八）日晚放棄方山、淳化鎮陣地，改守麻田橋、河定橋之線。
- 二、第六十六軍各部，着向城內集結，待命移動。
- 三、第二軍團之第四十八師（欠一團）佔領揚坊、薛氏墳、曹村、和尚莊、楊家邊、下西風頭、曹莊之線，左與烏龍山守備隊、右與教導總隊連絡，迅速構築工事；第四十一師仍佔領龍潭、打油山及龍王山之線，右與第七十八軍之第二補充團連繫，拒止敵人。另以旅長指揮步兵一團，附砲兵第八團之一連及要索部隊，爲烏龍山守備隊，於下西風頭、張家邊、小金莊、烏龍山砲臺、白家邊地區，編成堅固之環形陣地，並應具獨立之持久作戰能力。

四、右側支隊固守板橋鎮、大山之線。

五、第七十一軍之第八十七師，固守河定橋至孩子里之線，右與第八十八師及第五十一師、左與教導總隊連繫。

六、教導總隊固守紫金山。

七、第七十八軍之第三十六師（欠一團）固守紅山及幕府山一帶。

八、第八十三軍之第一五六師及第三十六師之一團，在青龍山、龍王山之線，掩護第一線部隊之撤退。

九、在鎮江之第一零三及第一一二兩師即向南京急進。（註二）

英國抗議日機於蕪湖炸毀德和、大通二輪；日本道歉了事。

繼昨（七）日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李德爾中將，抗議日機於本月五日在蕪湖炸毀德和、大通二艘英輪後，本日，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訪晤日本外相廣田，向廣田提出正式抗議。爲此，日本駐滬海軍司令官長谷川特親訪李德爾，表示日方道歉之意。（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八、九日

七二〇

註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二五三—二五四；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二八。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二五五—二五六。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漢口「大公報」。

九日 日軍進犯南京光華門，松井石根勸唐生智交出南京。

本日，日軍第十六師團於進佔湯山陣地後，繼攻佔下麟門及蒼波門，進抵紫金山，與我教導團（桂永清）展開激戰。另日軍第九師團昨日突破我淳化鎮陣地後，連夜前進，其師團之一部乘我五十一師撤退，第八十七師立足未穩之際，跟蹤北進，直逼南京城垣；時我因高橋門、七壠橋及京和橋未及破壞，日軍約二千人及戰車十餘輛，於本日拂曉進至光華門外，佔領大校場及通光營房。時光華門附近，僅有教導總隊少數守兵，見情勢緊急，遂將城門緊閉，而此時日軍利用山砲擊穿光華門二洞，日軍小部突入城內，但我被殲滅。此後隨破隨堵，幾瀕於危者凡數次，幸第八十七師後續部隊趕到，及司令長官直屬部隊之增援，激戰至十六時，始將大校場日軍擊退；惟通光營房內及城門洞內之日軍，仍頑抗不屈。

（註一）

同日，日本侵滬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以飛機向南京城內投下勸降文告；勸唐生智交出南京，並以十二月十日正午為最後期限。（註二）

日本為逼臺灣同胞日本化，在臺灣各地推行「陋習」改革運動。

日本政府為逼臺灣同胞日本化，先是勸臺胞參拜神社，繼則強制更換臺胞祖宗神位為日本式，更強力推行「國語（日語）家庭」，穿和服，並禁止臺灣原有戲劇的演出，改以日本語劇代替等等，其目的即在企圖逼臺灣同胞日本化。（註三）

註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二五七。

註二：「松井石根大將の陣中日記」，頁一二六。

註三：「臺灣省通志」大事紀，頁一四五。

十日 蔣委員長致電楊杰，告蘇俄運華第一艘船在香港起貨，並囑向蘇加購雙翼驅逐機等武器。

本月三日，我國派蘇俄採購軍火代表，軍委會參謀次長楊杰曾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探詢蘇俄運華軍火第一艘船於何處卸貨。本日，蔣委員長電楊杰，告以第一艘船在香港起卸，並囑其向俄再購買雙翼驅逐機及各種武器。其電云：

「廣州局轉海線。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楊次長：江電刻始接悉。甲、第一艘船在香港起貨早已決定，該船究有出發否？兄前來電稱上月已出發，年終可到港者，是否確實？望詳查報。至裝載礦產運回當可照辦。乙、雙翼驅逐機如能再購百二十架更好，並問其如飛機發動機、製造機器及各種武器如戰車，防禦砲三百門，每門配足子彈三千發，戰車一百輛，中口徑高射砲六十門，皆為急需之物，能否供給？盼詳復，中正。灰。」（註一）

日軍總攻南京，雨花臺、光華門、紫金山等地戰鬪激烈；鎮江、蕪湖失陷。

本日，日軍開始對南京城發動總攻擊。日軍第十六師團於昨（九）日侵佔下麒麟門及蒼波門後，本日進犯紫金山及其兩側地區，與我教導總隊展開激戰。另昨日衝至南京光華門的日軍第九師團，則兵分二路，一路會同第一一四師團及第六師團會攻雨花臺，致我八十八師（孫元良）陣地右翼，稍形動搖，並失去陣地前據點數處。另一方面則仍繼續侵犯光華門及通濟門。時我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為殲滅衝入光華門內日軍，下令第一五六師（李江）選敢死隊，於本日夜將潛伏城門洞內之少數日軍焚斃，並將盤據通光營房之日軍殲滅，光華門及通濟門戰況，遂得轉危為安。（註二）

同日，唐生智司令長官為督飭所部固守核心陣地起見，於十九時對第七十八軍下達命令要旨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九、十日

七二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日

七二二

一、核心陣地爲固守南京之最後戰線，各部隊應以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盡力固守，決不許輕棄寸土，搖動全軍，倘有不遵命令擅自後移者，定違委員長令，按連坐法從嚴辦理。

二、各軍所有船隻，一律交運輸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派第七十八軍宋希濂軍長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散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抗命，准以武力制止。

同日，鎮江爲日軍山田支隊所侵佔，我守軍第一〇三師撤回南京，擔任中山門附近城垣守備，歸教導總隊總隊長桂永清指揮。另蕪湖亦於本日爲日軍第十八師團所侵佔，衛戍蕪湖清水河陣地之第七十六師第二二八旅營長毋先裕陣亡，該師奉令向蕪湖南約十五里之魯港一帶轉移陣地。（註三）

日本五相會議決定侵佔南京，逼中國簽訂城下之盟。

日本內閣本日舉行五相會議，近衛首相、廣田外相、賀屋藏相、米內海相、杉山陸相均出席參加。會中決定日軍侵佔南京後，繼續戰爭至「中國表示以誠意，重行檢討其反日政策。」此項決定，顯示日本政府欲藉侵佔南京，逼我簽訂城下之盟。（註四）

附錄：漢口大公報社評：置之死地而後生（註五）

昨天路透電，暴日五大臣會議，已決定攻佔南京後，繼續進攻，不到中國「表示誠意」不止。這真是好消息，這一電，不啻給中國增加百萬兵。

何以故？因爲這纔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過去兩、三個月間，不少外國觀察家以爲日本佔了上海可以停進，近來又有人觀察，日本攻打南京後，將不再進。關於北戰場，不少的人以爲敵軍將不過河；又有人看，其目標在北五省。以上種種觀察，今天證明一切不對了。日本事實上自己供認其軍事目的，在打倒獨立的整個中國了。

中國政府及一般有覺悟人民，本來早下了長期抗戰的決心。但是因爲戰局的展開、犧牲的重大，自不免有悲觀憂慮者發生。加以國際間不斷的有調解之嘗試，中國爲友誼計，亦不能拒絕不聽。所以決心雖定，而社會上傳播的

空氣，則時有動搖。這些情形，今天以後，却天然的一掃而空了。這不是極與中國有利嗎？

暴日軍閥最大的特色是無止境。九一八以來，我們的經驗太苦了。亦太多了。暴日每次進攻中國，並不是一動手即有全部計畫，其野心乃隨其軍事進展而不斷的高漲。軍事一進步，野心大一分，得隴望蜀，得寸進尺，一個侵略目標，在未得之時，未嘗不以爲滿足慾望，但一旦得到，則變爲既成事實，而新的慾望隨之發生。所以，與暴日講讓步，講和不，是完全無用的。這個情形，蔣委員長知之最真，所以幾年以來，百端忍耐，不輕決裂，因爲知道這個強敵，一開戰，就要戰到底，中途不容停止，並非中國不肯和，實在敵人不罷手。

大家對軍事，今後不許有悲觀心理，事實上，凡力量都不是本來有的；應當於緊迫環境中趕緊創造、趕緊補充。國際上最顯之例，那是西班牙的政府軍，在一年前初開戰時，兵力非常薄弱，可以說是全無正式軍隊，但打了一年之後，現在的軍力，反比初期大得多，這就是受環境逼迫，不斷的改造而成的。中國抗戰以來，顯了許多優點，也露了不少缺陷。今天的惟一命題，就是如何增加及維持戰鬥力的問題。關於軍械，當然也困難，但不是全無辦法。今後最緊要的，是全力解決人的問題。怎樣鼓舞人民？以組織無量的預備軍；怎樣使各業人民都能直接、間接貢獻其力量於抗戰自衛的工作？怎樣更提高軍隊之政治的自覺？以神聖紀律，加強團結。凡此種種，都一定是人力所能辦，只是方法及工作人員能力的問題。

關於國際形勢，也決不可悲觀或失望。凡是中國的友邦，都對中國表示了同情，這一戰自然各主要國家都有重大利害關係，但總之現在是日本打中國，不是打各國。而各國之中，所感利害的程度不同，其本身環境也各有異。我們不可因現在還沒有人拔刀相助，便感覺焦躁或失望，而應當看清大勢，堅決的、自立的努力自衛，無論如何，再數月或半年之間，一定要引起國際重大變化無疑。

全國同胞！日本現在是確切要把中國置之死地了，我們除非願作朝鮮，就必須死裏求生。我們必須即時起一致決心，迅速並確實的準備長期應戰。一切方法，應擇善而從，許多只是技術問題，不是主義問題。大家都要和南京守城將士一樣堅決！一樣勇敢！獨立的中國只有死裏求生的一條路了！

日軍表現瘋狂野蠻心態；以砍殺無辜中國人作為競賽。

由上海侵犯南京之日本軍人，已喪失天良，開始以殘殺無辜中國人爲樂。據東京「日日新聞」報所刊載隨軍記者的一篇「紫金山下」的報導，提及日軍第十六師團第九聯隊片桐部隊所屬向井敏明及野田毅兩名准尉，竟於無錫約定一個砍殺中國人一百名之比賽，迄本（十）日，兩人在紫金山見面，結果野田殺了一百零五人，向井殺了一百零六人，但因不能確定誰先殺達到一百之數，因此兩人決定不分勝負，重新再賭誰先殺滿一百五十名中國人。（註六）

按：日本軍部認爲一名新兵需經過殺人始能成爲一名悍猛戰士，故極力鼓動日軍殘殺中國人。

牛賴特電令狄克遜，如日本向華提出屈辱和談條件，即不擬轉遞中國。

由於本（十二）月七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將德國中介中日和談備忘錄送交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並從廣田談話中，得知日本有可能對華提出更苛刻的要求。接到狄克遜所呈報上述信息後，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本日特電令狄克遜稱：

「假如日本向中國提出屈辱的、不能接受的要求，就是以前我們僅僅作爲一個遞信員的作用也還是有限度的。我們也不能把日本自己在很短期間就會說需要擴大的條件轉遞給中國。」（註七）

註一：「戰時外交」(二)，頁四七。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一)，頁四二八。另見「淞滬會戰」(二)，頁二五八。

註三：「淞滬會戰」(二)，頁二四五、二五八；另見兒島襄：「日中戰爭」，第十三卷，頁一八一。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漢口「大公報」。

註五：同註四。

註六：「南京市文史資料研究會編」，加加美光行等譯：「證言南京大虐殺」，頁一三九—一四二，青木書局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出版。

註七：「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二九。

十一日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饒國華。

國民政府以陸軍第一四五師師長饒國華，奉令率部戍守廣德，抵抗日軍侵犯，不幸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反攻泗安之役殉國。特於本日明令褒揚。令文云：

「陸軍第一百四十五師師長饒國華，夙嫻武略，忠勇性成。此次奉命抗敵，率部應戰，奮厲無前。乃於反攻泗安之役，躬冒鋒鏑，捐軀殉職。追懷壯烈，悼惜彌深。應予明令褒揚，並交行政院轉行從優議卹，以彰忠盡而勵戎行。此令。」（註一）

日軍逼侵南京近城；華嚴寺、雨花臺、楊坊山我軍失利。

本日，日軍繼續逼攻南京近城四周要地。在京燕鐵路線方面，日軍第六師團與我第五十一師激戰於毛官渡、華嚴寺一帶；相持至二十三時，第五十一師奉令轉進賽公橋、沈家圩亘關帝廟以東之線，並一部擔任南京城水西門以南八百公尺處起，迄西南城角之城垣守備，左與八十八師，右與第五十八師切取連絡。

另衛戍雨花臺要地之第八十八師（孫元良）部，自昨（十）日起，即遭日軍第九、第一一四、第六等三師團的圍攻；該師朱赤、高致嵩兩旅長均於本日陣亡。迄午，安德門、鳳臺門相繼失陷。十四時，雨花臺陣地右翼被日軍突破，南京城中華門亦遭砲毀，並有少數日軍乘機衝入城內，被我軍殲滅。爲此，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於本日夜下令第八十八師縮短戰線，固守城外主要陣地，右與第七十四軍，左與第八十七師密切連繫，城垣防務（除中華門及雨花臺附近外）則由第七十四軍及第一五六師分別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十一日

任。

在南京城東北楊坊山、銀孔山方面，我守軍第四十八師（徐繼武）亦遭到日軍山田支隊及第十六師團的攻擊，衛戍楊坊山之第四十八師第二八八團第三營，因日軍火力猛烈，全營壯烈犧牲殆盡，營長陳慶勛重傷，楊坊山遂爲日軍所攻佔。日軍並繼續向銀孔山進犯，我守備該山之第四十八師第二八三團第一營營長單詰淵、連長孫世考殉國，全營官兵傷亡殆盡，銀孔山又爲日軍所佔。（註二）

附錄：孫元良：南京之役（節錄）（註三）

敵方於十一月初編成「華中派遣軍」，任松井石根爲司令官。這支新編成的部隊以原上海派遣軍和新到的第十軍爲基幹。

原上海派遣軍包含陸軍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一〇一等師團與獨立第一旅團。新到的第十軍包含陸軍第六、第十六、第十八、第一一四等師團與國崎支隊。

十一月十九日，日軍進出常熟、嘉興之線。——這一線是敵東京統帥部策定的作戰目的終止線，即所謂「驅逐上海附近的中國軍，以蘇州、嘉興爲追擊界限。」但現在日軍前線指揮官不依命令，越過上級規定的終止線，揮軍直進。十一月二十四日將追擊界線推進到無錫、吳興一線，二十五日陷我無錫，並繼續向南京進迫。到此地步，日本政府只好跟在主張「非進軍到南京不可」的狂妄軍人後面，聽其自然，於是彌天的戰火終於不可遏止了。

十二月一日，松井奉其統帥部的命令，以原上海派遣軍的三個師團與一個支隊（後又增加一個師團）爲主力，協同敵海、空軍，攻我南京東郊。其一部進出於長江左岸，橫切江北連河和津浦鐵路。南京陷落後，於十四日佔我揚州，二十日佔我滁縣，截斷了我江北的主要交通線。

以第十軍主力攻南京南郊，其一部沿廣德、寧國、蕪湖公路地區，向蕪湖前進；另一部由太平附近渡長江，進出浦口，企圖遮斷南京國軍的退路。

十二月四日，敵軍出沒於句容和秣陵關附近。八日，湯山和龍潭失陷，敵軍迫近首都近郊。到了這樣狀況，南

京已成爲一座孤城，不能得到我野戰軍前來策應作戰了。同時，我海、空軍十分劣勢，也不可能應援。於是全靠守城部隊自力奮鬥了。

敵軍對我遍佈郊區的鋼骨水泥工事和高十二公尺的南京堅厚城牆集中砲擊和飛機轟炸。這批從杭州灣登陸的，向我南郊進攻的生力敵軍（第六、第十六師團爲主幹），跟在他們的戰車後面，在敵海、空軍掩護之下，冒着我軍熾烈的火力前進，似有一股蠻勁。

這一役，桂永清率領的教導總隊，王敬久率領的第七十一軍（第八十七師），我率領的第七十二軍（第八十八師）共同擔任首都東南面的守禦，適當敵軍攻擊重點。第八十八師據守着安德門、雨花臺、中華門一帶，這是南郊最重要的陣地。

猶憶一九三二年我在東南大學附屬中學肄業，休假日我最喜歡去的名勝地方，除了鷄鳴寺、臺城、明孝陵以外，就是雨花臺了。在此佛家講經，上天雨花的美妙勝地，現在留下我一生最慘痛的紀念！

這一戰，第八十八師的三個旅長中陣亡了兩個，朱赤少將（字親民，江西人，黃埔二期）和高致嵩少將（廣東人，黃埔三期）；全師六個團長中陣亡了三個，韓憲元上校（廣東人，黃埔三期）、李杰上校（字質吾，湖南人，黃埔四期）和華品章上校（字希平，西康人，黃埔五期）。

閩變之後，在福建急流上敵前架橋成功，著有功績，爲全軍所敬佩的工兵營營長王鴻烈中校（四川人，黃埔六期）也戰死於此役。後來抗日中原戰役殉國的黃永淮少將（四川人，黃埔三期）、剿匪在孟良崗戰死的蔡仁傑少將（湖南人，黃埔四期），他們於此役都任第八十八師的中校團附職務，各負重傷。

第二六四旅的參謀主任趙麥星上校（浙江溫州人，黃埔六期），他在我任陸軍第二師第七團團長時，任團本部的上尉副官，無論在訓練時，在作戰時，他不僅是我的左右手，可說是支配我一切行動的靈魂。他精力充沛，眼光銳利；他在戰場上好像嗅得到利或不利的氣息。他於我任師長時曾自費赴日本留學，卒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野砲兵科。回國後，仍隨我工作。這一役，他在雨花臺陣地堅強勇戰，負了重傷，右臂被擊斷。他本來可以退回城內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七二八

療，但他的強烈責任感，力圖挽回危險的戰局，終於戰死在中華門外！

營長陣亡的，有許明河、周鴻、黃琪、李潔、羅傑、劉宏深、李強華等十一員。連、排長傷亡的佔全員的十分之八。——各級官長犧牲這麼多，士兵傷亡之大可想而知了！此時的國軍，一般都是士氣昂揚，紀律嚴明。第八十八師更是在上海戰役享有盛名的軍隊，所以官兵都愛惜歷史，力戰不屈，有視死如歸的氣概。

敵軍在我軍喋血死鬥的堅強抵抗下，事實上，他們的傷亡當然一樣慘重，但這又何補於我們的大局呢！

為應抗日急需，我加緊開闢桂越交通線。

自本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因我海軍兵力薄弱，我沿海各口岸迅為日本海軍封鎖。我國為突破日軍之封鎖，即加緊開闢連接鄰國，以通海口的對外交通線，由廣西通越南的桂越交通線為其間重要對外交通線之一。本日，我國駐越南河內總領事館電呈外交部，報告發展桂越交通情形稱：

「漢口外交部：廣州為發展桂越交通起見，除原有龍州同白色間公路外，擬再築造一副路。由靖西經化洞岳圩以達越邊之上廊。而高平公路接通內越段，須由越方建築，現越方派國聯工程師 Maux 踏勘，彼極願前往，惟須我中央同意，理合電陳經過，並請轉電宋常務委員接洽。又穆子已於今日起程赴港。總領館。」（註四）

義大利退出國際聯盟。

自去（二十五）年五月，義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其後受國聯決議制裁後，義大利雖保存國聯會員名義，但已很少參加國聯活動，因此該國退出國聯，實意中事。

本日晚間，義大利領袖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宮露臺，向民眾宣佈義大利退出國聯。墨索里尼演說後，義外相齊亞諾即電告國聯秘書處，正式宣告退出。（註五）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四號。

註二：「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二五九—二六〇；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二八。

註三：「孫元良回憶錄」，頁一九九—二〇二。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四九五。

註五：「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三二、二三、二四號，頁一二六。

十二日 雨花臺、紫金山等要地失陷，日軍突破中華門，唐生智下令國軍撤出南京孤城。

本日，沿京蕪鐵路進犯之日軍第六師團，集中砲火向賽公橋及南京西南城角我軍第五十一師陣地砲擊，旋以戰車、飛機掩護其步兵前進，經數小時白刃戰，第五十一師雖將來敵擊退，但該師第三〇二團程智團長壯烈殉國，營長以下傷亡一千一百餘員。

在日軍第九、第一一四、第六三師團主攻之雨花臺方面，我守備該處的第八十八師，因眾寡懸殊，被迫退守中華門。首都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急令第一五四師向該處增援。惟至本日正午，日軍復猛烈砲擊中華門以西地區，城牆被擊破數處，日軍乘機衝入，致我守城部隊因之漸入混亂狀態。至十四時，雖經我第五十一師第三〇六團力圖驅逐衝入城內之日軍，然因受雨花臺日軍砲火瞰制，未能奏效；相持至十九時，該團葛瓊、胡豪二營長陣亡，團長邱維達負傷，連長以下傷亡一千三百餘員。

在紫金山方面，則在日軍砲火攻擊下，紫金山東、西高地火光熊熊，延燒甚烈。我教導團後撤，紫金山為日軍第十六師團所攻佔。

此時，南京城外交通線及要塞多被日軍侵佔或炸毀，且日軍國崎支隊急速向浦口推進，欲切斷南京之退路，南京已如孤城。我首都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乃本軍委會委員長真(十一)日侍電：「如情況不能持久時，可相繼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指示，召集各軍、師長商決撤退計劃，並下達命令要旨如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一、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三〇

一、保衛軍決於本(十二)日晚衝破當面之敵，向浙、皖邊區轉移。我第七戰區各部隊，刻據守安吉縣、柏墊(寧國東北)、孫家鋪(宣城東南)、楊柳鋪(宣城西南)之線，牽制當面之敵，並準備接應我保衛軍之轉移，又燕湖有我第七十六師，其南石碇鎮有我第六師佔領陣地，現與敵對峙中。

二、各部隊行動如左：

① 第七十四軍由鐵心橋、谷里村、陸郎廟以右地區突擊，向祁門附近集結。

② 第七十一及第七十二兩軍自飛機場東側高橋門、淳化鎮、溧水以右地區突擊，向黟縣附近集結。

③ 第六十六軍第一零三師、第一一二師與教導總隊，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門、土橋鎮、天王寺以南地區，向敵突擊，第六十六軍向休寧附近集結，教導總隊向昌化附近集結。

④ 第八十三軍於紫金山、麒麟門、土橋鎮東北地區突擊，向歙縣附近集結。

以上各部隊突擊時機，爲十二月二十三時後開始，但第八十三軍爲十三日六時。

⑤ 第二軍團應極力固守烏龍山要塞，掩護封鎖線，不得已時，渡江向六合集結。

三、要塞砲及各種運動困難之火砲與彈藥，應即澈底自行炸毀，不使爲敵利用。

四、通信兵團除配屬各部隊者，應隨所配屬部隊行動外，其餘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內外既設一切通訊網，協同地方通信機關澈底破壞之。

五、各部隊突圍後之運動，務避開公路橋樑，以免爲敵阻止我運動。

六、各部隊官兵，應攜帶四日份之炒米及食鹽。

七、予在司令長官部，爾後到浦鎮。

最後，唐司令長官復口授命令要旨：「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第七十四軍及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向滁縣集結。」(註一)

附錄：

一、南京各軍、師突圍概述(註二)

第七十四軍方面，十二日二十時奉命突圍後，俞軍長即令第五十一師殘餘官兵與第五十八師共同協力，突破城南敵之包圍線，激戰良久，卒排除敵軍阻力，到達雙閣鎮，至十三日拂曉，除第五十一師殘餘官兵大部渡過長江外，第五十八師到達長江左岸者，僅得三分之一。

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與教導總隊方面，因部隊在奉命前，業已自動撤退，無法集結掌握，亦有因與敵膠着不易脫離戰場者，故一般損失較重，計第八十八師與教導總隊當夜及翌日渡江者，各約千餘人，第八十七師則僅直屬部隊三百餘人渡過而已。

第六十六軍與第八十三軍方面，該兩軍奉命突圍後，遂按第一六零師、第一五九師、第一五六師、第一五四師之順序，由太平門突圍，經湯水鎮、句容向寧國附近集中。十九時三十分，第一六零師開始行動，經一小時許之努力，始將堵塞太平門之沙包搬去，時值教導總隊撤退入城，互相擁擠，又因城外地雷滿佈，觸發頗多，致隊伍異常紊亂，而此時敵軍戰車，又往來馳逐阻擊，行進更感困難，行至岔路口附近，乃與截擊之敵展開血戰，二十三日，突破敵陣，越京蕪鐵路南下，至仙鶴門及東流鎮附近，又遇敵重重阻擊，經肉搏始將其擊退，十三日拂曉，到達湯水鎮附近，敵戰車三十餘輛，往來馳逐，阻我去路，敵機三十餘架，又更番轟炸，掩護其步兵向我猛攻，將我部隊截成數段，此時，軍長與各突圍部隊已失去連絡，形成各自為戰之混亂局面，入夜，第六十六軍軍長率領第一六零師殘餘六百餘人，迭經苦戰，始突出重圍向句容前進，其他各師亦備受艱苦，蒙重大損失，始突破敵之包圍，到寧國附近集中，我憲兵副司令蕭中令、第一五六師參謀長姚中英、第一六零師參謀長司徒非等均壯烈殉國。

第七十八軍方面，宋希濂軍長奉命掩護司令長官部及其直屬部隊由下關渡江後，遂令第三十六師及第二補充團於三汊河、清涼山、步兵學校、獅子山等地區，佔領掩護陣地，是時，下關秩序已大亂，第七十八軍無法維持，奉命向和記公司附近撤退，江面雖有少數船舶，因統制無人，多被爭奪，士兵擊沉，亦有裝載過重沉沒者，狀至慘慘。二十四時，第七十八軍在和記公司附近開始渡江，向烏衣鎮集結待命，惟因船舶過小及友軍搶渡，其未得渡過之部隊，計有在江邊擔任渡江之工兵營、第二一六團第三營、輜重營第一連、通訊營第一連、無線電排，以及在三汊河擔任掩護之第二一二團第一營，在中央路擔任掩護之補充第二團第三營，在紅山擔任掩護之第二一五團第三營，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三二

賣糕橋、北固山擔任掩護之第二一六團第二營。

第二軍團方面，自本（十二）日八時起，敵機及其地上砲兵，不斷猛襲烏龍山要塞及外圍陣地，而下游江面之敵艦，亦遙為砲擊，所有要塞重砲及配屬高射砲均被炸毀，徐軍團長電請派隊增援，迄至深夜，未獲復電，此時，據上游絡繹逃來散兵稱，南京已於本日午後失陷，下關江邊無船可渡，惟當時軍團尚未奉到撤退命令，若再派軍困守，必致全部被消滅，為保存戰力起見，遂決心渡江北撤，當令要塞區內守兵拚力抵抗，以收容要塞外圍撤退之部隊，迨午夜，先令一部向東開一通道，對敵嚴密警戒，嗣由周家沙、黃泥蕩兩碼頭乘夜暗渡江，分向長江左岸之望江亭、通江埠等處集合，至十三日七時，全部渡江完畢，八時許，敵艦即向南京上駛，同時敵機亦向西岸轟炸，至十五時，徐軍團長乃令第四十一師、第四十八師分別向來安轉進，保衛南京之戰鬪，至此乃告結束。

南京保衛戰結束後，各兵團之位置及行動如左：

保衛軍主力，分向南京南方浙、皖兩省之於潛、呂化、歙、休寧、黟、祁門等縣附近集結，一部退至長江北之來安縣附近。

第十六、第十八兩軍團十二月底仍在寧國縣城北方附近與敵對峙；第十一軍團在宣城西北與敵對峙；第七軍團十二月十三日後在餘杭、於潛等縣附近；第二十三軍團十四日在德清縣及其東南之線；第二十三集團軍十二月十三日後往旌德、太平、石埭等縣附近整理。

二、艾納：抗戰進入新階段（註三）

首都淪陷

這半月來，華北戰訊依然沉寂，抗戰的重心完全在於保衛首都。自十二月初旬丹陽、金壇、溧陽三據點被日軍突破後，首都的門戶已失，我軍當集中精銳於京郊，以與日軍在首都城內外作一空前的決戰。「抵抗日本至最後一滴血」，成了京郊十四師英勇戰士的口號。從十二月七日起，京郊即展開空前壯烈的血戰，雨花臺下、麒麟門外，殺聲震天，流血遍地，我戰士無不一以當十，唐生智將軍雖以負病之身，猶親自駕坦克車冒砲火督戰，一時有「南京瘋子」之稱。鏖戰六、七日，卒以日軍砲火猛烈，防禦工事多為破壞，我軍遂於十二月十三日奉最高領袖命令退

出。但首都雖告失陷，對於我國抗戰前途却並無影響；蓋一則我國首都早經遷渝，二則南京重要建築物如軍火庫、飛機場以及官署等亦早已焚燬，日軍佔領後必毫無可得。蔣委員長更於十六日播音全國，表示誓死抗戰，南京附近，我軍精銳三十師已佈設弧形防線，準備與日寇決戰。這樣看來，可知首都的陷落，並不能視為對我國一個致命的打擊，而是我國抗戰新階段的開始，茲將詳情分別敘述如下：

首都陷落經過

自上月底丹陽失守後，日軍即配備雄厚兵力，以鎮江、句容、溧水三據點為目標，分兵數路，於十二月三日晚起同時開始進攻。我軍事當局以上述三據點係南京之屏障，當即調集精銳重兵，嚴密防守，並嚴令各部隊須與陣地共存亡，未得命令，絕對不能退後。自十二月四日晨起，溧陽、溧水間一帶，展開猛烈戰事，我軍同時又由廣德、泗安沿公路反攻長興，以抄襲日軍後路。

至四日，句容、溧水、鎮江相繼失守，日軍當分三路直攻南京：一自句容以北繞至湯水鎮北，九華山之背面，沿小路而攻麒麟門；二自句容正南之天王寺，沿石子路攻我光華門東南之淳化縣；第三路則自溧水北擊秣陵關，對南京成半包圍形勢。同時，日軍又分兵一支攻蕪湖，以制南京之背。

至七日，南京已陷於緊張狀態中，四郊砲聲，清晰可聞。留京外僑皆紛紛登砲艦。城中街道充滿軍事設施，政府官署亦由軍隊駐守，窗口均架設機關槍。我守軍並於七日起對於軍火庫、汽油庫、飛機庫及工場等開始作有系統之破壞。一切佈置就緒後，蔣委員長亦於當日晨乘飛機離京。

十二月九日，日司令松井竟投函唐生智將軍，要求和平讓城，並限於十日正午答覆，唐將軍置之不理，至十日下午一時三十分，日軍遂在南京四周實行總攻擊。日軍猛力進攻，我軍拼死抵禦，血戰之烈，為中、日戰事發生以來所未有。唐生智將軍坐坦克車，親自督戰，驅馳砲火中，一時京人稱之為「首都的瘋子」。

五門血戰數日，麒麟門、光華門皆先後為日軍突破，至十三日晨，日軍又衝破中華門，沿中山路進迫，我軍節節抵抗，發生劇烈巷戰。日軍同時又由紫金山發砲攻城，我軍亦於獅子山還砲抵抗，鎗聲、砲聲響若巨雷，自朝至暮無時或息，我軍壯烈犧牲者甚衆，日軍傷亡亦極重。戰至正午，水西門亦破，於是城之西南一帶皆發生空前巷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三四

，全城火光衝天，首都遂淪陷日寇手中，時距「八一三」抗戰開始正四個月也。

日軍佔領南京以後，即渡江北進，分由津浦線及運河進犯。其由津浦線進犯者，一股係由和縣、烏江竄至鐵路線西；一股係由儀徵、六合竄至鐵路線東；一股則由浦口登陸，沿鐵路正面北犯。此三路日軍，現正與我軍在全椒、烏衣及六合附近之線相持；其由運河進犯者，係由鎮江對岸瓜州登陸，沿運河北進，現正與我軍在揚州仙女廟一帶隔河對峙。

海軍下令沉船封鎖山東青島、威海衛兩港口。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我國海軍噸位少（總噸位約五萬噸），實力遠非日本海軍（約一百九十萬噸）之敵手，以客觀形勢所迫，故不得不以軍艦及商船，自沉於各重要港口及航道，構成阻塞線。

本日，我海軍以日軍已於上（十一）月下旬侵入山東，為阻止口海軍侵佔青島、威海衛兩要港，特由青島第三艦隊，以所屬定海、永翔、楚豫、江利、鎮海、同安、海鶴、海燕等八艦艇，並徵用宏利商船一艘，沉於青島小港；同時以海鷗、海清、海駿、海蓬四艇沉塞於威海衛劉公島港。（註四）

日機在安徽和縣江面炸沉美艦巴納號，美孚油船三艘同遭擊沉，另蕪湖英艦「瓢蟲」、「蜜蜂」及商輪亦遭砲擊。

自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飛機不特對中國非戰鬥人員及文化機關濫施轟炸，即對第三國在華人員之生命財產，亦肆意予以破壞，毫無顧忌。最著的如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自南京乘汽車赴上海，被日機掃射重傷。另本月七日，日機在蕪湖炸沉英船德和、大通兩輪。

本日，日本飛機再度攻擊第三國船隻，有美國砲艦巴納號（Paray）於距南京上游約二十五哩安徽省和縣的長江水域中，遭日機炸沉。巴納艦共載七十六人，內有艦員六十六名、美大使館職員四人、華人六人，被炸死者有二十三人。另停泊於巴納號旁之美孚公司油輪美平、美夏、美安等三船，亦同遭擊

沉。(註五)

同日，英國「瓢蟲」及「蜜蜂」兩砲艦及商船瑞和號駛抵蕪湖，被日軍野戰重砲兵第十三聯隊（橋本欣五郎）所砲擊，「瓢蟲」號死兵士一人，重傷一人，並有數人受輕傷。(註六)

註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二六〇—二六二。

註二：同註一，頁二六二、二六四。

註三：「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二二、二三、二四號，頁一一—一二。

註四：包邊影：「中國海軍史」，下冊，頁一〇〇—一。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漢口「大公報」。

註六：「松井石根大將の陣中日誌」，頁一二八。

十三日 蔣委員長為南京淪陷發表通電，重申繼續抗戰決心。

昨(十二)日夜，首都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下令國軍放棄南京，實行突圍，南京遂於本日淪陷。爲此，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特於本日晚發表通電，聲明國軍退出南京，決不影響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國策。其通電如次：

「國軍退出南京，絕不致影響我政府始終一貫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國策，其惟一意義，實祇加強全國一致繼續抗戰之決心。蓋政府所在地既已他遷，南京在政治上、軍事上皆無重要性可言，予作戰計畫，本定於敵軍砲火過烈，使我軍作無謂犧牲過甚之時，將陣線向後移動。今已本此計畫，令南京駐軍退守其他陣地，繼續抗戰。」

侵陷南京之日軍，展開大規模泯滅人性的劫掠、奸淫、屠殺等暴行。

昨(十二)日夜，國軍奉命撤出南京後，本日，南京即爲日本第六、第十六、第三及第一一四等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二、十三日

七三五

團約五萬名日軍所侵佔。日軍入城後，在其侵滬派遣軍參謀長勇中校的命令下，由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及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縱令日軍在南京城進行大規模的劫掠、奸淫、屠殺；將我無辜民眾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繩索捆綁，每百人或數百人連接圍成一團，用機槍掃射，或用汽油焚燒。其軍官率領士兵到處放火，並藉搜索為名，挨戶侵入民家及各機構，奸淫婦女、幼童，並將所有貴重物品及中國藝術品搶奪而去，故我民眾及婦孺被蹂躪慘殺而死者，不計其數（約三十萬人）。據外國人目擊當時情形者，稱為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比未開化之野蠻人種，猶有過之無不及。（註一）

按：有關日軍在南京暴行，可見：

- 一、英國曼徹斯特衛報 (Manchester Guardian) 駐華特派記者田伯烈 (H. J. Timperly) 依據國際委員會之文書、通信及其個人親見、親聞的事實，所寫的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 (中文譯名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 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副主任費吳生 (George. A. Fitch) 口記。
- 三、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彙編：「南京事件」。
- 四、蔣公毅所撰：「陷京三月記」。
- 五、紐先銘所撰：「還俗記」。
- 六、郭歧所撰：「南京大屠殺」。
- 七、洪桂己所編：「日軍在華暴行錄」。
- 八、國史館特藏檔案：「戰犯谷壽夫判決書正本及附件」。

附錄：

- 一、陳在俊譯：南京大屠殺日軍士兵的自白和日本記者的證言（註二）

日軍士兵岡本健三（東京人）自白

「關於南京大屠殺，有人說：並沒有這回事，這是胡扯，本人曾經在現場親眼看到。當佔領南京之後，對於誰是良民，誰是便衣隊，是分辨不出來的。因此，日本軍隊就製發一種『良民證』。我隸屬的部隊每天都在辦理登記，叫他們填寫出生年月、性別、職業等項目。可是，會寫字的中國人很少，對於不會寫字的人，雖然加以說明，但語言不通，於是，能講得清楚的傢伙，算他運氣不壞；如果是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後語的，就認為他可疑，把他擱在一邊，解決掉了事。」

記得好像是在南京飛機場，把可疑的中國人殺掉，然後焚屍滅跡。當時，各部隊把認為可疑的人送到這裏，在機場上拿繩子圈起來，使他們跑不出去，他們莫名其妙，所以嘖嘖咕咕，一片嘈雜，其實在飛機庫頂上都已经架好了機關槍，一聲令下，叭噠！叭噠！槍彈橫飛，機關槍手們都是毫無意識地遵命扣動扳機，並沒有想到是在殺人，這就是說：如果在戰鬥中，要是不殺敵人，就有被敵人殺死的危險，但是在那並非戰鬥的場合開槍，如果有感覺的話，就會下不了手了。開槍殺人的，都是機關槍隊的人，我們部隊是在四週擔任監視。

當槍聲響起來的時候，場內哭聲大作，爭先奔逃，可是四面八方噴出了機關槍火燄，結果都是死路一條。

那一次，大概解決了四、五百人，殺了之後，就搬來火車鐵軌，一層層地架起來，把屍體放在上面，底下堆積木柴，澆上汽油，點火燒屍，可是肚腸等內臟，很難燒得起來，好久好久，還是只冒烟，不起火，於是用棍棒去翻動、翻動，但下面是空的，都掉下去了，只有等到冷卻後，把鐵軌移開，收拾現場，把那些東西拿去掩埋乾淨。像這樣燒屍滅跡，大概是為了避免被人發覺我們在用機關槍大開殺戒。

這種作業，大致是在夜裏動手，首先在旁晚屠殺，到第二天早晨收拾乾淨，當然不只是幹了一天，我們部隊偶爾也被指派到這個任務，我就幹過焚屍滅跡的勾當，好像在第二天也有人同樣作業。被殺死的人，不只是男性，還有婦女和小孩，甚至連十歲左右的幼童都不能倖免——是名符其實的『大屠殺』。那些命喪黃泉的人，究竟是不是便衣隊，誰也不曉得；就連在查詢他們是否良民時，也是毫無依據，因為語言不通，即使交待的很明白，也還是聽不懂。俗語說：從天堂到地獄，只不過一紙之隔——實在是馬馬虎虎、亂搞一通罷了。

至於強姦事件，並非傳說，而是確有其事。剛佔領的時候，一片混亂，軍隊裏面都是些年輕小伙子，從杭州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三八

登陸之後，就感到接觸不到女人嘛！長官們只是交待大家：要是搞了女人的話，就得當場殺掉她，最好把她捶死，可不要用刺刀或是用槍去殺暈。這樣的交待，想必是爲了在那時候使別人搞不清楚究竟是什麼人幹的。大家都知道：強姦、強盜，是會移送軍法審判的，可是實際上對於第一線部隊就不會追究了。至於爲了整肅軍紀、槍決示衆等等刑責，都是空話；根本就沒有人受到過處罰。而且幹壞事的，不只是一般士兵，有些官長還帶頭去幹，幹得兇的中隊長（連長）、大隊長（營長），甚至在攻向南京途中，都挾帶女人跟着走，每天晚上供他洩慾，那些女人都不是花錢買來的，而是任意擄來的。士兵們雖然不能帶着女人走，但是眼看着長官們既然幹得那麼厲害，當然會想到自己又何必老實呢？……」

日軍士兵田所耕三（水戶人）自白

「在南京城內搖蕩殘敵，把一些軍官和軍校出身的傢伙捉來，綁在柳樹上，作爲訓練初年兵射擊和刺槍的靶子，一面爲他們示範，一面教他們練習。還有，叫俘虜跪坐在坑洞的前面，砍下腦袋。我本人是二年兵，練習刺槍。像這樣的幹法，在城內、城外連續幹了十天左右，當然是奉命行事。

當時，我隸屬的部隊駐在下關，我們拿鐵刺網上拆下來的鐵絲，把捉來的一羣人，每十個人捆成一束，堆在井欄上，澆上煤油，點起火來燒；還有，把許多人各捆一團，就像殺豬一樣。這樣的屠殺，幹過了以後，再殺起人來，就會毫不在乎，簡直成了家常便飯嘛！……

用機關槍密集屠殺，也曾經幹過——在兩個山坡之間把機槍架好，叭噠！叭噠！掃射起來，開始的時候，支那人都哇哇哭喊；可是到了後來，他們也就顯出毫不在乎的樣子了。

爲了使俘虜們有所畏懼，把他們的耳朵削下來，或是把鼻子砍掉，或是拿佩劍插進口腔裏把他的嘴切開，或是在眼臉下面橫着插進一刀，白眼球就像魚眼一樣粘糊糊地垂下來，足有五寸——從登陸以來，好久好久，才有這麼點消遣，這些個玩意兒都不幹的話，還有什麼別的樂趣呢？所以長官們對於這些事都裝着不知道。

然而受害最深的，還是女性。不管老太婆也罷、什麼也罷，誰也逃不過去。我們從下關派出木炭卡車，到各村、各街坊擄來許多女人，分配給士兵們，大致十五人乃至二十人分配到一個，找到倉庫等牆邊上擋太陽的地方，

拿些樹幹、樹葉遮一下，當做強姦場所，由中隊長用圖章蓋在紙上，叫做「紅券」（入場券），大家拿着這個東西，排起隊來，都解開了兜襠布，輪流入場。

有一個新瀉縣的小子，溜單跑到城裏去找女人，一去不回，我們全體出動去找他，把男人都抓來查問，當衆劈死其中一個，他們才供出那小子的屍首藏在一個像防空洞一樣的貯藏蘋果的倉庫裏，原來他是拖了一個要進去強姦，被人用鋤頭從背後打死，跌到蘋果倉裏去了。

沒有一個士兵不曾強姦過女人，姦過之後，還要把她殺死。那些女人只要我們一鬆手，就會拔腿逃跑，於是「兵」的一聲，從背後給她一槍了事。我們並不想殺她，可是如果不殺的話，怕會留下麻煩，要是讓憲兵知道了，會送軍法審判的，不過老實說：在南京那裏見到過憲兵呢？」

從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證言

「登陸之後，逢人便殺。因為用刺刀把人刺死，頗不容易；所以用棍棒猛摔——不管他是男是女，只聽「叭喇」一聲，鮮血四濺，立刻進了鬼門關。」

「逢人便殺」的命令，是在杭州灣登陸之後下達的。我的確看到過這個文件，內容是這樣的：「不能饒恕共產主義暴虐，爲了粉碎共匪蠢動，不僅農夫、工人，即使婦女兒童，也得格殺勿論。」

（譯註：日本軍閥詭稱消滅共匪，實際屠殺的都是我正規國軍與良民。）

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循上海↓崑山↓蘇州↓南京路線攻擊前進。

途中發現沿河流兩邊躲藏着的女人，頭部露在外面，於是就把她們拉出來搗死，從上海到崑山，到處可以看到陰部插着竹尖的女屍橫七豎八地倒在路邊上。

在崑山，中國兵死的很多，我看到大約有三千多具肢體崩裂、陰部呈露的死屍，好像都是被砲彈炸死的。

不管走到那裏，都是屍積如山，其中還有奄奄一息的，撐開失神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們的士兵一發現還有沒死的傢伙，就給他一刺刀。

我還見到過各種慘慘場面——有被殺死的三個屍體，綁着吊在一起；有躺在地上的童屍，不見了腦袋；還有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四〇

俘虜們自己挖好一個坑，跪坐在坑前被砍頭，有些殺手砍得非常高明，只留下一層皮還連在脖子上，頭掉下來垂在前面，發生墜力，帶着軀體，很俐落地墮進了坑裏。我把那瞬間景相，也拍入了鏡頭。我感覺到：士兵們在佔領一地狂呼萬歲，固然熱烈；但在如上所述的殘酷屠殺場合，毋寧說是更加熱烈。

有一個從軍記者，想要阻止屠殺，他又開兩腿、伸開雙手，站在中間大叫：『都是些老百姓嘛！放他們一條生路不可以嗎？』可是殺氣騰騰的士兵，還是把他推到一邊，下手殺人。

那個人好像是讀實新聞的從軍記者，他受到那些極其殘酷行爲的震駭，結果發了狂。至於我咧！我已經是病人膏肓，不可救藥，所以只顧『咔嚓』！『咔嚓』！到處搶鏡頭，忙得團團轉。

到了蘇州，張姦和搶劫更是令人可怕。蘇州是出美人的地方，不管她是小姑娘或是老太婆，一個都不會放過，而且張姦之後，一定把她殺死，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大家都是那麼幹的。

張姦到倒了胃口之後，就捉到骨肉之親的人，命令他們交媾，當作遊戲觀賞，到處可以看到這種場面。

我也到過南京，我覺得在那裏見到的屠殺，還不如從杭州灣攻向南京途中目擊的各種場面，其印象更為深刻。在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十二月十七日）之前，看到長江裏面有五十個，乃至一百個屍體滙聚成一堆、一堆地順流而下，那是戰死的呢？或是被俘殺死的呢？還是被屠戮的一般市民呢？我都不知道，只記得在南京城外有一個池塘裏，一片鮮紅的血海，非常好看，如果用彩色軟片拍下來，才夠驚人咧！」

東京日日新聞從軍記者鈴木二郎證言

「我隨同攻陷南京的日軍一道進城，在城內待了四天，目擊日軍無數暴行，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山門附近城牆見到集體屠殺俘虜的情形如左：

在那裏，最初碰到極其恐怖慘慘的大屠殺。

俘虜們在二十五公尺的城牆上排成一列，許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槍，齊聲大吼，衝向俘虜們的前胸或腹部刺去，一個接着一個被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見飛濺的血雨噴向半空，陰森的氣氛，使人汗毛直豎，渾身戰慄。……我站在那裏，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可是，在那殘暴的場面中，却出現了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令人永難忘記，那就是俘虜們在被刺殺時的態度和表情。他們站在死神面前，有人臉上浮泛着冷笑，有人若無其事的大笑，等待着死亡。

還有，從光華門北上，走向中山東路沿途所見慘狀是這樣的：

在光華門馬路兩邊，看到接連不斷的散兵壕，都填滿了燒得焦爛的屍體，馬路中間橫倒着許多木柱子的下面，壓着的都是屍體，四肢斷折飛散，不啻是一幅地獄圖畫。

我還看到戰車毫不留情地在屍體上輾過，聽到車底履帶輾碾過去的聲音，聞到屍臭和硝煙氣味，感到簡直是墮入了刀山、油鍋、血污池的十八層地獄，當時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自己也就是地獄裏面目猙獰的「獄卒」了。」

東京朝日新聞從軍記者今井正剛證言

「我於十二月十五日夜間，在大方巷朝日新聞辦事處前面馬路上，看到數千人頭攢動、一望無際的中國人羣，被趕赴下關屠場。我跟隨到那裏，在天色微明的揚子江（長江）畔，目擊了這樣一幕大屠殺的悲慘情景：

在碼頭上，一片黑黝黝的屍體堆疊如山，在屍山裏蠕動着的人影，總有五十人，乃至一百人以上，轉來轉去拖曳着屍體——微弱的呻吟、滴瀝着鮮血、抽搐着手脚——丟向江流裏去。他們不聲不響地忙個不停，就像在演啞劇。在朦朧中漸漸可以看到長江的對岸，碼頭上到處都像月夜泥濘一般，閃爍着微微的光亮，哇！那是血淵！

過了一會兒，作業完畢，苦力們被排列在長江岸邊，哇！哇！哇！一陣機關槍聲，只見仰面朝天、翻身仆地、騰空躍起——都跌落江中，被滾滾波濤捲走。啞劇告終。

據在場作業的一個日本軍官說：「當時被殺害的中國人大約是兩萬人」。

朝日新聞從軍記者守山義雄證言

——德國哲學研究者篠原正瑛轉述

戰時，我（篠原）在德國留學，當時，聽到朝日新聞駐柏林支局長守山義雄談過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守山義雄是從軍記者，親眼看到那些事實。他說：

「佔領南京之後的日軍，一次就把三萬多中國人——而且其中大多數是老弱婦孺，趕到城牆脚下，然後從城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四二

上面猛擲手榴彈，和猛射機關槍，統統予以殺死，當時的南京城內，真正是積屍成山，流血成海。……」
守山義雄還指出：

「對於那樣慘無人道的暴行，我們記者還得要作虛偽的報導，鼓吹『皇軍』、『聖戰』，使我對於新聞記者的職業感到絕望，每天都陷入苦惱中，想要摔掉筆桿，回日本去算了。」

二、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判詞全文（註三）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 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一號

公訴人 本庭檢察官

被告 谷 壽夫男，年六六歲，日本人，住東京都中野區富士見町五十三號，日本陸軍中將師團長。

指定辯護人 梅祖芳律師

張仁德律師

右被告因戰犯案件，經本庭檢察官起訴，本庭判決如左：

主 文

谷壽夫在作戰期間，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強姦、搶劫、破壞財產，處死刑。

事 實

谷壽夫係日本軍閥中慍悍善戰之將領，遠在日俄戰役即已從軍，並著戰績。迨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起，充任第六師團長，於是年八月，率部來華，參預侵略戰爭，先轉戰於河北永定河及保定、石家莊等處。同年十一月杪，我京滬沿線戰事頻告失利，移轉陣地，扼守南京。日本軍閥以我首都為抗戰中心，遂糾集其精銳而兇殘之第六師團谷壽夫部隊、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第十八師團牛島部隊、第一一四師團末松部隊等，在松井石根大將指揮之下，合力會攻，並以遭遇我軍堅強抵抗，忿恨之餘，乃於陷城後，作有計畫之屠殺，以示報復。由谷壽夫所率之第六師團任前鋒，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即農曆十一月十日）傍晚，攻陷中華門，先頭部隊用繩梯攀垣而入，即開始屠殺。

翌晨復率大軍進城，與中島、牛島、末松等部隊，分竄京市各區，展開大規模屠殺，繼以焚燒姦掠。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爲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壽夫部隊駐京之期間內。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躍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屍橫遍地，慘絕人寰。其殘酷之情狀，尤非筆楮所忍形容。

如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時，我軍警二千餘名，爲日軍俘獲後，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密集掃射，飲彈齊殞，其負傷未死者，悉遭活焚。同月十六日下午六時，磨集華僑招待所之難民五千餘人，被日兵押往中山碼頭，用機槍射殺後，棄屍江中，僅白增榮、梁廷芳二人，中彈受傷，投身波中，與漂屍同流，得以倖免。同月十八日夜間，復將我被囚幕府山之軍民五萬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鉛絲繫細，驅集下關草鞋峽，亦用機槍射殺，其倒臥血泊中尙能掙扎者，均遭亂刀戮斃，並將全部屍骸澆以煤油焚化。又如十二月十二日，鄉婦王徐氏在中華門外下碼頭，遭日軍梟首焚屍。同月十三日，鄉民魏小山因谷壽夫部隊在中華門堆草巷縱火，馳往施救，致被砍死。同日，僧隆敬、隆慧及尼眞行、燈高、燈元等，亦於中華門外廟、庵內，悉遭屠戮。十四日，市民姚加隆攜眷避難於中華門斬龍橋，又遭日軍將其妻姦殺，八歲幼兒、三歲幼女，因在旁哀泣，被用槍尖挑入火中，活焚而斃。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時值嚴寒，駐中華門外日軍，勒令鄉民三十餘人，入水撈魚，從則凍斃，違亦遭戮，並將一老叟，綁懸樹梢，以槍瞄準，作打靶練習，終至命中，繩斷跌斃。又日軍官兵二人，以殺人爲競賽，其一殺百零五人，一則以殺百零六人獲勝。同月十九日，鄉婦謝善貞，年逾六旬，被日軍在中華門外東岳廟用刀刺殺，並以竹竿插入陰戶，均屬慘無人道。計自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我首都無辜軍民，被日軍殘殺而有案可稽者，達八百八十六起（見附件甲一至二八號，乙一至八五八號）。其中在中華門一帶被害者，除以上列舉外，尙有王福和、柯大才、卓呂同、沈有功、劉廣松、曹文薰、余必福、陳肅氏等三百七十八案（詳見附件甲九、一三、一八、一九、二〇、二四、二六、二八號，乙一至三七〇號）。日軍陷城後，更四出強姦，一逞淫慾。據外僑所組國際委員會統計，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十七兩日，我婦女遭日軍蹂躪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離奇慘虐，實史乘所未前聞，如十二月十三日，民婦陶湯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四四

，在中華門東仁厚里五號，被日軍輪姦後，剖腹焚屍。懷胎九月之孕婦蕭余氏、十六歲少女黃柱英、陳二姑娘，及六十三歲之鄉婦，亦同在中華門地區，慘遭姦污。鄉女丁小姑娘，在中華門堆草巷，經日軍十三人輪姦後，因不勝狂虐，厲聲呼救，當被刀刺小腹致死。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間，日軍在中華門外，於輪姦少女後，復迫令過路僧侶續與行姦，僧拒不從，竟被處宮刑致死。又在中華門外土城頭，有少女三人，因遭日軍強姦，羞憤投江自盡。凡我留京婦女，莫不岌岌自危，乃相率奔避於國際委員會所劃定之安全區。詎日軍罔顧國際正義，竟亦違其默許，每乘黑夜，越垣入內，不擇老幼，摸索強姦，雖經外僑以國際團體名義，迭向日軍當局嚴重抗議，而日將谷壽夫等均置若罔聞，任使部屬肆虐如故。再日軍鋒鏑所至，焚燒與屠殺同時並施，我首都爲其實行恐怖政策之對象，故焚燒之慘烈，亦無倫比。陷城之初，沿中華門迄下關江邊，遍處大火，烈焰燭天，半城幾成灰燼。我公私財產之損失殆不可以數字計。中華門循相里房屋數十幢，均遭燒燬，居民何慶森、夏鴻貴、畢張氏等數百人，廬舍成墟，棲息無所。中華門釣魚巷、湖北路、長樂路、雙關鎮各處，居民曾有年、常許氏、馮兆英等房屋數百幢，亦俱焚燒，蕩然無存。至十二月二十日，復從事全城有計畫之縱火暴行，市中心區之太平路，火焰遍佈，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設備，悉遭劫掠，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日軍更貪婪成性，舉凡糧食、牲畜、器皿、古玩，莫不搜取。如在石壩街五十號，搶掠國醫石筱軒名貴書籍四大箱，字畫、古玩二千餘件，木器四百件，衣服三十餘箱。又在集慶路、任管巷等處，掠掠民間牲畜、糧食、錢財，不可勝計。即國際紅十字會病院內，護士財物，病人被褥，難民食糧，亦遭洗劫一空。美大使館職員陶格拉斯督欽 (Douglas Jenkine)、美籍女教士格蕾絲包爾 (Miss Grace Bauer)、德人烏拉比、巴赤德、波漢羅、蒸姆生 (Rabe, Barchardt, Poble, Jeimssen) 等住宅，並經先後搜劫，損失綦重。種種暴行，更僕難數。日本投降後，谷壽夫在東京被捕，經我駐日代表團解送來京，由本庭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查本案被告谷壽夫，於民國二十六年，由日本率軍來華，參預侵略戰爭，與中島、牛島、末松各部隊，會攻南京，因遭我軍堅強抵抗，血戰四晝夜，始於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由中華門用繩梯攀垣而入，翌晨率大隊進城，

留駐一句，於同月二十一日，移師進攻蕪湖各情，已據供認不諱（見偵查卷六六頁，審判卷七宗一六頁，二三頁）。至其陷城後，與各會攻部隊，分竄京市各區，展開大規模屠殺，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跡者，達十九萬人以上，在中華門下碼頭、東岳廟、堆草巷、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十五萬人以上，被零總數共三十餘萬人。此項事實，非特已據身歷其境之證人殷有餘、梁廷芳、白增榮、單張氏、魯魁、殷南岡、芮方緣、畢正清、張玉發、柯榮福、潘大貴、毛吳氏、郭歧、范實甫、姚加隆、萬劉氏、徐承鑄、僧隆海、蓬華、尼慧定等一千二百五十餘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周一漁、劉德才、盛世徵等，具結證明（詳見附件甲一至二八號、附件乙一至八五八號、京字九至一二號，各證，暨本庭偵查及審判筆錄）。且有紅記字會掩埋屍體四萬三千零七十一具、崇善堂收埋屍體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六具之統計表，及偽南京督辦高冠吾為叢葬於靈谷寺無主孤魂三千餘具所立之碑文為憑（見京字三號、一六號、一七號各證）。復經本庭按叢葬地點，在中華門外雨花臺、萬人坑等地，發掘坟墓五處，起出被害屍骸、頭顱數千具，由法醫潘英才、檢驗員宋士豪等，驗明屍骨，多有刀砍、中彈，或鈍器擊損傷痕，填具鑑定書在卷可稽（見本庭勘驗筆錄，及京字一四號證）。並有當時口軍為炫耀武功，自行拍攝之屠殺照片十五幀，及實地攝製之屠城電影，經我軍於勝利後扣獲，可資印證（見京字一號、二號、一五號各證）。至陷城後，口軍各部隊分竄各區，姦淫肆虐，如鄉婦陶湯氏被姦後剖腹焚屍，丁小姑娘遭輪姦後刺死，卽妊婦老嫗亦同遭姦污，又放火燒燬民房，掠取財物，以及闖入安全區內強姦婦女，劫取外人財產等情，亦據各生存之被害人及目睹之證人蕭余氏、陳二姑娘、柯榮福、方鶴年、張孫民、范實甫、張萬氏、周一漁、何慶森、夏鴻貴、畢張氏、倪春富、曾有年、常許氏、馮兆英、石後軒、徐兆彬等百餘人，分別結證是實，核與國際委員會所組南京安全區內檔案列舉之日軍暴行，及外籍記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所著「口軍暴行紀實」、史邁士（Lewis. S. C. Smythe）所作「南京戰禍寫真」，暨當時參加南京戰役之我軍營長郭歧所編「陷都血淚錄」，臚載各節，悉相照合（詳見附件丙、丁、戊、己及京字九號至一二號各證，暨本庭偵查及審判筆錄）。又經當時留京之美籍教授貝德士（M. S. Bates）、史邁士（Lewis S. C. Smythe）本於口擊實情，到庭宣誓並具結證明無

異。是會攻南京之日軍各將領，共同縱兵，分頭實施屠殺、強姦、搶劫、破壞財產之事實，已屬衆證確鑿，無可掩飾，雖據辯稱：（一）被告部隊入城後，係駐紮中華門，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全部開赴蕪湖，當時中華門一帶，正值激戰，居民遷徙一空，並無屠殺對象，且被害人均未能指出日兵番號，故屠殺事件，應由中島、末松及其他部隊負責，即罪行調查表亦多載有「中島」字樣，可見與被告無涉。（二）被告所屬部隊，軍紀嚴肅，可保證未曾殺害一人，除已經證人小笠原清到庭證明外，應請傳訊被告所屬之參謀長下野一鶴、旅團長坂井德太郎、柳川參謀長田邊盛武、高級參謀籙本鐵熊等，即可明瞭。（三）本案證據全係偽造，不足爲論罪根據等語，以爲免責之辯解。但關於第一點，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爲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爲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爲，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參照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一一〇號、二十六年渝上字第一七四四號各判例）。被告既係會攻南京之高級將領，因遵守軍猛烈抵抗（見審判卷七宗一六頁），乃於陷城後，會合中島、牛島、末松等部隊，分竄各區，實施大屠殺及姦掠、焚燒等暴行，我被俘軍民慘遭殺戮者，達三十餘萬人之衆，已與監督不嚴之偶發事件，顯有不同。況經當時駐京外僑，以國際團體名義，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即在被告部隊駐京之期間內，前後十二次，分向日軍當局及日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並在照會內，附錄日軍燒、殺、淫、掠暴行，計一百一十三案，促請日軍注意管束部屬，防止暴行擴大（見南京安全區檔案原文一至四九頁，及附件己，京字一〇、一一號各證），而被告等各將領，又均置若無睹，縱兵肆虐如故，且反將此種慘烈屠城情狀，攝成電影及照片，藉以表彰戰績。其係與各會攻將領，基於合同意思，共同縱兵，分頭竄擾，而作有計畫之火規模屠殺及焚燒姦掠，至爲明顯。縱令被告部隊，僅在旬日間，分擔京市一隅之屠殺等暴行，然既與各會攻將領，本於聯絡之犯意，互相利用，以達其報復之目的，依照上開說明，即應就全部所發生之結果，與松井、中島、牛島、末松、柳川各將領，共同負責，奚容以罪行調查表載有「中島」字樣，以及被害人未能指出日兵番號等詞爲藉口，希圖諉卸。矧查京市各區，屠殺姦掠等事件，泰半係發生於被告部隊駐京之期間內（即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即在被告自承爲其防區之中華門一帶而遭燒、殺、淫、掠之居民有案可稽者，已達四百五十九起（詳見附件甲九、一三、一八、一九、二〇、二四、二六、二八號，乙一至三七〇號，丙一至

二一號，丁一至五七號，戊一至三號各證，暨本庭偵查及審判筆錄），其中被害人家屬及證人，且多能切實指明被告部隊之罪行，如據范文卿之子范實甫供稱：「谷壽夫部下殺人、放火、強姦，無所不爲，最殘忍的要算是谷壽夫部隊，殺人最多約有十幾萬人，我家對門丁道臺的孫女被谷壽夫部下十三個人強姦，這小姑娘因受不了，慘叫，被日軍一刀刺破小腹而死，我還看見鄰人魏小山，因谷壽夫部隊放火，他去救火，被日軍一刀砍死。」丁長榮供稱：「我兒子丁連寶，被谷部（指被告）士兵用槍打，又戳一刀死了，當時一共打死七個人，又在中華門賽虹橋，見兩個婦人被日兵強姦後，用刺刀從陰戶刺入腹部，致腹破腸流而死。」徐承鑄供稱：「我胞兄徐承耀，被谷壽夫部隊拉伏，經母親哀求，不肯釋放，當被拉到雨花臺下用槍打死。」又據證人歐陽都麟供稱：「日軍谷壽夫部隊攻陷南京，由中華門首先進城，先行屠殺，就此兩天內（十二、十三兩日）中華門內外，遍地屍首，慘不忍睹，有的用刺刀刺孕婦腹部，致腹破胎墜而死，有的用刺刀從婦女陰戶刺入，刀尖透出臀部致死，亦有八十歲老婦，被強姦致死。」證人張鴻如供稱：「日軍於二十六年農曆十一月初十晚進城，殺人、放火、強姦最厲害的是谷壽夫部隊。」各等語（見本庭審判卷一宗三〇頁，三宗三五頁、三九頁、四三頁，七宗六〇頁、六一頁），尤足見被告部隊分擔實施暴行之事實，昭然若揭，尙何有狡賴之餘地。關於第二點，查被告部隊，遠在保定、石家莊一帶作戰時，即曾搶劫居民陳嗣哲所有之衣服、古玩二十八箱及紅木傢俱等物多件，又在浙江德清縣境，慘殺平民卜順、金卜玉山等人（見京字一八號、二〇號各證），是其軍紀之敗壞，已可概見，迨會攻南京陷城後，更暴行疊疊，兇殘無匹，乃反謂軍紀嚴肅未曾殺害一人，顯屬遁辭，至證人小笠原清，於被告部隊會攻南京之時，尙在日本求學，徒以臆測之詞，漫謂被告部隊在南京並無暴行，白屬無可採信。又查被告所屬參謀長下野一霍、旅團長坂井德太郎、及柳川參謀長出邊盛武、高級參謀藤本鐵熊等，均係參與會攻南京之高級軍官及參謀長官，對於實施有計畫之南京大屠殺事件，本有共犯嫌疑，縱使該嫌疑犯等到庭爲被告所預期之陳述，亦不外瞻徇袒庇，白難據爲被告有利之判決。茲被告猶斤斤請傳該嫌疑犯等到庭作證，無非藉端希圖延宕。關於第三點，查本案證人千餘人，均係身歷其境，將當時目擊日軍暴行痛陳如繪。被害人屍骸、頭顱數千具，並經本庭在叢葬地點掘出。靈谷寺無主孤魂三千餘具之墓碑，至今猶存。郭歧所編「陷都血淚錄」，遠在民國二十七年卽在西安寫成，並於同年八月披露於西京平報（見京字一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四八

證第一頁）。國際委員會所組南京安全區之檔案，外籍記者田伯烈所著「日軍暴行紀實」，及美籍教授史邁士所作「南京戰禍寫真」，皆為當時未曾參加作戰之英、美、德人士，本其目睹情形，所作之日軍暴行實錄。日軍以殺人為競賽娛樂，且係在被告本國「東京日日新聞」登載（見京字一〇號證第二八四及二八五頁）。屠殺照片及屠城電影，俱為當時日軍所攝製，藉以誇耀武功。均係被告及會攻南京各將領共同實施暴行之鐵證。被告竟以空言抹煞，妄指為偽造，可謂毫無理由。綜上各點抗辯，均屬狡展圖卸，殊無可採。查被告在作戰期間，以兇殘手段，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並肆施強姦、搶劫、破壞財產等暴行，係違反海牙陸戰規例及戰時俘虜待遇公約各規定，應構成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其間有方法結果關係，應從一重處斷。又其接連肆虐之行爲，係基於概括之犯意，應依連續犯之例論處。按被告與各會攻將領，率部陷我首都後，共同縱兵肆虐，遭戮者達數十萬衆，更以潮腹、梟首、輪姦、活焚之殘酷行爲，加諸徒手民衆與夫無辜婦孺，窮兇極惡，無與倫比，不僅爲人類文明之重大污點，即揆其心術之險惡，手段之毒辣，貽害之慘烈，亦屬無可矜全，應予科處極刑，以昭炯戒。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一條前段，海牙陸戰規例第四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三款、第七款，第二十八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第二條，第三條，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一條，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七款，第十一條，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前段，第五十七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本庭檢察官陳光虔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審判長 石美瑜

審判官 宋書同

審判官 李元慶

審判官 葛召棠

審判官 葉在增

美、英為砲艦在長江被日軍炸沉及射擊事，分向日本提出抗議，日本以道歉了事。

對於昨（十二）日美國砲艦巴納號被日機炸沉事，美國總統羅斯福接獲報告後，大為震憤，當於本日致書日皇，表示其對巴納號被炸沉事之深切焦慮，同時要求日方賠償、道歉及保證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在英國方面，亦對其砲艦瓢蟲號及蜜蜂號，遭日軍重砲射擊事，由其首相張伯倫召集重要閣員，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應付辦法，決定向日本提出抗議。並由英國南京領事白倫克先向蕪湖區日軍最高長官橋本大佐提出抗議。

同日，日本海軍鑒於巴納號被炸沉的嚴重性，匆匆發表公報，表示深切的歉忱。惟並無提出爾後不再攻擊第三國船隻的保證，故被倫敦時報指責日軍這種行為，都是「暴行過後道歉，道歉過後暴行」的惡劣把戲。（註四）

註一：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頁四二—四三。

註二：「近代中國」，第三十期，頁一四三—一五一。

註三：石美瑜：「審判戰犯回憶錄」，見「傳記文學」，第二卷，第二期。

註四：「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二二、二三、二四號，頁一一五—一一九。

十四日 蔣委員長移節武漢，令王世杰擬定淪陷區後撤學生救濟辦法。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由江西廬山移節武漢，軍委會亦遷武漢辦公。

同日，蔣委員長指示教育部長王世杰，對原籍淪陷區之學生，擬定救濟辦法。（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三、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五〇

按：此爲抗戰期間，淪陷區學生享受公費待遇之始也。

日本舉行內閣及大本營聯席會議，決定對華和平新條件。

本日，日本舉行內閣及大本營聯席會議，由近衛文麿首相主持，與會者有多田參謀次長、古賀軍令部次長、杉山陸相、廣田外相、米內海相、末次內相、賀屋藏相。會中首由外務省東亞局長石射猪太郎報告邀請德國調停中日和談經過，及華方承諾條件等等。次由多田、末次、杉山、賀屋等提出加重對華條件。（有關條件內容見二十二日條）（註二）

日軍在北平成立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由王克敏、湯爾和、董康諸逆主之。

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佔領我國部份城市及土地後，爲達成較有效的控制佔領區，即利用各地漢奸，成立傀儡組織，如八月一日高凌霄在天津組織的治安維持會等等。本月七日，日軍唆使漢奸王克敏由香港至北平，在日軍華北特務部長喜多誠一的指導下，與江朝宗、湯爾和、董康、高凌霄、王揖唐、朱深、齊燮元等諸逆，幾次會商後，同意建立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著手準備工作。

本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傀儡政權，在北平居仁堂成立，由董康舉民國初年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爲國旗，繼承中華民國年號，定都北京。此一傀儡政權主席暫時空位，僅設議政、行政、司法三委員會。行政委員會爲全般行政的實施機關，委員長是王克敏（兼行政部長）；議政委員會是國家重要政策與其他一般政治的審議機關，由湯爾和擔任委員長；司法委員會是議政、行政兩委員會的對立機關，由董康擔任委員長。此一傀儡政權，管轄河北、山東和山西之一部份；另以北京和天津爲特別市；由江朝宗任爲北京市長，高凌霄任爲天津市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註三）

附錄：張季鸞：打倒北平偽組織（註四）

敵人所計畫的北平偽組織已出現，全國同胞應澈底認清，堅決為擁護中國獨立而奮鬥！

此次的偽組織將僭稱臨時政府，並用中華民國名義。這是敵人滅亡中國最毒辣的手段，打算亡中國於無形之中，比分割成幾個偽國用心更狠。

全國人要認清，這偽組織只在敵軍佔領地產生的。凡佔領地中一切權力為敵人所佔，中國國民絲毫沒有發抒自由意思的餘地，所以不論用何名稱，作何組織，法律上、事實上都是敵人負責，中國國民絕對不能承認。

這個偽組織同東北偽國的性質一樣，而敵人的計畫是更要將這偽組織推廣，以為滅亡全中國之用。所以敵人此次的計畫，比當年分割四省更要狠毒，原來計畫分期蠶食，現在決心一舉鯨吞。

主持及參與這個偽組織的奸人名單，還不詳細知道。但國民務必認清：凡在敵軍佔領地內聽從敵人指揮，而假借中國名義以為政治的偽組織者，都是投降敵人的漢奸。因為事實上他們無任何權力，只是完全受敵人之命，辦理敵人征服祖國的事情，不但是消極的投降，並且是積極的助敵人以亡中國。

我們深切體會敵軍佔領地內我們同胞的鬱悶、悲憤的心理，知道他們都是日夜祝盼國軍勝利，克復失土。平、津一帶自從八月以後都成了死城，人們只是祈禱國軍早日打回來，對於敵人一切殘暴行動深惡痛絕，對於漢奸又鄙夷、又憤恨。我們想到佔領地同胞們的境遇與人心，又是焦躁，又是安慰。現在這種偽組織出來，我們在敵軍佔領地的同胞們一定都認得清清楚楚，知道這是敵人滅亡中國的新花樣，大家只有盼望後方軍民快快奮鬥，快快光復。

綜合說來，全國同胞對於北平偽組織出現之事，應當認識幾點：第一、因此更可知，敵人確已決心征服獨立的中國，計畫打倒擁護中國獨立的一切勢力，並消滅其國家民族的意識，使中國成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從此永喪獨立國家之地位及其精神。第二、因此更可知，凡不願做亡國降人的一切同胞，惟有更堅決的擁護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以共同奮鬥。敵人的侵略現在已達到有史以來最兇猛、最毒辣的階段，他一面繼續以武力進攻，一面利用偽組織以統治佔領區域，所以我們必須更勇敢的奮鬥。第三、今後軍事上不但要鞏固長江及西南，對於北方需要有更堅強的推動。除前線各軍應更加努力之外，凡我北方豪傑，此時更應自動組織抗敵武力，打倒敵人陰謀。我最高統帥部應當特別扶持在北方被佔領區域之義民、義軍的活動，以迅速打倒敵人、滅亡中國的偽組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五一

日本在上海實施新聞檢查，申報、大公報滬版被迫停刊。

自上(十一)月底，日軍侵佔上海後，即實施嚴厲手段，監督海關及檢查新聞傳播事業。近日，上海兩大報申報及大公報均已接到日軍檢查機關的通知，須將大樣送檢，申報及大公報受此壓迫，已無新聞言論自由可言，於本日宣告停刊。(註五)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五〇。

註二：「日本外交史——日華事變(下)」，頁一八六。

註三：「北支那の治安戰(1)」，頁四一—四五。

註四：張熾章：「張季鸞文存」，頁四〇—四一。

註五：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漢口「大公報」。

十五日 日軍又在南京集體屠殺徒手軍民萬餘人，另零星屠殺或奸殺者不計其數。

日軍連日在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暴行，本日有平民官兵共九千餘人，被日軍俘獲，押往海軍魚雷營，用機槍集體掃射，除股有餘等九人逃出外，其餘全體慘死。另下午二時，在挹江門姜家園南首，日軍將居民三百餘人集中，用機槍射殺，或縱火燒斃，無一倖免。同日下午，在司法院難民所內，將着制服長警一百餘名，改裝者三百餘名，另有軍民一千餘名，總共二千餘名，排成四隊，用機槍十二架及步槍押至漢中門外，分別捆紮，用機槍掃射，其已死者及受傷者，復用木柴、汽油焚燒。此外，另零星被射殺或婦女被強姦者，不計其數。(註一)

英政府為砲艦、商船被炸事，向日本提強硬抗議。

本月十二日，英國瓢蟲、蜜蜂兩艦及商船瑞和號，於蕪湖長江水域遭日本砲兵射擊，消息傳出後，

引起英國輿論極大憤怒，事經英內閣連日會議，於本日通過致日本政府抗議照會，由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送達日本政府。其全文如下：

「英拖船一艘，由南京載英領事、武官與旗官到蕪湖，甫將諸員送登英艦『瓢蟲』號後，爲日軍機關槍所射擊。

『瓢蟲』號見日軍野戰砲隊向集於亞細亞火油棧上游之商船轟擊，乃駛近拖船以便保護之。

日軍仍繼續發砲，並對『瓢蟲』號射擊，計直接擊中四次。死兵士一，重傷一，並有數人受輕傷，旗官亦在其內。

英商船瑞和號，亦被直接擊中一次。

英艦『蜜蜂』號此時駛抵該處，亦被陸地砲隊所擊中。

『蜜蜂』號艦長登岸抗議，蕪湖日軍高級指揮官橋本大佐，告以射擊軍艦，出於錯誤，但又謂渠有訓令，對於長江各船，一律加以轟擊。

橋本於此後會見時，切實聲明任何船隻在江中行動，將遭轟擊，雖經抗議，然『蜜蜂』號與『瓢蟲』號在停泊後，仍在日軍直射砲彈之下。

南京以上之下三山（譯音）附近江中，爲日軍總司令所指定英商船集中之安全區，乃泊於該處之英商船及英艦『蟋蟀』號與『斯卡拉白』號，先後皆遭日飛機之三次轟炸。

十二月十四日來文，對於攻擊英船事表示日政府之深切歉忱。聲明立即設法阻止此種事件之復作，並聲稱日政府將以相當方法處置負責之人，並給予必要賠償，英政府接奉此文，爲之欣然。

英政府查見來文，對於攻擊英商船未曾提及，故余（英大使克萊琪自稱）現奉訓令，請日政府予以來文中所言各情亦得適用於被攻擊各商船之擔保。

英政府對於來文中所稱將以相當方法處置負責之人一節，予以特殊注意，對於負有上述攻擊之責任者予以充分懲戒，在英政府觀之，似爲可阻止將來暴行之唯一方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五、十六日

七五四

英政府不能不追溯以前之意外事件，日政府於此曾對於英國人民與財產之遭攻擊，表示遺憾，並擔保採行充分辦法，阻止其一再發生。

英政府憶及其駐華大使由南京循公路赴上海時所遭之攻擊，此後載運英國官員由南京赴上海之汽車所遭之攻擊，英國平民與上海防地英兵所遭之攻擊與其他事項，以及日政府屢次發表極願在目前對華衝突中尊重第三國利益之聲明。

事有顯然可見者，日政府前所採行之方法，以阻止此種攻擊者，迄今未曾達其目的，英政府現不得不請日政府告以確已採行可切實制止英政府現所責備的事件之辦法。」（註二）

註一：國史館特藏檔案：「谷壽夫戰犯判決書之附件」。

註二：「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二二、二三、二四號，頁一一七、一一八。

十六日 蔣委員長為南京淪陷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勉全國同胞抗戰不屈，抱最後勝利決心。

自首都南京於本月十三日淪陷後，國內與日本謀和之說，又甚喧騰。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白記所感云：

「近日國內各方人士與黨中重要負責同志，均以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衆口一詞。殊不知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彼輩祇見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見，何能撐持此大難也。」（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於武昌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說明現狀無論如何變化，吾人必不投降，須繼續前進。並勉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當徒顧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其全文如次：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為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之所罕觀。中正身為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巨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

痛苦，實千百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衆。一息尙存，唯有捐糜頂踵，期以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焰，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野心，對於中國爲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前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侵蝕於不知不覺之間，則因循苟且，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爲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敗。今日形勢，毋寧謂於我爲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和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當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特爲我同胞約舉其要義如下：（一）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則遠勝於人。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阻難愈多，所獲之勝利亦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撓屈，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但使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即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退屈，則精神一衰，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千百於今日戰爭痛苦而不止者。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口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爲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鉅，亦無可辭，所謂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決心者此也。（二）既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爲本務，則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蓋抗戰雖不能必勝，而屈服即自促滅亡；與其屈服而亡，固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爲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受敵人宰割，萬劫不復。況戰爭成敗之關鍵，常繫於主動、被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六、十七日

七五六

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日戰爭，綿亙五月，敵方最初企圖，實欲不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為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能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佔我四千萬方里之土地，宰制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為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謂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之信心者此也。（三）日本侵略中國，實為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中國自抗戰之初，揭發二義，一為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同時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數月以來，雖國際之制裁，尚未充分發揮，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於天下；吾人對於此種偉大使命，當然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亡，則吾人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此尤全國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註二）

日軍繼續在南京城屠殺我無辜百姓。

本日，日軍在南京鼓樓四條巷難民所，將張義魁等五十餘人集體槍殺；另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訓練所舊址，將平民呂發林等百餘人，拖至四條巷塘邊，用機槍射殺，無一倖免；同日又在鼓樓五條巷四號難民區內，將軍民數百人，驅集大方巷廣場上，以機槍射殺。另在傅佐路十二號，將平民謝來福等二百餘人，押至大方巷塘內槍殺。以上均有日擊者見證，至無目擊者，我無辜百姓被日軍暗中屠殺者，又不知凡幾。（註三）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上册，頁一五三。

註二：「國聞週報」，第一四卷，第五十期，頁四七、四八。

註三：國史館特藏檔案：「谷壽夫戰犯判決書之附件」。

十七日 國民政府特任鈕永建為銓敘部長。並公布「非常時期監察權行使暫行辦法」。

國民政府本日發表人事任免命令曰：

「銓敘部部長石瑛另有任用，石瑛應免本職。此令。

特任鈕永建爲銓敘部部長。此令。」（註）

同日，國民政府爲監察院適應非常時期需要，特制定公布「非常時期監察權行使暫行辦法」，共五條。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監察院爲適應非常時期需要，除依法行使監察職權外，得依本辦法行使非常時期監察權。

第二條 監察院對於公務員違法或失職行爲，而應急速處分者，得向該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以書面糾舉之，其違法行爲涉及刑事或軍律者，得交各該管審判機關審理之。

各該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接受前項糾舉書後，應於最短期內決定撤職或其他行政處分，至有認爲不應處分者，應聲復不應處分之理由。

第三條 監察院對於非常時期內一切應辦事項，有奉行不力或失常者，得向該主管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非常時期最高機關）以書面提出建議。

各級機關接受前項建議書後，應於最短期內爲適當之計畫與處置。

第四條 監察院爲便於糾舉或建議，得另發特別調查證，隨時派員視察各級機關及公立團體，並得向各該機關團體調查檔案、冊籍及其他文件。

第五條 本辦法自公佈日施行。

註：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六號。

十八日 蔣委員長主持軍事會報，決定封鎖馬當要塞，並指出日軍愈深入內地，愈陷窘境。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於南昌召集軍政首長談話，決定封鎖江西省馬當要塞，阻止日軍逆長江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

上。在談話中，蔣委員長指出：日軍佔領南京，即其失敗之兆，此後深入內地，困難更多；勉大家多負責任，同甘苦，同生死，同患難。（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白記云：「敵寇前進必難，我軍應戰較易。敵愈深入，愈陷於窘境，國際變化如何，固不可期，而倭寇弱點，必日益暴露。敵軍兵力，本不勝佈置，我於其佔領區域，發動游擊戰，使之進退維谷，疲於奔命，各國必乘其疲而起也。」（註二）

湘桂鐵路公司理事會成立，侯家源任總經理。

湘桂鐵路起自湖南粵漢鐵路之衡陽站，迄廣西鎮南關外法屬越南鐵路之同登站，正線長一、〇二七公里，支線長七十九公里。第一期工程，先修築衡陽至桂林段，長三三三公里。此段於本年四月間開始測量，九月十日正式開工。其主持修築機構，由鐵道部、廣西省政府、湖南省政府及商股合組湘桂鐵路公司理事會，為最高行政機關。本日，湘桂鐵路公司理事會在漢口成立，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出侯家源為總經理、何墨林為協理、徐濟甫為秘書處處長、薩福均為工務處處長、王國華為稽核處處長。

（註三）

松井石根訓示日軍將領，謂日軍在南京暴行，使日皇顏面掃地。

昨（十七）日，侵佔南京之日軍舉行入城式，迎接日本侵華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本日，松井石根於拜祭日軍死亡將士後，集合日軍司令官及師團長訓話，指責日軍在南京暴行，使日皇顏面掃地。（註四）

日軍續在南京幕府山等地，大量屠殺我軍民六萬餘人。

本日夜，日軍將被俘之國軍及難民計五萬七千四百十八人囚禁於幕府山下四、五村，斷絕飲食，凍餓死者甚多。復用鉛絲兩人一繫，排成四路，驅至下關草鞋峽，用機槍悉予掃射後，復用刺刀亂戮，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骸骨，悉投江中。在此大屠殺中有教導總隊馮班長及保安警察郭某，將綁紮掙脫，佯仆地上，拖屍蓋身，因而得免。

另在下關南通路之北，日軍將我軍人及難民約三百餘人，集合該處麥地，用機槍射殺，無一倖免。同日，在大方巷難民區內，日軍將單耀亭等四千餘人，押送下關，用機槍射殺，無一人生還。

(註五)

我於撤出青島前夕，炸毀日人紗廠。

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強力侵入青島後，即竭力於青島設立工廠，以遂行對華經濟侵略，其中尤以八大紗廠為東亞規模宏大之建設。我中樞為爭取最後勝利，決於我武力自青島撤出之前夕，命青島市長沈鴻烈予以澈底破壞，以免資敵。本日，沈市長奉中樞指示，炸毀青島市日人紗廠。(註六)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頁七四三。

註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五五。

註三：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頁一九一。

註四：藤原彰：「南京大虐殺」，頁一四，日本岩波書局，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註五：國史館特藏檔案：「谷壽夫戰犯判決書之附件」。

註六：「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八二；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頁四四〇。

十九日 日本第十軍下達分三路進犯杭州命令。

上(十一)月五日，日軍第十軍自杭州灣金山衛附近登陸後，曾一度侵犯滬杭鐵路線上嘉善、嘉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

七五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

七六〇

二地，杭州一度告急。其後日軍轉移攻擊目標，西侵南京，使杭州壓力減輕。惟南京於本月十三日失陷後，日本第十軍即下達侵犯杭州之準備命令。

本日，日本第十軍下達攻擊杭州之命令，其在廣德、泗安集結之第十八師團由安吉沿杭湖公路南犯；其在吳興（湖州）集結之第一〇一師團由武康、德清沿杭湖公路南下；其在嘉興之第一後備步兵團則從滬杭鐵道進犯。（註）

註：「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三〇。

二十日 國民政府宣言否認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偽組織，通緝附敵漢奸。並公布「民國二十七年江西省建設公債條例」。

本月十四日，日本傀儡組織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由湯爾和、王克敏、董康、齊燮元、王揖唐、朱深諸逆主之。本日，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否認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偽組織。其宣言如下：

「日本自侵略中國以來，佔領我城市，屠殺我人民，兇殘日甚。近復襲用在我東北四省與冀東各縣故技，脅誘不肖之徒，爲其爪牙，在非法佔領之北平，設立偽組織，僭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該項偽組織，完全爲日本之傀儡，其參加此項組織人等，自應依國法懲處，而組織之存在與其行爲，既全在日本控制之下，自應由日本負責，非尋常叛亂可比。日本此舉，顯係侵犯中國主權與領土行政之完整，爲日本侵略中國日益擴大之重要證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茲特鄭重聲明，在日本軍隊佔領之北平或其他地方發現任何偽政治組織，皆爲日本侵犯中國主權及領土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爲，對內對外，當然無效。特此宣言。」

同日，國民政府發表明令，通緝附敵漢奸。令文云：

「凡在日軍非法佔領區域，甘心附敵參加偽組織者，若軍事委員會按照漢奸治罪條例，查明通緝，嚴行懲辦。」

此令。」

同日，國民政府應江西省政府爲發展江西省生產建設事業需要，發行公債國幣二千萬元。特公布「民國二十七年江西省建設公債條例」，共十二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江西省政府爲發展本省生產建設事業，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七年江西省建設公債。

第二條 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二千萬元，專充辦理生產建設事業之用，於動用時應先由省政府擬具各項事業詳細計畫與預算，呈候行政院核准後，方得動用。

第三條 本公債定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按照面額十足發行。

第四條 本公債利率定爲週年六釐，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各付息一次。

第五條 本公債償還期限定爲十五年半，前兩年祇付利息，自第三年起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各還本一次，其每次償還數額依還本付息表之規定，以抽籤法行之，至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全數償清。

前項抽籤於每年六月十五日及十二月十五日在省府所在地舉行，每次抽籤時由財政部、審計部派員監視。

第六條 本公債還本付息以經營錫砂盈餘及錫錫照費爲基金，由省府令飭各該主管機關依照還本付息表所載數目，儘先按期解交基金保管委員會撥存於中央、中國、交通及江西裕民四銀行專款存儲備付；如有不足，另由財政廳於省庫收入項下，隨時如數撥補足額。

前項基金保管委員會，由財政部、審計部、江西省政府暨財政廳、建設廳各派代表一人，銀行公推代表四人組織之，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七條 本公債債票分爲萬元、千元、百元三種，概不記名。

第八條 本公債還本付息指定中央、中國、交通及江西裕民四銀行爲經理機關。

第九條 本公債得自由買賣抵押，及本省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其中籤債票及到期息票並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六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十二日

七六二

用以完納本省一切賦稅。

第十條 本公債債票由省政府主席及財政廳廳長簽名、蓋章、鈐蓋省政府印信，並將本條例刊載票內。

第十一條 對於本公債如有偽造及損毀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我封鎖馬當山江面，阻日軍溯長江西犯武漢。

自本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後，日軍即企圖溯長江西上，進犯武漢。我海軍爲阻日軍來犯，即於江西馬當建阻塞線，敷設水雷，編配海軍砲隊；此項工作，均於十七日完成。十八日，蔣委員長決定封鎖馬當要塞。本日，我國正式宣佈，自正午十二時起，實行封鎖馬當要塞之長江江面，禁止中外船隻往來。

（註二）

英國以卡爾繼許閣森為駐華大使。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自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日機掃射重傷後，身體情況欠佳。英外交部爲使許閣森有悉心在英靜養之機會，於本日改命原駐伊拉克大使卡爾（Lenganger-Ovetsky）爲駐華大使。（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七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漢口「大公報」。

二十二日 國民政府制定公布「戰時農礦工商管理條例」。

國民政府爲應軍事委員會在戰時對於農礦工商各企業之管理，特於本日制定公布「戰時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共二十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軍事委員會在戰時對於農、礦、工、商各企業依本條例管理之。

第二條 前條所稱農、礦、工、商各企業，謂經軍事委員會指定左列各類物品之企業：

第一類

燃料

金屬及其製品

酸鹼及其化合物

水泥

酒精及其他溶劑

橡膠

交通器材

電氣及動力器材

其他續經指定之礦產品及重工業物品

第二類

食糧

植物油

棉毛絲麻及其製品

紙及印刷教育文化品

皮革及其他畜產品

藥品

茶

鹽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六三



釀造

油漆

木材

火柴

陶瓷磚瓦

其他續經指定之農產品及輕工業物品。

前項第一類所列之企業，由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管理；第二類所列之企業，由同會第四部管理。

第三條

軍事委員會得設立各項物品管理機關管理或直接經營之。

第四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各省、市、縣農礦工商主管官署處理戰時農礦工商事務有指導監督之權，於必要時得呈請軍事委員會飭令暫行改組。

第五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各地農會、商會、工商同業公會、工會、漁會及其他農、礦、工、商各業團體，得發布關於戰時管理上必要之命令，其未經依法設立者，得令地方主管官署督促設立。

第六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生產或經營業，經指定物品之各企業，得就左列各事項予以協助：

一、經濟之週轉；

二、材料之供給；

三、設備之補充；

四、技術之指導；

五、動力之供給；

六、產品之銷售；

七、材料及產品之運輸；

八、治安之維持。

第七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生產或經營業，經指定物品之各企業，得就左列各事項規定適當之標準：

準：

- 一、生產或經營方法；
- 二、原料之種類及存量；
- 三、工作時間及勞工待遇；
- 四、品質及產量；
- 五、生產費用；
- 六、運輸之方式及途徑；
- 七、銷售之方式及範圍；
- 八、售價；
- 九、利潤。

第八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生產或經營業，經指定物品之各企業，得令其增資或合併。

第九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業經指定之物品，得令其售出或儲存，或定價收買，或規定辦法支配之。

第十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業經指定物品之消費及輸出、輸入，得規定辦法支配之。

第十一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生產或經營業經指定物品各企業之土地、房屋、機器動力、工具材料，得暫行代管或酌給補償移用之。

第十二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生產或經營各種奢侈品或其他非必需之企業，得限制或禁止之，並得依前條之規定移用其土地、房屋、機器動力、工具材料。

第十三條 凡生產或經營業經指定物品之各企業，如欲停工或停業，應呈由當地主管官署轉請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核准，其前經停工或停業之各企業，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得令其復工或復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六六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對於前項各企業之員工，應禁止其罷工、怠工、罷市或其他不合理之要挾行為。

第十四條

對於業經指定物品之各企業，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一、以原料或物品供給敵人者；
 - 二、爲敵人刺探各企業之秘密者；
 - 三、毀壞農倉、農場、礦場或工廠致令不堪用，或受極重大之損害者；
- 犯前項之罪者，並沒收其私有財產。
- 本條之未遂犯得減輕其刑。

第十五條

對於業經指定物品之各企業，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 一、擅行停工、停業致影響市場需要者；
- 二、煽惑罷工、怠工或罷市者；
- 三、壟斷市場妨害各業之原料物品，致生缺乏者；
- 四、毀壞農場、礦場或工廠之產品或機器，致妨害業務進行者；
- 五、妨害各業之生產、運銷者。

第十六條

違抗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依本條例第七條至第十三條所發布之命令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十七條

本條例之罰則於農場、礦場、工廠、公司、行號或職業團體爲其行爲時，適用於各該場、廠、行號或團體之負責人員。

第十八條

犯本條例之罪者，由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查明事實，送由軍法機關審判後，呈經軍事委員會核准執行之。

第十九條 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第四部得依本條例分別制定各類物品管理章則，呈經軍事委員會核准施行，其以前頒行之農、礦、工、商一切法令與本條例不抵觸者仍適用之。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註一）

我軍在杭州外圍作戰失利；日軍繼向杭州侵逼。

自本月十九日，日軍第十軍下達分三路進犯杭州之命令後，即與我守軍第八及第十兩集團軍激戰於杭州外國潘板橋、武康、崇德一線。本日，我軍作戰失利後撤，日軍逼犯杭州城。（註二）

廣田以日本對華和談四條件交狄克遜，轉達中國。

本月七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將調停中日和談備忘錄親交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希望日本在備忘錄所載中日雙方所提條件之基礎上，進行直接談判。為此，本月十四日，日本召開內閣及大本營聯席會議，決定提出新的四條件，作為答覆。此新的條件，於昨（二十一）日，經日本內閣會議中通過。本日，廣田約見狄克遜，將四條件要項告訴狄克遜，並且申明：

「假如中國不接受這些條件，日本將被迫以完全不同於前此所持的觀點，對待目前的局勢。」

日本所提和談條件基本要項如下：

- 一、中國應拋棄親共政策及反日與反滿政策，並與日本及滿洲國合作，實行反共政策。
- 二、設立非武裝區域，並在必要區域成立特殊政權。
- 三、日、滿、中締結密切的經濟合作協定。
- 四、中國對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廣田把包括上述條款的備忘錄送致狄克遜後，又宣讀了一份補充聲明：

一、如中國接受基本條件，則應以事實表現出來，即與其共產主義奮鬥。蔣委員長應派代表在日本，於一定時期內，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七六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七六八

在指定地點商議和平，日本大約在年底以前等待回答。（其後廣田同意延至一月五日、六日以前，等待中國回答。）

二、如蔣委員長準備接受和平條件，則日本政府希望德國政府不向中、日兩方建議停止敵對行為，而希望直接商談。在和平商談時期，軍事行動必須繼續。須在和約締結之後，才有停止軍事行動的可能。

當狄克遜提出詢問時，廣田又補充說明，並且表示這些說明是極機密的，絕對不能讓中國知悉：

一、第一要項意味要中國承認「滿洲國」。日本雖然不要求中國廢止中蘇條約或參加反共公約，却很希望中國這樣做。

二、除華北非軍事區以外，現在考慮在長江流域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另考慮在內蒙古建立特殊政權。華北政府必須有廣泛的權力，不屬於中央政府，但是在中國主權之下。

接到廣田所交給的日本對華和談備忘錄和聽了廣田的補充說明後，狄克遜當向廣田指出：

「這些條件，遠超過十一月二日所告訴我的那些，並且我認為中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是極端不可能的。」

廣田回以：

「軍事局勢改變了，又有輿論的壓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了。」（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七號。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三〇—四三一。

註三：「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册，頁四二九—四三〇。

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班禪，給予治喪費一萬元，特派戴傳賢前往康定致祭。

國民政府委員、西陲宣化使、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額爾德尼，於本月一日圓寂於青海玉樹。本日，國民政府特明令褒揚，並著給治喪費一萬元，特派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前往康定致祭，用示國家篤念殊勳之至意。其令云：

「國民政府委員、西陲宣化使、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額爾德尼，覺性圓明，志行精卓。早歲翊贊統一，懋著功勳。比年闡教西陲，勸宣德化，邊氓感戴，稱頌翕然。方期兼程回藏，振導祥和，永資矜式，乃以憂國積勞，遽爾圓寂。眷懷勳勤，震悼彌深。應予特令褒揚，追贈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封號，並著給治喪費一萬元，特派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前往康定致祭，用示國家篤念殊勳之至意。此令。」（註一）

日軍偷渡黃河，進犯濟南。

自上（十一）月十五日，日軍第十師團侵佔津浦路鵲山站後，即與山東我軍韓復榘部，於濟南隔黃河對峙，其後日軍即積極準備，謀偷渡黃河南犯。本日晚八時，日軍第十師團及本川旅團分於距濟南東北約六十公里濟陽、青河間的曲隄、王判兩地偷渡黃河，並南下進犯濟南。（註二）

偽「南京自治委員會」成立，漢奸陶錫山為委員長。（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八號。

註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四三。

註三：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頁五七七。

二十四日 杭州失陷，我軍炸毀錢塘江鐵橋，隔江與日軍對峙。

前（二十二）日，我軍於杭州外圍抵抗日軍作戰失利，為縮短防線禦敵起見，於昨日移守笕橋及平糶以南陣地。惟笕橋陣地工事復於本日為日軍砲火摧毀，我軍不得不放棄杭州，轉進錢塘江南岸。杭州遂於本日為日軍第一〇一及第一八兩師團所侵佔。（註一）

同日，軍政部為阻止日軍越錢塘江南犯，派工兵團團長魯源率部炸毀錢塘江鐵橋橋墩兩座、鋼樑五座。（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七七〇

韓復榘擅離濟南退避泰安。

昨日日軍偷渡黃河後，繼向濟南進犯，致我山東省延安、歸仁兩鎮失守。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突於本日晚擅自自濟南退避泰安，致濟南形勢危急。（註三）

偽「新民會」成立於北平，漢奸王克敏為會長。

自本年七月，日本侵華以來，華北部份淪陷，日本於淪陷區除以武力佔領外，亦驅使漢奸成立各種學會，灌輸親日思想，來進行其奴化教育。偽「新民會」即在此情形下，成立於北平，由漢奸王克敏任會長。在北平的「中央指導部」下設總務、教化、厚生各部。並於各都市設省指導部，由省長、道尹、縣長任指導部長。（註四）

附錄：雲亭：日本在華的三大奴化機關（節錄）（註五）

七七事變後，華北、華中先後淪陷，日寇除樹立傀儡組織，加緊掠奪外，復積極推進文化侵略。在固定的教育機關中，則利用學校，麻醉生徒，修改教科用書，灌輸親日思想。在一般社會方面，則設立各種機關，巧立名目，宣傳民衆，如中日共榮會、日華親善團、中日宗教大同盟、大乘佛教青年會、新中國體育協會、善鄰女子協會、愛鄉婦人會、敬老會、讀經會、尊孔會、益德會……等，共計不下一、二百種，其中規模最宏，聲勢最大者，當推以偽滿協和會異貌同胎的新民會了。

「新民會」的成立時期，是在民國二十六年冬，以無恥漢奸繆逆斌所妄造的「新民主義」為理論基礎，亂創「新民主義」，曲解湯武革命，胡引大學章句「……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企圖淆亂黑白，麻醉人心。勸人凡事都要自己認錯，痛下一番反省工夫，應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地實行新生活，重作新民。不然，在這離亂時期，便不能「明哲保身」，更何能「止於至善」。於是進一步地利用儒家大道，甚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齊、治平這套老調。提倡以家族或個人為的人生觀，企圖培養一種奴化苟安思想。繼更主張「有

德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的學說，令一般民衆承認現實，並且謳歌現實，因為能佔有此土，當然就是「有德」，所以不必計較是那一國人，只要有「德」，就該擁護，好好地做個順民！從而大大提倡「至德之世」不該分辨種族，反對狹義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鼓吹中、日、「滿」大聯盟，進而組織「亞細亞聯盟」、「協和萬邦」到王道政治的大理想。這套鬼話當然毫無一顧的價值，不但聽者莫明其妙，恐怕連宣傳者本身也莫明其所以然吧！

日人雖不承認偽新民會爲政治團體，而稱之爲純粹的民教機關；但是他們所標榜的綱領，却深含政治意味，其存在的意義與功用，和偽滿的協和會毫無不同：

- 一、擁護新政權以求民情暢達；
- 二、開發產業以安民生；
- 三、宣揚東方文化道德；
- 四、於「剿共滅黨」大轟下參加反共戰線；
- 五、實現善鄰友好貢獻人類和平。

自這五個綱領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華北的「新民會」與偽滿的「協和會」除名目不同外，其他便很少區別。宣傳反共，擁護偽政府，就是參加政治運動；開發華北產業，就是襄助日閥在華北的經濟侵略；那麼，「新民會」但不是純粹的民衆教化團體，而且是道地的幫兇侵略的機關。

「新民會」的組織系統，分爲中央機關及地方機關兩個機構，最高負責人爲會長（王逆克敏）、副會長（張逆燕卿）及顧問（由華北日本駐屯軍最高司令長官兼任）各一人。中央機關設中央指導部，置偽部長（繆逆斌）及次長（早川三郎）各一人，其下置委員若干人，組成委員會，下分三部：總務部置部長（小澤開榮）一人，設秘書、總務、主計、企劃、調查等科。厚生部置部長（張逆英緒）一人，下設輔導、業務二科。教化部亦置部長（宋逆介）一人，設有指導、組織、宣傳三科。以上皆直轄於偽會會長。地方機關以省爲中樞，設省指導部，直轄於中央本部。縣設縣指導部，道、市亦有道、市指導部，縣、道、市又皆直屬於省指導部。其下更有分會，爲「新民會」的組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七七二

織單位，分屬於各縣、道、市指導部下，各省、縣、道、市指導部每年各開聯合協議會一次，其上更有全體聯合協議會，係由各省、縣、道、市指導部聯合組成，這些協議會都是各級指導部長的諮詢機關，協商各種重要事項。

偽新民會會員分二種：一種是贊助會員，一種是正式會員。贊助會員入會手續只須正式會員二名以上的介紹即可；正式會員係由贊助會員變成，贊助會員經過相當訓練後，由分會推薦，再經過宣誓，方成正式會員。正式會員除享有贊助會員之發言權、請願權外，更有選舉權、被選舉與表決的權利。表面上似乎很像民主，但骨子裏不過是個應聲蟲，「奉公惟謹」而已。

偽會各部之中，以教化部為最重要，擔當奴化的主要任務，工作既極複雜，範圍又無一定限制，如會員之「教化」、訓練、指導、督察，一般民衆之教化，組織地方機關，羅致會員，收集宣傳資料，指導宣傳，及廣泛樹立外圍團體，如成立青少年團、婦女會、青年訓練所等，都是偽教化部的擬行工作。「新民會」成立四年以來，對於奴化民衆工作，先之以利導，設農村合作社及民衆醫療班等，以吸引羣衆接近以外，再施以奴化訓練，麻醉思想。又利用私塾形式遍設「新民學塾」，廣收兒童，灌以「新民主義」。更成立青年團、少年團及鄉村自警團等，青年團吸收十八歲至二十五歲之青年男女，少年團則吸收十二歲至十七歲之男女，企圖自幼養成其奴化思想。此外為培植宣傳新民主義之幹部起見，特設新民學院、新民運動實驗區、青年訓練指導員養成所等，專為造就親日、排共思想的青年，畢業後分發各縣、各鄉工作。日寇用心之毒，由此可知一般。

牛賴特電令陶德曼將日本和談四條件通知中國。

本（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將日本對華和談備忘錄（此備忘錄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由日本內閣通過，名稱爲「支那事變對處要綱」）親交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德國外交部於接到狄克遜的報告後，即認爲日本所提基本要項和補充說明，都不明確。而且日本要在和平談判期間繼續軍事行動；德國是否應該將這些條款轉達中國，已經發生嚴重的疑問。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最後決定：站在遞信員的立場，沒有權利不轉達給中國。乃於本日電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將日本和談四條件，傳達中

國。(註六)

日軍企圖進犯華南，日艦進抵大鵬灣。

自本月十三日，日軍侵佔南京後，其在華中的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日軍再次的軍事行動，一為北上進犯徐州；二為西向進犯武漢；三為南下侵犯華南，以切斷廣九、粵漢鐵路交通線。故自本月二十一日，即有日艦兩艘進抵廣東大鵬灣。本日復有六艘抵達，顯然暴露日軍進窺華南野心。

按：十二月七日，日本大陸命令第十八號，編成第五軍及第四飛行團，準備於二十五日侵犯華南，但因於十二月十二日發生南京附近美艦及英艦被攻擊事件，日本為避免給予英、美刺激，故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下令終止華南登陸作戰命令。(註七)

註一：「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三一。

註二：簡筆簞：「抗戰時期東南交通幹道——浙贛鐵路」，見中研院近史所印行「抗戰建國史討論會論文集」，上冊，頁一八五。

註三：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頁六九。

註四：「北支那の治安戰(1)」，頁七七—七八。

註五：正中書局印行：「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九冊，頁二七二—二七五。

註六：「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三〇—四三一。

註七：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漢口「大公報」；另見「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四四五—四四六。

二十五日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唐繼堯。

國民政府以唐繼堯於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反對袁世凱稱帝，首義滇疆，特於本日明令褒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其令云：

「故陸軍上將唐繼堯，於洪憲叛變之際，首義滇疆，聲討帝制，保障民國，卒使奸回奪魄，國基重固，革命大義，於以昭宣。志節勁於風霜，勳業炳於奕禩。當此起義紀念之日，彌深追懷前烈之思。唐繼堯應特予國葬，以示崇報而資矜式。此令。」（註一）

我駐歐使節暨派歐特使羣集巴黎，商討如何運用外交支持抗戰。

上（十一）月六日，國民政府派陳公博為赴歐專使，先至義大利尋求支持。惟義大利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承認偽「滿洲國」，致使陳公博使命遭到挫折。時我國駐義大利大使劉文島即向陳氏建議，邀集駐歐各使節及派歐特使，集會巴黎，商討如何運用外交來支持長期抗戰事宜。經陳氏同意，由其與駐法大使顧維鈞聯名邀約駐歐使節及特使赴會。

本日，由我駐歐使節參與之巴黎商談，在我國駐法大使館舉行，由陳公博擔任主席，赴會除顧維鈞外，有駐英大使郭泰祺、駐德大使程天放、駐比大使錢泰，原駐義大利大使館參事沈祖同（駐義大利大使劉文島奉召返國）及中央派歐人員李煜瀛、蔣百里、張彭春（南開大學教授），共九人。討論宣傳問題時，並請楊光泂、謝壽康、郭秉文、吳玉章參加。

此次會議，由顧維鈞擬定六項商談範圍，其內容如下：

- 一、報告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經過；
- 二、報告歐、美各國對遠東政策；
- 三、報告日本對華政策；
- 四、報告各國接濟中國情形；

五、商討今後外交途徑；

六、商討宣傳計劃。（註二）

熊希齡病逝香港。

熊希齡字秉三，清同治六年生於湖南鳳凰。民國成立，唐紹儀組閣，受任財政總長。民國二年七月，任國務總理，翌（三）年十一月辭職，自此即脫離實際政治生涯，致力於教育及慈善事業，在北京設立香山慈幼院。民國二十六年淞滬戰起，熊氏與紅十字會設傷兵醫院及難民收容所，救濟傷兵達六千餘人，收容難民二萬餘人。嗣為遷移香山慈幼院，先行赴港籌備，竟於本日因腦溢血症，病逝客寓，享年七十一歲。（註三）

附錄：張珂：熊希齡（註四）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省鳳凰縣人。清同治六年八月生。體貌魁偉，資賦穎異。十二歲補諸生，就讀沅水校經堂。二十二歲中舉人，二十三歲應禮部試，中進士，二十五歲應殿試，錄取入詞館。從此悉心研究時事，奏請在長沙設時務學堂，同時組「南學會」以研究學術，辦「湘報」以啓迪民智。光緒二十六年，東渡日本。回國後，主持常德師範講習所。光緒三十年，再赴日本考察教育及工商業，繼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歷任清廷奉天財政局及農工商局總辦、江蘇巡撫署總文案兼農工商局總辦、兩江總督署總文案、東三省清理財政官兼鹽運司、屯墾局督辦及奉天造幣廠總辦等職。民國元年，唐紹儀組閣。三月二十九日，受任財政總長，七月十四日辭職，即外調就任熱河都統。民國二年，袁世凱政府利用進步黨組閣。七月三十一日，任希齡為國務總理。九月十一日，兼任財政總長。民國三年一月十日，袁明令解散國會。二月九日，辭財政總長兼職。十一月，辭國務總理職。其時對國家財政本欲有所作為，因袁專權玩法，不使久於其位，無法付諸實施。自後乃從事籌辦全國煤礦開採，在政治方面，僅任參政院參政。民國四年十二月，袁竊國稱帝，立辭參政回籍，同時協助蔡鍔（松坡）逃往天津。從此絕意仕途，一心致力於教育及慈善事業，並特別對國民黨革命大業盡力幫助，尤其對桑梓利益多所維護，如挽救長沙紡織廠及常寧水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七五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七七六

口山鉛鋅礦局免於被湘督張敬堯出賣，爲其著者。民國六年八月，京兆各縣水災，北京政府特派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復在北京西郊創設香山慈幼院，收容災後無家可歸之孤兒及當時韓國流亡革命人士之子女達數百人，其規模之宏大，設備之完善，在國內獨一無二。又在湖南首創義賑會，臨時婦孺救濟會，與國際人士合辦華洋義賑會，救死卹傷，不遺餘力。西伯利亞饑荒，國際賑災隊救濟俄人，亦協力贊助，因此被推爲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會長。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被推爲全國賑務委員。二十六年，赴爪哇，出席國際禁販婦孺會議。回國後，赴青島籌辦嬰兒園。「八一三」淞滬戰起，赴上海，與紅十字會合力設傷兵醫院四處、難民收容所八處，救濟傷兵達六千餘人，收容難民達二萬餘人，又創設街童教育社。京滬淪陷後，擬赴西南各省推廣紅十字會救護工作，並爲香山慈幼院由北平遷長沙作準備。同年十二月，先赴香港，爲難民傷兵募捐。到港未久，因腦溢血於是月二十五日逝世，享壽七十一歲。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八號。

註二：程天放：「使德回憶錄」，頁二三九—二四〇。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漢口「大公報」。

註四：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頁二四九—二五一。

二十六日 陶德曼將日本和談四條件送交孔祥熙。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本月二十四日接德國外交部之令，將日本對華和談四條件傳達中國政府。本日，陶德曼請求謁見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蔣委員長以政躬不豫，由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代表接見。陶德曼當即將日本和談四條件的備忘錄交給孔祥熙，並表示其本人只擔任傳遞工作。

(註一)

美國接受日本道歉及保證，巴納艦被炸沉案告一段落。

有關美國砲艦巴納號於本月十二日，在安徽和縣長江水域中被日機炸沉，經美國總統羅斯福親自致書日皇，要求日本賠償、道歉及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一案，日政府已於本月二十四日給予答覆，覆文中首稱此次事件，純出誤會，並允給予美方賠償。至於美方要求日方提供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覆文亦謂日政府業經嚴令日海軍在美艦及其他外艦停泊地帶，極端謹慎從事，此項命令，如在某種情形下，須犧牲重要戰略上之利益者，亦須充分遵守。並謂爲對美方表示歉意，已將日本空軍司令撤職。(註二)

由於日本已全部接受美國抗議巴納號被炸所提之要求，故本日美國致日本政府覆文中，已接受日本道歉。巴納號所引起美、日間的緊張氣氛，至此告一段落。(註三)

註一：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見「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五期。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武漢日報」。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漢口「大公報」。

二十七日 蔣委員長主持國防最高會議，表明今日除投降外無和平，捨抗戰外無生存。

昨(二十六)日，德國駐華大使將日本對華和談條件，交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本日，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主持之國防最高會議中，竟有人主張接受日本苛刻條件，與日和談。蔣委員長慨嘆云：

「今日除投降外無和平，捨抗戰外無生存，彼等實昧於大勢，不知國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一至於此也。」(註一)

孔祥熙訪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談和新條件。

昨(二十六)日，接到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所送交之日本對華和談新條件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都因新條件過苛，而深感驚訝。本日，孔祥熙訪陶德曼表示：日本提出了可以說是

無所不包的條件，日本也許要十個特殊政權和十個非軍事區，沒有人能够接受這樣的條件。日本應該想到將來他自己會敗亡的。（註二）同時孔氏詢及德國對新條件之反應時，陶氏也拒絕回答。（註三）

日軍侵佔濟南，繼向泰安進犯。

由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於二十四日夜，棄濟南移駐泰安，致使濟南保衛戰局勢急轉直下。本日，濟南在日軍第一〇八師團及第十師團夾擊下失陷，日軍並分路南下攻擊泰安。（註四）

註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五六。

註二：「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三一。

註三：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三一。

註四：「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七五、七六。

二十八日 蔣委員長認為日本議和條件妨礙國家生存，無法接受；並令外交部將日本所提條件電告各國。

本月二十六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來日本議和條件後，中央決策階層曾就外交、財政及軍事情況分別進行檢討，嗣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兆銘及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綜合各方意見，往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說明情形。蔣委員長隨即表示日本所提條件，妨礙國家生存，如外交、財政、政治一無自由，無從談起。現在（一）革命立場不可放棄；（二）外交途徑未絕望；（三）財政雖困難，軍事上需要時間整理，可以有為。決定暫不正式答覆。可將日方備忘錄密知英、美、法、蘇各國，探其態度。（註一）蔣委員長並力言：

「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決不能屈服於敵人，與之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致我國家、民族永遠受其束縛。祇要我國民政府不簽字於任何不平等條約之上，則我隨時有收回國土，恢復主權之機也。」（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於上（十一）月三十日晤鐵道部長張嘉璈，與談日本議和事。蔣委員長遂囑張部長非正式告知陶德曼，對於日本所提條件，中國無法接受。（註三）

同日，外交部遵蔣委員長之命，將日本議和備忘錄電知各駐外使節轉告各國政府，以便聽取各國意見。（註四）

駐歐使節暨派歐特使巴黎商談結束。

本月二十五日，我國駐歐使節暨派歐人員共十三人，羣集巴黎，就如何聯繫相關各國，爭取援助，支持我國長期抗戰事宜，進行商談。本日商談結束，各使節返回駐在國，爭取支持。

附錄：程天放：巴黎商談（節錄）（註五）

當時意大利的外交部長是墨索里尼首相的女婿齊亞諾（Galeazzo Ciano）。在他做駐華大使的時候，陳公博正做實業部長，兩個人都好酒色，所以私交很融洽，南京陷落以前，國民政府感覺局勢非常嚴重，必須儘力爭取外援，就派陳公博去羅馬和齊亞諾接洽，希望意大利能夠以武器接濟中國，然後再到其他各強國，與駐使研究駐在國有無援助中國之可能。陳公博到羅馬後，齊亞諾招待得很好，可是一談到接濟軍火，就得不到任何具體結果。兩年多前日意關係很壞，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戰爭發生時，曾講過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是文明民族征服野蠻民族，而日本侵略中國則是野蠻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他的話顯然是替意大利侵略行動辯護，有點強詞奪理，可是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墨對日本是很不滿意的。可是到一九三七年，情形完全變了。意大利爲了對付英國，儘量拉攏德國和日本，而且加入了德日反共條約。在這種情形下，墨當然不會援助中國來得罪日本，這在九國公約會議充分看得出來。陳公博沒有注意到意大利政策的改變，而希望由他和齊亞諾的私交，達到政治上的目標，自然非碰壁不可。

陳公博在意大利沒有達到目的，駐意大使劉塵蘇（文島）就向他建議，邀集駐歐各大國使節，商討如何運用外交來支持長期抗戰。公博採取了這個意見，因為巴黎地點適中，就由公博和駐法大使顧少川聯名約集。我在耶誕日清早，坐臥車到巴黎。駐英大使郭復初、駐比公使錢階平，已經先到。當天上午在大使館，少川拿出一個預擬的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〇

談範圍，共分六個細目：(一)報告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經過，(二)報告歐美各國對遠東政策，(三)報告日本對華政策，(四)報告各國接濟中國情形，(五)商討今後外交途徑，(六)商討宣傳計畫。大家都贊同。又研究商談何時開始，我講越快越好，有所決定立即向政府建議，同時各人也可以早回駐在國，處理要務。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就決定當天下午開第一次會。

巴黎商談自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起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止共開了七次會，參加的有公博、少川、復初、階平、李石曾、蔣百里、沈祖同（沈原來是駐意大使館參事，已經辭職，正在巴黎，因為劉塵蘇奉召回國，故請沈來參加）、張彭春（南開大學教授）和我共九人。討論宣傳問題時，並請楊光泐、謝次彭（壽康）、郭秉文、吳玉章（共黨份子，當時也正在巴黎）四人參加。每次開會都由公博主席，可是事實上是少川主持。

報告事項中，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部分，由少川擔任。他講因美國不在國聯之內，大家感覺束手無策，英國乃提出召集九國公約會議。未開會前，各方面對會議都有很大的期待，但等到會議開始，空氣一變，只談如何調停，而不及別的事，中國代表在閉會後有備忘錄給英、美、法三國代表，請求軍火、交通材料及財政三方面的援助。武器列飛機、重砲、高射砲等，財政則希望借款一億鎊。英、美對此事都不積極，法國隨英、美為轉移，到現在沒有結果。

復初報告英國態度，講九一八事變時，英國祖護日本，現在了解日本如佔領中國，英國商務利益將受大打擊，故反日、助華，一再聲明以九國公約原則做為對華政策的基礎。復初接外部電令，將陶德曼轉達的日方條件，密告英外相艾登（Anthony Eden），艾登則認為太苛刻。中國希英、美出來調停，英、美也願意，可是日本不肯接受。英國因為在遠東力量太薄弱，所以對日不敢採強硬態度。英大臣赫利菲克斯伯爵（Earl Halifax）上月訪德回來後，告訴復初，他曾和希特勒談到中日戰事。希向他表示歐洲列強對遠東不能一致行動，把責任推在德國身上，很不公道，言下似對英國解釋，德國並不袒日。赫又告訴他，白龍培、牛賴特對中國感想都很好。

少川報告法國情形講，法國外交注重歐洲，遠東為次要，政策向來跟着英、美走，但是這一次態度比較積極。在九國公約會議時，法代表曾訪英、美代表，建議三國海軍聯合在太平洋示威，沒有得到英、美的同意。日機轟炸英、美

砲艇時，政府曾有電給少川，要他請法國聯絡英、美出來調停。少川和法外交部次長商談，次長因外傳德國正在調停，很不滿意，勸中國緊要關幹下去，戰事延長後，日本就會感覺經濟困難。孔庸之先生在法時，曾接洽飛機借款事，八月初在倫敦簽約，法國供應兩億法郎信用借款，做中國政府購買飛機之用。當時法國受日方的壓力，曾下令國營兵工廠出品不准運往遠東，但私人兵工廠出品，以及他國軍火，均可借道越南運往中國。不料簽約消息洩漏出去，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加恫嚇。法國不得已又下令，外國在法定購武器，須在七月十五日以前簽約者，才能夠放行，他國軍火須在十月十三日以前已經在海上的，才准通過越南。法國因為受到日本威脅，在北京開會時，請英、美保證越南不受日本侵略。美代表戴維斯答復他，保護越南是法國的責任，與美國無關，法代表碰了這個釘子，非常懊喪。所以十一月底，法外交部表示軍火不能永久假道越南，實行以十月十三日以前已啓運者為限的原則，十三日以後啓運者到了越南就要扣留。事實上經接洽後，軍火到越南，往往扣留小部分，而大部分暗中放行。

我說明德國國社黨幹部，和牛賴特、白龍培、沙赫特等人，對華政策不同的地方。希特勒本人還沒有做對口一面倒的決定，因此報紙在國社黨指導下雖則親日、反華，但是日政府要求德國召回在華軍事顧問，並且停止軍火供應，德政府始終沒有接受。這次德國出來調停，也是不願戰禍蔓延，中國受害太甚，影響德國對華的貿易，而且也不願見日本力量在中國消耗，而願它保留着將來對付蘇聯。階平報告比國態度講，比國人民曾受德軍佔領的苦痛，因此對中國受日本的侵略非常同情，九國公約會議散後，階平曾訪比外長斯巴克談話。斯講九國公約會議再開會依然不會有結果。將此事重行提出國聯，對中國也不會有益處，因為在意阿戰爭中，國聯實施經濟制裁，結果失敗，現在決沒有人再願意談制裁了。他勸中國最好請英、美出來調停，比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較在日的大，因此比政府在暗中願幫助中國的忙。中國在比定買軍火，比政府總是設法提前運出，可是比國力量太小，能夠幫忙中國的也只這一點。沈祖同報告意大利情形講，前幾年中意邦交很好。意阿戰爭中，國聯實行經濟制裁，中國是國聯會員國，自然也參加制裁。當時駐意大使館曾向意外交部表示，中國的制裁是假的。可是後來中國假戲真做，意大利很不滿意，中意關係開始惡化。等到意阿戰爭結束，齊亞諾希望中國首先取消制裁，又沒有做到，感情更壞。因此，七七事變後意大利態度完全袒日。石曾報告在蘇聯的觀察，講楊耿光（杰）（當時在莫斯科接洽軍事援助），告訴他蘇聯對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二

國的援助較外面一般人所知道的更多，不過如果要蘇聯有更進一步的援助，則非美、英、法三國也有進一步的表示不可。蘇方人員曾向李表示，最好中、蘇、美、英、法共同討論具體合作辦法。李報告畢，張彭春略作補充。百里報告日本政策，因為他已經多年沒有去日本，所以對於最近情形也並不清楚，所講都是報紙上已經登載過的消息。他的結論是，日本侵略中國，決不能持久。

談到戰事發生後，列強武器接濟情形，少川首先報告中國利用法方信用借款，已定購最新轟炸和驅逐機三十六架，其他武器亦繼續定購，詳情他不清楚。又講駐美大使王儒堂（正廷）曾有電報告外交部，講美國軍火廠商，可給中國以種種便利，美政府並向中國購買白銀，實際上等於借款購買軍火。外交部接電就叫少川向法政府作同樣請求，法外交部告訴少川，根據他們從華府所得消息，並沒有這回事，少川因此對儒堂不確實的報告很不滿意。復初報告英國情形講，購買軍火事，大使館方面不接頭，但他知道英國本身感覺飛機和高射砲不夠，無法接濟中國，借款則因市面緊也辦不到，信用貸款需要抵押品也不大可能。只有運輸方面，英國較法國膽大，不怕得罪日本。香港、廣州間軍火照常運輸，緬甸方面鐵路、公路都已造到中國邊境，但中國境內公路還沒有開始修造，不能利用。我報告德國情形，軍火事由商務專員承辦，大使館也不知道詳細，只知道以貨易貨辦法現在仍在進行，國軍守埔東時，即係用德方供應之十五公分口徑大砲。報告完畢後，少川主張購買軍火應該有整個計畫，由一個機構統籌辦理，我們都贊成，請公博回國後建議政府，採擇這項意見。

各項報告結束後，大家就討論中國今後外交路徑，再開九國公約會議還是回到國聯。少川講比京散會時，英、美、法三國代表都講，有必要時可以再開會，國聯的遠東諮詢委員會也曾有決議，如果委員請求，會長應立即召集，因此兩道路都沒有斷。不過再開九國公約會議恐怕難有結果，如將這個問題重行提出國聯，必須國聯能夠實行制裁，否則沒有意義，但現在歐洲和中、南美國家都不贊成制裁，提出也通不過。商量結果，大家感覺關鍵在美國，如果美國起勁，才可望英國也積極。少川報告他曾致電儒堂，請他和羅斯福總統密談，究竟美方能否幫助中國。儒堂復電講，如果遠東諮詢委員會能夠提出有效辦法，美方可以考慮合作，異常空洞。九國公約會議時，戴維斯曾告訴他，英、法都推美國向前，而自己則不動，因此美國輿論都怕美國上英、法之當，大加反對，九國公約會議遂致

失敗。最後決定，請外交部再電儒堂和美方接洽，詢問是否贊成再開九國公約會議。如美方表示不贊成，則詢問有何辦法，是否回到國聯，美國和國聯是否能採一致行動。俟確實知道美方態度後，再決定下一步驟。

商談也提到各方面對中日戰事調停問題。公博報告九國公約會議時，國際調停的聲浪很高，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開會，軍政部長何敬之先生報告上海戰事，老兵犧牲太大，一時不易補充，子彈消耗太多也感到缺乏，因此大家贊成接受調停，不過中國希望由英、美、法、蘇出來調停。公博在國內時，感覺調停有望，但到歐洲和各國當局談話又感覺失望，因為他們態度都不很積極，而且英國和蘇聯也不能合作。我報告德國調停經過。又講所謂調停在中國和日本看法完全不同，我方心目中的調停是希望各國出來勸告日本，停止侵略行為，如果日本不聽，各國就要以武力干涉，這是所謂武裝調停，當然對我們有利，可是各國都不肯做。日本所謂調停，則是希望第三者勸告中國接受日方條件，等於中國的屈服，中國自不能接受。因此調停不容易有結果，事實上也無法進行，他們都同意我的見解。

此外還談到另外兩個外交問題。一個是如何增進外交效率，駐外使節都感覺經費不充裕，情報不靈通，使得外交工作受到嚴重阻礙。結論：關於情報供應，請外交部多來電訊，駐外各使館也彼此時常通函電交換消息。關於經費，前請公博電告政府從寬籌撥，使各使館能充分對外活動。另一個是有關北平偽組織的問題，階平報告，據傳駐外領館中有歸順偽政權的事，主張由駐外各大、公使聯名通電加以抨擊。少川講這樣做反可提高偽政權的地位。我講歐、美各國政府斷不致承認偽政權，但最要緊者在不和偽政權發生事實關係。最近英總稅務司將天津和秦皇島等處海關，移交偽政權接管，異常不妥當。少川講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如果不移交，偽政權也可武力佔領。我講寧可由它武力佔領，也不可自動移交，造成它合法地位。我這點意見，大家也接受了。

參加對外宣傳商談的人特別多，發言也很熱烈。綜合大家意見，都覺得宣傳工作非常重要，而過去做得不夠。我方供應的消息既少又慢，以致日本佔上風。過去在上海作戰，許多外籍記者對國軍將士英勇大加讚揚，替我們做了宣傳。現在戰事轉移到內地，外籍記者去的少了，我們本身的宣傳更要加強。可是宣傳需要大量金錢，而現在各使館都沒有這筆經費，因此無法展開工作。結論也是請公博建議政府，注意這一點，能夠寬籌宣傳經費。這次會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七八四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是商談最後一次，會散後商談就告一結束，我也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早飛回柏林。

蘇俄新任駐華大使盧幹滋晉謁蔣委員長。

蘇俄新任駐華大使盧幹滋奧里斯基 (L. T. Luganetz Oresky) 於本月二十六日經蘭州到漢口履新。本日晉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註六)

中共宣稱決不改變奉行三民主義，為增加抗戰力量而團結，戰後則以獨立黨與政府合作。(註七)

註一：蔣永敬：「抗戰初期的外交與國聯及德使之調停」，見「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五集。

註二：「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一五六。

註三：「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頁一九一—一九二。

註四：「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頁四三一。

註五：程天放：「使德回憶錄」，頁二三九—二四五。

註六：同註二。

註七：「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三一八。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邀于右任、居正、汪兆銘等談抗戰方略，拒絕日本和平條款。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邀集監察院長于右任、司法院長居正、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兆銘等人，商談抗戰方略。蔣委員長略謂：

「際此大節大難之所關，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

又謂：

「當此國家危迫之時，若無堅忍不拔之志，當從何處立足？日本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自無考慮餘地，並應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至於國際形勢，一時變化無望，仍當堅定方針，忍痛奮鬥到底。」（註一）

孫科特使率團赴蘇俄洽購軍火。

由於日本擴大侵華戰爭，竊佔我國首都南京，我國爲阻擋日本的侵略，亟需外援，本月三日，我派蘇俄代表楊杰呈蔣委員長電文中，亦曾建議派資望素著大員訪俄，以促蘇俄出兵助華。本月二十七日的國防會議中，遂決議通過由國民政府特派立法院院長孫科爲特使，率團訪問蘇俄，尋求外援。本日，孫科率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傅秉常、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吳尙鷹、立法委員夏晉麟及我國駐蘇俄大使館代辦余銘等，一行五人，於香港乘郵船阿杜第二號（Athros II）赴新加坡，轉乘飛機經歐洲赴蘇俄。（註二）

浙江我軍克復富陽。

本月二十四日，日軍侵佔杭州後，曾由其第十八師團派桑名支隊，於二十五日進佔富陽，圖截斷我軍後路。本日我軍反攻，收復富陽，並乘勝追擊，進至轉塘，離杭州間口僅二十里。（註三）

沈鴻烈奉令率部撤出青島，轉進諸城。

自盧溝橋事件爆發後，青島形勢卽形緊張，隨時有遭受日本海軍攻擊之危險。本月二十五日，青島外海薛家島、瀆口一帶海面已發現日艦企圖登陸，而在山東之日軍又已渡黃河，進犯濟南。時我軍爲籌劃徐州會戰，又將守備青島之第五十一軍（于學忠）調防徐州，致青島防務更形空虛。本日，青島市長沈鴻烈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電，囑其率海軍主要幹部早日蒞徐州，期爲國家致力；同時軍委會亦

以同樣電令，促即遵照李長官指示辦理。沈市長乃於本日率部轉進諸城，並於晚間將市內重要日產悉予破壞，僅留警察駐守市內，維持治安。（註四）

麥根生電令狄克遜，要日本注意中國赤化之危險。

當本月下旬，日本對華提出苛刻的議和條件之時，德國元首希特勒亦在布署重組內閣，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在撤換之列，致使牛賴特無心再調停中日戰爭，而將任務交給次長麥根生。（註五）

本日，德國外交部次長麥根生即電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引導日本注意老問題，要慎防因中日戰爭拖延，而致中國布爾什維克化。麥根生指出這種情勢，非反共協定所應有。德國和日本反對共黨國際的共同利益，是要求中國的正常情況儘速恢復，即使祇在不能完全滿足日本願望的和平條件下才能做到，日本亦應考慮由凡爾賽條約留下的歷史教訓。（註六）

註一：張其駒：「中華民國史綱」(四)，頁四二。

註二：孫科：「孫科文集」，頁二六，臺灣商務印行，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初版；另見羅香林：「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八八，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出版。

註三：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漢口「大公報」。

註四：「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頁八二—八三。

註五：程天放：「使德回憶錄」，頁二四九—二五〇。

註六：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册，頁四三一。

三十日 蔣委員長致電楊杰，囑商請蘇俄供給大量之飛機及各種武器。

本日，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基於我軍在淞滬及南京會戰中大量武器的消耗，及為長期抗戰之準備，特致電派蘇俄採購軍火代表軍委會參謀次長楊杰，囑其切實商請蘇俄政府，大量供給我國所需飛機及

各種武器。其電云：

「莫斯科。楊次長：刻與俄大使談話結果，關於武器及技術方面之供給：甲、三個月內，準備二十師之全部武器之數量，步槍及輕、重機槍與步兵戰車防禦砲亦皆甚重要，如其允許，應商量運輸方法。乙、每月需飛機總數百五十架，如其最近無此數量，可否於一個月內供給驅逐機三個大隊、轟炸機二個大隊，請切函速復爲盼，中正。卅。機。」（註一）

天津電報局在日軍壓迫下停業。

自本年七月底天津失陷後，位於法租界的我交通部天津電報局，即在局長王若停的領導下，艱苦支撐，按月向交通部解款，並資助察、綏各地來津電務人員南下。惟日軍對法領事館屢施壓力，終致天津法領事館於昨（二十九）日下午，正式通知我電報局，謂對該局營業自由已無法保障，勸令停業，否則恐引起嚴重事態。該局爲保持立場與人格，於本日停業，並將房屋、機器及家具交由法領暫管。（註二）狄克遜告訴廣田，日本需略做讓步，中日始能議和。

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昨（二十九）日接德國外交部電令，囑促請日本注意慎防中日戰爭拖延，而致中國布爾什維克化。狄克遜因於本日訪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表示日本需要讓步，特別是讓中國政府知道和談條件的詳細條文，以及在商議開始後的停止敵對行動。廣田表示同意，但要中國答覆和平條件。

（註三）

註一：「戰時外交」(4)，頁四七一。

註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漢口「大公報」。

註三：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停」，頁三二。

三十一日 國防參議會擴充名額為七十五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三十、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八八

國防參議會於本年九月九日成立時，名額約爲二十人，本日爲擴大參與層面，名額擴充爲七十五人。（註一）

韓復榘棄泰安，退駐濟寧。

自本月二十三日日軍偷渡黃河，進犯濟南後，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仍存有保存實力的軍閥思想，違反最高領袖守土抗日的命令，以避免與日軍作戰；先於二十四日晚擅離濟南，移駐泰安，致日軍得以長驅直入，濟南於二十七日失陷；本日，韓復榘又在日軍逼近泰安時，不戰而棄守，退駐濟寧，泰安因而失陷。（註二）

青島棄守，我警察隊撤退膠縣。

本月二十九日，青島市長沈鴻烈奉命率部轉進諸城後，即由警察局暫在青島維持治安。本日，因警察局長墜馬受傷，赴諸城治療，時據報日艦到處登陸，人心浮動，警察原無禦侮實力，治安亦無法繼續維持。沈市長不得已允青島警察局鮑督察長率部向膠縣撤退，青島市至此完全放棄。（註三）

英國接受日本道歉，蕪湖英艦被砲擊案告一段落。

關於英國瓢蟲、蜜蜂兩砲艦及商船瑞和號於本月十二日，在蕪湖江面遭日軍砲擊一案，英政府曾於十五日向日本提出抗議。昨（三十）日，日本答覆英國之提議，謂業已向英表示歉意，並依法懲處有關負責軍官，藉以避免類似情形再度發生，其後務當避免對英國及其他外國人民，加以攻擊。對於日本之答覆，英國已表示接受，蕪湖英艦被砲擊一案，至此告一段落。（註四）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口誌」，第三冊，頁七四七。

註二：「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一）」，頁七六。

註三：同註二，頁八四。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漢口「大公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八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九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至十二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七〇元 美金一五元
精裝 新臺幣五二〇元 美金一七元

主編者：朱

匯

執行編纂：賴

編纂者：簡

校對者：鍾

印行者：國

史 望 笙



經銷處：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電話：三八一五五五〇

承印者：俊人

印 刷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二段52巷12弄28號
電話：三〇六二〇〇二・三〇六七三五

館 錢 黃 賢 森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